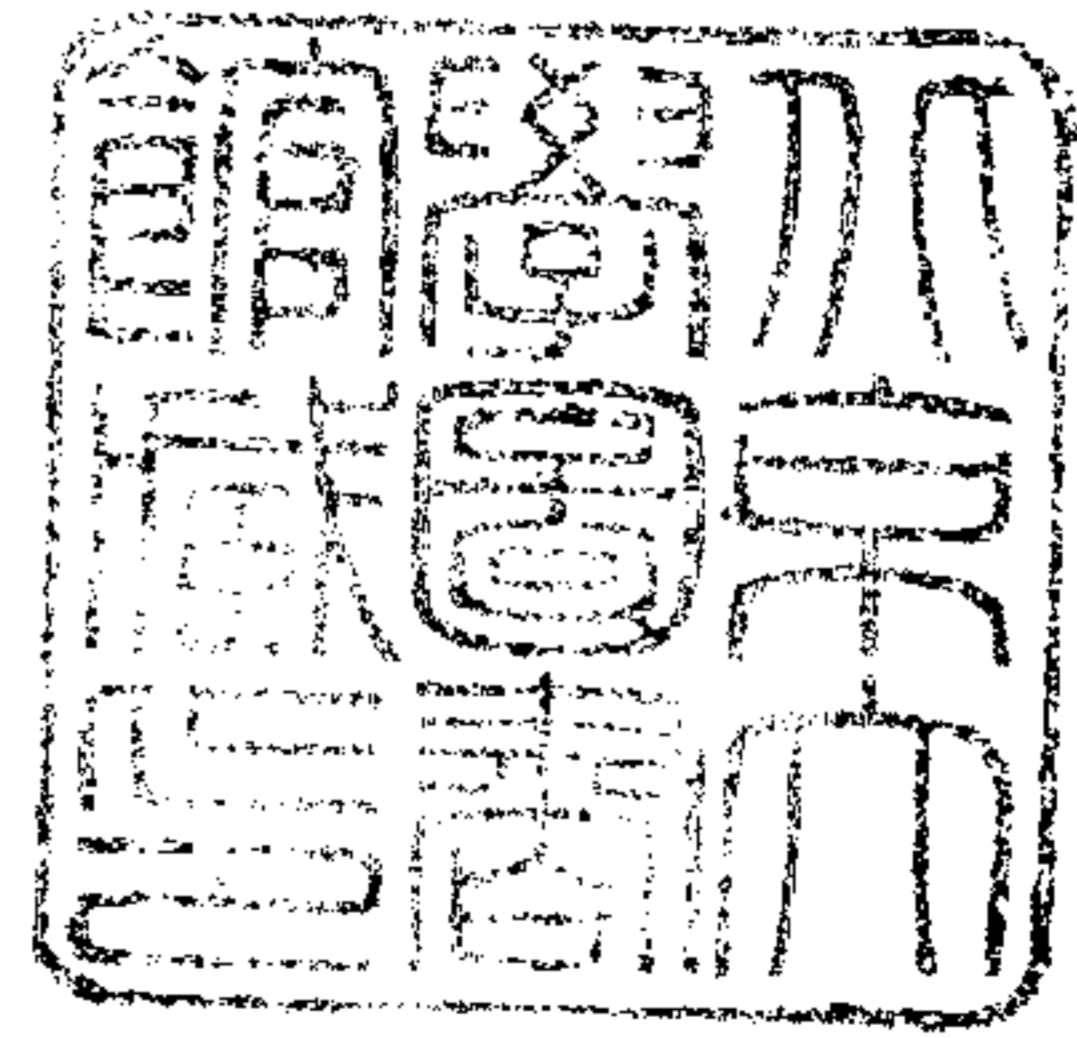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四六・子部・雜家類

隙光亭雜識六卷〔清〕揆叙撰……………一

讀書記疑十六卷〔清〕王懋竑撰……………一四五

燕在閣知新錄三十二卷（卷一至卷十六）〔清〕王棠撰……………四三五

2415/66

隙光亭雜識卷一

長白揆叙愷功



士纂集

男永壽仁山甫謹較訂

余髫年時聞里語有云輦轂之下龍宿郊民時未知其義亦不識其語起於何代也一日偶與王閣學麓臺論畫麓臺云董北苑有龍宿郊民圖為海內所珍當日因宋藝祖巡行郊外父老懼迎遂駐蹕其地故作此圖余方悟里語蓋本諸此圖今藏江南某氏

左傳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一

藏板堂

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杜氏解以弗可為句以赦為赦楚勿與戰余按是時楚已強盛故僖之四年齊桓伐楚且退師而為召陵之盟今宋襄非齊桓之比何得云赦楚耶司馬之語蓋謂宋公違天將不為天所赦宥也杜說不可從

烏斯藏喇嘛香焚之能驅邪辟穢京師貴重之不可多

得有紅黃二種紅者用番紅花合成黃者用龍鯉

鱗鯉俗稱指爪其價比紅者尤昂

回紇後改稱回鶻其先曰高車部亦曰勅勒訛為鐵勒

唐天寶三載始自立為可汗明皇亦因而冊命之其

時斥地愈廣盡有突厥故地祿山之亂遣兵助唐收

復兩京肅宗始以幼女寧國公主妻之德宗朝又妻

以咸安公主始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鷲猶鶻然穆

宗時復以太和公主下降憲宗女也至於武宗回紇

衰亂其後中華亦多事貢會不常史失其傳蓋不可

得而詳矣或云今之徇民是其苗裔或曰 或曰

迄無確據

上云即今之烏斯藏也昔年達賴喇嘛曾進一銅器上有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二

藏板堂

大唐年號蓋當年公主下嫁贈遺之物矣再考憲宗元和初回鶻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如葷屏漣酪可汗嘗與之共國者也今之喇嘛即當時之摩尼其為烏斯藏無疑

聖鑒淵博度越前古如此

齊書東昏侯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

步步生蓮華也余閱釋典見佛報恩經有云鹿女步

步舉足皆生蓮華文多不載東昏語蓋取此胡身之註通

鑑所未及可以補之

內典耆域因緣經絕似史記扁鵲倉公傳而奇詭過之
曲子一句中兩用韻者謂之短柱見陶南邨輟耕錄徐
文長四聲猿中玉禪師沽美酒一曲正用此體

達磨之磨蘇子瞻詩去聲呼按續傳燈錄繼昌禪師云

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不來面

壁九年空冷坐又大中隆禪師云時時逢見釋迦處

處撞着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咬破又壽寧善資

禪師云諸方五日一參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

言過在西來達磨竝可證也作平聲者非

隙光不雜識

卷一

三

謙故堂

周櫟園閩小記云蟲名石背者荔之蝨賊夜燕則龍眼

熟時所忌或以夜燕為荔枝之害者誤也

佛書伊蘭臭若胖屍熏四十由旬仲秋月梅檀發香永

無伊蘭臭惡之氣楞嚴云香臭二種流氣不生伊蘭

及梅檀木是也或以為香草而誤引用之此不讀佛

書之過耳

佛經言友有四種一者如花好時插頭萎時捐之見富

貴則附貧賤則棄是花友也二者如秤物重頭低物

輕則仰有與則敬無與則慢是秤友也三者如山譬

如金山鳥獸集之毛羽蒙光貴能榮人富樂同歡是
山友也四者如地百穀財寶一切仰之施給養護恩
厚不薄是地友也四友名甚新奇可喜覺廣絕交論
為煩

竈神姓蘇婦姓王名搏頰見許慎五經異義

吳語有見於釋氏書者如謂露體為赤骨力靈隱慧遠

禪師云赤骨力貧無一錢呼瓜瓢為瓢音練見法華文

句記及涅槃經疏睡一覺為一寤音忽酒僊遇賢禪師

偈云長伸兩脚眠一寤他如呷醋咬陳姜釘椿搖舫

隙光不雜識

卷一

四

謙故堂

韉囊動指停囚長智隈刀避箭前不違村後不迭店

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

等雜見不一聊識於此以資談笑

就壻今之贅壻也見公羊傳襄十六年注疏亦稱入舍

女壻見夷堅志

舉子投行卷於公卿舊嘗投而今復投者曰溫卷陸放

翁詩砥教紙熟修溫卷儻得驢騎候熟官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劉侗帝京景物畧云按

稗史元君者當漢時東嶽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

女至五代殿圮石像仆唐時金童泐盡女淪於池至
 宋真宗封泰山還次御帳滌手池中石像浮於水面
 出而滌之則玉女也乃命有司建小祠安奉號為聖
 帝之女封天僊玉女碧霞元君明崇禎朝封天妃為
 天僊聖母青靈普化碧霞元君按閩書天妃姓林氏
 父願王氏據閩時願官統軍兵馬使妃乃願之第六
 女生於晉天福八年能乘席渡海雲遊島嶼以宋雍
 熙四年昇化厥後嘗衣朱衣飛翔海上里人祠之宣
 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遇風八舟溺其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五 謙牧堂藏板

七獨路舟見妃朱衣坐桅上舟賴以安還奏於朝賜
 祠額名順濟自是累顯靈應高孝光寧理宗之時竝
 加封號元世祖時以神護海運有奇應封護國庇民
 天妃明洪武初亦以護海運加封按此則元君與天
 妃非一神明矣崇禎時合而一之果何據乎又本
 朝張學禮使琉球記云舟過梅花所通事言天妃此
 地人姓蔡為父投海身亡後封天妃此則與閩書又
 不同矣

佛道二氏自其迹而言皆與周孔之教相戾而兩家又

互為排擊各不相下迄無定論但道曰長生佛曰無
 生難易既殊高下自見楞嚴以十種僊與六趣並列
 有旨哉

善乎司馬君實之言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
 僊者服食修煉以求輕舉其為術正相戾矣其後復
 有符水禁咒之術至寇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
 其訛甚矣又馬氏端臨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清淨
 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
 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老莊列之書所言者清淨無

隙光亭雜識 卷一 六 謙牧堂藏板
 為而已而畧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
 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
 君樂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
 之徒則言符籙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以下以
 及近世黃冠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
 其教中之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為之說畧不能知
 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道
 家本末以上兩說該括無遺矣今按言煉養者即十
 種僊中之堅固金石堅固動止堅固津液堅固精色

堅固思念等言服食者即堅固服餌堅固草木等言符籙者即堅固呪禁也造其極者始得長生然亦必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合乎清淨無為之旨而後得之其得之者不過千萬人之一二而已而猶在報盡還來散入諸趣之境至如經典科教皆出後人杜撰都無深義抑又卑卑不足數矣

世多以鄭櫻桃為石虎優童詩家亦嘗用之及攷崔鴻十六國春秋則云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虎甚寵惑之生子窵宣遵立為天王皇后及窵以罪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七

謙牧堂藏板

誅鄭廢為東海太妃後遵自立尊為太后為冉閔所殺則以為優童者謬矣

潘岳西征賦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按史記晁錯傳註錯音厝賦叶韻作七各切後人為之不免貽誚

杜牧詩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按北史馮淑妃傳妃名小憐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齊後主寵惑之齊亡周武帝以妃賜代王達後達為隋文帝所殺以妃賜達妃兄李詢詢母令著布裙配春牧之詩蓋詠

此然以小憐為珊瑚未知出何書當訪之博聞者又糜者謂粥也以為春黃梁則可糜豈可作米梁字用耶其謬則王楙野客叢談已辨之矣

坡詩邂逅陪車馬尋芳謝眺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昔人謂之扇對格余謂坡雲龍山觀燒詩崩騰井陘口萬馬皆朱憤搖曳驪山陰諸姨爛紅裙亦扇對也西京賦云招白間下雙鵠投文竿出比目御覽引風俗通云白間古弓名文選作白鵬非扇對濫觸或由乎此

隙光亭雜識

卷一

八

謙牧堂藏板

左傳驪姬欲立其子賂二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林堯叟注云使俱曰者姬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事蓋二人始進前說獻公未決故復使稱說其美余謂林解非也使俱曰亦是二五之語承上二句言如此則使民與戎俱曰晉之疆里於是益廣大矣於

文勢似較順

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其五言之權輿乎後世詩篇之有其一其二亦昉於此

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之始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九言之始也後之為九言者亦間有八言則絕矣

王季重詩如中秋示兒云餅缺先誰嚙瓜圓是我期美人鬪草云大姨誇十錦小妹賽三鮮打臂輕還褪羞願罵復前錢牧齋曰此皆胡釘鉸張打油所不為也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九

謙牧堂藏板

按太平廣記僊人伊周昌號風子有題茶陵縣詩時謂之覆窠體江南呼淺俗之詞曰覆窠猶今云打油也老杜謂之俳諧體唐人有張打油北夢瑣言傳燈錄並有胡釘鉸

葡萄顆多圓獨哈密所產者其形橢長可徑寸其地又產瓜皆甘美特異於常但不可多得耳

夷堅志云門加扁鎖但壁隙裝輪盤以通飲食按此卽今官署所謂轉筒者也

東坡詩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關門守夜義蓋因盧仝

詩有夜义當晝不肯啟夜半醮祭夜半開之句也而夜义守門不知其所從出按釋典云忉利天城七重九百九十九門每門有六十青衣夜义守之玉川詩或用此耶

莊子在宥篇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物故能物物余謂當以不可以物物言不可同於物也物而不物言雖物而不為物用也

漢書藝文志載莊子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其中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蘇子瞻以其淺陋不入於

隙光亭雜識

卷一

謙牧堂藏板

道刪去之是也說劍篇差爽健以戰國策士之文傳燈錄五臺山隱峯禪師鄧氏子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卧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按傳法正宗記云闍夜多尊者以首倒植而化則倒化不始於隱峯矣但東土則未經見耳顧炎武日知錄曰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大秦乃西域國名見後漢書西域傳余謂顧氏誤矣凡經必載翻譯人名羅什所譯

皆云姚秦不云大秦也所以稱姚秦者以姚氏立國之時有苻氏亦國號秦故以姓別之曰姚秦苻秦耳姚興請什公譯經見於晉書載記豈顧氏未之攷耶且譯人自漢訖元無慮數百家童壽所翻十之一二而謂佛經皆題羅什之名不已疎乎

吳語呼左為際頌古聯珠通集云去後空留左腳鞋注云左子計切

梁劉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時魏使崔劼在坐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

陳光亭雜識 卷一 十一 謙牧堂藏板

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為怪觀此則知鹿尾自六朝時已尚之矣

踳駁者踳與舛全駁色雜不全也魏都賦云謀踳駁於王義

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按國語楚靈王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注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

報應之說儒者多不之信然彭生之於齊襄也如意之

於呂后也魏其灌夫之於田蚡也賈逵王凌之於馬懿也休仁之於孝武也苻堅之於姚萇也非載諸史冊者乎何獨至釋氏而疑之

光武渡滹沱王霸詭言冰堅至前而冰果合唐太宗擊宋金剛登丘而寢賊兵四合有蛇鼠觸面而驚寤金太祖迎遼兵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渡混同江無舟以濟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元兵分駐江沙而潮汐三日不至信乎真人之興必獲天佑豈偶然哉

陳光亭雜識 卷一 十一 謙牧堂藏板

魏之有爾朱榮猶漢之有董卓也然榮擒葛榮走元顥其有功於魏朝不小又能識賀六渾於憔悴收黑獺於降人其知人亦超於卓遠矣未可以其殘虐而一視之也

何進之召卓魏肅宗之召榮其事正相類及李僱用賈誦之策而攻長安爾朱世隆納司馬子如之謀而向京師又極相類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人不能鑒前人之失何耶

古人名與字大率皆一字亦間有兩字而有三字名如

令尹子文名穀於菟趙元昊子名佉令哥是也有三字字如張天錫字公純嘏是也明萬曆間汝南秦秀才鐫字京頗工詩袁小修曰京字獨一字自東漢以下無之矣

后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見山海經

饅頭饅字當作糗見束皙餅賦

范至能說燕北人呼酒瓶為危卽罍字語訛耳大將之

酒瓶必使親信人負之以防毒害號曰背危故韓世

忠之軍用以為名

陳北洋雜識

卷一

十一

謙牧堂

越上祕色器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臣下不得用故曰

祕色

汝窰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為油惟供御揀退者方許

出賣

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

像矣今謂脫沙者是也

明萬曆中太宰孫丕揚惠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

官始立製籤之法常熟顧仲恭作竹籤傳以刺之其

文絕佳然其法遂相沿至今

顏氏家訓曰鄴下諺云博士買鹽書券三紙未有鹽字言其文多而無當也陸務觀詩文辭博士書鹽券職事叅軍判馬曹

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見史記索隱

唐漢中王瑀頗知音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琵琶聲少蓋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自上順鼓曰琵琶也後人知此義者鮮矣

語云少所見多所怪佛經言摩竭大魚長十餘里目如

陳光亭雜識

卷一

十四

謙牧堂

二日齒如白山覽者鮮不以為荒誕矣宋史載紹興

十八年漳浦縣崇照鹽場海岸有巨魚高數丈割其

肉數百車不動至剗其目始覺一轉鬣而傍鱗皆覆

二十四年海鹽縣有巨鯁偃沙上其高齊縣門若但

以目所未睹而怪之真夏蟲之見也夫

朱子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真一垂鉢何須問畢羅畢羅

或旁加食字今俗呼波波千寶周禮注祭用楚楚晉

呼為環餅又曰寒具卽今餛子

古人如而二字通用左傳星隕如雨金剛經如如下如

不動古鏡銘和以鉛錫清如明皆當作而孟子望道而未之見而居堯之宮皆當作如若此者非一矣

某御厨者唐長安舊人能為鷺鷥餅天喜餅馳蹄餃春分餃密雲餅鐺糴炙瓏瓏餃紅頭五色餛飩子母饅

頭見陸務觀南唐書雖製法不傳存其名亦自可喜播州古夜郎且蘭地唐乾符中太原人楊端將兵擊南

詔留其地子孫家焉明初楊鑑內附授宣慰使至萬曆時楊應龍叛乃滅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

四川貴州二省楊氏歷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軍餉費隙光亭雜識 卷一 五 謙牧堂 藏板

至二百萬僅而平之偏沅設巡撫實始於此

白樂天和元微之晨霞詩慈氏發真念念此閻浮人左命大迦葉右召桓提因按翻譯名義集釋提桓因此

云能天主乃三十三天之主所謂帝釋也雜阿含經云佛言帝釋本為人時行於頓施堪能作主故名釋

提桓因則白詩桓提應作提桓為是梁簡文謝上為開講啟云提桓所聽而今得聞可證白詩之誤

廣絕交論匍匐逶迤折枝舐痔按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宋儒註孟子以為折草木之枝謬矣

唐人詩况伊如燕這身材又這回休更罪楊妃詩中用這字亦僅見

白樂天詩兩衙但不闕一醉亦何妨陸魯望詩但和大小包但下俱自注平聲亦少有知者又陸務觀老學庵筆記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者是也

放翁詩巧曆莫能知雨點智度論摩醯首羅天大雲降雨雨大千界一切衆生無能知數唯此天王能知之

維摩經維摩詰問文殊師利言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隙光亭雜識 卷一 六 謙牧堂 藏板

德成就師子之座文殊師利言東方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

飾第一於是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其室廣博悉皆

包容無所妨礙又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時維摩詰知其意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

諸大衆上方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維摩詰化作菩薩到彼佛前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於娑婆世界施

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

薩於是鉢飯悉飽衆會謝靈運山居賦云庶燈王之
贈席想香積之惠餐楊炯孟蘭盆賦上妙之座取於
燈王之國大悲之飯出於香積之天用此

友人貽余藥物數種中有名獨腳蓮者未識其用攷本
草亦不載偶閱夷堅志云鄱陽山間生一種草始萌
芽時便似蓮房俗呼爲獨腳蓮移植園圃中蛇虺不
敢過其下或被其氣薰漬者多死意卽是此種耶於
人或可以治蛇毒也

楊雄解嘲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注云連蹇猶淹蹇

隙光亭雜識

卷一

十七

謙牧堂
藏板

連去聲今吳人罵人爲連蹇本此

餽口字出左傳杜注云餽鬻也後人多訛餽爲糊可笑
杜牧詩流水舊聲人舊耳他山師舊耳聽鶯啼本此
獨孤及詩徒言玩水纔容舫注云纔去聲亦僅見

凡筍下番者不能成竹祇可供食耳曾茶山詩丁寧下
番須留取障日遮風却要渠失其義矣

碎金集云芒種後壬日入梅夏至後庚日出梅歲時記

云梅一作塵亦作徽每年塵高幾尺但看芒種後如
三日得壬卽塵高三尺餘做此凡安頓書畫物件宜

避塵蒸量其高下置之又神樞經云芒種後逢丙入
梅小暑後逢未出梅

左傳楚子侵鄭至於城麋鄭皇頡戍之穿封戍囚皇頡
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
乃立囚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後世稱上下其手者本此由是
以觀則宰嚭之諂佞有自來矣

史記作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

隙光亭雜識

卷一

十六

謙牧堂
藏板

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
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此最快論牟子遇關佛者示
之曰吾之贊佛不能使佛高子之謗佛不能使佛下
二者語意正合

今詩中常用揭來字困學紀聞云始自思玄賦楊升庵
云楚辭車旣駕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揭
去也又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揭來
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揭至王
曰將以甲子日至注揭何也若然則揭之爲言盍也

非是發語辭矣顏延年秋胡妻詩揭來空復辭皆謂
盍來始通余謂升庵作盍字解亦不甚明了大畧語
辭之義為長若膠鬲語則是何字解而伯厚謂始於
思玄賦亦非矣

溫子昇有闔闔門上梁祝文困學紀聞云此上梁文之
始也兒郎偉猶言兒郎懋樓攻媿常辯之余按子昇
文未載兒郎偉之語當更攷之兒郎懋義亦未解

魯昭公乾侯之事當以宋儒胡一桂之說為正趙氏在
晉猶季氏在魯史墨之對必是窺見晉室君弱臣強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一元

謙牧堂
藏板

之漸故為此論以迎合簡子之意耳其曰為君慎器
與名不可假人乃是正論

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不好處上句則
未然下句則良是

陸龜蒙詩手攜鞞鐸佉自注云唐言楊枝按西域記云
象堅宰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
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即植根今為茂林後
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嚼楊枝陸注但云
楊枝其義未備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王凌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
秉表粲周滅而有王謙尉廼隋季之王威高君雅皆
乃心帝室狗國忘身史家皆以逆書之豈勸忠之義
乎朱子作綱目亦自沿襲舊文未盡糾正何哉

唐書楊妃傳命工貌妃於寢殿貌作入聲梅聖俞詩妙
娥貌玉輕邯鄲自注貌音墨

陳陶詠竹詩青嵐帝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蔡邕按陳
張君祖竹賦云青嵐運帝碧空掃煙蔡邕竹贊云綠
潤碧鮮紺文紫錢陶詩用此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二元

謙牧堂
藏板

今之云字乃員字之省文見書經正義秦誓篇

孟郊詩萱草兒女花不解壯士憂坡詩我非兒女萱

企喻讀曲子夜歡聞並樂府曲歌名宋樂府有讀曲歌

漢書藝文志有尹都尉移植棗杏梅李法淮南子時則
訓其官司空其樹楊宗懔春望詩都尉新移棗司空
始種楊

韓非內儲說似類曰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
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
入剽費無忌教卻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

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班固漢書祖之曰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弒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宰詬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祁復效之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威崔柳倒持李宗覆楊升庵云東坡贈朱壽昌詩長陵竭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空記苦桃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藏板

誰復譏頴谷封人羞自薦亦用此法又奇矣余讀劉夢得詩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禽鐘室誅傲舟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息白公厲劍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是效此法者又不始自東坡矣容齋隨筆云此法本自荀子成相篇

昔人有三句詩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唐人作也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人故中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唐天暉寄友詩也又明

雲南提學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翠翻翻露出幾枝紅鸚鵡楊升庵詩話云刺桐花雲南名爲鸚哥花以花形酷似也彭詩本四句命史寫刻於匾遺其一句復誦之覺意足乃不更改困學紀聞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卽鳳凰歟按兩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注云金爵鳳也則爵之爲鳳信矣

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晏小山詞佳句也全唐詩作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藏板

翁宏詩門掩落花春去後牕含殘月酒醒時錢牧齋列朝詩集中張彥倫詠愁詩也全唐詩作韓漑但以春去爲人別耳昔人之作多有傳寫錯誤者俟考正之

段柯古有興善寺左顧蛤像聯句詩自注云舊傳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陳宣帝也而傳燈錄載唐文宗嗜蛤蚶海民供遞甚勞一日御饌中有

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
 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合賜興善寺令僧眾瞻禮
 召惟政禪師問是何祥師曰此乃啟陛下之信心耳
 帝悅據柯古注則六朝之時已有此像矣抑文宗時
 別有一像耶不然豈有事出本朝而昧焉者耶
 莊子齋物論嗒然似喪其耦蓋物之所以不齊惟其耦
 也喪其耦而後能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楞嚴云塵
 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身心快然獲
 大安隱信乎莊生之書與佛教相表裏也

陳先志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藏板

養生主一篇本說養生末又說送死正見生有涯而養
 其無盡者無涯是進一步法與逍遙遊用大不如無
 用人間世用世不如出世同一機軸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薪有盡而火無窮喻
 形有死而元神無死也者个元神便是生之主養者
 養此而已
 余每愛左氏傳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以一句發端莊
 子人間世南伯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
 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與左氏一樣筆法而拖

神人以此一句過下用筆更奇

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且獨無師乎蓋人處世
 間酌應之際皆不免有成心既有成心則是非由此
 而生物之所以不齊也返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渾
 然一性善惡不萌安所論是非哉禪家云覓心了不
 可得又云迷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又云向父
 母未生前道取一句便是這箇道理

陳先志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藏板

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云所遇無故物焉得
 不速老莊子云藏舟於壑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
 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信浮生之不足把翫矣及讀
 楞嚴月化日遷剎那不住微言精義勝妙獨出恍然
 如更上一層樓也
 秋水篇夔憐蛇五句是過峽文字五句為綱下一段是
 目徐無鬼篇中亦然有暖姝者三句是綱下三段是
 目此古人文字提綱之祖
 班固漢書沿襲史記處為多而賈生傳載生諸疏晁錯
 傳載錯言兵事貴粟及賢良策韓安國傳載大行王
 恢辯擊匈奴一段甚詳匈奴傳補太始元年以後至

王莽事讀者宜詳之

木難碧色珠也南越志云金翅鳥沫所成今所謂祖母
綠智度論云摩羅伽陀珠金翅鳥口邊出綠色能辟
一切毒其說與志合

甕鼻出十六國春秋後趙錄謂鼻塞也當作鼈

活板自宋布衣畢昇始慶曆間人

左傳莊公寤生杜氏解以為寤寐而莊公已生夫婦人

免身豈細故耶寤寐而兒已生恐無此事應劭風俗

通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余按高麗王位宮

隙光正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
藏板

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視位宮初生亦然高麗呼相似

為位故名曰位宮則應氏之說為近之

高僧傳隋釋法進業坐禪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

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

痛問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

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其事與

月光童子絕相類信知如來藏中性水真空循業發

現也

左傳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逢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是也華讀如花不讀如拊

拊跖跌並音孚花鄂足也象萼蒂形萼與鄂通花下

有萼萼下有跖相承覆也李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

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綵翠如芙蓉正取花跖以比

擬之耳毛詩鄂不韡韡不亦應讀乎朱傳讀如字訓

豈不失之矣

金題押頭也玉躡軸心也錦暉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

繡攄音蹄標外加竹界而打攄其覆首名曰標攄見

米海岳書史

隙光正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
藏板

宋史姦臣傳二十一人而閩人居其九蔡確呂惠卿俱

晉江人章惇浦城人蔡京僊遊人父子兄弟四人黃潛善吳處

厚俱邵武人

詩鴉羽王事靡盬許氏謂王事不可以不堅緻常熟顧

大韶曰以不堅固訓盬字毛鄭皆然以不可以三字

訓靡字則其解頗曲而未暢竊謂靡盬二字各自為

義漢書為酒以靡穀注靡散也說文靡披靡也徐曰

披靡分也蓋謂王事如草之披靡而不植如盬之細

碎而不堅固正臣子勤勞奔走之時也余謂此說最

為近理然先儒從無此解姑識於此

無衣序云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孔氏曰武公以孽奪宗於

法不當賜之命曰美者其臣之意美之也程氏曰武

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

美也申公說唐公孫俛弑三君而取其國畫以寶器

賂周僖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朱子痛

闢小序主刺不主美是也觀孔程二說則美中固有

刺矣

陸光亭雜識

卷一

三七

蘇椒堂

羔裘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朱注居居究究未詳毛

氏曰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也據爾

雅居居究究惡也毛說蓋本此

葛生序云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按春秋

傳獻公伐驪戎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臯落氏滅夏

陽滅虢滅虞敗狄於采桑所謂好攻戰也

秦風車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先

令寺人傳告之秦之用寺人舊矣其後遂以寺人亡

天下今者不樂逝者其蓋言為樂恐失時也厥後始

皇并天下大興宮室鐘鼓美人之奉蓋秦俗自昔已

然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哉

楊泉物理論稻梁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

各二十為四十凡百穀故幽詩云播百穀

國風之關雎小雅之鹿鳴舊說以為刺詩余意孔子刪

詩正樂雅頌各得其所恐不應以刺詩冠風雅之首

自當以小序為正

天保定爾朱注云爾指君也余按申公說此大臣祝頌

天子之詩祝君而謂之爾者蓋稱天以臨之

陸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蘇椒堂

采芣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

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芣以

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鄭氏曰此文王為

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漢書匈奴傳懿王時王室衰戎

狄交侵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

日戒獫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

之詩人美大其功日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則又以采

芣出車為懿王宣王時詩蓋秦火之後簡帙散佚經

師習傳各有異同耳

魚麗正義以君子有酒旨絕句且多二字爲句言酒既旨美魚復衆多下三章還覆上三章首章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二章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且有六章云物其有矣明是緊疊上文物字皆指魚也朱子以有酒旨且多爲句言酒旨而又多似不如舊說之爲善

楞嚴經烏菴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彌伽釋迦此云能降伏宋高僧傳云釋迦稍訛正云鑠佉此曰雲峯與長水疏異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

雲棲宏公曰古本筆授後有羅浮沙門懷迪證譯一行今本失之宜從古增入按開元釋教錄云懷迪循州人住羅浮山南樓寺遇梵僧賈梵經一夾請共譯之勒成十卷卽楞嚴經是也錢牧齋曰按譯場有證梵本證梵義證禪義各一員私譯不具設員故無證梵等位迪久習經論備諳五梵能兼三譯之任故兼稱證譯也
於與于音義並同書經多作于惟金滕爲壇於南方北面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作於

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按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此所謂不醉無歸也
庭燎孔氏曰美宣王勤於政事因以箴之其說是也鄭箋以爲王不正雞人之職而問夜早晚故詩人箴之其說淺矣

圻父鄭箋云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按書酒誥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蔡九峯註以若疇句薄違句與鄭氏不同蓋古今句讀之異耳如論語書云孝乎句惟孝友於兄弟句而潘安仁閑居賦作孝乎惟孝亦類此也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

無羊牧人乃夢衆惟魚矣集註云夢人乃是魚穿鑿可笑凡注有必不可從者此類是也
十月之交艷妻煽方處箋作閻妻蓋漢書杜欽傳云然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閻卽艷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按國語秦伯賦鳩飛韋昭注云小宛之首章也
小弁朱註宜曰作此以自怨序以爲太子之傳作不知

何據按朱註孟子亦云宜白之傳作此詩今註詩獨不主序說蓋惡序之過而忘其自相矛盾矣

何人斯朱註云蘇公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言愚按詩既言惟暴之云則已明指暴公何云不欲直斥耶又云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也明矣竟若此詩之作專責暴公之譖已而借何人以為辭則全失詩之本義矣

大東或以其酒以下三章錯舉天漢織女牽牛啟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皆刺當時在位之人不稱職唐盧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藏板

全月蝕詩蓋本此

楚茨序曰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民卒流亡祭祝不饗故君子思古焉孔氏曰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朱註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不主序說下信南山甫田大田意畧同今考詩中無公卿田祿之文不知朱子何所據也五章鐘鼓送尸鄭氏云尸出入奏肆夏也肆夏是天子之禮毛鄭主思古明

王故引周禮為說朱子主公卿奉祭則不當仍肆夏之文郊特牲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卿大夫不得奏肆夏矣朱子說誤也

甫田朱註此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而卒章末二句云此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宜報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也以萬壽無疆頌農夫恐於理未安朱子說詩有極疎脫處此類是也

大田朱註此詩為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竊謂曾孫主祭之稱農夫稱公上為曾孫恐未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藏板

安亦未知朱子何所據也

瞻彼洛矣朱註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蓋本魯詩說也今按韎韐乃將率之服非天子所御保其家邦亦非頌美天子之辭

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朱註此天子美諸侯之詩蓋以答彼洛矣也乃鑿空之說無所依據

桑扈朱註不從序云天子燕諸侯之詩然無所據

鴛鴦呂氏曰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序曰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註謂此爲諸侯答桑扈之詩未知何據顧氏大韶曰朱註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夫鴛鴦之雁畢羅比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人主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正一反以爲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无咎也周自昭王南征而不復穆王西征而徐叛自此以還以巡狩爲危事故卜征五襲吉而後行此所謂交萬物有道而詩人以爲諷也正與魚藻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同義一吟咏而知非盛世之詩矣此之不解豈所謂以意逆志者乎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謙敬堂

顧大韶字仲恭常熟人少治詩義專門名家錢牧齋亟稱之其論詩曰詩有齊韓魯三傳毛傳出而三家廢鄭箋時與毛異唐宋諸儒多與毛鄭異朱子盡掃毛鄭槩以鄭衛爲淫風世儒皆知其繆其尤躋駁者則不取義之興也既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又有全不會小序之意妄自刪改者伐木之序曰燕朋友故舊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此篇乃答上篇棠棣之意雖燕親戚而以朋友爲重棠棣譏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至於父舅兄弟亦當以酒食相親洽也朱子取小序首句而刪去下二句則直以父舅兄弟爲朋友矣其可通乎

頰弁序曰刺幽王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也朱註以爲燕兄弟親戚之詩玩詩中死亡無日無幾相見情詞迫感決非歡樂喜悅之語而如彼雨雪先集惟霰憂禍之義顯然自當以序爲正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謙敬堂

車牽序曰刺幽王嬖褒姒而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朱註以爲宴樂新昏之詩今玩首章思妾季女逝兮明是想望而未得之辭鮮我覯爾覯爾新昏通篇語意皆然若新昏而燕樂則既已得之何爲復作想望語耶

魚藻朱註云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與前篇鴛鴦之義同皆不主序說未知何據

角弓老馬反爲駒朱註云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

自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竊意此詩乃刺王不親九族不應連章叙小人之貪爵位也苑柳上帝甚蹈朱註改作神據戰國策以改經恐未可訓

都人士朱註謂亂離之後人不復見都邑之盛人物之美而作是詩玩經文無亂離之意

白華朱註謂申后被黜而作此詩之子與碩人皆指幽

王非也衛詩碩人其頡碩人指莊姜此詩碩人正指

申后莊姜失位與申后見黜畧相似故詩人皆以碩

人稱之詩人既惡褒姒決不稱以碩人而一篇之中

既斥王為之子又斥王為碩人於屬文亦無是體也

縣蠻朱註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

也玩詩文絕無鳥言之意以教誨施之於鳥已不可

以後車載之豈復有是理乎

文王緝熙敬止毛鄭與朱子皆以熙為光明止為語助

愚謂緝熙為光明則學有緝熙於光明復作何解止

為語助則大學之敬止何以有止仁止孝之說耶

板上帝板板與苑柳上帝甚蹈正同假上帝之尊以斥

王也朱子以為天帝誤矣

抑序以為刺厲王然武公當厲王時年尚幼稚未為諸

侯不應作詩刺王故孔穎達以為追刺厲王也朱子

則以為武公專以自警絕非刺王余考詩意乃託於

自警以刺王其自傲即所以刺王也視爾夢夢我心

惻惻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若專以自傲不必設為我

爾之辭朱子意在排斥小序故其說如此

江漢告于文人朱註云文人文王也作召公考云作康

公之廟器勒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亦無所據

隙光亭雜識 卷一 謙牧堂

召旻昏椽靡共自毛鄭而下皆主幽王信用奄人惟集

註不從今按瞻仰時惟婦寺正與此篇昏椽相合集

註於婦寺已主奄人立說何于此反獨不然

惟天之命朱註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

也蓋據左傳何以恤我之文今左傳杜註以此為逸

詩况就詩說詩不煩改經從傳又詩序辨此詩無告

太平之意然則清廟一章亦無成洛邑朝諸侯之意

朱子何以取之維清之奏象舞烈文之即政助祭序

必有所據而云然不知朱子何以槩不取也

隙光亭雜識 卷一 謙牧堂

執競朱註云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朱氏孟章曰以周禮考之執競乃九夏之一是作於周公之時非祭成王康王也余按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孔疏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烈祖序云祀中宗之詩朱子以為祀成湯之樂辨之云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者然必以為祀成湯亦未知何據

宋龔開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三十六人者曰呼保義宋江智多星吳學究玉麒麟盧俊義大刀關勝活閻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藏板

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沒羽箭張清浪子燕青病尉遲孫立浪裏白跳張順船火兒張橫短命二郎阮小五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綽混江龍李俊九紋龍史進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插翅虎雷橫神行太保戴宗先鋒索超立地太歲阮小二青面獸楊志賽關索楊雄一直撞董平兩頭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沒遮攔穆廣拚命三郎石秀雙尾蠍解寶鐵塔天王晁蓋金鎗班徐寧撲天鵬李應宋史宋江等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此

諸人姓名意必當時所傳為有據也錢牧齋詩月下劉唐尺八腿本此

貫休詩以楞嚴為禪髓樂天詩以壇經為佛心神髓佛心的是好對

蜀人呼粽為糝筒吳中謂糝救為米果見放翁詩

坡詩甚欲去為湯餅客湯餅世所謂長命麩也劉禹錫贈張盥進士詩憶爾懸弧日余為上座賓舉筋食湯餅祝辭添麒麟坡詩正用此見宋人馬永卿嬾真子宋人詩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屬對甚工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藏板

洛陽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會稽謂桑葉為葉

山谷詩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陸德明周禮音釋云蟹胥蟹醬也

宋仁宗賜懷璉禪師龍腦鉢孟師曰吾法以瓦鉢食此鉢非法對使者焚之後乞還山英宗賜手詔有經過庵院任性住持語師藏之不以示人東坡為師撰宸奎閣記欲一見師終不出示寂後始得之筍中後代善知識恐未易有此

唐元黃之維摩詰畫像碑言論辯了有類鵬者按鵬者舍佛之聲聞弟子也佛言言論辯了而無疑滯鵬者舍比丘是見增壹阿含經第三卷餘經未見故表而出之鵬者舍應是梵語不知華言云何檢翻譯名義集聲聞部亦無可考

藥草獨脚蓮見夷堅志余已記之矣又考本草註土宿真君云獨脚蓮能制汞又陸武園作蕃粵西偶記云

獨脚蓮根如黃連而大治癰疽腫毒持入藥肆肆中諸藥香氣盡消以此為真三脚五脚者次之武園官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三

謙牧堂藏板

粵西學使其得之見聞者必有據矣

莊子知北遊夫子之間也固不及質正獲之間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况此一段從來解者皆以固不及質為句所以為之解者多迂曲難通玩文勢當以固不及至稀也十四字為一句質正即周禮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者獲則質正之名也監市猶監門市吏也履實也履豬估實價也每下謂先問其首而漸及於尻也况喻也曉也設市有賣豬者就質正平其價質正問於監市監市則履豬首以至於尻舉其

肥瘠則豬價曉然使問其首而不及於尻則豬價未曉也豬之首尻有異不可謂尻之非體也道之上下有異不可謂下之非道也質正之間知尻之為豬而夫子之間不知屎溺之為道故曰不及也

莊子徐無鬼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閻也不以完言齊人憎其子投之宋宋人以為閻如此解較舊說似直截

莊子外物篇物之有知者恃息息生也言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知覺

隙光亭雜識

卷一

四

謙牧堂藏板

莊子大宗師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丘高地也言凡有足者無不願遊焉至人之以德為循亦遊焉而已豈真勤行之哉又曰是自其所以乃猶云乃其所以如此也是倒字法莊子應帝王紛而封哉句一以是終句謂萬事雖紛而封域不出於一也以是終者總結食豕如食人以下五句言列子守此學術以終其身也明陸采曰唐宋諸帝謚號皆取漢晉所未用者雖遼金亦能知此惟元氏好蹈襲本朝因之故諸廟之號同

於唐宋諸陵之名亦然余按陸氏之說是矣然唐之
肅宗則漢章晉明元魏孝明北齊孝昭已有此號其
後金頰淑刺亦謚肅宗又金世宗父追號睿宗金盈
哥遼主璟號穆宗金亮父號德宗又金主珣號宣宗
皆同唐號金熙宗父號徽宗西夏主仁孝號仁宗遵
項號神宗竝同宋號金章宗父號顯宗全漢明晉成
宋孝宗同晉穆遼天祚號順宗同唐

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
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介葛盧知牛音

隙光亭雜識

卷一

望

謙牧堂
藏板

公冶長辨雀語後世廣漢陽翁偉李南並能知馬鳴
渤海僧隆多羅識猪語楊宣知鵲鳴見於左傳論衡
抱朴子益都耆舊傳等書今得其傳者鮮矣遼宗室
神速姑能知蛇語更奇

唐人謂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老
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
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謂直龍圖閣
爲假龍龍圖閣待制爲小龍龍圖閣學士爲老龍見
方勺泊宅編

劍南詩輕雷輾輾斷梅初殘籜縱橫過筍餘自注云鄉
語謂梅雨有雷爲斷梅謂筍出林爲過筍斷梅過筍
殊有韻致

又詩浮蟻撇嘗人散後撇嘗謂釀新成未及漉先用酸
撇而嘗之也見白香山詩

又詩藜粥數匙晨壓藥蓋用藥而欲其力達下部者醫
家每云以美膳壓之是也

又詩秃尾猶無漫漢驢事出北齊書楊愔傳
又詩阿囷畧如郎罷老因音減顧况集閩俗呼子爲囷父

隙光亭雜識

卷一

望

謙牧堂
藏板

爲郎罷此詩戲用閩語也馮定遠以爲不可

老杜詩獻花何日許門徒翻譯名義集徒弟子謂門徒
弟子

法喜禪悅者法喜謂見法生內喜也世人以妻色爲悅
菩薩以法喜爲悅禪悅食者謂以禪法資其心神而
得禪定之樂即得增長資益也

楞嚴經阿難已知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大迦葉爲阿
羅漢心不均平事見維摩經須菩提以長者豪富自
恣多懷貪吝愍其迷惑故多就乞食迦葉以貧人昔

不植福故生貧里愍其長苦欲令積善多就乞食淨
名謂萬法同相不應分別故並譏之經云如來所訶
者兩羅漢皆佛大弟子歸功於佛也

王勃普惠寺碑譯雉林之寶偈按智度論昔有野火燒
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其焚即雞頭摩寺也亦
名雞園

毛道凡夫者謂行心不定猶如輕毛隨風東西也見魏
譯金剛經

壞色衣即袈裟也壞色有三種一青謂銅青二黑謂雜
隙光正雜識 卷一 星 藏教堂

泥三木蘭謂樹皮
白樂天雜興詩四月芰荷發越王日遊嬉左右好風來

香動芙蓉蕊嬉字叶上聲他詩未見
樂天東林寺白蓮詩洩香銀囊破効陶詩團團新晴月

林外生白輪銀囊白輪字甚新
僧史畧云唐天寶元年西蕃五國來寇安西二月十一

日奏請兵解發師萬里累月方到明皇詔不空三
藏誦仁王護國陀羅尼方二七遍帝忽見神人五百

員帶甲荷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此毗沙門天王

第二子獨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奏二
月十一日巳時後城東三十里雲霧晦冥中有神長
丈餘被金甲至酉時鼓角大鳴地動山搖二日蕃寇
奔潰斯須城樓上有光明天王現形謹圖樣隨表進
呈帝因勅諸道州府於西北隅居置天王像按毗沙
門此云多聞福德之名聞四方故北方天王名也即
今之真武是天王各居四方一面而此土多祀真武
他未聞焉應是唐世遺風矣

東坡羅漢贊梵書旁行俛首注視法苑珠林云昔造書
隙光正雜識 卷一 昌 藏教堂

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左行次曰佉盧其書
右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法盧居于天竺黃史蒼

頡在于中夏梵法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于鳥跡文
畫誠異傳理則同

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此云野巢于頂上佛既成道芻
尼受報為那提國王東坡法雲寺禮拜石記云芻尼

巢頂露佛氣分後皆受報謂此事也受佛氣分用楞
嚴經語

經言一由旬此云四十里考智度論則有分別大者八

十里中者六十里下者四十以中邊山川不同致行里不等耳

六祖袈裟至今尚存曹溪卽達磨所傳也西域屈昫布所成緝木棉花心織之此云大細布其色青黑

錢牧齋詩相看莫是意生身按楞伽經云通教登地菩薩得如幻三昧能現無量自在神通普入一切佛刹隨意無礙意欲至彼身亦隨至故名意生身

梁簡文帝大法頌云般若聿宣通身盡笑乍讀之殊未

解後檢智度論乃釋然論曰問笑從口出或時眼笑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五

謙板堂

今云何言一切身笑答曰佛世界中尊特自在能令一切身如口如眼故皆能笑復次一切毛孔皆開故名爲笑

聞梅檀寺藏有比丘尼頂骨現一佛二菩薩像未知果否俟他日過訪之

明永樂中喇嘛入中華者首著紅帽周妻何肉皆所不禁所謂大寶法王二寶法王者也其後乃有著黃帽者來名宗喀巴則屏葷血絕房室矣二弟子一名達賴喇嘛一名板成吳圖克免其教至今尚存而紅帽

者遂衰焉

西洋 地有熱沙數十里行者觸之必致病彼土

人能知其候須謹避之過數日後乃可行亦焚法師

西域記所載身熱頭痛之類也

陀羅尼者秦言能持謂集種種善法能持令不散又翻

遮持謂遮二邊之惡持中道之善也又翻爲呪法華

疏云呪是鬼神王之名號稱其王名則部落敬主故

能降伏一切鬼魅或云呪者如軍中密號唱號相應

無所訶問又呪者願也如螺贏之祝螟蛉願其類我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五

謙板堂

佛菩薩說呪願諸衆生皆如我之得成正覺也此是心印多者千言少或一字故在五種不翻之列又天仙神鬼以及左道旃陀亦能說呪但邪正善惡各有不同耳至若此土所傳普庵呪者不知初自何人其荒謬固不待言而僧俗至乃被之管絃以爲悅耳之具則尤可嗤矣

楞嚴云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焚香之妙諦也宋人詩微叅鼻觀猶疑似全在爐煙未發時是從此悟得

須達長者將圖精舍供佛佛命舍利弗同往須達自手

捉繩一頭舍利弗捉一頭其經之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尊者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汝果報也梁簡文善覺寺起刹啓鶯鶯引繩方斯取埒舍利弗此云鶯子也

六和敬者和同愛敬也一同戒和敬二同見和敬三同行和敬四身慈和敬五口慈和敬六意慈和敬見法界次第僧稱六和蓋本於此

華嚴演義鈔云目廣清淨洞徹分明諸齒方整堅密鮮白江總優填像銘云眸雲齒雪簇十六字為四字具

隙光亭雜識

卷一

吳

藏板堂

見琢鍊之妙

佛印與蘇子瞻書世多有刊本余收得其真蹟亦稍有異如刊本人生一世界真蹟無間字縱未得到如來地真蹟作未能三世諸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真蹟作亦只是至於言下承當刊本作脚下自當以言下為是書末珍重下刊本多一也字似亦覺贅

猩猩種或謂以猩猩血染成得名非也余詢西洋人云彼中有一種紅果味甘可食用其汁染罽作大紅色雖水漬泥污永久不渝此土所製者反是真贗之辨

可以證知矣

佛成道已在道樹下時有五百商人經過二為首者以蜜麩供佛四天王各持一鉢奉上盛食佛皆受之累置掌上按合成一為應供器陸龜蒙開元寺佛鉢詩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開元寺在蘇州高青丘姑蘇雜詠中亦有詩未知鉢今尚存否

大阿育王經佛滅度後八國共分舍利阿闍世王分得八萬四千以紫金函盛之作于歲燈火於五恒河沙水中造塔藏之梁簡文帝與僧正教云塔裏紅函止

隙光亭雜識

卷一

吳

藏板堂

傳舍利是也

羽緞來自西洋此間人以為鳥毳所成蓋顧名思義云爾彼中實用羊毛織之蓋彼土羊毛較中國者特細高麗紙堅緻光澤人言是搗繭為之余昔年奉使朝鮮詢之士人云是楮皮所作按本草釋名云穀音構亦作構陸機詩疏云構幽州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交廣謂之穀李時珍曰楮本作杓其皮可績為紵故也楚人呼乳為穀其木中白汁如乳故以名之陸佃埤雅作穀米之穀訓為善誤矣陶弘景曰南人呼穀

紙亦為楮紙陸氏又云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長數丈光澤甚好用之最博楮布不見有之由斯以觀則楮皮為紙其來遠矣然今江南罕得其法蓋中華失傳流於外裔者往往有之寧惟楮紙哉宋傅亮文殊菩薩讚在昔龍種今也童真按文殊師利此云妙吉祥是過去龍種上尊王佛童真者即是童子顯非童真行不能入佛法經中稱文殊善財等皆為童子非謂稚齒也

影響眾者謂往古諸佛菩薩隱其圓極之果示同機眾

陳光亭雜識 卷一 兜 謙牧堂 藏板

匡輔法王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見法華文句楞嚴會中若文殊普賢觀音勢至諸大菩薩皆非迦文弟子特以助宣大教故隱大現小各陳圓通正是影響能仁耳

余家所藏法帖多有宋榻佳本風日晴美時一展觀古香縈拂几研間迴非後代所能摹擬因錄其題跋圖章如左賞鑒家亦或有取焉

聖教序乃弇州所藏有王世貞印元美弇州山叟圖書申少師瑤泉跋云懷仁集右軍書古今流傳不翅天

球弘壁顧碑林模榻歲無虛日石有損剝字有殘闕近時欲求善本百不得一二此本獨完好如初榻時當是宋本得者宜寶藏之吳郡申時行題

虞恭公碑江南安氏物也前有安紹芳印康瓠齋秘笈後有琳瑯館安氏懋卿圖籍等圖書素對巖有跋謂是碑余家有二本此其次者亦不可得矣愚按此帖世不多見其書法謹嚴中更饒姿態中雖有關字要是宋榻無疑對巖名松齡官 江南之無錫人

隙光亭雜識 卷一 五 謙牧堂 藏板

隙光亭雜識卷一終

隙光亭雜識卷二

長白揆叙愷功

男永壽仁山甫謹較訂

晉唐小楷十種合一冊十種者右軍蘭亭黃庭經二種

東方朔畫像贊曹娥碑樂毅論虞永興破邪論李府

君墓誌銘顏魯公麻姑仙壇記二種也皆極精好曹

娥碑有董文敏跋云曹娥碑真蹟絹本在館師韓宗

伯家字形正如此宋搨亦有異同當以此本為據其

昌李碑不著書家姓名相傳是薛稷書或以為褚河

隙光亭雜識 卷二

謙菴堂 藏板

南或以為歐陽率更而嚴蓀友姜西銘謂志稱李以

顯慶五年卒時歐褚二公已先亡矣闕疑可也余觀

其用筆於歐為近然亦未敢信其必然俟更博訪諸

好事者後幅有冰菴唐鶴徵二印乃荆川先生之孫

官太常少卿唐氏為昆陵甲族收藏古書畫器物亦

為江左之冠云

二王帖三卷賈秋壑所藏有長字及秋壑圖章後歸西

安林氏有趙古則文壽承王伯穀等題跋文嘉之印

并廣長菴主印趙跋云太宗閣帖一時珍重賜親王

大臣外世不多得徽宗自刻太清樓帖南渡後惟修

內司帖最精賈平章沈酣湖山廖瑩中輩逢迎盡惑

遂亡其國固非君子所取若其翻刻閣帖則精妙不

可言而不知出於茲帖功獨多也二王父子異態後

人具有論著刊刻者無慮數十百本秋壑取精於此

宜其神彩煥發頓還淳化舊觀歟此帖摹勒幾奪化

工假令二王見之亦當失笑奚論父子筆墨蹊徑迥

絕哉相傳為秋壑所藏在世上不知更易幾主而完

好若此殆有物以訶獲之耶抑義獻精爽恒在人間

隙光亭雜識 卷二

謙菴堂 藏板

不令泯沒故千載如新耶汴京睿思臨安彞齋即平

章半山堂今安在耶披覽之餘不覺廢興之感聊解

曰不以人廢言可也洪武乙丑仲夏五月六日趙古

則識文跋云古人鑒賞二王尺牘數行數字如寸錦

片玉宜為萬世法書之寶自南渡後以來散落人間

今賈平章集成百四十一帖分為三冊澄江殷中翰

持至齋頭同弟嘉深觀數月不得其奧余家停雲館

更無右軍大令二三帖米老寶晉齋內有數帖上有

題語行款不同蓋淳熙續帖祕帖長沙汝刻絳州賜

書堂閱古齋成都等帖古人各有議論惟此刻書有龍飛鳳舞之勢搨墨如波濤出峽觀者勿得輕視珍重藏之嘉靖辛酉閏五月六日三橋文彭識王跋云二王帖世傳人間者絕少惟此種賈秋壑所藏於真蹟纖毫無疑此本即修內司之祖也字如縷金搨如輕雲紙墨如鏡漆曾經數處看屏鄣盡是王家小草書那得有此觀者毋驚以人間搨本視之也辛未三月與談思重葉茂長同觀於安氏西林太原王穉登題古則字搨謙明洪武間人著石鼓考辨爲世所稱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藏板

府鑄工尚多失真後人承訛可知矣又曰吳郡陸友仁云常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古今法書入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之前當爲閣帖之祖董其昌題於眉公東郊之綠窗庚午秋日又陳眉公跋云江陰李貫之有昇元帖余寫書托葛餘生借之適有朱海雲打數奇驗轉屬陳工若問數朱應云此數如虎拿羊可得也未幾葛移帖至因問其何日至李家曰七月初一戊寅日十八歸正乙未日虎羊之數何合如是同聲笑異秉燭記之海雲金陵人崇禎

隙光亭雜識

卷二

四

謙牧堂藏板

好雨半晴戊寅夏南州朱幼晉識又尹伸題云崇禎甲戌五月廿八日雨中尹伸同胡潛陳穆方亨嗣環觀於頑仙菴有吳全節印啓敬龍陽子陳眉公書畫記薛氏家藏印氏圖書文水道人萬金之玩沈杰甫印王祿之印等圖書余按王士驥當是司勳同伯之弟弇州子姪也李待問字存我華亭人萬曆年間進士官侍郎尹伸字子求宜賓人萬曆戊戌進士曆官河南布政與錢牧齋好有詩載列朝詩選丁集中小序稱其讀書汲古精於鑒賞以崇禎甲戌買舟抵金陵遊吳中浙西與余輩飲酒賦詩則觀此帖正當爾時也胡潛字仲修歙人能詩家于杭王祿之名穀祥吳人嘉靖間進士官部員外郎啓敬者姓冷氏名謙別號龍陽子元人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五

藏板堂

哈密在甘肅徼外唐曰伊州亦為伊吾郡屬隴右道明洪武年間始於其地設哈密衛授西裔之長西域入貢必從哈密譯遣所以厚邊防也嘉靖時為土魯番所據今則侯尉一家非復昔比產瓜及葡萄最甘然聞其地常晴不雨恒資雪山流泉以為灌溉故樹藝

者不知有旱澇焉瓜果美於他土宜哉古者謂十月為陽月嫌於無陽也然木往往有生華者謂之映小春今秋八月中旬家園桃數株忽皆放花穠豔如春明因記之以廣見聞時歲在甲午余向藏宋刻書經牧誓篇既戊午師逾孟津今本逾皆作渡知此者或鮮矣

白菜產俄羅斯者狀如中土撒蘭抽葉時作蓮花形嘗煮食之

賜臣叙甚爛而加黏此其少異於安肅黃芽者也

隙光亭雜識

卷二

六

藏板堂

鹿樵紀聞者太倉吳梅村先生著也先生官翰林事崇禎帝十餘年後丁陽九百六之運家居多暇纂集見聞以成此書其於官闈朝局以至寇盜起滅採輯紀載具有原本非如街談巷議無稽者比實元遺山野史劉京叔歸潛之流可以備史家之采擇其稱鹿樵者以家園有鹿樵溪舍先生集中常自稱鹿樵生是也或取夢幻之說改為鹿蕉誤矣篇末虞淵沉一卷記十七年間天象變異讖緯童謠志五行者更不可缺近遭俗子任意芟改易其名為綏寇紀略鉅梓行

世削去虞淵沉全卷而摘錄數條附他卷中尤可歎憾當以原本為正毋使俗本得為假面西涼也

錢牧齋開國羣雄事略聞海虞有寫本當覓鈔之

菩提者僧肇云道之極者稱曰菩提秦無言以譯之菩薩者具云菩提薩埵此言覺有情謂以佛道覺悟有情眾生也菩提謂道菩薩謂人儒者亦云人心有覺道體無為近見釋金剛經者指菩提為覺有情者失之矣

晁无咎請湛老住崇寧疏云皮髓兼忘那箇不是精底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七

謙牧堂藏板

按傳燈錄達磨將返天竺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對

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又盤山寶積禪師因行市肆見一客人買豬內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义手云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言下有省

悉曇者乃梵書之總名凡十二章以悉曇為之首此云成就所生是生字之根本也本婆羅賀磨天所作故曰天書

宣律師法華經序金河顧命道殊半滿之科半者謂聲

聞藏談理未徧若字之有半如悉曇章是也滿者謂

菩薩藏談理具足若字之圓滿如餘章文字是也

白黏穀者其種來自烏臘有飛鳥銜穀穗以食遺一穗

于枝頭駐防將軍得之命土人種之至秋而成實粉

之作餅餌甚細而黏今京都多有栽植者蓋前此

所未有云

穀梁子名做字元始一名赤顏師古曰名嘉獨論衡作

穀梁寘

隙光亭雜識

卷二

八

謙牧堂藏板

澤旺阿喇蒲坦者與哈密為鄰其地亦不雨播種皆資

雪山流泉遇旱則稻麥葉化為虫觸之殷然見血按

搜神記云腐草之為螢也朽葦之為葢也稻之為蜃

也麥之為蝴蝶也此自無知化為有知而氣易也其

四生中之化生歟

騫字書註云馬腹繫又虧損之義閔子名損字子騫則

是虧少之義也在先韻騫虛延切飛舉貌在元韻音

義不同俗多誤用

荆公詩卧占寬閑五百弓翻譯名義集枸盧舍此云五

百弓亦云一牛吼地謂大半鳴聲所極聞俱舍云二里雜寶藏云五里

雲麓漫抄云祥符後興醴泉觀得龜蛇道士以為真武觀繪其像為北方之神披髮黑衣仗劍蹈龜蛇從者執阜旗自後奉祀益嚴加號鎮天佑聖余按此真武像所由起也其神即北方毘沙門天王俗多稱為祖師乃至僧家亦仍其謬而奉其像有禪師見之命撤去之指達磨像謂僧徒曰此方是汝等祖師矣可入雲棲正訛集也

隙光正雜識

卷二

一

謙牧堂藏板

冷齋夜話云范文正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自言天下之寒餓者無在其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今刊本冷齋夜話中缺此一則蓋唐宋人小說多為歌劇家刪削非完本矣
金銀花一名鴛鴦草墨莊漫錄云治中菌毒取鴛鴦草生噉即金銀花也

蘭蓀即今菖蒲蕙今零陵香蓀今白芷昔邪垣衣也昨葉瓦松也並見夢溪筆談

墨客揮犀云泰山有柏木一枝長數尺半化為石半猶是堅木又錄異記云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隨水中化為石今嘗見人畜松化石為玩可驗其說非誣

閩人謂冬至前一日為冬住唐人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見老學菴筆記

隙光正雜識

卷二

一

謙牧堂藏板

左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唐人注鬻子云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則黃帝是帝鴻之子矣路史謂帝鴻是黃帝子引干令升曰鴻黃世及以一氏也為證則路史為可據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按吳志凌統卒吳主權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文章緣起云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意者其昉於此乎
江神謂之奇相見廣雅江賦云奇相得道而宅神是也

井神號曰吹簫女子按緝柳編云少昊女皇娥璇宮之側有井曰盤靈白帝之子與皇娥宴於宮帝子命江妃歌盤靈之神吹簫以和之故有此號又白澤圖云故井之精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

爹字書徒邪切說文云爹者父也廣韻北方人呼父爲爹按南史蕭憺爲荊州刺史惠及百姓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來乳哺我依此則當爲徒我切謂爹爲爹亦荆土方言也廣雅作

隙光亭雜識

卷二

十一

謙牧堂藏板

爸步可切

翰檢貴陽周起滑以康熙乙酉奉

典浙江試既入浙境夜夢有神人衣冠捧黃裏至其前

問之曰此今科吉祥榜也比發榜第一人爲詹銓吉

殿榜曰戚麟祥果符其兆焉

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見搜神記失馬塞翁姓李見高

谷詩序

南史陶潛或云字深明余謂本淵字避唐諱耳

握槊即今雙陸也其戲本始自外國元魏世宗以後大

盛於時類要云出自天竺涅槃經名爲波羅塞戲

象戲周武帝所造而行碁有日月星辰之目與今所爲不同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燕則鬪象碁豈戰國時已有之耶

列子老成子學幻于尹父先生先生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楞嚴云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息機歸寂然諸幻成無性孰謂道家與釋氏有二理乎哉

齊莊公以壁司徒之妻有禮予之石窮事見左傳此封

婦人以食邑之始

道家常言禹步按帝王世紀云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

唐叔生而有文在手曰虞魯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季友手有文曰友見於史記左傳矣今更得

若干事記之如左周昭王庶子食采翁山夫人生子
兩手壓拳不開昭王嘆之即開左手有文曰公右手

有文曰翁遂姓翁氏出廣記周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

曰閻唐王封於閻城出唐表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

曰武遂以為氏出元和姓譜周文王曹夫人姜女十二月生

子手把薛字因氏為薛出薛氏血脈譜子他之子曰文生而有

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及長封漁陽姓鮮于氏為燕

附庸出鮮于血脈譜盤唐妃姜氏十二月而生子手把南氏長

封荊州號南赤龍出姓源韻譜后稷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

隙光亭雜識

卷二

辛

藏板

鞠因以為子出通考子產初生執拳而出啟手觀之文成

相里其後因而字焉出唐高僧傳李卻長七尺八寸手握三

台之字出別傳梁武帝右手有文曰武出梁書劉淵右手有文

曰淵出晉書戴記隋文帝有文在手曰王出隋書彭神符生而有

文在手曰神符出十六國春秋

昔人言古人不騎馬故經典不見至趙武靈始教騎射

然左傳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意此時亦間有

單騎者矣用以戰陣則始於六國時自後車戰之法

遂罕傳於世焉

穆天子傳注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兩耳黃名曰黃
耳陸機有犬亦名黃耳

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

伐之樹瘡隨合乃遣人持斧斫之猶不斷一人傷足

不能去卧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

為勞矣又曰秦公必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

跋於子何如乃默無言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

斫以灰跋樹斷化為牛入水故秦為立祠出別異傳

史記越滅吳誅太宰嚭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

隙光亭雜識

卷二

百

藏板

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杜注云嚭故吳臣則是嚭未嘗戮也或曰誅責也

佛指端出五獅子有二事一者提婆達多心欲害佛令

五百醉象奔突而來佛指上現五獅子象皆震怖却

走二者佛欲詣那勒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水牛甚

大凶惡極突傷人見世尊來翹尾低角跳躑直前如

來於五指端化五獅子在佛左右四面周而有大火

坑牛大懼怖前舐佛足佛為說偈慙愧命終

余嘗有物類州郡別名一編聊用記錄備遺忘耳暇日

讀書續有所得因更筆之其在爾雅廣雅方言本草諸書者具在前編焉東華真人呼日為紫曜明亦曰始暉亦曰太明九天真人呼日為濯曜羅上清真人呼日為九曜生太極天中呼日為圓明三天真人呼月為圓光蔚見雲笈七籤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一曰應星一曰經星一曰修人太白一名天相一名大政一名大臣一名大皓一名明星辰星一名安調一名熊星一名鈎星一名伺晨天官星占北極五星一名天極大衆列星圖傳說一名太祝經星河鼓一名三武荆州星占彗星出之夜野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

獸皆鳴別說謂之獸鳴星洞冥記天弓虹也又謂之帝弓白虎通正月曰端月二月曰仲陽又曰令月四月曰孟月七月曰上秋又曰肇秋又曰蘭秋八月曰仲商九月曰暮商纂要七月七日為良日風土記恒山謂之玄嶽水經北嶽有五名一名蘭臺府二名列女宮三名華陽臺四名紫微宮五名太乙宮真誥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淵楊升菴集雷首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關駟十三州志溧水有伍牙山一名獲牙輿地廣記云子胥伐楚還吳經此故名伍牙建康志云俗傳子胥美齒牙避楚至此恐

人所識以石擊其牙山神為鎮護之不毀因名護牙廬山古名南鄣山郡國志又曰匡阜謝顯廣福觀碑武當山一名參嶺荆山記又名謝羅山以謝允仙蹟也奔州集鳴鏡山蕭子開建安記云一名大戈山建州圖經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方丈山一名巒雉拾遺記烏程縣舊經謂之五菰城今俗呼下菰城海錄蘓州閶門闔閭欲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闔門以通天氣又名破楚門吳越春秋搗衣山在瑯琊郡山南有方石昔神女搗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搗練砧一名靈山述異記三苗國在赤水東一曰三毛國長

隙光亭雜識 卷二 末 謙牧堂

股之國一曰長脚跂踵國一曰大踵奢比之尸一曰肝榆之尸並山海經祝誦氏一曰祝蘇見金樓子是為祝融氏伏羲自有句句即危乃國名而應世故又曰有句氏三墳李聃一名雅一名志一名石一名重一名定一名充一名顯一名德廣志西王母姓楊一曰緱氏一曰侯氏一曰焉氏名回一曰婉妗廣記梁簡文云船神名馮耳又呼為孟公孟母竈神名隗一曰名壤子西陽雜俎山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其名曰蛟一名趨空異苑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名曰尺郭一名黃父神異經鳥鼠山俗呼高

武隴後周書申毒國一名沐胥國拾遺記貞女引一曰處士吟

思歸引一曰離拘操琴操鼓一名吹雲潘居錄簫一名石絃

一名紫佩三餘帖臍者人之命也一名中極一名太淵一

名崑崙一名特樞一名五城重堂喉嚨名也一曰重

樓亦曰重環靈寶七籤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一名鬼井一

名神池一名邪根一名魂臺真誥鐘一名長嘯一名架

谷義囊箏一名東宛道梧桐園在吳宮本吳夫差舊園

也一名鳴琴川述異記琥珀一名江珠廣志梭一名踟躕蚤

箔一名璘籍大衣箒一名答一名薰籠又箒局古薰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一七

謙牧堂藏板

籠也記事珠長安巧工丁緩作卧褥香鑪西京雜記長安城東出

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門色青或曰青門亦曰青荷

門城北出東頭第一門曰洛城門又曰高門又名鶴

雀臺門三輔黃圖苦茶一名游冬黃精一名兔竹一名救窮

地榆抱朴子一名玉札神仙服食經靈芝一名壽潛一名希夷續言

蓮花一名玉環三餘帖蘭一名媚世退居錄芙蓉一名水芝丹

一名澤芝古今注萱草吳中書生呼為療愁花述異記茨一名

鴈頭萬蓮葉如鳥翅一名鳥羽一名鳳翼花大者呼

為仙人花一名連纈花古今注茱萸別名秋子小豆花名

腐婢苔又名重錢南人呼為垢草萍一名水白一名

水簾懸腸草一名鬼子蔓南中呼為離別草紫述香

一名紅蘭香一名金桂香亦名射香草並述異記藟一名臣

荒櫻木櫻珠江南俗名水曹淮上俗名拍判葳蕤草一

名麗草又呼為女草江浙呼娃草草木狀續斷一曰諾藤

一曰水藤廣州記芸薹菜一名芸芝拾遺記柏曰蒼官園林記桂一

名止唾吳氏本草櫻欄一名鬣葵丹鉛錄東南荒中有柳木一名

無葉一名荷驕一名綺縞神異經鸞一曰雞趣禽蟲述隼又曰

擊征或曰題肩鶴一名負釜一名背竈一名皂君鶴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一八

謙牧堂藏板

鶴一名桑飛一名工雀或曰過羸或謂女鷗或曰憺

爵鷓鴣一曰定甲或曰獨春或曰城旦或曰倒懸鶴

鴿謂之連錢毛詩義疏鷓鴣一名內史一名花牙採蘭雜志鳩一名

雲白一名曇鳥亦曰同力篆字鬼車名姑獲荆楚歲時記象一

名伽那北戶錄又曰大客天中記獬豸曰獬豸又曰魃窮奇

名神狗宛委編綠耳又作綠耳渠黃又名訾黃穆天子傳羊一名

胡髯郎又名青鳥述異記狸一名不來封禪書注北海有大鳥名

曰天雞一名鷲勒神異經升菓鴨赤色每止於芙蓉上呼

葉上垂露又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鳧洞真記遠飛雞又名

翻明雞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述異記勒畢國貢細鳥國

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洞冥記堯時有祗支之

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拾遺記崑崙西有獸名曰渾沌

一名無耳一名無心西方荒中獸如虎一名倒壽檮

杙一名難訓神異經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

名曰猥國一名馬化搜神記龍魚一曰鰕音退一曰鯨魚山海經

瀛洲一名魂州亦曰環州拾遺記章舉一名章魚一名章

拒一名章鋸以其足似鋸也蟬史彈塗一名闌胡寧波志鯉

一名穉龍採蘭雜志擁劍一名桀步蓋蟹之類臨海志天下呼蚺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九

謙牧堂藏板

螭為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螭蟻成都舊事數丸形似螭蟻

一曰沙丸雜俎飛蛾善拂燈一名火光一名慕光古本注蛺蝶

蝶大者曰鳳子一名鳳車古本注又名春駒採蘭雜志蜻蜒一名

桑根說文一名白宿呂覽注蜘蛛長股者俗謂之喜母又名

絡新婦海錄南方有虫名蝮蝮一名蜎蠋又名青蚘搜神記

蠅虎蠅狐也一名蠅蝗一名蠅豹古今注齊高帝造凝光

紙一名銀光紙丹陽記方首鐵楮一名天楮大柯斧一名

天槌六韜陶貞白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廣記穆王設長生

燈以自照一名恒輝拾遺記宛渠之民乘螺舟其形似螺

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今記里鼓車一

名大章車古今注臯盧茗之別名廣州記華腴蜜也火精茯苓

也水寶胡麻也雲笈七籤楊一曰高飛一名獨搖山檳榔一

名蒟子竺法真登羅浮山疏五月十三日謂之竹醉又曰竹述齊民要術

篩竹一名太極神異經澀勒竹之有芒者也一名篋篋竹譜

威綏一名威蕤王者有禮則生蕘甫一名倚扇瑞應圖平

露狀如蓋王者政平則生庭一名平慮白虎通明莖草夜

如金燈亦名洞冥草亦名照魅述異記波弋國獻神精香

草亦名荃靡一名春蕪掌中草食之能空中孤立足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二十

謙牧堂藏板

不躡地亦名躡空草洞冥記秦趙間有相思草一名寡婦

莎蓆莫草一名塞路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如繒網

亦名水網藻述異記餌玉長生草一名通天要苦葳一名

苦識子獲門草一名百靈草古今注無畏草本名乾先雲笈私志

劉愷草一名鹿活草藥苑生金樹皮間有屑如金而色

青亦名青金樹述異記恒春樹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

拾遺記垂龍木亦曰珍枝樹述異記乾翠一名鸚鵡萬單術鸚鵡有

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

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花臺者有名戴蟬

兒者有名多花子者錄潮鳴雞者潮至則鳴一名林

雞興地神馬名騰黃一名乘黃一名飛黃或作生黃或

曰翠黃初學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中援一名參軍古

軒渠國有九色鳥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青多紅少

者曰繡鸞拾遺鴉舅似鴉而小一名雅競一種似鷹者

名鷹舅亦名鷹競雜鼉一名土龍

莊子魄二首魄即古之虺字顏氏家訓云然

左傳渾敦徒本窮奇檮杌杜氏注云渾敦不開通之貌窮

奇者其行窮其好奇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余按神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

異經崑崙西有獸有目不見有耳不聞經過人有德

行往抵卑之人有凶惡往憑依之天使其然名曰渾

沌西北有獸其狀如虎能飛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鬪

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

獸往饋之名曰窮奇又按孟子注檮杌惡獸名古者

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可見渾敦窮奇

並是惡獸取義正同杜注似猶未盡

詩鄭風有女同車序以謂刺忽也太子忽嘗有功于齊

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

見逐故國人刺之朱子駁之以為未必為忽而作且

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也其說固是余獨怪齊

女即魯桓夫人文姜姜之醜行所不忍聞而序稱其

賢豈不謬哉

昔有仙人鳳子者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鄰人來

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我之草履乃不借

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擲與化為鶴飛去故後

世名草履為不借昔人詩遊山雙不借謂此

史遺云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

德祖者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瘿大如斗經三

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德祖

收養之至七歲能語曰誰人育我德祖具以實語之

因名曰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

也嘗作詩示人甚有義旨余按內經言人具四生此

所謂濕生者也梵志詩數首見雲溪友議中

漢明帝時燉煌獻異瓜種名穹隆而形屈曲味美如飴

見拾遺記即哈密地也其產佳瓜古記之矣

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能或作熊

余按鼈三足曰能而述異記云陸居曰熊水居曰能則能亦熊也

冬月作小坐牀於冰上拽之謂之凌牀見沈存中夢溪筆談即今之冰牀也可見宋時已有此法

阿膠者東阿縣有阿井前明時有內監守之官東省者欲得此井水必用名帖致意內監乃可得時井已漸湮所得亦不過斗許監以封貼於盛水盎上并送阿井圖示鄭重意然後以此斗許之水入他水中合黑驢皮熬之成膠今則瓦礫滿中欲得水者先須浚井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五

謙牧堂藏板

更與舊異矣按筆談云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上吐皆取濟水性趣下清而重故能已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并記於此

耳譚云世廟宮人張氏無寵早卒身畔羅巾有詩以聞於上上傷之以宮監不早聞杖殺數人此庚戌年事都下盛傳之詩曰悶倚雕闌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天

色淨風吹金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其如薄命何余按此詩乃故明嘉靖時王莊妃之作見列朝詩閨集中夜涼作夜聲錢牧齋曰妃京口人選入宮未得幸題詩自歎上覽而憐之召當御遂有寵冊為貴妃年未二十而薨諡曰莊前說又見郭子章豫章詩話蓋皆流聞莊妃之事而誤記耳

左傳邲之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脫扃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旆投衡乃出杜氏云碁教也余謂杜說非也晉人不能進楚軍正可乘之使匹馬隻輪無反何為反教之脫扃拔旆耶恐無是理按定四年碁間王室哀二十七年趨襄子由是碁知伯解並云碁毒也意謂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拔旆投衡而出耳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五

謙牧堂藏板

明陸子餘著左氏春秋鐫疑其書未必盡出丘明或戰國之初有私淑于七十子之徒者為之故其指意所存往往不中于道余頗疑之即如邲之戰趙旃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汝于是授趙旃綏以免

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此害理之甚者也夫見趙旃之窮迫而不救非義也二子無可死之罪而殺之非慈也二子但知從父命而就死而使其父蒙無故殺子之名則亦昧於大杖則走之義矣余謂此理之所必無者宜乎陸氏之致疑也又申叔跪遇屈巫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窈婁以逃者也時巫臣尚未挈夏姬跪何由知之其說亦不可信

夫子請討陳恒恒胡氏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蓋宋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五

謙牧堂藏板

儒於昔賢每多吹毛索瘢此則并夫子而不滿其意矣楊升菴云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與宋岳武穆之意正同其語亦甚快惜乎胡氏不聞斯言也

左傳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杜氏云公衡成公子又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注云衡父即公衡父哀二十年史黯即蔡史墨名號歸一圖內並漏落應補入

樂盈出奔後為晉人所殺安得有諡左氏書曰懷子何耶或其家臣私諡而傳諸史策耳

左傳邲之戰一段晉楚諸將議戰不同晉有隨武子楚有孫叔敖晉有彘子楚有伍參晉師遂濟楚改乘轅而北之細按來是一篇扇對文字

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宣子請二三君子皆賦以知鄭志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兮此諸詩皆朱子所謂淫風也而當時諸卿賦之宣子美之何歟容質之專門名家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六

謙牧堂藏板

郎瑛七修類藁云杭州江干鳳凰山有石如片雲拔地高數丈將及巔有一竅尺餘名曰月巖中秋之月穿竅而出四十六日則外此竅矣蘇州石湖長橋若干空仲秋十八夜月初起一刻若遇晴朗無雲則每空現一月謂之申月稍或後先難可得見吳中故老相傳若此二者皆奇絕之景宜乎其不易逢也
佞才也謙言不佞猶云不才與佞人之佞有別夫子稱不有祝鮀之佞是此義也左傳定四年子魚告長弘之語辭辯而正乃長衛侯於盟可見又夫子言祝鮀

治宗廟夫如是奚其喪如以佞爲諂諛蓋失數美則是矯誣以求媚神其信之乎而夫子何取乎不可以不辯

選詩公子愛敬客終夜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焦弱侯謂用子建事而曰名無忌可乎余謂此蓋取魏公子好客之義耳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喬爲柏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以王喬爲王子喬或謂悞用余按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藏板

後漢書王喬傳贊云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也許詩正自不妨

左傳莊公寤生杜氏謂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史記云寤生生之難如杜說則生之甚易姜何以反惡之耶與史不合按焦氏筆乘云寤當作迺音同而字訛迺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爲順足先出爲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也其說有理

洪邁容齋隨筆完顏亮作元顏亮桓靈寶作巨靈寶皆避欽宗諱

董北苑龍宿郊民圖余前識及之此圖曾藏董思翁家思翁跋云余家有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簞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奇名則諂矣張青父云董源龍宿郊民圖乃是寫宋太祖登極事大奇大奇此二跋與余所聞於王麓臺者相彷彿源仕南唐爲後苑副使故稱北苑此圖進于宋祖下江南之時當不虛耳又北苑有江南山色圖巨幅雙駢絹本止存半幀是沈啓南故物人稱半幅董源者是也今不知歸何所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藏板

沈石田落花詩卷前有惜餘春三字是楊五川筆繼以落花小景作落紅滿地一老人支筇對之復寫詩十首首有小序六十四字刻本落花詩無此序後復有西川孫翁一跋五川名儀字夢羽官禮部郎西川名艾字世節俱常熟人西川嘗爲石田畫小像石田題詩其上見錢牧齋列朝詩集并瞿氏耕石齋詩鈔像舊藏孫氏世節又有木棉花圖石田題跋今皆不知所歸

宋馬和之畫毛詩余前後共收得若干幅藏于家不特

筆致高妙後代莫及而古人宴饗祭祀之儀禮樂興服之制略可攷見此左圖右史所以不可偏廢而余恨未觀其全也按和之錢塘人登進士第歷官工部侍郎善畫佛像人物亦工山水思陵深重其筆嘗自書毛詩命和之補圖于後此蓋當年奉詔之作或云未及竣事而卒進御者凡五十二篇則是馬公原未有全本矣收藏家所記吳原博所得八圖關雎考槃葛屨綢繆鹿鳴伐木鴻鴈無羊張青父云是宋末莊蓼塘藏冊曾經沈啟南鑒定李竹懶云曾見鶴鳴伐

隙光亭雜識

卷二

完

謙牧堂藏板

檀等篇又項希憲家豳風圖一卷自七月至狼跋凡七段又唐風十二圖小雅六篇並藏韓存良太史家孫退谷所藏則駟有駟闕宮商頌烈祖玄鳥長發殷武等八章江右李梅公所藏則鹿鳴等十章朱子美藏節南山等十章山西張氏藏關雎等十章首有夫子及卜子夏小像山有樞等數十章項公定藏鷓鴣奔定中干旄載驅四章項文新藏後歸汪弼玉王弁州云有林子煥者亦宋人畫豳風圖可與和之鴈行云又書畫舫云毛詩圖衛協謝雉陸探微皆有之非始

於和之也

僧如蘭字古春富陽人住杭天竺道行超邁精于相術與于忠肅謙之父為方外友忠肅生彌月古春赴湯餅之會摩其頂曰此兒他日救時宰相也後如其言忠肅有謁古春法師塔詩序其事

彭齡字幼朔不知何許人明萬曆丙戌丁亥間游蜀自稱鄒長春又七年甲午游吳中稱江鶴號曰甌甌子又數年遊楚中又自稱祝萬壽號海圍為承德間諸生評點舉業課義應山楊漣少落拓不肯習程文諸

隙光亭雜識

卷二

辛

謙牧堂藏板

生心薄之每詢祝何人命申祝云楊二會中諸生咸噪之以為欺我漣為其父卜葬勞劇成疾不食數月將屬續諸生陳愚等聚而哭之祝從光黃間來抵愚家問楊二好否愚曰楊二病不可為矣祝曰楊二那得會死捉愚臂往視撼之不動頰其面大呼楊二者三唇微張喜曰猶可為也袖中出藥一粒以箸啟其齒下之夜分而甦聞者皆歎異焉癸卯元旦試諸生批漣文後云但得三人同一口九霄之上便飛騰漣以是科鄉薦主考曰孫如游董復亭房考曰劉文琦

三人同口之徵也其後連成進士爲天啟間名臣云
鄭仰田者閩之惠安人少稚魯不解治生其父母賤惡
之逃嶺南遇老僧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
授壬遁射覆諸術無不通曉明天啟初將卜相南樂
魏廣微指全字爲占答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當
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爲土當有姓帶土
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
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廣微曰
木非林尚書乎曰獨木不成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藏板

莆田周如磐貴池丁紹軾元城黃立極涿州馮銓四
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焜與奄黨吳淳夫有隙指吞字
以問答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從口非其人
吳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爲頭已落地矣汝何憂
踰年而吳伏法魏忠賢指囚字以問羣奄列侍皆失
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忠賢大喜仰田出
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忠賢
勢益熾或密扣之仰田晝卧屋梁下梁上有斷綆下
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忠賢果自縊崇禎時上

虞倪元璐爲祭酒與溫輔體仁忤將請告遇仰田于
官人席上初未通名取骰子中以緋飾四者予卜仰
田曰京官四品而掌印者惟祭酒耳公其祭酒倪公
耶倪領之曰公必與當事忤姓名中帶骨字者其人
也骰子骨所成而四面稜角不能利圓以是知不合
也又曰公意欲圖歸乎必得請矣骰體方類口四亦
類口乃回字也後果然如上三人皆可入方技傳也
又明成祖在燕邸時嘗微行遇一相字者書帛字與
之其人即叩頭稱死罪王驚問其故對曰皇頭帝脚
必非常人此事亦可附入但其人姓名不傳耳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藏板

明嘉靖十三年建皇史宬於重華殿西藏太祖以來御
筆實錄宬與盛同說文曰屋所容受也左右小門也
曰躋歷躋音龍大高元殿二閣左曰昞真右曰朔靈
昞音陽朔音陰廣寒殿稍南有坊曰兼祥橋兼音引
道家所稱三官者謂天地水也未知始於何時宋潛溪
云漢熹平間漢中張陵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
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
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葬之地

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昉於此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之一物爾何得與天地抗哉令並稱為三是必有其說矣

山自崑崙發脈南至於庾嶺北至阿爾泰又北至杭愛人居皆在庾嶺阿爾泰之中近阿爾泰者人多肥白壯健而多壽厄魯特之所居也近杭愛者齒牙蚤落鬚髮蚤白喀爾喀之所居也蓋地脈之不同若此

明弘正間慶陽李獻吉操詩文之柄信陽何仲默起而應之於是有七子之目用以追配建安其人為李夢

陳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菴堂藏板

陽獻吉何景明仲默武功康海德涵吳郡徐禎卿昌穀儀封王廷相子衡歷城邊貢廷實鄆縣王九思敬夫也至嘉靖間歷城李于鱗太倉王元美掉鞅詞苑狎主齊盟於是更有五子七子之目其人為李攀龍于鱗王世貞元美臨清謝榛茂秦長興徐中行子與興化宗臣子相順德梁有譽公實名五子實六子也已而謝李交惡元美諸人咸右于鱗遂黜榛而進興國吳國倫明卿南昌余曰德德甫銅梁張佳胤肖甫則所謂七子者也厥後余張而外又益以新蔡張九

一助甫歙縣汪道昆伯玉蒲圻魏裳 為後五

子又有所謂廣五子者則崑山俞允文仲蔚順德歐大任楨伯孝豐吳維嶽峻伯濮州李先芳伯承從化黎民表惟敬又有末五子者則常熟趙用賢汝師京山李維楨本寧南樂魏允中懋權鄞縣屠隆長卿蘭谿胡應麟元瑞云

商山四皓始見於史記留侯世家但云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而已初不著其姓名也後世乃有姓名及字大略誕妄不經如伯夷叔齊一一皆具字

陳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菴堂藏板

名甚可笑也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別是一人更不知其何據禮記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呂氏曰醫三世治人多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宋景濂曰三世者三世之書也一曰鍼灸所以祛疾二曰神農本草所以辨藥三曰素女脈訣所以察證禮經所云謂非通此三世之書者不可言醫也而傳經者以父子相承為言何其惑歟余按此解校呂氏之說為高

康熙辛酉江南造戰艦取木圍圓合式者園林丘壠多不能保蘇松道方國棟將伐陽羨善卷洞前木一夕有道人夢七男子向之云寄語方公倘緩至某日緣盡當徙道人以告方不從促伐之血出直射木工立死已伐六株而撫軍檄至戒勿伐已晚矣方驚悸病作數日遽卒方居官甚清有惠政其卒也吳人多惜之

太平廣記載海中婦人善厭媚北人或妻之雖蓬頭偃僕能令男子酷愛死且不悔苟棄去北還浮海蕩不能進乃自返此與佛經所言羅刹鬼國事絕相類意此婦人者即羅刹女耶

左傳列國諸臣有謚號及字相同者筆之以佐名號歸一圖攷謚文子者十六魯季孫行父叔孫舒晉趙武士燮荀寅荀躒齊陳須無析歸父鮑國衛太叔儀公孫彌牟北宮佗公叔發孫林父史狗孔圉武子十一魯季孫宿齊崔杼國佐陳子彊晉韓子輿魏犇魏錡士會欒書荀營衛甯俞獻子六魯仲孫蔑晉魏舒韓厥士鞅荀偃卻克成子七魯叔孫不敢齊陳恒晉趙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藏板

衰卻缺衛石稷析朱鉏孔烝鉏莊子八魯孟孫速晉魏絳趙朔荀首士弱齊鮑牽國歸父衛甯速宣子四晉趙盾韓起士匄齊高固桓子六魯季孫斯齊晏弱陳無宇晉欒黶樂王鮒衛孫良夫簡子二晉韓不信趙鞅昭子五魯仲孫婞齊高張晉士吉射卻至衛王孫齊襄子三晉荀瑶魏曼多趙無恤穆子四魯叔孫豹叔仲小晉荀吳韓無忌懿子四魯仲孫何忌叔孫州仇衛公文要北宮括貞子二衛北宮喜晉欒枝景子二晉趙成齊國弱悼子五魯季孫紇晉荀盈衛太叔疾甯喜石惡惠子二衛甯殖齊國夏偃子三魯仲孫矍齊陳乞衛太叔遺哀姜二魯莊公夫人文公夫人字子儀者二周王子克楚鬬克子家五魯公孫歸父齊慶封析歸父鄭公子歸生楚仲歸子國二鄭公子發楚公孫寧子皙二鄭公孫黑楚公子黑肱子旗三楚蔓成然齊欒施鄭豐施子西三楚鬬宜申公子申鄭公孫夏子南三楚公子追舒衛公子郟鄭公孫楚子木二楚太子建屈建子石三宋褚師段齊公孫青鄭印段子良三鄭公子去疾晉郵無恤齊高彊子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藏板

明三齊公孫明鄭游販宋樂溷子皮二鄭罕虎宋華
軀子罕二鄭公子喜宋樂喜子反二楚公子側魯孟
之側子玉三楚成得臣觀從齊陳瓘子魚四楚公子
魴宋公子目夷衛庚公差祝佗子高二宋公孫周楚
沈諸梁子張三鄭公孫黑肱豐卷魯叔孫輒子餘二
晉趙衰吳伯嚭子靈二宋公子圍龜楚申公巫臣子
羽二魯顏羽鄭公孫揮子孔二鄭公子嘉楚成嘉子
上二楚鬬勃鄭駟帶子臧二魯公子彊曹公子欣時
子蕩二楚蕞罷宋樂轡子瑕二楚陽句鄭駟乞子之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
藏板

二衛公孫彌牟齊慶舍

左傳齊納樂盈於曲沃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
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知不集也
杜氏云集成也知音智余謂知應如字言知其事之
不成也

春秋時有兩醜蔑一為鄭大夫然明杜氏云然明醜蔑
見襄二十四年一為齊平陰大夫莊公外嬖也見襄
二十五年楚有兩屈蕩宣十二年邲之役屈蕩為左
廣之右是也襄二十五年屈蕩為莫敖此又一屈蕩

也

玉川月蝕詩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即李忠臣嘗為
將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全鄙之東坡以為當秦
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兵無有
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日秦曰父母
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雖末節不終似非
無功而食祿者嚴有翼藝苑雌黃曰秦守節不終受
此偽官為賊居守何功之足云全詩刺譏當時故言
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予按是時秦之死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
藏板

已二十七年矣何為而追刺之竊意爾時吐突承璀
用事全以為嬖倖擅立故用董賢秦宮輩喻之本無
預李忠臣事也上說見洪氏容齋隨筆余謂洪說亦
非也董賢嬖倖哀帝則有之然無擅立事又賢雖嬖
臣官為大司馬秦宮不過梁氏家奴兩人合言亦非
倫矣意當時必有所指或傳寫有訛古人詩文未可
以臆見注解類如此

昔賢詩文亦多有一時誤用經後人彈駁者記之於左
如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贈

汝繞朝鞭誤以鞭為策然杜注云策馬搯則李詩亦不為無據錢牧齋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此二句即策詞是亦以策為簡也又阮籍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太白詩沉醉呼豎子狂言非至公則以豎子為沛公矣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一麾乃出守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則誤以為旌麾東坡詩當時亦歎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誤以張為潘又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此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藏板

殺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誤矣
闕宮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本言奚斯作廟鄭氏說亦云作姜嫄也後乃以為作闕宮之詩此注解之誤
聖經賢傳每歎為後人附益淆亂然終難以掩天下萬世之耳目其最甚者無如書經他若左傳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孔穎達曰此傳討尋上下其文不類蓋漢室初興損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註此辭將以媚世耳又如懿氏之卜周史之筮大抵皆戰國之士當陳氏既篡齊後追為此言竄入左氏以著其當代齊如上媚世之云爾又如虞不臘矣臘之為節始於秦左氏何由預知之而紀於傳耶至如莊子之譽讓國在孟子之世而其文云昔者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莊子身當其時而云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恒為常其為漢人假託可知矣又太史公沒于武帝時而賈誼傳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司馬相如傳引楊雄語皆出後人之手何疑
左傳鹿死不擇音音或作去聲讀林氏曰音所秣蔭之

隙光亭雜識

卷二

四

謙牧堂藏板

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林蔭之所去聲
讀者從林氏之義也余按莊子獸死不擇聲郭注云
野獸蹠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與此正合其
解比林為優

黃山谷嘗自稱摩圍閣老人閣在黔州南寺閣正對摩
圍峰蜀人呼天為圍也見楊士奇題山谷書太白秋
浦歌

吳諺以積雪消而不盡則明日必復雪謂之雪等禱張
伯雨詩云山留待伴雪即此意也但禱字不知應如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藏板

何寫余按杜氏註左傳禱杙云言其凶頑無儔匹也
則禱字宜從此

張伯雨詩謂陶隱居別號外兵未知所出俟攷

宋畫院有九都圖謂張平子西東南都左太冲蜀吳魏
都徐幹齊都劉劭趙都庾闡揚都也

凡婢役于婢者謂之重臺左傳輿臣臺臺乃十等等至
卑者重臺之義本此

道家十一曜者日月五星為七唐李弼乾加以紫炁月
孛羅喉計都為十一也

道藏有三洞四輔凡七部一曰洞真部元始天尊所出
經也是為上乘二曰洞玄部太上道君所出經也是
為中乘三曰洞神部太上老君所出經也是為小乘
四輔者一曰太玄部洞真之輔也二曰太平部洞玄
之輔也三曰太清部洞神之輔也四曰正一部通貫
洞輔之部歸會於此前明續入藏者亦號正一部焉
爾從山中來蚤晚發天目我室南山下今生幾叢菊
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容
齋五筆云此淵明詩集中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藏板

余觀此篇亦不類陶或是後人擬作耳

宋潛溪云道家諸書多寇謙之吳筠杜光庭王欽若之
徒所撰文多鄙俚獨度人經號為雅馴唐藝文志頗
著其目余按道家天尊道士等稱並見佛經沙門自
稱貧道見於世說諸書此其偷竊之至微者然亦可
以見其無所不竊矣

唐取士以禮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儀禮周禮為中易尚
書公穀為小見通鑒註貞觀十四年

史記一百三十卷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

七十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至班固而改書爲志三國志表志並缺范氏踵之爲後漢書有志而缺表晉書表亦缺而增載記亦司馬氏世家之義也至沈約撰宋書志三十卷則并前代所闕者補也祥而不冗美矣然亦缺表齊書亦然梁陳書則表志並缺魏書缺表北齊後周書表志並缺隋書缺表南北史表志並缺歐陽氏撰唐書始復班馬舊章云五代史有世家十卷年譜一卷附錄三卷宋遼金元史則皆仍史家舊例矣

隙光亭雜識

卷二

聖

謙牧堂藏板

皇后史家皆入列傳惟范書在本紀

勾踐進美女於吳曰西施鄭旦而今人但言西施始皇鑄金人曰翁仲君何而今人但言翁仲

潘安仁射雉賦細功雅潤極體物之致雉中分別五種逐節以射意收此文通別賦所自出也

雪賦描寫處尚嫌著迹乏傳神之致月賦風度可挹似爲勝之

別恨二篇雖於古意殊遠然揀竒搜異風度飄逸恨賦曲有狀物之妙別賦語尤婉至亦一時之絕技矣

殊域周咨錄日本考載陳建云國初海運之行不獨便於漕綱實令將士習於海道以防倭寇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廢近日倭寇縱橫海兵脆怯莫之敢櫻亦以運道不習之故耳此則言海運之當復也又給事中錢薇云唐宋無海運故倭奴之修貢也勤元爲海運倭奴劫掠運舟故其爲寇也繁洪武北伐亦爲海運以濟永樂中海運凡十三舉行給遼東等處惟我運於海故彼寇於海宣德以來倭患遂少蓋運從內河而寇無所利故耳此則言海運之當罷也余謂錢說

隙光亭雜識

卷二

聖

謙牧堂藏板

非也嘉靖間倭躡東南萬曆間平秀吉侵朝鮮是時海運久已不行其蠢動何嘗爲劫掠運舟耶且少陵詩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固已有海運矣非創自朱張也

陸放翁詩用郎罷字蓋閩俗呼父爲郎罷戲用其語耳馮定遠以爲不可然少陵詩白頭老罷舞復歌則非始自放翁矣

蒙古呼爲烘克爾西洋呼都兒克者乃回回大國俄羅斯嘗入貢焉其地有一土穴穴中風極猛烈經過者

人馬須極強悍乃不至為風力所轉否則必陷入穴矣又其地有一石懸空狀如此間礪碌見者必望而拜之以展敬云

國語昔我先世后稷宋本作先王世后稷註后君也稷官也言我先王世君此稷之官也又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宋本作免胄而下拜注曰言免胄則不解甲而拜蓋介胄之士不拜秦師反是所謂無禮則脫也並宜從宋本為正

戰國策講亦悔不講亦悔句法本國語樊仲山父諫宣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藏板

王語

周語王謂士季曰戎翟適來班賁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注曰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即後世所謂通事者舌人字後代文中亦罕用

左傳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也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令尹不勤民非神敗令尹實自敗

也陸氏子餘曰楚俗信鬼故有是說而左氏又特好怪於是乎侈言之以神其事耳又昭二十九年有古者畜龍之說其事亦甚怪世言左氏近誣此類是也余觀外傳內史過對惠王曰昔昭王娶於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其怪更浮於前二說又夫子辯墳羊集矢之類陸氏皆譏之謂其事皆至浮淺直當時里巷細人所傳說而左氏信之末哉其知聖人也又哀三年司鐸火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注云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子餘曰前此武宮煬宮之立失禮之尤者也而災不及焉何歟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廟火知為釐王蓋又緣此而附益之者其說良是故并記於此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三

謙牧堂藏板

重耳之納懷嬴實欲藉秦以得國故其勢不得不從趙衰言欲人愛己必先愛人欲人從己必先從人即此意也子犯謂將奪其國何有於妻不可訓矣然猶是以道其實也至於白季強為之辭陷君於惡後世逢君者未必不以此藉口是故惡夫佞者

呂卻謀亂事內傳提在前外傳補在後蓋內傳是編年體外傳是紀傳體史法自不同故耳

桓文入國定霸之略內傳不載外傳亦詳於桓而略於文齊語一卷全是桓公管子問答晉文止數行耳其後悼公復霸叙法亦與此同

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返而予之璽書注云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後世則惟天子得稱矣

陽樊不服事既載內傳又載周語又載晉語似亦覺煩外傳蓋采集當時所著之書而成者著書者各記所聞

隙光亭雜識 卷二 謙牧堂藏板

非出一手故前後常有疊見文體亦多與內傳不相似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意本于此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

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惟不學也按此即內傳所云先君獻武廢二山者是也

杜注云二山具教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教更以其

鄉名山然共仲之子曰公孫教何以不諱耶

楚語日月會于龍箠土氣含收張平子東京賦本此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于成白見藍尹壘載其孥王曰

載子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

過也遂去王歸又求見王使謂之曰成白之役而棄

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臣避于成白以倣君也庶

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

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于死

王乃見之余以謂此不可訓也幸而昭王復國耳不

隙光亭雜識 卷二 謙牧堂藏板

然於人臣之義謂何

吳入楚昭王奔鄭公之弟懷將殺王曰平王殺吾父見

讐弗殺非人也鄭公辛止之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

鄭懷夫昭王之賞之君人之度也懷乃覲顏受賞於

汝安乎或出奔他邦庶不害于義矣

晉語里克使告重耳曰國亂民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

鉢註云鉢音述導也又叔向謂趙文子曰其置本也

固矣故不可胡也注云胡魚厥切動也越語吳人之

那不穀注云那于也三字法甚奇後之為文者亦罕

用

宋人著春秋名號歸一圖美矣而外傳所載又有稱號不一者今據韋注錄之如左

周

樊穆仲仲山父召公過召武公太宰文公王子虎內史興叔興昭叔王子帶

魯

嚴公莊公匠師慶御柳下季展禽乙喜展喜

齊

管家子管仲齊侯任簡公內傳任作壬

隙光亭雜識

卷二

四九

謙牧堂藏板

晉

共君申生孫周悼公子輿士薦冀芮 子公並郤芮原季趙衰蒲城伯

先且居莊主趙朔欒伯欒書范叔士燮中行宣子荀庚蒯恭子士魴呂宣

子相呂令狐文子魏顆析公臣析公雖子內傳作雍右行辛賈辛叔嚮內傳嚮作

向郵無正 伯樂並王良苗棼皇內傳棼作黃伯楚寺人勃鞞胥之昧胥童夷

陽午內傳陽作羊午作五

楚

王子善公子元發鈞公子棧鄖懷關懷子夕屈到王孫勝公白

鄭

公叔成子子產

秦

子明孟明

吳

申胥伍員

小國

鼓子宛支內傳宛支作焉鞮

旁引王者附

列山氏炎帝

隙光亭雜識

卷二

五

謙牧堂藏板

隙光亭雜識卷二

隙光亭雜識卷三

長白揆叙愷功

男永壽仁山甫謹較字



明憲宗諱見深朱竹垞詩綜以為見濟誤矣見濟乃景帝之子景泰三年立為太子明年薨諡曰懷獻天順元年降稱懷獻世子云

官嬪從葬前代多有之明自太祖至景帝皆然至英宗遺詔始罷之後代皆遵焉此帝王第一盛德事

前後事有相類者披甲上馬以示可用廉頗 馬援 日暮

隙光亭雜識

卷三

途遠倒行逆施伍子胥 主父偃 鳥盡弓藏 藎蓋 韓信 感

虎渡水劉昆 宋均 圍碁却敵 費禕 謝安 帛書傳鴈 蘇

射石沒羽李廣 李遠 乳生漣 李善 元德秀 金

蓮歸院王珪 蘇軾 智囊 梅里子 晁錯 嚙酒救火 樂邑

膽如斗大姜維 張世傑 雷犢 時苗 羊 飯

後鐘段文昌 王播 齊神武不貴慕容紹宗以遺文襄

唐太宗暫出李勣以遺高宗 侯景出鎮河南謂神

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背乞加微點神

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見無點遂反隋文帝與漢王

諒約凡敕書徵召字傍加點帝崩太子廣以書徵之無點遂反

殷浩伐姚襄襄結營逼浩浩令長史江道擊之迫至襄營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入襄營火發因其亂擊之襄遂敗宋晏州夷卜漏反招討使趙適討之山高林密軍不能進適遣土丁捕獐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獐背夜遣兵挈獐登崖及賊柵出火然炬賊廬舍皆茅竹獐竄著其上火輒發賊奔撲獐益驚火愈熾官軍鼓譟破柵遂擒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卜漏二事亦甚相類可入兵法也

古人有變姓名者鴟夷子皮范蠡 張祿 范雎 劉文伯 虞秀 運期

耀梁鴻 吳市門卒 梅福 成汭 孔循 趙殷衡 王德明 張文禮 李

良嗣馬植

賜姓名者始自唐世至五代為甚宋代則西夏也如李

寶臣本姓名張忠志 李忠臣 董秦 李抱玉 安重璋 李全略 王日

李順節楊守立 李國昌 朱邪赤心 李茂貞 宋文通 李紹冲

李紹慶王晏球 李紹琛 康延孝 李繼麟 朱反諫 李紹安 袁象

李紹欽段凝 李紹英 房知温 朱友恭 李彦威 李紹榮 元行欽

李紹奇 夏魯奇 李嗣昭 韓氏子 李嗣本 張氏子 李嗣息 駱氏子

李存信 張氏子 李存孝 安敬思 李存進 孫重進 李存賢 王賢 王

宗佶 甘氏子 王宗弼 魏弘夫 王宗壽 王氏子 王宗滌 華洪 李紹

瓊 長從簡 王宗儒 楊儒 王宗播 許存 李繼昭 孫德昭 李繼誨 周

承誨 李存審 符存 李繼昭 符道昭 李繼徽 楊宗本 趙保忠 李繼棟

趙保吉 李繼遷

姓有因所居而增者諸葛諸縣之葛也申屠屠原之申也閭丘頓丘之間也

三蘇李 漢蘇武李陵 唐蘇味道李嶠 又蘇頌李又 四李杜 漢李固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

杜喬 又李雲杜眾 又李膺杜密 唐李白杜甫

相傳汪伯玉為湖廣臬副時丹陽姜寶以翰林出提學四川道經楚省會飲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眾皆聘貽姜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饒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人想是臨考畏避耳眾為開堂伯玉有謁白嶽詩云聖主若論封禪事老臣才力勝相如幾於病風狂易矣宜其大言不慙若是也

明正德時輔臣劉健謝遷李東陽謀去劉瑾而東陽不能力爭於是劉謝去而李獨留隆慶六年高拱與高儀張居正謀去馮保而居正貳於保於是二高去而張擅國健拱皆河南人遷儀皆浙人李張皆楚人六十餘年間事之相合若此又萬曆丁丑江陵相奪情趙用賢鄒元標沈懋學抗疏論之崇禎戊辰武陵相奪情宣城沈壽民首攻之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繼之壽民懋學從孫士春用賢之孫劉又鄒同邑也後先數十年間奪情同爭之者邑里同而二相又皆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四 謙牧堂

楚人亦奇矣

楊慎曰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為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為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豬形餘可推而知矣雞正西方之物日生於東故雞入之兔正東方之物月生於西故兔入之猶鏡之照西象入東鏡東象入西鏡云爾四仲仲者中也正也謂子午卯酉以四太陽為主宿虛

日鼠居子宮之中故子生肖鼠餘三宮類推四孟謂
寅申巳亥以宿之在左者為主四火星是四季謂辰
戌丑未以宿之在右者為主四金星是

王鏊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

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水土蝠虛日鼠危月燕

室火猪壁水偷亥奎木狼婁金狗戌胃土雉昴日雞

畢月鳥酉觜火猴參水猿申井木犴鬼金羊未柳土

獐星日馬張月鹿午翼火蛇軫水蚓巳角木蛟亢金

龍辰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尾火虎箕水豹寅斗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五

謙牧堂

木獬牛金牛丑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

故取奇數鼠虎龍馬猴狗指爪皆奇也丑卯巳未酉

亥俱陰故取偶數牛兔羊雞猪趾爪皆偶蛇雙舌也

或謂鼠足爪前偶後奇又何也蓋子乃陰極生陽又

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陽靜中

有動故以取象耳又子時上四刻屬本日管下四刻

屬次日管故前二足屬陰四爪後二足屬陽五爪其

說甚有理

凡五星東行為順西行為逆趨舍而前為贏退舍而後

曰縮同度曰合又光芒相及曰合同宿曰聚亦謂之
會又畱三日曰會未當去而去之曰出未當來而來

曰入又行而造其中曰入入宿度而居之曰舍畱二

十日以上曰宿處其所曰居又行所當行過二十日

不失次曰居住而不移曰畱居之不出曰守又居二

十日以上曰守又徘徊不去其度曰守行而侵之曰

犯未當入度而徑入犯之曰侵兩動相凌曰鬪又合

復離離復合曰鬪行而隨後曰從從西入東曰貫相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六

謙牧堂

右迴右去左迴如勾字之狀已者往而復復而又往

如已字之形也又去而復還曰勾再勾為已蝕者侵

其邊而及其中如蠶食葉之狀也經天者昏旦出於

午地木火土陽星不為忌金水陰星經天則為妖也

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

北斗七星各有所主故曰七政第一主日第二主月三

曰命火謂熒惑四曰煞土謂填星五曰代水謂辰星

六曰危木謂歲星七曰剽金謂太白

春風自下而上紙鳶因之而起夏風橫行空中故樹杪

多風聲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見郎英七修類藁

雲棲宏公曰聞之古德云士大夫英敏過人者多自僧中來然迷而不返者什九不負宿因者什一明嘉靖中內江趙宮保貞吉初生時母夢緇衣比丘來借居後舉進士官中允庚戌秋俺荅薄都城嫚書要貢集百官會議莫敢發一言趙獨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所恥請敕文武有司嚴飭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可一鼓而退也東鉞周汝登有詩贊其畫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二

謙牧堂藏板

像曰百官頭上論兵事羨爾緇衣小比丘蓋記其事也其為翰林學士時教習庶吉士張江陵問近日教諸庶常讀何書答曰令讀楞嚴經江陵曰也太奇趙乃謂諸吉士曰諸君年長者四十少亦三十不以此時奇待何時耶憨山清公為沙彌時趙見而摩其頂曰兒他日人天師也卒如其言去國後入五臺參禪跌坐與老禪和叩擊宗旨若內江者其雲棲所謂不負宿因者耶

明弘治中南海倫文叙會試殿試皆第一長子以諒鄉

試第一次子以訓會試第一父子四元海內傳盛事焉

明代狀元唐姓者三人皆戌科唐臯正德甲戌唐汝楫嘉靖庚戌唐文獻萬曆丙戌

明萬曆甲申乙酉間吳縣申時行太倉王錫爵歙縣許國同時在內閣申狀元王會元許解元又同籍江南亦僅見之事也

明代三及第俱拜相者嘉靖壬戌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萬曆丙辰錢士升賀逢聖林鈺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八

謙牧堂藏板

蘇之屬邑常熟距崑山為近乃明代二百六十餘年間崑山多有中狀元者而常熟則無堪輿家謂常邑東門外水勢直趨玉峰宜於其地建一浮屠以鎖之俾其勢少緩而鼎元可得矣崇禎間遂有造塔之舉而邑紳蕭參政實為之倡興工之日蕭盛服肅拜泣事名其塔曰聚奎而咨於眾工曰若等試言塔成狀元出在某家齊應曰在蕭家屋裏至我

朝順治戊戌科

世祖皇帝特擢孫承恩為一甲第一人其所居乃蕭之故

宅當時衆工之對遂成讖焉又二十二年爲

今上康熙己未科狀元歸允肅又二十二年庚辰科狀元

汪繹皆常熟人術者之言可謂驗矣然三君者年皆不永官亦不高惟歸至少詹孫汪皆止修撰耳終遜於崑山之致位宰輔也

輟耕錄載元順帝至正甲午節氣正月一日立春二月二日驚蟄三月三日清明四月四日立夏五月五日芒種六月六日小暑七月七日立秋八月八日白露九月九日寒露十月十日立冬十一月十一日大雪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九

謙牧堂藏板

十二月十二日小寒可謂奇矣及攷明萬曆甲午則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一節氣一中氣逐月不移一日又俱係甲午可謂奇之奇矣分州始於人皇州統縣始於周郡統縣始於秦州統郡始於漢割據之世置州乃多隋文析天下爲州煬帝改州爲郡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

爲一於建置京邑之州始命爲府宋又府州並列矣元建爲路府州之制州乃益降而小幾與縣並列云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難以里數限舉嶺北遼陽甘肅四川雲南諸邊唐所謂羈縻之州皆賦役之蓋古所未見也至我朝而幅員彌廣焉何其盛歟

朱子曰冀都山脈從雲中發來蓋太行山一千里河東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十

謙牧堂藏板

河北太原晉陽諸縣皆左旋其趾山後即忻代諸州上黨春秋爲赤狄潞氏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過河便見山在半天如黑雲然故曰雲中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平陽即河中府蒲阪山之盡處堯舜所都也泰山聳於左爲龍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至中嵩山爲前案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又曰前代多都關中以黃河左右旋繞近東止有函谷關一路

可據為險其山皆自蜀漢來至長安而盡 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又自嶧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 又曰岷山之脈其一支走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乎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

又曰仙霞嶺在信州廣信府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為臨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十一

謙牧堂藏板

安又發去為建康 又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 又曰閩中之山皆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皆北流故江浙冬寒而夏熱

朱子於地理最精相傳其官閩時判斷稱神後離任私過其治所問父老朱某為政有冤民否曰有一焉朱公執理每右貧而左富有貧民為富人造葬地理機欲奪之其舊土方寸不加鋤但覆新土於上又訪其地名四至造偽契訟於朱公爭之公按其地以為果

貧民業也斷與之富人受冤而貧者詐地俱葬焉公爽然命引至其所爭處祥視之果吉壤也乃仰天大言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其家遂終不顯達云

明太祖營壽陵將遷寶誌塚祝之不報曰假地之半遷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柳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圖於函上覆以無梁甃殿工費鉅萬仍賜莊田三百六十畝日食其一歲而周焉以為永業御製文樹碑記蹟俄雷震其碑再樹再擊乃寢不樹出野記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十二

謙牧堂藏板

葉隆禮遼志云長白山蓋白衣觀音所居山中禽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地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晉改為混同江

韃靼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生韃靼甚貧且拙但知乘馬隨眾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餘亦無肥厚者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顴骨鬚髮稀少惟今主忒沒真身魁偉而廣額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成吉

思甲戌生彼俗都無庚甲今考據其言而書之忒沒
真乃小名初無姓氏名諱近年有女真叛臣為用所
以譯曰成吉思此云天賜也其族最敬天每事必稱
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曰天叫也見孟珙蒙韃
備錄

晉傅咸詩曰聿修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道思我言維服
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覲面目集句詩始
於此

古樂府井公能六博楊升菴曰蓋因井星形如博局而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十三 謙牧堂藏板

附會之亦北斗挹酒漿之意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
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王守仁以列
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是時天子聞變赫
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
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闕竊天鑒於
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
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此碑今在廬山開先寺字大
二寸許陽明手書也按己卯為正德十四年未幾武

宗崩無嗣世宗以宗人入繼改元嘉靖而碑中已有
嘉靖邦國之語為之兆矣奇哉

焉本鳥名能本獸名為本猴名乙本燕名借鳳為朋見

宋初筆記

江海間魚遊必三如妾隨妻先一後二號婢妾魚楚辭
魚鱗鱗兮媵予唐詩江魚羣從稱妻妾塞鴈聯行號
弟兄

播州古夜郎且蘭地唐乾符中太原人楊端將兵擊南
詔留其地子孫家焉明初楊鑑內附授宣慰使至萬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十四 謙牧堂藏板

曆間楊應龍叛乃勦平之曆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而

滅費軍資二百萬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四

川貴州偏沅設巡撫始於此巡撫之官始明宣宗時

明萬曆中寧夏用兵費一百八十餘萬征播州費二百

餘萬援朝鮮費至七百八十餘萬

薛祖奚仲自夏禹時受封曆商及周末始為宋王偃所

滅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

比見容齋隨筆又云周初諸侯千八百國至赧王時

姬姓之國尚存者獨燕與衛耳而衛至秦二世乃絕

若以為召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

三國時鉅鹿張珩年一百五歲梁時鍾離人顧思遠年

一百二十頭有肉角長寸穰城有人年二百四十不

復飲食惟飲曾孫婦乳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

百十六歲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元魏神元帝力微年

一百四歲太武帝時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年

一百二十乃卒元太祖時九火兒者年一百十八

歲

黃帝長一丈帝堯年十五長十尺禹九尺九寸孔子九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五

謙牧堂藏板

尺六寸漢昭帝年十八長八尺二寸防風國人身橫

九畝長狄僑如長五人伍員長十尺巨無霸長一丈

趙劉曜長九尺四寸其子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漢

明帝馬后和帝鄧后並長七尺三寸劉曜后長七尺

八寸蘇郡唐姓一兄一妹皆長丈二尺不能嫁娶見

岳珂程史家語孔子曰焦僂三尺短之極也列子焦

僂國人長一尺五寸 晉武帝時幽州督孟業體重

千斤南陽王保重八百斤安祿山重三百五十斤

徐知訓忌烈祖嘗與飲酒而伏劍士宮中帳下刁彥能

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爪語字甚新奇可與目成作對也

高敖曹龍眉豹頭可對斛律光馬面彪身

放翁詩丹成不服怕升天亦有出處北齊書張遠遊在

文宣時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丹成以獻文宣置之

玉匣云我貪世間樂未能即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蓋明知其必無此理而故為謾語以相戲耳文宣亦

明達矣哉

馮默菴云瀛奎律髓一書詩派甚明九僧四靈諸詩僅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六

謙牧堂藏板

存此本所以不可廢也按九僧者希晝保暹文兆行

肇簡長惟鳳惠崇字昭懷古也永嘉四靈者翁卷靈

舒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徐璣文淵以卷字靈舒改

紫芝為靈秀道暉為靈暉文淵為靈淵云

駢儷之文起於經傳如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觀閔既多

受侮不少巢隕諸樊闔戕戴吳其濫觴也殆乎魏晉

齊梁而下此風彌盛至於唐初尚沿其習蓋奇耦對

待本出自然文家格律何可少也余閒觀藏教中亦

多有排偶可喜者錄之於左如黃葉為金山雞成鳳

修羅八臂摩醯三目一枝可以戢羽何俟鄧林潢
足以潛鱗豈須滄海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
時答嘉賓滕鼠易侵樹猿難靜芥納須彌毛吞巨海
棄海存溫遺金拾礫掬雹作寶執石爲珠圓宗罕遇
若芥子投於針鋒正法難聞猶育龜值于木孔降伏
鏡裏天魔證得夢中佛果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尺蠖
循條安前足而進後足癡猿得樹放高枝而捉低枝
愚癡人不分菽麥牛羊眼因辨方隅待空裏之花將
期結果取夢中之物擬欲牢藏杌見鬼空繩消蛇息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七

謙牧堂
藏板

渴鹿罷馳於陽燄癡猿息弄於月輪王城驚嶺仙苑
鹿林祇樹天階菴園山穴捐珠玩石棄寶負薪觀畫
怖龍尋跡怯象駝乘競馳于駕駟螢火爭耀於龍燭
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
爲鑑邪人無邪則鑑無所施不迷則車爲不用提屣
持衣瀉瓶執杓高步彌天鄰幾初地警寶衣珠葱河
柰苑叅犬羊以虎豹糝瓦石以琳瑯麤鼠見釜竈之
堪陟乃言崑閩之非難蛛蝨觀棘林之易羅亦謂扶
桑之可網驪龍吝珠犛牛愛尾孔惜翠羽麝護香臍

松直凌空玉堅絕汗谷裏傳聲鏡中寫面不動本位
之地而身遍十方未離一念之中而還經塵劫本位
不動遠近之刹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爾化啓
僑陳道終須跋積劫蓋眠如蠶自縛一期解脫似麀
獨跳極樂佛國水鳥樹林皆宣妙義華嚴性海雲臺
寶網同演法音鬪沒額珠醉迷衣寶無邊刹鏡自他
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一念垢衣纏寶
濁水求珠儒墨者般若之笙簧詞賦者伽陀之鼓吹
東逝長波西垂殘照擊石星火驟隙迅駒風裏微燈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八

謙牧堂
藏板

草頭朝露臨崖朽樹爍日電光動樹訓風舉扇類月
名言滯於心首恒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成
名相之境雪山比象安責尾牙滿月况容豈有眉目
因動肯定比舟行而岸移由妄迷真譬雲駛而月運
見月忘指到岸捨筏塵生井底浪起峰頭結子空花
生兒石女白雲數峰青山一朵
邵氏見聞錄載洛陽楚氏所藏水精枕其間有半開杏
花一枝錢塘聞子東博士乃祖所藏水精條環表裏
瑩澈中有生竹葉一片粵志云南漢劉龔墓在番禺

縣東明崇禎九年被發中有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動碧玉盤一以水滿注其中有二金魚影浮出皆可稱希世之珍也

嫁杏嫁橘昔有此說矣又有嫁茄法云欲茄結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行踐之則其子必繁俗謂之嫁茄云然茄非佳果之比雖不嫁亦何傷其法不過為老圃設耳

洪範言絲湮洪水汨陳五行故禹之治水必順而施之冀為帝都固在所當先而地居北方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故堯青徐次之木生火火南方故荆揚次之火生土土中央故豫次之土生金金西方故以梁雍終焉

隙尤亭雜識

卷三

十九

謙牧堂藏板

本朝江南鄉試不以大學命題以明崇禎壬午科題為定而后能靜三句明南京鄉科終於此也聞廣東鄉試亦然如命大學題則貢院被火或主司者有禍患而尤忌聖經一章云

玻璃來自海舶西洋人以為眼鏡兒生十歲即戴一眼鏡以養目光至老不復昏矇又可以為方圓鏡為屏

或謂漢武帝使人入海市瑠璃即此余謂佛典所稱七寶琉璃玻璃本是二物翻譯名義云瑠璃或作琉此云青色寶亦翻不遠謂西域有山去波羅柰城不遠山出此寶因以名焉或加吠字或加毘字或云毘頭黎從山為名乃遠山寶也遠山即須彌山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煙燄所能鎔鑄唯鬼神有通力者能破壞之又言是金翅鳥卵殼鬼神得之出賣與人或名紺琉璃以其青而含赤色也古字但作流離左太冲吳都賦致流離與珂璉是也玻璃作頗黎此云水玉狀似此方水精或云水過千歲化為頗黎據此則混為一物者謬矣

隙尤亭雜識

卷三

二十

謙牧堂藏板

祠山神廟據顏真卿橫山廟碑謂神生漢代即張安世也廟食茲山久新室之亂為野火所隳建武中復構唐興封廣惠王祠在橫山亦呼為祠山云王象之輿地紀勝謂古碑云神姓張諱渤顏碑謂是張安世未知孰是橫山則在今江南之廣德州也又四明圖經有張王廟碑高閭為文謂王乃武陵龍陽人生於西漢之末東遊吳會居苕霅之白鶴山而祠山行狀碑

謂神東清河人曾祖考諱秉神諱渤西漢時生於吳興烏程縣之橫山其所載互異如此

山泉逸志云廣德祠山有七寶曰銅印一宋端平元年鑄文曰祠山廣惠廟印玉磬一長尺五寸有奇高七寸厚半之刻曰宣和殿寶篆文也玉質似雪無玷徑寸珠一擊以鐵梗飾以水晶狀如線版水晶上有金屏屏綴小金龍作搶珠態珠遠望桃花色或現青淺內有粒如糲者三流動閃閃以兩指按之其色微黃若猫睛然兩人對照亦可互見其面以字映之無論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藏板

多寡畢入照中又一青衣小童僅如綠豆而搖頭舞袖酷類傀儡正德間內使畢真獻之內廷嘗於禁中作崇已乃詔還山趙子昂真蹟一乃重修寶閣方丈疏字仿李北海當時稱名物古畫仙圖一為韓湘子呂洞賓呂雙目能左右視烟烟逼真韓袒裼仰視鶉懸萬端不知何以下筆右二指執花如撮極其輕揚左繫籃籃有折枝所謂頃刻花也筆意類吳道子菜花百雀圖菜只一本而花以百數當眾并競秀展之其色如新雀圖懸之靜室則下而啄食屢為道士窺

見右山泉得聞之道士如此又言當時有玉一方周正如凡日光照之內有詩四首可讀乃白玉蟾所點化者為一州守密令其西席延交道士日久借入衙齋不復返云

蹇忠定公義碑云大凡名山所藏廣大悉備第畏神之英靈不敢竊發所謂雷之布鼓登之鬼市與夫河源池丘之神債廣德祠山之埋藏是謂天下四異非妄傳也道士言珠玉由掘地而得信然

慎蒙廣德紀游云從吳興西行九十里至長興之銀斗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藏板

舟行過四安又陸行五十里至廣德出西門三里有廣惠殿勝殿高計九丈以沈香雕神像甚奇怪面色似經煙火虬髯如鐵祝史謂是海馬駿乃水神也像有禱乃元天曆二年製布為之至今不朽太祖初興時嘗來登謁有詩云天下英靈第一山白雪為關石為關高臺近斗當空出老樹如龍挾雨還兵革累經香火舊鬼神常護道人間從軍幸得來瞻此麾指干戈動笑顏

廟記云祠山神以二月八日誕七日必風九日必雨相

傳神誕日延其小姨飲必風雨者欲以露其足為樂雖涉虛妄然風雨不爽 以上四條皆祠山事蹟故備錄之明祖詩真贋未可知然列神祀於十廟中固必有由也

又祠山古碑云王每役陰兵由長興導流欲抵廣德東自荆溪疏鑿聖瀆長五十里至本州之青林塘界于岸側先開浴兵池方三十餘頃尋廣聖瀆之岸迤邐而西至杜坑廟尚欲鑿三十里以為通津先于後村畢宅保小山楓林中掛鼓與夫人隴西氏約每餉至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藏板

鳴鼓三則自來赴毋請也一日鳥啄鼓上王來餉尚蚤乃復去已而餉至夫人鳴鼓王猶以為鳥也遲之夫人乃躬詣見一大稀方役陰兵開鑿乃呼王王恥之遂輟是役而不見夫人浴兵池亦名東亭湖王象之謂東亭湖為張王發迹者謂此

聞吳俗稱張王神為張大帝二月八日為王下降之辰其日支所屬即乘之而下如子日乘鼠丑日乘牛之類是也可以驗一年中五穀果蔬之成熟虛耗遇戊日則上天下上之日多風雨作寒甚有驗

宋元豐八年禮部貢院火改期別試無為州人焦蹈為大魁京師諺曰不因南省火怎得狀元焦聞前明萬曆己丑會試亦然而科狀元焦竑適與之合亦奇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今小兒歌之索隱注侯語辭詩侯其偉而是也大風有三兮故曰三侯

公羊傳孔子生於襄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穀梁云十月史記云襄二十二年太史公後於公穀當依二家然考杜氏春秋長曆十一月無庚子庚子在十月二十一日則當從穀梁左氏云哀十六年夏四月已

隙光亭雜識

卷三

言

謙牧堂藏板

丑孔子卒太史公遵之然十六年乃壬戌歲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蓋己與乙文相近故誤書耳

韋端已下却感舊詩曰昔為童稚不知愁竹馬間乘遠縣遊曾為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余曾記陸務觀詩中用逃學字不知所本讀此而乃釋然

景德鎮在饒州浮梁縣其水土宜陶宋景德中置鎮以陶故有景德之名明初因元舊置稅課局正德初始置御器廠于是有官密民密之分焉宋彭器之集有

送許屯田詩曰浮梁乃燒蕘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註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蕘器者一人許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不載許君之名

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命赴客各作驢鳴一聲以送之王武子之喪名士畢至孫子荆後來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之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悅之范廷召最惡驢鳴聞之輒爲擊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藏板

殺夫驢鳴一也好之則君以是悅其臣友以是悅其朋子以是悅其母惡之則至于擊殺均非性情之正也然驢鳴有何可愛耶若殺之則爲已甚矣

晉武帝後宮遊宴嘗乘羊車按周禮車人有大車柏車羊車鄭氏注云羊善也則羊車未必駕羊如晉武羊車則真駕羊矣觀宮人戶插竹葉以引帝車可見水性潤下於五味爲鹹其質常重故西洋之說惟以輕者爲美

嘗取水先權其輕重入甌蒸之如取花露之法其重者

必多渣滓蓋土石所積而致然也輕者則否於服用爲宜按本草云勞水即揚泛水用流水二斗置大盆中以杓高揚之千萬徧蓋水性本鹹而體重勞之則甘而輕故溫柔而益脾胃也此與西洋取輕之義正合而甌蒸之法與杓揚之精麗更懸殊矣自非

聖格物之精向以及此

詩熠燿宵行朱傳以宵行爲蟲名蓋以末章有熠燿其羽以熠燿但爲明貌耳然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如小雅交交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藏板

桑扈有鶯其羽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此楊用修之說其義甚明可辯蟲名之非也

爾雅云鶯斯鶯鶯郭云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鶯鳥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鶯斯鄭夾漈通志亦曰鶯斯獨孔氏以斯爲語辭不知何據不可從孫奕示兒編說文曰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唐韻云橐無底囊三說不同並存之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

也來薺麥也雅翼云薺一作牟又作藜即今大麥劉向以為釐薺麥也惟廣雅以薺為大麥來為小麥未知何據

宋蔡條云上皇崇尚古器有得一器至百萬不啻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夷堅志云政和間訪求三代彝器陝西轉運使李朝孺使人於鳳翔發商比干墓得大銅盤徑二尺以獻徽宗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拙罷朝孺而反其盤道君此舉是矣然六千餘器何一非發冢得之者彼獨何辜哉無以服朝孺之心矣

陳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藏板

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成季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筮辭有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之語此皆飾詞之不足信者不言出奔難之也杜氏注難乃旦反謂莊公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非也段不義而得衆莊公大用兵力僅乃勝之故不書出奔難之者言克之非易耳難音當如字

為謚因以為族謚當作氏傳寫之誤也羽父為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固未問謚也仲對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其問答相承了然可見下文公命以字為展氏其義益明矣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趙匡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而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能投蓋於稷門杜云蓋覆也稷門魯城南門自投而反覆於門上此亦強解劉炫云投車蓋過於稷門似比杜為得

陳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藏板

無以縮酒周禮甸師云祭祀共蕭茅蕭讀為酋音縮謂束茅立之酒沃其上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六書正譌云俗用縮非許男面縛銜璧楊慎云面縛背縛也史記馬童面之張晏訓背之也蓋古文多用倒語如亂之為治擾之為順之類其在亂乎杜云在存也此解未明蓋宰孔之意以齊桓內行不正今之所憂者其在亂乎君亦當靖晉之

亂無勞遠行也

號射注云惠公舅據前言小戎子生夷吾號射非戎人何以爲惠公舅耶恐有誤

辟母弟之難也注叔帶襄王同母弟按史記惠王太子鄭母蚤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此云同母弟與史記不合應從史記

室如懸磬磬國語作磬古字通如注云而也亦非常依本字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注云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七十

隙光亭雜識

卷三

无

謙牧堂

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按晉世家獻公

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時年四十三歸晉年六十

二注與史記不合

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趙汭曰書存秦

誓如詩錄秦風與修春秋事體不同左氏尊秦蓋當

時流俗之論注克寬曰穆公雖嘗悔過不能改過何

德可尊而崇之歷考自入春秋以來外兵非君將皆

稱人即前此晉以三國伐許與明年五國伐沈皆不

書大夫姓氏是崇何德哉春秋於人之一字其貶與

否終無定論朱子謂不當以一字褒貶求聖人之意正此類也

臯陶庭堅杜以庭堅爲臯陶字孔疏謂本于鄭康成論語不知鄭得之何書羅泌云六臯陶之後蓼庭堅之後明非一人矣

以盈其貫注貫猶習也余謂以繩穿物曰貫書秦誓商罪貫盈言紂之惡如物之滿於貫也此正用書語耳注非

有山鞠窮乎按說文菅窮香草也韻會云菅今作穹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

穹窮江離根江離一名蘼蕪其根療頭痛寒痺腹痛

山鞠窮即此

吾從其治也治謂病間凡人病未昏酒未醉皆曰治

列子鄧析子謂子產曰子奚不時其治也時伺也謂

詞其醒時

史記載晉景公時屠岸賈爲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事殺

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按趙朔之死經傳皆無明

文原屏之殺由莊姬譖之與朔無與也在史公自必

有據然不可攷矣大略岸賈之殺朔自是一事莊姬

之譖殺同括又是一事耳如溷而為一則必不然者也

荐居云者荐與薦同草也言其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莊子云麋鹿食荐漢書終軍傳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

大夫門子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辯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康成云正室適子也文選東哲補亡詩粲粲門子注云卿之適子將代父當門者

解不五稔杜注云少尚當曆五年多則不啻韋昭云少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藏板

不五年而亡此謂君亡非國亡也余謂杜解太紆曲應從韋氏

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註云言求食可得無去豎牛余謂不然此蓋杜洩憤怨之辭也言叔孫召豎牛以致禍本自求之而至者今又何故欲去之耶哀八年吳伐魯子服何謂孟懿子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語意正與此相類

六物不同六者歲時日月星辰也古人皆謂之物桓六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杜云同日也此

可為證

同惡相求杜注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非也此指當時同心造亂者如遠居蔓成然輩耳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按襄十九年傳云聲子與子木語曰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奔晉晉與之鄙爭者爭田之疆界也

師至則投諸外者謂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也杜云婦人隨之而出則鑿說矣或以下文獻諸子占為獻此婦人謬甚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藏板

吳太子諸樊入即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云諸樊王僚之太子謬矣吳子諸樊於王僚為伯父僚之子安有與伯祖同名之理按史記楚世家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之母而去即此事也太子諸樊必公子光之誤耳

左氏言使祝宗祈死者凡二成十七年范文子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也而皆如其志以死杜氏注並云自裁或以為適當其數盡之時非自裁也但文子之祈死不日惟云六月戊辰士燮卒要其為期亦必不遠

昭子則今日祈而明日死矣自裁無疑

萬民弗忍杜云不忍害王也余謂此與五子之歌因民

弗忍湯誥弗忍荼毒義同言王之虐不可堪忍也杜

氏註非

帥羣不弔之人言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注云弔也

其義難明

鱗設諸曰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注云猶言我無若是

何欲以老弱託光也按史記諸曰王僚可弑也母老

子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困於楚而內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藏板

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若如注意則以母老子幼

為專諸自謂矣似不如史記理順

因商奄之民注商奄國名與四國流言按詩云四國是

匡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商謂紂子祿父奄即多士

王來自奄之奄國近魯是商即四國之一注誤

五叔無官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

聃也按僖二十四年富辰言文昭十六國以魯衛毛

聃並言則毛聃明是二國今云毛叔聃謬矣當正之

曹叔振鐸本武王同母弟史記歷叙甚明今杜注云與

周公異母未知所據

執燧象以奔吳師田單火牛之智祖此故言兵法之奇

莫備於左氏

不能如辭如不如也蓋古語如此與僖二十二年傳云

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同義

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注云血至挽傳遜曰按一作捩

是把持之義挽今文作腕血至挽傳亦未言及此

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林堯叟云皆平王之女服

虔云界我季芊之字未知孰是但下文鍾建負季芊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藏板

而界我無聞則是一人也當從服氏

桓子咋謂林楚按字書咋側格切大聲也杜訓暫非

喜於徵死陸粲曰徵當作脫誤寫也

載蔥靈賈遠云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此車前後有障

蔽兩旁開窗可以觀望窗中豎木謂之靈觀此說則

蔥靈即窗櫺二字也靈與櫺音同

胡簋之事疏曰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則夏

器名璉殷器名瑚而鄭康成等注論語賈服杜等注

此傳並云夏曰瑚

周之宗盟服虔曰同宗之盟也天子盟諸侯令其同獎王室未聞離逃異姓但周人貴親先序宗族故謂之宗盟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

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豎貂有寵此齊之禍本也軍機重事此而洩之則他可知矣與後貂遂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齊以大亂遙相接應

公欲焚巫尪巫尪注具二說按檀弓云穆公問縣子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又曰吾欲暴巫而奚若則是巫尪乃二人也當從後說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故堂藏板

提彌明史記作示昧明云明反擊靈公伏士脫盾出因亡去則合靈輒事為一人矣當依左氏

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言我不以良矢射他人之子則吾子何可得耶

使解揚如宋史記鄭世家曰伯宗諫晉君毋伐楚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使誑楚令宋毋降此注疏所未及者宜以補之

煙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連山驚鳥亂隔岫斷猿吟唐太宗詩也濃樹繁花開後庭飲筵中散酒微醒濛濛

兩草瑤階濕鐘曉愁吟獨倚屏蜀王衍宮人李舜弘詩也余謂二作皆可以迴文讀

少陵石笋行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常璩云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志今石筍是也者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闕曰沈犀石曰魚鳧仙壇曰四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大秦寺之遺址諸葛亮握之方驗有篆字曰蠶叢氏故國誓蜀之碑以二石柱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故堂藏板

橫埋連接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邪上有濁歎觸蠲五字時人莫曉蜀相范賢議曰亥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歎字可記主飢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火災辰戌歲觸字可記主兵災申酉歲蠲字可記主稼穡富贍悉以年事推應若符響然余按范賢者乃蜀處士范長生李雄王蜀時以長生有明德拜為丞相稱為范賢而不名後傳聞其不死仙去觀此則長生果異人哉

古蹟記云宋曹彬建隆二年為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

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類敗者拆去之祇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徑視之其刻字宛若新書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祀之而去武侯英靈萬古不泯如此彬之議亦少恕矣哉

謝肇淛滇略曰嘉靖壬午大理趙汝濂省試往淨耳寺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藏板

卜遇異人出一劄示之曰此榜草有子名乎趙徧閱答無有異人曰知子端士將爲子易之即空去第三名以趙名填之上鈐三圖書而去揭曉日書榜至第三名羅侍御忽疑問二司答爲故家子素有才名侍御曰如此則私矣即空榜易以趙名鈐三印一如所見此事可入前定錄

無花果即吳都賦中所云古度也郡國志云興古郡木有古度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實中有如蒲黎者取之爲粽數日不煮皆化成虫

如蟻有翼穿皮飛出俗謂之無花果楊慎古度賦云有木詭容在句之東修稊盤壤巨榦撐空闕華青帝垂實元工蓐收傳紺屏翳專紅子穿皮出房殊卉叢膚無纖蠹腹育飛虫又曰烜比景灌蔕露果星燭葉雲布楠榴相思爲黨鄰平仲君遷爲朋故君子識之是曰古度按此與時下稱無花果者殊不相合

本草犀角修治云凡犀角鋸成當以薄紙裹於懷中蒸燥乘熱搗之應手如粉故歸田錄云翡翠屑金人氣粉犀余按考工記角之本蹙于剗而休于氣是故柔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

謙牧堂藏板

柔故欲其執也注云言角之本近于剗得和煦之氣故柔柔欲其形之自由及是而執也始知人氣粉犀之說亦即此義

史記夏本紀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按帝相在位二十八年爲羿所逐羿篡立八年又爲寒浞所殺浞自立方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而生少康其後三十二年方滅浞而少康立時距羿之篡已四十一年矣史公竟不言羿浞之事亦是疎闕處

江上顧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雅非相好也一日見其人子母相抱哭甚哀道民間其故人曰吾父逐什一於下邳有傳言父客死而家窘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寬稍停當有的耗後七日來報汝父甚無恙則已得其父手書出懷中款慰而去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異人也道民別號玉川子錢牧齋有題玉川子畫像歌稱其遇道士授神行法其所居曰楊舍市去江陵六十里人試之與奔馬竝馳玉川先至約十里

隙光亭雜識

卷三

三九

謙牧堂藏板

許云

鹿千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元鵠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見太平廣記

明太祖平吳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後又惡富民豪并坐罪沒入田產皆謂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蘇郡之賦比他郡獨重官田租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宣德時積逋至八百萬石乃用周文襄忱為巡撫忱與知府況鐘曲算累月減七十二萬餘

石民始少甦息焉

王建牡丹詩粉光深紫膩內色退紅嬌王貞白詩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花間集詞牀上小薰籠昭州新退紅退紅大約是今之粉紅云爾

五角六張語見嬾真子謂月之逢五日遇角宿逢六日遇張宿此二日遇兩宿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亦不過三四日耳其義亦未解

西湖保俶塔因錢忠懿王俶入朝恐其被留故作此以祈保之稱名者尊朝廷也後訛為保叔郎仁寶云咸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四

謙牧堂藏板

平中僧永保化緣造塔人以師叔稱之故名塔曰保叔又霏雪錄以為保所塔不知何據

釋氏有南北二宗而道家亦有之云自東華少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唐呂巖始分為二一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柎柎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此南宗也一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丘處機譚處端劉處元王處一郝大通馬鈺鈺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真人此北宗也

列子說符篇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余按左傳襄十年晉荀偃伐偃陽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紇即孔子之父列子之語當即指此事耳

此土佛寺起於漢明帝永平十年印度迦葉摩騰竺法蘭用白馬馱經并將釋迦佛像至於洛陽帝悅造白馬寺譯出四十二章經僧史略云鴻臚寺者本禮四夷遠國之邸舍釋名曰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尋令別擇洛陽西雍門外蓋一精舍以白馬馱經來故用白馬爲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四

謙牧堂

題雖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後此或名僧坊別屋謂之坊也或名精舍者言息心所栖精練道行非麓暴者所居也至隋煬帝敕天下寺院皆名道場又稱招提者元魏太武帝造伽藍創立此名唐言四方僧物又稱阿蘭若或阿練若翻遠離處或翻閑靜處不作衆事名爲閑無憤鬧故名爲靜或翻無諍謂所居不與世諍也又稱伽藍譯爲衆園言爲衆人園圃也生植之所佛弟子則生植道芽聖果也玉枕蘭亭者因賈秋壑得一砮砮石枕光瑩可愛賈意

堅欲刻蘭亭人皆難之忽一鐫者云吾能蹙其字法縮成小本體製規模當令具在賈甚喜既成此刻果然宛如定武本而小耳缺損處皆全亦神手也今所傳於世者乃此刻之諸孫耳

詩之重篇名栢舟二

邨

楊之水三

王鄭唐

谷風二

邨小雅

無

衣二唐扶杜二唐小雅

學宮香鼎將燼而忽焰如燭光者謂之香笑主吉慶其地必產英賢或出進士見元人闕里外史至正直記外史又曰經史中往往承襲故采俗忌避諱者字畫皆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四

謙牧堂

減省不成字如匡字與敬字恒昂字竟字殷字構字朗字皆不成文以讓爲遜淵爲泉慎爲順桓爲威匡爲康弘爲洪民字傍加一點或追改前代人名甚是紕繆若爲君親避諱固所宜然豈有古今經典以私諱改其字哉是無識之人率意妄作以爲萬世誚也此可見元時刊書尚襲宋世避諱即今時下所刻若依宋本者仍其缺筆或乃據此以定宋刊之真贋淺而陋矣又古來書畫名蹟曾經賞鑒家收藏多用圖記市賈之不肖者遂依樣雕鐫印於濫惡之書畫以

圖重價徒令見者嘔噦此僅可以欺不知子都之姣者耳

宋朝登科錄今所存者惟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及寶祐四年者耳紹興錄朱子中第五甲第九十人寶祐第一甲第一人則文信國也二錄之僅存豈不以其人哉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

遼真宗之時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嘗有真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

隙光亭雜識

卷三

望

謙牧堂藏板

一段長尺沸湯沃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香不散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能降天神香氣達數百里契丹滅時二物不知所在見南燼紀聞錄

吳梅村有詠拙政園山茶花詩其引曰拙政園故大弘寺基也其地林木絕勝有王御史者侵之以廣其宮後歸徐氏最久兵興為鎮將所據已而海昌陳相國得之內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柯合理得勢爭高每花時鉅麗鮮妍紛披照矚為江南所僅見相國自得

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再經謫遼海此花從未寓目余偶過太息為作此詩余按蘇州府誌云拙政園在婁門內迎春坊本道觀也中多喬木御史王憲臣侵以為園大弘寺在其後亦半侵焉崇臺重屋清川映帶擅勝吳中待詔文徵明有記一傳而其子以捕博為徐鴻臚少泉所得更幾世至本朝順治初年為營將寓居後歸大學士陳之遴之遴謫遼左園亦籍沒扃戶荒涼中有寶珠山茶樹花時爛紅奪目又攷文衡山記曰拙政園者在郡城東北分婁齊門

隙光亭雜識

卷三

望

謙牧堂藏板

之間為戴顓陸龜蒙故宅今為槐雨先生王君敬止所居凡為堂一樓一為亭六軒檻池臺塢澗之屬廿有三總三十有一王君言余自筮仕抵今餘四十年同時或起家至八座登三事而余僅以一郡倅老退林下其為政殆有拙於潘岳者園所以識也文記作於嘉靖十二年癸巳又每處題一詩古今體不一道其花木水竹之勝令人神往題獨不及山茶何耶誌與吳序俱稱王君為御史而其自述乃云以郡倅老退林下殆年久相傳之謬當以郡倅為正又誌云本

是道觀大弘寺在其後亦侵其半而吳序則專指大弘當亦傳襲之誤耳繼而其子弗克負荷日縱飲博即指此園爲賭一擲而歸之他姓吳人至今有花園今之名焉梅村詩歌臺舞榭從何起當日豪家擅閭里苦奪精藍爲翫花旋拋先業隨流水兒郎縱博賭名園一擲畱傳猶在耳是也後此屢易其主并如上說而居此者輒以事沒入縣官人皆指爲凶宅今則齊民雜處其中瓜分豆剖昔日繁華銷歇盡矣又聞其中妖魅出沒毒蟒潛藏乍見者皆驚竄意其琳宮

隙光亭雜識

卷三

星

謙牧堂

豪效耳

太常寺公署垂花門之上有蛺蝶子三枚黃質而黑章鬚之末有如珠者二餘則與常蝶無別焉常以夏至之時來集每祭方澤各官齋戒蝶輒先至其所祭畢則翩翩而逝還其故處或以帛及扇承之呼曰老道便飛而下集似有知者見燕子必從而逐之燕莫之敢抗秋分後即去不知所之明年復來不解其故也此五七年間事前此所未有者

金陵焦弱侯先生負宿望爲舉子二十年不售乃遊杭乞夢於于忠肅公祠夢忠肅謂之曰君明日宜往法相寺當遇一顯者彼顯者乃郎與君同年成進士君即是科之一甲第一人也覺而記憶不忘質明至法相徘徊久之果有輿蓋而來者白鬚飄然詢之從者乃華亭陸宮保樹聲也陸入禮佛祈禱畢寺僧設齋陸謂僧曰今日景物絕佳此間可得一雅人共談諧者乎曰適有一金陵孝廉焦某至此倘可陪公一話否陸素聞焦名即命延入寒暄既已因請問公令嗣

隙光亭雜識

卷三

星

謙牧堂

幾人答曰老夫正以衰邁乏嗣聞此間長耳和尚者乃錠光古佛化身遠近祈嗣者甚衆特鼓棹而來耳焦聞之愕然不覺泣下陸公駭焉請其故焦具述昨夢且曰神殆以此相戲矣陸曰先生勿憂于公勲在社稷聲施到今必無戲言之理吾姬人有娠將彌月矣若幸而生男先生即此子之師也請從此同返雲間何如焦不得已收淚謝焉既抵家亡何陸公果舉子焦喜慰特甚俟之六年出就傳姿甚敏穎焦益喜意其必早年掇科第也乃未幾而以痘殤焦哀慟過

於乃翁因辭去陸又慰雷之曰姬侍復有將婉身者若女也則聽先生行耳既而得雄及長焦盡心啓迪至萬曆己丑果同舉南宮而焦以狀元及第始信忠肅當年所告如響也

明嘉靖中有日者以推命聞于長安所言休咎皆不爽時日從而叩焉者日必盈座至有無隙可乘而去之者甲辰禮闈三試即畢求決得失者益爭趨之有摩藪擊應接不暇時秦君鳴雷瞿君景淳亦造焉方值戶外屢滿不能前而對衢亦子平肆一人兀然獨坐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吳

謙牧堂藏板

無有相顧者二君乃借其座以少休因而問曰先生與彼同事斯術何喧寂懸殊若是拱手而對曰是則所謂運也夫命譬諸舟運譬諸風萬斛巨艚豈不峩然而風力不至雖篙師長年竭蹶從事徒自勞耳及其乘長風破巨浪過都越國瞬息千里安可易量哉吾之與彼亦若是而已矣曰然則先生必嘗審此至精也舟當以何時發乎曰正在今日過此則彼將闐其無人矣二君顧彼肆其無隙如故則姑以兩人干支就此人試之其人布筭畢批秦君牘曰今科狀元

又批瞿君牘曰今科會元二君乃捧腹笑曰嗟乎吾今乃知先生之術所以不售也安所得吾二人恰是今科會狀乎曰我固言之矣我運在今日吾言幸而中人必將盡去彼而就此又何疑焉既而榜發悉如其言而向之無隙可乘者果寂然矣

左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牒蓋當時霸主用於列國者宋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今則同官文書往來乃用牒以上臨下則曰牌曰票而牒字之起蓋亦古矣

隙光亭雜識

卷三

吳

謙牧堂藏板

韋蘇州祠在蘇州府學之東祈夢者甚著靈驗常熟孫修撰承恩為諸生時亦往祈焉夢有金甲者東向立韋公以四十矢予孫命關弓射之至三十九發乃中之視所存惟一矢耳順治戊戌殿試孫為一甲第一人時年正三十九歲其明年遂歿

隙光亭雜識卷三



隙光亭雜識卷四

長白揆叙愷功

男永壽仁山甫謹較訂

竊據之國其歷年最久者無如大理段氏起於五代後

晉天福二年至宋理宗寶祐二年而為元所滅凡二

十二世三百五十年僭號紀元史家多闕今改而記

之其偽太祖曰段思平改元文德卒子思英立改元

文經不道其臣董伽羅廢之而立思平弟思良改元

至治卒子思聰嗣改元明德又改廣德傳子素順改

隙光亭雜識

卷四

謙牧堂藏板

元明政時宋藝祖已受周禪鑒唐時南詔叛亂以玉

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所有也由是雲南不通中

國素順卒子素英嗣素英或作秉英後凡稱素者皆

作秉改元者五曰廣明曰明應曰明聖曰明統曰明

治卒子素廉嗣改元啟明其子阿統性頑鈍不知禮

義乃廢之而立其姪素隆為嗣改元明通素廉之妻

撫阿統之子素真幼而警敏祖母憐其不得立使人

讓國相相言於素隆素隆乃避位而傳國於素真改

元正治卒孫素興立改元聖明征欽苛急諸大臣共

廢之思良之後無可立者乃更立思平之孫思廉宋

仁宗皇祐元年廣右儂智高反狄青擊敗之智高謀

入大理余靖募死士使大理以求之智高子身投蠻

蠻鳩而殺之大理遂函送其首至是始與宋通思廉

在位久改元者四曰保安曰正安曰正德曰保德禪

位於子連義遣使入貢於宋時神宗熙寧中也連義

為其臣所弑從子壽輝立改元上明傳思廉之孫正

明改元保定後又改建安改天祐避去為僧國人奉

其相高侯之子昇泰立之是為大中國改元上治而

隙光亭雜識

卷四

謙牧堂藏板

段氏中絕昇泰立二年將死謂其子泰明曰段氏不

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

物爾後人勿効尤也泰明遵父遺命復立段正明之

弟正淳改元天授是為後理國改元三曰明開曰天

政曰文安徽宗大觀三年卒子正嚴嗣或曰名和譽

改元五曰日新曰文治曰承嘉曰保天曰廣運遣使

求內附許之貢馬及麝香牛黃等物宋冊為大理國

王高宗紹興三年復求入貢時以中國多故未之許

正嚴立四十卒子正興嗣或作易長改元永貞又改

大寶龍興盛明建德卒子智興嗣或作正智改元利貞又改嘉會卒子智廉嗣廉或作連改元鳳曆曰元壽卒弟智祥立改元天開又改仁壽後禪位於子祥興改元道隆時理宗嘉熙三年也初元太祖鐵木真將南征大理至鐵橋石門關遇角端獸而還至是已滅金圖宋先謀取蜀宋余玠守重慶不得入乃議由吐蕃出大理淳佑四年蒙古兵出靈關大理遣將高禾迎戰敗死會元主窩濶台卒兵還祥興卒子興智嗣改元天定時宋淳祐十二年即元憲宗之元年也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三

謙牧堂藏板

元復遣太弟忽必烈南征興智迎戰大敗奔善闡寶祐二年元兵攻克之執興智赦弗誅以其弟段實為總管卒與元相終始焉段實或作信苴日興智之諸父未知孰是

段氏素英之世雲南大旱或言金輪寺有圓石如磨高僧摩伽陀所遺也天旱以其石浸池即雷雨名曰濟旱石遂欲令人舁取國相高侯曰達難致也因就都下黑龍潭以虎頭投之名曰攪龍以龍虎能致風雲也果得雨

南詔異年尋始改國號曰大理封境內山川為五岳四瀆中岳點蒼山東岳絳雲露山南岳蒙樂山西岳高黎共山北岳王龍山四瀆一曰黑惠江一曰瀾滄江一曰金沙江一曰潞江

宋徽宗政和六年大理段和譽遣使入貢又有樂人善幻戲即大秦鞞軒之遺名五花鬘弄徽宗愛之使梨園優人學之以供歡宴賞賜不貲

阿瘡瘡吳語也吳俗小兒輩遇可羞事必齊拍手叫阿瘡瘡之音與歪相近唐六如常題列仙傳云但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走下來忽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瘡瘡

太平廣記談諧部有千字文乞社語一則湯臨川還魂記中亦有此一段其文更廣可見古人雖諧謔亦必有所本非出杜撰也

吳門串月據徐波元歎詩序云有橫說豎說之不同謂從寶帶橋外出數有七十二此橫說也一云葑門外極饒溪港光影相傳望如塔燈此豎說也然亦如阿閼佛國裁一現耳丙子秋薄暮登楞伽山坐靈官殿

隙光亭雜識

卷四

四

謙牧堂藏板

更餘孤魄漸升從溪港一一分形現身無數始大異之二更後更奇遊人匆遽而返未盡其變也其詩有云纖微吞吐誠非易光彩飛沉無定位真月猶未現全身先見第三與第二一溪一月非無因於月不知誰最親孤魄漸離煙霧窟衆壑寫盡琉璃輪金光激射難可擬玉塔倒懸聊近似塔顛一月獨分明千百化身從此止描摹勝景能令移情也

諸佛誕辰惟釋迦四月八日爲有據然猶有夏正周正之辯周昭周莊之殊至觀音生日以爲有三謂二月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五

謙牧堂藏板

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日也閩巷流傳不知所本吳下又以十一月十七日爲阿彌陀佛生辰農家以此日占來年米價之貴賤東南風則貴西北風則賤諺云吹我面有米也不賤吹我背無米也不貴

埤雅云四五月間梅欲黃落蒸濕而雨謂之梅雨天寒則主旱諺云黃梅寒井底乾又吳俗以芒種後逢壬日爲入梅以夏至日起時時分三部謂之黃梅三時共十五日三日爲頭時五日爲中時七日爲末時梅雨時雨田所必資也方梅而雨主旱時盡而雷主澇

諺云高田只怕迎梅雨低田只怕送時雷是也中時而雷謂之腰報亦主多雨名倒黃梅

蠟梅以經接者爲佳其花開常半含名磬口以子種出而不經接者花小而香淺名九英俗譌爲狗蠅錢牧齋詩狗蠅今日徧江鄉

吳俗田家以上巳日聽蛙聲占水旱午前鳴主高田熟午後鳴主低田熟粵中則言蛙聲大主水大蛙聲小主水小諺云田雞聲啞田好稻把田雞聲響田好蕩槳唐人詩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則此說固有本

隙光亭雜識

卷四

六

謙牧堂藏板

也又有分龍日以四月二十日爲小分龍五月二十日爲大分龍前此雨必徧及自分龍後或及或不及若有分之者然分龍次日雨則主豐稔

吳人好遊而性又猷范至能詩云我是蘇州監本猷是吳人固不諱猷也每歲自二月始和卽命畫船簫鼓游山攬勝幾無虛日他如六月念四日游荷花湯八月十五日傾城游虎丘笙歌徹夜謂之勝會重陽日吳山登高遊治平寺習俗使然不問雨晴寒暑也袁中郎爲詩嘲之云蘇人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

四中秋無月虎丘山重陽有雨治平寺由斯以觀狀
名果不虛得也

昔人嘗記俚鄙詩句云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墻歌
壁凸肚河凍水生皮又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碁開
壘甕張口捲蓆牀剝皮又苦竹筍抽青椽子石榴樹
挂小餅兒又霧是山中子船為水靱鞋又掉搖船掠
鬢風動水槌胸又栗爆燒瓊破猫跳觸鼎翻又蛙翻
白出濶蚓死紫之長又脛脰化為紅玳瑁眼睛變作
碧琉璃又竹詩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鎗俱可笑余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七

藏板堂

又聞有一聯云過斷船搔背樵柴山薙頭亦甚類此
明陸宮保耄餘雜識云晉崔豹謁郡將陳陳語豹曰君
去崔杼幾世豹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恒傷於
處一云崔琰 蓋應之曰姓氏偶同未聞陳氏皆陳
恒之後也不亦言婉而意獨至乎陸機初入洛盧志
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瑋彼
先發者既失之薄矣而我以薄應之是胥失矣何以
責人論者謂河橋之敗機雲之死志有力焉是可為
小不忍者之戒也魏沈介以舟行阻風絕糧從姚彪

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
所與耳弗與已矣而以惡言辱之為不仁矣晉王修
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却曰王修齡雖飢當就
謝仁祖索食何須陶胡奴不受已矣而以不屑諾之
為已甚矣故凡處人已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
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至哉斯言得處世之正矣如
聞倪元鎮寓居鄒氏日鄒塾師有壻曰金宣伯一日
來訪倪聞宣伯儒者倒履迎之見其言貌龐率大怒
掌其頰宣伯媿忿不見主人而去鄒出頗怪之倪曰

隙光亭雜識

卷四

八

藏板堂

彼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斥去之矣金自訪鄒於倪
何與即惡其龐率遠之已矣奚至發怒批頰耶又張
士誠弟士信聞倪善畫使人持縑幣求其筆倪怒曰
倪瓚不能為王門畫師即裂其絹其後士信遊太湖
與倪相遇士信大怒欲手刃之賴諸人力為營救然
猶鞭之數十乃免夫不肯作畫則却其縑幣已矣何
必裂絹後之僂辱蓋自取耳非不幸也獨其愧楊維
禎一事為最當維禎好聲色每會間見歌兒纖足
者即脫其鞵載蓋行酒謂之金蓮盃一日與倪會飲

楊復脫妓鞵傳觴倪怒翻案而起席遂散元鎮此舉可謂得惡之正矣維楨享當時盛名而舉動如此王宗常但詆爲文妖似猶未蔽厥辜

齊神武出兵臨行留陳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又嘗口授祖珽三十六事珽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兩人之強記畧相埒然孝徵奸邪無行諂附權倖卒以覆齊其不及元康遠矣

明太祖立鍾山十廟其第三曰祠山廣惠王未知爲何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九

謙牧堂藏板

神也余按宋嘉熙中三山周秉秀有祠山事要八卷云王諱渤清河張氏相傳生於漢代吳興郡烏程橫山人也王一妃二夫人九弟五子一女八孫集載其世系及封爵次序顯應事迹甚詳惜世罕其本見者甚尠耳

經首題火字此是陀羅二字顯密圓通云三藏教盡從陀羅尼所出

真諦三藏說有九識名阿摩羅卽第八之異名也此翻無垢謂成佛時轉第八以成此識無別第九宗鏡云

居初位而號賴耶處果位而稱無垢

楞嚴云阿那律陀無目而視跋難陀龍無耳而聽菟伽神女非鼻聞香舜若多神無身覺觸憍梵鉢提異舌知味寂音云蛟無目能行水母以蝦爲目不必那律也蛇以眼聽不必二龍也螻蟻以身爲鼻不必恒神也風拒之則怒御之而行不必舜若也蜂以腋爲舌不必僑梵也

正理論有羅漢不識赤鹽之語按藏中說法預婆羅門

問羅漢何名赤鹽鹽有幾種羅漢曰我知法預輕慢

隙光亭雜識

卷四

十

謙牧堂藏板

比丘今復惱我鹽止是鹽佛言此羅漢未從師學不能答鹽有比丘名弗跡盧汝可往問比丘答云鹽有二義一種味如大海水同一鹽味二性味有黑鹽赤鹽辛頭盧鹽拔遮鹽毘盧遮鹽移多鹽畧語二種若生若煮是名鹽義

山谷詩人言九事八爲律出漢書主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也

天有十法一飛去無限數二飛來無限數三去無礙四來無礙五天身無皮膚骨髓筋脉血肉六身無不淨

大小便利七身無疲極八天女不產九天目不胸十身隨意好青黃赤白隨意而現見經律異相亦三藏法數所未及者

大理段素與好佚遊廣營宮室築春登雲津二隄分種黃白花其上有遶道金稜縈城銀稜之目每春月挾妓載酒鬪草簪花以為樂時有一花能遇歌則開遇舞則動素與愛之因名素與花後又訛為素馨云余覽內典有樹名無憂妓女觸之眾花競發枝條垂拂如有愛心又樹名好樂音聞作樂聲舉身搖動枝條

隙光亭雜識

卷四

十一

謙牧堂

裊娜如舞躍人又樹名好鳥吟聞鳥吟聲即便搖動枝條裊娜如喜林人觀大理所記則此三樹者可信不誣滇南地近西域於此亦可驗矣粵志稱陸賈得種自西域因說尉佗移至廣南則素馨自漢時已有之非始於段氏也素與之嗣主大理蓋在宋仁宗之世

古杭雜記云史彌遠作相時士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石用一大鑽鑽之久而不入旁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

道鑽不入也按北史郭祚子景尚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時有李世哲者亦善鑽刺號李錐鑽刺二字本於此

古人以名為字者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諱德宗字德宗恭帝諱德文字德文會稽王道子字道子北史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張嘉貞郭子儀辛京杲戴休顏張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田季緒李嗣業皆以名為字

又有祖子孫同用之字者如王羲之王允之王晏之皆

隙光亭雜識

卷四

十一

謙牧堂

三世同用之字有父子同用之者如胡母輔之吳隱之顏悅之皆兩世同用之字
又如六詔之族皆子承父名南詔蒙氏之始曰細奴羅其子曰羅晟晟之子曰晟羅皮皮之子曰皮羅閣閣之子曰閣羅鳳鳳之子曰鳳伽異異之子曰異牟尋尋之子曰尋閣勸勸之子曰勸龍晟晟之子曰晟豐祐或云豐祐慕中國始不連父名但稱豐祐焉祐之子曰世隆隆之子曰隆舜通鑑誤作法舜之子曰舜化真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真十有三世

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於北蠻則北狄亦可以稱蠻也吳陸抗傳靜言庸違唐書攸戒是堯典亦可稱唐書也史記夏紀帝桀是三王亦可稱帝也漢書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繒句諸宮人注云句遺也是句不止於自乞與人亦可以稱句也後漢書王喬傳尚方診視寫是視物皆可稱診不止診脉也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贈物皆可稱餉不止飲食也

父命得稱敕後漢樊重焚券諸子從敕是也母可稱大人後漢范滂就獄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是也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三

謙牧堂藏板

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牋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不嫌稱萬歲馬援傳援醜酒享軍士皆伏稱萬歲又郭子儀與回紇盟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閒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者通謂之殿漢書霍光傳鷓鴣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計長史一輩先上殿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如傳臨邛今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蒙成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

帝詔云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摅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文昌雜錄載有嫁杏法又言江淮亦多有嫁橘法凡果木花而不實者用之有驗嫁杏嫁橘其事頗奇可入詩料也

契丹謂其主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有之猶中華言行在也

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

隙光亭雜識

卷四

四

謙牧堂藏板

天下之民以比二凶謂之饕餮說文云貪財為饕餮食為饕後世每以嗜食者為老饕或曰健饕蓋起於東坡之老饕賦也

齊梁之時尚有未辯四聲者或云如天保寺刹是也因有云天子聖哲者天子萬福者燈盞柄曲者宋王荆公為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販錦關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急余又聞有一令云官長升堂笞吏數十何罪致斯因隱印一

宋時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然春秋之世小

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又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
又劉先主亦嘗自稱小人見三國志然則小人之稱
乃自古已然矣

粵中木棉花與吳下農家所種者絕不同其樹高十餘
丈大數抱二月開花作紅色結實如檳榔五六月熟
角裂中有綿飛空如雪可以絮褥勝於江淮用蘆花
也名曰攀枝花以綿中有子如梧子隨綿飄泊著地
又復成樹樹易生倒插亦茂枝長每至偃地人可手
攀故得此名或以為布可禦雨

隙光年雜談

卷四

五

謙牧堂

屈大均花木曆云元旦雞鳴以火照桑果無蟲以斧駁
斫樹則子繁不落是曰嫁樹嫁李以石安枝間嫁石
榴以石累根上嫁諸果以長竿繫樹梢由斯以觀則
凡果樹皆可嫁不獨杏與橘也

楞嚴經必汝執言身眼兩覺應有二知即汝一身應成
兩佛坡詩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
三人他日當成幾佛

莊子野馬也塵埃也唐人以為一物如吳融云動梁間
之野馬韓偓云窗裏日光飛野馬是也沈存中筆談

辯以為非謂野馬乃田野間浮氣遠望之如羣羊又
如水波佛書云熱時野馬陽燄即此物也余觀白香
山讀禪經詩陽燄如何更覓魚正取水波之義耳

白香山送宗實上人遊江南詩每過渡頭應問法無妨
菩薩是船師出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其二十
二參婆施羅船師為說大悲幢行云如諸菩薩善能
遊涉生死大海乃至能以神通度衆生海是也婆施
羅者華言自在

隙光年雜談

卷四

六

謙牧堂

吳下短齋期滿食腥謂之開葷梁武帝謂之解素見淨
業賦序白詩則云開素如開素盤筵後日開又月終
齋滿誰開素是也月終謂正五九月唐人每以此三
月持齋也老學庵筆記云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詔
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所在公私宜斷屠
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士大夫如白居易輩有遇
此三齋月謝客專延緇流作佛事者

白詩有一句具三事或三物者如云遊山弄水攜詩
卷看月尋花把酒盃又輕展單衣薄紗帽淺池平岸
庫藤床又魚鮮飯細酒香濃又同年同病同心事又

野桃山杏水林擒又棗赤梨紅稻穗黃又短靴低帽
白蕉衫又冰池霜竹雪顛翁之類他集亦間有之而
此公為多

明萬曆間吳中有一士夫曾居顯僚致政家居素與紫
栢大師為方外交一日聞師至嘉禾將鼓棹往訪焉
門下有食客某姓者甚貧僻居郊外一椽僅蔽風雨
竈突無煙亦無妻孥而性頗明黠以是為士大夫所
憐恒衣食之月夕花晨山間水際常令陪侍談笑至
是聞嘉禾之行乃長跪以請曰某夙聞大師聲震叢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七

謙牧堂
藏板

林未審有緣得從公一觀慈容否士夫許之喜而偕
往比至又跽啟曰大師人天皈依某以鄙賤何敢輕
言叩謁惟公先為齒芬道某悃誠倘蒙矜允然後敢
入耳士夫唯唯見師後因話其事師曰此畜乃敢來
見吾耶士愕然莫解良久乃命侍者汝前往闔門令
僅通一綫仍高唱大師來侍者如教某於門外聞唱
聲則戰慄伏地色如死灰俄而大師至端然卓立某
從門隙稍一瞻仰叩頭不已師乃微哂而回比門啟
則其人已不知所之矣士夫令從者徧覓踪蹟竟爾

杳然及辭歸舟伺至昏黃終不可得到家三五日其
人亦不見過心甚訝之因使僕至彼所居闕其戶聞
其無人窮索之則墻角有一大穴深而且黝秉炬以
入於穴底得一死野狐方悟其人乃野狐所化正欲
藉肉身大士慈力脫彼軀殼耳

檄攬廣南人云有二種曰白攬曰烏攬白者為雄烏者
為雌檄榔本草以小而味甘者為山檄榔亦名公檄
榔大而味澀者為豬檄榔亦名母檄榔或言尖長有
紫文者名檄圓大而矮者名榔榔力大檄力小荔枝
有山枝有水枝水枝食罷乃食山枝

隙光亭雜識

卷四

六

謙牧堂
藏板

洞庭湖神像龍首而人身腰微俯一手加眉際作遠矚
狀商賈往來者三老必力戒毋作此狀恐神以為傲
之而觸其怒耳或曰神即榔毅也
廣南花木別名水松者椶也一名水杉椀一名管樹荔
枝一名離支亦曰麗支栳榔一名麩木羊桃一名洋
桃亦名三斂子亦曰山斂夾竹桃一名桃柳又曰地
開桃蜜望一名望果宜母一名梨檬子卍果一名蓬
鬆子梧欖子俗稱牛奶柿亦曰牛乳子羊齒子一曰

羊矢山葡萄一名萋蕪山韶子一名毛荔支亦曰毛
玳子都捻子一名倒捻子女青一名萬年枝一名凍
青山丹一名不夜花一名珊瑚林又名馬纓丹佛桑
一名花上花一名愛老一名福桑瑞香一名雪花一
名奪香金鳳花一名指甲桃山石榴一名滿山紅山
礬一名白嬋子花欄一名花狸烏木一名角烏雞翅
木一名雞刺香柸一名端正樹槌子木一名員子一
名赤黎椅一名雲楸龍眼一名細荔海棗一名紫京
散沫花一名指甲花木槿花一名土牡丹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九

謙牧堂

草之屬有人面竹一名佛肚竹芳竹一名澀勒一名篋
筲籬竹亦曰白葉苦竹又名過山苦龍公竹一作籠
篋沙筋竹名越王餘算香牙蕉一名龍奶一名折腰
娘水蕉一名蓮花蕉美人蕉一名蘭蕉朱蕉一名朱
竹一名鐵樹紫蕉一名崑崙蕉一名藥蔗蘭一名水
香賽蘭一名雞爪蘭亦曰碎蘭一名暹蘭薏苡一名
蘄米交趾人呼為簞珠素馨一名河南花鳳尾蕉亦
曰火蕉胡蝶花一名金莖花雁來紅亦名紅素馨一
名老來紅藤葉一名落葵苦瓜一名菩薩一名君子

菜高良薑一名山薑花猴薑一名樹雞三賴一名山
奈亦曰廉薑地腎一名松黃且落花生亦曰落花參
菹豆一名蛾眉豆睡菜一名瞋菜仙人掌一名千歲
子慎火一名戒火又名火秧又曰露兜花牛屎勒風
草亦曰風菜涼粉草一名仙人凍香薷一名石香柔
亦曰香茸排草一名留香草亦曰養香鶴草亦曰蛾
眉草斷腸草一名苦吻亦曰苦藥又名苦蔓公又名
大葉茶甘露藤一名肥藤涼口藤一名斷續藤東風
菜一作蕞風又名綠耳麴藤亦名酒藤燭竹一名丞

隙光亭雜識

卷四

十

謙牧堂

相竹一名江南竹
禽之屬有么鳳一名倒挂子孔雀一名孔雉戴勝雄名
丁髻郎雌名丁髻娘或曰釘髻鷓或謂之冠髻官雉
一名山判官鷓一名綬鳥秦吉了一名了哥亦曰別
哥亦曰別別羅浮五色雀亦曰小鳳又謂之木客鳥
一名子弟雀又名五姊妹山鷓一名山鳥一名珊瑚
翡翠一名魚翠鷓鷃一名巧婦鳥又曰相思仔比翼
鳥一名蠻蠻青雛一名橄欖雛碧雛一名越王山雞
鷓雞一名雨落母亦曰麥雞蘆雞亦曰茅雞石雞亦

曰潮雞鱖一名越王鳥一名象鵬朝鳧亦曰信鳧
淘鵝亦曰逃河一名水流鵝

獸之屬果下馬一曰果騮狒狒一名山笑鸞鸞亦曰山

都騰豺一名騰豸乳羊一名茅羊水獺一名獬豸山

獺一名插翹豪豬亦曰蒿豬山豬一名懶婦香狸亦

名果狸竹鼯一名竹豚

鱗之屬鮓亦曰三鰲貼沙一名版魚亦曰左魴鱗魚一

名鱗龍魚鱸魚一名鏡魚鯊一名朝鯉蠟魚一名狼

藉章魚一名章舉鳳尾魚一名馬鱗鱒魚一名忽雷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三

謙牧堂藏板

介之屬蠓一名蠓房蚶一名花蟠瓔珞一名共命蠃又

曰月蛄又名沙蠃海鏡一名石鏡指甲蠃一名石蚴

一名紫蚴流蠃一名甲香蠃蛤蚧一名赤口蠃車螯

一名沙蚴

蟲之屬水母一名海蛇金花蟲一名綠金蟬蝦姑一名

海馬亦曰水馬蛤蚧一名吉慶蛇

獐獐似狸高足而結尾有黃白黑三種其產於暹羅者

尤善捕鼠世或名猫為蒙貴者以此

用艾炙者每曰幾壯初不之解夢溪筆談云壯者以壯

人為則也如言若用于壯人當依此老幼羸弱則量
力減之也

歷代建都攷

伏羲 神農皆都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黃帝都涿鹿今直隸順天府涿州

少昊都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顓頊都帝丘今直隸大名府開州

帝嚳都亳今河南開州府偃師縣

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三

謙牧堂藏板

舜都蒲坂今平陽府蒲州

禹始封夏伯今開封府禹州都安邑今平陽府解州安邑縣堯舜禹所都

相去不過二百里皆冀州也帝相徙帝丘少康復還

安邑

契始封商今陝西西安府商州相土遷商丘今河南歸德府附郭商丘縣湯居

亳歸德府東南廢穀熟縣是是為南亳府北四十里有大蒙城為

北亳湯始興地也景山在焉亦曰景亳又偃師縣為

西亳所謂三亳也湯即位居南亳後徙西亳仲丁遷

囂亦曰敖今開封府鄭州滎陽縣河亶甲居相今河南彰德府城西北有亶甲

城祖乙圮於耿今蒲州遷邢今直隸順德府盤庚遷

殷即西亳武乙徙朝歌今直隸大名府濬縣西廢衛縣是

后稷始封邰今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西南黎城是公劉遷豳今西安府邠分三水

縣西古太王居岐今陝西鳳翔府扶風縣西始改號

周王季宅程亦曰郢今西安府咸陽縣之東安陵城是文王遷豐今

安府附郭長安縣西武王都鎬今長安縣西北昆明池北高陂是去豐二

十五里成王營洛邑名曰東周今河南府治是懿王徙犬丘西

安府興平縣東南槐里城是平王東遷洛即洛邑傳至考王封其弟

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即西周也桓公孫惠公又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三 謙牧堂 藏板

封其少子班於鞏是為東周惠公周室衰微所有者

河南今河南府治西偏洛陽今河南府城東洛水北穀城在

河南府新城平陰在河南孟津縣西二十里偃師今鞏今緱氏在

師縣南六十里七城韓趙即其所封分周為二河南緱氏穀

城屬西周洛陽平陰鞏屬東周於是東西周同於列

國顯王特寄居東周之洛陽而已至赧王復遷於周

而周乃亡

秦非子始封秦城今陝西鞏昌府秦州清水縣莊公居大丘見上文

公居汧渭間今鳳翔府郿縣東北郿城是寧公徙平陽今鳳翔府岐山縣西

有平德公徙雍今鳳翔府治獻公徙櫟陽今西安府臨潼縣北故萬年縣

是孝公作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東咸陽故城是

漢初王巴蜀都南鄭今陝西漢中府附郭南鄭縣徙櫟陽見上既滅

楚都洛陽因周都也定都長安今西安府城西北長安故城是

光武都洛陽見上董卓遷獻帝於長安尋遷洛陽曹操

復遷帝於許今開封府許州

魏武帝都鄴今漳德府臨漳縣西鄴城是文帝都洛陽

吳大帝初屯吳今江南蘇州府吳縣徙丹徒今江南鎮江府附郭縣亦曰京口

徙秣陵號建業今江南江寧府又以武昌為行都今湖廣武昌府武昌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五 謙牧堂 藏板

蜀先主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

晉都洛陽愍帝都長安元帝都建康即吳建業

宋齊梁陳皆因晉都

魏拓跋力微始居盛樂在今大同府西北三百里猗盧徙馬邑今大

朔州什翼犍都雲中朔州北三百餘里雲中城是道武都平城今大

屬縣大同府附郭孝文遷洛 孝靜遷鄴為東魏孝武入長

安為西魏

北齊起晉州今平陽府後居晉陽今太原縣都鄴因東

魏都

周起自高平今平涼府鎮原縣亦曰原州覺都長安因西魏都

唐因隋都

後梁都洛陽末帝都汴州今開封府

後唐莊宗即位於鎮州今大名府滅梁後都洛

後晉都汴 後漢 後周皆因之

宋都大梁今開封府高宗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府

遼都臨潢曰上京在大寧衛東北七百餘里亮徙燕今直隸順天府宣宗

金都會寧曰上京在遼東三萬衛西北三百餘里順天府

元初都開平今直隸宣化府東北七百里廢開平衛是徙燕今順天府

明初都金陵今江南江寧府徙燕今順天府

春秋列國所都攷

魯都曲阜見前

衛都朝歌見前戴公廬曹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文公遷楚丘今滑

縣東廢衛南縣是 成公徙帝丘見前亦曰濮陽元君徙野王

今河南懷慶府附郭河內縣是

齊太公封營丘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胡公徙薄姑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北薄

姑城 獻公徙臨淄即營丘

晉叔虞封唐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東唐城是子燮徙晉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

穆侯徙絳孝侯改絳為翼亦曰故絳今翼城縣東南古翼城是景

公遷新田仍稱絳今平陽府絳州絳縣

宋都商丘見前

鄭都新鄭今開封府禹州新鄭縣又西安府華州西北有故鄭城

其始封邑也

陳都宛丘即陳州

蔡都上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平侯徙新蔡今汝寧府新蔡縣昭侯徙

州來亦曰下蔡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北下蔡城是

曹都曹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定陶縣

許都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靈公遷葉今河南南陽府裕州葉縣悼公遷夷今

陽府亳州東南廢城父縣是 旋還葉又徙白羽今南陽府鄧州析川縣許男

斯又為楚遷於容城今湖廣荊州府東廢華容縣是

秦見

楚熊繹封丹陽今湖廣荊州府歸州東北丹陽城是文王始都郢今荊州府城北

紀南 平王更城郢今荊州府東北郢城是昭王徙都在湖廣襄陽府宜城

南旋還郢至襄王東北保陳城即陳州考烈王遷鉅陽

在陳 州東 又東遷壽春 即壽州 後懷王孫心都盱眙 今鳳陽府泗州	盱眙 縣 又徙柳 今湖廣柳州	吳都勾吳太伯居梅里 今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南有太伯城 闔廬始築	吳郡城都之 即今江南蘇州府城	越都會稽 今浙江紹興府治是 句踐嘗徙瑯琊 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南瑯琊城是	戰國七雄所都攷	韓武子封韓原故韓國也 今西安府同州韓城縣 宣子徙居州 今懷慶府城東南 貞子徙平陽 即堯都 哀侯滅鄭徙陽翟 今禹州	魏畢萬封魏城故魏國也 今平陽府蒲州東南永樂城是 悼子徙霍 今平陽府	陽府 魏絳徙安邑 即禹都 惠王徙大梁遂稱曰梁 今開封府	趙造父封趙城 今平陽府趙城縣 趙夙邑耿 今蒲州河津縣 趙衰居原 今懷慶府濟原縣西北原鄉是 簡子居晉陽 今太原府原縣 獻侯治中牟 今彰德府	湯陰縣西 敬侯始都邯鄲 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	燕都薊 今順天府附郭大興縣	齊 秦 楚竝見前	項羽分王諸將所都攷	楚分為四 西楚霸王項籍都彭城 今江南徐州 衡山王
--	-------------------------	--------------------------------------	-------------------	---	---------	---	--	---	---	-----------------------------	------------------	----------------	-----------	-----------------------------------

吳芮都邾 今湖廣黃州府西北邾城是 九江王英布都六 今鳳陽府	壽州南廢 安豐縣是 臨江王共敖都江陵 今荊州府附郭縣	趙分為二 常山王張耳都襄國 今直隸順德府治 代王趙	歌都代 今山西大同府蔚州治	齊分為三 齊王田都都臨淄 即故齊都 濟北王田安都 博陽 今開封府陳州商水縣北有博陽故城王氏曰應在山東濟南府濟水北	膠東王 田市都即墨 今山東萊州府膠州即墨縣	燕分為二 燕王臧荼都薊 故燕都 遼東王韓廣都無	終 今順天府薊州王田縣	陳光亭雜識 卷四 天 謙牧堂	魏分為二 西魏王魏豹都平陽 今平陽府 殷王司馬卬 都朝歌 今大名府濬縣西廢衛縣是	韓分為二 韓王韓成都陽翟 故韓都 河南王申陽都 洛陽 今河南府城東洛水北是	秦分為三 雍王章邯都廢丘 即犬丘見前周懿王 塞王司馬 欣都櫟陽 見前漢都 翟王董翳都高奴 今延安府鄜州東高奴城是	漢末羣雄分據攷	赤眉據長安 故漢都 王郎據邯鄲 故趙都 彭寵據漁陽	故燕 都 隗囂據天水 今陝西鞏昌府 盧芳據安定 今陝西平涼府
--	-------------------------------------	------------------------------------	------------------	---	-----------------------------	----------------------------------	----------------	-------------------------	---	--	---	---------	---------------------------------------	---

鎮原 寶融據河西 <small>今甘肅</small> 秦豐據黎丘 <small>今襄陽府宜城縣東</small>	有黎 劉永據睢陽 <small>今歸德府治</small> 張步據臨淄 <small>今青</small>	州府壽光縣 董憲據東海 <small>今兗州府</small> 李憲據廬	西南廢劇縣 公孫述據成都 <small>今成都府</small>	江州府 十六國分據攷	漢劉淵據離石 <small>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small> 徙蒲子 <small>今平陽府</small> 又徙平陽	劉曜據長安改號趙	成李特據廣漢 <small>今四川潼川州鹽亭縣東廢縣是</small> 李雄據成都至李壽	改號漢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三元 謙牧堂	後趙石勒據襄國 <small>今順德府</small> 徙都鄴 <small>見前曹魏都</small> 冉閔改號魏	燕慕容廆世居遼東徙徒河之青山 <small>在廢大寧衛東廢徒河縣</small> 又徙	棘城 <small>在大寧之東南</small> 孰徙龍城 <small>大寧東廢柳城是</small> 僞徙薊 <small>故燕都</small> 又遷	鄴	秦苻健據長安	後燕慕容垂都中山 <small>今真定府定州</small>	南燕慕容德據滑臺 <small>今大名府滑縣</small> 徙廣固 <small>在青州府城西四里</small>	北燕馮跋據和龍 <small>即燕之龍城</small>	附 西燕慕容永據長子 <small>今路安府屬縣</small> 燕不在十六國之數
---	---	--	-------------------------------------	---------------	--	----------	---	-----	--------------------------	--	--	---	---	--------	--------------------------------	---	------------------------------	---

後秦姚萇據長安	西秦乞伏國仁據枹罕 <small>今臨洮府河州</small> 徙苑川 <small>在臨洮府西境</small> 乾歸徙	金城 <small>即蘭州</small> 熾磐徙枹罕暮末保南安 <small>今鞏昌府東南廢源道縣</small>	夏赫連勃勃據統萬 <small>今榆林衛廢夏州是</small>	涼張軌據姑臧 <small>今涼州衛是</small> 重華徙燉煌 <small>今肅州廢沙州是</small>	後涼呂光據姑臧	南涼秃髮烏孤據廉川 <small>在秦州廢上邽縣西南或曰在蘭州西南境</small> 遷樂都	在今西平郡治也 利鹿孤徙西平傳檀徙姑臧後還	樂都	隙光亭雜識 卷四 辛 謙牧堂	北京段業據張掖 <small>今甘肅山丹衛</small> 沮渠蒙遜徙姑臧	西涼李暠據燉煌遷都酒泉 <small>今肅州衛</small>	附 翟遼據黎陽 <small>今大名府濬縣</small> 楊茂搜據仇池 <small>今鞏昌府成縣</small>	隋末羣雄分據攷	魏公李密據鞏 <small>今河南府屬縣</small> 夏王竇建德據樂壽 <small>今河間府獻縣</small>	遷洛 <small>今廣平府</small> 楚帝朱粲據南陽 <small>今</small> 操師乞據豫章	今江西 楚帝林士弘退保餘干 <small>今江西饒州府屬縣</small> 又遷虔	州 <small>今江西</small> 定楊可汗劉武周據馬邑 <small>今大同府朔州</small> 永	樂王郭子和據榆林 <small>今陝西榆林衛</small> 梁帝梁師都據朔方
---------	---	---	----------------------------------	---	---------	---	--------------------------	----	-------------------------	--	---------------------------------	--	---------	--	--	---	---	--

今榆林衛西 梁帝蕭銑起兵巴陵今湖廣岳州府據江陵

今荆 梁王沈法興據毘陵今常州府 吳帝李子通據

江都今揚州府 吳杜伏威據歷陽今江南和州 秦帝薛舉

據金城今臨洮府蘭州 仁杲居圻墟城今平涼府涇州東有薛舉城

涼帝李軌據武威今涼州永昌等衛 許帝宇文文化及據魏

縣今大名府屬縣 鄭帝王世克據隋東都今河南府城是 漢東

王劉黑闥起漳南今山東東昌府高唐州恩縣西廢東陽縣是 據洛州見

魯王徐圓朗據袁州今大興縣 燕王高開道據漁陽今順天府

宋輔公祐據丹陽今江寧府治

陳光亭雜識

卷四

三

謙敬堂

五代十國分據攷

吳楊氏居揚州今府 吳越錢氏居錢塘今杭州府附郭縣 荆

南高氏居江陵今荆州府附郭縣 楚馬氏居潭州今長沙府

閩王氏居福州今府 延政居建州今建寧府 南漢劉氏

居廣州今府 蜀王氏居成都今府 南唐李氏居金陵

今江 寧府 景徙洪州今南昌府 後蜀孟氏居成都 北漢

劉氏居晉陽今太原原縣

宋西夏所都

趙元昊都興慶府今寧夏衛城

元末羣雄分據攷

天完徐壽輝起蘄水今黃州府屬縣 陳友諒改稱漢居江州今

江 府 宋韓林兒起潁州今鳳陽府屬 都汴 周張士誠起

泰州今揚州府屬 居吳今吳縣 改稱吳 夏明王珍居重慶

漢書景帝時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長沙王發

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曰臣國小地

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元遺山詩

回旋我亦笑長沙

陳光亭雜識

卷四

三

謙敬堂

膠城嚴衍明末好古士也著資治通鑑補四百餘卷自

言積三十年苦心冬夏不暫輟余謂司馬公本止二

百四十九卷此補無乃太多乎

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天竺迎旃檀像其

王摹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

今弘仁寺所供未知卽是此像歟抑果優填王所刻

歟

楚三戶昭屈景也三游游俠游說游行也三端文士筆

勇士鋒辯士舌也

良造王良造父也 夔襄后夔師襄也或夔曠師曠也
 由夷許由伯夷也 胥原子胥屈原也 彭胥彭
 咸子胥也 和鵠醫和扁鵲也 京管京房管輅也
 梓竈梓慎裨竈也 周柳周美成柳永也 辛蘇
 稼軒東坡也 陰何陰鏗何遜也 袁灌袁盎灌夫
 也 蕭朱蕭育朱博也 王貢王吉貢禹也 曹劉
 曹植劉楨也 羊何羊璿之何長瑜也 並謝靈運友 顛
 天太顛閔天也 東馬方朔相如也 研桑計然弘
 羊也 管蕭管仲蕭何也 孫許孫綽許詢也 顏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三 謙牧堂 藏板
 謝延之靈運也 沈宋佺期之問也 張王張籍王
 建也 錢郎錢起郎士元也 何劉何遜劉孝綽也
 沈謝沈約謝朓也 溫邢子昇邢邵也 邢魏邢
 邵魏收也 沈范沈約范雲也
 脫畧輕易也 跌宕放逸也 游揚卽揄揚也 介紹
 傳命之使也 瞠眙驚怪直視也 盧胡嗝噓哈臺
 軒渠噴飯闕堂撫掌解頰皆笑也 角睜眼角斜視
 也 咫聞近聞也 夫君卽君家也 弭節按節徐
 步也 擊汰汰水波言舉大權以擊水波也 據梧

以梧爲几而據之也 杖擎擎船篙也 短兵刀劍
 也 櫺具古長劍首狀也 曠弩引滿曰曠 負蘭
 蘭盛努矢者 揚權猶言發揮 試兒今之試過也
 玉卮無當當底也 偏提卽注子一云酒斝 唐
 肆今過路亭無壁者 爰書爰換也謂以文書換口
 辭也 雋永雋肥肉也 弁髦男子始冠則用之既
 冠則棄之也 神漢謂山澤氣相蒸興雲而爲雨也
 保介農官之副也 封靡封殖侈汰也 宥密宏
 深靜謐也 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謂貢賦多少之則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三 謙牧堂 藏板
 殿屎呻吟也 回遁邪僻也 旬宣徧布也 沆
 瀣北方夜半氣也 朏月出也 旁死魄初二日
 哉生明初三日 哉生魄十六日也 鬱儀奔日之
 仙羲和也 結璘奔月之仙嫦娥也 飛廉風師也
 屏翳雨師也 豐隆雲師一云雷師 青女主霜
 雪神也 戢音音擬又音逆又音集盛也多也
 聶與牒同音輟薄切肉也 怨鳥卽謝豹子規也
 沛艾馬行貌 渴筆謂枯無墨也 廝養廝析薪者
 養炊烹者 窮袴前後有褱不得交通也 大小垂

手舞也 整屋水曲曰整山曲曰屋 欵段欵遲也
 段形也言形段遲緩 澳忍垢濁也 堠封土為臺
 以記里也 香壁墨也 臺笠臺夫須也謂莎草言
 以夫須為笠以禦暑雨也 上除上巳也 齊牢牢
 俎也謂共牢而食 耳衣暖耳也 鴟夷韋囊也以
 盛酒 黃公鸚也 蒯緱蒯茅類可為繩緱謂把劍
 處 仁祠佛寺也 湖目蓮子也 青衿青領也學
 子之服 刀圭十分方寸七之一堆如梧桐子大
 麟趾裏蹄黃金也 打盹躁進士不捷而飲也 剖
 隙光亭雜識 卷四 藏板 謙牧堂

剔削曲刀剔曲鑿也 侷莫猶云努力 既脫作土
 室候望處也 蹶張足踏弩也 迷迭都梁婆律皆
 香也 渠答鐵蒺藜也 陽邁金之精者也 臨衝
 戰車也 素封富人也 一牛鳴地五里也 吠蛤
 蛙也 黃帽榜人長年三老皆舟子也 青奴竹夫
 人也 南宮禮部也 酪奴茗也 玉蟲燈花也
 不律筆也 凍梨老也 探支預借也 寒具餽子
 也 隳括隳柔曲者括正方者 翫麟亢直也 陸
 離參差也 端公御史也 突梯委曲順俗也 戍

削言衣美也 短褐短童稚所著褐毛布衣也 輪
 奩輪高大奩衆也 熹微日初出也 蘭錡頓甲兵
 架也 磬折腰曲如磬之折也 恢台恢大也台與
 胎同言夏氣大而育物也 磬控磬騁也謂使之曲
 折如磬控止也 郭郎傀儡也 伊優曲媚也 蕭
 辰秋日也 闡茸不肖也 襍穢笠子也又不曉事
 人也 斥候斥度候望也 明府唐人呼縣令也贊
 府丞也少府尉也亦曰贊公少公 惇史記其惇厚
 之德也 鼓篋謂始入學擊鼓警衆乃發篋以出書
 籍也 函丈函猶容也講習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
 負劍辟咄詔之者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
 口旁曰咄辟咄詔之謂傾頭與語也 夷猶自得也
 輪囷屈曲盤戾貌 堪輿者堪天道輿地道也
 徽纏徽三股索纏二股索也 冰叟婦翁也 支婆
 庶母也 盤渦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盤音漩
 醞藉如醞有味及有薦藉也 受釐受禧也 慮
 囚卽錄囚也 椎埋推殺人而埋之也 駮豚駮圻
 裂豚寒創也 肺附如肺附肝也 睚眦睚舉眼眦

隙光亭雜識 卷四 藏板 謙牧堂

目匡也 黎祁豆腐也 奏廁奏向也 綦極也齊人語 黃散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也 睥睨不正視也 媒藥媒酒教也 藥麵也 齊人名麵餅曰媒 籍甚狼籍甚盛也 按堵按次第堵墻壁不動也 鉤距鉤致其情距閉之不能去也 城旦春旦起行治城春 鬼薪取薪給宗廟也 白粲擇米使白也 酎金醇釀爲酎八月嘗酎以薦祖廟諸侯出助祭金三重也 棄繻繻帛邊關出入烈繻頭以爲合符也 陸沉無水而沉也 僑人寄寓者也 繾綣反覆不離也 牢固相著之意 搯擊擊古腕字 尺籍伍符者伍符五五相保之符也 網紀謂參佐操一府之網紀者 蒼頭廬兒皆官府給役者 三農山澤平地也 卒更者正卒役一月一更踐更者出錢贖貧者役月二千曰踐更過更者例人各三日戍邊出錢三百入官官爲給戍是爲過更 姿首姿謂有色首謂鬢髮也 白望虛名也 蘧蔭今之蘆蔭也 暴室掖庭之室取曝曬衣也 薄室同 汙萊汙停水萊草穢也 頭會箕歛從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三

謙牧堂藏板

婆娑肢體緩縱不收貌 同產子養昆弟之子以爲子者 流蘇盤線繪繡之毬五彩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蘇猶鬚也又散貌 罽駕猶覆駕 緩頰徐言也 杼柚織具也柚亦作軸 期門人主微行與期於門下也 噂沓聚語也 堂皇堂無四壁者 左右甄甄音堅左右翼也 左右孟田獵陳名 職競職主也競力也專力爲此也 泮宮先生教授也 儀馬廟中木馬也 蜜脾釀蜜如脾也 執金吾金吾鳥名主辟不祥 戊巳校尉諸干皆有正位惟戊巳寄住言其於西域無定居也 舳艫舳船尾持柁處艫船頭刺棹處也 闌人精氣奄閉也 周陸遮禽獸圍陣也 承塵以承塵土也 望郎吏部郎也 粉署諸曹部署也 艾帳雉駢也 衰然進也又盛服貌 泐解散也 啟服馬名也 犄角犄牽其足角執其角也 參商參昏見商晝見二星晝夜不相見也 綿蕞立竹及茅索管之以習禮也 風琴簷馬也 感槩感而立節槩也 橐籥橐衣囊籥糜也 曹閔也 洎肉汁也 拾潘猶云覆水難收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三

謙牧堂藏板

門牡所以下閉者以鐵為之 班荆布荆坐地也

班馬班別也 鬱攸火氣也 潘沐潘米汁以沐頭

也 迹人迹禽獸者 臭味同類也 躓是也 首

鼠兩端鼠首一前一却也 涓人涓潔也為人主潔

除之人 束薪言急之甚物濕則易束也 乾沒豫

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琅璫長鎖也

尉薦安尉而薦達之也 甌窰高亢狹小之田汙邪

下濕尖角之田 販指販牛羊也 轉圜言易也

括囊括結也言自閉慎也 金鹽五加皮也 上游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三

謙牧堂

上流也 棘矜棘與戟同矜戟之把也 黃琉璃簾

也 子午道謂南北道也 鋤筍鋤如瓶筍即竹筍

投書可入而不可出也 彤刑去頰旁毛也 葭莩

之親蘆筍中白皮至薄者也 令甲謂首篇也 陵

夷言如丘陵下平也 譙樓又為巢樓俱言其高也

公除以天下為公而除服也 屬籍宗屬之籍今

之玉牒也 黃襪乳母服也 盱衡眉上曰衡謂舉

揚目也 清狂不狂似狂也 窮髮無毛之地毛草

也山川以草木為髮 屬疾託疾也 樵蘇樵取薪

蘇取草也 請室請罪之室也 就壻贅壻也 偏

戰各居一面約日定地鳴鼓而戰也詐戰不約日而

戰也 菊婢金鳳花也 齧膝良馬名低頭口至膝

也 牛衣編麻為之 文無害害勝也無能傷害之

也 胥靡胥相也靡隨也聯綴之使服役也 禱祝

禱求子之神也 少府天子藏錢之所也 不得要

領衣要及領也凡持衣者先執之 狎至相因而至

也 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 紫泥天子六璽皆

以武當紫泥封之 鹿車車窄小載容一鹿也 姑

隙光亭雜識

卷四

四

謙牧堂

息姑且也息安也 稽故謂稽留以事故 烽燧燧

煙也夜望烽晝望燧 敗北北方幽隱之地故軍敗

者曰北 牢盆牢價值益鬻鹽盆也 伏臘秦德公

始為伏祠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冬至後視百神曰

臘 毳毳毛席也 觚稜殿堂最高處又八觚有稜

者也 抗衡者衡車上橫木言相對不相下也 淮

南大小山如大雅小雅也 采恩謂連闕曲閣也以

覆重刻垣墉之處又闕之屏也 振子逐疫之人也

搜牢謂牢固藏貨者皆搜取之 叟兵蜀兵也

意錢卽攤錢 玉燭四氣和也 焚巫尪謂瘡巫禱
 雨鼻孔向上天哀之故下雨 管蕭脂及香草也
 拒枚環餅也 餠餠錫也 餠餠起餅也發酵使麵
 輕高浮起而炊之餠哀去聲媮媮上聲 皆井無水
 井也 奔中狹路之中也 要害於我爲要於敵爲
 害也 塗林丹若金櫻若榴皆石榴也其甜者曰天
 漿 督亢膏腴也 莊馗大道也 髦鬣蠻夷毛扇
 也 綸幣布之精者也幣與貨通 渴鹵鹽地 潢
 滂停水也 委禽莫鴈也 無焦類無子遺也 耳
 隙光亭雜識 卷四 早 謙牧堂 藏板
 孫玄孫之孫但耳聞也 尊章舅姑也 乘龍得佳
 壻也 子卿大夫之嫡子也 踞轉轉衣裝也 窈
 窕窈纖細不滿窈宏大不入也 離局遠部曲也
 大黃肩弩也 剛挂射雉弩矢也 附弓中央把
 轡輶匈奴車 狙擊密伺擊人也 雕胡菰米也
 肅霜良馬也 燧象卽火牛法 捐馬取馬乳捐治
 之可食也 設嘔吐也 活東鼓師並蝦蟇也 豸
 解也直是反 旁午一從一橫也 塊然如土塊也
 適古悠字笑貌 長物賸物也 碁間毒亂也

么膺微細也 選奕却不前也 離疏釋蹻去蔬食
 釋繩屨也 交關交通也 拓落不偶也落魄同亦
 曰落薄 窳窳窳言原窳言夜也猶言長夜謂葬也
 楸柎棺中靈牀也 癡癡音縱記小兒病也 孰
 噓鼻窒也 膺至羣至也 較轆蹂踐之也 詆諆
 毀醜也 居閒居中間爲道地也 內謁主通名者
 又曰典謁 蛾伏蛾與蟻同 齧齧側齒爲齧咬爲
 齧 盤互盤結交互也 方洋常洋皆徜徉也 骹
 骹屈曲也骹古委字 搏膺椎胸也 噢咻痛念聲
 隙光亭雜識 卷四 早 謙牧堂 藏板
 壯髮當額前髮侵下而生也 清盧盧目瞳子也
 面之不正視也 魁結堆髻也 跋盩盩與突同
 足蹠疾不可行也 上僂肩偃也 甚口有口辯也
 甕無過言也 關說因之而納說如有所關也
 風指以指風之也 龐服雜色服也 袒服婦人內
 衣也 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 衣製雨
 衣也 弋緋黑繒也 諸于大掖衣也 側注冠側
 立而下注也 厠踰近身小衫也 屣屣草履也
 履綦履下飾也 酺聚飲食也 腊毒食久而毒也

攻苦食啖啖作淡 舉白白見驗乾也 翠鵝鳧
 尾肉胖鳥脅側肉與鴛脾毗也醜鼈竅也 大白大
 爵也罰用之 歡伯酒也 酒吏酒糾也 酌卽酌
 也 辜推占市易也 方罫碁局間目也 筍業簾
 傍直立木曰筍橫木曰業 都盧合浦南國名其人
 善緣木 獬獬猿類而白腰以前黑 罍麗音獨鹿
 小網 左纛以旄牛尾置駢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
 相見也 班駟車闌間皮筐以安駟者 桎桓行馬
 也 巨忝古良弓也 齟齬不合也咀晤鉏鋸並同

陳光亭雜識 卷四 聖 謙牧堂 藏板

祖道祭黃帝子累祖也 駘蕩宮名言春時景物
 滿也馭姿亦宮名馬行迅疾貌言宮之深大迅行乃
 徧也杓詣亦宮名言美木盛也 筵筵小破竹也
 折草卜筮 靈氛善卜人巫咸古神巫也 盛鬚盛
 鬚也 黼黻嬈也奴了反 突與東南隅為突西南
 隅為輿 泔泔洗漂絮也 孟浪不精要也 龍甍
 甍尾也日月會於尾謂十月也 介則一足也 鼓
 筴播精鼓籛也筴小箕精簡米也 兀者亦則足人
 白莠藕也 烏裨柿也 鹵莽耕不善滅裂芸不

善也 臯比虎皮也 兩樹交陰曰樾 穴中曰窠
 樹上曰巢 苓通苓猪矢通馬矢也 蕊榜以天榜
 在蕊珠宮也 白打宮中鬪戲也 噤齟忍口怒齒
 也 筧以竹通水也 揜捋衣也 擱然勁忿貌
 紕繆舛戾也 綵縹衣聲也 縮胸不任事貌 屈
 強不服貌 自詭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 移病移
 書稱病也 閱閱明其等曰閱積其功曰閱 義甲
 義爪甲也 治奉道家淨室也 親串串狎也 擗
 標拊心也 原廟再作廟也 下走僕役也 答逌

陳光亭雜識 卷四 聖 謙牧堂 藏板

果之似李者 離支卽荔支 羈糜羈馬絡頭糜牛
 鞞也 三尺法謂以三尺簡書法律也 進賭債也
 蹇修古良媒也 卷白波言快飲而盡也 大宅
 面也 誨諉以言相屬也 食間方言云勸也亦謂
 之憇憇 三翼船名也

九言濫觴於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或曰始自高貴鄉
 公後人亦少有為之者元釋明本中峰梅花詩昨夜
 西風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船滾入沙灘坳野樹古梅
 獨卧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牕敲半枯半活幾個

撮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
 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揚升庵云玄冬小春十月
 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嶺頭
 去相思忽到盧仝窗下來歌殘水調珠沉明月浦舞
 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
 十四番花信催盧贊元醑醑花云天將花王國艷殿
 春色醑醑洗妝素額相追陪絕勝濃英綴枝不韻李
 堪友橫斜照水攪先梅瑤池董雙成浴香肌露竹林
 嵇叔夜醉玉山頽風流何事不入錦囊句清和天氣
 隙元吉雜識 卷四 罍 謙牧堂
 直挽青陽回釋不你道人廬山云一上上上到匡
 廬山眼觀四海身在五雲間芳草連天齊遮鸚鵡綠
 落花滿地亂點鷓鴣斑洗鉢池邊浪生龍戲躍講經
 臺畔風嘯虎生寒此處百丈紅塵飛不到清風明月
 讓與道人間
 酒不到劉伶墳上土長吉八言也男兒生不成名身已
 老少陵九言也黃帝置鼎於荆山煉丹砂丹砂成騎
 龍飛上太清家太白十言也中山故人應有招我歸
 來篇東坡十一言也

脯資餼牽脯乾肉也資糧食也餼腥肉也牽生牲也
 鞮鞢鞞鞞在馬背曰鞮在胸曰鞞在腹曰鞞在後曰
 鞞 賄賂祿含去聲車馬曰賄貨財曰賂衣服曰祿珠
 玉曰含 螟螣蝨賊螟食心螣食葉蝨食根賊食節
 追蠡趙希鵠云追琢也今畫家滴粉令凸起謂之追粉
 蠹剝蝕也言禹之鐘欵文追起處剝蝕也趙岐註非
 雕造九經起於周廣順顯德之間孟蜀廣政間亦有刊
 本其字畫皆工書者爲之故端嚴有法卷末必載書
 者官銜姓名此其所以不庸俗而可傳達也今固已
 不可得見即兩宋所刊亦不易得而春秋三傳刻於
 皇祐中者洪容齋尚譏其殊不逮前則南渡而後更
 可知矣然此時得紹興刊本幾種亦當什襲珍重也
 歲月有雌雄見虞喜安天論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曰
 雄十二支爲歲陰故曰雌但以畢爲月雄觜爲月雌
 則不可曉雷有雌雄見師曠占霹靂者爲雄旱氣也
 不大霹靂者爲雌水氣也郎顛傳引易雌雄秘歷又
 有孝經雌雄圖今其書皆不可見又箭有雌雄見遼
 史車駕遠歸閣門使持雄箭勸箭官持雌箭比較相

合而後入宮謂之勘箭內箭為雄外箭為雌

三字年號

始建國 王莽 中大通 中大同 並梁武帝

四字年號

建武中元 漢光武帝 太平真君 元魏太武帝

天册萬歲 萬歲通天 萬歲登封 並武后

太平興國 宋太宗 大中祥符 宋真宗

建中靖國 宋徽宗

延嗣寧國 天祐垂聖 福聖承道 並夏主趙諒祚

隙光亭雜識

卷四

四

謙牧堂

天安禮定 夏主乘常

天儀治平 天祐民安 並夏主乾順

六年年號

天授禮法延祚 夏王趙元昊

天賜禮盛國慶 夏主乘常

貞明承智大同 南詔

年號相同

建始 漢成帝 後燕慕容熙 建和 漢桓帝 南涼秃髮利鹿孤

元光 漢武帝 金宣宗 元和 漢章帝 唐憲宗 元康 漢宣帝 晉惠帝

元嘉 漢桓帝 宋文帝 元熙 漢劉淵 晉恭帝 太元 吳主孫權 晉孝武帝

天璽 吳主皓 北京主段業 天統 齊後主緯 夏明玉珍 天保 北齊主洋 後梁主蕭巋

天祐 唐昭宗 吳張士誠 天福 後晉高祖 西遼耶律淳 天德 閩王延政 金主亮

天會 北漢主劉承 鈞 金太宗 天禧 宋真宗 西遼主直魯古 天慶 遼主耶律延禧 夏主純佑

黃龍 漢宣帝 吳主權 永元 漢和帝 齊東昏侯 永光 漢元帝 宋廢主子業

永初 漢安帝 宋武帝 永建 漢順帝 西涼李恂 永嘉 漢冲帝 晉懷帝

永熙 晉惠帝 西魏孝武帝 永昌 晉元帝 唐武后 永泰 齊明帝 唐代宗

青龍 魏主獻 後趙石鑿 延康 漢獻帝 梁沈法興 延熙 漢後主 後趙石弘

延興 魏孝文帝 齊廢主昭文 光天 蜀王建 南漢劉玢 紹興 宋高宗 西遼主夷列

隙光亭雜識

卷四

四

謙牧堂

咸寧 晉武帝 後涼呂纂 咸康 晉成帝 蜀王衍 泰始 晉武帝 宋明帝

麟嘉 漢劉聰 後涼呂光 大同 梁武帝 遼太宗 大德 西夏主乾順 元成宗

大寶 梁簡文帝 南漢劉鋹 皇建 北齊孝昭帝 夏西主安全 武成 周明帝 蜀王建

乾亨 南漢劉龔 遼策宗 乾德 蜀王衍 宋太祖 乾祐 後漢高祖 西夏主仁孝

乾道 西夏主乘常 宋孝宗 保大 南唐李景 遼主延禧 開運 晉出帝 西夏主元昊

至德 陳後主 唐肅宗 至元 元世祖 元順帝 正德 西夏主乾順 明武宗

貞觀 唐太宗 西夏主乾順 貞元 唐德宗 金主亮 天順 元泰定帝 子阿速吉 明英宗

大慶 西夏主元昊 西夏主仁孝 按本朝而同號者惟唐之上元西夏之大慶元之至元耳 上元見下三同內

年號三同

元興 漢和帝 吳孫皓 太寧 晉明帝 趙石虎

天興 元魏道武帝 定揚劉武周 和平 漢桓帝 涼張祚

五鳳 漢宣帝 吳孫亮 永寧 漢安帝 晉惠帝

永隆 梁梁師都 唐高宗 嘉平 魏主芳 漢劉聰

更始 漢劉玄 西燕慕容冲 正始 魏主芳 北燕高雲

大定 後梁蕭察 周靜帝 廣運 後梁蕭察 北漢劉繼克

太安 晉惠帝 秦苻丕 永平 漢明帝 元魏宣武帝

上元 唐高宗 唐肅宗

陳光亭雜識 卷四 四元 謙牧堂

年號四同

建平 漢哀帝 後趙石勒 建初 漢章帝 成李特

大安 後涼呂光 遼道宗 永康 漢桓帝 晉惠帝

建武 漢光武帝 晉元帝 永安 吳主孫休 北涼沮渠蒙遜

永樂 涼張重華 五代張璠 天啟 魏元法僧 梁蕭莊

年號五同 明太宗

建元 漢武帝 漢劉聰 晉康帝

建興 漢後主 吳主亮 成李雄

太初 漢武帝 秦苻登 西秦乞伏乾歸

太和 魏主獻 後趙石勒 漢李勢

太平 吳主亮 北燕馮跋 梁敬帝

永和 漢順帝 晉穆帝 後秦姚泓

永興 漢桓帝 晉惠帝 魏冉閔

改元最多者

漢武帝十一 唐高宗十四 武后十六

隙光亭雜識卷四終

隙光亭雜識 卷四 三 謙牧堂

隙光亭雜識卷五

長白揆叙愷功

男永壽仁山甫謹較訂

五經之中其為後世偽撰竄入者無如書經後儒多有能辯之者今錄之於左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

隙光亭雜識

卷五

謙牧堂

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又曰書小序決非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得吳棫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一體其亦難言矣

趙孟頫重緝尚書集註序略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為經以其為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惟易僅全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偽者出焉在書為尤甚學者不察尊偽為真俾得並行於世若張霸之膚陋二十四篇亦以為古文尚書小序之舛訛大悖經旨亦以為孔子所定嗟夫書之為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偽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偽忍無述

隙光亭雜識

卷五

謙牧堂

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某覈其真而為之集註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書之為道誠遠矣漢自伏生以下晁錯倪寬夏侯勝皆專治書而不得其旨孔安國雖為之註多惑於偽序而討論未精蔡邕才堪釐正而其說不盡傳孔穎達之疏曲暢附會無所折衷至宋朱子留心雖久未遑成書蔡沉過謹而失之繁亦為才識所限金履祥懲之而失於簡亦以精力之所拘終不若他經之傳註審之熟而言之確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之者眾也

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明焦竑曰見趙子昂真蹟有此一篇此乃人心之同然也第恨其書不可見耳

吳澄曰漢藝文誌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耳張霸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頤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為逸書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

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遼絕矣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漢世夏侯毘所傳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頤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後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夫吳氏朱子之所疑者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

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者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裹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黃鎮成曰孔傳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三載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今之所傳者乃唐天寶所定本也夫經籍遭秦火殘缺書為最甚其初伏生所教者裁十三晁錯所受者止以其意屬讀則今文之傳固有不備厥後孔氏發壁中之藏以不知科斗書而以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增多伏生之半則古文之傳又不足

隙光亭雜識

卷五

四

謙牧堂

能盡又况張霸偽妄漢魏諸儒已不識古文永嘉喪亂今文之學又絕尚書一經至是幾乎息矣寥寥數百載間乃至東晉而後孔氏之書始出其間混淆真偽所不暇論至於更歷傳授循譌踵繆斷章錯簡周田豕亥諒匪一端且伏氏既有壁藏不以書授錯而以女子口授孔壁書既傳都尉朝馬鄭諸儒宜無不知乃俾偽書肆行欺罔是皆不能無疑者矣嗚呼書之不幸一失於壁中之磨滅再失於女子之口傳三失於巫蠱之淪廢百篇之義既莫覩其大全幸存而

可考者其喪失又如此世之學者乃欲強通其所不通斯亦難矣善乎朱夫子之言曰解其所可曉者而闕其所可疑者則誠讀書不易之良法也

歸有光曰某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叙錄忻然有當於心揭曼碩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歲讀書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真偽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極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

陳光正雜識

卷五

五

謙牧堂藏板

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其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不同固不待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者漢世之偽書別于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于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傳僅僅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為之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

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名薦紳先生莫知廣白虎石渠之異義學者蹈常襲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及見吳公書乃依仿其意釐為今文如左而存其叙錄于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攷焉

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語并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

陳光正雜識

卷五

六

謙牧堂藏板

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二語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等竊論語允執厥中成文征苗誓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召還兵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竊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稽首之文其外肩征仲虺之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

商周之作相傳得之孔子宅壁中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而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詞也

程伯圭曰西漢未有學左氏春秋傳者劉歆始欲表章而諸儒詆罷之今孔序及傳中皆引左傳非巫蠱以前之書明矣

顧炎武曰益都孫寶侗謂書序為後人偽作如左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言衛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言晉曰命以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七

謙牧堂藏板

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為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

左傳引書與今本同異 隱六年引商書曰惡之易也

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迺其猶可撲滅今商書盤庚篇曰恐沈於眾若火之

燎於原不可鄉迺其猶可撲滅 莊八年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杜氏曰逸書大禹

僖五年引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氏曰周書逸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今周書君陳文 又曰民不易

物惟德繫物今周書旅獒篇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二十四年引夏書曰地

平天成杜氏曰逸書今虞書大禹謨文 二十七年引夏書曰賦納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今虞書舜典曰敷奏以言又益稷篇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 三十三年

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今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弟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

文四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今民彝大泯亂

七年引夏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

歌勿使壞今虞書大禹謨篇文勿使作俾勿 成十六年引夏書曰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杜氏曰逸書林氏曰夏書五子之歌 襄三年引商書曰無

隙光亭雜識

卷五

八

謙牧堂藏板

偏無黨王道蕩蕩杜氏曰商書洪範也今周書洪範文 四年引夏訓有之曰

有窮后羿杜氏曰夏訓夏書今夏書五子之歌文 五年引夏書曰成允成功杜氏

曰逸書今虞書大禹謨文 十一年引書曰居安思危杜氏曰逸書今周書周官曰居寵思危 十

四年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司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杜氏曰逸書林氏曰夏書胤征篇 二十一年引夏書曰念茲在

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杜氏

曰逸書今虞書大禹謨文 二十一年引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杜氏

曰逸書今夏書胤征篇 二十五年引書曰真始而敬終終以不

困杜氏曰逸書今周書蔡仲之命篇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杜氏曰逸書今虞書大禹謨篇文三十年引仲虺志云

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今商書仲虺之誥曰取亂侮亡三十一年引大誓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氏曰今尚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侯疑之今周書泰誓文又周書數

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杜氏曰逸書林氏曰舉周書泰誓篇

今周書武成文國作邦昭七年引武王數紂之罪曰紂為天下逋

逃主萃淵藪今周書武成文紂作受八年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

杜氏曰周書康誥也今康誥茂作懋十年引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杜氏曰逸書林氏曰商書太甲

十四年引夏書曰昏墨賊殺林氏曰逸書今書經無此文十九年引

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杜氏曰尚書康誥今康誥無此文二十四年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九 謙敬堂

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杜氏曰今大誓無此語今泰誓作離心離德哀六年引夏書曰惟彼

陶唐帥彼天常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杜氏曰今夏書五子之歌篇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十一年引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杜氏曰盤庚商書也今盤庚篇文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共作恭

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杜氏曰逸書今虞書大禹謨文能作先

國語引書與今本同異 周語富辰諫襄王引書有之

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今周書君陳文必有忍其乃有濟內史過對襄

王曰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

韋昭注曰逸書也今虞書大禹謨文無作罔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

夫有辜在余一人今商書湯誥文作共爾萬方有罪在子一人子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在盤庚

曰國之臧則惟汝眾國之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

罰今商書盤庚文無兩則字及是字逸作佚單襄公告定王曰凡我造國無從

非彛無即悞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商書湯誥文凡我造國無從匪彛單

襄公曰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注曰逸書今夏書五子之歌文曰民可近不

可單襄公告其子頃公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

休祥戎商必克今周書泰誓文同單穆公諫景王曰夏書有之

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今夏書五子之歌文晉語知國諫知襄子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一 謙敬堂

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夏書五子之歌文

歌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周書康誥文鄭語史伯

對桓公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周書泰誓文晉語白

公子張諫靈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聽至於神明以

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

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

作書曰以余正四方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

又使以象旁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

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

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今商書說命下文曰王曰台小

入宅于河自河往臺說命上文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

諫于王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

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帝咨于良弼其

代子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命之曰

朝夕納誨以輔台聽若濟巨川命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

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今周書呂刑文曰乃左史倚

相諫申公子亶曰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遐

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今周書無逸文曰文王界服即康功田功

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燕邦惟正之

供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二 藏板

史記五帝三王本紀與今本異 能明馴德今作克便章

百姓今作平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今作欽

曆象日月星居郁夷今作宅敬道日出便程東作今作寅賓出

鳥獸字微今作鳥居南交便程南譌今作宅南交居西土

宅西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今作寅饒納日平其民

夷易今作厥居北方今作宅便在伏物今作平歲三百六十

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今作期三百有

閏月定四時成歲允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

堯百工庶績咸熙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

明堯曰吁頑凶不用今作曠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堯又曰誰

可者驩堯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

用僻似恭漫天今作帝曰曠咨若子采驩堯曰都共工堯曰鯀負

命毀族不可嶽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今作方命圮族岳

堯曰嗟四嶽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

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曰有矜在民間

曰虞舜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

至姦踐今作異鄙作否悉舉貴戚等作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觀其

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媽汭今作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使

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今作慎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藏板

五典克從納于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

百揆百揆時叙堯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

今作納于大麓堯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

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今作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辯於

羣神辨今揖五瑞揖今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今作歸格于徧

告以言徧告今決川決今青救過赦今作青惟刑之靜哉靜

恤流共工于幽陵遷三苗于三危陵今作洲謀于四嶽

謀今明通四方耳目今作明四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

居官相事今作有能奮庸熙五品不馴馴今五流有度五度

三居惟明能信度今作宅能誰能馴于工誰能馴于上下

信作克允誰能馴于工誰能馴于上下

誰能馴于工誰能馴于上下

誰能馴于工誰能馴于上下

草木鳥獸馴今並 夙夜惟敬直哉惟靜潔敬今作寅 靜潔作清 教穉

子釋今 詩言意歌長言今意作志長作 永 以上舜典 行山表木定高山大

川行今作隨表 作刊定作莫 覃懷致功致功今 作底績 大陸既為既為今 作既作 夾右碣石

入于海海今 作河 濟河惟沅州沅今 作沅 雍沮會同雍今 作雍 海濱廣鴻鴻今 作鴻

其篚會絲會今 作廉 淮沂其治治今 作又 大野既都彭蠡既都都今並 作都

竹箭既布瑤琨竹箭竹箭今並 作篠簜 九江其中其中今 作孔殷 沱淦已

道洛今 作潛 雲土夢為治為治今 作又 榮播既都播今作波 都作都 導荷澤被

明都荷今作荷明 都今作孟豬 汶嶧既執沱淦既道汶今作岷 沱今作潛 其土青驪

至于都野都今 作豬 三危既度度今 作宅 至于負尾負今 作陪 汶山之陽

隙光亭雜識 卷五 十三 謙牧堂

北過降水降今 作降 潘冢道瀆潘今 作瀆 東迤北會于匯于今 作為 洪為

榮洪今 作溢 四奧既居奧今作奧 居作宅 二百里任國任國今作男邦 以上夏書禹貢 信其

道德謀明輔和今作允迪厥 德謨明弼諧 衆明高翼今作庶 明勳翼 何畏乎巧言

善色佞人今作巧言 今色孔壬 始事事今作載 采采 剛而實實今 作塞 蚤夜翊明

有家日嚴振敬六德登今作夙翊 作凌振作祇 翕受普施普今 作膚 百吏肅謨

僚師今作百 僚師師 母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今 作

無教逸欲有邦無曠今作思日贊贊襄哉 以上虞書皋陶謨 予陸行乘

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橈山行乘樁行山采木今作子乘 四載隨山

刊與益子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

之川與稷子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徒

居衆民乃定萬邦為治今作暨益奏庶鮮食于決九川距四海潘 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

命無化居蒸民乃 粒萬邦作又 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

予即辟女匡拂子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今作在 作

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今作娶于塗山辛壬癸 甲啓呱呱而泣于弗子 陟天之命陟 今

祀母禮于弃道今作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 無豐于昵 商書高宗彤日 自弃其先祖肆

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今作昏棄厥肆 祀弗答昏棄厥

遺王父母弟不迪 周書牧誓 作無佚佚今作逸 周書無逸 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

刑何度非及今作何敬非 刑何度非及 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信 今

作手訊作貌疑作聽共作具 黜辟疑散其罰百率黜今作墨 率作緩 臚辟疑散臚 今

尚書今文古文真偽

伏生所授二十八篇

堯典 臯陶謨並虞 書 禹貢 甘誓並夏 書 湯誓 盤庚 高

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並商 書 牧誓 洪範 金縢

隙光亭雜識 卷五 十四 謙牧堂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

方 多士 立政 無逸 君奭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並周書

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為二十九篇 孔氏正

義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

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耳

孔安國所增二十五篇

大禹謨虞書 五子之歌 胤征並夏書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三篇 咸有一德 說命三篇並商書 泰誓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篇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

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並周書

復出五篇

舜典 益稷 盤庚二篇 康王之誥

正義曰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為五

十九篇按孔氏書序謂壁中所藏以所聞伏生之書

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錄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

多伏生二十五篇而漢書藝文志云得多十六篇則

與序文所增之數不符矣又唐孔氏曰孔君作傳值

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

傳遂有張霸前漢東萊人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

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

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

卷為十六卷卷即篇也以合于藝文志得多十六篇之數 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

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

之誥及泰誓共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

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

也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交玄孫 班固字孟堅後漢扶風人 劉歆字子駿向之子 賈逵字景伯後漢扶風人

隙光亭雜識 卷五

馬融字季長扶風人 鄭玄字康成北海人 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

為古文之書耳今按二十四篇之中惟汨作九共九

篇典寶肆命原命十三篇不存其餘篇目今所行五

十八篇中皆有之孔氏所增二十五篇正仲虺之誥

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

畢命君牙等篇耳其間淆偽脫誤莫可得而究詰趙

氏孟頫云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志復古殷

勤收拾而作偽者出焉在書為尤甚誠哉是言可勝

歎哉

四十六卷

正義曰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者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

錯亂摩滅四十二篇今亡

汨作 九共九篇 稟飫並漢書 帝嚳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並夏書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明居

隙光亭雜識

卷五

十七

謙牧堂藏板

肆命 徂后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高宗之訓並商書 分器 旅巢

命 歸禾 嘉禾 成王政 將蒲姑 賄肅慎之

命 亳姑並周書

今文古文 正義曰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以別伏

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 馬氏

端臨曰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

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

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

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劉氏三吾書傳會選曰今文伏生所授馬鄭等所註古文孔壁所藏孔安國所傳

曰若稽古

按曰若稽古帝堯自是史臣發端之辭孔氏云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放勳或云堯名或云堯字或云謚號孔氏謂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愚謂皆不必作如是解朱子云書且看易曉處其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二

謙牧堂藏板

近世解書者往往皆是穿鑿又曰孔氏書註某疑決非安國所註亦非後漢文字恐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愚深有味乎其言 克明俊德

按克明俊德蔡氏云明明之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愚謂上文贊堯之德至于被四表格上下矣何以更言明之耶唐孔氏謂能明俊德之士其說近之但云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此言用臣法耳是則穿鑿之論朱子曰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惟蘇

氏之說爲長今從之

百姓

按百姓孔氏明指百官謂自九族而漸及于萬邦內外臣民次第井然蔡氏乃以爲畿內民庶謂黎民爲四方之民是同一民而有差別矣豈聖人視天下爲一家之心哉

厥民因

按蔡氏解厥民因爲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其義似迂不如孔氏之說爲長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九

謙牧堂藏板

胤子朱

按胤子朱孔氏謂胤國子爵朱名蘇氏從其說但史記云嗣子丹朱開明較孔說爲可據

四岳

按孔氏以四岳爲羲和四子愚謂當從蔡說爲是觀下文汝能庸命異朕位則是以帝位讓于四人義未可通林氏云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授帝位亦是曲說且與舜典故汝二十有二人不符矣

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

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子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按先儒解此節多有未敢從者如有鰥在下薛氏謂舉舜而言其鰥者欲帝妻之也夫舜以微賤之身帝堯尚未深知其行迹而廷臣開薦之初遂欲以帝女妻之母乃急遽無序乎釐降曾氏云二女之偶理之使有別故曰釐帝女之貴下之使不驕故曰降其義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二十

謙牧堂藏板

亦鑿語錄云釐訓治釐降只是經理二女下降時事嬪於虞蘇氏謂使二女不獨敬其親而通敬其族亦不必如此曲解欽哉孔氏以爲歎舜能修已行敬以安人總不如蔡氏說爲當

以上堯典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按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氏謂明舜之德合於天其說甚正蘇氏乃云堯使舜入山林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蓋本史記暴風

雷雨舜行不迷之語而推衍之蔡氏遂從其說但堯之試舜已歷諸難凡歷數職皆能其官今乃更投之於山澤之險風雷之變以觀其度量恐無是理且何以預知此日之必當有烈風雷雨而納之大麓乎愚未敢曲為附會也至說者謂大麓泰山之麓若梁父之類此必是主祭之事孟子云使主祭而神享即納大麓而弗迷是也則朱子已不信其說矣如五器卒乃復

按五器蘇氏曰五玉也林氏曰有曰五瑞有曰五玉

隙光志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

有曰五器其實一也蔡氏亦指五玉即五瑞陳氏大猷曰以物言則曰玉以形言則曰器卒乃復者孔氏云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是此所謂復與前文班瑞同義然昔人云贊與瑞不同瑞者上班而下守之以為有國者之符信諸侯執之以合符于天子天子冒而還之贊者享上之儀物諸侯執之以進見天子天子受之而不還者也則孔氏之說不可通矣朱子云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贊為復故今從蔡氏若其謂五玉即五

瑞是又自相牴牾矣書傳會選刪去此語蓋已見及乎此

封十有二山

按孔氏云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訓封為大則是大十有二山於義似有未盡蘇氏云封封殖也每州名山皆禁採伐也其說亦通而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應本於舜世之封山也

百姓

隙光志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

按此百姓亦是指有爵命者正義曰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楊氏慎丹鉛錄曰臣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過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後世之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故指庶民亦曰百姓如論語修己以安百姓書百姓有過孟子非敵百姓也皆指民庶而言

其說甚明獨蔡氏謂圻內之民應齊衰三月者如喪考姚圻外之民應無服者過密八音不知其何所據也至孔氏引爾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為四海謂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此又泥而不可從矣播穀敷教作士

按棄之播穀契之敷教臯陶之作士皆在舜未即位之前三臣已各有成績此特因禹之讓而稱美其前功耳况三臣皆聖人之才豈必待舜之申儆而後樹莩無不宜敷教應不迫作士宜明察耶但依孔氏為是

陳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藏板

及折伯與朱虎熊羆

按及折伯與孔氏蘇氏以為二臣蔡氏林氏作三臣朱虎熊羆孔蘇亦作二臣蔡林以為四臣然並無確據孔氏謂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正義曰以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及折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愚謂此等多是附會如杜氏以窮奇為共工驩兜為渾敦鯀為檮杌恐未必然闕疑可也

二十二

按二十二孔氏以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正義曰傳以此文總結上事據上文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臯陶及折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敕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敕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敕之鄭玄云二十二人數及折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敕使敬之岳牧俱是

陳光亭雜識

卷五

四

謙牧堂藏板

帝所咨詢何以敕牧不敕岳也必非經旨蘇氏曰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堯欲使巽朕位則非四人明矣而舊說以為四人蓋每訪四岳必僉曰以答之訪者一而答者眾不害四岳之為一人也愚謂及折四臣不言居官其不在二十二人數宜矣稷契臯陶皆承帝歎美前功今總結上事而更勉其敬以成終何為不可乎至若以四岳為四人則當是二十五人林氏謂或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又居九官之列者揣摩當日義更支離皆所不取

分北三苗

按正義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舜即政之後復不從化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善畱惡去使分背也疑此亦衍說蘇氏解較此却有斟酌夏氏北音如字頗有理又云此與上文不相連愚意以為然當從之

陟方

按陟方孔氏曰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正義曰升道謂乘道而行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藏板

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為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林氏謂孟子言舜卒於鳴條其說已不可知矣况舜既倦勤而使禹攝位豈復巡守於要荒之外哉司馬氏光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此說得之又韓愈謂乃死者以釋陟方為言耳東坡以為然愚謂當從蔡氏

以上舜典

祇承于帝

按孔氏以祇承於帝為敬承堯舜今從蔡氏者以下文即禹所陳之謨曰字聯屬此句於文勢似較順耳帝德廣運

按此稱帝德或以為益贊舜之詞則下文儆戒無虞可以不必矣當依舊說為是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按念茲四句孔氏曰釋廢也正義云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釁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藏板

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讓臯陶事非虛妄愚謂不若蔡氏之切近而易曉也至如薛氏謂此乃稱臯陶之德因以教舜則其說迂而難通今不取

慎乃有位

按孔氏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愚謂修道德正所以慎天位不能敬修則四海必至於困窮而天祿亦絕矣分而為三其義未允故從王氏

以上大禹謨

彰厥有常吉哉

按彰厥有常吉哉孔氏云彰明吉善也正義云言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鄭氏謂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蘇氏亦謂常於是德然後為吉愚謂此但答禹問九德未便說到用人鄭蘇二說為是蔡傳蓋亦主此

日宣日嚴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藏板

按日宣日嚴孔氏主賢者自修說言九德有其三則可以為大夫矣有其六則可以為諸侯矣惟天子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而俊又皆在官矣於義極明且順若作人君用人謂君之用賢當隨其德之大小有家視邦為小故三德而足有邦視家為大故六德而足朝廷視有邦尤大故全德全才受而用之如此則似有家有邦於三六皆有界限亦大局矣百工惟時孔氏訓時作是蔡氏作天時以下文有撫于五辰姑從之

贊襄

按襄字爾雅訓上贊襄孔氏傳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正義云傳不訓襄為上已從襄陵而釋之蔡氏曰襄成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林氏曰按春左左氏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杜元凱曰襄成也訓襄為成蓋本諸此蘇氏亦作上字解獨其闡發上字之義別有旨趣不似孔氏牽合予未有知先儒謂臯陶謙辭固是東坡以謂吾不知其他合下句讀之覺古大臣憂盛危明孜孜保泰至意溢隙光亭雜識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藏板

臣鄰

按臣鄰之義林氏謂臣哉指禹鄰哉指禹之僚屬此曲說也但依孔傳為是

十二章

按孔傳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為句謂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則下文作服之義何居又謂葛之精者曰絺正義云暑月則染絺為纁而繡

之以為祭服二說皆不可從又以華蟲為二

華象草華蟲 雉也正義云

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象草華 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總名也

粉米為二然正義又云

雉五色象草華也是華蟲又合而一矣大抵正義多

黨護安國少所駁正今竝從鄭氏五言孔氏謂仁義

禮智信五德之言正義引漢書律歷志角為仁商為

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也愚謂蘇氏指詩為言於

出納之義最合

禹臯二謨益稷

隙尤正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 藏板

按先儒以禹臯二謨益稷三篇共為一序故於文勢

不甚相屬者亦必強為合之以今觀之益稷篇首云

來禹汝亦昌言其與臯謨結處語意相續無可疑者

如夔曰以下或簡編失次或文字闕譌難憑臆說取

誦附會故未之敢從也

以上益稷 虞書竟

賦九等

按什一而稅乃堯舜取民常制而賦有不同者陳采

朱氏曰賦有九等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為之

等非定科取民也大略此亦就洪水初平時計之後

此生齒日繁墾闢益廣或有更定亦未可知要之什

一自是不易耳

鳥夷皮服

按孔氏謂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也不如獻

其皮服之說為當揚州鳥夷舟服鄭氏亦以為貢物

可以參觀而得之矣

夾右碣石入於河

按此言入於河確是指其北境通于帝都之道與下

文諸州所載貢道是同而孔氏謂禹治一州之水既

隙尤正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 藏板

畢遂還帝都白所治故遵海而入于河鄭氏謂治水

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王肅謂功主

於治水故詳記往還乘涉之水名皆曲說也鄭氏曉

謂碣石與鳥夷連書此即鳥夷入貢之道亦不可從

總因冀州有賦無貢貢道無可記者故致諸家紛紛

周氏希聖謂九州之末皆載其帝都之道蓋天子之

都必求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

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斯為正論矣

厥賦貞

按厥賦貞者孔氏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正義曰諸州賦無上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為貞見此意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此文屬於厥賦之下專為田賦而言作是耕作與冀州之大陸既作荆州之雲土夢作乂同義何得指治水之作務耶又以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藏板

十三載為禹治水所歷之年皆曲說之最牽合者未可以其漢儒之解而強從之也

淮夷

按孔氏以淮夷為二水正義附會其說謂淮即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為然近胡氏渭云陸氏釋文曰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作淮夷二水始知二字乃傳寫之訛穎達不知而曲為之說殊可笑也其說良是至魚則孔氏但云美魚初無定

指而後人各以臆見解之徒滋聚訟今皆不取陽鳥攸居

按陽鳥先儒皆謂鴻鴈之屬蔡傳云言澤水既豬洲者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蓋彭蠡既已入江則瀾漫已除洲泚呈露蘆葦叢生當霜降水涸之時鴻鴈來賓得棲息之所矣書之以著彭蠡既涸之明效也惟林氏謂禹貢所序治水之詳見於九州之下莫非地名此州上言彭蠡下言三江震澤皆是地名而獨於此三句之間言陽鳥攸居文勢不相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藏板

稱考之九州亦無此例遂疑陽鳥亦是地名如古虎牢犬丘死鳥鳴鴈之類如此說經未免過拘且未有根據近胡氏渭云此當與桑土既蠶三苗丕叙作一例看不必致疑其說良然影響揣度固知無當矣

三江既入

按禹貢諸水舊迹大都難於考證而東南為尤甚酈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潮泛濫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憑况未嘗親見水勢豈可臆斷以取朱子意想硬說之謂乎如三江之說聚訟不已折衷

而論鄭氏蘇氏為長其次則郭氏若蔡傳則必不可
從蓋三江口乃震澤之下流以此當經文之三江亦
大謬矣總因以三江入震澤定為相因之文故有此
誤又朱子云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
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意當日九峰習聞其語故信
之不疑耳然似是而非貽誤不小奚可無辯至如東
坡味別之說未免好奇啓人攻擊卑之毋甚高論可
也

織貝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藏板

按孔氏以織為細紵貝為水物林氏又疑貝為珠貝
之貝余考毛詩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則織貝為錦無
疑矣蔡氏又謂織貝亦鳥夷所貢鄭氏以錫貢為金
錫之錫其說皆謬今竝不取

九江孔殷

按九江昔人多主尋陽之說而九派之名未顯也故
孔傳康成語皆渾融未嘗明指尋陽地記及緣江圖
雖列其名亦稍有異同唐孔氏謂名起近代義或當
然蓋亦疑辭今且置弗論但尋陽為揚州之境而經

文乃書於荆則其說未可通矣水經云九江在長沙
下雋西北下雋即今之巴陵則洞庭之為九江可信
不疑朱子之辯尤為詳切孔殷孔氏訓孔為甚殷為
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於義似晦鄭云九江從山谿
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則是以孔為孔穴之孔何
可從耶

雲土夢作义

按孔氏之說蓋主雲夢土作义之文若依今經則蔡
傳自屬可從正義以土字為兼上下蓋回護詔改之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藏板

文耳讀者可以意測也

三邦底貢厥名

按三邦孔氏但謂近澤三國蘇氏以為大國次國小
國經無明文何可強解闕疑可也底貢厥名孔傳云
其名天下稱善恐非經意張氏云三物貢其尤美者
蔡傳亦謂致貢箇籛楛之有名者呂氏則通指枕榦
及楛十物愚謂但指三物義亦可通呂云名者列其
條目而貢之亦欠曉暢在故從張蔡

榮波

按林少穎謂孔氏以滎波爲一水鄭氏以爲二水非也正義云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則鄭未嘗以爲二水矣訛波爲播乃少穎臆度云然何足據邪是一是二顏師古亦兼存其說蓋亦疑之耳傳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其理甚明從之爲是

西傾因桓是來

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則織皮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

非中國之貢矣熊羆狐狸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之織皮乃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按各州經文體例皆於章末總言貢道無獨異於梁州之理葉氏諸儒之說甚當蓋簡編脫誤耳雍州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蘇氏謂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與此正同

涇屬渭汭

按昔人解汭字或曰水北或曰水曲或曰水涯或曰小水入大水之名若職方之其川涇汭則水名也此

經文之汭乃相入之義爲多祇因泥于雍州其川涇汭遂疑以爲汭水林氏猶兩存其說惟蔡傳則確指爲水名而不知其義有所不可通也諸家折之已詳諒蔡氏亦無能置喙矣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蘇氏曰禹貢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即叙而後崑崙

崙析支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耳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

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即叙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也按織皮以下得東坡之說其旨曉然參以梁州可謂如出一轍矣林氏折之懼其變置經文耳然簡編脫誤經所常有况少穎所據者一州之文而東坡所據乃八州之文反不足信邪愚斷以其說爲是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按蘇氏謂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也然禹貢一書以治水為要歸若謂尋究地脈恐非經旨故朱子非之當依蔡傳為是入于海或因上逾河之文謂禹不憚風濤浮海觀其形勢更是臆說不可從

九山九川九澤

按九山九川九澤所指不同以山言之左傳云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然禹貢無三塗陽城淮南子以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為九山泰山即岱首山即雷首而會稽

陳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蘇板堂

羊腸孟門又不見於禹貢史記索隱則以岍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蟠冢內方岷為九山按禹之所導凡二十七獨取此九其義安在以川言之索隱專指弱黑河漾江沆淮渭洛亦似太拘以澤言之周禮職方之澤數揚曰具區荆曰雲菅豫曰圃田青曰望諸充曰大野雍曰弦蒲幽曰獫養冀曰楊紆并曰昭餘初此以州言之也呂氏春秋九藪云越之具區楚之雲菅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說者謂九藪即九澤此以

國言之也然皆與禹貢不合故釋經者謂充之雷夏徐之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滎波荷澤孟豬雍之豬野此九澤取之經而已足不煩外求其說與上所指九川皆屬可通但未敢以其數之適符而遽信為經之本意不若林氏泛指九州為長蓋既分海內以為九州遂皆以九言之耳至四海會同蔡傳專主水言非也當從孔氏

禹錫玄圭

按禹錫玄圭孔傳謂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

陳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蘇板堂

以彰顯之蔡氏謂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二說不同蓋以錫者上與下之辭故孔傳以為堯賜禹然經文不言帝錫而言禹錫則蔡傳之說較順王氏樵曰禹奉玄圭而曰錫者為舜成萬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亦是曲說按洪範皇極之疇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是民之於君亦可言錫矣况於臣乎此又師錫納錫而外之以證也玄圭孔氏云玄為天色錫以玄圭言天功成蘇氏以為水德之瑞故夏尚黑此五德所尚之色見於經者蔡傳之說本此愚

謂此等亦不必深求必欲以己意解之則鑿矣

以上禹貢

三正

按三正舊以為子丑寅之正故蘇氏亦主此說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為正者有扈氏不用夏之正朔故曰怠棄三正林氏謂商方有改正朔之事夏以前未之聞此本史記而言其說可據應從孔傳為當

以上甘誓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元

謙牧堂藏板

五子之歌

按五歌沉鬱慷慨怨而不怒三百篇溫柔敦厚之意權輿於此而先後有序次第秩然當是五子共摠其意為之非每人各為一章也其一其二自是作歌之次細味其辭可見孔疏以為昆弟之次亦未當

子臨兆民

按自民可近不可下至若朽索之馭六馬林氏以為皆是禹之言意其泥左傳天子曰兆民之語以五子未踐天位不當曰子臨兆民耳然卒章四子字皆五

子自稱蔡氏謂萬姓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子者不忍斥言也則此子字正可相例故從蔡

傳

王府則有

按經文王府則有孔傳以官民足為言意謂關石和鈞則物貨流通家給人足王府於是而富有也蘇氏則以為法度之器具在王府蔡傳亦從其說愚謂蘇說是也蓋關石二句只是申上文有典則以貽子孫之意耳言只如鈞石之法度藏於王府後王但能謹

隙光亭雜識

卷五

罕

謙牧堂藏板

而守之便足為守文令主矣何致荒墜其業以致覆

絕乎如此則文義較順不必說到家給人足話頭也

以上五子之歌

先時不及時

按政典曰以下林氏謂是盾侯戒敕吏士之辭當屬於下文不當復指義和而言先時者先前師期而進是邀功也不及時者謂後期而至是逗畱也愚謂戒敕吏士具在下文此云先時不及時自應主曆象而言以明著義和之罪在不赦耳政典孔傳但云夏后

為政之典籍專指為司馬法亦未有據蘇氏亦主是說者以謂先時後時罪之薄者必殺無赦惟軍中法則或用之穰苴斬莊賈是也今無以加義和之罪乃取軍法一切之政而為有司沈湎失職之罰蓋文致其罪非實事也夫仲康一時之舉一以為制於曹馬一以為攬其威權義和一人之身一以為忠於帝室一以為黨於有窮賢奸判然淄澠難辨故朱子謂此當闕疑後之儒者亦不必各執己見強為附和也

以上肩征 夏書竟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藏板

請罪有夏

按請罪有夏蘇氏以為為桀謝罪愚謂如蘇說則與上下文語氣不甚相屬林氏曰禱于天地神祇因其民之所告無辜者以為斯民請加罪于有夏也其義較顯又此處百姓應指民庶孔傳以為百官及解請罪有夏則云問百姓有何罪而加虐又似仍指民庶矣百官之說疑非

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

蘇氏曰僭不信也言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

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責飾也其理明甚炳如丹青按朱子云東坡書解說著處直是好愚謂如此解天命不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其義於孔傳為優解責字林少穎謂其穿鑿然欲以他說易之亦殊不易也

以上湯誥

元祀十二月

按孟子及史記皆言湯崩之後尚有外丙仲壬二君而至太甲蘇氏據之以正孔傳又以崩年改元為非

隙光亭雜識

卷五

三

謙牧堂藏板

謂序言元祀十二月乃太甲立之明年正月其言十二月者猶用夏正數之引詩之豳風史之秦本紀為證後儒多是蘇而非孔林氏則以太甲之立從蘇說而夏正數月不以為然愚謂孟子集註趙氏曰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子曰古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史稱湯壽百歲太丁已死而外丙仲壬僅二歲四歲長幼不應如此懸絕故朱子兩存其說或問之曰此類且當闕之不可深究又語錄問伊尹祠先生若有服不

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答曰書序是經師所作決非孔子成湯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妄爲之說竊意朱子註毛詩每出已見多所辯正獨於尚書則諄諄以闕疑誠後學豈無故哉夏正數月林氏之辯甚得其正當從之

以上伊訓

自周有終

按朱子語錄問古註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曰自周二字本不可曉呂氏謂自周如周于德之周言君道周

隙光亭雜識

卷五

四

謙牧堂藏板

備無虧缺也蔡傳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僞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無缺愚謂其解終是迂曲蘇氏曰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也坡解自字却自然周字還從古註愚意終未釋然及讀王文憲書疑云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下一鄭深字愚謂只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傳者之差悞也西邑夏是對其後嗣王字對君字罔克罔終對有終惟終極爲整齊坦明王氏說甚平易

而其義曉然謹錄於此以俟來哲

以上太甲

左右惟其人

按左右惟其人朱子曰左右只是指親近之臣謂如侍御僕從綴衣虎賁之屬皆不可不選忠良之臣而用之也書傳會選音釋云左臧可反右云九反音與有同與左右厥辟不同音而蔡傳以爲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則是以周官所稱官不必備惟其人解之悞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陸德明

隙光亭雜識

卷五

四

謙牧堂藏板

釋文以爲上爲民爲于僞反爲德爲下如字東坡則云臣之所以爲民上者非爲爵祿也爲德也德非位不行其所以爲我下者非爲爵祿也爲民屈也如此則又以爲上爲下如字爲德爲民爲于僞反總不若朱子四並去聲之說爲安其難二句蔡氏謂其難其慎所以防小人惟和惟一所以任君子皆主君而言孔傳則以爲申上臣事蘇氏亦云和如宴平仲之所謂和此與君臣一德之旨脗合

以上咸有一德

非子自荒茲德

按經文自荒茲德惟正義解茲字最明切舍德孔傳云所含惡德蔡傳云不宣布德意恐皆未當此段經義本不甚可解姑從孔氏而兼收蘇林兩家之說以備採擇焉

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按不其或稽自怒曷瘳蔡傳云利害如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于困苦乎於經義似未甚顯正義解稽字更覺切實下句用補筆其義乃

隙光亭雜識

卷五

聖

謙牧堂藏板

足當從之

以上盤庚

王忱不艱

孔氏曰言知之易行之艱以勉高宗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按蔡傳解王忱不艱云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玩孔傳語意極順蔡說迂不可從

遜于荒野

按先儒據無逸之語以謂武丁遜于荒野其說難通夫小乙欲高宗知民艱苦使居民間理亦有之但既曰使居則不當云遜矣唐孔氏謂於時蓋未為太子固疑辭也朱子亦云不知高宗因甚遜于荒野蘇氏以為甘盤遜去以至於不知所終其辭高於孔氏遠甚

以上說命

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按此篇經文亦多難解孔傳以犧牲牲用以容將

隙光亭雜識

卷五

聖

謙牧堂藏板

食句無災為句蘇氏亦云用器也盜天地宗廟之牲

器以相容匿且以祭器食而曰無災昔人大抵多遵用之蔡傳獨以用字屬下句謂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則句讀皆與孔氏不同今經生家但知有蔡不知有孔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按微子諮于箕子比干而答之者止箕子孔氏以謂明心同省文也蘇氏解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并結出比干最為有見夫比干豈欲以一死沽名微箕寧肯

以偷生苟免三人行雖不同而心則一所謂人自獻于先王者如此一者仁也吾夫子以三仁竝稱有以也夫

以上微子 商書竟

泰誓

按泰誓一篇本非伏生所傳乃出于漢武之世其辭刻厲似非聖人救民本心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

隙光亭雜識

卷五

四

謙牧堂藏板

本文也 日知錄曰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魏晉間人之偽撰者邪蔡氏謂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蓋已見及乎此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偽耳

夷居

按孔傳解夷居為平居無故廢天地宗廟之祀其說固疎林氏謂此夷字當與原壤夷侯之夷同義言其倨肆無禮也蔡氏緣此竟以蹲踞釋之亦太鑿矣惟蘇氏謂安居自若此為得之

于湯有光

按湯武舉事雖曰應天順人然君臣之分實萬世不可磨滅故湯放桀而有慙德恐來世以為口實也正義解于湯有光謂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于湯又益有光明則是武王以必殺為心矣夫豈聖人之心哉

隙光亭雜識

卷五

四

謙牧堂藏板

以上泰誓

隙光亭雜識卷五

隙光亭雜識卷六

長白揆叙愷功

男永壽仁山甫謹較訂

五事配五行

按五事分配五行洪範本無明文分配者乃庶徵耳漢宋諸儒之說大畧各據意以斷非有灼然可證之案至當不易之論也故林少穎病其附會穿鑿以謂箕子之意本不如是然漢儒以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已是強合至宋儒以貌屬水義取容貌光澤細

隙光亭雜識

卷六

謙牧堂藏板

潤則更迂而難通矣不如蘇子由以醫家五臟之分屬五行爲證謂貌屬土土在人爲脾脾主肌肉則貌之屬土宜矣餘如金在人爲肺肺主聲故言屬金木在人爲肝肝主目目司視故視屬木水在人爲腎腎主耳耳司聽故聽屬水火在人爲心心藏神而職思故思屬火較諸家之說最爲有據又孔疏引易以證五屬義亦切當至若五勝之說恐未必然宜東坡以爲不可從也
時雨時暘等

按五事分配五行說已見前宋儒只是將五行生數

次第相屬耳惟蘇子曰以五臟分屬五行爲證其說

良是但中間所引猶有與庶徵未符合者得顧氏大

韶之說而其義乃盡其言曰貌之屬土是也而貌之

恭何以爲時雨子由之說曰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

其休徵爲時雨夫曰勝水則宜爲不雨而何能爲時

雨也故言勝不如言和脾氣和則化爲津液土氣和

則化爲時雨故時雨之降必於五六月五月者土相

之月六月者土旺之月也月令曰土潤溽暑大雨時

隙光亭雜識

卷六

謙牧堂藏板

行非土爲雨之明證乎言之屬金是也而言之從何以爲時暘子由之說曰言之能又如暘之能晞此則浮而無當矣夫物之最烈者莫如金時之最烈者莫如秋盛夏土潤溽暑一屆秋而天朗氣清矣故俗之曬衣曝書必於秋孟子云秋陽以暴之此非金爲暘之明證乎木在人爲肝肝主目目司視其於時爲春春之氣爲燠無可疑者而子由之說曰物之能視者有待於日日升於東方然後視者能明此數語不亦迂曲而近於蛇足乎夫燠有甚於春者而著之於春

以春甫脫於冬之寒故對寒而稱燠也猶暘有不
於秋者而著之於秋以秋甫脫於夏之雨故對雨而
稱暘也此又洪範言外之意也水為腎主耳耳司聽
於時為冬冬之氣為寒亦無可疑者易曰坎為耳坎
北方之卦也六畜豕為聽物司空奉之此非聽為寒
之明證乎而子由不知引也至於火在人為心故思
屬火而洪範何以不曰火而曰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醫書亦云熱極則生風故世之癩癩迷惑
者皆曰風疾此非蒙為恒風之明證乎子由乃引風
自火出夫風自火出特六十四象中之一象猶云天
在山中云爾風果自火出天豈真在山中乎而何足
引以為證哉如上諸說可稱子由之疎故錄之於篇
以上洪範

我之不辟

按我之不辟之辟諸儒音各不同其作辟音謂以法
法三叔者漢孔氏也讀為避謂周公避居東都者馬
鄭二氏也其作壁音者辟君也謂周公言我若不利
於孺子則是我有無君之心此劉氏三吾書傳會選

隙光亭雜識

卷六

王

謙牧堂

之說也其說且置勿論孔鄭之說朱子初力主孔傳
後人改從鄭說故蔡氏亦因之謂三叔流言以周公
將不利於成王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且是時王方
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邪將自誅之也請之王未必
從自誅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愚按蔡仲之命云羣叔
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與此經文正合以經證經則
孔氏之說當矣蓋周公之心以安王室為重大義滅
親勢非得已故行之不疑所以告我先王正在是耳
若如馬鄭之說以為東行避謗乃至二年之久幸王
感悟迎歸否則貽害有不可勝言者又豈公之心哉
下文罪人斯得明是東征而後得罪人也蔡氏以謂
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久王始知流
言之為管蔡此尤曲說不可從

以上金滕

弗弔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洪

按孔傳以弔訓至謂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
不若依詩傳左傳訓恤為安又以不少為絕句謂三
監淮夷並作難以延洪為句謂凶害延大皆迂曲難

隙光亭雜識

卷六

四

謙牧堂

通今竝從宋儒之說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按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蔡傳以予小子為邦君自稱以考翼為父老所敬事者皆曲說難通蘇氏之說於義為近大畧經文聲牙又有脫誤止可闕疑若逞已見強解正恐無有是處

以上大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五

謙牧堂

按此章經文蘇氏正之於前蔡氏陳氏辯之於後披剝無餘蘊矣而書傳會選猶主舊說何耶然蘇氏謂周公雖以王命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之言故曰朕其弟小子封愚謂竟作武王為安

大誥等篇

按大誥及康誥酒誥梓材等篇非惟字句聲牙兼有簡編脫誤比他篇更為難曉茲取諸家明白近理之說以為訓詁亦未敢以為必然也朱子云庸庸至顯

民此等語既不可曉只得且用古注古注既用杜撰如今更別求說又杜撰不如他矣陳定宇云此篇語多不可強解而解者欠明反益甚之今讀孔傳尚多難明處大畧亦未能免於杜撰強解之病也

以上康誥

有斯明享

夏氏曰有此酒將以明潔為享祀用非為羣飲設也如此教之乃不用我教辭時則可與羣飲者同殺矣按此章諸儒之說不一然皆不甚曉暢今姑從蔡氏夏氏解明享為妥而弗恤弗蠲無解亦闕疑之意乎

隙光亭雜識

卷六

六

謙牧堂

以上酒誥 周書上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按正義言成王欲營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今攷經文但周公至洛成王仍居鎬京正義誤也乃復入錫周公漢孔氏謂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又旅王若公謂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皆未當應從呂氏蘇氏越自乃

御事蔡傳謂猶今稱人爲執事不敢指言成王也蔡說非今從孔氏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按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孔氏作一句讀言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氏以王敬作所爲句蓋本君子所其無逸之義亦甚有味故從之

以上召誥

惟三月

陳氏櫟曰蔡氏從孔氏以此三月爲祀洛次年之三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七

謙牧堂

月皆以書之篇次意之耳按召誥洛誥及脫簡在康

誥之日月周公正以七年三月至洛此之三月即彼

之三月也得卜經營之時便告商士此專爲告商士

而作故史自錄爲一書而次之洛誥之後七年無兩

七年三月亦無兩三月也按此言三月陳氏之辯甚

明孔傳非也但七年無兩七年三月亦無兩三月此

二無字易以非字其義不更曉然乎

旻天

按舊說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蔡傳解此爲秋天也主

肅殺而言其說亦本馬氏謂方言降喪故稱旻天若此則禹謨號泣於旻天又是何義邪畢竟穿鑿不如從舊說

我小國

按此篇稱王命以誥殷遺而亡國之臣號之爲商王士新朝之主自稱曰我小國謙抑至此可以見周家取天下雖易而安天下甚難比於商之代夏惟有慙德又不同矣此一古今世運升降之一會也

以上多士

隙光亭雜識

卷六

八

謙牧堂

君子所其無逸

按東萊呂氏解所爲居字蔡傳處所之說蓋本諸此其解召誥王敬作所亦用此義朱子不取其說謂恐有脫字不可知然細玩孔傳所在念德之語則呂氏之解殊不相違未可謂其傷於巧也

祖甲

按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而蔡傳不然其說者蓋以商王本自有祖甲不得顛倒世次而以太甲當之也然其說唐孔氏已詳辯之林氏蘇氏真氏並從之陳氏

纂疏兩存之故通鑑外紀前編等書祖甲在位十有六年又與邵子經世書祖甲三十三年之數不合如謂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皆以世次先後言之則林氏又辯之矣其言曰周公既以享國之長短為先後而列序其事於上矣此蓋因前之文非其世次也其說甚明愚謂從孔傳為是

以上無逸

則商實

陳光亭雜識

卷六

九

謙牧堂藏板

按孔氏解此章以則商實百姓為句言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王人猶言君人即指湯至武丁蔡氏以實為虛實之實引孟子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為證以則商實為句百姓王人屬下文其解與諸家多同故從之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

按陳氏纂疏云有殷嗣天滅威與割申勸皆不可通記緇衣作周田觀文王之德記固訛矣書果是乎孔傳以為割斷其義亦不可解金氏謂割當作害音昌

曷何也言上帝何為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哉尤屬臆說惟蘇氏以在昔上帝割為句義如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之割同當從之

以上君奭

王來自奄

按此篇言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篇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元儒王氏栢以為後人倒其篇第耳顧氏日知錄亦云孔傳以為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強為之說也其論可從

陳光亭雜識

卷六

十

謙牧堂藏板

至於再至于三

按至于再三孔傳謂再指三監淮夷叛三謂王即政之叛大都拘於多士多方篇第之先後故有又叛之說不若從蔡氏為穩

以上多方

茲乃三宅無義民

按呂氏陳氏二說皆以茲乃三宅無義民句屬桀德惟乃弗作往任之上語意稍似未順孔傳亦屬上文故仍蔡氏

以上立政

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

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二語義本難通孔傳以麗為施肆為勞言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蘇氏謂麗土著也文武先定民居乃教之林氏以麗為附言既定民之所附而又陳教則可謂勞也雖勞而不敢少有違焉其解麗字畧如蘇說解肆不違亦近孔傳然諸家之說於經文總未曉暢朱子云肆當訓習蔡傳遵之其義稍顯姑從之

隙尤亭雜識

卷六

十一

謙牧堂

四輅

按此之四輅正義云兩兩相配各自以前後為文玉輅最貴則金輅為綴輅矣象次於金故言先輅木又在革輅之下此既不陳革輅故次於象之下而云次輅也蔡傳以木輅為先輅而以象輅為次輅不倒置耶當從孔傳為是

以上顧命

康王之誥

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自高祖寡

命已上內於顧命王若曰以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

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愚按康王之誥孔子既別有小序伏生何敢以臆見與顧命合為一篇耶則序非孔子所作明矣此亦其一證也

姜若

按姜若二字殊不可曉先儒馬融王肅並解作道字必有所本及觀孔疏則云姜聲近猷故訓之為道此則支離而可笑矣蘇氏謂姜姜里也文王脫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亦是曲說大畧字有訛謬耳強解

隙尤亭雜識

卷六

十三

謙牧堂

便非

資富能訓

按孔傳訓字作順字解陳氏以為訓教之訓蔡傳及林少穎全解並同其說愚謂義優於孔

以上畢命

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按孔傳及諸家多以罔有馨香德刑為句蔡氏呂氏以馨香配德以腥穢配刑頗為有理故從之何度非及

按何度非及孔疏謂其言不明孔傳以為度世之輕重林氏從之謂惟及世所宜而用刑在所度也下文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即此及是也蔡傳則遵用蘇說蓋大獄株連多至波累無辜固仁人君子所宜用心者以此意釋經可謂其言諳如矣

以上呂刑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按蘇氏謂徐戎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則並起

隙光亭雜識

卷六

古

謙牧堂藏板

攻魯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云往者云爾若如蘇解則與下文詞意不貫當主孔傳為是以上費誓 周書竟

書序

朱子曰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畧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

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為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堯典 凡序已見本篇不更錄下皆倣此其有幾篇共一序者仍錄之

舜典 已見

汨作

九共九篇

橐籥

隙光亭雜識

卷六

古

謙牧堂藏板

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橐籥 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橐籥賜也凡十一篇亡正義曰凡此皆不見其經暗射無以考中孔氏順其文為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 語錄云九共劉侍讀以其為丘言九丘也 又云今案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陳氏櫟曰亡書序尤不可強解姑存舊說耳餘並倣此

大禹謨 已見

皋陶謨 已見

益稷 已見

禹貢 已見

甘誓 已見

五子之歌 已見

胤征 已見

帝告

釐沃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五

謙牧堂

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

告釐沃 孔氏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父帝嚳都

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告來居治沃土二

篇皆亡 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商書也又曰經文既

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

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 語錄云帝告即帝嚳釐

理治沃沃饒之土

湯征

序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氏

曰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名伯爵也廢其山川宗廟皆不祀湯始伐之述始征之義也亡

汝鳩

汝方

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

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正義曰伊氏尹字

孔氏曰湯進伊尹於桀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

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言所以醜夏而

還之意二篇皆亡 陳氏櫟曰右五篇次在湯誓前

隙光亭雜識

卷六

六

謙牧堂

今附夏書末

湯誓 已見

夏社

疑至

臣扈

序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正義曰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 孔氏曰三篇皆亡

典寶

序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誼伯

仲伯作典寶 孔氏曰從謂遂討之三股國名桀走保之俘取也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七

仲虺之誥已見

湯誥已見

明居

序曰咎單作明居 孔氏曰咎單臣名馬融云為作湯司空

明居民法一篇亡

伊訓已見

肆命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一七

謙牧堂藏板

徂后

序曰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孔氏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徂命陳往古明君以

戒二篇亡

太甲三篇已見

咸有一德已見

沃丁

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孔氏曰沃丁太甲子 陳氏曰以伊尹事訓沃丁

也 孔氏曰篇亡

咸乂四篇

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

巫咸作咸乂四篇 孔氏曰伊陟伊尹子大戊沃丁

弟之子馬云太甲子 王氏曰兆乎物者禍福未定皆曰

祥 孔氏曰穀楮也二木共生七日大拱 正義曰

兩手搯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人君貌

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 孔氏曰贊告也巫

咸臣名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皆亡

隙光亭雜識

卷六

六

謙牧堂藏板

伊陟

原命

序曰大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孔氏曰原臣名

二篇皆亡

仲丁

序曰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孔氏曰太戊子囂地名

河亶甲

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孔氏曰仲丁弟相地

名在河北

祖乙

序曰祖乙圮於耿作祖乙 孔氏曰亶甲子圮於相
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
之事並亡

盤庚三篇 已見

說命三篇 已見

高宗彤日 已見

高宗之訓

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乙訓諸王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九

謙牧堂
藏板

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孔氏曰篇亡

西伯戡黎 已見

微子 已見

泰誓三篇 已見

牧誓 已見

武成 已見

洪範 已見

分器

序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孔氏曰

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 正義曰班賦也篇亡

旅獒 已見

旅巢命

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孔氏曰巢伯殷諸
侯芮伯周同姓圻內國為卿大夫旅陳也陳威德以
命巢伯篇亡

金縢 已見

大誥 已見

微子之命 已見

隙光亭雜識

卷六

十

謙牧堂
藏板

歸禾

唐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
公於東作歸禾 孔氏曰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
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天下
和同之象唐叔拔而貢之成王以周公之德所致公
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篇亡

嘉禾

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氏曰
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篇

亡

康誥 已見

酒誥 已見

梓材 已見

召誥 已見

洛誥 已見

多士 已見

無逸 已見

君奭

隙光亭雜識

蔡仲之命 已見

成王政

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正義曰淮

夷與奄又叛成王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徒

奄民作誥命之辭篇亡

將蒲姑

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

將蒲姑 孔氏曰蒲姑齊地徙近中國教化之篇亡

多方 已見

卷六

王

謙牧堂

立政 已見

周官 已見

賄肅慎之命

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

之命 孔氏曰肅慎氏東北邊夷榮國名周同姓諸

侯為王卿士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

毫姑

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

周公作毫姑 孔氏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

隙光亭雜識

墓 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毫姑篇名

與序不相允會篇亡不知所道

君陳 已見

顧命 已見

康王之誥

畢命 已見

君牙 已見

罔命 已見

呂刑 已見

卷六

王

謙牧堂

文侯之命已見

費誓已見

秦誓已見

書序畢

諸家三江說

鄭氏曰三江者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

江居其中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

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三

謙牧堂

而東至海為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為

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

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

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

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

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

於今而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

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孔安國以為自彭蠡江分為

三入震澤為北江而入於海疎矣蓋安國未嘗南遊

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

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北從

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縣北東入海會

稽并陽羨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

別而入於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

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

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使

是三者為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為四矣京

口之江視此三者猶吠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三

謙牧堂

林氏曰蘇氏蓋據其所見今之江流自彭蠡而下但

有一江故以為味別鄭漁仲云水之入水緩者數步

猛者不跬步間合而為一豈得漢水自大別與江合

流至九江猶能辨得此是漢水邪是知味別之說為

不可從據經言東為北江東為中江則是禹之時彭

蠡之下有此二江也必矣味別之說雖失而以三江

為有中江南江北江則其說可從顏師古注漢書志

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此必有所據而云蓋

以此說為三江雖未見南江源委之所注而於經文

猶有所本如郭璞以為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為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為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為之言非禹之舊迹也南江之說以經考之知其必有然不可指定其處如蘇氏之說 或問朱子三江之說多不同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思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為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又曰書中極有難考處只如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五

謙牧堂藏板

禹貢說三江及荆陽間地理是吾輩親自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 胡渭曰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吳縣會稽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為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班固所說南北中之名雖同而實非禹貢之三江又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此即南江之源委石城縣故城在今池州府貴池縣西七十里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即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即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蓋中江貫震澤松江即其下流不得復折為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枝流而東至餘姚入海者其正流也又曰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依韋昭注云三江松江錢塘浦陽江也言此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又范蠡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五

謙牧堂藏板

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三江亦當從韋解又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岷江易浦陽比章說較長然終不可以釋禹貢蓋松江乃震澤之下流而浙江則禹功所不及且以松江為中江浙江為南江與導水之文相背矣歸熙甫三江論主景純吾不敢以為然也又曰職方氏揚州曰其川三江水經注松江上承太湖東逕笠澤流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為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南

齊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三江口始見於吳越春秋鄒氏固云不與職方同諸家亦未有以此當禹貢之三江者也惟陸德明釋文於三江旣入下引晉顧夷吳地記與仲初說同而孔疏主班固之三江不取其說按職方揚州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旣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也其後張守節解夏本紀始以三江口爲言至蔡傳則排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三

謙牧堂藏板

棄蘇氏而專主仲初相沿至今牢不可破推尋其故蓋自唐以後吳越間爲財賦之藪及五代時錢鏐保有此方徵歛頗急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漸淤塞宋元祐中宜興人單錡著吳中水利書以濬松江爲第一義南渡都臨安仰給於浙西者尤重時人熟見習聞遂覺揚州之水無大且急於松江者而以爲禹時亦然因專主仲初之說元明以來浙西之財賦甲於天下而松江之淤塞日甚凡言吳中水利者皆引禹貢以自重而蔡傳又立於學宮爲士子所誦習於是揚

州之大川竟以太湖入海之支港當之矣又曰蔡傳又云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按凡言三江者皆有大江在而蔡氏主庾仲初則大江不與焉遂以無施勞者雖大亦畧其可信乎又曰三江孔穎達主班固陸德明兼舉韋昭顧夷而無所專主蔡沈主庾仲初歸有光主郭璞余旣一一辨之矣今更有要言不煩可以折聚訟之紛紛者富順熊過云禹主名山川南方流水通呼爲江北方流水通呼爲河故傳記多隨俗之稱而禹貢則無所假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三

謙牧堂藏板

借惟水之出自河者衆不可勝名則總其數而謂之河九河是也衆水之會而入於江者混爲一川大小相敵則亦總其數而謂之江三江九江是也然潔亦河之別而不名河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則其名有所不輕與矣而况松江爲震澤之下流錢塘浦陽之出自浙東者哉夫江河者百川之宗也非江而被以江名是猶吳楚僭王春秋之所誅絕也禹貢職方豈有是與總之三江紀其合不紀其分苟以派別者當之則必於導水之義有礙諸說惟蘇鄭爲無病以

其非異派也 顧炎武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

宋魯齋王氏武成考異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三

謙敬堂

商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

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既戊午王次於河朔以泰誓修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

隙元亭雜識

卷六

三

謙敬堂

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按魯齋著書疑九卷中間如堯典三謨說命中篇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皆有考異更張過多愚未敢信其必然也茲僅錄武成洪範二篇諸家定正者並列以備參攷云爾

元仁山金氏改定武成

武成一篇舊蓋錯簡劉侍讀王荊公程叔子皆嘗改

正 朱子集長考定見於文集蔡傳今槩用朱子本

定讀但以底商之罪一句係之附我大邑周之下列
爵惟五之上縱有缺文而事辭實屬焉

武成次第 出師 類告 克商 反攻 歸周

諸侯受命 助祭告 誥諸侯 缺文 定制 定

治化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
商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
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三

謙牧堂

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
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
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
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
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
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
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
暨百工受命於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

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
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
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
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底商之罪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三

謙牧堂

按金氏改定武成與蔡傳並同蔡氏本之朱子其先
後次第脉絡貫通無可議矣金異於蔡者獨底商之
罪一句蔡在於征伐商之下金在附我大邑周之下
耳愚謂致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語意亦順下文暴
殄天物等正明數商罪也金氏移在後而疑其有缺
文甚無謂仍當從蔡爲是

魯齋王氏洪範考異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
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

右洪範經六十有五字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右五行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
聰作謀睿作聖

陳光亭雜識

卷六

三

謙牧堂藏板

右五事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右八政傳

恐有缺文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右五紀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
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

極

右皇極經六十有四字

曰皇極之數言是彘是訓於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
為天下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
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右皇極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陳光亭雜識

卷六

吉

謙牧堂藏板

右三德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曰貞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立時人作卜筮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汝則從龜

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
庶民逆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汝

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

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右稽疑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隙光亭雜識

卷六

三

謙牧堂藏板

右庶徵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有猷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

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仁山金氏洪範經傳文

五行漢石經無一字餘傳俱無曉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九疇之目益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然則自水曰潤下以下為箕子傳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經貌曰隙光亭雜識 卷六 三 謙牧堂藏板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箕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禹經無傳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禹經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 此箕子五紀傳舊錯簡在庶徵 東坡蘇氏曰此章當為五紀之傳無垢張氏石林葉氏容齋洪氏說皆同

歲統十二月月統三十日故觀五紀而法之者王自
省如歲卿士如月師尹省如日蓋師尹統於卿士卿
士統於王其事任大小可見故各以其位之大小以
盡其職分之所當然倘上不逼下下不僭上則上和
下順而有百穀用成以下之善應無易者不僭不逼
之意也或僭逼橫生所謂既易則有用不成以下不
善之應星宿雜陳於天亦猶庶民之處於下也師尹
以上治人者也庶民治於人者其所好不同者蓋

陳光亭雜識 卷六 謙敬堂

無窮而治之者則以常道而已苟徇民之欲則枉常
道而亂矣故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然兩日月字
不同上日月統於歲者也下日月麗乎天者也蓋上
取法乎歲月日而下取法於星故也五紀不言曆數
言歲月日星則曆數固在其中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
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
極 禹曰皇極之數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凡厥庶民極

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為天下王 箕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禹平康正直彊
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箕七稽疑擇
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
曰悔 禹凡七卜五占用二行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
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
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陳光亭雜識 卷六 謙敬堂

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及庶民
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
凶 箕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禹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
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
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
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箕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禹經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

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滯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

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熒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

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

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

作汝用咎箕傳善以有皇極之語故錯簡在皇極

隙光亭雜識

卷六

堯

謙牧堂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

弱禹經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

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此五福六極總傳舊錯簡在三德

隙光亭雜識卷六終

隙光亭雜識 卷六

讀書記疑十六卷

白田山南續集

後學俞樾題端



歲在壬申中春月
開雕於福建撫署

讀書記疑 序

白田先生篤志經史撰述甚富讀書記疑十卷乃其
筆劄記之書也凡九經諸子之義蘊歷代史傳之事實
宋諸大家詩文之得失古今音韻之變更有所見輒記之
區其類而錄之實事求是細入無間而三禮之學尤為精
邃故於學制之異同樂章之沿革以及喪紀之等差僉冒
之制度歷歷言之如示諸掌兩漢宗廟之禮畧見章元成
傳莫得其詳先生探蹟索隱因端竟委為兩漢廟制存其
大畧以補班范之所未備目黎云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先
生有焉名日記疑實所以祛千載之疑也其族元孫補帆
中丞刻之於閩中因原書漫漶寄樾校定并屬弁言於簡
端樾之謙陋何足序先生之書哉昔袁桷序困學紀聞以
揚雄氏法言為比何義門先生譏其不類若以先生此書

比後儀王氏之書庶幾其類乎先生訓子詩有曰讀書考
古其益無窮此書之作正其讀書考古而有得者今補帆
刻以行世推先生所得之益以益後人其益更無窮矣樾
幸與校讎之役幸業是編輒撮舉大旨以告世之讀先生
書者覽者勿以為僭同治十有一年九月後學德清俞樾

讀書記疑目錄

寶應王懋竑中甫著

卷之一

周易

卷之二

尚書

毛詩

卷之三

禮記

卷之四

禮記

左傳

論語

孟子

卷之五

音韻考

卷之六

史

卷之七

史

卷之八

南史

卷之九

北史

北史

一

卷之十

北史

卷之十一

國語存校

莊子存校

荀子存校

卷之十二

後漢書存校

卷之十三

南史存校

卷之十四

北史存校

卷之十五

北史存校

卷之十六

讀杜工部集

讀昌黎集

讀河東集

讀廬陵集

讀老泉集

讀東坡集

讀穎濱集

讀南豐集

讀臨川集

二

讀書記疑卷之一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周易

漢書藝文志秦燔書而易為卜筮之事傳者不絕儒林傳秦禁學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是易固全書未嘗缺也至王充論衡始云孝宣皇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此劉歆班固所未言恐傳聞之誤易正義陸氏釋文皆不載其說隋經籍志云秦後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蓋本王充之誤而說卦三篇又與充不同抑不知其所據矣馬貴與文獻通考序易本隋志語而不考其誤當以漢志正之

卷一

於諸經而以今考之則固不然伏羲畫八卦見於繫辭其益為六十四卦史遷以為文王而據周官三易經卦皆八其別有六十四則已傳自夏商非始於文王也卦爻之辭舊以為文王所繫而爻辭所稱多文王後事故以為周公凡此兩漢諸儒皆無相傳確說後人各以意推言之耳繫辭中頗有疑義序卦雜卦尤難曉解自費直鄭康成以後篇第更復淆亂其與焚而復出之經固無以大異也施孟梁邱諸易今不可見王韓之注於象數愈闕畧其使商瞿以來相傳之旨不大白於後世漢魏諸儒皆與有責焉耳春秋傳其言以周易筮之者所舉皆今象爻之辭其他繇辭有不盡出於周易者然未嘗指言以連山筮之以歸藏筮之也連山歸藏其名見於周官而春秋內外傳則無之

洪範言卜筮最詳則商以上固自有書但後周易傳而前此之易遂不可考耳

乾上乾下等目不知何人所題正義釋文集解皆無注獨本義詳註之而亦未言出於何人也臨川言此義皇乾上乾下之卦則似以為義皇之所題矣

鄱陽董氏云卦畫下所書上下兩體卦名始於費氏分注大象傳之上不與經連至鄭氏移置各卦六畫之下朱子本義因之按今註疏本止註上下兩體不云何人所注董氏說不知從何得之俟攷

正義以來皆謂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子象辭象辭繫辭文言自漢上朱氏始疑其誤東萊呂氏復古周易乃以卦下之辭為爻爻下之辭為象而孔子所作皆依王肅本加

卷一

傳字其繫辭則通指卦爻所繫之辭而文言指經文之言亦猶繫辭之義但異其名耳晁以道呂汲公雖復古易而其名仍王弼之舊呂氏乃盡正之大全俱削不載於文言中家後僅載數語又誤以為陸氏德明語其疎繆如此周公繫爻辭若初九九二等不知亦周公所名否本義用九註云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則似非周公所名矣大抵此類皆不可考本義亦概言之未能以決也十二月消息之卦乾坤不言而於泰否剝復夬姤臨遯大壯言之至觀則別為一義是文王之自變其例也爻辭泰否剝最為分明復夬姤則雜言之至臨遯大壯則一以卦名言之而不取消長之義是周公之自變其例也故曰易不可為典要

五陽一陰之卦以陰爲主五陰一陽之卦以陽爲主復師謙豫比剝此以一陽爲主也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此以一陰爲主也彖傳惟於同人小畜大有言之蓋舉其例而彖辭於謙於豫於同人於履於小畜皆不取此義爻辭於謙於履於大有亦不盡取此義此所謂不可爲典要也同人大有小畜皆以一陰而統五陽故彖傳特明之若夫姤則不待言而履之三又不能以有衆陽蓋非特舉其例矣至陽則自爲陰之主師曰以衆正比曰下順從而特言之聖人之貴陽而賤陰如此

卦以反對爲次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無反對各以陰陽相對爲次是亦反對之義也邵子三十六宮蓋以反對二十八卦與此八卦並言之其實卽六十四卦耳

卷一 三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而發明至理各有不同如姤歸妹彖辭皆不善而彖傳於姤則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於歸妹則曰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若此者豈可以孔子之說爲卽文王之說又豈可以文王之說遂非孔子之說乎

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而爻辭有與彖辭不同者臨以二陽臨四陰取義而爻辭於上四爻亦皆云臨遜以二陰浸長取義而初爻辭亦云遜成彖取女吉而六爻無取女之義漸彖女歸吉而六爻無女歸之義履彖不啞人而六三則云啞人小畜彖密雲不雨而上九則云既雨其不同往往若此彖象傳文言皆以解釋彖爻之辭而亦有與彖爻不同者乾坤元亨利貞與諸卦一例而彖傳文言以四

德釋之姤歸妹彖辭無好語而彖傳俱與彖辭不合坤六三无成有終本言始无成而後有終文言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別發一義又師上六小人勿用本言小人不可用此爻與小人弗克同而象傳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亦別發一義恆九五婦人吉夫子凶本言夫子遇此則凶而象傳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亦別發一義蓋大指相承不可移易而語句間時別取一義以相發明自不相妨而亦不必牽合也

卦名間亦有與卦辭不同者如蒙當指蒙者而卦辭則主發蒙者蠱當爲亂極而卦辭則云元亨歸妹非有不善而卦辭征凶无攸利損下益上則爲損損上益下則爲益而卦辭所云不主此義是卦名卦辭非一人之作也正義論

卷一 四

重卦王輔嗣等以爲伏羲至卦名不言何人疑亦是伏羲也臨川吳氏謂伏羲重卦未有名文王始名之此以意言不可爲據

繫辭曰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周公所以與文王異也又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孔子所以與文王周公異也孔子蓋已自發其例矣

大全凡例王弼只註六十四卦繫辭說卦序卦雜卦門人韓伯註按韓伯字康伯東晉人其云門人誤也正義謂康伯親受業於王弼後來皆承其誤

易序非程子作也其云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分理與道爲二與程子語不類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意雖無誤語卻疎矣至云未形未見者不可以

名求尤為乖刺與易傳序迥然各別斷斷非程子作也上下篇義亦非程子作俱不載伊川文集後人妄增入之元鄱陽董氏又以此二篇載於易傳之前明初大全因而不改貽誤後學不可不辨

朱子年譜易本義成於淳熙丁酉啓蒙成於淳熙丙午相距凡十年按本義繫辭上傳第九章注云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第十一章注云詳見序例啓蒙又云河圖洛書詳見啓蒙則本義後有修改其成書當在啓蒙之後矣李氏性傳序易本義啓蒙成於乙巳丙午之間當據以正年譜之誤至帝出乎震以下本義云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而啓蒙引邵子說又自為之說則甚詳震一索巽一索等本義云撰著以求爻而啓蒙云坤求於乾乾求於坤其不

卷一

五

同如此豈說卦仍舊本未及改耶抑別有說耶語錄以撰著之說為未然而云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則又與啓蒙不同卦位之說文集語錄多以為不可曉疑朱子於此亦有未盡治於心者故於本義不及改也

本義成書在啓蒙之後文集可考答鄭仲禮云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撰著之法嘗有一書名曰啓蒙答趙崇憲云鄙說當時艸艸抄出疎畧未成文字答劉君房云此本義啓蒙之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賡語答孫自修云易傳初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其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

得一本不敢遠寄此書未有偽學之禁等語當在慶元乙卯丁巳後但不云本義而云易傳此不可曉或傳據此則本義修改直至暮年方成年譜以竊出模印時言之固誤而李序云成於乙巳丙午之間亦未為得也成書歲月此顯然可考而參錯如此則其他所傳不能無誤宜矣

朱子文集答王子合書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卦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概近於附會穿鑿故不曾深留意按此書不著歲月其時不可考疑為早年未定之論其前一條謂聖人作易則因其爻象之變灼見其理之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變易從道之方此與後來之論大不同計必在癸巳甲午以前也朱子明文公易說載此書蓋未深考後來黃東發氏援此為證而盡

卷一

六

疑記錄之說其亦誤矣

朱子曰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數與位合為十也洛書之位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亦與河圖不異又曰河圖七八連於左九六連於右皆為十五生數一三五連於左為九二四連於右為六九六之合亦為十五五五與十相守於中亦為十五洛書縱橫數之皆十五互為七八九六此兩條見天台董氏本考文集語錄皆無之朱子曰老陽之位一老陰之位四今河圖以老陽之九居乎四之外而老陰之六卻居乎一之外是老陰老陽互藏其宅也少陰之位二少陽之位三而河圖以少陰之八居乎三之外少陽之七卻居乎二之外是少陰少陽互藏其

宅也又曰一六共宗一為老陽之位六為老陰之數四九為友四為老陰之位九為老陽之數此固二老之合然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亦二老互藏其宅也二七為朋二為少陰之位七為少陽之數三八同道三為少陽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此則二少之合然亦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亦二少互藏其宅也此二條亦見天台董氏本文集語錄皆無之朱子曰以四象觀之太陽之位居一而數則九乾得其數而兌得其位故乾為九而兌為一少陰之位居二而數則八離得其數而震得其位故離為八而震為二少陽之位居三而數則七坎得其數而巽得其位故坎為七而巽為三太陰之位居四而數則六坤得其數而艮得其位故坤為六而艮為四今析六七八九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而在

卷一 七

四正之位依一二三四之次以為震兌巽艮而補四隅之空也此條載董氏傳義不言所出易說語錄皆無之當更考按天台董氏本以朱子語與已所釋雜書之翻陽董氏不詳為分別輒入朱子語中大全因之故多誤朱子論邵子震始交陰而陽生條云此條是說圓圖震與坤接是震始交陰而一陽生也巽與乾接是巽始消陽而一陰生也此條見天台董本翻陽本亦不載圓圖乾在南坤在北方圖坤在南乾在北乾位陽畫之聚為多坤位陰畫之聚為多此陰陽之各以類而聚也亦莫不有自然之法象焉又曰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無順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

圖之辨也圓圖象天者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方圖象地者地方而靜圓乎天中圓圖者天道之陰陽方圖者地道之柔剛震離兌乾為天之陽地之剛巽坎艮坤為天之陰地之柔地道承天而行以地之柔剛應天之陰陽同一理也特在天者一逆一順卦氣所以運在地者惟王乎逆卦畫所以成耳此兩條按啓蒙通釋此玉齋所釋語而大全誤載入朱子

萬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晏淵錄語大全續增是心法皆從中起也句按此句無義非朱子語文集語錄皆無之而董氏本始載此語蓋天台之所增而翻陽誤因之耳李性傳饒錄序云晏淵所錄一編與本義異者十之三四大率多合先君文昭本傳之說文昭言乾坤之用王於誠

卷一 八

敬坎離之用王於誠明世未有通其義者而先生獨稱之李道傳丙子學易編序云先君子之說類多與晦菴合第先君子多自聖人畫卦之意求之晦菴兼自聖人命爻之意求之此為小異要亦相表裏耳按二公皆隆山李氏子隆山名舜臣字子思文昭當是其諡也二公之稱其先君子如此而考之語錄董叔重所錄則云問李子思易說曰他是胡說因問或云先生許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果否曰就他說中此條稍是但渠只是以乾卦修辭立其誠閑邪存其誠坤卦敬以直內便說是誠敬爾錄云恐渠亦未曾實識得誠敬曰固是且謾說耳據此則隆山說乃朱子所甚不取者而二公之論顧相反雖欲尊其父不當駕言以自欺也貫之昆弟號為賢者不應有此又池錄饒錄

二公所刻董叔重錄池刻十三卷饒刻四十六卷又不當載此語池刻原有刪削饒刻所錄者竊意此條必已刪去後來建別錄蜀類徽續類皆有增加或自其原本錄入耳朱子明易說亦載此條云因問李子思易說以誠敬二字說乾坤如何曰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就其說中此條為善蓋渠以乾卦云閑邪存其誠坤卦云敬以直內故說及誠敬耳注錄錄意同而語小異疑子明為貫之昆弟諱之不則池本所刻本有改更後來者據原本正之此皆不可考也然則謂多與朱子合者其言近於誣矣

李成之性傳序丙子學易記謂東周之時以象占言易而亂於支離兩漢之際以讖緯言易而亂於傳會魏晉之間以名理言易而亂於虛無近世以來以人事言易而亂於

卷一

九

穿鑿皆易之蠹也此皆確論又謂世之學者未能窮究是書往往以其一時推求考索測度髮髯之言而反疑前賢終身篤學研思精微至到之論此語尤中宋元諸儒說易之病當表而出之

大全集答趙子欽云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總領方可漸次探尋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又潘子善錄先生因論趙子欽易說曰今將卦爻來用線牽或移上在下或挈下在上辛辛苦苦說得出來恐都非作易之本意又邵浩錄云渠自是一般說話某理會不得只管以一樣說話了轉將去愈轉愈遠說一箇元亨利貞更無窮極據此數條則趙子欽易說乃言象數而其說頗長不無支離附會之處故朱子有所不取今

刻復齋易說其辭簡而不明又絕不及象數若元亨利貞更無一語注腳以此考之則今所刻非子欽本也後人履為之耳

盤淵董氏二老不動二少則交之說與朱子不同

黃氏日抄據帝出乎震章而謂先天卦位乃邵子所移易此甚不然按說卦自帝出乎震兩節外皆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為序不特天地定位一節也若據帝出乎震之序則惟坎離相對而其餘皆不合矣說卦所序明明不同以邵子先天後天之說推之方可通朱子豈妄徇前人者耶東發不為詳思橫生論議且其言曰離為火為日坎為水不為月說卦於坎明言為月豈黃氏所見本有不同耶不知前輩讀書何以亦疎畧若此也

卷一

十

玉齋說先後天八卦位數與前朱子一條不合可知前說不出於朱子也

五自含五只言五中又有五耳故云得十不必如玉齋解雙湖云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六畫不可以木言矣若云兩其三兩亦非木也此等皆為衍說

雙湖云圖書位定而天地自然之易明誤又曰合四篇大旨一皆寓尊陽之微意啟蒙未有此意

雙湖筮必有室條今所刻附錄纂註本不載則今刻非全本也

雙湖胡氏附錄纂註其自解甚畧攷之大全所載刪削幾過半鄱陽董氏言雙湖兩者附錄纂註今刻豈其後刪本耶大全所載與鄱陽董氏會通同董氏乃雙湖門人當得

其實然則今刻非完本也

大全九圖後無雲峯一語而五贊有兩條是通釋無九圖而有五贊今本皆無之亦誤也

纂言卦下註一之一上一字下乾也下一字上乾也此以

重卦言之八之八上八字下坤也下八字上坤也四之六

四下震也六上坎也餘皆倣此畫卦之序乾一兌二離三

其重卦之序亦以此故乾為一之坤為二之巽為三之震為四之坎為五之艮為六之離為七之坤為八

八純父八純卦之中為父也六陽以畫言辟卦也十二

月之卦為辟卦也主上九卦以上九為主也餘皆倣此

上之一上經之第一卦也上之二上經之第二卦也屯

上之三蒙亦上之三屯蒙反對之卦二卦只一卦也緯

緯卦也八純卦為經餘五十六卦為緯八純艮變言屯

卷一

士

卦自八純艮卦而變八純震變言蒙卦自八純震卦而

變需四陽大壯變言需卦四陽以畫自大壯而變餘皆

倣此

陽為大陰為小此易之一例吳氏因此謂易中言小皆指

陰言大皆指陽若象傳之大有慶大无功未大失皆牽合

以就其說其穿鑿不經甚矣

吳氏以元為元首亨與亨獻之亨同利者宜於事貞者正

主其事惟利字尙合正解餘皆鑿說

呂汲公古易見吳斗南仁傑所刻與東萊正同尤延之與

吳書嘗以為疑朱子與吳斗南書數往復自己見此本而

書中畧不言及此何耶本義成書雖早後頗有改正於卷

帙止據東萊而不及汲公豈以吳氏所刻為不足信耶又

據雙湖胡氏邵子易八卷與晁本同程沙隨古易考篇第

與二呂氏合則晁氏易乃出於邵子而沙隨與東萊同時

抑未知其孰為先後也董氏會通稱胡周父旦胡翼之皆

經二篇傳十篇則更在邵子與汲公之前考文獻通考則

皆無之而陳氏書錄止稱古經十二篇出王原叔家會通

所言抑不知其所據也諸家參錯當以朱子語為定

呂氏音訓一書今不傳今所刻會通附見於中宜別出之

朱子明謂朱子於他經皆有音獨易無之以有呂氏音訓

也則此書當以附朱子本義無疑矣

古者以竹簡重大分為上下兩篇此當為呂氏說而雙湖

以著之晁說之蓋誤也按晁氏以上下經合而為一不應

有此語

卷一

士

晁氏古易以上下經合為一卷雙湖云按晁氏以道謂古

者竹簡重大以經為二篇本義從之殊失其意雙湖蓋以

竹簡重大分為二篇語為不然而不敢明與朱子背故掇

取呂氏語而以屬之晁氏耳非不解其義也

乾九三一爻朱子言有強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指君

子言之雲峯雙湖俱謂三四人位非龍之所據若然則四

何以言躍淵耶其不然明矣雲峯雙湖皆宗朱子而其說

多相背違不可不辨

進則躍退則在淵故文言曰進退无恆虛齋以在字作於

字解誤矣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按此程子語張繹錄大全誤

作朱子

本義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發之者文王與周公與若云文王則文專繫卦辭初九等字未有也不應獨著用九二字於元亨利貞之下若云周公則聖人因三字宜為衍文玩前本義則似伏羲畫卦時便有乾及初九等字矣文周特繫以辭耳則用九二字或伏羲所發亦未可知更詳攷之

嘗以春秋傳說推之即六爻皆可通焉乾之初變即姤也故云潛二變即同人也故云大人與利君子貞之占合三變則履也其危如何故云厲四變則小畜也正當文王與紂之事或躍在淵即其象也五變則大有飛龍在天非其象乎六變則為夫故戒其亢聖人作易致嚴於消長之際而深辨於進退存亡之微故當姤之始即與其潛當夫之時已慮其亢所以為君子謀者至矣

卷一

三

東萊音訓引陸氏曰象吐亂反斷也此見其下云經文王周公所作也東萊語大全刪象吐以下六字而於經字上增周易二字遂以屬之陸氏其疎畧不考如此雲行兩施是氣之亨品物流行是形之亨誠齋說是蓋秋冬時非無雲兩卻說不得行施也行施便見亨意蒙引駁楊說非變化之為利即可於植物驗之如枝葉之茂以及花萼之開亨之流形也既開而斂斂而落則變也所謂化之漸也既落而遂有實是化也是變之成也言乾道者此時尚未全屬於物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之意皆乾道之為也以下文例之亦自明白

本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象傳利貞連言之未嘗分也本義乾道變化無所不利似以變化為利而各正保合為貞而語錄解皆不同髮淵錄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黃卓錄乾道變化是元各正性命是亨淵錄後來多從之卓錄則必誤記也

雙湖云以二氣之分言則變者萬物之出機元亨是也化者萬物之入機利貞是也按變化分出機入機未當此是變化者進退之象解此處變化卻別

文言者莊氏以為文飾之言孔氏直謂釋經文之言孔氏得之但王本無傳字故孔氏加釋字其實只指經文之言而傳則所以釋經文之言也吳氏曰文言者象爻之辭也其說當矣而必引繫辭語謂此文其言而不質直言之則

卷一

四

衍說也吳氏又曰繫辭傳者統論聖人繫辭之意也文言傳者詳釋經中文言之辭也此說得之
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八句與左傳穆姜所引正同故本義以為疑古有是言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李成之性傳則謂春秋傳乃戰國時人所作記獲麟後五十年事疑其取諸此傳如王肅采中庸為家語之比雙湖胡氏亦謂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彷彿其文多出於自為四德之說是左氏有取於易作為穆姜之言也按李胡說當是本義偶未及察耳近日閩百詩氏謂克已復禮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皆夫子語門弟子切要之語而左氏傳乃皆先言之此必取論語以文其辭此亦因文言而推之者也
善世而不伐本義無說傳說亦未分明西溪李氏與德博

而化一例作治國平天下事則善世乃兼善天下之義蔡
虛齋以為善蓋一世屬一身說據傳不有其善之解似當
從虛齋論語曰無伐善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只是實其心之發然從知上來吾心
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為實
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修辭立誠又是進德事董銖錄
此朱子未定之論忠信不當粘知字說也此節語錄有兩
說大全不詳辨而混載之又多刪併失其本意當考元本
訂正如雙湖本所載為得兩董本雖并載然尙不至大誤
其最舛莫如大全不知所據何本也

林夔孫錄云忠信某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
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腳進前一腳退後只是

卷一 五

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
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
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
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營度方架這
屋相似居業是據現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
不同因舉破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
如此方會廝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按此條
所錄最為分明的確大全刪併都失其意此節語錄最錯
雜林錄分明餘

恐誤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是一事以其未得而言則曰知至
至之以其既得而言則曰知終終之故語錄曰此是工夫
節次文集曰忠信修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修業之道知

至知終則又詳言其始終工夫之序若林學蒙錄云知至
知終不是言修為先後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此是
記錄之誤不可據也

知至知終知也至之終之行也傳以致知力行分貼者各
以其所重而言大全所載朱子後一說最分明其云知至
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便可與理
會幾微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
這便可與存義意思二字殊不可解疑記者之誤也

可與幾謂可與研察幾微即大學能慮之謂也可與存義
謂義存於此即繫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之謂也語錄幾
者先知之謂恐未然

可與二字朱子亦有兩解一說可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

卷一 六

昨日是勉強沒奈何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一
說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
同當從後說

本義賢人謂九五以下誠齋謂自四以下皆從九五吳氏
謂九三在下敵體不應似以吳說為長

文集九四中不在人則進而至于九五之位亦无嫌矣但
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此又以非為邪也等語釋
之此朱子初年說易說亦不載

朱子曰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
如其說時除了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上坤
卦更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此爻淵所記當是論傳語乾
坤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專以乾坤言記者失其辭耳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此謂占者利於西南不利於東北耳
彖傳卻別發一義以陰必從陽喪朋而終有慶與彖辭不
同如六三无成有終爻辭謂占者始无成而後有終文言
御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當各就本文解釋不可牽合為
一也語錄云无成有終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
有終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進无成而能有終也以此推之
則本義反之西南句尙未為定說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即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此占辭也
至彖傳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則又別
發明地道臣道妻道之義而不以占辭言矣必合而一之
者非也

直以方也蔡虛齋謂以而通用當平說林次崖謂直內所

卷一

七

以方外作推原說二說未詳孰是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屯蒙皆二陽而屯主初蒙主二此貞
悔之別也

程傳宜建侯輔助而本義以為筮立君遇之則吉據彖傳
宜建侯而不甯則當從程傳而爻辭利建侯明指初九
大得民也又當以本義為得也大抵玩辭玩占自是兩件
自指初言又當以本義為得也大抵玩辭玩占自是兩件
古之用易專以占言故孔子以義理發揮經文以占固人
之所曉不待言也占因象而後有既有象即有理可推孔
子所言亦不在占辭之外特所從言之不同耳朱子曰不
可以孔子之說便為文王之說又曰夫子作傳亦畧舉其
一端以見凡例而已自是至論

釋彖有卦德卦象卦體卦變四者或釋卦名或釋卦辭卦

德者乾之德健坤之德順震之德動巽之德入坎之德險
離之德明艮之德止兌之德悅是也卦象者乾之象天坤
之象地震之象雷巽之象風坎之象水離之象火艮之象
山兌之象澤是也卦體者以畫卦而言如二五為中陽居
陽陰居陰為正或取爻之相應如同人之主於乾或取巽
爻之相應如比之上下應或取諸爻之不應如未濟之上
下敵應是也卦變者以此卦從彼卦而來有上下往來之
象是也

俞氏曰磐大石也與漸六二之磐同桓柱禮記所謂桓楹
是也張子曰磐桓猶言柱石按此亦可備一解

分言之公侯伯子男統言之皆曰侯屯之利建侯即師之
開國承家也師以除亂言之故系於上屯以制治言之故

卷一

六

系於初或以高光為比失之矣

程端蒙錄云三爻在六二六四之間便是林中之象鹿陽
物指五无虞无應也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見得此條易
說無之董胡諸本亦皆不載疑初年未定之說也

自內而外曰往自外而內曰來此彖辭之例若爻辭則以
其爻言之不拘此例也故屯之四言往而小畜之上言來
下求婚媾仍同程傳董錄錄是未定之說也

震一陽在二陰之下其勢隔而可以有為坎一陽在二陰
之中其地暱而不能自拔故屯初利建侯而五則屯其膏
也

貞有兩義正而固也其云貞凶貞吝者則主固義以不可
貞之語推之其不取正義明矣

大全朱子曰果行有水之象育德有山之象此條見人傑錄是舉或說以問而朱子云此說得好非朱子語也初下民之蒙也故曰利用刑人上蠻夷之蒙也故曰擊蒙利禦寇三女子之蒙也四五皆學者之蒙惟九二獨當治蒙之任初上二爻當從程傳用說桎梏以往吝則本義解為確也

備錄云此卦本自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慎畏防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文蔚錄與此小異當從備錄坎為血卦故四云需於血言其入坎也

卷一

九

俞氏曰訟剛來而得中指九二九二蓋成卦之主爻也自彼而此謂之來訟乃需之倒體需主爻在五訟主爻在二向為需之主則剛處於五今為訟之主則剛來於二也按以反對言卦變自俞氏始倒體即反對也其說為確自外卦而內謂之來自內卦而外謂之往來又或謂之下往又或謂之上或謂之進自彼而此謂之來句向未分明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與坤六三同坤之三坤體也坤先迷後得故无成有終訟之三坎體也坎險而陷故无成其為占辭則一而已矣

從上吉傳指上九同坤卦六三文言解本義云隨人則吉作占辭解按爻辭當從本義象傳當從程傳爻淵錄云或問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本義謂必無成功似與象辭從

上古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不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答云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節話也此條說最分明本義隨人則吉仍以爻辭意解似未確淵錄語類不載董本胡本俱載見文公易說兩

傳云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兼山郭氏云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建安邱氏云以剛居柔得師之中皆同程傳朱子語錄云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為吉則在師中乃如俗言在軍中之意與傳異蒙引主此說但本義未明言

五象傳云以中行也則在師中當從程傳本義云有剛中之德亦當與傳不異也

卷一

十

或主傳說以輿尸為眾主引六五爻辭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二語為證似可從然以象傳使不當之云例之則又非不專任之意更詳之

田有禽利執言本義作一意言字語辭此必有據當考程傳奉辭伐罪於執言為順然田有禽句不合當作譬喻說長子帥師下當是脫吉字弟子輿尸只指三言本義以小人參之似仍是眾主之解矣語錄此假設之辭與家人婦子嘻嘻例同合從語錄本義專於委任之與語錄不合

初上無定位故師之上以大君有命言離之上以王用出征言解之上以公用射隼言而必曰此以五言不以上言也亦泥甚矣

小人勿用朱子後說與本義不同學履錄自分明會通全

載大全刪削都失其意

師六爻最為分明初言用師之道上言其成功也二則制勝之將也三則饋軍之將也四則僅以自全而已師之得失三者盡之五為命將出師之主故兼言之以示法戒師師下當有吉字經畧不言耳

蒙再三瀆瀆則不告而比則云原筮元永貞故曰易不可為典要

易傳云卦辭本泛言比道象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孔子與文王不同程傳亦言之矣

比以下順從為義不甯方來所謂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者後夫之凶則防風氏之戮也後夫猶言後人不必從夫字生義語錄有兩說以營錄為是

卷一

三

卦名比以五陰比一陽為義象傳上下應也則止六固在其中矣後夫不更指上六故傳義皆繫言之爻辭惟取二五相應與卦辭不同四以相近而比至初與三與上則各自取義不可牽合為一也陰陽敵應則不相與故比初不言比四三不言比上而別為說失前禽以上六言諸家多從之然六三亦不比五可更以六三為前禽乎後人推見一端遂據以為說格以通例則往往不合矣
六二比之自內原以內卦言六四外比之原以外卦言至象傳不自失外比於賢則皆以義理言之孔子之說多因象而推其理亦不在文王周公之辭之外然須各觀之本義解邑人不誠句本象傳上使中句來語錄有聞無聲之云似非定解

小畜亨本義以亨屬陽而謂密雲不雨為畜未極施未行則與亨字意不合竊意密雲不雨猶詩所云曉曉其陰者正為陰盛畜陽之象西郊陰方猶詩所出自北門者而云自我則文王自謂蓋不欲斥言之也象傳所解似別是一義尚往言其畜之未固施未行則以其為所畜而不能大有所為也尚往施未行正是陽猶可亨之義如此看未知是否姑記於此

三之反目隋文之於獨孤后也上之既雨既處唐高宗之於武后也此所謂陰畜陽者而小人之於君子亦類是既雨既處象也尚德載物推其由也婦貞厲占也月幾望象也君子征凶占也程子謂婦若貞固守此則厲也此說貞字未安且如博陸非不正也而卒以滅其族雖正亦厲又何疑耶

卷一

三

一陰一陽之卦皆以一陰一陽為主而亦有不盡然者一陽之在三為謙雖以卦辭與三而諸爻不從三取義也一陰之在五為大有雖象傳言上下之應而諸爻亦不從五取義也履之三且與卦辭相反而諸爻與三皆無相應之義必以剝夬之例比而同之不亦泥乎
卦有險易履最為險矣初之素履二之幽人則无咎而且吉巖君平鄭子實之徒益知此義也
中不自亂此句最好中不自亂天下誰得而亂之華歆種放皆自亂耳
履之六三柔也而有武人之稱象以志剛釋之此蓋以位言故曰惟變所適

履卦從六三發論則卦辭之履虎尾正指六三也乃纂弒悖逆之臣也文王顧繫之曰不咥人亨孔子釋之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毋乃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訓耶以是觀之則易傳趙鄭之說其不然也明矣武人為於大君此以成卦之主言也凡成卦之主爻多以象辭與之如屯之利建侯謙之君子有終於初於三言之是也履卦辭不咥人爻言咥人卻相反繫以此語正見其為成卦之主耳

履之上禍福未定而爻專以其旋元吉言之此即危者使平之義恐懼致福其有深望矣乎

語錄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一作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者以補其不及而已易說會通諸本俱從一作本大全獨從

卷一

三

元本按裁成所以輔相明與本義不合不知大全何故違諸家而獨從元本也又此段下有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句亦不當刪凡所載語錄多與易說會通本不同皆以易說會通為勝其他所載諸家說亦不及會通之詳審也大全於詩本劉瑾通釋於春秋本汪克寬纂疏於易敘諸家至董氏真卿止而又與會通大異不知所據何本也

拔茅茹以其彙兩句皆象也茹茅根言拔其根則其類相連而起故曰以其彙屬上文而本義亦不另解語錄云以其彙者人也句疑記者之誤

皆失實也實謂陽失去也泰之時陽在內陰在外至是翻翻然而來皆欲逐陽而去之如元祐之時元豐諸人退休

散地及紹聖之初國事既變章蔡翩然來復而范呂皆不免於禍矣本義解似未確

郭京改失作反乃不得其說而為之辭

泰之六五乃卦之所主而爻辭言帝乙歸妹思之不得其解本義云帝乙歸妹之時占得此爻而歸妹之五亦言之豈一事而再占乎此似可疑又高宗伐鬼方亦再於既濟未濟言之與此正同也

彖傳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蓋以二為成卦之主也而周公爻辭乃係之以吝繫辭又發明二人同心之義與彖傳合非爻辭本意也此孔子別發一義與周公不同處周公以占辭言孔子則以義理言其不同處不可強合也

卷一

三

彖傳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象傳又曰天與火同人孔子且有二解矣故知易不可以拘論也

傳云伏藏兵戎於草莽之中時升高陵以願望本義不明言而語錄則以為只是伏戎於高陵之草莽中程說巧而非本意其說不同按文義恐當從程傳如語錄則當云升其高陵伏戎於莽矣

本義九三懼九五之見攻五疑當作四九四言弗克攻則欲攻三者四也非五也先儒嘗已言之

大畜亦以陰畜陽而主艮之一陽故稱大有主離之一陰而亦稱大則又以所有之大而言易固不可以例論也大有初九重初九上程傳所謂在大有之初也其克念艱難之言乃爻艱則无咎之意象未之及也中溪張氏以

時位言亦非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大有原有涉害之理以其初九故无之耳如中溪說則并以大有故而無害矣節齋蔡氏曰大有之初去五遠而非應无交也故有害之者害非已致故曰匪咎艱難處之其咎可無

元成肅代惟不知威如之戒故釀王氏之篡弒成藩鎮之跋扈易而無備其戒深矣西溪李氏之說乃以備為有備無患之備與本義不合克詰戎兵張皇六師此威如之一端也義不止此

哀多益寡程傳從財用施與上說本義亦然但未分明說出耳故曰亦謙之意也意字可見語錄有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此又是就謙字貼合平字非此二句正解也臨川厚齋兩說是蒙存俱泥語錄以此為實就

卷一

美

謙說謂衰去在己之多以益在人寡不可從

淵錄云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與本義不同

六二上六之鳴謙本義皆以有聞言不以自鳴言謂謙而自鳴則非謙也然以鳴謙例之不當兩解似程傳為長上之志未得傳謂謙極而居上亦當以傳為長也

屯之利建侯以象言豫之利建侯以占言故屯初言建侯而豫四不之及也

豫之二超然於豫之外四則卦之所由以豫而已未嘗以豫也故二吉四大有得至他爻皆溺於豫者三之悔上之渝又所以示遷善之門而為處豫之法渝由於悔悔乃能

渝傳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大有得與大有慶大得民同不指陽也大謂陽小謂陰自是一例非易中凡大字皆指陽也吳氏泥於此例所解率多牽強如謂志大行乃大者之志得行有是文法乎如旅之小亨巽既濟之小亨賁之小利有攸往小亦不指陰也隨蠱反對之卦隨曰剛來而下柔蠱之上九為隨之初九在二柔之下故曰剛來而下柔也蠱剛上而柔下隨之初九上為蠱之上九隨之上六下為蠱之初六故曰剛上而柔下也卦變以反對言確不可易朱子當日偶未及此耳剛來而下柔已之隨人也動而說人之隨已也卦以隨物為義然物之隨已由己之能隨也兼兩義吳皆謂以陰從陽非是

卷一

美

王用享於西山文王未嘗稱王則爻辭之繫在鎬京之後也古者祭必卜日故言利用祭祀利用享祀王假有廟王用享於帝而於西山獨專言之豈文王祭於岐山之時嘗占得此爻而王乃追稱之乎抑太王始遷於岐嘗占此而於追王後亦稱王乎本義只槩言之於此固未一一致詳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易傳只以意言之本義依漢書注為有據彖傳終則有始傳義俱未分明先甲三日者日之終後甲三日者日之始先甲而後甲故云終則有始此不取辛丁之義本義亂之終治之始又是從終始二字推出也臨川說得之大至載臨川說與今本亦微有不同終前事作先甲辛始後事作後甲丁盈虛消息天運之當然聖人於方盛時已預憂之故臨二

陽浸長而有八月之戒姑之一陰憂其必長臨之二陽憂其必消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董銖錄云問至於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至二陰之月陰長陽遜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日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案此以後說為得

四時不忒即天之神道也禮記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神道設教亦即天之神道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以見其旨矣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故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卷一

三

備錄云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嫩惡民臣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此條仍與傳合

淵錄云象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按中四爻正說噬頤中之物此語恐記者之誤

罰與刑通用罰即刑也盤庚康誥所言甚明惟呂刑乃別出之五刑五罰其義乃殊是罰止為罰贖之罰矣說文罰罪之小者蓋散言則通用刑罰對言則刑大而罰小也明罰勅法程傳謂明其刑罰飾其法令吳氏因之謂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是以明罰為用刑勅法為定律此用盤庚康誥之義俞氏曰明罰如金作贖刑所以懲其過也勅法如象以典刑所以防其惡也此用呂刑

說文之義按吳說則明罰在勅法之後不當先言明罰俞說則罰在法之內不當於勅法外又言明罰凡此皆有所未協竊意明罰是示以罪名如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金作贖刑之類勅法是示以罪犯如王制析言破律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於鬼神卜筮以疑眾者殺之類明罰畧而勅法詳明罰先而勅法後朱子云此與豐不同先立這法在此未見犯底人留待異時而用故曰明罰勅法以此推之則愚說似可通也吳說從傳大全載之故將朱子此語刪去

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吳氏謂六三六五二柔畫並云肉九四剛畫不云肉而云肺若以六三為全體骨之腊則與爻象不合此乃豕肉受日之曝者肉六之柔也腊之則柔亦剛矣剛位故也按吳說是然與六五乾肉不異

卷一

天

其分別離日離火則鑿矣周禮注曰獸小物全乾為腊則腊乃田獵所獲野物腊肉專指其肉而言也以其野物故遇毒六五則牛羊豕之乾肉故不云腊而直云乾肉也

得金矢傳謂金取剛矢取直本古註本義引周禮鈞金束矢本之荆公二說本義為有據然中四爻本取頤中有物之象以為治獄之譬不應以金矢言之也且四云金矢五云黃金亦已不合雲峯謂周禮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為小獄為大四人臣也小大兼理之五人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此亦善為本義解說矣吳氏以金矢為鐵箭鏃是金矢為一物與黃金為類但噬乾肺而得鐵箭鏃噬乾肉而得黃金雖取象不拘然亦難以強通也解之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本義以為去邪媚而得中直則仍從古註合且

缺之至失本義以周官為據最為明瞭然周官之說卻有後聽之倘或不入遂置之而不為聽乎六五又止此即虞廷四凶罪止流竄之意聖人之仁也成康之際刑措四十餘年不用蓋基於此矣

无敢折獄程傳謂无果敢於折獄又謂無敢用文以折獄本義只以象言故不從程傳然傳說自有味也

舍車而徒傳謂舍二而應四義不甚協吳氏謂不受二之責而自責於己似為較合本義只槩言之

學履錄云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資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

欄錄云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

卷一

无

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

潘時舉錄云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與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

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此說與本義別

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條此西山述朱子語

上六言以其國君凶則上非君位也象言反君道此與爻

六之所以矣推本而言之也

不耕而獲不菑而畲此所謂无妄之福也朱子謂添卻而字然經傳中訓釋添字者亦多似不必拘本義解作則字為順於无妄之福卻似未合此无妄之福者與六三无妄之念耳剛健乾篤實輝光艮張子曰易言光明多艮象誠則著明也程傳以輝光總承剛健篤實與本義異

六二自止而不進異於初矣上爻近主治化說按程傳本義俱槩言蒙引以畜德音存疑以仕進功業為言宜從蒙

引為是蓋象傳所有也存疑太狹至主治化則更誣矣

吳氏曰古者乘車三人在車上步卒七十二人在車下與之衛也

六二顛頤舊說指求養於初以六四例之則亦指上九也

卷一

三

二五正應而求養於上此所謂拂經其云於邱頤邱土之高者當指五言艮為山而五居艮之中故以邱象之二雖賴上九之養而正

應在五徘徊於彼此之間而五陰柔不能以養上又非其應是以所往而得凶也行失類謂五上皆非其類耳

六三與上九正應反以拂頤因此如豫初六與九四應而反以鳴豫凶也上九據高位操利權三與之為應如漢杜

欽谷承唐八關十六子之流乃上之私黨知有權臣而不

知有君者也故曰貞凶又曰十年勿用无攸利辭繁而不

殺所以深乎戒也小象道大悖正以其悖於君臣之義耳或以司馬昭之賈充劉裕之劉穆之為比則又太過賈劉乃逆黨非止私黨也

故曰顛頤吉也虎視眈眈貪食之容其欲逐逐於嗜欲之甚然志於養而上九之施光故无咎按小象顛頤之吉上施光也與六五順以從上兩上字自指上九諸家皆以顛頤為求養於初恐未然也義海說得之但以顛指上未

有明解瞿唐來氏曰顛頂也指上九此可補義海之說上六過涉滅頂則上固有頂象也

虎視眈眈二句朱子曰雖恁地解到底理會不得義海所云亦不明瞿唐來氏曰惟上之所施者博而下之待養者雖眈眈而視逐逐而來皆有以給之而無難此四之所以无咎也按此說可補義海所未及但添字太多未知是本意否

過以相與言老夫與女妻年不相當老夫大過之人而以

卷一

三

女妻為配故云過以相與程傳似未然

不撓乎下傳謂不下繫於初也以全卦論之四陽棟也以各爻論之則二四棟也三上有二陽而下止一陽故棟撓四下有二陽而上止一陽故棟隆不撓乎下似以二不言不指初也

習坎先儒多有解然愚意習字當為衍字因彖傳而誤加也象傳亦是誤加習坎重險也正與重巽以申命同習坎重巽乃是舉以為八純卦之例如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而震不言動亦是舉其例耳

樽酒簋二語本義從屍說貳字最為有據然如舊解則樽酒簋貳亦吉日辰良之體所自本而二簋已見於損彖辭矣今本小象以樽酒簋貳為句與釋文要可並存也

咸六爻皆相應初小象志在外也似以應四言本義無解蔡虛齋云謂志已動矣不主應四說恐未然

九三志在隨人所執下也當以從初爻而動為是若上乃正應不得謂所執之下矣况承上亦不處而言尤分明也上六本義云凶咎可知而語錄謂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於本義異疑當主本義

咸柔上而剛下恆剛上而柔下咸二氣感應以相與恆雷風相與咸男下女恆剛柔皆應大概相同然咸以釋卦辭恆以釋卦名卻不同按咸云是以亨利貞取女吉玩是以二字則釋卦名義已在其中恆雖釋卦名而亨无咎之義不再釋則卦辭之義亦見於卦名內矣當是互文見義若利貞及利有攸往似是更發一義止而說可以為貞巽而

卷一

三

動亦可以為貞夫子為未足以盡貞字之義故以久於其道申言之至利有攸往只是占辭終則有始乃夫子以義理發揮象辭似本無此意也

日月得天猶日月麗乎天也四時變化猶寒暑相推也俱不重只取久照久成意程傳得天謂順天理而於變化下亦增入順天理意似未為當誠齋以能變化立說愈非其旨此只以恆言變而能恆又是推言之非此節意

或云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硜硜之小人而孟子亦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恆其德貞而夫子凶之謂也故本義只主爻辭當並存以俟考

田无禽所謂守株待免者也至於無得而止矣孟子曰雖不得魚無後災故不言凶咎

恆其德貞婦人吉依象傳貞字當在婦人下此亦非所恆而恆者然在婦人則為正也詩傳所云夫有惡疾不可去者即是此義

恆六爻剛柔皆應易傳止於初於三於五言之童溪王氏又謂六爻皆不取相應之義似當以童溪為得也初之浚恆只以在始而求深言不主應四九三若志從乎上則非不恆其德矣六五恆守其柔故有夫子凶之戒若與二以中相應則為恆之最吉者而不得言凶也象辭發明爻辭外義言婦當從夫夫不當從婦亦不以相應言本義於咸不取相應之義而於恆仍程傳蓋偶未及改耳

泰否之大小往來遯之小利貞皆以人之大小言也屯之小貞大貞賁之小利有攸往旅巽既濟之小亨皆以事之

卷一

三

大小言也

遯尾厲象也勿用有攸往占也初在下往則出矣言當退處不可出也傳以往為去非是語錄去不及之說與本義不合節齋謂不可遯愈失之矣

遯六二爻辭難解朱子謂六爻皆君子之事故只取中順意至雲峯謂喜二之從五者固雙湖謂陰爻無取於遯建安謂六二乃遯之所以為遯恐皆非是然傳意亦未見其確然可據也或謂二之所以能浸長者以五與之固結也自古小人不得其君烏能為君子之害耶按象曰固志也不云與上台志則此說又未然臨卦四陰不以小人言遯卦二陰亦不以小人言正是一例六二不言遯亦是偶然若謂陰爻無取於遯則初何以言遯尾耶傳言二五相應

本義只云以中順自守不取相應義雲峯蓋從傳說三比陰四應陰比非正也應正也故三曰遯而有所係四曰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若小人之否則好遯亦同於係矣雲峯說未詳

小人用壯是困獸之鬪也君子以為蜂蠆之毒而不之戒用罔其能無敗乎羝羊觸藩似以小人之用壯言觸藩藩壞而角亦羸其敗不獨在君子矣并以警小人也

四以陽居陰為能寬以容小人不為藩籬之限而羊亦無所用其觸矣壯於大輿之輹蓋任重致遠之象也象云尚往此言藩決不羸則小人不為吾敵而反為吾用故可以尚往

卷一

三

柔進而上行蓋與明夷反對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為晉之六五也本義謂自觀而來吳氏亦謂卦自觀變皆未然而藩眾以明而明夷之象則言用晦而明蓋明亦有時而不用也然明莫大於是矣察察之明非所以為明也

晉之二五皆陰不相為應然爻言受福於王母則亦取六五之義也此變例與他卦不同

爻有以同德相應者如睽之初與四亦然南狩以象言之離南方坤西南方故曰南狩不可疾貞言正之不可以亟也傳以舊染汙俗言似又在得大首之後本義則指南狩之不可亟也東萊引伊尹五就桀武王五年觀政正與本義合

初正家之始故云開上正家之終故云威女子之職主中饋而其效至於富家極矣二四備言之三居上下之際兼

舉嗃嗃嘻嘻以為法戒五則家道之成也齊家之道蓋盡於此彖傳又推言及於父子兄弟象傳歸於反身而以言有物行有恆指明之更所以發明身修而后家齊之義其意抑愈精矣

門內之治恩掩義此殊未然曰嚴君曰閑有家曰威如曰家人嗃嗃大較以嚴為主

六三之見與上九不同故傳義皆實言之雲峯謂本無牛掣本無天且剝疑故其見如此其說非也又云九本居五則二九相比不孤今九來居四則上孤而四亦孤矣此說牽強雲峯為朱子後人其為書多衍說無有發明又往往以己意篡入與朱子不同亦不明言其異同大全不加辨析採入本義之下貽誤後學此不可不察也

卷一

三

四以無應而孤又以无夫指初九此義似未盡疑當指六五蓋以相比而言或以六五尊位易之取義不拘拘也如大有之上九亦以下從六五為尚賢
否泰諸卦皆指內為來外為往則蹇之往得中謂五也自內而外往得中位蓋蹇解相循覆視蹇卦則為解覆視解卦則為蹇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者得中中在內也此義海所載薛氏說則反對之說先儒已有言之者不始於俞氏也其謂內為來外為往尤極分明惜於他卦解不復載耳又漢上朱氏於睽卦言睽自家人反自家人六二之五言之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亦用反對之義而其他解又不然也
來連程傳兼三二初說當從本義獨指九三來碩傳言從

五求三本義獨指九五按象云志在內則當指九三內謂內卦若九五則不可以言內矣朋來傳以六二言本義則繫言之中溪謂二朋合初三四上之才以來疑以中溪為得也當位實傳謂以陰居陰為得其實凡陽為實際為虛傳說仍未然雲峯以當位實指三本義無解當從雲峯說損之名卦原取損下益上之義而卦辭爻辭則不指此蓋損下益上剝民奉君則其辭有凶而無吉易不可為典要故不以一定論也卦辭專以時之當損者言特舉二簋可享為例彖傳又推言之至於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其意愈明白矣初六以奉上趨事為亟九二以弗損為益之六三槩言損益之義而絕無與於損下益上之言者六四乃受下之益而以自損其疾為言惟六五受天下之益是所謂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者至上九損之極而變以損下者而且為益下矣故六爻惟九二有征凶之戒未嘗正言其凶而其餘並無悔吝之辭也
六三與初二為類然以一陰而從二陽則所損大矣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三與上為應從乎上是其正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此說與本義不同然可備一解
損之五即益之二既濟之三即未濟之四此以反對為義最為分明求之他卦卻不盡合也
本義兩貝為朋舊本皆作兩龜為朋誤也此後人所改或益之自外來也易象外皆指外卦此與或擊之自外來也卻不可云外卦故本義特註云或者眾無定主之辭蓋以外字泛言變例也然易中辭同而義異者甚多六二之

卷一

美

謂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者至上九損之極而變以損下者而且為益下矣故六爻惟九二有征凶之戒未嘗正言其凶而其餘並無悔吝之辭也
六三與初二為類然以一陰而從二陽則所損大矣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三與上為應從乎上是其正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此說與本義不同然可備一解
損之五即益之二既濟之三即未濟之四此以反對為義最為分明求之他卦卻不盡合也
本義兩貝為朋舊本皆作兩龜為朋誤也此後人所改或益之自外來也易象外皆指外卦此與或擊之自外來也卻不可云外卦故本義特註云或者眾無定主之辭蓋以外字泛言變例也然易中辭同而義異者甚多六二之

外自指外卦而上九之外自屬泛言亦不相妨但在一卦中頗難兩解故本義變例釋之

損下卦三畫之陽益上卦三畫之陰是三與上相易也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初與四相易也而損益兩卦於二五皆言或益之十朋之龜則於損時受下之

益者五於益時受上之益者二於上與初乃無與焉損益以反對成卦損之五即益之二爻辭恰同此自有義先儒未有發明及此者姑記於此以俟攷焉

夫以五陽夾一陰其勢為易而卦爻之辭憂懼呼號若不勝其危者君子之去小人固甚難也漢之陳寔唐之張桓聖人蓋早慮之矣

呂汲公約楊畏助已引為御史畏首叛汲公此包無魚之

卷一 三

所以起凶也汲公亦昧於大易之戒矣

復一陽初生而其勢甚危姤一陰初生而其勢已盛君子小人固不敵也聖人憂患之情於復姤二卦見之矣

萃之利見大人指九五升之用見大人指九二此亦反對之義以乾九五九二例之亦合本義卻只泛言之豈以其義已明不更註耶如師之丈人自指九二而本義亦不明註也

南征以坤西南巽東南語錄所謂虛拱得南也本義只依程傳

童溪曰坤順也巽亦順也此說非是彖傳於巽皆曰巽無有釋為順者說卦巽入也巽有卑伏之義若亦以順釋之則止有七德矣

大全載朱子說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此舊說與本義異

易爻辭有以反對取義者如損益之或益之十朋之龜夫姤之警无膚其行次且既濟未濟之高宗伐鬼方皆其最明者也獨泰否之拔茅茹以其彙升萃之孚乃利用禴乃即著於本爻又是一例故曰易不可為典要

九五剿別王肅本作輒輒陸鄭皆同九四九五皆為上六所掩九四止云來徐徐九五不當有剿別之傷也輒說文作剿與剿字相似輒字書無之當同飢飢一音月又以音同而誤也吳氏從王本

俞氏曰井乃困之倒體困倒轉為井則六三變為六四改邑之象也二五之剛中如舊不改井之象也來氏謂困下

卷一 三

卦之坎為井上卦之坎故曰改邑九五之剛中不改故曰不改井按六三之變與剛中無涉而坎亦非國邑二說俱可疑張氏謂自泰變下卦本乾柔來居初上卦本坤剛往居五坤為邑變坤為坎改邑也坎水為井五以剛居中而不變是不改井也張說於改邑為合而初往居五不得云不改也吳氏亦主自泰來而其說尤牽強傳義皆不以卦變言

巽乎水而上水只取入義古之汲以瓶不以木也本義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以木二字疑衍語錄不取木桶之說蓋再三言之則此不應云以巽木也若以巽為木則彖傳巽乎水而上水語句亦不合矣

鮒吳氏以為小魚項主沙隨說以為蝸牛傳或以為蝦或

以為蠶蓋兩物鄭氏以為蝦蟇則一物此徐氏所謂蛙屬也本義畧不言語錄則主沙隨說

其文炳也以天下言禮樂風化之類是也其文蔚也以一身言威儀言動之類是也

鼎取諸象象傳鼎象也此以象名卦無疑矣春秋傳言夏始鑄鼎則伏羲時未有而封禪書言泰帝興神鼎一泰帝註即太昊方士之言其信然與又周書黃帝作井世本伯益作井皆在伏羲後卦名亦取諸井則謂六十四卦皆伏羲名之似亦可疑程傳謂器在卦先則周書世本皆不可信也

革之六二反對為鼎之六五故曰柔進而上行然於革不言柔下

卷一

三

易傳仇對也取君子好仇之義本義相陷於惡而為仇取左氏怨耦曰仇之義本義於有疾不解恐未必同傳義徐氏初自顛趾有疾也似可從

鼎賴耳以行耳革則行塞矣

信如何也中溪張氏曰言其所信任之人果如何也與傳義俱不同

金鉉當指上九為是易不可為典要上九自取玉鉉而六五自指上九為金鉉固不相妨也

億喪貝十萬曰億此言喪億貝也億字在上偶文倒耳六五承二爻言之又省貝字故云億无喪鄭曰十萬曰億當用此解而集解不載鄭說諸家多以億為億本義云未詳蓋慎之也吳氏引梁冀傳意錢之戲以億為相賭賽謂二

與五對億其穿鑿詭異至此小象大無喪也以大字解億字當從十萬曰億解傳億度之說似未必然

纂言震六三註全用程傳只增象也占也及不勝其自失也三語乃考上六註謂索索與蘇蘇皆言雷聲與程傳全別疑六三註本缺而後人以程傳補之者纂言最多異說以此推之後人不無增益改易於其閒或未必當時之本爻也姑記於此而更考之

艮其背指靜時說不獲其身口鼻耳目之欲不得而動也行其庭指動時說不見其人言外之是非利害皆不得而撓之也

不拯其隨程傳言不拯而唯隨意似未安本義不解語錄云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語亦未分明有問語一條作不

卷一

四

拯其所隨則其隨指三言言不能拯三是以其心不快也較為得之

漸歸妹反對之卦漸九進居三九進居五以歸妹反對言之亦合其云得位者陽得陽位也下其位又專以九五言之來氏謂歸妹之二進而為漸之五而以進得位其位皆指五言之則語複而無所當矣俞氏謂歸妹之六三進而為漸之六四此以女歸牽強合之卻不思往有功三字解不去也

巽長女艮少男亦非正也然艮止則無情欲之私巽順則無驕亢之失所以為女歸之吉而長女少男則畧之矣本義不遽進本漸字解雜卦所謂女歸待男行者固是正義然前說亦可備一解也

雲峯曰艮為少男故有小子之象吳氏曰艮為小子幼弱在下初進而無應故危而不安本義其占為小子厲其實則兼以象言矣

鴻漸於磐位也飲食衎衎祿也非竊位非素餐

王註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本義儀謂羽毛旌纛之飾也黃氏曰抄謂本義於可用字為切然古註似得飛翔雲路之意當合朱說參之吳氏曰儀如鳳凰來儀之儀言其羽翮整肅羣飛有序可為儀法也愚按以下句言之則本義為實合二句言之則古註為長二說各別不可合也吳說亦可備一解

豐大也而爻辭豐其蔀豐其沛豐其屋蔀其家是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盈虛消息聖人蓋懇懇言之矣

卷一

望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本義以卦體言不指卦變以豐反對言之則豐之二為旅之五是所謂得中乎外者蓋自內而外也外謂外卦

當羈旅窮約之時不免有計較毫毛之意故戒之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田獲三狐去小人也田獲三品親君子也大臣虛懷下士故天下賢豪以為用

上九喪其資斧正用漢書齋斧之說本義不分為二介疾有喜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似於文義未安然諸家多如此解吳氏曰四與五同體同德始雖商度未定終能舍三說五介疾者介於上下之疾有喜者疾安也未甯之疾安謂無復有不定之意也此說可從

學蒙錄云九二渙奔其机是以卦變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六三四課是二往居三四課未為得位以其上同於四五課所以為得位象辭如此說得未密若云六三四課上應上九為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三四課來居二之為安二之於三四課為得位是如何此條大全多誤語錄亦有誤字參以易說正之

上九渙其血句去逃出句諸家多如此解小象遠害正釋逃出此說似可參

江豚似豬非魚類今俗謂之江豬以為豚魚者非也豚魚自是二物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然逃之小利貞小過之亨利貞

卷一

望

是亦未嘗不為小人謀也但皆訓戒以正欲其無為君子之害耳小者過而亨即孟子此二者皆天也之義故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未濟亨本義不解亨字疑缺文未濟自是有亨之理如蠱元亨之例象傳卻專主柔得中說程傳故兼言而本義則不及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語錄所載不同文蔚錄知字作當字解此本義舊說今已改矣其云簡易之易難易之易只一个小字但微有毫釐之間自是但以分別乾之易知與人之易知亦似少差祖道錄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又謂通乾坤而言又謂易是知阻難之謂又謂此一段通天人而言似皆未確幹錄乾之易致知之事坤之簡力行之事又曰他

以是而知人亦以是而知之則與祖道錄同以本義攷之或是舊說或記錄之誤不可據也

夫易知底人人自然去親他條營錄亦稍改與語錄會通皆不同

問可久可大只說是賢人之德業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如何曰其說亦是此雖不說是聖人至成位乎其中則是聖人也此條與語錄不同易說亦不載

朱子曰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卻舉易以明天地閒事蓋此正是交互說故本義曰與上文相發明易自摩盪而後而變化之理悉具凡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成男成女無一不與易合者乃舉天地閒實事以與易配其曰易之見於實體者實體二字

卷一

聖

自指天地不指易也雲峯謂易之未畫卦爻之變化在天地實體中及其既畫天地萬物之變化又在卦爻實體中而分天尊地卑節為畫前之易是故剛柔相摩以後為已畫之易皆與本義不合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變化之成象者即在天成象也成男成女變化之成形者即在地成形也是俱以天地言若指易卦說則震雷離巽風坎雨離日坎月本義當明註運行寒暑又當以圓圖言成男成女又當以一索再索三索言本義何以俱不及耶語錄彙錄皆在這卦中也在這卦中是就天地說易故又曰易只是模寫他這箇大全所載云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本之會通考語錄易說俱無之惟黃營錄鼓以雷霆潤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

便是說易中卻有許多物事語意相近然據其說則亦以雷霆風雨為造化之實體矣其云此下便說易中云云語不分明恐不可據要之當以本義為主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本義兩節皆以卦爻言吳氏以兩節指卦二節指爻與本義異以下章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例之則吳氏說似可通此章又以象與爻並言之朱子亦云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則亦以卦與爻分言矣但象則卦全而爻分故以象屬之彖辭則卦畧而爻詳故以辭屬之爻非象無辭而爻無象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後又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則卦固以辭言矣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則爻固以象

卷一

聖

言矣繫辭焉而明吉凶以設卦言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以謂之爻言其語正同卦爻固可通言之也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言卦而爻在其中如鼎初為趾二三為腹五為耳上為鉉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則言卦而爻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言爻而卦亦在其中在其中矣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不可謂象辭非樂而玩者而擬議則專舉七爻不及卦辭聖人言語要不可以拘論也項氏曰彖辭之例專取主爻為言吳氏主之然細考亦有不盡然者一陰一陽之卦以一陰一陽為主此彖傳所已著者若屯之主初九蒙之主九二亦閒有之而謂六十四卦皆然此必不然之論也即以乾坤二卦彖辭其所主者何爻耶說春秋者以例前儒尚且非之况易本不可為典要而乃以例求之亦固之甚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朱子曰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下繫辭傳云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即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義蒙引存疑專以著策之卦爻言非也

明吉凶便該悔吝在內悔吝吉凶之未定者也虞翻本增悔吝二字非是易之序虞改序為象亦非是吳氏從虞皆好異之見耳至刪去是以自天祐之句愈不免汰哉之譏矣

臨川吳氏憂憂患於中虞虞度於外即括蒼龔氏憂在心虞在物之意其分屬悔吝則非按憂虞只是一字分之則二

象者以言一卦之象消息純雜也統言之爻者以言一節

卷一

巽

之變顯晦當否也析言之

言乎其得失也俱以時位言時有消長之不同位有當否之或異

震動也本義動其補過之心說動字少輕更詳思之語錄欲動而无咎說動字愈輕矣恐記者之誤

彌言其大而無遺論言其別而不混

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嘘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魄為鬼魂為神大全此條刪併朱子語考之易說語錄皆不合

繼善成性統人物而言顯仁是繼善藏用是成性但繼善成性以造化與人物交接處說顯仁藏用專就造化說耳吳氏以仁者節屬成性顯仁節屬繼善雙湖以繼善節屬

人顯仁節屬物皆非是

繼善是造化流行成性是人物所受與象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同周子通書以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分屬之是固以先後論也顯仁藏用本義不根繼善成性說語錄元亨利貞是先後說顯諸仁藏諸用是表裏說則與繼善成性微有不同矣更詳思之

會通董錄云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按此是亦以表裏言也此條語錄易說俱不載

易與天地準本義云易書卦爻夫易廣大矣夫本義不言易書以見前也吳氏曰此言易書之廣大而引下繫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以證其說為是雲峯謂準天地贊易之書廣大贊易之理是分而二之也但本義即物而理存以

卷一

巽

易書言之有不合者而語錄謂觸處皆見有此道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无不見有又似不以易書言然以末節廣大配天地證之正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相同自當指易書言不應謂易之理可配天地也本義及語錄說更詳思之

大全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飭之蒸飯扇飭是坤風與蒸乾之氣也此條語錄易說會通俱不載

蹟說文曰蹟雜亂也古无此字只是噴字今從臣亦是口之義與左傳噴有煩言之噴同是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

思所以下文說不可惡此條合營淵兩錄亦畧不同
胡氏曰不會則於理有遺缺如之何可通不通則於理有
窒礙如之何可行

謨錄先儒多以蹟字為至妙之意一條易說不載
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只指爻
辭以下有是故謂之爻一語也易說載答曾光祖書辭謂
卦爻之辭考本書是論程子易傳序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則辭無不備非解此節正義也易說誤入而會通大全遂
摘載此句失之矣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程子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
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
朱子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乎其間漢

卷一 巽

上朱氏曰奇偶相合也故能成變化變化相合而有升降
也故能行鬼神變化鬼神天地也行之成之者人也吳氏
曰凡陰變而化陽則為水木陽變而化陰則為火金皆以
五十五數而後完備故曰成變化蓋一生水六成之二生
火七成之三生木八成之四生金九成之五生土十成之
也鬼神即此二氣之屈伸往來者其所以運行終而復始
者此也故曰行鬼神按程張朱三說俱畧未能深曉其義
漢上說成之行之者人自非是吳氏發明本義為詳然變
化之所以皆以五十五數而後完備者亦未有說行鬼神
之與數相關合處亦無解更詳思之

天地之數此大衍之數所自起變化即指著策之變化鬼
神謂非人之所能為也變化之道由數而生故曰成鬼神

之用以數而見故曰行結語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
為乎正與此句相應本義亦以數結言之此說未知是否
程子曰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則成十
大衍之則成五十五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為
用朱子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行之而各極其數以至
於十則合為五十矣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
而後得獨五為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則俱為五
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
與十者無所為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
矣洛書積數四十五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
之數惟五居中而無所為則亦自含五數而并為五十矣
按主河圖洛書帶言

卷一 巽

以言者尚其辭窮理也以動者尚其變處事也以制器者
尚其象事有定理也象者變之已定器者動之已成余意
尚辭尚象是觀象玩辭尚變尚占是觀變玩占甚分明
尚辭則淺深詳畧各得其宜尚變則卷舒進退不膠於一
裁制於心而欲事有定理者為制器則尚其陰陽老少之
象兩可於慮而欲決其所疑者為卜筮則尚其吉凶得失
之占
制器尚象如取益取夬之類又如六十四卦大象皆尚象
之類也

以言者尚其辭程子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其說是
南軒謂言無不當與擬之而後言言字同非也問焉而以
言語錄言是命龜此從古註本義以之發言處事上已有

將有爲也將有行也不應重出而以言三字語錄亦謂於上下文不順本義是未定之說也

事在千里之外百年之久遠也几席之間朝夕之頃近也事在幽暗之中幽也事有機之所伏深也余意將有爲也以下皆尚變尚占之事下傳第二章乃尚象之事第五章乃尚辭之事似較分明但與本義不合

閔祖錄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按大全此條下三條俱借說

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四者指辭變象占四者下坊本誤增易字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理之深聖人皆極之於辭占之

卷一

巽

中理之幾聖人皆研之於象變之際

唯深辭也唯幾變也通志在知上說知如何爲吉如何爲凶也成務在行上說知其爲吉而趨之知其爲凶而避之也

通志則心無疑矣定業則事無疑矣以斷天下之疑總承上二句

明於天之道陰陽消息也察於民之故愛惡攻取也興神物以前民用通章發明此句

節齋蔡氏曰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立字下常有象字臨川吳氏曰荀悅漢紀引此作立象成器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朱子於啓蒙釋之曰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此則河圖

以爲八卦也又曰四方之正以爲乾坤坎離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此則洛書以爲八卦也又曰在河圖則乾坤

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坎離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凡朱子所釋止於如此其

亦畧矣至王齋胡氏乃詳言之析二七之合則七居南爲乾而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爲兌析三八之合則八居東爲

離而三補東北隅之空以爲震析四九之合則九居西爲坎而四補西南隅之空以爲巽析一六之合則六居北爲

坤而一補西北隅之空以爲艮此則河圖以成八卦也一六老陰之數而畫卦爲艮坤艮居六坤居一也三八少陰

之數而畫卦爲離震離居三震居八也四九老陽之數而畫卦爲乾兌乾居九兌居四也二七少陽之數而畫卦爲

卷一

巽

巽坎巽居二坎居七也此洛書亦可以爲八卦也據此則

河圖主圓圖言洛書主橫圖言以其方位少有不同而玉齋又推言之謂陰主動而守其常故水木各一其象而不

能他有所兼陽主動而通其變故金火互通其象而實兩有所兼其論雖未盡然一六三八二七四九之相配則

斷不可以易也天台董氏本所釋乾爲九而兌爲一離爲八而震爲二坎爲七而巽爲三坤爲六而艮爲四析六七

八九之合以爲乾坤離坎依一二三四之次以爲兌震巽艮此與橫圖圓圖皆有不合不知何所據而鄱陽董氏乃

誤以爲朱子語考之語錄文集蓋皆無之大全不加是正輒因其舊此不可以不辨也

朱子謂陽不可易而陰可易玉齋說卻正相反河圖洛書中央之五皆爲五數之象然三同而二異河圖

以生數為主故具五生數之象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具五奇數之象下一點天一左一點天三右一點天五其所同也圖右一點地四書右一點則天七圖上一點地二書上一點則天九其所異也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必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則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无偏耳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

卷一

至

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虛其中五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

乾一坤一其易書之蘊耶胡雲峯曰乾坤是兩畫乾坤成列而易書之變易立乎其中矣朱子曰前章易行言造化此易立言卦位按此節潛室陳氏說分明

乾坤其易之蘊耶乾坤其易之門耶本義乾坤以卦言不以奇偶言也語錄亦皆以卦言惟林學履錄易不外奇偶兩物而已易說作范元裕錄似以兩畫言至進齋徐氏始以陽畫

為乾陰畫為坤項氏吳氏雲峯胡氏皆同節齋又以卦變言

稱名本義以卦爻之義釋之學蒙錄專指卦名與本義異此記者之誤雲峯以文王序卦為說自為一解愈非是矣吳氏謂重卦之名立於文王因別為一解與本義異損先難而後易當以西山說為確正與懲忿窒慾以修身句相合語錄引子產事此一時之言或記者之誤也

本義幽贊神明聖人之贊神明語錄聖人為神明所贊以本文語脈求之語錄為得大全據會通傳義淵淵兩條非也

問生著按本義引龜莢傳著生滿百莖為證某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立卦立字生字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著者猶

卷一

至

言立著而生之耳未知是否曰卦爻是人所畫著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著而用之為生著亦不成文理此條本之會通末注易說考易說無之朱子大全集乃答潘子善問語亦小有異又能贊化育和氣充塞所以能出這物一條亦本之會通注淵錄考語錄易說皆無之語錄載淵錄兩條皆與本義異會通所載必非淵錄亦未詳其所據也會通又本之傳義

雷以動之八句只以卦位相對而言節齋謂生長收藏之序非也六子之為皆乾坤之用而僅以乾坤為藏物可乎邱氏說為得之

震一索而得男節本義解與啓蒙不同朱子蓋兩存之語錄亦有兩說與啓蒙亦異當從啓蒙圖說乃有文王八卦

次序之目此本義啓蒙所無有而以爲出於朱子過矣語錄有文王次序之說蓋後人所記此僞託者所本

卷一

三

讀書記疑卷之一終

讀書記疑 卷二

讀書記疑卷之二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尙書

衛宏序與史儒林傳漢藝文志不合疑宏之妄

孔氏曰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孝經論語是傳也此說是朱註用陸氏蓋未定也

書序朱子斷以爲非安國作今云至劉歆班固則真以爲安國作矣此註朱子文集無之

漢志言張霸爲百兩篇以中書校之非是後黜其書所載甚明孔氏語不知所據其謂劉向歆皆不見真古文而漢志古經四十六卷乃霸書則幾於誣矣篇目出於鄭氏而以爲張霸作則不知所據

卷二

一

堯典南譌蔡傳引史記索隱作南爲今按索隱無之正義曰爲音於僞反命義叔宜恭勤民事則是正義本譌誤作爲非索隱也恭勤民事正解爲字之義監本正義作爲音改作僞譌書爲字有去聲譌字則無坊本之誤無疑也朱子文集亦云史記索隱作南爲仁山金氏前編亦同皆因蔡氏之誤

朱子文集春王陽秋至陰疑至字誤亦當作王王同旺言陽王於春故舉日陰王於秋故舉宵蔡傳但云舉晝以見夜舉夜以見晝而不言春秋之分似春亦可以舉宵秋亦可以舉日矣當從訂傳

訂傳主爾雅水北曰洎之解一說亦水名一說小水入大水也皆所不用蔡傳兼用小水入大水意反不明白兩水合流之內豈媽水之外又有一水乎此亦可疑

訂傳引晉天文志蔡傳脫晉字非是

堯之登庸若采皆泛咨於眾故共工驩兜皆得以舉人至
治水則專咨四岳而云僉曰岳曰則僉乃四岳之名僉舉
其名岳舉其官也舜之命官首云詢于四岳則皆咨於四
岳可知而工虞二官不言咨四岳者文不備也於禹垂益
伯夷皆云僉曰尤可證僉之為四岳矣史以僉為皆蓋其
來已久然史以四岳為四人史雖不言然故以皆解僉字
非謂與同朝諸侯共對也堯讓天下於四岳四岳辭不受
四岳言矣故同朝得共舉舜而後岳詳言之至鯀之治水
禹之宅百揆伯夷之作秩宗皆專咨四岳其同朝諸侯烏
豈平時豫為詳議以待舜之問乎且岳之與諸侯共舉也
見適相同乎帝咨四岳而皆與諸侯共對是岳未嘗自舉
一人也是皆事理之必然者故當以僉為岳之名為得
之舊解以四岳為四人故不
可以僉為名蓋因此失之

卷二

二

伊訓畢命皆伏生之傳所無律歷志所引疑出古文而又
與孔傳所傳不同蓋不可解蔡氏推之伏生口傳而晁錯
屬讀者誤也口授之云朱子已不之信但未及辯其妄耳
張湛註列子異與異同

釋文止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注云或
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蓋
皆不審之辭不可以為據也後又附著梁武帝語已明辯
其偽矣其遂以入於書者則唐初諸儒之過也

上日即元日也當以朔日為的

禹治水成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則是別封非襲崇伯爵
也伯禹猶云后稷孔氏說非

諸疑與偕同史言朱虎熊羆為益佐而傳推其例以爰斯

伯與為垂佐則諧與偕同無疑也大禹謨之惟汝諧或因
此而誤不可據矣

夙夜出納句絕言汝能夙夜出納而朕命乃惟允矣夙夜
勤慎之謂詩曰莫肯夙夜

典以紀事謨以紀言而大禹謨乃雜亂其體可怪也其中
精言不一必非後之人所能贗作意殘編斷簡或有存者
而依倣增益以成之與亦不可考矣

脩即治也古人文多相避引記語以為脩飾之功恐未然

金氏曰碣石有二故有左右之名右碣石在平州離石縣
南左碣石通典云在高麗界中

金氏曰貞字本下下字古篆凡重字者於上字下添二此
從下二或誤作正通為貞又篆貞字作正正與下下相類

卷二

三

因以致誤

孫氏曰縑絲出於萊夷元縑出於淮夷織貝出於島夷故
青揚徐敘厥篚於三夷之下按爾雅縑絲出東萊當為萊
夷之貢至徐之元縑編揚之織貝則未必出於夷也

金氏從古文尚書及說文河作荷謂荷澤與涉相通而泗
水上可以通荷下可以入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荷青
州書達於涉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於荷則達於涉可
知

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
之成文者曰織文按此說得之木綿出於後世傳以吉貝
二字牽合之耳卉服亦專指葛越不兼木綿也

忸怩廣韻心慙也此傳所本孟子註慙色也當從註

甘誓書大戰于甘而不著有扈氏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書法正同皆所以尊天子也傳但言深著有扈不臣之罪似未盡其意

孔子刪詩書太史公謂古詩三千篇孔子刪爲三百篇後人又謂篇或刪其章章或刪其句不獨全詩也據此則書疑亦有纂輯不僅刪定矣愚意堯典若稽古云云及甘誓大戰于甘之類當出自夫子之手非盡史臣原文也更詳之

金氏曰說者謂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允侯爲司馬兵柄有歸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終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爲虛位而允侯爲羿黨也若是則允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

卷二

四

傳稱羿代夏政稱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蓋自羿距太康於河仲康及其羣弟奉其母濟河而南後於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於甸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也仲康繼立於外命允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允侯征義和義和退棄厥司旅拒厥邑蓋不共王職而歸於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有殲厥渠魁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義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與假之以年安知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允侯爲之助也按太康失國帝於河南而羿帝河北羿滅於汜太康傳之仲康后相大概與南北朝相似迨浞滅斟灌斟尋弑夏后相盡收河南而夏祀乃絕金氏

足正林說之誤矣然書序止謂義和涵淫廢時亂日不及黨羿之云書序雖非孔子所作見於史記亦必漢儒之舊况本序亦明言之不特書序也其云黨羿者以渠魁脅從之語意之耳余考此書前後文意不類自政典以下疑別一書語而編書者失其首簡遂以意屬之如梓材之例固未可以定義和黨逆之罪也此又金氏所未及故附著之以俟後之君子訂焉

其如台唯商書四見蓋當時方言也如台猶云如何台字不當訓我自不與台小子一例史作其奈何訓義本分明改正朔不改月數此說未然朱子亦不主之春秋分明是改月史記所書說者以爲皆太初改歷以後史家追改也金氏曰君古文與周相似自周有終周字當作君也余按

卷二

五

酒誥爾大克羞者惟君君當作周與此蓋互誤金氏說是也
我王來疑指陽甲鄭氏云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則遷殷自在陽甲之世盤庚實始其謀而又承命經營其事如周公召公之相宅攻位者故篇首專言盤庚而此云我王下云王命眾王若曰皆指陽甲王命眾乃盤庚以陽甲之命會臣民王若曰乃盤庚述陽甲之意誥臣民也相宅攻位以後民未畢遷而陽甲崩盤庚卽位乃成其志中下二篇不更稱王若曰所以別上篇王之爲陽甲也中篇先王不懷厥攸作則以陽甲之遷而言下篇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隱痛也此自指陽甲之崩意甚分明又三篇辭氣不類上篇嚴厲明肅中下二篇則少宛曲矣

盤庚初即位故有幼孫冲人之稱而上篇則無此尤為可見鄭氏以上篇盤庚為臣時事中下二篇盤庚為君時事孔氏議其謬而金氏以鄭博極古書當必有據是皆未考之本書也三篇皆既遷後追記鄭以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爾

由乃在位與後齊乃位相應似與召誥攻位之位同而先儒解無及此者姑記所疑

以先王遷都舊事定今日之規模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也無敢伏小人之攸箴蓋欲極其辭而與之辨所云汝曷弗告朕其言與上異故曰攸箴

盤庚作陽甲崩而盤庚即位也無逸曰作其即位上篇陽甲在位故曰我王此時陽甲沒矣故曰先王

卷二

六

遷殷在陽甲之世廟社規模已久定矣但未盡遷爾故有若乘舟汝弗濟爾枕不屬之戒傳不及此則其意不明金氏以遷徙半途為言似亦未然

孟子傳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孔註但謂代胥靡築道猶是曲說天間傳說胥靡乃相武丁胥靡相隨坐輕刑之名固不必為諱也

洪範明作哲諸本皆作哲惟纂疏本作哲疑誤

朱子有皇極辨其解頗詳蔡氏用其說然亦畧有異同愚按民人之分當從蔡氏餘悉以朱子解為正

金仁山通鑑載此篇多所移易以斂時五福至作汝用咎百四十六字屬之五福疇考終命之下以惟辟作福至僭忒四十六字屬之六極曰弱之下以曰王省惟歲至則以

風雨八十七字屬之五紀疇曰歷數之下多不甚協姑誌其說於此

我之弗辟朱子兩說不同蔡從後說作傳而諸儒多從前說以蔡傳為不然今按書本文仍以前說為正

新迎馬本正作親逆不必引詩傳也

召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與康誥篇首語正合則必別有其書而今亡矣伏生求書於亂亡之餘僅得首簡遂漫以屬之康誥孔書以伏生為據不能更也蘇氏以移之洛誥臨川吳氏又移之梓材皆未當作亡書序為是

裴與匪通裴忱猶難謀也朱子楚詞辨證引顏監解最明不知蔡傳何以不從也

卷二

七

陳氏曰王莽廢漢孺子嬰引周公復子明辟蓋因孔氏釋經之誤按王莽時孔傳未出蓋歐陽夏侯之說亦如此

林氏曰予不敢宿與曲禮君言不宿於家之宿同逸祝册告神之册也册逸誥命周公之册也

孔氏曰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杜預曰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以杜氏言考之則孔註為非

立政克由繹之諸解皆作紉繹而不明注其音諸韻書亦無說史記紉石室金匱之書紉音抽由字當同此音正韻紉繹之紉音抽而不引書語賡云亦讀作由

葉氏曰麗附於罪法也古者治獄以附罪為麗故秋官稱

漢舊說詩意方活按此說前後次第極為分明必大錄在
成中已酉又沈儻錄云詩傳先生自謂無復遺憾曰後世
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儻錄在戊午己未此則詩集傳至晚
年而後有定本也明矣李燁錄云某自二十歲時讀詩
便覺小序無意義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
作燁錄不著歲月下西朱子五十八歲其作詩傳尚從序
解遺說作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者未可據也詩
傳四說以謾錄在己亥以後
此可據以證燁錄之誤

孔氏謂篇名皆作者所自名然如小宛小弁大明召旻之
類以小雅大雅為別又似非作者自名之也大概作者自
名其同者則編詩者為別之若鄭之叔于田加大字是亦
其例至如兩柏舟兩無衣三羔裘三揚之水皆以當國為
別兩谷風兩杖杜兩甫田則有風雅之異小雅兩白華其
一笙詩無詞故皆不為改易也唐風兩杖杜一為有杖之
杜小雅兩黃鳥一為縣蠻此似編詩者別之

卷二 十

朱子曰列國之風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
典此本王制然東遷之後王政不綱此典久廢而十三國
之風多桓平以後詩也集傳又云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
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考之春秋諸侯朝覲之禮不數見
矣即大夫之聘亦寥寥也而貢詩之典乃獨不失乎且諸
侯既自貢之則必有所擇於其間如齊之載驅衛之二子
乘舟新臺牆有茨陳之株林皆其國之大惡所宜忌諱而
不欲明言者乃以是而貢之天子竊恐有未然也孔疏言
太師采之夫以東周之微弱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區區
自守之不暇先王之制蕩然無存而太師之職猶如西周
之舊此又說之未可信者也或謂孔子周流列國采而輯
之則季札觀樂時十三國風已具但其次稍異耳且夫子

不至秦而秦有風往來楚蔡之間甚數而楚蔡無風其不
可據也明矣姑記所疑於此以質博聞者

周南無周公詩而召南有召公詩此必有故蘇氏謂周公
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
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其說不盡然也二南皆周
公制作時所定所以明文王之德而敢以已詩廁其間以
掠其美哉故無周公之詩非果無之也特不之載耳

孔疏云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
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其說是也又云迹
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
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則自相矛盾矣宜從前說為長
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

卷二 十一

仲更加潤色愚謂直是毛公所創而衛敬仲潤色之耳鄭
氏謂諸序本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其說恐
未足據也

鄭譜云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此附會大序先王之
所以教而立文不知先王自指文王與太王王季無涉也
又云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
似以周召分說而孔疏乃云文王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
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賢
人之化或得聖人之化由受教有精粗故歌詠有等級太
師曉達聲樂妙識本原分別所感以為二國之風周公聖
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甚
純繆難通亦未必是鄭意也鄭譜又歷引姜女太任太似

而終之曰言后妃夫人有斯德皆可以成功則似后妃指太妃夫人指姜女太任與孔前說相符而孔疏乃云后妃夫人皆太妃也一人而二名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有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尙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其說之迂詭可不必辨而亦非鄭意也召南序止稱夫人國君未嘗有所指而毛傳鄭箋亦無明說不知孔何所據而云姑記於此

關雎小序說哀樂處不可曉然未嘗明言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毛傳甚簡畧推其意淑女自指后妃其言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

卷二

七

意自分明下又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苻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亦主后妃而言至所云后妃思得賢女與之共已職者則鄭氏之意與毛傳無涉也孔氏以鄭釋毛其誤甚矣故特辨之如音配天子之妃曰后惟后可稱好述三夫人以下敢言配乎鄭箋以述爲仇謂此淑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其說甚迂繆孔氏言鄭解下二句異毛傳然其所以釋毛者仍用鄭意但微有不同非毛本義也

毛傳窈窕幽閒也又云此幽閒貞專之善女蓋以德言也鄭箋云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與毛傳異義孔疏以鄭釋毛合而一之謂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揚雄云善心爲窈善容

爲窈非也按孔說誤楚辭云子慕予兮善窈窕揚子云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則毛傳爲長班孟堅西都賦云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蓋亦用毛義王肅注詩引揚解雖與傳微不同皆不以爲居處之狀也說文云深肆極也其說未分明遂敢鄭氏之誤後來如陶淵明云窈窕以尋壑孫興公天台賦幽邃窈窕曹摅詩窈窕山道深謝靈運詩窈窕究天人李暉詩窈窕尋鸞崎諸葛穎詩窈窕神居遠喬知之詩窈窕九重閨蓋皆襲用鄭義而失之者楊升菴反據後詩以駁王肅不亦異乎

雎鳩今江淮間有之士人謂之魚鷹兩兩相隨而相去則遠與朱子說合捕魚以食而實非鷹類也舊以爲鸚非是集傳薄猶少也鄭氏曰汗煩擗之用力深澣則濯之耳集

卷二

三

傳亦本此意而汗澣皆云薄非少也苻菜自采而有而擗而捋而結而禰俱以薄言之亦非少畧之義出車之薄伐西戎集傳以爲不勞餘力與少畧之義合至六月之薄伐玁狁則不可以少畧言也薄言采芑猶可以少畧言至薄言還歸則不可以通矣苻菜毛傳曰薄辭也似宜從此解

螽斯釋文引郭璞曰江東人呼爲蚱蜢集傳蝗屬蓋用其說毛傳蚣蝮是也呂記與集傳同嚴氏則以爲蝗而謂毛傳爲非非是

桃夭呂氏謂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集傳不取比義故大全刪此句詩緝同呂說至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呂用鄭說喻王姬顏色之盛美嚴則謂亦喻王姬車服之盛

傳謂以桃李二物與男女二人似亦兼有顏色盛美之意故大全小註並載鄭說

芣苢毛氏曰宜懷妊即治產難也嚴氏引山陰陸氏神仙服食法令人有子非是大全本草一條宜刪觀輔說自見其誤

芣苢采之訓始求之關雎采之則謂采而擇之蓋上已言流之是已取之矣故采訓擇之此亦視其上下文意而為訓也嚴氏謂於流水以潔之苢菜生水中本至潔不必更於流水且采而後可以流而潔之於次序亦不合

南有樛木毛氏曰南南土也集傳曰南山也周詩多言南山此詩眾妾即所見以起興不應舍南山而泛指南土也南有喬木則南國之詩與南山絕遠則自指南土言毛氏

卷二

十四

曰南方之木美而集傳不言蓋偶畧之當從毛氏

休息自當作休思孔氏已有此言按釋文則唐本已有作休思者陸謂其以意改非古本故不從此牽於鄭箋止息之云爾不知鄭箋自以止息二字訓休字非正出休息二字也毛傳先訓思辭而後漢上此明明可徵者而陸氏顧

疑之乎集傳載吳說而又依毛傳先釋思辭後及漢水意自分明後來坊刻集傳皆刪去吳氏語甚不可解

箋云鵲巢之君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案序卿大夫指南國則箋所云鵲巢之君必不指文王疏誤鵲巢采蔡皆稱夫人傳箋無明說疏以為即指后妃恐非

毛氏之旨

周禮奔者不禁不字誤當作必字鄭每據以為說未之考

也詩美關雎書記釐降禮謹大昏易重咸恆聖人於夫婦之際其嚴如是豈周公立法以齊天下而顧開其淫奔之端乎其不然也審矣

有女如玉東萊蓋用毛氏德如玉之解與集傳不同

平王之子集傳載舊說以平王為武王而齊侯正指齊國之侯呂記同嚴粲引朱氏曰言齊一之侯猶易之康侯禮

之甯侯也案此解本黃氏朱子初解從之呂記亦不載公襄桓公其娶王姬皆在嗣位之後不得云齊侯之子此說甚可疑

鄭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不從毛傳按此當以傳義為長必男三十女二十焉得相當者鄭之說於是為不通矣舜三十不娶已以鰥稱則毛氏期盡之說是也周禮等書皆舉其限耳疏又引越語云女

卷二

十五

年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若女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為昏何反以十七為期此又不然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可嫁不必盡在十七以前越王故早為限斷不可據此以駁毛

地理志云邙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鄭氏不從其說譜云三分紂地置三監使管叔蔡

叔霍叔尹而教之帝王世紀云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皆臆

說無所考故集傳俱削之西謂之邶本王肅服虔說集傳云南謂之鄘本鄭說按管

蔡霍俱國名其在殷也特以相祿父治殷非分國而有之也當以集傳為正又史記云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為衛康叔孔安國云以三監之餘民封康叔為衛侯則似立

國之初已并得邯鄲之地非後來滅之也集傳云云尚恐未確或以著之頃公則更妄矣

臨川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一下故感以起興其說於興意為切嚴粲解燕燕為兩燕本此

毛傳曰睨眈好貌錢氏曰鮮明貌嚴氏曰睨眈然鮮明者黃鳥也集傳清和圓轉之意新安胡氏以聲言之似非是當從嚴緝

濟盈不濡軌釋文云當從軌集傳定從軌者竹房謂聲之相叶也軌在軌前濡軌則沒其車矣此不待言若軌則濟盈所必濡者故曰此常理也濡者沾潤之意若水至軌亦不得言濡矣當從集傳

卷二

六

傳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似即指周禮仲春合舞之事而疏別為說失之

呂記引左傳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嚴緝從之謂父母終始姊尚存問其安否與集傳不同安成劉氏疑八人之中有夫人姑姊輩行意亦以集傳為未然也案夫人之嫁有姪婦二人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婦夫人於二國之媵以諸姑伯姊稱之猶天子稱同姓曰伯父叔父云爾二國之媵非有輩行可論集傳以諸姑伯姊為諸姬正自無嫌前註以諸姬為姪婦乃概言之耳集傳以姊為媵安成劉氏疑之據鄭箋則皆指在國未嫁欲歸問之可耳較合然聊與之謀句又說不通遂條臧施當從毛傳爾雅遠條口柔臧施面柔其訓非也鄭氏合而一之誤矣

周禮鄭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嚴氏謂以衡笄為二物是笄即簪而衡又別為一物所謂垂於副之兩旁似指衡言若笄則不可言垂矣集傳笄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說未甚分明

釋艸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兔絲孫炎云別三名郭璞云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異也類升傳云女蘿兔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艸云蒙王女孫炎云蒙唐也一名王女

相鼠只如舊說山陰陸氏曰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又謂之拱鼠按此鼠所不常見詩只言有皮齒體指常鼠言不謂其有禮也故集傳不取

卷二

七

呂記孔氏曰干之首有旒有羽其下有旒繆小註朱氏曰繆旗之體也旒旗之垂也集傳上設旒旒其下繫旒旒下屬繆與呂記不合據集傳則旒為旗之體繆乃旗之垂孔疏其下有旒繆其序當如集傳所云豈朱子自覺其非而改之歟今大全於繆下註旗之體也是朱子初解與此不合

泉水之駕言出遊載馳之控于大邦皆設言也歸甯歸唁且不可而顧出遊於國中戾止於他邦乎集傳以出遊為思遊於衛亦太拘而華谷謂許穆夫人乃欲赴愬於方伯而託歸唁為詞尤泥

孔疏云纏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言既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鑣而盛非謂惟鑣之盛

鄭註周禮三翟皆刻繪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按註刻繪不知繪如何可刻疏謂毛以羽飾衣為非而亦不明言刻繪之說也

孔疏云其黃而隕與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己衰之後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於衣食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王肅云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喻不得志也鄭云我往之女家女家之穀食己三歲貧矣言此者明己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按下章云三歲為婦則三歲食貧乃婦在夫家之歲月王鄭說皆非是

容遂集傳舒緩放肆似本初解從驕字來也詩緝雍容舒遂其解可從嚴又從錢氏以悻為心動此卻不然垂帶下不應著心動也集傳從毛為是

卷二

六

河廣詩必作於襄公即位之後可以往而不往故曰止乎禮義若在桓公時則無取矣按史記年表桓公七年娶衛女為夫人世家云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而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為桓公夫人則此時夫人固未歸衛也後八年而桓公卒襄公立襄公之即位當文公之十年是此詩即作於桓公時亦在衛既遷以後而嚴氏之說不得通矣關雎集傳云河者北方流水之通名恐不得拘孔云此假有渡者之詞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亦太泥集傳宋在河南衛在河北二語可商

護草名孔疏泥爾雅以護為忘不成文理亦非傳意呂謂從之非也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怒萱草忘憂則合歡萱

草二物也集傳合歡二字疑衍文

毛傳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與毛不同當從毛說爾雅蓋本之尚書歐陽說恐不可據鄭氏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此說誤爾雅自是漢儒所作蒼萃諸經訓詁而成之也

孔云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為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王畿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服按此說是鄭註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為諸侯非也

卷二

九

疏云一夫所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邑中空地未有宅者鄭康成云廛者若今之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邑也里居也二鄭解不同傳似同康成說故箋無異義疏以司農解之非是

麟趾傳曰姓之為言生也則同姓猶言同生八十曰耄毛傳必有所據曲禮八十九曰耄釋文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九曰旄後人妄加之案釋文以為妄加非也今本正脫曰耄二字易註云年踰七十服虔曰七十曰耄皆以意言之毛傳為是

穀旦謂善日疏謂無陰雲風雨其意已明黃氏曰抄徒為衍說且以差字訓觀尤非莊子曰差觀之又曰差數觀矣則差非訓觀也詩緝差擇穀善之朝晴明無風雨其訓為明

賸歌傳賸遇也箋猶對也說文明也廣韻明也當以傳為

正集傳晤猶解也未詳所據案詩記引箋曰晤猶對也詩緝同解字必對字之說

詩記云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緝冠之文其說誤矣惟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緝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詩緝李氏曰毛以素冠為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冠既練則衣亦練故曰素衣素鞵也鄭以素冠為既祥素紕之冠謂經傳之言素者皆為白絹未有以布為者則知素冠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素裳也呂謂朝服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為裳其說尤不通毛氏謂思見練服練是十二月之服未見其不能三年

卷二

三

也不如鄭氏之說為有據按兩說不同集傳從鄭說至於素衣則直以為素衣不轉為裳嚴則悉從鄭說但詩曰素冠而鄭以縞冠釋之似未為確姑載兩說以俟考焉

公劉在夏商之時其距堯時已五百餘年矣以歲差計之當退七八度堯時仲夏昏而火中計夏商之時火中在六月初故七月火猶西流周公只大概言之未必據當時所見也安成說非是

殆及公子同歸殆釋文作道當從釋文猶迨其今兮之道迨及也則與及字複然古語多有複用者如十年尚猶有臭尚猶亦複字也呂引程氏曰殆庶幾也嚴引錢氏曰殆猶將也集傳亦作將字解非

三之日于韜毛言幽土晚寒蓋言晚而猶寒晚以時節言

鄭於七月鳴鵙言幽地晚寒似言寒之晚與毛義不合嚴謂氣候晚而多寒亦非毛義

集傳荳葦葦葦也大概言之據山陰陸氏說及詩緝則有小中大三種小者曰葦曰荻凡三名中者曰葦曰葦曰荻凡四名大者曰葦曰葦曰葦曰葦凡四名三物共十一名嚴曰葦荻之小者葦葦之小者孔氏曰初生為葦長大為葦成則為葦初生為葦長大名葦成則名葦以推之則初生為葦長今以所見驗之則小者名葦初生青色既枯則赤色大者名葦初生青色既枯則白色而統名之曰柴小曰荻柴大曰葦柴亦稱為葦葦止兩種蓋合中與大而一之李巡云葦葦共為一草毛云葦葦也葦之初生則毛亦以葦葦為一草與今所見正合嚴謂葦葦為別

卷二

三

草非也嚴氏又曰秦風葦葦舉小與大而言之幽風荻葦舉中與大而言之

陸璣云蟬通語也則蜩是蟬之別名方言云楚謂蟬為蜩宋謂之蜩蜩陳鄭謂之蜩蜩秦晉謂之蜩蕩詩如蜩如蜩集傳曰皆蟬也七月毛傳云蜩蜩也蕩傳云蜩蜩也蜩蜩也是諸蟬皆一物嚴案分別非是

斯螽莎雞蟋蟀集傳一物變化而異其名此說疑誤斯螽

莎雞自是兩物不與蟋蟀同也當從舊說草蟲奇音青色

也分之二則曰草蟲阜蟲總之則曰益斯螽也

孔氏曰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亟其乘屋則治野廬之屋

也孔本鄭箋集傳以宮為邑居之宅則亟其乘屋亦指邑

居安成劉氏謂治邑居即塞向墜戶之時與孔鄭不同慶

源輔氏謂當從范董卽集傳所載或曰之說也宮既不爲都邑之宅則亟其乘屋未知所指董氏又有云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閒可以治之輔氏所取董說其并指此否詳其始播百穀之語當指田中之廬而言謂來歲卽當居此而播百穀也似以鄭孔說爲長

曹氏曰獻羔祭司寒也祭非薦寢廟也集傳獻羔祭非而後啟之與曹氏不同

予手拮据鳥以足爲手也拮据從手巖祭專以手言毛傳

擗拘也孔疏謂以手爪拘持草也亦只言手

鄂不韡韡集傳從毛解毛云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說已自分明鄭氏改鄂爲萼不爲柎歐陽氏已非之楊用修力詆集傳而從鄭義

卷二

三

不知集傳乃用毛解也是則註疏并未之見而妄爲言耳我行不來程子曰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陳而不復來也集傳用劉氏說然以上章靡使歸聘言之則以程子之說爲長

魚麗六魚以今考之與古註有不同者鱗魚本草綱目云古名黃鱗魚陸又名黃頰魚陸今名鯽魚音央又名黃頰

魚無鱗身尾俱類小鮎腹下黃背上青黃腮下有二橫骨兩鬚以今驗之卽俗所云鯽魚也卽鯽魚聲但鯽魚頭有刺

而綱目不言與陸璣草木疏陸農師埤雅所云皆不合其魚大者不過五六寸無大而有力解飛者綱目所云未知

確否也鯽魚綱目云古名鮎魚又名吹沙又一名沙溝魚大者長四五寸其頭尾如一體圓似鱗頭狀如鱗厚肉重

脣細鱗黃白色有黑班背有鬚刺甚硬其尾不歧今俗名吹火筒疑卽此魚漢氏所云有極大者乃海鯽非此類也鮎魚卽鮎魚鱧魚綱目云古名鮎魚又名元鱧烏鱧今謂之烏魚黑魚古名鮎者則今之鱧非鱧也嚴氏從陸璣以

鮎爲鱧非是鯽魚綱目曰無鱗大首偃額大口大腹古名鯽魚鱧魚又名鮎魚按今名鮎魚毛以鮎釋鯽爲是嚴氏

從郭璞以爲二魚非也鯽魚今亦名鯽魚此古今無異說者又有鯽魚綱目云如鱧而頭小形扁細鱗肥腹其色白

卽鱧魚也鱧魚俗名滂頭鱧味美鱧則不及又案鱧魚綱目云古名鮎魚鱧魚體似鯽而腹平頭似鮎而口大類

似鮎而色黃鱗似鱧而稍細大者二四十斤能食魚故名鱧鮎亦以食魚而名按鱧毛傳云大魚孔引孔叢子而

卷二

三

不著其形呂巖亦無說當以綱目補之鯽魚孔引陸璣疏云鯽似鮎而厚頭不大魚之不美者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鱧亦謂之鱧嚴氏云鱧鱧相似而小別鱧頭小鱧頭大也此與今所見合

整居焦穫整居猶言盤據也集傳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則今耀州三原縣也按毛傳云焦穫周地接於猷

狁者其說當是若郭璞之說則地至近非猷狁之所得而據也

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集傳疑卽朔方出車言南仲城彼朔方則方卽朔方無疑但詩言侵鎬及方則鎬與

方相近劉向以爲千里之鎬今甯夏距西安不止千里向亦概言之耳涇陽鄭以爲涇水之北不實指其地集傳在

豐鎬之西北亦概言之大全註今西安府涇陽縣獫狁雖深入爲寇未必遽能至此近時甯人顧氏引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西涇水所出以爲卽今之平涼據此則又遠與獫狁孔熾我是用急詩語不合按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安定今之平涼馮翊今之西安相距殊遠自平涼至西安凡涇水之北皆可名之涇陽不可實指其地也若西安之涇陽漢名池陽則周之涇陽未必指此大全註不知本於何人疑安成劉氏之說

十乘選鋒先行者別有大軍在後非止此也豐城朱氏說非是

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毛鄭不詳其地書禹貢既修大原至

卷二

西

于岳陽已明有其地而毛鄭不言者蓋疑之也朱子以爲大原陽曲縣據禹貢而言甯人顧氏謂晉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其說自是又引後漢書靈帝紀註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大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此則有必不然者詩言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吉甫亦未嘗逐出之也且焦穫鎬方皆在涇陽之外如其至涇陽而止則焦穫鎬方皆棄之於獫狁乎顧說非是竊意大原未必今之陽曲當別有其地今不可考顧以爲漢之涇陽特以後魏原州而牽合之其實無所據朱子亦但因禹貢而偶有未詳當依鄭闕之可也孔疏云惟金路有鈞言鈞膺則非草路此據周禮而言陳

氏曰方叔在征則革路矣而有鈞膺韓侯就封則象路矣而有鏤錫是錫不特施於玉路而鈞不特施於金路也以此觀之則禮所謂錫也鈞也朱也龍勒也倬也各舉其一互相備也此可破孔氏之說

毛云軹長轂之軹也似轂與軹爲二孔氏引說文云軹長轂詩詰曰軹轂之旁出者也考王記三分其轂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幅是轂之外者長而內者短也軹非轂名乃轂之外長而旁出者此說與毛合按說文亦云長轂之軹孔疏所引誤

漆沮之從蘇氏李氏皆以爲一水集傳從之嚴粲引李氏漆沮二水名考李本無二字嚴粲誤林氏禹貢解亦以漆沮爲一水絲自土沮漆則二水故李氏謂此與自土沮漆

卷二

五

不同

朱子語錄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

皇父卿士鄭箋云兼擅眾職故但日以卿士孔疏云於六卿之外別爲都官以統六官之事蓋解鄭意而未有所據嚴粲引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註卿士卿之執政者其說疑是如管仲執齊政而國高則在其上子產執鄭政而子皮則在其上然卿士又非官名故傳又採宰士之說以下章考之宰士之說非也

家伯維宰鄭司農以宰爲宰夫王肅以宰爲小宰惟鄭康成以爲家宰孔疏有辨甚明今坊本作家宰誤也集傳當依詩緝補宰家宰也四字孔疏宰次於司徒者便文以協

韻耳註疏詩緝本皆作維宰呂記亦作家宰蓋刻本誤
昊天疾威孔氏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釋文曰
旻天有作昊天者誤也按孔疏釋文兩說正相反疑釋文
誤集傳此章不釋旻字於小旻方釋之蓋從孔疏今坊本
作旻天此刻本之誤

周宗疑卽宗周偶倒文耳周宗既滅與赫赫宗周褒姒威
之同也

解頤新語曰近世人取螺贏之巢毀而視之自有細卵如
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
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螺贏之形穴窹而出此
物不獨收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
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卵乃成余少時

卷二

美

嘗於筆管中見之蠟螭往來不絕久之以泥塞其上下又
久之穴窹而出或未出而毀其窹則畧如新語之云有小
青蟲有小蜘蛛物理變化有不可常上下俱以泥塞而既
塞之後則蠟螭亦不常至孔疏所云以體煖之以氣煦之
者猶是想度之也集傳所載乃草木疏之說
握粟出卜古者交易多以粟也日者傳卜而不審不見奪
精精卽粟也

亂如此幟據廣韻禮韻皆當作幟音呼其作幟者音武各
字各音不相混也字彙於幟字增音呼而引詩糸之與廣
韻禮韻皆不同不知何據今詩本皆作幟詩本音從廣韻
作幟卻不言今本之誤然陸氏釋文亦作幟當是以今本
誤改

董氏曰鄭康成言趨以采齊當為楚齊之齊說文云齊疾
藜也而茨則曰茅覆屋之名然則當鄭世字猶為齊其為
茨者後人誤也呂記載之而集傳不言蓋以爾雅釋艸原
作茨而詩又有牆有茨則不必改也

爾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禮器孔
疏廟門之旁有室有堂按塾有左右兩塾又門內外皆有
之共四塾也其中有堂有室平日待賓客於此故祭於此
求之安成劉氏引人君立見賓之地在屏牆之外非也
祭之日祝祭於廟則門內之塾也
釋之日為廟平外則門外之塾也

卷二

毛

呂記從董氏謂崔靈恩集注以首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
嚴氏從之首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為大射二章既
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為燕射二章本不言射事而以仇為
匹耦室人為主黨皆強不合按呂嚴皆從毛傳集傳從鄭
箋

有王有林毛以為王大也林君也鄭以為王任也卿大夫
也林國君也集傳王大也林盛也林為眾義故為盛言禮
之盛大也按集傳解與兩有字少不協竊意王當從鄭氏
而林為眾則工祝以及庖翟之類也

毛傳曰棧車役車也按周禮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此通言之孔氏謂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車未
免拘泥

侯于周服毛於侯文王孫子註侯維也而此句不解自與
前同鄭以為為君於周之九服中非是服卽以服事殷之

服謂臣服也故又云侯服于周嚴氏所引多非本義

倪天之妹鄭氏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君子偕老詩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雖美刺不同而語意相似今諺云如天女下降即其意也集傳不解以其意已明王氏謂其德可以繼天非是

維德之行集傳不解此句鄭氏曰及與也配王季而與之共行德同志意也呂嚴皆從之列女傳云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則專以大任言輔氏以成德為行句未明又言足以盡王季大任之事似從鄭說

不顯其光指親迎言不主造舟言也毛鄭皆主造舟言按此句與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語意畧同韓主送嫁之盛此主親迎之盛不專以造舟言也

卷二

元

嚴氏曰此詩言沮漆指幽國是漆沮之上流也下文言周原傳以為漆沮之間指岐周是漆沮之下流也吉日及潛言漆沮指鎬當亦去岐周不遠也疏云漆沮二水名在幽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其說是也按集傳沮漆一水名而不詳其地於潛頌漆沮不更註蓋與此詩同也吉日則本蘇氏以漆沮為一水即雍州之洛沮漆二水皆入渭而漆沮則入河嚴氏則以沮漆漆沮皆為一水有上流下流之分三詩所云皆同也兩說各異水經沮水俗謂之柴水又謂之柴沮水其水入洛豈柴沮即漆沮以其入洛故亦名洛水乎嚴氏又謂詩之言漆沮沮漆皆二水書之漆沮一水書之漆沮即水經之沮水然水經沮入洛而書沮入渭則又有不合者酈道元注沮水下流分為二一入渭一入

洛書蔡傳引寰宇記沮入渭不云入洛嚴氏亦云闕之以俟知者蓋不可考矣

邱氏曰混當作昆字之誤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而不及其父又周人特祀姜嫄謂之先妣而不言其配則后稷為無父之子明矣鄭以姜嫄為高辛之世妃於祀郊禘之時感大人迹而有身以高禘為天子之禮則以高辛為二王之後得用天子禮樂以既云妃不得為無人道則以既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此皆強為之解竊意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者乃姜嫄之父母家而姜嫄以女無人道而忽有身故棄之迨以其異而後收養以及於成人其後父母家亦卒無子故堯即封之於有邰以主姜嫄之祀至姜嫄之行嫁則無可考而后稷為無父之子

卷二

元

子見於詩者明明非誣也有邰為后稷之母家亦無他明文而詩則可據史謂姜嫄帝嚳之元妃鄭謂姜嫄為高辛之世妃考於詩而皆無之
會伐平林棄子者必棄之於無人之處適值有人來伐平林故更移而置之於寒冰之上也毛謂又為人所收取既為人所收取又何得更置之於寒冰乎
禾役毛傳役行也說文作禾穎當從說文
子說文無右臂日子曹氏云言其獨也按此即俗云半箇之意
生甫及申毛以甫申皆四岳姜姓之後鄭以甫為穆王時之甫侯呂記云甫申皆宣王時賢諸侯按王風不與我成申不與我成甫則必有甫國矣嚴氏謂甫為仲山甫甫字

也申國也甫者男子之通稱不可以為字如吉甫蹇父家
父父即甫也專以甫稱之則知其為誰乎仲山甫國語又
稱樊仲父樊是其采邑之名仲其行列仲山其字而甫則
以配字者也嚴說非是

孔氏曰自鎬適申則塗不經郟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饒
之於郟也集傳云王在岐周從孔說嚴氏曰王命申伯為
州牧改邑於謝必册命於文王之廟故告廟而飲饒於郟
也郟豐皆在鎬西其地相近召誥註文王之廟在豐命諸
侯必至豐告廟於周受命亦豐廟也按嚴說似為有理但
告廟册命其事極重不應詩不及之且豐去鎬僅二十五
里郟未必在此二十五里之中岐周去豐二百餘里以地
里考之則嚴說妄也

卷二

三

大全所載朱子語往往有語類文集所不載者不知何本
考詩傳遺說亦無之其有自他處採來可考者凡十二
三如韓奕首章朱子曰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云云此為
註詩之語不當見於他書而語類遺說皆不載不知所據
案黃氏曰抄有坊本詩傳折衷多載晦菴新說皆是贗作
後人不察以廣取博採為務而不復辨其真偽凡大全所
載必出於此等贗書也

顧氏引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
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水經注又云灤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
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王符潛夫論曰周宣王時有韓
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故當從王肅以

梁山為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鄭箋云梁山今
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韓姬姓之國也至燕師所完則訓燕
為安而曰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此皆非是
按顧氏所引則韓與燕相近詩所云燕師所完相合但鄭
又云韓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韋昭亦云宣王
時命韓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
是為韓萬則晉之邑不得遠在方城縣而霍揚韓魏為晉
所滅見於左氏傳又何以解也今姑從集傳而闕所疑
鱒即今鱒魚莊子所謂鯀魚也

卷二

三

陟降庭止集傳引楚辭為證其義明矣古註訓庭為直於
文義殊戾而嚴氏反謂集傳為非以下篇紹庭上下言之
正合如集傳解紹庭上下即陟降厥家也若如古註作紹
直上下如何可通所引止大田既庭且碩庭當訓直若韓
奕餘不庭方周官四征不庭皆謂不來貢享于庭者不可
作直字訓也朱子初解原依直字解見詩記後乃改之於
楚辭辨證猶詳及之蓋自信其斷不可易者嚴氏生朱子
之後而猶為異說可謂無目者矣

千耦其耘朱子初解從鄭箋以耘為除根株今集傳去苗
間草也此當從初解今集傳或後人妄改之

黃驥曰黃當作純黃曰黃此誤文若黃驥曰黃則純黃者
何以名之馬之黃多有詩言乘乘黃又言路車乘黃毛於
鄭風云四馬皆黃秦風云乘黃四馬而黃不注亦同鄭風
也以此推之可知其誤矣有駮之乘黃孔亦云黃馬

福衡毛傳設牛角以福之易本義所謂施橫木於牛角以

防其觸衡卽橫也鄭氏箋詩以福衡爲一物注周禮以福衡爲二物呂記備異說故引孔氏封人註云云嚴氏因之大全不辨其誤而亦載於下讀者不察反疑集傳亦惑之甚矣集傳並引周禮蓋以彼註爲誤說文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駢剛亦駢特也按特卽牡之異名謂牛父也剛亦作牂正字通牛之牡者曰牂牛父也然不知所據更詳之
虔集傳亦載也書奪攘矯虔左氏傳虔劉我邊陲俱不作敬字解嚴氏從古註

卷二 三

讀書記疑卷之二終

讀書記疑卷之三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禮記

衛氏集說序於寶慶丙戌陳氏集說序於至治壬戌寶慶宋理宗年號至治元文宗年號也相去已久而陳氏則未見衛氏本其所援引僅十餘家若亮軒馮氏恆軒劉氏則皆不著其名疑元儒在衛氏後故不見於集說陳氏所採此二家爲多然其舛誤則不少矣吳氏纂言成於順帝時又在陳氏後亦不見陳氏本而於衛氏集說則爲之刪繁除冗其功爲大其議論精確有先儒所未及者至禮記大全則專取與陳氏合者亦閒及纂言而收載甚少於本經固無所發明而於陳氏說亦畧無裨益在諸經大全中尤

卷三

爲最下矣後之學禮者當合註疏衛氏集說纂言參考之而陳氏集說及大全則以附觀焉庶幾其得之矣
鄭註禮主於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也此三句可以安民按鄭氏註言簡而確故朱子通解取之陳集說不載非也
朱子曰毋不敬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此文集答何叔京書纂言載之通解載呂氏語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正與文集相發明而西山真氏謂毋不敬兼動靜言儼若思專以靜言似與朱子不合真氏又謂儼然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此亦與朱子人之有思分兩節意不合纂言並載之而又申其說曰寂而靜之時

儼然若有思靜而涵動也感而動之時安然定其辭動而主靜也似皆添設意思非本文之旨或問程子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是專以靜言真氏之所本然通解不主此說

安安而能遷與積而能散為例鄭云謂今已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雖淺而確安安而不能遷則所謂懷土懷居者註以徙義言之卻太深安安猶懷土懷居也鄭註引舅犯語為證以非所當安故貴於能遷應語太深非是鄭云齊謂祭祀時孔云凡祭之前齊於適寢坐而無立今云立者謂祭之日立於神前時非祭前齊戒之齊凡人之倚立多慢不恭故倚立之時必須磬折屈身如祭時之齊也孔疏極分明今註疏本祭時誤作祭前故集說同之失

卷三

二

其旨矣

呂氏曰禮有不可行者必變而從宜如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之類使於他邦必從其俗故有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之禮長樂陳氏日記曰禮可以義起從宜之謂也又曰入國而問俗從俗之謂也朱子曰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而祭與喪則相授器之類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弔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蓋得此義按從宜從俗皆以禮之變者言呂氏所謂適其時也朱子所引卻不以變者言更詳言之不辭費辭即指禮之辭禮必有辭如冠昏士相見皆有辭數語而已不多也纂言改從別說蓋以為文辭之辭與禮無與誤矣

三賜不及車馬朱子通解用註疏說而謂君之賜非不可受但受之而不用耳葉氏則謂不受車馬則徒行平若君賜之不受而已可自為之理無是也疑父在而不為大夫者子不敢受大夫之位也纂言引胡氏說賜與也三賜貨財衣服車馬也與饋獻不及車馬同義按朱子引叔孫豹賜路而不敢乘為比然叔孫乃天子賜以路故不敢乘非卿大夫所當受之車馬也葉胡兩說皆難以通如葉說則父在無為大夫者矣胡說於三賜終覺不順合缺之食饗不為槩只指平常言熊氏此傳家任子孫而胡氏以為未傳家事者愚謂此無正文若已傳家則食饗子當自裁之矣不必以煩尊者也然已傳家而父或自與賓客往來則子又不得而裁量之

卷三

三

上言為人子者謂父在也父在子不得為尸故鄭註云尸卜筮無父者陳註主人之子不可為尸然則非主人之子而父在者遂可為尸乎與經意違矣孔疏曰尸代尊者之處故人子不為也

苟笑如子路笑之之笑故與苟譽為類藍田呂氏曰苟笑近於詔非也

登危註疏皆無解蓋即登高臨深而廣言之凡危險之地皆不可處也呂氏行險傲幸句尙未分明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專言嫡子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則嫡庶皆然崔靈恩云指謂當室不當室則純采深衣不云當室者文畧耳集說不引崔說則與深衣不合矣

廣雅小陵曰邱說文陵大阜也註疏不解邱陵二字以人

人所知耳集說解不知何據城高見聞者多故不指不呼
恐駭眾集說城人所恃以為安固者語不可解

疏云踏猶躡也席既地鋪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
已位上不發初從上也朱子曰此是眾人共坐一席既云
當已位上即須立於席後乃得當已位上蓋以前為上後
為下也正與玉藻義同按玉藻云升席不由前為躡席疏
謂與此別此熊氏說而朱子云與之同蓋以升席不由前
為句為躡席乃釋不由前之故為其由前則躡席也集說
引玉藻而謂登席當由前既違註疏又與朱子不合且下
釋趨隅仍用疏說由席角而升坐不幾更自相違背乎鄭
玉藻升由下也與曲禮踏席同蓋以席
端為前以席末為後前後即上下也
鄭云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

卷三

四

也鄭以兄弟為男子蓋統言之孔云不云姪及父惟云兄
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似非鄭義集說避同等之嫌
此用孔說余謂既云姑則對姪而言也既云女子子則對
父及諸父而言也言男子則其義不明舉兄弟而上下皆
統之矣鄭以兄弟訓男子正合此意纂言謂一家之中有
父之姊妹有子之姊妹已嫁而反其兄弟皆不與同席共
器此從兄弟二字為之分解然不如鄭之直捷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則女子亦有字乎易
本義字許嫁也然既云許嫁又云字則字非可以許嫁言
之矣註疏及前儒皆無明說
主人親饋則拜而食言雖有長者在而主人親饋及已則
拜以答其敬但不執食與辭自同賓主之禮耳若不親饋

及已則是專為長者設而於已禮不降則并不拜而食也
張子說是集說未見分明

飯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從朱子說為當若註疏舊
說則父餽子餘夫餽妻餘索尊卑之序而於不祭子不祭
妻文意亦無所當也永嘉戴氏曰父不祭子二句疑與上
文不相屬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各使其子主之示有尊也
按士喪禮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皆以子祭父而
無父祭子夫祭妻之文故記禮者據而言之戴氏所疑為
是集說前一說本朱子後一說本註疏而畧變之然為子
進饌於父妻進饌於夫則不祭而食於論語疏食菜羹必
祭推之此語為非古之飲食必祭乃不忘本之義非謂敬
主人之饌也

卷三

五

水洄魚鼈易得本廬陵胡氏孔疏有兩說一說天降下水
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也或云水潦降下魚鼈豐足
不饒益其多按左傳水潦方降與天降淫雨同義非地氣
下降也胡說未確
鄭註契券要也獻粟者無所用契孔謂兩書一札同而別
之右者先書故為尊呂謂古者以契為信居者執左契行
者執右契予人粟者執左契以待之取人粟者執右契以
合之皆與獻粟不合易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契即書
也當是具其多少之數於書以獻非券要之契
獻田宅古無之戴記雜出漢儒非古也孔謂或有重助為
君王所賜可為已有此說非是呂氏因有采地之說采地
其可獻乎集說載之非是

呂氏曰賜人者使之來取人之所難取也與人者問其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與之而難言非所以惠人之道也按集說以賜與分君子小人未當當從呂說

鄭云士師兵眾也孔云虎威猛兵眾之象最為分明集說乃誤以士師為官故云非所當警備者而又改云虎威猛士師之象陳氏此解最為紕繆而補正不之及何也

鄭云急堅也繕讀曰勁以堅勁軍之威怒呂氏曰急迫之也繕修也言作而致其怒也胡氏曰繕完也按左氏杜註繕治也此呂訓所本但謂急治其怒亦未明按繕字疑與作字同呂謂作而致其怒是也繕修治也作亦修治也故疑文意相通然亦未有據

陸氏曰言凡則不特士而已蓋俎大夫亦自微也以歸則主人使歸之按陸說與鄭註合鄭云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公助祭於君也下當作上疏不知上字之誤謂鄭因君以明臣非也集說載疏語而去鄭

卷三 六

疏云大夫之所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之諱所以然者尊君諱也或云大夫所有公諱者君及大夫諱耳亦無已之私諱按此有兩說疑後說是蓋君諱自不待言此大夫所乃公朝治事之所兼為大夫諱故曰有公諱也陸氏講義謂大夫之名亦固有眾所當諱者是所謂公諱此恐不然古者生存不諱臣且有與君同名者無諱大夫之名當是大夫之父祖諱尊之故不欲犯之耳大夫非一人彼此同之故曰公諱若云避公家之諱則不特大夫所為然矣何氏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胡氏

曰詩書不諱誦詩讀書時也臨文不諱文謂文章也故玉藻云教學臨文不諱此當從胡氏集說從舊說而不分明大功小功不諱此語却分明而疏引雜記以亂之雜記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世有諱弟與妹者乎此自不足信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是明與經文反也馬氏說尤舛於父為祖於己為曾祖而其服則小功曾祖齊衰服而謂之小功可乎大功小功不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而已與父同諱則大功小功之諱者多而記何以斷然言之曰大功小功不諱乎議禮之家徒為煩亂而無當於理若此類者眾矣纂言取之私所未解

卷三 七

盧王皆云世歲也見釋文嘗疑去國三世更父子祖孫百年之久而爵祿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恐未有是事以孟子去三年不反推之則盧王解為是鄭云三世自祖至孫與盧王不同

大夫士見於國君註引聘禮謂見他國之君此亦未然下節云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即指本國之君其文同不應異義也

卿大夫恐未然 大夫士相見亦指偶爾相見之禮註謂聘於他國而見其五官以周禮言之則司士當為宗伯之職註疏以夏官之司士當之非也案此本鄭子所言司士本作司事事祭祀之事也

論語邦君之妻邦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曲禮自稱於諸

侯曰寡小君註疏皆引陽侯繆侯事謂大饗有夫人見他國君之禮而不辨寡小君非自稱之辭也此記者誤文當以論語爲正

右曲禮

隱犯皆以諫爭言隱則不犯犯則不隱相對言之中著而字非兩意也鄭以事親之隱謂不揚其過失事君之無隱爲不匿情兩句差互失其旨矣陸氏說尤非君親一例而一主恩一主義亦有不同揚人之惡自是不可非獨君也若謂不得言君之過則魏鄭公錄諫事付史館真乃非人臣之義矣事君者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記謂服勤至死亦大槩指台者言之非謂與親一例也劉氏說得之然專謂秉史筆者不在此限亦未然秉史筆者獨非人臣乎

卷三

八

是是非非自有萬世之公論人臣至於南郊稱天以諫之名之曰幽厲則亦有之不盡以諱惡爲義也自說春秋者不明此義而後之人君肆於民上而羣臣莫敢以矯其非治亂之源未始不分於此如變雅板蕩召貝諸詩是豈不可謂揚君之過者而聖人存之於經然則如陸氏之說將以孔子爲非是乎屈原離騷發憤極言而於九章之末猶云不畢辭以赴淵兮恐壅君之不識班固揚雄皆有譏議千載而下朱子爲之反復嘆息親爲作註後之論者亦取斷於此可矣

檀弓疏以爲六國時人作以仲梁子六國時人也其所載多訛謬如孔子不知父墓孔氏再世出妻及曾子有子子思失禮之事皆不見於他書大抵戰國時異學詆訾之語

是孟子所謂處士橫議者而後儒一一從而附會之亦誤之甚矣

以年譜計之孔子葬母時年十七矣張子曰是時安得已有門人吳氏曰合葬必在數年之後其時已有門人也按張子所疑是也凡檀弓所記其不可信者多矣

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自以經過朋友之墓而言疏引張敷云謂於一期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有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一期之外則不哭也然或聞喪在一期之外亦當爲位而哭又不當以期年爲拘若鄭註謂爲師心喪三年朋友期可則不然故疏亦謂非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蓋駁之也

卷三

九

一朝之患而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文偶倒耳孔疏云鄭註毀不滅性謂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滅性之患故惟忌日不樂恐其常毀也鄭註患禍也謂殞滅其身之禍集說又以家宅崩毀爲一朝之患似皆非是

鄭註死日不用舉吉事則樂字當如字謂不作樂也釋文如字又音洛今集說音洛非子卯不樂亦是不作樂非是不樂也

瓦不可以爲棺註疏皆言始不衣薪而不詳瓦棺之制聖周註云燒土治以周於棺釋文云燒土爲孰則瓦棺者皆以瓦周於尸而遂謂之棺乎此不可曉疏又引易大傳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虞氏尙未有槨後世聖人連殷周言之此亦強解纂言據易大傳後世聖人指黃帝堯舜孟子

古棺椁無度則虞時已有棺椁而以記為不足信其言是也

孔氏曰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琴以手手在外而遠笙歌以氣氣在內而近也長樂陳氏曰琴自外作歌由內出也按此說迂泥之甚祥之日鼓素琴此必記者之誤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弔於人是不樂甯有大祥之日而鼓琴者乎以檀弓所記推之則四制所云之誤無疑也

末之卜也不應舉其氏古者卜右則御亦卜也周禮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則卜御與右可知末之卜猶言無用乎卜咎之辭所以深責御者懸責父因此赴敵而死馬之驚敗與車右無與也記止言懸責父死而公誅之未嘗

卷三

十

及卜國以卜字偶同遂謂責卜國以及御又謂二人俱死皆無所據陳氏謂公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記稱懸死即其責之所不及以見其責之所及皆是誤解又案春秋公敗宋師于乘邱宋敗非魯敗也長樂陳氏謂魯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詳其終記者述其始集說皆不載其語

姑息姑且安息也尸子註姑婦女也息兒女也義亦通然在此當從註疏解

王肅以禫祭在祥祭之月二十六月而樂作鄭以禫祭在二十七月二十八月而樂作各有所據先儒多是王肅然喪從其厚則二十七月不可改也此古今禮制之大孔疏已詳言之集說從鄭註而不具載王說全不分明疏畧之

甚

太公五世皆反葬於周近時顧氏辨其無是事其說極詳按太公子丁公伋入為天子虎賁氏其或卒於周亦未可知至其曾孫哀公為周夷王所烹其在周無疑也古今之變不同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且入合葬以後世論之亦斷斷無此事者然亦存而論之可也周起於幽而化盛於南國故二南之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而逆暑迎寒則獻幽詩祈年田祖則獻幽雅祭蜡則獻幽頌此所謂樂其所自生也又書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勸之以九歌亦樂其所自生之義

禮之報本反始此不忘其本之大者如尊用元酒器用陶匏亦不忘其本之義

卷三

十一

帝王世紀舜三妃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此不知所據或因禮三妃而附會之未可知也廬陵胡氏謂舜止二妃其論甚辨記蓋誤二為三爾尚書堯釐降二女於嫫姆無三妃也三字蓋二字字不可據也帝王世紀云云此皇甫論因三妃而妄撰名據也

浴於爨室記禮之變也檀弓稱曾申亦曰曾子或者其曾申歟曾子弟子有樂正子春不應無以正之也註多異論余謂此未可信或記者言曾子之貧並無正寢也謂曾子遺言自不其然謂元申夫禮亦非人情士喪禮自有明文元申為曾子之子而乃以父浴於爨室乎且死於適室小斂於戶內大斂於室凡此皆情理之斷斷不可通者先儒亦未之察也

朱子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不受業者業謂簣簞上版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居

喪然後廢樂周禮司業謂司樂也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者詩書禮樂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可則大功以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以下不特誦可而業亦不廢也廣安游氏曰古謂習樂者為業左傳甯武子曰臣以為肄業及之屠蒯曰辰在子卯學人舍業皆以歌詩言之古者國子教以歌舞歌者雅頌之詩是也舞者因歌而舞之也少而習業於此故謂之業舍業者舍歌舞之業也陳氏說分明然當以朱子說為斷所謂後聖有作雖復損益可也游氏說業字亦得之集說太畧

卷三

三

馬氏以申祥為非禮此未然記曰云云此為父後者子為主亦各記所聞不當以彼駁此也申祥之哭也或向未有子或子尚幼皆未可知亦與記所云不相悖也黃氏以周公之制喪冠縮縫吉冠衡縫末世禮失喪冠亦衡縫故喪冠之反於吉非古也此說為合但冠字少一喪字遂啓註疏之疑疑女於夫子與易疑於陰記疑於君疑於臣並同即比擬之意却不必改作儼字也張子疑夫子無異於子夏恐當作疑子夏無異於夫子纂言曰索居猶言獨居纂言曰凡人號哭之時目有淚出子臯雖當不哭時默思其親亦有淚如血之出經三年之久如此人大笑則齒本見微笑則見齒未嘗見齒言其未嘗微笑也三年二字貫

兩句言三年之內常有哀情而無樂時也按纂言說最明鄭註言笑之微與未嘗見齒句相反集說從之非也疏言大笑則齒本見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此依鄭註而悖記文矣

山陰陸氏曰池殯坎也既祖則填之故曰主人既奠填池孔叢子曰埋柩謂之殯殯坎謂之池是也按陸說甚新吳氏不載而取胡氏說廬陵胡氏曰池以竹為之衣以青布喪行之飾填謂懸銅魚以實之謂將行也鄭註改為奠徹以為聲之誤集說依之而音填為奠音池為徹不言其誤則不可以通矣凡集說於鄭改字多以音代之而此為尤謬矣宜依鄭註明文方是

卷三

三

而後行弔禮蓋柩既反婦人辟之復升堂不應更降故云皆非禮孔疏明早婦人從堂更降而後行遣車之禮既違鄭義亦與本文不合集說從疏非是纂言兩載之亦未審也

謁喪襲裘有主人未變服變服之分然論語羔裘元冠不以弔則統言之未嘗分也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子游同是聖門高弟其契合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按張子說是如之何其謁裘而弔語氣輕脫必非曾子語集說不載張子說非是禮同姓袒免而朋友俱在他邦亦免檀弓之免或是同姓或以朋友而加厚亦未可定其云為重服以譏之似未然

蓋檀弓已有言矣不必以服譏也至子游於司寇惠子之喪則明是重服以譏之然却可疑吾聞君子以禮正人之非禮矣未聞以非禮正人之非禮也且與惠子為友而文子又賢者夫豈不可告語而故為重服以示其意若以為不可告語雖重服就臣位亦安必其有益哉既立適子所譏已行趨而就客位則麻衰牡麻經仍如故是人之非禮改而已之非禮反不之改也豈其然乎凡檀弓所記可疑者甚多大約雜記所聞而未嘗以義理斷之今亦姑依文以解而不能深為之說也纂言載長樂陳氏說言此兩條最詳然未免曲為之解今皆畧之

孔疏世本文子名木彌牟其字也然自稱不應稱字或文子有二名不則世本之誤不則稱字者記者之辭耳纂言

卷三

齒

以彌牟反切為木字彼實稱名而聽者以為彌牟曲解無當此纂言之鑿也

亡即死也與上異文爾註以亡為去位非是危邦無可去之義况謀人之邦邑其危由已致而可去之乎應氏說是然未分明纂言引陳祥道說以亡為死兩解衛氏集說皆不載則衛說亦不備也

從母節集說解本之註疏後又載朱子說則與註疏不同朱子蓋泛論也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不可無服所以為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為服纂言從張子按註疏說則於相為服文義為順張子說於從母之夫舅之妻文義為順皆各以其意言之然以義言則張子為得纂言發明亦詳但以或

曰同爨總例之則只是依從母家舅家同居者爾未必孤稚恩養比於父母也如昌黎韓公幼鞠於嫂且為服期其在舅之妻從母之夫不得僅以同爨總論矣此義古人亦未之及也

兄弟之子猶子也言皆期服與子同也胡氏以猶子為姪之稱朱子力辨之然未及此

崔氏曰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徒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為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為司空乃小司空司寇乃小司寇也纂言本之謂季氏上卿叔孫氏亞卿仲孫下卿而夫子乃為仲孫氏之小司空小司寇也案春秋傳叔孫氏之司馬駸戾自稱我家臣也記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疏據此謂家臣亦有司馬司徒而司徒又為司空之屬與崔不同孔子行乎季孫與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何以僅為孟孫氏之家臣且家臣未升諸公何以與聞國政攝行相事也魯有臧氏為司寇又羽父求太宰夏父弗忌為宗伯是別有太宰司寇宗伯而崔氏所言未知何據纂言從之亦不考矣

卷三

圭

馬氏曰滕伯文乃二孟之叔父也於其兄弟之子且不降則為諸父及昆弟可知矣吳氏謂註疏以上其字為滕伯下其字為孟皮兩句文同不應異義疑馬氏為是而補正又云當是孟虎孟皮為滕伯叔父而滕伯皆為之齊衰不以已貴而降其旁親則凡上下之親可知矣此說亦得之

小祖高祖以下廟太祖廟又以小寢謂高祖以下寢
大寢謂太祖寢此恐未然小寢燕寢大寢則路寢也士喪
禮復者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在正寢不於廟馬氏說
是兩言於廟而不於寢非求神之備也疏據周禮隸僕註
謂為廟寢然隸僕先言掌五寢又言祭祀修寢蓋兩言之
何以知小寢大寢之必為廟寢也疑馬說是衛集說纂言
俱不載馬說皆以隸僕註為據爾

士喪禮惟有朝奠無夕奠以檀弓考之則有夕奠文不具
爾敖註云自婦人即位至此唯王言朝奠之禮其夕奠之
與此異者唯徹醴酒脯醢不設於序西南兩餘並同朝奠
而後朝奠註云朝奠即朝奠也夕奠即夕奠也敖氏夕奠
之禮之異未詳所據當必有考其朝奠先徹大斂奠乃適

卷三

六

新饌哭止乃奠奠則禮畢滅燭祝闔戶而不言徹奠則奠
固未徹也夕奠文既不具未知徹於何時但記言朔月童
子執帚從徹者而入舉席掃室布席如初卒奠則是先徹
前夕之奠而後奠以此推之必徹朝奠而後夕奠開元禮
實明行事者先徹奠乃以朝奠入至夕徹朝奠進夕奠書
儀從之而劉氏璋註家禮謂朝奠將至徹夕奠夕奠將至
徹朝奠此本之開元禮書儀此雖非檀弓記所及然亦當
補言之又儀禮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饋如他日鄭註饋朝
夕食也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
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賈疏鄭註鄉黨一日中三時食
今註云朝夕不言日中或鄭畧之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
畧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按賈說非是孝子事死如事生

世以死後而去其一時之食古人只朝夕二食無日中之
食文王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問寢安否非食時日中又
至則問朝食日暮又至則問夕食古世子之記曰朝夕之
食上蓋不及日中食喪禮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孟子亦言
朝不食夕不食是古無日中食也鄭此註是而賈以鄉黨
註亂之非是又此下室之饋皆象生存故進徹之時如其
頃謂象生平進食之時之頃非謂朝夕奠也曩據此而疑
開元禮之誤非是又殯宮有朝夕奠而下室之饋自如生
時此所謂於彼於此蓋不知神之所在而彷彿以求之也
至卒哭殯宮朝夕之奠已徹而下室之饋則移至正寢此
雖無明文而千載而下可以意測也敖氏謂下室之饋使
人代之竊謂此主婦或子弟之類蓋平時進食亦未必皆

卷三

七

身親為之既在喪次不入中門則使人代之亦可也萬氏
據經文謂無下室之饋而記所云饋於下室即殯宮朝夕
奠夫經所不及者多矣有朝奠無夕奠而又系於徹大斂
奠之後豈大斂後僅一朝奠而每日遂無朝夕奠乎抑有
朝奠而無夕奠乎何以云經文所無而記不當別有之也
經有士虞禮而無兩祥祭禮記有之小祥曰薦此常事大
祥曰舉此祥事又可據經文而謂並無小祥大祥之祭禮
乎不知萬氏何以解也下室之饋記不言止於何時禮卒
哭不奠猶朝夕哭則下室之饋遷於正寢當在卒哭後之
復於寢之日朱子謂卒哭之後不復饋於下室此未詳所
據然以意度之左氏所云特祀於王者則移下室之饋於
此也猶存朝夕哭當以朝夕上食故但不如朝夕奠之禮

盛耳小祥後除朝夕哭豈自此不復朝夕上食乎抑仍上食而遂不朝夕哭也鄭據穀梁練而耐廟則練後已徹几筵而朱子從杜氏說則大祥後當耐耐後方徹几筵也此於經皆無明文而記言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雖不言至於三年亦未嘗卒哭而除也耐畢主反於寢鄭必有據王肅議禮必反鄭而於此未嘗異議此雖經所不言而亦未嘗言耐畢即遷廟也萬氏承陸王之學必以朱子為非故附辨之至於卒哭之後移下室之饋於正寢似為有理故畧攷諸說而俟後之君子質焉

方氏事死如事生之說可以言下室之饋而不可以言朝夕之奠故纂言止載鄭註向以方說為是未之詳也朝奠至於夕夕奠至於朝此又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陰陽交

卷三

六

接只以日出逮日入言之耳此義當補入

卒哭後惟朝夕哭卒無時之哭此先王以禮為之節其實喪次之中哀至則哭非朝夕外遂不可以哭也記曰父母之喪哭無時此通三年言之正是補明此義孔疏謂哭無時有三種未殯之前既殯之後與小祥後是專以卒哭後小祥前哭必以朝夕也且小祥之後哭無時與未殯之前既殯之後亦復不同不可以例論又以下句謂此之哭無時專指小祥以後尤拘而不可以通矣

禮運三年之喪期而從政疑此末世之變禮君薨聽於冢宰三年豈以大夫士而期之外遂可使乎君子不奪人之喪國之士大夫多矣何以必使此衰經之人也曾子問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蓋通卒哭以後而言孔氏謂卒哭

而使非禮之正然則期而使遂為禮之正乎是人臣不復有三年之喪也此疏家拘泥之誤不可不辨

練服經無正文雜記鄭註功衰既練之服也孔疏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賈氏儀禮疏曰斬衰初服麓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孔疏又曰小祥而著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為之黃裕裏也按註疏說則練皆用功衰大功降服七升賈疏衰裳七升即大功衰也中衣孔疏以為用練練熟繒帛也非布也則恐未熟繒亦布之總名檀弓練衣不註玉藻士練帶疏用熟帛練為帶大祥縞冠縞生白絹而小

卷三

九

祥之冠已用熟繒似非變除之義呂氏曰斬衰之冠假而勿灰錫則總而加灰錫則事布而不事縷服雖輕而衰在內竊意練衣之升當如功衰加灰事布當如錫有緣與裏當如衣衰則無緣與裏故此功衰為輕功衰則卒哭所受也如呂說則練衣即正服與功衰同但更加練治故不曰功而曰練蓋皆用布以此推之則練冠亦用布也其說為長其謂功衰卒哭所受則不然卒哭以成布六升而大功之衰則七升八升九升非六升其非卒哭所受明矣通典云三月而卒哭受以六升布為衰裳七升布為冠小祥而練除首經受以七升布為衰裳據此則練與練衣為二也張子曰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家語季桓子喪孔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無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按此練服與衰不同家語之言不足信也

皇氏曰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

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襯身必加中衣冬則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加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熊氏曰六冕皆有裘與皇氏異今按惟冬用裘其夏時自當用葛春秋當用袍繭之類冕弁元端服皆然或云有裘或云無裘俱非也但裼襲之別專以裘言此則不可以通儀禮賈疏言四時衣服之異大槩與皇氏同而尤分明皆以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卽正服無襲衣也孔蓋誤以練爲中衣中衣內又有裼衣因推之吉時別有襲衣與練中衣同考之經文及鄭註皆無所據也

儀禮觀禮燕禮公食大夫禮皆無裼襲之異唯聘禮有之鄉射以袒與襲相對而言裼與袒同玉藻君在則裼豈臣

卷三

三

於君所皆免上衣乎此不可考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按此條當以三年之殯言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又云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疏謂兄弟喪在遠者也據此兩條集說以三年之殯解得之但未詳耳方氏據三年之喪不弔謂雖總必往不指三年之殯非也纂言載之非是蓋三年不弔者謂外人之疏者也至於五服之親不可以已則服其服而往哭之其在遠則哭之於家以雜記兩條證之益明方氏又謂大功未葬不弔則雖鄰不往以大功以上而言亦非是此條蓋專主三年之殯舉其重者而其他可以類推然未之及也

亦是舉其一如世父母叔父母及昆弟之子亦弔也然此可以例推故雜記止云有服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與此節正相發明通典王瓚曰檀弓言往哭不分輕重通三年當往也又引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於功衰乃服其服此則不然以檀弓參之則有殯時斬衰亦服其服而往也雜記雖功衰不弔是極言之如有服句不承功衰爲義皇氏曰如有服雖有之元自分明

檀弓鄭註不言梓制之異喪大記君松梓大夫柏梓士雜木梓亦不言其制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梓孟子言中古棺七寸梓稱之則棺必有梓而其制不詳士喪禮下柩後加折加抗席加抗木而不言梓季康子之母死

卷三

三

章鄭註斂謂下棺於梓張子曰古之梓言井梓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黃氏喪禮亦有井梓蓋是先累木於墓中爲梓而後下棺也按士喪禮既井梓主人西面拜又左還梓反位哭不踊婦人哭於堂鄭註匠人爲梓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反位拜位也既哭則往施之窆中以賈疏檀弓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則梓及明器之材布之已久豈今始獻但至此時將用故主人親看視既哭之則往施之窆中也匠人主木工之事刊治有功故主人拜之也此在窆宅之後既窆宅則卽營建兆域矣井梓梓形如井先以置之墓中故葬不更及耳

孔疏棺既不用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以一行之衽連之若鑿束處則豎

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按疏云並相對則棺兩邊皆有衽故曰以一行之衽連之非一東只一衽也棺皆四周前後與兩邊同喪大記註兩邊各三衽可證陳說之誤

柏椁以端長六尺當以橫處而言若以從言椁周於棺必不止六尺也天子之棺四重以註計之共二尺四寸其容尸再得二尺則四尺四寸椁又厚二尺棺椁之閒尙容他物則六尺以橫言之亦不足或者有四尺共得八尺孔疏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未能詳其說也

天子之棺四重其殯也載於輜車而外叢以木象椁之形耳非椁也鄭註如椁孔疏象椁之形元自分別自廬陵胡氏有疑於此而纂言遂謂敢木以周龍輜卽所謂椁也而

卷三

三

強解鄭註以附合之不知孔疏象椁之形四字又作何解而纂言亦並載之得毋自相矛盾與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材椁材也則殯時無椁可知士喪禮將葬井椁既乃往施之窆中比葬則下棺於椁天子亦然至葬方有之殯則無有也此纂言之誤當正之

棺椁之制記言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則棺椁之制相同也以士喪禮考之椁謂之井椁則似井之形蓋有底而無蓋也以其有底故藉棺祇用茵以其無蓋故上有折有抗木有抗席鄭註既井椁往施之窆中葬時下棺於椁此亦甚分明也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鄭註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孔疏端猶頭也又云以此木之端首題湊向內記交既簡而註疏又不明故難以考諸書率引疏說而

無所解釋廬陵胡氏又謂見漢霍光傳及漢儀注考之漢書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椁椁柏黃腸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淳以爲椁木名非也則漢儀注乃不足據而黃腸題湊以椁言題湊二字實鄭註所本也反復參考都無明說讀禮通考於茵折抗木抗席皆有圖而椁無之蓋不能以圖也井言其深未必方如井字註疏不甚詳更以意通之

君之適長殤公之庶長殤孔疏君五等諸侯也公亦諸侯也按此互言之君卽公也鄭註庶子言公卑遠之已是衍說疏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乃解鄭註庶子言公之義

卷三

三

非正解此君子也集說引此而謂公專言五等諸侯其解大謬補正不之及何也

註疏皆以杖爲服斬疏云君喪則備服衰杖不云衰從可知也纂言載疏云杖謂服斬疏無此文以意推之耳疏以杖爲服斬故云被君命故稱達官對不達者爲長故云長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此皆曲爲之說府史之屬乃庶人在官者爾不得謂之官也以朱子之說推之則專主杖言太常卿杖以其爲長也太常少卿則不杖以非長也豈太常少卿則不服斬乎此當以朱子之說爲主而註疏之言非也纂言並載兩說而無所折衷其意未詳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同國則往哭之蓋制其服而往哭也曾子之於子張朋友之義比於兄弟而無服故不說齊衰

而往哭非弔也且止云有母之喪則固不在殯矣記者記此於有殯節之後正所謂禮以義起者蓋善之也鄭註分明而孔氏有服無服之云誤解註義後來多引三年之喪而弔哭句以曾子為非禮非也劉氏說亦未然檀弓所記如襲裘而弔喪欲速貧之類多非其實而此條却無非曾子之意也孔氏有服無服之云乃解鄭註以其無服非之之義也鄭註分明指後註而言而孔氏有服無服之云似不相對值後註實未有疏也徐邈曰左傳稱孔惺反祔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註義以為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天子及士并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

卷三

蓋

於主惟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士大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案經傳未見士大夫無主之義有主者為長按徐說最明陳氏禮書本之鄭註祭法大夫士無主許慎五經異義大夫士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敢徐說有主者為長則其時固有有主之說矣清河王懌引王肅云重未設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疑是王肅說也又清河王懌云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則逸禮固有明文魏時尙有可考但後不傳耳不知孔疏何以不及王肅說也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若近世汪萬兩先生之說皆得之弁經葛而葬鄭以士喪禮無改服而葬之文大夫當亦同

之故惟據天子諸侯陸氏曰卿大夫以下皆然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知之也蓋以立文與周卒哭而耐殷練而耐同未嘗分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疑陸說為長然士喪禮卒哭脫經帶於廟門外去麻即葛豈葬後返故服至卒哭而後脫之乎崔靈恩云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為環經大夫素弁加環經士則素委貌加環經首服素誤字不應大夫與此說與陸氏同然亦不言所據又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既虞卒哭乃服受服推之士禮則與卒哭後脫經帶於廟門外不合大抵經無明文各以意言之耳

卷三

蓋

疏云素弁謂素帛為弁如爵弁而素葛與弁經連文故曰葛環經然則帶仍用麻也陸氏曰弁經葛在下則葛帶也經仍用麻與孔異愚意弁經葛蓋兼言之皆易以葛經不言葛葛不言經互文爾

集說吾親託體地中當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此說誤意指釋奠不知此有司之事非孝子之事也神即親也以其既葬故以神言疏云日月踰時敬心乃生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也其語非是然可以知集說之誤矣

鄱陽洪氏曰當作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大宰嚭曰簡策互差更錯其名按此說是纂言從之集說蓋未之考也春秋時曰邑戰國時曰縣然春秋已有以縣名者楚滅國以為九縣晉絳縣又趙簡子誓辭上大夫受縣檀弓六國時人作故曰邑喪氏與縣潘氏兼而言之喪氏潘氏兩邑名也註以縣潘為邑名非是

士喪禮小斂士舉男女奉尸使於堂大斂士舉遷尸主人奉尸斂於棺乃蓋記云季康子之母死又云小斂則死時非葬時也般請以機封疑是不以土舉而以機運轉使堂斂棺封字乃假借言之猶喪禮之入棺亦稱斂也然與公肩假所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語不合以公肩假之云則謂指葬之封是矣而記言死不言葬注者又斷方小為句絕以斂為下棺於椁則又不合此自記文元有訛誤不可詳考闕之可也

春秋初書楚曰荆蓋以州舉也其後皆曰楚至秦莊襄王名楚乃以楚為荆而檀弓記楚事皆曰荆如有子言夫子將之荆襄公朝於荆此說乃先秦人之作非七十子後人所記也其去孔子時遠矣故所記往往多可疑者後之人

卷三

三

未有據此以為辨也

左傳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杜註叔弓禮椒為之辟仇疏引檀弓而謂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為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仇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仇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謂鄙註敬叔有怨於懿伯而難惠伯其解為謬此疏亦出可與而與禮疏大異鄭註亦止謂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言敬叔殺懿伯不知何據又曲為解在路不難惠伯而及郊將入始難惠伯之故以左疏考之皆是後來臆說也惠伯諸家都不引左疏以駁其妄而纂言又備載孔疏以為實然豈左疏亦不之考乎集說引劉註得之而亦不及左疏左疏亦未必然但以此參考則禮疏之妄不辨

而明矣左疏出劉炫禮疏出熊安生皇侃故不相合而孔疏各據所傳是以自相刺謬而不知也

劉氏以懿伯之忌為忌日案喪大記大夫士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註忌日死日也此指大祥之日則忌日為懿伯之練祥無疑矣當是練日叔父之服期是日惠伯當除服故敬叔為惠伯欲至次日入而惠伯以義斷之若是大祥之日惠伯服制已滿無所避矣竊意當以此說為定也

註疏以撥為縛縛繫於輻三臣者合廢輻故曰竊禮之不中者也又謂此唯據殯時大夫殯用軼軸不得用輻若朝廟下棺時乃用輻榆沈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引輻車滑也其解煩曲不明而於為榆沈故設撥亦難以

卷三

三

通纂言從陸氏說榆木名蓋以為輻車之輪轂者沈猶重也木性既重所載又重為難轉動故殯設撥以撥其輪大夫殯用軼軸轉動甚易既不用輻則撥無所施徒為虛器實無所用蓋僭竊其禮而不中事宜者也其說為順然疏又謂朝廟下棺之時用輻無以解於此語也大抵撥榆沈古制皆不可考諸家率以意言之註疏一說方氏一說陸吳又一說存而闕之可也

孔疏云天子之殯載柩於龍輻累材作椁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諸侯以輻載柩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椁設木於上以幬不為題湊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按此條較明更以前疏參之蓋天子之殯叢直木以周於輻至上猶開加斧於上而別以木亦直叢以頭相向下方而上則

尖所云題湊所云爲屋四柱其制可以想見諸侯則不直叢題湊唯加周橫木覆之其上而已椁之木則橫累而上塗之木則直叢於旁非椁也而其形則似於椁疏不明言上別有木以覆之而幾疑以椁木爲題湊是以參差不合於此條橫木覆之一語方悟其制然亦未知是否

古者溝洫畝澮之間皆有道路其葬也必不行於田中犯人之禾微有所犯而已非廣有所踐踏也以邑長而且償之則後之葬者道旁之田得援此以爲例是行小惠而反啓無窮之爭也故子臯曰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其爲慮也遠矣鄭註恃寵虐民非也

原壤沐椁之歌恐無是事乃老莊之徒自放於禮法之外設爲是言以見夫子亦不得而責之記禮者不察而載於

卷三

无

篇纂言謂夫子天覆地載何所不容然則於壤之夷俟又何責乎朱子謂不可但已只得且休亦是因文立說竊謂當斷以記者之誤載爲正也

趙文子晉世卿執政之臣不必與人交利其子世爲大夫不必屬其子於人也管庫之士所舉七十有餘家不應管庫賢者如是之多其所舉亦不應止於管庫之士也以此類美文子是直無識之人耳纂言所載孔疏及李氏註頗有微辭然此意亦未之及也

右檀弓

王制乃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其時去先秦未遠老師宿儒猶有一二存者大抵采取六經諸子之言如言班爵祿取之孟子言巡狩取之虞書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

大司空三官取之公羊言諸侯朝聘取之左氏古書今不盡可見其餘蓋皆有所本也惟周禮未出故所言與周禮絕不同註家多以周禮證之宜其乖戾而不合也

五瑞五玉見於虞書則五等之封舊矣夏殷相承當亦不易鄭謂夏爵三等殷因之其說無據蓋以緯書言之疏亦謂舍文嘉之文不可用也而以孝經爲夏制又妄矣

附庸鄭註小城曰附庸孔疏庸城按此則庸與埔通王莽改附庸爲附城以此集說民功曰庸本長樂陳氏與註疏不同當從鄭注大雅以作爾庸毛傳庸城也與鄭注合而鄭箋則庸功也別爲一解呂記從鄭而附注毛傳嚴粲亦從鄭集傳並載毛鄭說按以詩文義考之當從毛傳鄭於禮注是而詩箋則非也

卷三

无

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本之孟子與周禮大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不同孟子以力之勤惰言所食有多寡之不一周禮以地之肥磽言所授有多寡之不齊也且孟子明言上農夫下農夫周禮明言上地中地地下地疏家牽合爲一非也

秦制天下爲郡縣故稱天子曰縣官其稱畿內當曰縣內也天子之縣內蓋本秦制言之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考之於經皆無所據陸氏引周禮公所受田在大郡之疆地卿所受田在小都之縣地大夫所受田在家邑之稍地此所謂縣內舉中言之亦是強爲之解王制元不與周禮同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此用穀梁傳文吳氏據長樂陳氏說以為諸侯相朝者是也記文衍一與字

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師氏所教乃小學而大司樂所教則大學也王制之說與周禮正合註謂殷制非是

鄭以虞庠為小學而周之虞庠在國之西郊故謂小學在郊為周制以余考之蓋不然國之小學自天子之元子眾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在焉大戴禮云王子八歲入小學束髮入大學尚書大傳云公卿之大夫士大夫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八歲十三歲者

卷三

三

方入小學必不以遠置之西郊也鄭註大戴禮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亦與禮註不同豈鄭意以虎闈為王子之小學而國別有小學在郊乎以虎闈為小學大學在郊而謂在東然師氏言國之貴遊子弟屬焉則郊西郊者又非此學固兼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矣至國之俊選則習禮於大學而不入於小學者也郊之小學不應空無其人而別置之當以王制為的周制畿內千里百里為郊公五十里伯當在五十里之外矣於此置小學必不爾也方氏曰言小學在左則以見大學之在右大學在郊則以見小學之在郊此非特諸侯為然雖天子亦然舉小以見大也鄭註暴猶耗也浩猶饒也孔云物被殘暴則虛耗浩者是多大之義長樂劉氏曰踰禮越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者故曰暴也儉乎禮而不盡其財故曰浩謂財有餘而禮不

足也此謂因喪祭多用而致不足少用而有餘也吳氏曰暴如日之暴曬乾曠削小宜加以以浩潤浩如水之浩渺泛溢過多宜約之以限節此即陳氏殘敗汎溢之義謂以少用為不足以多用為有餘也而說正相反集說補正未之明辨也

夫圭田無征鄭云夫治也治圭田者不稅廬陵胡氏曰夫發語辭長樂陳氏曰夫圭田無征者以治田之夫為言也嚴陵方氏曰以其田必使餘夫治之故謂之夫圭田吳氏曰夫圭田夫田謂餘夫所受二十五畝之田圭田謂卿以下所受五十畝之圭田也按吳氏說與陳方異纂言引陳方乃刪削以就其說考之集說不盡然也方氏有云夫圭田無征不特圭田然也雖餘夫之二十五畝亦然以夫言

卷三

三

之又有見於圭田無征者所以優賢能夫無征者所以優老弱而已方氏蓋推言之而不直以夫字為餘夫之田也吳氏因方說而畧變之但夫圭田三字不詞疑從胡氏為是命鄉簡不帥教者凡四不變而後屏之本文不著其年鄭註據學記中年考校以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為率而孔疏更詳言之又謂大學正簡不帥教者在九年之後此皆於經無所見陳氏謂鄉遂之所考在三年大比之時國子之出學在九年大成之後則又與註疏不同大抵周禮王制學記所言各是一事必欲牽合為一則有不可以通者矣班固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

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按班氏論入學之期同白虎通而不言為大子之禮是時去古未遠當必有所據也舊以庠序為鄉學皆小學國學為大學而班氏之言則以里閭之學為小學而庠序則大學也以理考之班氏為長尚書大傳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與班氏所言小學大學之別畧同學記里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註不分別小學大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鄭註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俊士謂可使習禮者學大學也孔氏推其說謂內則云

卷三

三

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士年已二十故鄭註謂可使習禮者又引大傳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八入大學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鄉人當與餘子同故鄭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據此則鄭孔之說皆以鄉學為小學國學為大學也然在二十以下未必有德行道藝之可考而鄉簡不帥教者至於移郊移遂九年而後屏之亦非小學中事也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註又云上庠右學東序東膠大學也下庠左學西序虞庠小學也末云其立鄉學亦如之是國學中固有小學大學鄉學中亦當有小學大學也孔疏以鄭注鄉學專承上文庠制似鄉但有小學無大學然孔氏又謂黨學教閭中所升遂學教黨學所升則亦似有大小

學之分也

尚書大傳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年十八始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則鄉學固自有大小學矣惟國都大學之教四時皆有所習至鄉之大學則止以百日為期未嘗終歲於學之中也古者士出於農則其昏愚頑惰不能為士者或歸之於農或降為工商可矣而云命鄉簡不帥教者此即周官所謂罷民傲很不奉法為鄉里患苦者故為之移左移右移郊移遂以變之其卒不變也乃屏之遠方非止昏愚頑惰不能為士而已也百日之學即今之冬學此自田野之民若士之子恆為士則內則所云出就外傳者及不以此例論矣鄉學之所升蓋十之一二而已其不在選造之列而終身於鄉學者固多也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

卷三

三

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蓋選俊之士乃取其材之秀異而學業未成故以屬之大樂正而鄉大夫之所與則鄉學中學業之已成者則不必更屬之學而教之也按鄭註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則以選士為三年大比所升也而孔疏則以進士為大比所升故止云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徒名進在司徒身猶在鄉學其解德行云考友之徒道藝云多才藝不以鄉三物為說其後又云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天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曰進士也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考校殷周同也熊氏以為此中年舉者為

殷禮鄉大夫三年與者為周法其義非也蓋與鄭不同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而周禮三年大比則登之於王內史貳之固絕不相合而大樂正所升屬諸司馬亦與鄉大夫無與註疏之說皆未然也竊意周禮王制各有所指不可合而為一熊氏所言殷周之分固無其據而其判兩者而言之則較鄭孔為得矣

孔云選士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徭役俊士身雖升學猶給司徒徭役若其學業既成皆免其徭役者是謂造成之士也按選士俊士外別立造士之名故孔疏迂其說如此方氏亦云有選士之造有俊士之造然本文謂升於司徒當即指選士升於學當即指俊士若謂學業既成與俊造有別則本文殊不見此意也後云國之俊選皆造焉又云

卷三

三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言俊選不言造士言造士不言俊選則造士即俊選而孔疏所云失其指矣陳氏集說不載孔疏為得之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只概言之蓋禮有升降俯仰周旋進退之儀樂有干戈羽籥弦歌舞蹈之節冬夏大寒大暑之際固不便於此也故以春秋學之至於詩書則誦讀而已鄭註以陰陽為別非是又云互言之詞亦未明文王世子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小異是所傳之不同諸說多鑿唯廬陵胡氏得之孔疏四術不可暫闕蓋知此意特牽於鄭註爾方說推行為詳然愈舛矣纂言取之非是四術即四教孔疏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為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

小學大學見於大戴禮保傅傳尚書大傳白虎通食貨志詳矣考之經則惟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云此而他則無所見鄭孔諸儒之說紛紜不一故朱子於通解學制篇謂其名號位置節文之詳今皆無以考其實讀者不必深究也然其大畧亦不可不知謹案鄭氏云

上庠虞右學殷大學也在西郊下庠虞左學殷小學也在國西序夏虞庠周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孔氏云殷之學禮在於大學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鄭註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在殷學之中至九年為王子不

卷三

三

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八入大學者皆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秋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云弦謂以絲播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八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註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又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據年二十升於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註云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

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註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爲言耳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卽周之大學爲夏之制也按上庠乃虞庠疑疏誤當作東序方氏曰先師以爲三代上庠居於西郊如其說則上庠卽虞庠也學皆有大學小學今案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爲虞庠也又此學虞學也此刻本誤當作學舞於夏學禮樂於殷學下當云學若周別有小學大學何所教也鄭氏又云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孔氏又云周之大學在郊者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熊氏謂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劉氏則以爲周之小學爲辟雍在郊也又云周立三代之學又立周之大學於東謂之

卷三

美

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又云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或徧在四郊鄭氏註大戴禮云周立四學爲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此註祭義四學謂四郊之虞庠與四郊之學矣又周禮疏賈氏云五帝總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若三代天子學總曰辟雍當代各有異名但無文可知也又孔氏云諸侯唯立時王之學其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比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也按虞之上庠下庠殷之右學左學夏之東序西序其大學小學之分雖無所據然無異說若周立四代之學則鄭孔之論有自相牴牾者如以東序爲大學而又別有東膠以瞽宗虞庠爲小學虞庠在西郊而又有上庠又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鄭註以諸侯言是又有在

國之虞庠矣三代學各有大學小學孔氏駁其非是然既有東序又有東膠有西郊之虞庠又有在國之上庠則舊說未可非也成均辟雍皆天子學之名自指大學而鄭氏以成均爲虞庠劉氏以爲辟雍在郊皆爲小學恐未足據周禮大同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王制天子曰辟雍則成均辟雍自爲周大學之名諸說皆非也長樂劉氏據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勺者周公告成大武之詩舞干戈者武舞也其樂以勺爲節焉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舞羽籥者文舞也其樂以象爲節焉石林葉氏又謂干戈羽籥小學之教所以成始則獨至於樂詩書禮樂大學之教所以成終則備習以經其說與長樂劉氏合而馬氏則云自春夏學干戈以至於胥鼓南皆大學之法也自春誦夏弦以至於禮在瞽宗書在上

卷三

毛

庠皆小學之法也則仍用註疏說矣長樂陳氏又謂瞽宗至以樂教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音其義爲難知故大師詔之瞽宗則春誦夏弦大學之教非小學之教也又云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其言瞽宗與諸說別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仍舊說也石林葉氏又謂立夏學於東而周之東膠與之並立立虞學於西而殷之瞽宗與之並立王制所謂東膠者其卽辟雍與其說位置不甚分明長樂陳氏則謂四代之學見於王制而周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

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祀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所謂祭於瞽宗者也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者也然則商之太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而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邱之上也陳氏說最為分明然以東膠為太學恐不然蓋成均居中自當專太學之名東序瞽宗列於左右故分之則曰成均曰東序

卷三

美

曰瞽宗合言之則曰大學而已故分之則曰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合言之則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非以東膠為太學也朱子謂陳氏說與鄭氏諸儒之說其位置有不同者皆無所考今亦不能詳定姑據其異同於此山陰陸氏曰東膠虞庠郊學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此學也又曰上下二庠東西二序左右二學東膠虞庠皆小學也先儒分為四代之大小學非是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故於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於小學而已陸意蓋以辟雍為大學而其他皆為小學其說尤與諸儒異亦附載焉清江劉氏曰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北為有虞氏之學其東為夏后氏之學其西為

殷人之學當學羽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上庠辟雍唯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於辟雍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大學在郊以其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有指虞庠名之或有指東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劉氏說與長樂陳氏畧同但云其北為有虞氏之學則陳氏所無然以書在上庠之語推之則劉氏為得也朱子不載劉說山陰陸氏曰天子立四學並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居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者就東序學樂者就成均學射者就東序學禮者就成均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當禮曰帝入東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矣是謂辟雍也禮曰成均則學於成均也帝入西學則成均也帝入南學則成均也帝入北學則成均也帝入東學則成均也帝入西學則成均也帝入南學則成均也帝入北學則成均也

卷三

美

示敬道也又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蓋東序之類也若辟雍雖太子不得預故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又曰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學學者所學之官也蓋辟雍非其所學之官是以云陸氏亦本劉氏說而以成均為南學則異又陸氏謂上下二庠東西二序左右二學皆為小學而此又謂四學皆大學則亦不合其引據五學得之據王制南學當為周制周則名東膠在南而曰東故陸氏別以成均當之然成均辟雍似皆大學之別名陸氏之說未必兩也劉氏謂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其二也按劉氏說極詳然攷之於經及註疏皆無其據不知其果然否也

孔氏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之入學爲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於王亦升之司馬蓋司馬之職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卽知凡入仕者皆司馬王之也其云鄉人不在學者似指三年大比而言則是凡仕進者皆升之司馬無二途也與劉說異

疏云凡燕饗食致仕之老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異姓之燕禮也案養老有四而疏止及其二其以致仕之老該三老五更死事之老該凡庶人之老乎三老五更養於太學不與凡養老者同而庶人之老則不應不及之也

卷三

罕

鄭註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疏引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而不及燕燕有酒而無飯以鄭註推之燕禮亦在春也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雖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按皇氏解兼用之之義與鄭不同一日而行三事其必不然皇說非也

疏云郊特牲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云冬夏者周法也或鄭因春言夏因秋言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陳氏集說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秋冬則用殷之食此亦本註疏但未深考也熊氏言一歲養老凡七而疏又云去冬夏則

一歲五養老又春合舞秋合聲卽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則通季春三養老而已陳氏禮書亦言歲養老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而言熊氏爲誤疏亦言熊氏可也集說載熊氏未之深考也

孔疏將徙於諸侯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諸家皆無異說按此泥家字又疑將徙不應自言於上而得復除故爲此說然以文義考之非是將徙於諸侯自是言欲徙而未徙者若謂徙於大夫之邑則於本文無所見且將字何所著也自諸侯來徙家言自諸侯來而徙家於此意自分明如疏說當作來徙於家本文未嘗有於家也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其說爲是而衛氏集說不載纂言

卷三

罕

亦從舊說

右王制

鄭孔據牲之五臟當春夏秋冬之位其說不的陳氏謂春祭脾以木克土夏祭肺以火克金秋祭肝以金克木而於季夏祭心冬祭腎又不相合疑當從許慎說蓋古尙書舊有是說呂氏則本之不可以今文尙書說及醫經相難駁也

高謂之邱陵則邱之稍平者也陂謂陂而不平之處險則其尤陡峻者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方氏所解得之獨謂水之所行爲險非是

首種不入鄭孔皆不解不入之義山陰陸氏曰不入非不熟也熟而不入吳氏曰入謂收成而入之倉廩也按首種

謂稷不入似是不能入地之義因水潦雪霜故稷不能布種也此亦可備一說

先雷三日鄭孔無解集說云以節氣言在春分前三日按唐月令春分之日元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則發聲在春分後所謂先三日者乃春分後三日也繁言但云於雷未發聲之前而不釋三日之義當從唐月令此亦大槩以節氣言之其實雷之發聲不可預定也

乃薦鞠衣於先帝鄭云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乃為麥祈實鄭云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諸家皆從之按月令祈穀於上帝為民祈祀山川百源雩祀百辟卿士以祈穀實祈來年於天宗無不言所祈者而此薦鞠衣不言所祈又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以雞嘗黍先薦寢

卷三

聖

廟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以犬嘗麻先薦寢廟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凡六見無言有所祈者不應於薦鮪獨言為麥祈實也疑乃為麥祈實五字當在薦鞠衣於先帝之下其薦鞠衣於先帝為祈麥之故也廬陵胡氏曰蠶桑后妃事非天子所當與下云祈麥實安知非祈麥乎則先儒已有言及此者矣

開通道路孔疏云此既為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可決之物故鄭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脩溝上道路按此亦曲為鄭解開通道路當言水之道路其脩利隄防所以束水使無泛溢道達溝瀆所以決水使無壅遏皆以開通水之道路也若修治道路則不得云開通矣陳氏集說此句無解

籩筐註疏無解集說籩圓而筐方似以籩為籩餘之籩不知所據也方氏曰籩席之粗者筐宮之方者

方氏曰分爾所以使之縑稱絲所以使之織分爾以縑稱絲以織皆各效其功律中黃鍾之宮鍾磬祝故皆作鍾字說文鍾樂器鍾酒器又遠名按二字古蓋通周禮樂記鍾磬字作鍾而黃鍾仍作鍾字周禮鍾鼓鍾磬俱作鍾與黃鍾應鍾同漢志黃鍾作鍾詩鍾鼓俱作鍾左傳千鍾等字從鍾黃鍾字從鍾此說文所本也

月令於仲夏明言農乃登黍又言是月也天子乃以雞嘗黍蔡邕以為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鄭謂此嘗雖非嘗黍不以牲主穀故云以嘗黍孔推其說以為黍非新成

卷三

聖

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註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蔡說非鄭義按鄭說明與記文背而孔曲為之解反謂蔡說為非纂言載孔而去蔡甚非也

四鄙入保謂四境有兵警故入相保守也鄭註小城曰保似未然左氏傳公為見保者而泣註保守城者當從此義邱氏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左傳云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則是句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為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鄭孔之說非也

塋鄭孔無解說文塋墓也廣韻塋墓域也塋即邱壘而有分塋以兆域而言邱壘以冢而言也塋呂覽作營聲同通用補正謂當作營與審字對言未盡然

右月令

子生三日未能衣衰也故皇氏王肅皆云以衰衣奉之子拜稽顙哭鄭云奉子者拜哭後子踊襲衰杖皆奉子者鄭不言以蒙上文可知也孔疏不及此殊為缺畧集說纂言亦未之及也

前節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後節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孔疏云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明也此為正解又載鄭云乃兼存異義此兩句鄭無註鄭字疑誤或皇熊庾氏之說不則王肅說也集說全不及此纂言並存兩說而無決斷亦不可曉孔疏專主鄭意使鄭別有說之誤無疑衛氏集說以疏所引鄭氏竟列於孔疏之前是以此為本句之註矣此衛氏之誤而纂言亦不之察也既不改冠則無三加有冠醮謂一醮以酒而不以醴也疏

卷三

器

云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已樂上之賜不酬酢也此說分明其引醴止一醴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凡三醮則醴反輕而醮反重且不改冠安得有三加也通解於庶子章註一醮以酒正也其用醴及三醮為適子加耳庶子則一醮以酒足矣於此可證有冠醮無冠醴之說集說兼載疏後說甚不分曉纂言止載酌酒以飲已而刪其云三醮者然未之明辨不能使學者無惑也
父歿而冠另為一條孔疏孔子既答其問又釋父歿而冠之禮又引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此正父歿而冠之禮也集說云父歿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禮禮冠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此說全不分明其意以父歿而冠連上為文謂父之喪

不可因喪而冠必待除喪而後行吉禮此說不知何據記日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則斬衰亦在內矣此云斬衰不可又不知何據也

總不祭謂已有總服廢一時之祭也祭是吉禮總服雖輕亦不得以祭熊氏謂身有總服則不得自為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總則士為妾有子大夫為貴妾也據此則士大夫乃以妾之總服而廢父母虞祔卒哭之祭此悖禮之甚者案熊氏是誤解雜記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鄭註將祭謂練祥也孔疏祥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不可相干虞祔則得為之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三月也又云主人至昆弟虞

卷三

器

祔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者亦栗階按祭謂練祥之祭故可至殯後葬後若虞祔卒哭則不待葬後至本文虞祔亦然則指昆弟之虞祔言承上既葬為文言不獨既葬而祭散等即在虞祔之後亦散等也故疏云主人至昆弟虞祔而行父母二祥句自分明熊氏以本文之虞祔為父母之虞祔故有不得為父母虞祔卒哭之祭其實非也諸家俱未辨此雜記此條至昆弟其云雖臣妾之喪包昆弟在內故疏以虞祔指昆弟言之說衰與奠非禮也鄭云為其忘哀戚然下即云以擯相可也擯相獨不忘哀乎士則朋友奠固可以與人饋奠之事但以其說衰與奠為非禮爾張子謂吉以臨祭事似是已有喪而脫衰以與他人饋奠之事則擯相益不可矣方氏說不明陸氏以衰服為總是又在相識有喪服條內亦與

以擯相句難通纂言謂總功之喪除服踰月可與人祭齊衰之喪則須自己行吉祭後方可為人執事此仍用忘哀意然與擯相句終不可通也

男女改服卽位而哭其成昏與否未之及也以喪大記言之則三月而復寢乃成昏孔又云初昏遭喪不得成禮則又似成昏但不行同牢饋饗相飲食之禮耳凡此俱無明文可考女家齊衰之喪於婿為總服大功則無服矣豈以此而不行昏禮乎皇氏改服卽位之說亦不見於經未可據也

孔子以魯哀十六年卒而康子卒於魯哀之二十七年孔子焉得舉康子之諡則諸問雜有後記禮者之言未必盡孔子語也

卷三

巽

桓子之卒孔子在陳出公之來弔孔子未親見之蓋傳聞之辭爾齊自太公至桓公已歷十六世不當無遷廟王豈其以急舉兵之故不欲頻奉遷王以行故更作偽王歟凡此俱不可考

慈母如母載於禮經子游所問當是問國君喪慈母如禮記者脫國君二字也此干載之下可以意會者爾疏云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殷事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恆在君處此集說所謂對言之者然竊以為未安君之臣最多不在一人而子之於父母則或一人或二三人未可知既殯而有君喪則亦往君所候殯訖而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蓋君親一同不應以或在前或在後為分別也更

詳考之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蓋統既殯未殯兩節言之疏云以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有關若朝夕恆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亦闕故室老子孫攝行其事原並承兩節內子條疏云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纂言以大夫內子以下四字改入既殯條下似於文為順然非疏義矣讀禮通考大夫室老與大夫內子皆各為一條

卷三

巽

昆弟當寄立曾祖廟於繼曾祖之宗之家以此推之已為繼禰之宗則祖廟仍寄立於繼祖之宗之家而巳不得立祖廟也已為繼祖之宗則曾祖之廟仍寄立於繼曾祖之宗之家而巳不得立曾祖廟也又如已之親宗兄為繼曾祖之宗則是合有禰廟而祖廟曾祖廟皆寄立於其家也為繼祖之宗則自有禰廟又寄立祖廟而曾祖廟仍別寄於繼曾祖之宗之家也其為繼禰之宗則立禰廟而祖廟寄立於繼祖之宗之家曾祖廟寄立於繼曾祖之宗之家而巳不得有一廟也王制大夫三廟士一廟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上下降殺以兩疑以王制為是以疏所言推之大夫而為庶子則不得自立一廟而繼祖之宗為士者反得立二廟繼曾祖之宗亦得立二廟又無祖廟而止有

曾祖廟也士一廟則祀不及其祖大夫之廟寄立於其家
為士者祭乎不祭乎廟為大夫而立則士不得以祭而所
云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者不可以通矣蓋疏又云
士一廟得祭祖禰則於祖尙可通而於曾祖終不可以通
也禮文殘缺而疏家所推皆以意言之未盡可據竊疑此
宗子之親弟同居者故不別立禰廟而祖廟曾祖廟亦當
立於其家至大夫為繼禰之宗或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
則自立廟而不必寄立於他宗子
之家矣此義未知是否更考詳之

宗兄宗弟宗子其云宗弟者或庶出而長也云宗子者乃
其本稱以其傳重言之則曰宗子以其行輩言之則曰宗
兄宗弟蓋兼言之疏云昭穆異者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
謂之宗子若是祖行則祀曾祖可稱介子而宗子不得稱
孝子其祀宗子之祖則於祖行為兄弟祀宗子之禰則於

卷三

巽

祖行為從子皆不得稱介子也此殊可疑更俟精於禮者
詳問之

特牲饋食祝辭稱孝孫此士一廟而得祭其祖之明證其
云以祖配則祖妣也今云不配則祭不及祖妣矣此亦可
疑

右曾子問

九齡之夢傳之者妄也疑因金縢之語而附會之此自宜
為而衛集說諸家尙有為之證明者是又夢中之夢也
大戴禮保傅篇八歲就小學束髮就大學白虎通曰八歲
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尙書大傳曰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
學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按此年歲不同疑保傅
篇所云小學大學皆國之學故白虎通曰此太子之禮也

尙書大傳所云小學大學則指鄉學言鄉學當以里塾為
小學黨庠術序為大學以庠序對國學言則亦為小學十
三十五入小學則由塾而入庠序十八二十入大學則由
庠序而入大學也通解註以大戴禮八歲十五歲為太子
之禮以尙書大傳十三歲十五歲及十八歲二十歲為諸
子入學之期亦有此意

太傅少傅則師也又曰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豈太傅少傅
之外又別有師乎鄭云在前在後謂其在學時出入謂燕
居出入時教諭德成以有四人維持之孔云外有傅相內
有師保是皆明以為四人矣長樂陳氏曰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太傅少傅
出入皆預矣亦用鄭孔義而語未明真氏曰以一世子之

卷三

巽

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四人者扶
持而左右之與鄭孔同集說全不辨此

貴宮貴室下宮下室集說依鄭註而鄭註以貴宮貴室總
為路寢集說分貴宮為尊廟貴室為路寢不知尊廟與下
宮之為親廟何以別也按吳氏所駁諸說最明其據下文
止言貴宮下宮而不及室明宮室之為一其說亦最當以
貴宮貴室為親廟以下宮下室為別廟如仲子之宮之類
其說亦可通當以纂言為正或疑仲子之宮乃禮之變非
常制也未必諸國皆然然記禮者之意亦多以其意自言
之未必皆有的據今但取其說之可通而無悖於義者從
之若鄭註以貴宮貴室為路寢而下宮乃為親廟與下室
燕寢同為下則悖義之尤者不可從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鄭云始始立學也孔氏曰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纂言則以始字繼畢事反命而言謂卒事反命而始之養老處也當以纂言為得之案釋奠於先老蒙上有司行事之文亦命有司釋奠也先聖先師命有司行事而先老則親釋奠必無此理鄭云於先老親奠者已所有事也孔疏謂此始初立學之時若非始立學之時則無釋奠先老之禮與註不同疏蓋以証說有所不安故就始字生義然以文意尋之殊為未合纂言以其未合故刪始立學之文而謂先聖先師命有司行事先老親奠卒無說以解也其謂視學觀禮非為彼報而先老已所有事故一命有司一親奠此鄭曲為之解恐不可據

卷三

辛

大斯鼓徵所謂慮之以大也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所謂愛之以敬也禮之大者所謂行之以禮也上下之義行所謂紀之以義也退修之以孝養終之以仁本文原自分明聖人之記事也以下俱照前文各有所當但行之以禮當在修之以孝養下偶倒其文耳陳氏集說以孝弟為大分省具為愛敬增親迎肅之為行禮既歌而語為紀義全然不合吳氏纂言說為順但分釋奠先老設三老五更之位為行禮而合禮之大上下之義為紀義與本文異其實始終皆是行禮禮必有義此兩句當通言之而記者偏有所指非是然不可不隨文而解其義也補正有此一條其說亦不明

右文王世子

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死者幽陰之義故北首生者陽明之象故南鄉此皆從其初也

以降上神與其先祖玩一與字自是天神皇氏云上神天神也孔疏以此節專為祭先祖言不兼郊社故謂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並為一神然與與字不合矣集說上神在天之神也似用皇氏說纂言兼載兩說而無所定按上節云以事鬼神上帝鬼神即先祖也上帝即上神也當依皇氏解

卷三

辛

肅敬皆因君位危而致也禮無列不因法無常而致也刻本誤兩語分明然君位危三字當政不正政不正以下俱用則字貫下法無常亦政不正之所致也纂言以君位危與法無常對言非是又以君位危為君不安以法無常為政不治以合上文不知治政安君只一事也

還相為質家語次節作還相為主
前巫後史此史乃祝史非記言動之史也春秋傳史僅史墨史超皆史也衛集說項氏蔣氏亦有此意而未明言纂言從疏說與集說同

禮以養人為本故曰其居人也曰養馬氏曰荀子云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通此則可知其所以養之之意也鄭註改義纂言集說從之非是當以延

平周氏馬氏說爲得也

功有藝協於分藝藝之分皆是一意藝字不知作何解纂言以功有藝爲各當其材以協於分藝藝爲材能而藝之分則指禮爲藝集說功有藝如樹藝然分藝同而藝之分則以事言俱難強通廬陵胡氏引春秋傳貢賦無藝藝極也竊謂當是界限之意

深而通茂而有間卽細行而不失也連而不相及卽大積焉而不苑也動而不相害卽並行而不謬也

右禮運

禮器是故大備句難解鄭云禮器言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張子曰禮器言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集說云以禮爲治身之器三說大旨畧同然俱未安方氏曰凡有形

卷三

聖

名分守者皆禮之器陳氏曰禮之文散於形名度數之間周氏曰禮有情有文有器而於禮之器則情與文已具矣三說亦畧同似較爲妥竊詳下文以多爲貴以少爲貴等語皆指形名度數而言自當以器言之舉一器而形名度數皆該其中矣禮器大備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所不詳而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乎如此看未知是否

竹箭中虛故以筠言松柏中實故以心言二者當指竹箭松柏言竹箭一也松柏一也大端言此天下之物之大者也重在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上猶所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之意故在外則諧而在內則無怨也鄭氏以大端爲大本竹箭有筠爲柔刃於外松柏有心爲和澤於內似皆未合竹箭有筠飾於外者似禮之文松柏有心至於內者

似禮之本柔刃和澤非所以言禮也孔疏又以外諧承柔

刃於外內無怨承和澤於內愈非是集說以大端爲大節未是自釋回以下則皆得之孔疏言君子內外俱美柔刃如筠故於外與人諧內和澤如松心故於內無怨是內外以君子身心言之下却云外內協服則又皆以人言自相抵牾此由逐句釋義於鄭註亦未合也張子釋措則正三句亦未安纂言從張孔皆非是

禮也者以下皆就禮器言之人皆有能也如陶人爲陶梓人爲器之類疏指司徒奉牛司馬奉羊非是若庖人治庖祝治樽俎則亦其類也集說以助祭執事言之愈疏矣舉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此禮之一定者也禮之厚薄以地廣狹與年之上下此禮之從宜者也大經

卷三

聖

大倫蓋重言之禮之薄厚當在以地廣狹之上句倒耳羔豚而祭指少牢言羔豚卽羊豕也疏泥羔豚二字謂非特牲乃士之無田者無田之士豈有百官乎天子諸侯之祭亦用少牢故以百官言之纂言從疏說非是集說全不及此亦疎甚矣廬陵胡氏謂羔豚太牢總指天子諸侯山陰陸氏謂羔豚爲小祭祀太牢爲大祭祀其說是也自禮有以多爲貴者至蓋言稱也發明稱字意此以下三節又舉多少覆解之以見例自君子太牢至得其道矣仍是稱字意也纂言以此上皆言稱之事是而又以君子不祈至尊於瓶爲宜之事似屬牽強禮也者體也一節言體之事此自分明而以君子之於禮也二節爲順之事則亦未然三代之禮一也至其猶醴與言時之事此亦可通至

禮之近人情者以下則纂言亦不能以強分屬矣大抵所解唯稱字最多其明體字亦自明白其他雜舉而言之不能一一分割也

禮記本奧或作竈則當指夏祀竈言竈火神夏又火令故燔柴以祀之若尸卒食之祭不應宗廟不燔柴而饋饗饗爨乃燔柴也鄭改奧為爨以為尸卒食後之祭疏以夏祀竈之禮大而爨禮小故改為爨而不從別本作竈祀竈有邊豆俎祀饗黍肉而已無邊豆俎而此經云盛於盆尊於瓶故以爨當之然以義尋之作竈為是祀竈配以老婦則可云老婦之祭矣禮文殘缺有不可考者又爨祭見於記而經文則無之凡此皆當闕疑而別本既作竈字則從竈字得之也

卷三

羞

爾雅肉謂之羹儀禮羹定羹飪皆以羹為肉非肉汁之羹也儀禮鄭註定猶熟也賈疏肉熟即止故謂熟為定定非熟肉之名也孔疏誤當以儀禮註疏正之集說以俎盛羹及定設之甚矣俎可載肉不可盛羹此皆不考之言大饗其王事與案周禮疏大饗有三一禘祭一饗五帝於郊一饗賓客周禮大司樂所云大饗則饗賓客也按此節所言鄭指禘祭蓋承大饗腥而言然金與龜及丹漆絲纁竹箭皆非祭祀所用而三牲魚腊邊豆之薦則饗賓客亦當有之疑此本言饗賓客之大饗而記禮者以為大饗腥之大饗故於此國語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此亦言肆夏而送之畧同姑記所疑於此

金玉斷割無示和之義郊特牲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

之以和居參之也與此正同則金即指鐘而言鐘樂器故曰示和孔疏謂示其柔和集說謂示諸侯之親附皆非是郊特牲孔疏謂變金言鐘者貢金所以鑄器莫大於鐘此屬強解其謂示和則以金或從或革亦強解也

右禮器

卷三

羞

讀書記疑卷之三終

讀書記疑卷之四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禮記

貴誠之義此解上文言諸侯膳天子止用犢而天子賜諸侯反以太牢此以犢為誠慤故貴之也天子牲孕弗食二句又推言之牲孕謂已孕之牲非正有孕之牲也正有孕之牲則君子不殺胎不獨天子弗食祭帝不用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此是正禮宋祖帝乙則二王之後鄭祖厲王則東遷後之僭禮鄭莊公敢射王中肩而顧不敢立祖廟乎孔疏謂此據尋常諸侯大夫若有大功德者得立祖廟陸氏謂不敢非不得也皆為曲說集說舊說以下皆孔疏說纂言刪之是也又載陸說亦非

卷四

左傳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據洛邑有文武廟許田有周公別廟之類而言孔氏因此謂王子母弟有祖王之廟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考之周禮都宗人家宗人並無明文而與支子不祭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皆相違戾矣此自孔疏之誤集說所載舊說可刪舊說以昆蟲為八蜡之數張子以百種易之謂昆蟲為害者不當祀方氏分貓虎為二而去昆蟲按記明言祭百種則張子說是也集說仍載舊說而不取張子說非是清朝未食先進口食此鄭司農解其饋食加豆加羞皆指生人所食集說恆豆引朝事用司農義而於加豆仍用後鄭非也恆豆節是生人所食邊豆之薦節是祭祀所用常藜味正指恆豆而言自以先鄭義為是也

周禮邊人有朝事之邊饋食之邊加邊羞邊醢人有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羞豆邊人凡祭祀共其邊薦羞之實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亦如之則朝事饋食加羞其非祭祀明矣鄭司農以四邊四豆皆為生人所食而後鄭不從皆以為祭祀之用故疏不復詳司農之註而一唯後鄭之從以兩節皆為祭祀之用而謂恆豆之菹謂朝事恆常所薦之豆所盛之菹而加豆則謂祭末醑尸之後其參錯不分明集說朝事之豆與祭禮饋食薦熟之豆俱為恆豆而加豆則祭末醑尸所用也較孔疏為分明而亦以朝事之豆與祭禮之豆為二又與鄭義異纂言載孔疏凡此俱難詳考

卷四

常服行道之冠皆用緇布而異其制與始加之緇布冠不同故始加之緇布冠倣則棄之而委貌章甫牟追則士所常服也賈疏以此條為釋易服服元冠元端之義委貌即元冠而不以為始加之冠孔疏委貌一條論三加始加之制三加蓋總言之此立文之誤周弁一條論第三所加之冠皮弁一條論第二所加之冠則以委貌章甫牟追與初所加緇布冠同而倣而棄之句遂不可以通矣賈疏記人歷陳此三代冠者亦緇布冠也諸侯以下始加之冠此委貌之等記人以經有緇布冠皮弁爵弁元冠故還記緇布冠以下四種之冠以解經之四者此委貌即解經易服之元冠是也按賈疏甚明委貌等元非始加緇布之冠但立文不善其經文有緇布冠皮弁爵弁元冠之下當云緇布

冠已釋於前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此故復釋元冠爵弁皮弁以解經文三種之冠非釋三加之冠至委貌周道也一條乃即解易服服元冠是也士冠禮記三王共皮弁素積弁般夏收此釋爵弁三代異制委貌章甫毋追釋元冠亦三代異制但其制皆未聞耳孔疏以委貌等為始加緇布之冠此孔氏之誤

陳氏曰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盞言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燔蕭皆在朝事時而鄭所引祝奠於錡南則在饋食時纂言以陳說為是而鄭所引誤也集說從鄭纂言後引陸氏說又以燔蕭在饋食之時蓋天子諸侯之禮既亡記禮者各據所傳言之註家又各以其意解姑存之無所定也

卷四

三

辟之若祭厲之類據此則辟音關

右郊特牲

鄭註后君也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言也鄭意以冢宰不掌邦教而諸侯以司徒兼冢宰故云爾王氏不解釋文云鄭云后君也謂諸侯也王天子也與註不同孔疏亦云王謂天子豈今註脫此四字耶此不可曉

士皆禮母施衿結帨庶母曰視諸衿鞶則衿與帨鞶為三物衿不可以解為結也鄭於昏禮無解而於此解為結以未冠笄者言之拂髦總角衿纓衿與拂總為例則當解為結而不可例之昏禮也諸說無及此者

詩青青子衿毛傳衿領也爾雅衿謂之衿謂衣小帶孫炎

曰襟交領也與此皆不合或云衿與襟同廣韻衣小帶說文衣系也
洗手曰盥洗面曰頰咸盥漱不言頰面此云沃盥亦不言頰也記又云面垢燂潘請澣則古人未嘗日日洗面明矣頰頰一字也

免薨滌滌似是四物周禮免薨據肉而言則滌滌疑亦其類說文滌久泔也可以例推皇氏熊氏以免薨為董萱粉榆之新生與乾者疏以為義或然故從其說而又云滌滌之合柔滑以句義考之有所未合免薨滌滌與董萱粉榆為類又以棗栗飴蜜脂膏例之自是四物也解者以非大義所係故從註疏耳其實未當也

卷四

四

當更有其物非必以纓佩之也鄭云纓制未聞則以纓佩之亦鄭以意言之耳庾氏謂纓上著香物亦是就鄭解陳集說以為香囊愈為無據

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鄭云後成人竊謂既已雞鳴盥櫛則同於成人何為其朝少後此與前文互相明耳命士以上亦云昧爽而朝豈亦後於成人耶以時度之雞鳴而起盥櫛衣紳皆畢則亦昧爽時矣

子婦佐餞孔疏言長子長婦此不然其下文云羣子婦佐餞如初則前子婦固統言之矣鄭云婦皆與夫餞皆字自有羣子婦在內孔疏誤也

婢子或云即婢也應氏曰婢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孽父母之所生育蓋從此解與鄭孔不同案檀弓陳乾昔曰使吾

二婢子夾我則婢子即婢也當據此

孔疏此飯凡六種而不明列其數集說以黃黍白黍白梁黃梁稷稻爲六種稱糲則總六者言之纂言曰此蓋據諸侯禮黍稷稻粱四飯而言而下文又言黍梁別有黃白二色稷稻各有稍糲二種也陸氏曰熟獲曰稍若今晚稻生獲曰糲若今早稻早稻食之而已晚稻耐後故說文曰稍糲也糲早熟穀也按鄭註熟獲曰稍生獲曰糲蓋即指黍稷稻粱四者而言古今異宜又風土各別容有生獲熟獲之異鄭必有所據疏亦不能詳也若陸氏及纂言所云較爲分明然陸氏所引說文則說文並無稍糲兩字其曰糲也則稍字早取穀也則糲字皆從米而又誤早取爲早熟以此考之則陸氏之說未必確也纂言從之過矣衛氏集

卷四 五

說本引陸氏又以糧也爲晚糧也愈誤

糲餌粉醅周禮註合蒸曰餌餅之曰糲蓋二物以糲搏餌以粉搏糲也鄭謂此脫糲字而醅當爲糲音別爲一物今集說以醅爲糲與鄭異不知所據山陰陸氏又以糲餌粉糲爲四物皆莫詳也此條孔疏不甚分明衛集說纂言所引皆同獨通解所引各有增損而文義極爲明順不知刻本原誤耶抑朱子自有所增損也
鄭司農云糲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後鄭謂餅糲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糲者搗粉熬大豆所爲糲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糲糲言粉互相足賈疏餌言糲謂熬之亦粉之糲言粉搗之亦糲之詳註疏之義兩物皆以糲爲之糲則熬大豆及稻米黍米所爲也熬則爲糲而以豆糲搏之

則爲餌更以豆粉搏之爲餅則曰糲餌糲也而亦用粉糲粉也而亦以糲故疏云一物自相互以爲二物可以爲四物亦可其實則一物而已本熬豆與米成之如飯相似加以豆粉稍乾則爲餌更加以豆粉搏之爲餅則曰糲如此看似明白

芝當即芝草栴亦芝之類生於木者蓋一類而二種也無華葉而生正是芝草盧云木芝似非是栴即今木耳王肅云無華而實亦非也賀氏以爲兩物則可以芝爲木栴栴爲軟棗則非是

大夫於閭三陸氏曰蒙上房中可知此與鄭孔不同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闕也與未必專主大夫言則士亦有闕也陸氏又曰士言於坫一則凡闕用坫可知

卷四 六

東萊呂氏曰亦微其禮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從容歎曲乘閒伺暇纂言曰禮亦微而不顯露謂從容乘閒俟可閒而後問按此句本難解呂吳說可申明鄭註集說謂其禮微畧不誠切以求之則非

陸氏曰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左傳所謂鞶屬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悅以玉許慎服虔杜預皆以鞶爲帶按此與鄭不同然可備一解

右內則

陸氏曰輝如也謂味爽之際晨光猶熹微也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案詩庭燎云夜鄉晨庭燎有輝鄉晨正味爽時

孔疏徒坐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

席畔齊豆去席尺者又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按疏解甚明石梁說非是豆在席之外非在席上也讀書如何可與豆齊此不可考之言
縞冠素紕說文素白緻縞也雜記鄭註素生帛也儀禮疏素裳積白素絹為之王制疏縞白色生絹亦名為素按疏以縞為生絹亦名為素則素亦生絹也然縞冠素紕則縞與素亦有不同集說以素為熟絹疏於素裳但言積白素絹為之未嘗別言之曰熟絹意其有精粗之分歟對言之則縞粗而素細散言之則皆通也疏又言素重於縞而以皇氏縞重於素為非若以生熟言之則生者為重熟者為輕是不以素為熟絹也集說未詳所據
賈疏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襪身禪衫又有襦袴襦

卷四

七

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之時則衣袷袷袷袷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孔疏裼裘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露裼衣不露裘為異耳按兩疏不同賈以裼衣之上即祭服皮弁之等而孔則更有襲衣在正服之內鄭註裼者免上衣見裼衣上衣即祭服皮弁之等不云更有襲衣疑賈疏為是賈說四時之異衣亦較孔疏為分明也孔疏袒去上衣為裼掩其上衣為襲若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又有正服所謂上衣者指襲衣則上又有正服指正服則內仍有襲衣其說不可通矣纂言亦載孔疏而不及賈疏之異同不可詳也纂言曰裼者直其領而露出裼衣也襲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裼衣也按檀弓孔疏裼裘袒去上衣服襲裘掩其上服

無面領曲領之說不知纂言何據然所謂袒去上衣服掩其上服亦莫詳也
釋君朱節鄭註此元端之鞞一命韞鞞節鄭註此元冕爵弁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又鄭詩箋云冕服謂之芾其它服謂之鞞集說不載鄭註則不見鞞與鞞之所以異矣爵弁亦士助祭之服上不比於冕而又不同於元端故云鞞鞞以色言之亦異其名也兵事韋弁服皮弁則亦云鞞故亦云鞞鞞竊意以冕言之則曰鞞以弁言之則曰鞞鞞以端言之則曰鞞而鞞又其通稱也
士冠禮皆言鞞獨爵弁言鞞鞞異其名也以詩考之素鞞槩言之候人之三百赤芾則諸侯之大夫也采芾之朱芾斯皇則天子之卿大夫也車攻之赤芾金鳥采菽之赤芾在股則諸侯也至斯干之朱芾皇皇室家君王則並天子

卷四

八

言之疑天子諸侯大夫皆名芾而士則獨得鞞名然其制則一故通謂之鞞也玉藻君朱一條并天子諸侯大夫皆謂之鞞一命韞鞞幽衡一條則並士亦謂之鞞矣故鄭以元端及元冕爵弁分言之然爵弁亦謂之鞞鞞而不謂之鞞也大率記文各據所傳而言多不相合而註疏家彼此互證有可以相發明者又有不可以通者如玉藻言鞞有君與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殊而雜記則一言之未知其為天子諸侯之制歟抑大夫士之制歟註疏亦不能明辨也
諸侯前後方雜記會去上五寸上五寸則頸也頸以下二尺五寸會緣其上畔五寸上下兩邊紕以爵韋不至下五寸則紕長一尺五寸其云六寸以兩邊言之下純素素生帛也以生帛橫緣之與會相對各五寸也上廣一尺則會

亦廣一尺下廣二尺則純亦廣二尺鄭云各五寸疏云會
闊五寸純闊五寸闊字即長字如此看不知是否雜記純
之制不知自天子以至於士皆同否鄭謂公侯殺四角所
殺者上下各五寸似以雜記所云專為公侯疏亦引雜記
解之其云會即上去五寸處以爵章為領下所去五寸純
所不至者純以素也則所去五寸又以所殺言之非緣上
緣下之義甚不可解闕之可也其頸五寸鄭註亦謂廣
也纂言曰頸廣五寸左右肩各廣二寸頸與左右肩中
相去各五寸外不知其長若何頸之上端同是頸與肩
帶博二尺則頸與肩當有五寸方可繫也疑頸五寸不
廣者其廣長皆同言釋長五寸下言肩博二寸蓋互見
之也頸承上長而而言自是長五寸肩只言博與頸互
鄭註頸五寸止謂其廣似未長然會去上五寸則緣上
五寸純以爵章六寸緣兩邊各三寸不至下五寸則緣上
則緣下五寸也釋長三尺而上下各去五寸則純爵章正
得二尺

卷四

九

唯世婦命於奠爾亦女君命之凡妻從夫之爵而世婦則
不得從君故於奠爾命之言世婦則女御亦然故鄭註世
婦以下孔疏兼卿大夫之妻言之似未然卿大夫之妻自
從男子集說專言世婦亦似未盡
有公諱無私諱孔疏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崔氏曰謂
伯父之諱耳若至親則不得言庾氏云有名字同已祖禰
名字者皆不得諱崔庾二說不同疏從庾按有公諱是公
家所共諱者私諱則私家之諱若大夫之私諱與己之私
諱皆不諱也曲禮疏於大夫所止避公家諱不為大夫諱
而引玉藻
以證之
右徵角左宮羽以言其音節之中於律偶分言之玉之鏘
鳴左右齊同焉能分徵角與宮羽乎且宮濁而羽清不可
合并徵則次清角清濁之間雖相近亦非一律也以對舉
故亦不及商諸家皆鑿說耳

陸農師曰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謂非經賜雖有車馬
衣服不敢輒乘服也如後世三品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
君賜而後服按此說是纂言從之
立容辨辨當如字有分辨之意觀下頭頸必中山立非貶
退之義也此句以下鄭註亦無屬戎容之解孔疏誤耳

右玉藻

卷四

十

詩序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鄭曰象周頌武也以管
播之大武周舞也疏曰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王著袞
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是明與詩序不合朱
子謂維清詩無奏象舞武之意而舞大武即以爲武詩亦
不以武詩爲象也嚴氏據詩序謂下管象乃奏清之詩而
舞大武即以武詩爲節而舞其說爲是集說於文王世子
祭統已載嚴說而此仍本鄭孔未詳其義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戛擊搏拊皆言作樂也漢世經
師以搏拊戛擊皆爲樂器與文義不合明堂位以拊搏擊
與玉磬琴瑟並列蓋用經師之說方氏陸氏據書爲解非
其義也
封父似是人名非國名春秋傳封父之繁弱弓也此言龜
記者之誤陸氏謂此龜一名繁弱非是大弓即春秋所云
大弓陸氏武王之弓亦無據
釋文本和鐘二字作鍾故註云說文作鐘而以此鍾爲酒
器今刻本於記文改作鐘而又引釋文於其下校者見其
不合并釋文改之以貽誤後人可恨也說文鍾酒器從金
重聲鐘樂器從金童聲正自分明此廣韻所本然古書兩

字多通用要其本義則以說文為定也

右明堂位

士喪禮親始死不著冠服之異至小斂卒斂主人髻髮袒大斂主人袒記主人啼亦不言冠服而問喪有親始死雞斯徒跌扱上衽之文鄭註雞斯當為笄纚聲之誤也又註士喪禮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今至小斂變髻髮者去笄纚而紛又云袒大斂變也不言髻髮小斂以來自若矣賈疏小斂袒男有髻髮今大斂袒不言者自小斂以來有此至成服乃改據此則自始死去冠直至成服乃加喪冠其笄纚髻髮雖異皆不冠也崔靈恩云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纚又云始死以後小斂以前大夫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此據檀弓叔孫武叔投冠括髮言之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

卷四

十一

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此據喪大記子弁經言之又引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經此據雜記言之其說不同既云始死去冠又云始死以後加素冠不知加以何時又小斂後加素弁素委貌則此素冠又何冠乎戴德喪服變除言素章甫冠即委貌也素弁素冠皆加環經則成服之日即此冠乎抑別有喪冠乎是皆不可考疑以鄭註為正按武叔投冠括髮而子游啖之正以其不去冠為非禮也喪大記子弁經當是諸侯之禮與大夫士不同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此當是錯簡乃為弔者而言禮家別記異說耳鄭註雜記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孔仲其說謂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恐鄭註簡

畧未見其義孔乃據崔氏言之耳雜記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則弁經乃弔者之服喪大記所云亦恐有誤而謂公大夫士於其親小斂素委貌素弁而環經必不然矣崔氏又謂斬衰男子括麻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此亦是曲為之解崔氏又謂葬之時天子諸侯首服素弁以葛為環經大夫則素弁加環經士則素委貌加環經檀弓云弁經葛而葬鄭註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是則弁經者乃變服小斂以前又何為其變服乎其不然也決矣

卷四

十二

疏云知眾主人非眾子其眾子皆斬衰絞帶故知眾主人自齊衰以下至總麻首皆免也按此眾主人蓋齊衰期以下非謂眾子大全載山陰陸氏曰士喪禮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於房婦人髻於室則髻髮袒一人而已諸子皆免此說與註疏背不可從 賈氏云髻有二一是未成服之髻斬衰以麻齊衰以布是也一是成服之髻露笄之髻是也皇氏謂婦人之髻有三有麻有布有露紛自期以下無麻布而露紛恆居之髻則有笄孔氏謂止有二髻斬衰麻髻齊衰布髻皆名露紛其說不同按斬衰麻髻齊衰布髻自是未成服之時儀禮卒斂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於房婦人髻於室又云布總箭笄髮衰三年則別有成服之髻賈氏說是也但成服之髻

斬衰齊衰亦必有別若以麻布則同於未成服而不以麻布則又同於齊衰輕喪以下其制蓋不可考豈以箭筈惡筈爲別而髮制則一乎皇氏說亦近之孔氏謂止有二髮而不以未成服成服爲辨恐非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喪服小記與大傳同而鄭註有異小記註云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大傳註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別子之世適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小記孔疏云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不得禰先君故稱別子其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大傳孔疏云別子謂公子者諸侯繼世爲君其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是諸侯

卷四

三

之子故謂之別子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此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兩註不同疏亦隨文解之竊意當以小記註爲正其始來在此國者則推言之爾至長樂陳氏又推言之有起自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此恐不然始來在此國者已去國而離其宗故從別子之義若本國起自民庶而爲卿大夫者或爲大宗之嫡或爲小宗之嫡或爲大宗之庶或爲小宗之庶皆未可定其爲嫡也則自繼大宗或繼禰與祖與曾高祖而不得自爲祖其爲庶也則又當宗其繼大宗者繼禰與祖與曾高祖而亦不得自爲祖也朱子通解從大傳註吳氏纂言兩載小記大傳註而又附載陳氏說無所折衷集說則直以三者並爲別子

有乖註疏之旨補正亦不辨此義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鄭以殤爲已之子無後者爲已之昆弟諸父此似未確已之昆弟諸父亦有殤已之子亦有無後此只重明庶子不祭之義言不特不祭祖與禰卽昆弟諸父與已子凡殤與無後者亦不得祭之也如此看似較分明

開傳既虞卒哭去麻卽葛葛帶三重則帶變而經不變也而疏并經言之謂帶三重而經仍兩股糾之此以去麻卽葛統言之故也又開傳輕者包重者特鄭註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詳註意去麻卽葛兼男子婦人男子易帶之麻以葛婦人易經之麻以葛至又遭齊衰之喪則男

卷四

四

子仍麻帶婦人仍麻經此齊衰之麻可以包斬衰之葛以其同也男子之經依疏說易以葛矣而婦人不葛帶註謂特其葛不變則與婦人之帶句不合疑葛當作麻然則男子首經固不變也疏亦云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帶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斬衰之經似以麻言非葛也而鄭註此篇又云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按此則斬衰卒哭後首經又去麻而以葛矣前後違錯多不可曉山陰陸氏說則謂首經男子不變也

孔疏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按士虞禮大夫脫經帶於廟門外註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婦人脫首經不脫帶

註婦人少變而重帶閒傳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
疏三重謂作四股糾之首經雖葛不三重也崔氏喪服變
除引鄭註云士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時首經要帶男子
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經不易要帶據此數條
則卒哭後男子首經要經俱易麻以葛齊斬之婦人易首
經麻以葛其有除無變者只齊斬婦人之帶耳孔疏謂所
重者有除無變是男子首經不易與婦人要帶同考之經
註皆無所據而於孔氏他疏亦不合除喪者一節並後斬
本孔疏而疏自有相違者集說未之辨也既言男子重首
婦人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雖卒哭不受輕服是男子
首經婦人要帶皆以麻未嘗有變至小祥而後除也其下
即言先是斬衰而卒哭已變葛經但葛經大小如齊衰之
麻經斬衰之葛節又言斬衰卒哭後所受葛經則所云
有除無變與卒哭不受輕服皆非矣前後自相違反
麻同皆兼服之註疏本作麻葛閒傳麻同則兼服之此恐

卷四

五

因閒傳而誤

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固無諸侯之廟其不得耐於諸侯無
待言也若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則各有其子孫而為之
立廟矣此士大夫若諸侯之子則為別子若諸侯之孫則
為繼別之宗乃不得自有其廟而耐於支庶之廟乎若非
諸侯之子若孫則大夫三廟適士二廟自祀其曾祖祖及
考未聞祀其諸祖父於廟者也此說甚可疑
宗子母在為妻禮疏有兩說其一賀瑒云父在適子為妻
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歿母存則為妻得杖又得禫凡適
子皆然嫌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
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為妻禮可知自極分明即纂言集
說所載也其一賀循說循云小記云宗子母在為妻禮則

其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並不得禫也循又云婦人尊微
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循此云則母皆厭其嫡子庶子
不得為妻杖也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故特明得禫也按賀
循說與賀瑒說不同鄭註宗子之妻尊也似循說為得然
以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於義為短故纂言集說皆從瑒說
按雜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疏云父歿
母在為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則謂母厭其嫡子庶子不
得為妻杖者非矣集說非宗子而母在不者不禫似用賀
說而不著其所出橫渠有庶子母在不者不禫之說此
陳氏所據也然張子之云考之於經卻不合集說然則
非宗子而母在不者不禫矣此句與前又相存疑不禫當作
引賀瑒說卻分明
慈母不世祭可也妾母不世祭則妾母所出子孫而亦不
得祭矣於義未安按本經云妾耐於妾祖姑又云妾無妾
祖姑則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疏又云祖無妾則又閒曾

卷四

六

祖而耐高祖之妾高祖之妾猶祭則不世祭之說非矣疏
又云妾無廟今乃云耐及高祖當為壇耐之耳然則穀梁
傳所云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於子祭於孫止此指有專
廟言之於孫則不祭專廟但耐祭之耳
殤無為人父之道故後殤者之父而以本親之服服殤既
後殤者之父則當以兄弟之服服殤而記云以其服服之
則亦不定為兄弟之服故鄭註以其本親之服服之蓋畧
之也疏為此多生曲折反不分明其謂其本親兄弟與為
後及所後者母亡皆衍說也為後即所後集說以為殤後
者以此殤為已冠者以其服服之乃以父服服之諸家皆
無此解不知何據
喪服傳婦人何以不能杖鄭謂此婦人乃指在室之童子

賀循以爲此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兩義不同然以此推之則在室之女若已許嫁笄則皆杖也集說女子子在室而爲父母杖者以無男昆弟而使同姓爲攝主也則似女子在室皆不杖矣與鄭賀之義皆相違也

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註謂小功以下疏無解集說亦不明此爲過期而葬者如已過三月五月之期則小功總已除喪矣比葬猶反服其服葬日即虞同免其不報虞則已吉服及虞則不復免小功以下服輕者上節謂及期葬而未虞故及虞則皆免此則已除喪而又不即虞故及虞亦不復免也註言小功以下則承總小功節而言

右喪服小記

卷四

七

孔疏云公卿之喪則司徒皆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曰大喪帥六卿之眾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按周禮疏王之喪七月而葬非公卿之喪也檀弓疏據熊氏以家臣亦有司徒若叔孫氏之司馬駸戾此條後亦引檀弓謂公卿亦有司徒當從後說

不疑在躬此句難解鄭曰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竊謂不使疑事在於躬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之類朱子曰嘗猶計度也不嘗重器者不欲量其貴賤亦避不審也集說以嘗爲毀較捷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朱子曰此皆是卑者與尊者耦勝已勝也客亦如之客勝也亦如之亦洗而以請也註疏說恐非

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故舊舊事非今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也戲色謂嬉笑侮慢之容按朱子說得之集說不載蓋通解亦未見也

右少儀

刀卻刃授穎穎警枕也穎鑽也鄭註兩解似未然方氏曰穎刀頭刀以柄爲首也既有枕不應警枕別出疑前穎字即以前言舉其柄耳

卷四

六

從然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則又非鄉遂之別王制虞有上庠下庠夏有東序西序則虞亦曰庠夏亦曰序大抵古書參錯傳聞多誤不可考也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序州黨之學也黨正亦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則陳氏改術爲州不爲無據衛集說李氏亦云州有序則不始於陳氏也近日顧氏從鄭而非陳非是

學必有師中年考校自是師之事與鄉遂大夫無與也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三

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蒞校比及大比亦如之族師月吉則屬民讀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閭胥眾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多言教化之事至遂則但言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不及德行道藝也遂大夫言以教稼穡以稽功事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云興甿則如漢舉力田之比非如鄉大夫興賢者能者之例也鄭註引鄉大夫之職非是縣正以下亦但言趨其稼事趨其耕耨俱未嘗及教化之事也以此攷之則疑鄉有學而遂無學遂之學於他經皆無所見而僅見於學記又其字為術不為遂鄭以術遂同音而改之並以周禮遂大夫興甿為興賢者能者與鄉大夫同遂謂鄉遂皆有

卷四

九

學其實無所據也

收字廣韻斂也增韻聚也無別義中庸振河海而不洩振收也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則收亦有振義補正以為振收其威嚴當從此義

不度其所能知能行而強之以所不能知不能行是進而不顧其安也強之以所不能知不能行而不必其能知能行是使人不由其誠也其所不能知不能行者卒不可以強而於其所能知能行者反有所廢棄遺忘而失之是教人不盡其材也不論其次第而槩施之則先後失其宜故曰悖不論其材質而強求之則大小乖其量故曰佛隱其學朱子以為此二三子以我為隱之隱謂有所秘惜而教又或以為幽隱而難知也集說非是

東萊呂氏曰多才有餘者寡才不足者易俊快者止鈍滯者按此解為明古註未然張子語亦未分明不論大鳴小鳴皆待其從容而盡其聲也朱子曰從容聲音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集說從疏非是

大信不約謂大信不在於期約朱子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大時不齊謂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而界限分別未必齊同大德大官大信大時其本也故末無不合故曰可以有志於本

右學記

樂記篇目別錄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鄭目錄同史記樂本樂論禮樂章樂

卷四

十

禮樂施言樂象法

象樂情文侯問賓牟賈為樂師

乙其樂象中第五段樂也者施也以下七十五字誤入在樂施末而此章樂者以下三十字又誤入於樂情末今本樂本樂論樂禮樂施樂言樂象樂情魏文侯賓牟賈樂化師乙纂言改樂本樂言樂象樂施樂情樂論樂禮樂化賓牟賈魏文侯師乙

其聲嘒以殺鄭曰嘒嘒也孔曰其聲嘒急而速殺是以嘒為急殺為速也方氏曰嘒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是以嘒為枯殺為減也兩解不同纂言從孔集說從方史記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沈氏以此為黃鐘一均之數非眾律之通法而通典推言之其十一辰宮商之法亦如之通解謂如林鐘為均則以八十一為五十四二十七為十八之類然則

八十一以至四十八皆非宮商一定之數而孔謂絃用八十一絲以至四十八絲不知何所據也疑此必有所本而諸書未之及故不可考耳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大司樂無大章而樂記無雲門大卷然大司樂後言舞雲門不言大卷舞咸池不言大咸故鄭以雲門一名大卷咸池即大咸也樂記鄭註大章或作大卷依其說則與周禮合矣世本云堯樂名咸池咸池爲堯樂無疑也鄭據樂緯黃帝曰咸池堯作大章而樂記咸池在大章之下遂創爲堯增修黃帝之樂其堯樂自名大章孔疏又謂黃帝之樂堯時增修者則名大卷至周更加以雲門之

卷四

三

號其不增修者別名大章此皆以意言之無所據也鄭註大司樂以雲門大卷爲黃帝樂咸池爲堯樂此是也而賈疏又引樂緯以亂之殊不可曉至鄭謂雲門大卷爲一則據後敘雲門大咸大夏大濩大武而不及大卷然禮所敘各代之樂不應又存其別名其或大卷爲黃帝之樂而雲門在黃帝之前或伏羲或神農或雲門爲黃帝之樂而大卷在黃帝之後堯之前或顓頊或帝嚳未可知也至兩疏謂堯時於黃帝樂更改修治者則存其本名曰大咸曰咸池其不增修者別名大章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尤爲難通其或增修者別名大章其不增修者存其本名於理爲通也

輔氏曰六言作樂此言先王以樂寓之學宮而以教人以

繩正又固有之德使不失其厚也按自孔疏以後皆以立學等以下爲教人而輔氏講繩德厚爲明故存之

樂觀其深矣孔疏記者引古語言樂觀之益人深矣陸氏曰樂觀其深苦季札觀樂是也輔氏曰觀乎樂則發人者深矣此三說是集說言樂之所觀其義深奧非也廣則容姦謂音節疏緩使人意思流連而至於姦淫狹則思欲謂音節迫促使人悲愁不樂而思縱其情欲感鄭註感動也孔疏感動於人損長遠舒暢之善氣集說感傷天地條暢之氣此解較好不必以感字改感字也反情猶言約其情使合於中也反字稍重比類即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方氏說反字似滅情以復性之說類者人之善更不成語

卷四

三

輔氏曰情深故文明氣盛故化神愚謂情之積於中者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流動充滿則內之氣盛移風易俗則外之化神氣盛不必指手舞足蹈化神不定是動天地感鬼神也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章德解施字報情反始解報字施如無施勞之施乃張大之意樂以宣著發揚爲事故曰章德報情言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似有酬答之義報字難解更加反始二字反始即報情也樂樂其所自生樂生於人心而出於自然之利孟子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也鳥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正樂其所自生之義也禮反其所自始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與其奢也甯儉與其易也甯戚皆反始之義也諸家解俱不甚分明朱子曰

樂是和氣由中閒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卻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邊卻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卻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底元不會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此說卻明

樂主於欣喜歡愛故以為情之不可變而曰統同禮有尊卑上下親疎長幼之等故以為理之不可易而曰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皆以情言之樂之本在於人心而發之聲音有清濁高下之變故窮本知變為樂之情禮之恭敬退讓一本於誠心一有偽焉則非禮矣故著誠去偽為禮之經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故傾天地之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故達神明之德精者其至理妙用粗者其繁文末節本無二致故凝是精粗之體君臣父子尊卑秩然而台敬同愛無不洽和故領父子君臣之節

卷四

三

鄭曰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稊一名相雅亦樂器狀如漆桶中有椎陳氏曰既云會守拊鼓又云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即相也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以教祓樂實出而奏雅有祓樂則工舞奏雅各以其舞之曲敷案夏擊搏拊本是夏擊鳴球搏拊琴瑟非樂器也而相傳以為樂器郭書燕說蓋其類也記出於漢儒則以拊為樂器至相之與雅自為樂器如鄭註則相即拊而雅亦即祝也陳說亦無所據以意言之可耳集說太畧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鄭曰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象象武王伐紂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孔曰下管象舞大武者謂登歌之後笙入立於堂下象謂象武王伐紂之樂堂下管中奏此象舞之曲

庭中舞此大武之舞註疏俱不言天子親舞也其下又云大合眾以事鄭曰眾謂所合學士也孔曰大合眾以事者謂合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孔蓋以管該舞也登歌下管皆樂工非學士之事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則舞者學士為之明矣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與文王世子畧同但舞大武上有冕字而增皮弁舞大夏此所傳之有不同耳鄭曰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亦不以冕為衮冕孔曰冕衮冕也王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又服皮弁而舞夏后氏之樂則亦與鄭意異矣樂記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此即文王世子所云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明

卷四

三

堂位所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但舉冕總干其餘畧不言耳鄭因此上有天子字遂以為親在舞位與兩處註不同而孔疏謂天子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親舞以成前註之說案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四人綦弁執戈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一人冕執戣一人冕執瞿弁士也冕大夫也明堂位所云冕而舞大武大夫也皮弁而舞大夏士也豈冕必為衮冕而遂以屬之天子哉至樂記之云則畧舉一端耳惟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遂以著之天子諸侯此因誤解明堂位之言而創為此說觀篇末引賜魯重祭并及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則其說本於明堂位可知也八佾八八六十四人不知天子舞位在六十四人之中抑在其外也君位堂上乃升歌之

且及高祖以上平父之世父叔父則從祖也姑則從祖姑也是亦疏矣可勝諱乎禮大功小功不諱此皆小功服若從父而諱則無有不諱者而禮之所云妄矣凡此之類皆難以強解先儒亦隨文順釋未之詳也母妻之諱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此尤不可解當為衍文以從祖兄弟為當諱乎不必與母妻之諱同名也以為不當諱乎從祖兄弟非一人也其與母妻之諱同者諱之其不同者遂不諱之乎且婦諱不出門已諱於宮中諱之於側矣門以外母妻皆不得而問之又何以諱乎是固難以強解矣

右雜記

寢東首於北牖下方氏曰北牖與北墉同欲君南面而視之也此本鄭註謂君來視之時按此則本文當作南牖下

卷四

毛

不當云北墉也又鄭註病者恆居北牖下似謂君來視之時移居南牖下當是註時文未誤耳孔疏病者恆居北牖下者士喪下篇云東首於北牖下是恆在北牖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恆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說今謂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熊說專解東首則本文已作北牖下矣疏別為解與註合而於本文北牖下不可通且暫移南牖於本文亦無所據豈熊氏專指東乃據鄉黨而言而孔氏併解南牖之義其時本文固皆不誤而後來傳寫失之乎姑記以俟攷
男女改服以親病甚去華盛之服也若謂改服朝服為賓客來視似非人情

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周禮天子夷盤記明與周禮不合鄭註引周禮而不辨其異孔疏謂周禮之夷盤即此之大盤大夫所用對君大盤為小也亦是強為之解鄭據漢制夷盤小於大盤又引士喪禮用夷盤其制宜同疏謂但大小稍異皆以意言之無所據也

右喪大記

衽金革倪氏曰衽衣衽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案聯鐵為甲是秦以後事春秋時無此也左傳華元曰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可證倪氏誤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游氏謂文

卷四

毛

王武王時已追王案武成金縢皆稱太王王季文王禮大傳言牧野之葬追王太王王季歷文王昌則是武王時皆已追王中庸言武王末受命未嘗云武王已沒追王必是武王時事而其制自周公成之故專屬周公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云云而末云周公驅猛獸兼夷狄而百姓甯專以屬之周公亦同此中庸不及文王者蓋以上文成文武之德兼言文武故下文不及文王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儀禮賈疏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是也旅酬下為上章句兄弟之子之子當作弟子刻本誤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解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鄭註弟子後生也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許氏引秋官遺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逆及疆鄭註通賓客以常事往來疏謂朝覲會同者也案遺人當作環人或問引遺人比長懷方氏而不及環人知遠人不指賓客當指遊士及羈旅之臣失位出奔如秦后子楚公子比之在晉陳公子完晉中行文子之在齊如此看則嘉善句方有著落環人所云在懷諸侯項內許氏所引非是

右中庸

鄭氏云免是冠之細細或當為句別以次成人也孔氏云言免是冠之流例也童子當室亞次成人故得著免也細別流例似有誤字免者冠之變童子未冠則不免而當室則次於成人故亦免童子不總唯當室總蓋舉以為例童子不

卷四

无

杖而當室則杖亦其例也故井及之

竹桐一也故為父直杖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孔氏曰父為尊極故直惡之物以為杖自然直惡之色唯有竹也母屈於父故用削杖杖雖削情同於父桐是同父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案儀禮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纓管屨者賈疏云直經杖絞帶者以一直目此三事謂直麻為首經要經又以直竹為杖直麻為絞帶傳云直杖竹也削杖桐也賈疏云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又外內有節象子為父亦有內外之痛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為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變故用竹也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為之齊衰經時而有變又按變除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也按經止云杖而傳

云直杖故疏謂以一直目此三事恐其說未然孔謂自然直惡之色唯竹愈不然矣直字或傳者誤加也竹圓象天削方象地此說當是桐亦取同之義其餘皆衍說耳陳氏集說卻得之

右問喪

方氏曰堂上不趨非止喪禮示不遽者特以喪爾夫事莫遠於喪而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欲以喪容感之也此條當補入

卷四

三

嫌更加皇字可乎後有云妾祖姑者以例推之皇字乃妾字之誤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鄭註大功既葬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按三年之喪既練而遇大功之喪既葬則服練之葛帶以齊衰章例之當經大功之經不當云經期之經也故鄭氏謂鄭註為誤而孔疏從皇熊謂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則不為五分去一故首經進於期之既葬同五寸有餘此未免阿鄭非正義也開傳疏云大功葛經但粗細與期之經同故云經期之葛經其實大功葛經也蓋已自知其誤而又為曲說以通之不如從崔氏為當矣此經云有大功之喪亦如之正以期喪為例謂既葬亦反服其故首帶而經大功之葛經也鄭誤看亦如之三字

故謂經期之經

經言既練而有期之喪既葬矣云云而不言其初有期喪如何鄭註云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此本間傳為說皆主既練而言若未練而遭齊衰大功之喪則皆不變也間傳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別卒哭以前遭齊衰之喪固不變也又云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則未練以前遭大功之喪固不變也

鄭註下殤則否言賤也疏又引喪服小記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前謂麻之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亦變三年之葛明與經文異說陳氏槩載之吳氏刪去而亦不致辨也

卷四

三

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孔疏熊氏曰此外宗是諸侯外親之婦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諸侯外姓之親在於他國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也故諸侯死來為之服斬其妻從服期也按姑之子從母之子與諸侯為兄弟然有君臣之義故皆服斬疏指謂在他國未詳

右服問

為父斬衰為母齊衰然以斬衰齊衰對言則為母亦通言斬衰而齊衰則指世叔叔父母耳故下文云父母之喪齊衰之喪其不以齊衰為母喪可知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經傳不明言受服之制其仍為斬衰乎抑不也吳註引晉賀氏說以細代粗以齊代斬然不知所據如賀言則斬衰僅三月爾古人變除

之節皆以漸而輕如卒哭後易麻以葛既練男子除首葛經女子除要葛帶又練衣線絲則賀說不為無義但服斬僅以三月此則不能無疑者更詳考之

右開傳

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案論語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好惡平列原無偏重大學本此意承上兩節而言休休有容所謂能愛人也放流進逐所謂能惡人也因秦誓後段說未分明故足以唯仁人數語此三句總結之觀下二節平列好惡可見玉溪盧氏云惡以成愛非也

右大學

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鄭云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此說未然貴貴即尊尊只一意耳大夫諸

卷四

三

侯天子古者皆君也其義不別

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鄭無說孔疏云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庾氏云父在為母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秃五偃六跛七老病八藍田呂氏云父在為母一婦人童子不杖二杖而起三面垢四秃五偃六跛七老病八三說不同集說從孔疏纂言取呂說案父在為母齊衰期正是以義制若權制則其節目之小者耳婦人不杖一也童子不杖二也庶人不杖三也秃者不髡四也偃者不袒五也跛者不踊六也老不止酒肉七也病不止酒肉八也竊尋文義此說為得之呂氏謂扶而起為喪禮之當然故不數之然則杖而起獨非喪

禮之當然乎其說未爲當也

右喪服四制

左傳

隱公元年城郎盟翼作南門皆以非公命不書豈以攝位國事未盡專屬乎二年以後則無此矣歐陽據經而力辨隱之非攝恐左氏於此未必皆妄姑識以俟攷

莊公寤生杜謂寤寐而莊公已生應劭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林唐翁引史記寤生生之難也武姜困而後寤因寤而驚按三說皆未確從杜爲長

食而不啜羹蓋解食舍肉句爾雅肉謂之羹肉卽羹也下引華元殺羊爲羹其義甚明顧氏以杜爲誤非也

莊公逐弟寘母不孝莫大焉後雖知悔而復爲母子何足

卷四

三

賈哉左氏但美考叔之孝而不正莊公之罪其說已疎矣杜乃謂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噫莊公而有孝心乎何其悖也

葬而虞祭謂之卒哭弔生不及哀哀蓋指卒哭之前也杜主短喪謂諸侯以上既葬除縗麻無哭位固非顧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豈弔必以反哭之時而未葬以前皆不可乎則亦非也

夫人子氏薨左氏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穀梁以爲隱妻按夫人以二年十二月薨至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似以左爲是

君氏卒啖氏以爲無改姓之例而劉氏楊氏亦謂其不成義理宜以公穀尹氏爲正然非大夫不卒公穀推其說云

天子崩尹氏爲魯主故卒之此亦臆度之辭爾按隱公獲於鄭囚諸尹氏遂與尹氏歸疑此尹氏是也

楚邱衛地見於詩見於春秋有明文矣戎伐凡伯於楚邱其爲衛地無疑也杜亦云爾顧獨謂有兩楚邱此爲曹地蓋據杜註楚邱在濟陰成武縣西南以地考之當屬曹耳然杜於僖二年城楚邱不更註杜於地理最詳不應有誤也

許近鄭唯鄭能有許齊魯不相及也鄭藉魯齊之力而入許者鄭之功鄭蓋欲自有之矣齊不欲鄭之有許而以與魯迫魯不受而後以與鄭乃者難辭鄭伯知之故亦不敢有許而其心則怨齊之不與已也故曰假手於我寡人自專其功之辭其曰敢以許自爲功其意甚明而又曰無滋

卷四

三

他族蓋恐齊之欲奪之也又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又曰許太岳之允也吾其能與許爭乎齊亦太岳之後許既滅矣更誰與爭皆怨齊之辭也左氏所敘甚明而君子曰以下其語不類此不可曉少時嘗論此昨見仁山金氏前編亦同此說故備論焉

孔父嘉嘉其名也孔父其字也鄭公孫嘉字子孔此其證也杜註以孔父爲名嘉爲字故謂春秋書名爲貶胡氏又謂君前臣名是以賢而名之皆誤矣

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卽凡人爾劉原父曰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按此二說足正杜氏之誤又案文姜孫齊書至二年冬書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則孫齊未久卽返

矣而不書歸者夫子削之蓋不予其歸也此亦絕不為親之義

左傳莊公十九年楚文王卒而不言嗣立之王據史記莊之十八年堵敖薨元年文王至五年欲殺其弟熊繹釋奔

隨與隨人伐楚弑之而自立是年莊之二十二年也而左傳不載其事莊之二十八年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而伐

鄭歸遂處王宮三十年子元為申公闔班所殺而鬪穀於菟為令尹以史記計之則在成王之五年而子元之殺則

七年矣成王以弑君自立其年不為少而又即位已五六年子元何得自恣如此而左氏所敘畧不及楚子何也金

氏前編止據史記而於左氏所記則削之亦不著其說又左傳文王之卒在莊之十九年而史記年表堵敖元年在

卷四

美

莊之十八年經世據年表故以文王卒於十八年前編謂經世與左傳不合從經世此亦未詳也

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杜謂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稱說此美非也此皆二五語使俱曰指民與戎而言以下

云云正所謂旌君伐也如杜解則且旌君伐語未終而前既云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矣又著使俱曰

一句不幾贅乎季友謂莊公曰臣以死奉般與荀息同也子般弑而立閔

公與奚齊弑而立卓子亦同也季友卒誅慶父而立僖公荀息則繼以死此權力之不同而奚齊卓子既死則無可

立者矣獨怪季友力能誅叔牙而不誅慶父以釀魯國之禍豈其意在僖公而姑徐徐以待之歟若然則季友之罪

有不可勝誅者而亦無異於慶父矣朱子謂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其罪與慶父同然事之或是私自結於成季非必與之通如慶父哀姜之為春秋書季子來歸與齊仲孫來高子來盟相類自是善之之辭事遠傳疑有不盡可考者姑記其說於此

吉禘于莊公杜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

特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按王制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

祫後因以為常則杜所云乃以祫為禘也諸侯五廟新死者入則昭穆遷遷莊公不當別立廟即立廟則經當云莊

公之宮不得主乎莊公也趙伯循云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故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僭於莊

公廟為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及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汪氏曰檀弓虞祭之明日祔於祖

父莊公葬已踰年主當祔廟但不當吉祭今日禘于莊公蓋以吉禮特祀於寢耳此皆足正杜氏之誤禘乃天子之

大祭其儀必盛故僭用之莊公祔廟已久此必禘於廟汪云祀於寢亦非也

官受方物當是貢於齊者杜云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似未然

涉河侯車敗顧以鄭伯之車償為比謂是實事非占象也三敗及韓是秦伯之車三敗杜註非按杜註秦伯之車涉

河則晉侯車敗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也杜蓋泥車之一

卷四

美

字故有所不通及者自秦伯而言下晉侯曰寇深正指此而以爲晉侯之及韓可乎顧謂是實事則秦伯不得稱侯而卜徒父所對專言占象不及車敗也余意涉河二句皆占辭古以車戰車敗猶軍敗也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及韓皆不言車可見秦伯伐晉晉侯未出疆場之上必有禦戰者蓋三敗之而後及於韓原如秦納文公濟河圍合狐入桑泉取曰衰而後晉師軍於廬柳也左氏欲明徒父之占故特著三敗而不詳言杜顧皆誤認耳

此一役也秦可以霸言此一事秦可以得霸上句本是虛語屬下成文杜註謂可當一事之功截屬上句非是

盡用以求納之頭須竊藏自用以求入也故曰何必罪居者頭須自指若如杜註求納文公又何罪乎

卷四

三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則狩者乃田獵之狩非巡狩之狩也狩穀梁作守臨川吳氏廬陵李氏皆以爲巡狩之狩然於文則當云王巡守至于河陽不當云狩于河陽也此與公及齊人狩于禚書法正同可以公及齊人之狩爲巡狩乎桓四年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書時禮也杜云田而無月日下書云王申公朝于王所杜云王申十月十日則狩在公朝之前豈亦用周時乎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不謂言狩矣春秋四書狩兩春兩冬五書蒐則春夏秋具焉而苗獮皆不見於經疑苗獮之禮簡蒐狩之禮盛故但用其禮而不以其時也左氏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則一事而以時異其名爾然按春秋所書蒐乃治兵狩乃田

文七年宣子與諸大夫患穆嬴且畏偃杜云畏國人以大義偃已顧云畏穆嬴之偃以君夫人之尊故皆非是按文公之入也呂卻畏偃而康公之送公子雍也多與之徒衛

則宣子與諸大夫畏雍之入來偃已耳正與呂卻意同申及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言還衛傅氏曰匡戚歸衛田也自申至於虎牢歸鄭田也杜於上年註云爲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則專言衛此杜之闕漏耳按傅說當是然謂杜闕漏則不然杜以卻缺專以衛言故以公壻池之封亦屬還衛上年註鄭乃衍字耳其實卻缺專言衛而宣子則並推之以及於鄭杜蓋不察於此也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杜註登之於上軍也士穀本司空按合狐之戰箕鄭父將上軍先都任下軍而士穀梁益耳皆不在軍行疑中字誤當作下登者登之於中軍也蓋前年中軍帥先且居佐趙衰下軍帥欒枝佐胥臣皆卒故欲進此四人也杜註未然

卷四

三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宋陳鄭不書者不以告耳杜謂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序而胡氏謂三國皆有難不得已而從楚非所欲故削之此皆非也

皇父之二子死焉依杜註則之當作及也顧謂傳本言皇父之二子解誤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彰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

遂自亡也當指趙盾自由也言由此而亡也杜謂靈輒恐非

崩賸在外輒在內禍之所伏也郢其見之矣崩賸既亡靈公不早定太子以繫人望及其卒也不命郢於朝於卿大夫士而私與夫人言之宜其不肯立也厥後立般師立起立黜而郢皆不與焉豈其命不長而已卒於輒在國之日

乎抑預見其禍而出奔以先自絕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郢亦賢矣哉

哭而遷墓杜註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則文當云哭墓而遷若如今本則註不合且蔡自蔡叔以來墓亦眾矣時亦久矣其可遷乎

蔡昭侯欲遷於吳而恐國人不從故以吳師劫之殺公子駟者以說於國人若遷吳乃駟之謀也昭侯之被弑由此杜註以蔡中悔吳因聘襲之乃殺駟以說吳非也

不可食已食猶飲食之食言不復滅之也已字是語助杜註非

閻閻為越所殺則句踐者乃吳必報之仇也雖寢處之猶未甘心焉可聽其臣妾於我而釋之乎夫差此舉背親忘

卷四

无

仇甚矣亡國之本乃在於此鍾伯敬顧謂其不失為大度何歟觀內外傳伍員進諫之辭可謂明且切矣至以身殉焉而不惜蓋員吳之大臣其義自當如此然獨怪其反復數千言未嘗一及於其忘親之仇而徒拳拳焉以越之必取吳為懼夫將來之禍藏於未形惟中智以上乃能見之夫差方自恃其強以與齊晉角區區一越曾何足以為芥蒂故聞其言也如以水投石愈激而愈莫之入也倘從容以父子之意感動之或庶幾其有進乎不此之出而徒殺其身以亡其國悲夫

論語

曾是以為孝乎語錄曾字除人姓皆因在增反按此說則曾當音層然集註曾是曾謂皆無音孟子何曾音增則與

語錄不同孫奕云曾字除人姓及曾孫外今學者皆音層然經文並無音止當音增韻補又引說文曾是培克音層而謂孫奕為誤今據集註當以孫奕說為是

子張學于祿謝氏楊氏皆作子張以干祿之學問於夫子集註無說然其後載程子說云顏閔則無此問矣似當從謝楊解雲峯之說恐未然

哀公問社於宰我馮氏曰魯哀公四年亳社災當是木燼於火而公欲求木以植之故有問焉此宰我以三代所植之木為對也雲峯胡氏曰如公之問豈非為亳社災而發歟明乎郊社之義則治國如視諸掌惜乎公之不能明此而宰我又不欲為公明之也案近世趙氏說余嘗辨之及閱四書通乃知本於厚齋雲峯趙氏更加以己意耳

卷四

罕

新安倪氏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論語集註因舊註想是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案邢疏已有此疑然包鄭解及賈服杜註左傳皆然則或別有所據非必誤也俟考

甯武子事皆在成公時古者公族世為大夫父死子繼武子莊子子成公元年莊子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則莊子當死於成公三年左右而其後子俞為大夫武子未嘗事文公也大有此說諸家多以此疑註之誤案季武子未卒而其子公鉏已為公左宰韓獻子未老而其子無忌已為公族大夫或武子先事文公亦未可知集註所以斷為文公者以成公時不得言有道也

伯牛有疾集註禮病者居北牖下案喪大記寢東首於北

屬下鄭註病者恆居北屬下或作北壩下釋文屬音西舊音客既夕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壩下是屬當作壩集註據喪大記疏作北屬耳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伊川以史爲府史胥徒之史爲確范呂兼國史之史與庶人在官之史或問不破其說集註多聞習事似二者俱可通語錄云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並因禮諸屬各有史幾人又內史侍御皆掌文籍之官素有御史大夫亦掌文物者也亦似兼言唯答黃直卿一條有云史既給事官府則同伊川說

輔氏拜下說本邢疏案觀禮侯氏奉主聽事受賜皆降階下再拜稽首君辭乃升成拜其禮至嚴至燕禮唯公酬賓賓降再拜稽首乃升成拜其他則降而不拜公辭之乃升

卷四

聖

再拜稽首鄭註禮從殺也觀禮諸侯見天子之禮大夫見諸侯其禮自同燕禮諸侯與大夫燕之禮燕以示慈惠則與朝禮之嚴有不同者邢疏並引燕禮又於觀禮獨舉受賜一節此爲疎矣

夫子去魯已致其事故子路欲使門人爲臣胡氏曰未致其事之前豈反魯後乃致其事乎禮七十致仕夫子以六十八反魯未至七十後致仕也史云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則非至七十致仕明矣杜預左傳註云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不言致仕告老也

周禮殷見曰同集註作眾觀蓋因古註然邢疏作殷觀則註本爲殷觀而後作眾耳宋諱殷故改鄭註爲眾疑邢疏乃後人以周禮改之但以見爲觀此不可曉或鄭註元誤

也

鄭註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邢疏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元端冠章甫以視朝之時已願爲其小相君之禮焉相字下當更有一相字其說甚明蓋以端章甫屬之諸侯與上宗廟會同並爲三也然邢疏釋鄭註止據王制註元衣素裳天子燕服爲諸侯朝服一語證元端爲諸侯朝服而章甫則不言所據至陸氏禮象云有元端而章甫如公西赤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是已有元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是已以端章甫屬之赤而與平仲端委爲例其說與註疏異矣集註於宗廟會同皆用註疏而於端章甫則削去諸侯日視朝之服語蓋用禮象解輔氏註引禮象而以元端古者君臣皆得服之又以章甫卽委貌母追之制乃三代常服行道之冠其意已極分明矣大全引用輔說卻改去數字其意不明蒙引不深考乃謂端章甫指土宗廟會同之服蒙引云宗廟之事或諸侯會同以服則元端以冠則章甫禮樂之所在也自爲一解與註疏亦不合天子諸侯宗廟會同無有元端而章甫者此臆度之詞而淺說因之唯張氏直解仍加輔說後來講說皆依其解而亦莫知其異同也今詳考之以發明集註之意

卷四

聖

古註匏瓠也山陰陸氏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匏苦瓠甘非一物也毛傳匏謂之瓠誤矣案集註從古註與毛傳同疑匏瓠一類而有二種也古註云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在一處則當爲不可食之義與集註不同陸氏引左傳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同古註

孟子

集註曾西曾子之孫本趙註禮檀弓曾元曾申坐於足鄭註曾元曾申曾子之子以春秋傳考之凡名申者皆字子西曾子西即曾申集註但從趙氏耳曹交曹君之弟亦從趙註其時曹亡久矣此是古註之誤集註不辨者以其無所考姑從古註後人以此議集註誤矣

孟子先言持其志無暴其氣後不及持志者持志即在集義內也即知言亦本之持志但此處未說及此意孟子持其志告子亦持其志然有不同孟子持志以為窮理集義之本告子之持志則不窮理不集義但強制其心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單說持其志則尚有近似處故只從言與氣辨之此後來不及持志之故也

卷四

聖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司農註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鄭註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二註小異皆不以廛為市廛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註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疏云無職即太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趙註布錢也是周禮原有夫之布里之布其指甚明自趙註引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而不引閭師之文則以夫為夫家之征而布專屬於里矣夫字一項里布又一項於句法亦不順也鄭志劉談問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與民無職者出夫布其異如何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若今租算夫布者如今算畝在九賦中者

此又與載師註不同載師註兼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集註仿趙註故引載師而不及閭師而市宅之民已賦其廛似少混許行願受一廛而為氓註廛民所居也以彼照此轉覺分明蒙引分市廛民廛為二其說是也又有未定之說而存疑轉主市廛殆亦未之考耳案朱子文問市廛而不征二句答曰此等制度皆不可考大約邑居之有廛稅市廛亦應有之耳此答在兩辰後是朱子明以邑廛市廛分為二集註市宅之廛市宇當作居宇或後來誤改或是一時偶誤自存疑誤講章皆承其誤不可不辨

尹士曰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則孟子未嘗久於齊也與答公孫丑語合然以充虞章推之則在齊遭母喪當有在齊居喪之三年矣以尹士語及答公孫丑語考之不合此不可曉

卷四

器

繼而有師命趙註有師旅之命孫疏云既去齊王續有賓師之命而禮貌之註疏不同集註從趙註然孟子在齊有五六年不應皆被兵而不可以請也

孟子為卿於齊又云致為臣而歸又云仕而不受祿則孟子於齊已在臣位但不受祿耳或謂戰國時有客卿如李斯之在秦樂毅之在燕孟子為卿蓋客卿也然趙註不言為卿章則云居賓師之位似有此意更詳攷之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反於齊古註相承如此先儒皆未有說近日閻氏百詩謂此三年喪畢而後反于齊前日猶齊王之言前日願見即三年亦可稱前日也然以充虞語推之又似非是顧氏甯人謂此乃改葬改葬總事畢而除故反於齊然以自齊葬於魯語考之又不可明郝氏

京山謂還而拜齊君之賜此以後世俗禮臆度前人尤爲無據大抵古書殘闕多不可曉姑從古註而其他闕之可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節或問語錄皆以爲可疑集註只順文解釋不更詳考諸儒臆度之論皆可刪也總註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蓋微見其意所載呂氏語亦存其說以俟將來而晚年定論則以井田封建斷不可復而以范氏有治人無治法爲不易之論後之學者所宜深思而詳察之也論語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非矚何以能時其亡此施報之常不必以矚爲諱也陽貨以陪臣執國政桓子必已與升諸公而爲大夫矣故以大夫之禮來而孔子亦以大夫處之蒙引謂夫子以大夫處貨乃見惡人辟咎之意恐未然

卷四

巽

集註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不另解賊民句蓋賊民與卽所謂易與爲亂也呂刑罔不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正此之謂語錄謂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底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蓋國害民非賊而何此條與集註意別似是晚年爲韓侂胄諸人而發非正解此章之義也儼錄在若蒙引存疑謂賊民是指陳勝吳廣之流則又不然戰國以前列國分爭未有匹夫起而作亂者集註所謂易與爲亂亦非指此輩集註引延平先生說皆稱愚聞之師曰獨天下大悅而皆歸己章註作李氏曰恐非延平語廣錄云集註中曾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舜晁氏是晁以道李氏是李光祖類語九卷十纂疏亦註李氏名侗胡氏通同此大全所本誤

儀禮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鄭註天子畿內之民爲天子亦如之朱子詩傳謂古者天子畿內之民與諸侯皆爲天子斬衰三年四海之民無服後又引儀禮圻內服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蔡傳則刪去前古者畿內爲天子服斬衰三年語而專據儀禮爲說疑詩傳乃蔡氏本語朱子未及改而後來蔡氏自改之也蓋儀禮有經文及註可據而畿內爲天子斬衰三年則前無所考是以去之饒氏於孟子引書三年四海邊密八音謂古者畿內爲天子斬衰期年之服國君國內亦然不知何據斬衰於禮無期年者且云周制百姓期年今百姓爲之三年則是以服制論不知如喪考妣以其思慕之情而言耳古禮簡畧必不如周制之詳書只言其大概而饒氏以意爲之說編集者全不考

卷四

巽

正何也
附於諸侯曰附庸集註因趙註不解庸字詩毛傳庸城也禮王制註小城曰附庸爲其多聞也二句古註以爲萬章之言而集註無之故蒙引以此一節所以明上文往見不義也之意自此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一節意也蓋以此一節通爲孟子言而存疑云且君之欲見之以下兩日字皆孟子自設問答其語尤明淺說則以多聞二句爲萬章語蓋延古註形色天性也以形與色並言是指形體容貌所謂有物必有則也食色性也以食與色並言是指人之甘食悅色所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也色字雖同而所指之義懸殊以形色同於食色是於文義亦不詳矣潛室所云殊不

分明

卷四

畢

讀書記疑卷之四終

讀書記疑卷之五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音韻考

叶音陸德明謂之協句釋文所載凡二十餘條而於華之音數野之音時預反顧之音古來之音黎皆云後倣此則亦舉以為例而非謂二十餘條之外遂無所用其協句也顏師古註漢書李善註文選謂之合韻蓋自漢魏以來相傳如比不特始於唐矣燕燕以南韻心沈重協句宜乃林反而德明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以此覃侵二韻本可相通不必改南入侵韻後人遂據此語以駁叶韻而不知陸之協句多有抑未嘗考之釋文也吳才老韻補實因陸顏之說而廣之但多拘於沈韻不無煩碎之處如子之必改

卷五

一

獎禮死之必改想止此亦有所未安又才老有韻補詩補音二書補音今不傳如集傳之於行露家字兩叶騶虞虞字兩叶此必本之補音固不能無待於後人之訂正而其大指則不可易矣又或謂此本古韻不當云叶此則自陸顏以來皆云爾抑以今人而讀古人之詩即云叶亦非有礙也以古韻讀詩實自才老始而朱子集傳因之後人多有遺議故畧為疏通其說如此

王伯厚詩攷言漢廣不可休息朱子從韓詩作不可休息小旻是用不集朱子從韓詩作是用不就顧甯人謂今本思仍作息就仍作集而于集下叶疾救反則非王氏所見之本疑是朱子未定之本也又云野叶上與反不注于燕燕而注于葛生南叶尼心反不注于燕燕凱風而注于株

林思叶新齋反來叶陵之反不注于終風而注于雄雉先
後之閒亦為失次按此皆坊刻之誤考之監本大全則皆
不然顧氏著書立言以垂後世並大全亦不之考而據誤
本以譏朱子過矣

集傳大全自詩傳元本以校坊刻集傳則舛誤遺脫甚多
不知坊刻之訛始於何時大都刻者於叶韻畧不點勘其
改竄刪削率以意為之亦非有定說而或者乃誤其譏於
集傳亦不考之甚矣

子獎里切里據韻補里當作禮廣韻子祖里切獎里即祖
里也吳氏蓋改紙韻入齊韻故云聲近濟水之濟而紙齊
原自相叶特以音別之耳集傳此叶原可不載集傳叶音
俱本吳才老補音補音今不傳以韻補考之則集傳亦有

卷五

二

不合如思之叶新齋側之叶莊力皆韻補所無有新齋則
思當讀如西是改支韻入齊韻然支齊本通莊力則又側
之本音廣韻阻力切亦未能詳其說也

怒有上去二音釋文於逢彼之怒協句乃路反是以上聲
為本音也集傳於不宜有怒叶暖五反是以去聲為本音
也古無四聲之別其上去二音只輕重之閒耳

古無四聲故謂四聲可通為一韻然上去相去不過輕重
之閒至上去之叶平入之叶平與上去則必轉其音而後
可通也如公賴貢谷本一韻賴貢自可相叶以賴貢叶公
已覺少礙而以谷叶公叶賴貢若不轉其音烏可以相叶
乎古今音韻不同其以谷叶公叶賴貢者必其讀谷之音
原與公賴貢相近而後可叶若如今讀則齟齬不合而安

可以被之絃歌乎此固不可以泥論矣北人讀福為夫則
亦必改為夫音若如今讀為福則不可以叶也讀陸為路
則陸可以叶去矣然亦必改為路音若如今讀為陸則不
可以叶也以其本一音也故可讀入為平上去以讀
為平上去故可相叶若其本音則無相叶之法矣

友音音以在六止采在十五海古音紙賄通止在紙韻故
采友可相叶然如其言歌之則采友以殊不相叶必轉采
為泚而後可通也要之古人必讀采為泚故詩中皆與友
有皆古音以為韻此如慶之讀羌行之讀杭馬之讀姥下之讀
戶其例則一必謂紙與賄通而遂刪此禮反亦未免於固
矣

坊刻集傳叶韻脫誤甚多而大全本亦有誤處如側之叶
莊力反於關雎不註而註於殷其雷此亦未免顧氏所云
先後失次也疑關雎章側下脫叶莊力反四字

卷五

三

舒而脫脫兮脫音敕外反廣韻不載韻會補入脫字下詩
本音仍從本韻非其義也釋文敕外反

華詩傳載兩音詩本音謂古讀敷無花音然章昭謂車音
尺奢反漢以後始有居音則華古又讀花與尺奢叶也按
詩華與都蘇塗居書叶其與車叶者則車音居與家叶者
則家音姑章說當未可據

緝真韻孫元韻本相叶然漢人孫荀同音荀漢人則改
音荀亦可也

古人作詩只取其音之相近非有一定之部分如今之韻
書也顧氏謂真諳臻古不與耕清青相通然所引易楚辭
十餘條皆以耕清青讀入真諳臻韻則真諳臻未嘗不與
耕清青通詩偶未之及耳節南山詩生字甯字成字從天
字為韻古天字入真韻則亦未

嘗不相通也

陳第詩古音考凡詩之子皆讀止詩之思皆讀西此與集傳合據韻補子當讀濟上聲斯當讀西而不載思字豈思與斯同音不之及耶廣韻斯在五支思在七之亦微有異矣陳氏說不詳所本以考於詩子皆與紙韻叶思皆與支韻叶而必改音止音西此必有說陳氏書未之見也又按楚辭子字皆不改叶思字僅湘君篇叶新齋反而其餘皆不改叶疑湘君篇誤楚辭朱子晚年所注當以為據又側叶莊力反楚辭亦不改叶與集傳異

卷五

四

抵牽就以合己說而往往詆吳氏之改叶亦目見秋毫而不見其臆也韻補真青通用伯二十陌日五質質與陌不通故集傳改音偏而顧氏謂伯字不入韻然不言伯兮叔兮而言叔兮伯兮蓋以叶韻當從集傳

揚且之哲也哲大全本早歷反叶征例反坊本音錫叶征例反詩本音以集傳為誤謂易傳之哲從折從日音制明也此章之哲從析從白音析白也今依石經正之轉音息例反按早歷反即音錫錫析同一音息例與征例亦非有二顧說正與集傳合而反以集傳為誤不知其所見何本也集傳皆白也其解亦合坊本哲亦正作哲字

敖勞六豪驕鏹朝四宵集傳俱改入豪然宵與豪音自相

叶不必改也才老韻補一以沈韻為定故凡相通者亦必改叶朱子從之此亦所謂不能更創一例者蓋韻雖通用而其字音必有須轉而後可通者若有轉有不轉反參差難考乃一以沈韻例之而不免於太繁所以啟後人之疑也今據陸氏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其韻之相通而音本近者自如字讀至於音之相遠者乃以轉言通之例雖不一而差簡約其於歌詠亦便若詩本音謂古韻止十部其通用者概不用轉音又盡通四聲而合之讀之往往隔越不屬至拘於其部而有不可以合者仍不得不用轉音是叶音之說終不可廢而每力詆集傳亦誤之甚矣

卷五

五

作騁廣韻騁字唐韻庚韻皆有之陶釋文徒報反音道上聲則與好字叶不必改也集傳以上章例之必須改從一韻耳詩本音以軸字轉音儔與抽叶矣而陶之在六豪好之在三十二皓終不可以叶也乃謂此章以平上入通為一韻豈其然乎

山有樞之二章考保俱三十二皓改柅以從皓韻可也然無據不敢輒改集傳俱改從有韻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兩之字為叶詩本音言末二句無韻非也肺集傳普計反按廣韻肺在十四泰又在二十廢音與刈

同故廣韻於肺字下注云又音刈普計反正與此音合然
普計當在十二霽不當在二十廢也當更考之

殺都律都外二反皆本釋文都外反音殺與對同廣韻闕
都律反而十三末韻有之音掇都律反音當近橋正韻收
入質韻韻會注也陳從說文音示非是

黍稷重穆禾麻菽麥今讀麥正與穆叶集傳穆改叶力麥
改叶韃以穆在屋韻麥在麥韻不相通故皆改從職韻耳
詩本音謂麥古音墨則正與今讀同可與穆叶矣而謂此
二句不入韻蓋自拘於德屋二韻不相通之說也古人作
詩豈有後之韻譜部分只以音之相近者協而用之初不
必拘然韻會讀墨同蜜則又與今讀不同要以今讀叶之
自不必改而謂不入韻者亦非也

卷五

六

還字召南之采芣邶之泉水王風之揚之水鄭之緇衣齊
之還魏之十畝之閒小雅之出車彼何人斯小明大雅之
常武凡十見還有環旋二音字書義同而考之釋文集傳
則有不然釋文於泉水注云音旋此字例同音後不更出
此注不載於召南之采芣而載於此則召南當音環而此
當音旋也齊風之還音旋魏風之還注亦作旋而餘皆無
音不知當從召南之音環乎抑從邶之音旋乎此釋文之
難以考據者也大全集傳於邶之泉水音旋魏之十畝之
閒叶音旋齊風之還音旋以注考之泉水之還回旋也齊
風之還便捷也皆與還歸義別至十畝之閒還猶歸也乃
特加叶字以別之是音環音旋義較然不同然采芣之還
歸與揚之水之還歸同而一音旋一不音出車之還歸與

常武之還歸同而一音旋一不音其參錯如此此集傳之
難以考據者也今詳釋文之意謂凡異音者當各出而還
字則同環音惟還車及子之還音旋而其他則不更出至
集傳於魏風加叶字尤為分明而出車與揚之水之音旋
疑為後人所增入非其本然也若坊刻於采芣亦增音旋
近刻九經本於凡還字皆音旋則愈失其指矣

君子是則是微微字以四聲音之當叶鬻而集傳胡高反
則音豪於四聲不甚協大抵蕭肴豪三韻本相通即昭佻
皆不必改叶集傳蓋從韻補不能更創一例也
迫我暇矣暇當叶古與暇字相類也集傳叶戶蓋以聲暇
下同耳

卷五

七

合故正韻別為六解七賄此古今音韻之不同也集傳海
叶虎洧反當叶毀以今考之當叶悔悔毀同音但不敢輒
改姑記於此
國二十五德叶于逼反當音域二十四職廣韻職德共一
韻改叶未詳俟考韻補或亦如子叶濟之例也
急叶棘急在二十六緝與職德不相通然吳韻補有職緝
通用之說以今讀之可無庸改叶也
退叶吐類反叶入寘韻按退如今讀則與遂瘁皆協退
在隊韻詳則寘隊二韻皆有之惟遂瘁不入隊韻而正韻
則併遂瘁於隊韻當以為據不必改退入寘也遂有兩音
一讀如碎則入隊韻一讀如絮則入寘韻今方音有此兩
讀吾鄉則音碎也

出自口矣顏之厚矣口厚本一韻而改叶者以詩口皆讀苦厚皆讀戶古音然也集傳多有此例

抑詩之九章維德之行大全註與言叶按行古音杭與言字不叶此三字當在其維愚人之下人字與言字叶也古韻十七真與二十二元轉用言當魚巾反音銀大全言字下脫叶魚巾反四字

鳴字顧氏謂三代秦漢之書鳴字無入陽韻者然考淮南說林訓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鳴行為韻則鳴字正音芒也魏武蒿里行鳴字與亡字為韻張華俠曲鳴字與彊字為韻亦可見其為古音矣顧氏欲就其說乃謂淮南之行轉為形音此曲說也暇字集傳叶戶顧音豫陳音甫按詩以暇韻循則從戶為

卷五

八

是顧音豫則去聲蓋謂上去同用也不必從甫亦與戶相近

樂五教反正韻併入教字古音考音撈非是撈字字書無之當作撈

母音滿以反當音救陳音米則霽韻非紙韻矣集傳母莫後反蓋用今音以否音岳也古音否音鄙母音救即強當音

從陳顧

陳云古讀華如敷至魏晉轉為和音嵇康賸秀才入軍詩以華與歌為韻陸機吳趨行亦以華與波羅為韻豈敷轉為和和轉為今音耶按陳說可知古今音韻之變執今韻而遺古韻非也泥古韻而遂謂今韻為非亦非也古讀西為鮮今謂東西為東鮮可乎古韻馬為姥今謂牛馬為牛姥可乎顧氏謂據古韻以正唐韻據唐韻以正今韻此非

至當之論但古韻唐韻今韻各自不同各分別而出之可矣即三代古文之字其不見於韻者甚多焉知古之音不有異於今者而能一一考正之耶

陳云家古音姑後轉而音歌雉朝飛操家與何字為韻程曉嘲熱客詩家與過何為韻陸機前後聲歌家與歌波為韻今乃音加聲之遞變也

泳顧羊向反與于旺反相近永于兩反則上聲與傳弋亮反異顧以上去同用也陳則謂以思字為韻而廣泳永方皆如字

尾音倚北方音錡南方音委此陳說按倚委皆紙韻尾紙通用集傳不改叶如字可也倚字今俗有此音不特北方韻補子獎禮切云子有二讀一與紙叶聲如濟水之濟一

卷五

九

與語叶如今讀籽梓一類皆仿此按如濟水之濟則獎禮切是也與語叶者不知何讀廣韻祖里切正在紙韻與語韻不協陳氏言凡詩之子皆音止與廣韻吳說皆不合集傳從韻補子叶獎里反里當作禮字之誤也有一處仍作禮楚辭集註子字不改叶集註晚年所定當以為據下音戶陳音虎二音相近然當從戶

夜古音豫廣韻音近迓正韻分入十六蔗則如今讀陳謂沈入禡韻內今之所讀此閩音也吳音亦然

牙集傳叶五紅反音峴顧音吾陳音翁峴翁皆東韻也草本作輻從革亟陳云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兩句無韻陳考哉音資而不言與子叶蓋子平聲則音慈與資相協也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

此古韻之證

車集傳載二音韋昭謂古無居音然詩車與華與鳥為韻自是居音韋說不可據也陳考音姑則無所據

風古與心林音淫為韻蓋在今之侵部字彙叶音分非也陳考亦言直音只作字金反南乃林反當音紐陳音甯非也

淵叶因按真先二韻多通用如淵之叶身叶人天之叶入

叶身叶新叶申皆是也淵之叶因是以先從真若天之叶

汀則入青韻非真先二韻之通用矣韻補集傳天皆叶鐵

因反不當音汀字彙諸書乃襲陳氏之誤天字有叶他經切者如彖傳與

平字韻九章與名字韻則當音汀也

兄音荒顧謂兄虛王切非荒也當云音近荒

卷五

十

俟上聲在紙韻傳改叶以以俟一韻似可省陳音矣引說

文矣聲或聲近始聲近始即今音也

反與遠本叶集傳無叶音離騷哀郢亦俱無音陳氏改音

顯無所據也又謂遠皆音演亦無據反遠皆二十阮今改

反為顯在二十七銑又改遠為演以從之亦誤之甚矣

垣音延關古音堅皆少異垣音袁不必改延

甲古協反音頰陳氏音結則與葉韻異矣故凡陳氏之音

多不可據

乾音干歎音灘其協韻甚明陳氏改乾為堅歎為天非也

覺本音教叶居笑反音嶠是以效叶嘯也二韻本同此可

刪

父音輔與甫微別今讀作附是由上而去聲之變也陳氏

謂父音戶誤

歲在十三祭與今讀異陳謂音試亦未確轉音泄與集傳叶雪同也

好有上去二音叶亦有上去二音吼詭是也陳音丑又休去聲似未協凡陳氏直音多有不協者疑雜以闔音

旁音滂如今讀則旁滂無別按旁元與滂不別駟介旁旁

之旁則音初而叶本音也旁滂音同而滂則畧別皆十一

唐彭與祊則十二庚也彭旁本叶而以下文英央翔皆陽

韻故改叶耳陳氏彭音傍旁音滂卻互誤

軸說文從車由聲陶有由音可相叶矣然此篇每章一韻

當以集傳為正詩本音軸轉音儔與抽叶矣陶好以上去

相叶自是兩韻而又謂此章以平上入為一韻不知何以

卷五

十一

通叶也

雲與門存云塵林叶蓋古韻也陳改雲為銀存為秦不知

所據凡古音每以韻得之今陳所引雲存字本音皆可叶

不必音銀與秦也韻補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皆通用按

補存音秦然集傳不從雲音銀則韻補亦無之

夢古音瞢音近蒙後轉蒙與躬叶陳夢音民非是

年叶紐古入真韻陳音甯則入青韻非是

猗難釋文皆上聲陳氏猗音阿難音那顧從釋文

年字古與真韻叶陳音甯則入青韻矣非是

火音毀陳音喜雖在本韻然未當

嗟我婦子子叶音祖此無義陳云子字不入韻戶與處叶

此說是也

至叶室陳音即非是

戎有汝音朱子說極明陳氏欲改戎為武鑿而無據生在十二庚星在十五青生音星以庚從青也庚耕清青皆通用可不必改叶

福方六切在一屋偏彼側切在二十四職屋職不相通而古福字多叶職韻故改福為逼也

又字集傳叶亦叶由怡三音顧氏謂古音肄陳氏音意與顧同按嘉魚小宛當從集傳音亦賓之初筵當從陳顧音

兩駢不猗釋文猗於寄反又於綺反是有去上二聲也廣韻載上聲而去聲作倚注云石疋與上聲異麥叶訖力反國叶于逼反以前後例之當有此兩叶今本

卷五

三

脫誤

釋文國域也國當叶音域陳氏音役役乃二十二昔與食德等字皆不叶矣集傳于逼反正當音役但域在二十四職國在二十五德同一韻也不知何以改叶又王風彼留子國與食麥為韻亦當改叶乃不叶於王風而於魏風聊以行國見之則亦刻大本不能無脫誤也陳所引國字韻食直忒德息極翼克皆職德兩韻字也惟麥字二十一麥急字二十六緝然麥古音墨急古音棘亦皆在職德韻與二十二昔殊不相叶此陳氏之誤

邱中有麻陳氏以麻音摩嗟音磋施音沲顧氏麻嗟如字而施則音沲以九麻與七歌八戈同用也如顧讀則音殊不叶當以陳為得然麻嗟之改音於本證則無不如集傳

音施為蛇之當也

燐音薰朱子謂此吳才老改音疑吳才老讀四字當作燐字下

海韻補虎猥切則叶悔廣韻賄海同韻此以海叶賄也紙賄可通用沔水集韻海虎洧反叶毀與韻補不同陳氏海音喜又與傳不同矣正韻以海賄分二韻賄與紙相近而海則絕不同此古今音韻之別

東門之壇音善依字當作壇此釋文所載也陸改壇作壇故音善而壇元無善音吳韻補據此以壇叶上演反即善音也大全依釋文作壇音善而又依韻補叶上演反則重疊無義疑後人所增加非集傳元本也

卷五

三

無非無儀儀音俄無父母貽羅羅音羅獨議字不叶陳音俄顧音古笑反以去叶平當以陳為正集傳改儀音義羅音麗以叶議字與九十其儀逢此百羅音皆不同矣恐未為定論也

皎皎白駒駒字一章二章不入韻即三章亦可不入韻來字叶于與駒叶也又與侯游叶侯音胡游音烏愚謂來當音離與期思叶而侯游可不入韻顧氏以思期思為韻期與侯叶而游字不入韻似未為當

雄於陵反當叶膺陳音盈則十四清非蒸韻也凡陳氏直音多有此誤如母音米天音汀兵音邦音崩之類音雖相近皆非本韻

邦卜工反當音封而字書皆叶崩此襲陳氏之誤釋名邦

封也有功於是故封之也陳氏所引甚明而改音崩未知何說崩字自在十七登非東韻也

輔字叶胡雨反即本音叶字行文離騷輔字皆無叶也

雨無正篇莫肯夙夜陳音裕與上戾勤為韻此可從

血音裕叶疾室疾室在五質裕在二十陌非一韻也凡陳

氏之誤類如此

集音就有韓詩可證陳改音譬以河上歌為據然河上歌

與棟流為韻流字讀去聲則集亦就音也陳說非是

壹醉日富集韻叶偏陳音係顧音方二反音當近秘陳顧

皆以又叶意然克字無韻陳改克音器不見所據顧謂克

以去入通用則讀之如何可叶皆非也當從集傳富有二

音在此叶偏在瞻印闕宮叶秘如來字叶釐而小雅則叶

卷五

古

力固不妨有二叶音也

嘒音同琴在十二霽今讀微別陳改音意則入七志非本

韻矣

禍上聲音夥陳改音虎於我字卻不叶也韻補禍音戶此

詩只如本韻

賢叶下珍反音磧聲近銀陳改音形引列子為證形在十

五青所引旁證皆真韻惟班固賦叶命名漢書叶門曹大

家叶徵通入二十三魂十四清十六蒸然亦非青韻也本

證臣均皆真韻

宣帝諱詢故以荀為孫則孫荀同音也廣韻孫二十三魂

荀十八韻此以元叶真韻陳又改音申非是愆叶困以先

叶真陳音傾亦非是

備叶蒲北反音匍與戒音棘叶陳音畢則不合韻畢在五質非德韻也

告音同國陳改音幣幣二十陌與則韻異告有狝音在沃

韻古人韻緩或可通叶也

敏音美陳音米非是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陳翰音元憲音軒此二音為得翰一

音韓與先韻可通亦不必改音元

上平聲柄音方臧如字亦可備一說然據說文丙方通聲

亦太屈曲矣

能字叶紘在侵韻與上林湛叶陳音泥則不叶矣所載旁

證當入支韻而於本文不合叶音固有二三音者不可以

拘論也若與仇時為韻則又字又不合矣

卷五

古

後叶互取叶娶按楚辭天問取此苟反音趣與厚叶厚後

同韻亦不必改也陳謂後詩音戶而以取音楚卻無據

髮集傳叶方月反即本音疑叶字誤陳方結反則音閉音

近撇入屑韻不知何據其所云今入轄韻者正與今讀同

廣韻則在十月也

卒陳音萃沒音味以叶出字出音吹也與集傳不同卒音

猝與沒皆十一沒而卒義不同又出字不合韻故改從五

質以合六術然質與月沒音皆相近似不必改

母詩皆音弭在紙韻思齊集傳從某音以協婦字似未當

陳說是也按天問婦叶芳尾反當音斐陳音喜未合定從

天問韻補婦房詭反當音彼顧房以反則與喜近

季在六至去聲與友以字叶則轉上聲也集傳闕陳改魚

對反與對合韻則下友字竟無韻矣潘岳西征賦季與位叶則去聲讀不可以此而改詩音

維此王季至克長克君集傳叶未明陳謂三句一韻而以

君音均與音叶願以心與音叶而類下與比叶君字不入

韻按君字今讀與均同然均在真韻君在文韻韻自各別

真文古相通侵亦與真通則君自可與心音叶不必改均

也當以陳氏為長

欲與孝叶則孝音蓄去聲猶與孝叶則孝音勦集傳原具兩

音陳氏孝音臭與猶叶也又謂欲古音喻沈約在遇部廣

韻無之不知何據

副集傳孚迫反當音柏與達曷不叶陳音闕字彙音劈皆

與孚迫反不合孚迫當在二十陌關二十二昔劈二十三

卷五

六

昔也疑當作孚過反音割然無據不敢輒改

旬音什陳改音必旬二十五德必五質韻不同不可合也

昊天孔昭我心靡樂陳昭音照樂音滂按樂音五教反廣

韻有之與滂音畧別陳謂此北音然與昔少異此與灼洛

兩音可並存也

迪音釋與復字不叶垢音古與穀字不叶此以旁證得音

於本證卻不合也

桑柔卒章集傳叶韻未詳陳歌音箕與予不協而其他亦

未知何以叶也願以戾與誓叶可與歌叶寇音谷故反與

予叶此所謂甚難而實非也宜從集傳

遺廣韻禮部韻今韻皆音惟惟洪武正韻改音夷今大全

本遺叶夷回反叶字明是後人所加非集韻元本也

召曼卒章傳云無韻未詳陳氏依正韻音阻與止叶不知茂字又如何反謂舊註平聲亦以上為平舊註未嘗以上為平也陳說不知何指願亦云此章無韻直廣韻平上音以其義也

震驚徐方下驚字音姜與方叶引張籍詩為證此說可存

四方其訓之陳訓音馴與刑字叶

耦顧魚矩反音虞與擬音別然與里則皆協也

吳釋文舊如字譁也說文作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讀

當為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按釋文又以胡化反

為驚俗則不以何說為然也廣韻話下快切與胡化反不

合今讀話正與胡化反同此疑有誤

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為長毛謂蒲草箋謂蒲柳陸

卷五

七

云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按孫毓叶蒲草蒲柳異音而

陸德明時遂不可別古今聲音之變如此蓋不可一一追

求也

穴今有二音一音近血在屑韻一音近聿在質韻易需于

血出自穴則在屑韻王風死則同穴有如儼日則在質韻

永於景切音近影在梗韻字彙榮上聲是也正字通改羽

敏切音允非是今或讀如勇亦非

柞有二音柞木之柞音昨柞氏之柞音窄正字通以入陌

韻者為叶音又改音側誤也按廣韻柞音作又音昨皆註云木名而無窄音

士仕皆在上聲紙韻今讀誤其入真韻者乃叶音也字彙

先上聲轉去聲猶為得之正字通則以去聲為本音而刪

去上聲是以俗讀而易古音其誤甚矣

似汜已祀姒相廣韻在六止皆上聲也去聲無之今皆讀去聲誤祀字彙詞上聲正字通改去聲謂祀從己有潔己交神意雖叶韻有以音非祀本音也韻補引說文祭無己也云載紙韻非按從潔己交神則己字正在紙韻乃上聲也張說誤甚似已相姒字彙皆音祠上聲祀音祀正字通似已相皆音祠去聲祀音祀惟姒字與字彙合
駮字彙正字通音丕得之丕廣韻載脂韻聲近披今讀丕上聲非也
綬字彙正字通音侵又音暹按韻書十二寢十四鹽皆有之而詩傳本音暹叶音寢當別有據廣韻又一音寢同在侵韻注云縫線而於鹽韻註云白經黑緯詩之所指則正以縫線爲義也

卷五

六

服字在屋韻叶蒲北反當音仆在職韻張叶逼近之字彙音勃勃在月韻與側字不叶矣非也
永叶音漾字彙正字通皆缺永本音榮上聲
梅在灰韻迷在支韻今讀迷如梅非也詩傳枚叶迷采地之采音菜正字通改音彩非
草叶極字彙叶戟近之正字通改叶吉則羔羊章絨食不叶矣吉在質韻絨食則職韻也
釋文柏舟怒字協韻乃路反於各風怒字無音廣韻怒字有上去二聲則是上聲乃本音轉去聲也集傳於谷風怒字叶暖五反似以本音爲叶音矣
孝弟之弟去聲弟子之弟上聲經傳註中辨此甚明今人皆作去聲讀不復知有上聲矣

御字韻書無上聲禦字韻書無去聲御風亦以御冬集傳魚呂反蓋與禦同也字彙載上音而不明註其故正字通遂刪之誤矣

定廷去聲惟麟之定定之方中二定字音訂如今讀祥字從半宜從薄慢切音半爲正正字通引韻補叶音元而以舊註叶音近梗爲非考韻補叶汾沿切與集傳汾乾反正同皆叶近梗正字通不知何據也

降廣韻在絳部與缸同音今讀少異字書音巷平聲冲狃與蟲同音與冲少異字書冲音充然廣韻冲與充別部釋文徐冲救弓反與冲同廣韻不載

形熾熾疼皆同音與同少異韻學多不可曉如東之與冬同之與彤弓之與攻窮之與叩風之與封恩之與樅嵩之

卷五

九

與松中之與鍾穹之與胃籠之與龍蟲之與重此東冬兩部之不可辨者也公之與弓中之與終風之與豐冲之與充隆之與籠此東部之自不可辨者也攻之與恭封之與峯農之與釀寶之與宗春之與衝此冬部之自不可辨者也其他推之極多俟精於韻學者攷而正焉

茹字有平上去三聲

晏字音案叶宴衛風總角之宴言笑晏晏集韻晏叶伊旬反而鄭風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無音釋文則于諫反其音叶明甚字彙以宴爲正音案爲叶音正相違反不可從晏廣韻有二音一在翰部音案一在諫部音鴉而無宴音

反叶季閒反以圖考之當音飯飯在碩部閒在霰部古韻霰碩通用可不拘也然吳韻補飯亦叶符志反則固改就

霰部矣不知的音如何俟考

懿音體今讀夷非字書別有衣音

施式支切音繼又式鼓切音啻又以寘切則廣韻亦闕疑

是音异也字彙音詩又音試又音異試疑啻音之譌

觴許規反當音隳坊本音畦誤觴有畦音然芄蘭以叶知

字則以隳音為當畦字在齊韻與知字不叶也

字彙設施之施平聲施與之施則去聲又散也布也廣韻

於平聲施字註云設施於去聲則引易云雲行雨施與字

彙正台則試當作啻無疑也然以四聲論之則又音試為

的廣韻施與詩別則平聲原已不同故去聲亦有異葛覃

之施于中谷註云延也及也廣韻不載當從異音

母本音某在有韻叶音姥音被此詩集傳所定也廣韻載

卷五

二十

母字於有韻而紙韻慶韻皆無之字彙本音姥而以某音

與為地名寧母又改叶米霄失之矣

天字字彙叶他經切音汀引吳才老云凡周易毛詩天字

皆如此讀按毛詩多以天叶人當在真韻朱傳皆鐵因反

與他經切不台集傳一本韻補不知其異如何當考原本

正之唐韻

予之佗矣佗古賀反在箇韻廣韻闕此字

孫季昭云祇有兩音一音岐神祇之祇又訓大也玉篇引

易曰無祇悔是也一音支廣韻訓適是也如詩曰亦祇以

異楊子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陸德明司馬温公

並音支按書曰祇承于帝又曰罔不祇肅皆訓敬陸德明

無音疑當音岐蓋因神祇而借用也今字書闕此義孫說

亦未詳廣韻載脂部

釋文奄于簡反按廣韻潛部無此字釋文誤

乎音胡與呼音不同故經傳于於字必音烏於乎字必音

呼為其音本別也然今通以乎為呼矣

毛詩古音攷凡詩之思皆讀西字彙先資切是也集傳新

夷反則於西字不合豈反切有異乎茲字本在之韻屬支

部而又叶津之反不可解俟知韻者訂焉資夷皆在支部

自在

韻音在蘇烏之間當音租正韻同雜

趙字有上去二聲周頌以趙叶蓼從上聲也今人皆讀去

聲矣

吳廣韻音華話在卦韻與今讀不同集傳吳音話或別有

卷五

三

據

庶表驕反當在鑑韻然廣韻不載庶疑同蕪字也按義同

機

單厥心釋文都但反但有上去二音按廣韻翰旱二部皆

無之字彙多簡切按潛部亦無之疑闕

後釋文作伐亦作棧按廣韻有棧伐無後更檢註疏正之

底廣韻音旨平也致也底音止定也又底柱也底又音抵

下也止也其義各別今經傳皆從底宜各從其義為音正

字通底底皆音抵誤

序毛詩皆讀上聲諸類書皆然其入御韻者叶音也正字

通改去聲非

盡廣韻慈忍即忍一切去聲不載韻會又徐刃切音同書

今皆讀進矣正字通秦上聲津上聲與廣韻合又震韻音
靜靜原上聲不載震韻非是又謂凡訓竭皆終悉者皆讀
去聲尤非是按韻書凡訓竭皆終悉者秦上聲凡訓任極
縱令者津上聲廣韻慈忍切竭也終也即忍切引曲禮虛
坐盡前當為的確字彙亦誤以皆也入津上聲字彙本正
所謂震韻者蓋合正韻而音靜則正韻亦不
然也不知何所據而云凡字通之矣類如此
息待迨亥殆腎罪序緒敘與紘之仁市恃士仕俟埃廣韻
皆上聲無去聲今皆讀去聲誤也兆肇旒是氏趙舅咎侈

企下
呢釋文女乙反音暉蔡傳尼爾反則當音棍與韻書不合
誠音峒在陌韻服音伏在屋韻服叶蒲北反音仆在職韻
馘叶况壁反音緘方與服之蒲北反叶正字通漫云馘讀

卷五 三

如號服讀如甸同在陌韻誤之甚矣字彙以馘叶翁亦誤
况壁之壁疑作通壁自在錫韻與職
韻不合也或切法不拘則不可知
說文季放也從肴聲古肴切孝善事父母也從老省從子
子承老也呼教切戴侗謂二字本一說文誤分正字通從
之按隸文孝作季與季原別宜依說文然廣韻肴部不載
季字韻會季教本字廣韻載教
部同韻會
捕哺舖皆音步唯舖字有平聲
秦風瓊瑰玉佩叶思字字彙叶皮得之正字通改灰韻音
裴非也思支韻叶西齊韻與灰不通
權與首章渠餘與叶二章與字不叶蓋末句不韻也以此
例之則騶虞末句兩叶者誤矣
牂牁盛貌廣韻臧字部不載臧即牂字

肺本音在隊韻音需旆則在泰韻集傳普計反則又音媿
在霽韻正字通云又隊韻音需與哲叶誤之甚矣字彙音
配亦非是肺肝之肺在隊韻肺之肺與帶通在泰韻集
傳轉霽韻則叶音也然大全無叶字與釋文不
合
斯釋文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陳第古音考曰說文斯其
聲從斤當讀如其徐錯曰凡斯皆讀如西以廣韻考之所
宜反即今本音所云如字者或唐時讀斯如其乎然廣韻
亦唐本也

廣韻燥音草在上聲無去聲詩傳七甲反宜音眺字彙改
則到切音窳誤也韻會燥字在上聲註云又
號韻音糙而號韻又無之
蓋蘊緼醞皆有上去二聲愠字止去聲無上聲
小雅哀我憚人憚丁佐反廣韻有瘳無憚憚憚同也

卷五 三

何負之何音荷上聲今讀去聲誤
剝詩傳普卜反音撲然廣韻屋韻不載許呼古反音虎廣
韻不載
廣韻爽音釋盛貌又目視貌又不公名爽音號正字通從
爽云石經作爽泥別作爽非韻會絕爽同大未
也音盡與胖同音
釋文鹿鹿同反音籠廣韻不載鴛廣韻有枵音無敖音大
全五刀反從釋文也
庶釋文表驕反音鑣武貌廣韻不載另載篠韻註云釋文
徐房表切劉普侯切蒼頡篇云鳥毛變色本作燠則與詩
駟介庶庶自不同也
苞叢生而固也音包字彙音孛去平音誤
無羊詩以年叶溱年音紉正字通改叶甯甯在青韻與眞

韻不相涉也誤甚

莞音官大全誤作管正字通入早韻音皖笑貌按廣韻莞爾之莞在潛韻音皖與通不同疑通從正韻合併也

集傳師叶霜夷反思叶新齋反子叶獎里切國叶于逼反茲叶津之反皆同本韻甚不可解俟考

備音容備賃也又丑凶切音近逢均也直也嚴緝音衡非是

並上聲并去聲併上去二聲

剝韻會同引詩剝棗而以毛氏增剝字為非疑當從毛氏

聚廣韻有椒無聚韻會補聚註椒同又廣韻有部椒棗也韻會作椒引左傳陪臣干椒疑廣韻椒字誤杜注椒行夜

卷五

五

也似是執棗以巡行之義而韻會不引棗解按有韻別出椒字註云轉物相著也

定棗解非是誦正韻音叢韻會音從據廣韻牆容切當音松以廣韻為

妓伎技廣韻上聲無去聲韻會二聲並載正韻止載去聲無上聲此古今音韻之變也

婦負傾原在有韻同阜毛氏增入遇韻同附韻會從之父原在廢韻正韻增入遇韻同附正韻韻會皆從毛氏而韻

會不載父字於附部豈亦覺其非而改之耶

詩漸漸之石漸上銜反唐韻不載別出漸字於曉部漸與漸同也韻會并漸於曉又注云詩作漸三字一義正韻曉部刪漸字而於攬部出漸字按韻會曉與讓同不與攬同

且漸為山石高峻之貌自與曉一義攬攬義皆別也正韻本宋文憲公所定不知何以草畧如此姑記所疑

韻會質韻如出黜律卒率木之字皆同沃韻屋韻與今讀迥別正韻仍入質韻是也

其繩則直本或作乘釋文曰按經作繩傳作乘箋云傳破為乘字後人遂誤改經文據此可見古乘繩同音也釋文於乘字平聲者皆注音繩自韻會注繩部云音與呈同而音遂亂正韻遂別出乘字於成部而繩自為部其失也愈甚矣

陝廣韻音而又音仍查蒸韻仍部無之則其闕誤亦多

奄廣韻有上聲無平去二聲毛氏增平去聲非詩奄觀經艾鄭氏以奄為淹義非是劉昌宗讀奄人為去聲亦非也

卷五

五

商奄之奄韻書無明註廣韻奄部出郁字註國名疑是而平水別於掩字出郁字註云國名韻會從之豈未考之廣韻耶淹部廣韻亦出郁字註邑名此必有一誤孟子集註奄平聲

悔音賄又音誨賄上聲誨去聲也叶毀今人讀悔為毀讀賄為誨失之甚矣

公劉詩以歎叶原繁歎音灘原繁叶便韻賤云古音寒山與先同韻也然原繁音相近而改叶灘不相近而反不改此不可解下句嘯叶言言又在元韻與原繁同部不知何

以參錯如此按韻補灘叶它涓反音近顛歎叶當相同而原繁改叶則亦如子叶獎里茲叶津之之類乎姑誌於此以俟考焉

近有上去二聲毛氏曰遠近之近上聲附近之近去聲

敗有去聲二敗物則音拜廣韻補遺切北邁切物自敗則音裨廣韻薄邁切廣韻物自敗與頃同破他日敗則一字敗與拜同釋文敗字多無音止敗國音必邁反訟廣韻原有松音正韻改叶叢非是

天叶鐵因反吳才老云凡天皆讀如汀陳季立古音考亦然然汀在庚韻與鐵因切不合也考詩天多叶人叶身皆真韻楊升菴云古音天汀因切與神音相近以例推之地有示音示亦有地音精於字學者知之按周禮大神祇註云天地則天固有神音楊說不為無理姑從之定星之定音訂如今讀安定之定則音錠廷上聲啞許意切廣韻不載以韻求之當與戲同毛氏增啞字於質字下音雖相近然與許意切不合此毛氏之誤也

卷五

三

穗音遂在真韻今野人呼稻穗同絮則古音也正韻移遂於隊韻失之矣

廣韻館字無上聲音貫今人讀上聲非

正韻賤云夙夜匪解與懈同無讀介者此舊註誤也韻會唐進士由鄉而貢日解額又解元官府解報朝廷扭解音同如官廨之廨懈怠之懈無音介者按廣韻懈古隘切介古拜切音亦畧別而避別為部胡懈切則懈避固不同也韻會懈與戒同即介也避與械同其分別甚明據楊氏之意則以解音介懈音械考之諸韻皆不合所引韻會亦無據此不可從

善字廣韻載上聲而無去聲韻會銑韻善字載毛氏說云善上聲善彼之善則去聲檢線韻則無善字止於膳字下

註云亦作善則飲膳之善而非善之之義矣此黃氏之誤也正韻據毛氏於線韻增善字然亦他無所考燥釋文七到反集傳七弔反檢廣韻嘯號二韻俱無之韻會載條韻

陳季立古音考殺音示韻會云宜從木從殳今從示誤然考說文有殺字軍中士所持也又有殺字註殳也從殳示聲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殺故從示詩日何戈與殺此說至明未可遽以為誤且舊作都律都外二音以芾音弗今殺音示芾讀費則音諧矣按陳說是殺殳也只此可據或說以下陳氏連引之耳正字通指是而謂之無稽臆說過矣示費音諧者古韻寘隊通也又按韻會殺字註引說文甚明於殺字下

卷五

三

引毛氏殺當作殺之說非以為定也陳所引欠明又韻會殺註說文軍士所持殳也與陳所引不同

師廣韻音儻韻會同字彙音詩又音司不知何所據也正韻詩師同音亦無司音

場音長場音商據釋文場亦音商而廣韻不載

灑酒有六音灑掃之灑蟹韻音篩上聲又寘韻音疑又卦韻音曬又紙韻音履惟前酒之洒音洗齊韻亦作灑灑落之灑音沙上聲馬韻亦作洒

僻必益切音壁辟房益切音僻便僻又法也僻芳僻切音僻誤也邪僻也韻會便僻之僻別出僻字音僻而僻專為法此較得之愚意便僻邪僻當同音不當更出而韻會又於壁音僻字之下引說文法也尤為雜亂正韻刪之是也

指辭二音今讀無異按韻會璧與必同僻與匹同僻與必同惟僻字合然今俗音有以璧為必者或古音自如此所當正也

奄觀銜艾傳忽也如字鄭音淹久也廣韻淹滯也久留也奄忽也其義至明鄭注蓋借淹以解奄而奄無淹音也正字通以忽遽之義皆為淹音反謂舊註為誤其敢於立異如此

耿廣韻古幸反韻會同到按釋文上迴反音頰徐公穎反音頸又公永反音傲而無古幸反者正韻耿獨一字與到頰傲頰皆別讀如梗

畫話廣韻在卦韻韻會同壞今皆讀如華在馮韻此古今音韻之變而韻箋謂正韻改正洗千古之陋過矣卦韻今而正韻亦別音在馮韻正與今韻同也

卷五

天

斷絕物都管切音短物自斷絕徒管切音綴惟決斷果斷之斷如今讀

如月之恆恆如字釋文音互蓋從毛鄭以恆為絃也集傳不從字彙云叶音互誤之甚矣按傳亦從毛鄭解當音互叶音如字集傳胡登反缺叶字字彙所云正相違反正字通以傳無叶音並以恆絃之義音如字亦失

業釋文如字又魚及反或五盍反然諸類書皆一音耳捷息暫反又如字韻書捷音曉又測洽切同插亦無息暫反之音其不同如此

謁音替廣韻缺此字韻會作禱從說文

節截二音未詳其異按韻會節同接截同捷亦未有別也左傳釋文接如字鄭注禮記作捷此或捷音則二字果異音矣當考

流澆同字澆亦有流音韻會載澆無流以字同也蕭韻澆字下注云又尤韻而澆部無之此闕誤

緲予侯與予字毛芊慮反平聲鄭羊呂反上聲顏師古糾緲正俗謂予無平音恐未然

援毛音袁又於願反音院又鄭胡喚反音換按廣韻有袁院二音於願反當作於眷方合換音則無之韻會於平聲援字註云又翰韻霰韻然翰韻無之今考其聲當音換

釋文今刻多誤字狄彼東南註狄達也考他書所引皆作遠也植穉菽麥穉音雉按雉上聲與穉音不同當作稚此刻誤也

裳音常本無商音正韻亦不載今俗讀商不知所自也當正

卷五

无

後有上去二聲毛氏分別甚明正韻從之其上聲後字註云前後然後之後古通用字字當作后刻本誤耳張氏認此謂其與去聲註矛盾謬之甚矣張氏以去聲為本音而謂上聲為叶音與說文廣韻韻會正韻皆不可從

場上去二聲今皆讀上聲惟堤岸之埽仍去聲而音與古畧別

應鼓之應音去聲應門之應釋文無音當平聲韻會謂應門亦音去聲誤也宜改正廣韻蒸韻應字注云當也證韻應字物相應也又出應字以言對也應應韻會通用其義至明韻會平聲注又料度之辭即當字義也

廣韻忿溢同音與奮字微異韻會並忿與奮別出溢字疑韻會誤

韻會云按廣韻平聲本無上下之分舊韻以平聲字繁故釐爲二卷宋景祐閒丁翰林奉詔與司馬溫公諸儒作集韻始以平聲上平聲下爲卷目今因之正韻不從合爲三十二韻今按世所傳廣韻已有上平聲下平聲之目則非自集韻始也然亦以字多之故無他義例俗有陽平陰平之別此無稽考之言當黜

刊韻會刊也傳銓謂之刊廣韻釘獲釘字誤當作刊字也廣韻字極多凡韻會所不收者多重字俗字如桐之別出痾零之別出蒙皆重字也東風菜之爲蕞活東之爲蠹皆俗字也然尚有可採而韻會遺之者今悉附入以備擇焉漢詔大紅小紅本功字借用紅字耳正韻別出紅字非是漢書五子傳毋桐好逸桐音通輕脫貌按桐當與侗同廣韻

卷五

三

注倥侗類蒙也論語侗而不愿注無知也當用此義漢書字多通用毛氏別出桐字於通部非又安世房中歌桐生也

筒射筒竹名箭器名然古人箭多借用筒古謂借筒非是與箭義通也廣韻注竹筒則

朦從肉大也朦從月朦龐也形同義別故諸韻各出

饜說文盛器滿貌從食盛廣韻器滿按饜專主食滿而盛概言之韻會併饜盛爲一未當

廣韻蒙部憊心悶闇也曹部憊慙也

蕙廣韻蕙梵聲也集韻楓或作蕙疑集韻誤又按梵音馮木得風貌與梵明之梵不同

黃氏云縷八十縷絲數也稷十筥也總縷飾也字義各別

集韻以稷通作縷總非是增韻日總與縷同亦非

窓集韻羸叢切韻補同按此恐當作叶音而廣韻息部載凶字註竈突黃云竈突非窓牖之義而凶窓字同不應輒有去取毛從廣韻增凶未當增窓附凶據此則唐宋韻皆以窓爲有怒音也

死廣韻息姊切韻補云少禮切今讀訛沛廣韻不載補云卽濟字姊姊廣韻將几切補云皆獎禮切士廣韻鈕里切補云上止切古士有二讀一與語韻相叶者聲如今讀一與紙韻相叶者聲當如始不當如今讀士仕使史仿此補士上止切音市廣韻似汜已祀郝奴廣韻詳里切韻補養始初也詩止切微不同里切俱改音以俟埃駭廣韻牀史切韻補羽已切改音矣企跂皆有上去二音企望也跂舉足望也意畧相近但跂

卷五

三

字別有平音而企字則無也跋平聲訓行貌義固不同

賜音誤在送韻廣韻闕

晏陰晏字釋文伊見反音宴廣韻無此音廣韻晏焉肝焉應二切宴伊甸切按注晏安也疑經晏字當作宴字傳寫誤也廣韻晏柔也天清也又晚也烏雁切晚

倮力果反又乎瓦反廣韻無此字一朗果切作裸一胡瓦切作踝皆非倮字義也

詰去吉反當在質韻而廣韻不載直音音乞非也正韻音乞

寤釋文古孝反而廣韻音教今讀若告非也

奄尹之奄音淹廣韻作闊湛熾之湛音尖廣韻作漸

肫釋文芳尾反又普沒反徐芳憤反按廣韻芳尾反音斐註月三日明生之名芳憤反音配註向晦色也普沒反音

窟註肫臂義各不同則此止合音斐餘兩音當刪至普沒反義從肉不從月也

鑿一音族註鑿纓花葉

婦負阜皆有韻房九切今讀附誤

羅無勇糜之左傳釋文邱隕反廣韻缺字彙同桐廣韻作

細註束也疑此字卽是音近窘邱隕反則當音窘也字彙有三

音一音均一音羣一音攝廣韻止音磨近均微不同

豆區之區音謳今讀魚韻誤

旂音圻旗音其二音不同然今讀一也

能音耐廣韻原有此音非叶也

態叶土宜反正字通字彙俱不載

責側革切債側界切廣韻責無債音而債有責音左傳成

卷五

三

二年已責釋文如字

丈杖仗俱上聲惟仗有去聲丈杖則止上聲今皆讀去聲

誤

數色矩切計也又色句切算數按廣韻則數計之數當從

去聲釋文所主反則上聲也

讀書記疑卷之五終

讀書記疑卷之六

寶應王懋竝予中甫著

史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著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敘易及於伏羲神農黃帝家語記孔子答宰我問五帝德季康子問五帝及春秋內外傳於黃帝之後又有少昊顓頊帝嚳焉其見於經傳者如此自漢以來異同紛然史記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譙周應劭宋均皆同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註世本皆同至梁武帝以伏羲神農燧人爲三皇黃帝少昊帝嚳帝摯帝堯爲五帝唐司馬貞補史記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宋胡五峯斷以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而胡雙湖又據秦博士天皇地皇人皇之議以爲三皇蘇氏古史則依孔序馬氏通考則依史記歷代不同莫有定論家語五帝德以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而顓頊爲五帝前人已知家語之傳不足據

卷六

一

帝王世紀云黃帝年百一十歲而綱目云壽百十一歲少昊在位八十年而綱目云在位八十四年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而綱目所載皆少一年歲帝嚳年百五歲而綱目云年九十九歲通考同世紀而顓頊七十九作七十八前編同綱目而帝嚳年仍作百五歲

禪通紀史皇氏倉帝名頡頡文字在太皞之前世本注云黃帝之時倉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帝王世紀云黃帝垂

衣裳倉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外紀又云伏羲命朱襄造書契數語不同愚意書契之作代有更易如後世大篆小篆楷隸之分倉帝初文字而伏羲時朱襄造之黃帝時倉頡又造之史皇左史同名者則或如兩夷羿兩有巢氏之例以善於其事而得其號耳無可疑者大抵文字之興必伏羲以前若謂始於黃帝則伏羲之易何以傳耶世紀之說恐未然也

黃帝作咸池之樂少昊作大淵之樂顓頊作承雲之樂帝嚳作九招之樂綱目載史記云帝嚳樂名曰六英與前編不同又前編云黃帝作承雲之樂名曰咸池顓頊作五基六英之樂名曰承雲則黃帝樂亦名承雲顓頊樂亦名六英重複參錯不可考也

卷六

二

帝王世紀云伏羲十五氏炎帝傳八帝以此推之黃帝少昊顓頊皆當傳世而世本史記所載譜系或未必其然也國語云少昊氏之衰左氏傳云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杜註皆其苗裔又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杜註即黃帝而路史云嗣立之帝是為帝鴻又緯書有元孫帝魁顓頊之後有孺帝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據此數說則五帝皆傳世甚明蓋云少昊之衰必非一世而高陽氏距舜不遠高辛氏與堯為親父子尤為最近八元八愷不應遂言苗裔當必有數世是堯未必為高辛之子堯未必為高辛之子而謂高辛之祖少昊顓頊之祖黃帝益不足信矣緯書之言固多荒誕而其敘世次或未盡妄姑記所疑於此

外紀垂生伯夷又伯夷為四岳皆未可信舜咨于四岳而後命伯夷則伯夷之非四岳明矣

史記云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而外紀於力牧之下添大山稽三字不知此為一人耶二人耶綱目載此於立六相之下似以大山稽為二人然外紀所云得六相者乃指風后太常蒼龍祝融大封后土六人不指此也綱目並載未詳帝王世紀載風后力牧二占甚鄙陋穿鑿可笑不知其何所本也

左傳邾子所言少昊氏官名甚古至太昊以龍名官炎帝以火名官黃帝以雲名官皆未詳其名今外紀所載諸官名如蒼龍赤龍大火西火之類殊鄙淺疑後人所撰也經世紀命義和於元載此據胡氏以甲子紀之例或未必

卷六

三

卽元載事也書曰乃命羲和乃者繼事之辭前編從經世未確而遂繫定閏於二載尤屬臆度不可從

龜歷草出通志史記而綱目係之五載此何據也今削之前編據莊子釋文堯六十載放驩堯殛鯀六十四載流共工六十六載竄三苗遂改六十為七十而分係之又以左傳史克之言故提要書云七十載賓於四門流凶族去四字以就其說已屬臆度綱目從其例而仍云四凶族則愈不得通矣又放驩殛鯀綱目以為七十一載流共工在七十五載皆較前編遲一載不知何據又南宋人皆以慎為謹金仁山亦宋末人也綱目仍之則誤矣十有二州自在禹治水之後然竟書云八十一載此何據

也故削去

前編所載多二年堯在位百年與世紀不合按書七十載舜登庸二十八載放勳殂落當以世紀為正

殛蔡傳謂拘囚困苦之非殺也鄭康成註周禮廢以馭其罪云廢猶放也殛鯀於羽山是也但鯀死於羽山故洪範

云鯀則殛死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史記亦云殛鯀於羽山以死可知殛之非殺矣前編一則云羽山之貶再則

曰羽山之貶而於後舉禹之年又云鯀以七十載殛死至是禹三年之喪畢而舜舉之自相矛盾何歟

四岳為堯老臣惜不見其名通志以為許由則以讓天下事附會之爾國語又謂其佐禹治水恐誤禹言暨益暨稷未嘗及四岳且舜之命官多咨四岳而後命則是元德重

望之臣不應下而為禹佐也國語之說未可信孟子只言舜避堯之子而大紀遂有委政臯陶之說此臆度耳

孔子曰舜五十而慕約畧之辭而前編載於堯九十載之下已為拘泥至綱目遂大書云虞舜孝慕瞽瞍則益可笑矣

通志云堯封鯀為崇伯使之治水夫方治水何以遽封之此非也鯀高陽氏之子想故有崇國而伯爵禹亦有伯爵

之號則猶襲其爵也迨治水成功之後始改封於夏耳按

有虞國禹故有崇國皆世嫡也與孟子匹夫而有天下之說又不合

臧孫云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杜註以庭堅為臯陶竊疑其不然若果一人則臧孫不應並舉也路史又以臯陶為大

業而伯翳即其子尤不可信蓋以舜五人獨臯陶之後無

卷六 四

聞故作此附會耳

前編據虞夏傳繫廢歌於十四載鑿甚今不取又前編堯舜二紀於書外多取虞夏傳為信金氏以伏生秦博士遠

見古書故多取之然自戰國以來百家繁興多謬妄附會之言伏生生於其後其所述當亦採取諸家未必盡得其

真也按洪範則禹敘九疇乃在治水之時非總師時也書大傳之言恐未然故削帝命二字其年則不可考矣

九鼎仁山從墨子說以為夏啟所鑄而不知其鑄之歲年故敘於啟崩之下綱目仍係之禹當從綱目

前編稱子王子者乃王柏也仁山受業於其門故效公羊子沈子集註子程子之例綱目仍而書之誤矣

孔叢子載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又大戴記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蓋自夏以前皆以建寅為歲首也至商而後更耳

黃帝之子元器為帝嚳之祖姬姓也青陽即少昊已姓也國語兩言青陽遂致疑誤史記以元器為青陽皇甫謐又

以青陽并元器皆誤也索隱說明白但今本有誤字帝繫西陵氏之女產青陽而國語又云青陽方雷氏之甥則疑

有兩青陽也大抵此等紀載多參錯不可細考姑存其概耳蒼林夷鼓皇甫謐以為一人朱子經傳通解從其說

前編云堯在位百載舜在位四十八載因經世歷及紀年之文也書明云五十載陟方乃死而前編減二年註云書

蓋自堯崩之後通數也書云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又云

卷六 五

三十在位則所云三十者乃合堯崩後三年數之當別有五十載可知堯以七十載舉舜又二十八載而崩舜以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乃崩則堯在位九十八載舜在位五十載明甚前編於堯多二載於舜少二載誤也堯以辛巳崩舜以甲申即位書孔傳云蓋以喪畢之明年即位此必有據禹以丁巳總師舜以癸酉崩丁巳者舜之三十有四載癸酉者舜之五十載也禹又以丙子即位以其年其事推之無不昭合張氏紀年金氏前編皆因經世以堯在位一百載故所推年數皆誤所云堯在位一百載者想因服喪二年通數之後因此誤謂堯卒於癸未又於舜在位之年除二載為服喪故舜止得四十八載其誤甚矣

卷六

六

堯崩以辛巳歷壬午癸未則三年之喪畢矣故舜避當在此年而即位則甲申也張氏紀年以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夫自癸未至乙酉三年喪未畢也而遽書踐位則與孟子不合又乙酉既踐位矣距堯崩已二年不稱元載至丙戌而後稱元載何歟又謂為禹在丁巳則自丙戌至丁巳實二十二年與書不合乃謂自乙酉數之夫乙酉既不稱元載而以丙戌始紀矣胡為又以乙酉數之此皆張氏之誤而前編仍之過矣書不總敘堯在位之年其曰朕在位七十載又命舜曰乃言底可績三載又二十八載帝乃殂落通計之則在位百載或百一載也外紀堯年十六即天子位則當百有十六歲或百有十七歲矣於舜日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

陟方乃死三十在位通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言之五十載陟方乃死則又通服喪三年言之故曰舜年百有十歲也史記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據此則堯立七十年又試舜二十年命舜攝者八年通計九十八年是去其在位之三年舜以六十一歲即位又三十九年而崩通計四十年是又去其即位之十年也試舜三載攝位二十八載五十載陟方乃死此皆書之明文而史敘次不合乖謬顯然索隱正義畧不致疑何與皇甫謐云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

卷六

七

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此亦本之史記而又有不合其云甲申生甲辰即位則年二十一而為天子既與外紀相違而甲午徵舜則堯之五十一年甲午距甲寅二十年甲寅距辛巳又二十七年與史記皆不合矣蓋誤認堯紀凡二十八年在此位之後不知此乃通得舜之年計之舜紀云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史之所載固分明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三當作五甲午距壬午凡四十九年則是九十九年即真亦非七十九年蓋此三十一年七十九年皆以舜之年計之非堯在位之年與上所云固參錯矣壬午詎癸卯二十一年故曰百歲與史在位三十九年亦不合

舜之崩在癸酉而此云癸卯蓋先三十年舜之生在甲申而此云甲子蓋又先二十年史記誤而皇甫則又誤之誤矣今者前編據經世紀年以堯即位於甲辰得舜於癸丑傳位於丙辰崩於癸未舜生於甲申即真於丙戌崩於癸酉以書考之皆合獨謂三十二載丁巳命禹三十三載戊午禹總師此一節為小誤舜所云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蓋通堯崩之年數之如舜典五十載之例漢高帝即位五年而詔云帝有天下十二年於茲蓋通數為漢王之年亦其證也舜之命禹實以三十一載丙辰次年丁巳禹乃受命自丁巳以迄癸酉適十一年與孟子合紀年有疑於此故以乙酉書踐位丁巳書命禹以遷就之孔氏日以喪畢之明年即位乙酉尚未畢喪不得云踐位而丁巳實二十

卷六

八

二載與書所云終有不合前編蓋仍其說而未之深考也今但移命禹總師於三十一載之下而禹受命則書於三十二載則於書於孟子皆無不合而史記皇甫之說可無容辨矣

皇陶堯在二歲無明文特以孟子語合之史記而臆度之耳今去二歲字

大紀伯益歸政就國之說臆為之耳當刪

蔡傳亦謂仲康即位之次年征羲和但無明文可據傳又引唐志云日食在五年則自相矛盾矣今不取

通志載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不勝修德期年而有扈賓服此誤以啟事為相事也使相果如是豈至為泥所滅乎至竹書所載征昧夷黃夷之類則或有之是時夏已南遷

有窮方盛不憂心腹之蠹而爭門庭之寇以勞師於遠相之不終於此可見矣

前編書三歲羿滅伯封羿滅伯封之年不可考是歲甲子也故因以繫之蓋用胡氏之例凡事之不知其年者則概附於甲子歲之下後少康奔有虞亦同綱目仍其文而不載其故將遺誤後人矣故悉削之

公劉遷邠大紀據世表而係之少康之紀前編據漢書而係之桀之紀今從前編其云二十二歲者亦以甲子紀也今削之

諡法至周始有桀與成皆以為諡恐未然

大紀紀年聘伊尹皆在湯即位之年而前編據史記係之征葛之後按聘伊尹未必即位之年然必在征葛之前史

卷六

九

記錯其先後當不足據今從大紀前編又載征葛於湯元祀孟子曰湯事葛若元祀而即伐之何以云事亦不足據也

五十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此年據淮南子為的餘皆無考故悉削之

湯踐天子位大紀三月之云以史記意之耳今不取

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史記三月之云未知十八歲之三月歟抑十九祀之三月歟故亦去之

前編係鑄幣於二十一祀未知何據

雍已按史止云般道衰而大紀遂有王尸君位等語皆臆度耳

書序仲丁遷於囂本紀作遷於囂

史記云自仲丁以來諸弟子相爭代立比九世亂按自仲丁至陽甲適及九世而史記於仲丁崩之下始書國內亂其言無可疑者胡氏謂仲丁當作沃丁以九世爲立弟者九世非也

金仁山曰據漢書婁敬傳則古公遷岐下距伐商百有餘年當在癸辛之世據東漢書則古公遷岐當在武乙之時皆不可考大紀係之小乙之年下逮克商凡二百載亦以意度耳其云二十六祀亦以甲子紀也今去其二十六祀之云而仍其世

伐鬼方之年不可考金氏以經世圖是年值既濟遂以九三爻辭之云附會之而綱目仍其說甚可笑今正之王祀於禰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雉前編以此事係之祖庚

卷六

十

之祀謂爲祀高宗者非金氏據史記然史記乃言祖已追敘高宗之事耳非如金氏所云也

竹書載季歷伐諸戎具有年數然皆在太丁之世蓋竹書載太丁年甚久與經世不合故前編以其年計之而係之帝乙之紀然不足據也故亦削之

前編所載紂辛八祀十一祀十二祀十三祀之云皆不載其所本未可據也今悉削之

漢儒以履萬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之元年自此九年而崩書亦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語今據此從西伯薨歲逆數之則當在十二祀而前編書於十四祀又不知何據也史記月名畢聚爾雅月在甲日畢十一月爲辜則當爲畢辜非畢聚也索隱聚音嫩嫩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亦

不言爾雅之異周禮正月辰在嫩訾以聚爲嫩是正月非十一月也爾雅正月爲嫩此等處皆不可曉當闕之國語至於元月與爾雅合而他無所見疑是字誤或後來改之十二辰之次見於漢律歷志而星紀元枵嫩觜隆婁鶉火壽星大火析木皆見於左氏傳則不自漢始而其來已久然左氏所載多梓慎神竈之語是亦星家言耳爾雅釋星有星紀元枵壽星大火析木嫩觜隆婁大梁鶉火而無實沈鶉音鶉尾又不明著十二次之名若以經傳所不載則歲陽歲名月陽月名皆經傳所無有而一一詳之何也此皆有不可曉者姑記於此

南軒先生與朱子書云編通鑑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採舊史尤佳恐通鑑亦有所缺遺耳

見文集二十卷第十五書此南軒

卷六

十一

先生亦有不滿於通鑑者而朱子亦每欲更定綱目而未及也

秦之并天下齊爲之也戰國之初魏爲強國及惠王時亦稍弱矣然元里之戰固陽之圍秦亦不能大得志於魏也至齊用孫臏再敗魏師殺廢涓屠太子申魏遂以不振秦因以其隙伐魏取河西上郡之地據中國之樞析天下之脊六國雖未亡而秦併天下之勢已成矣夫臏之於兵不可謂不精齊之用臏不可謂不明而亡國之本乃在於此故凡偏見一時之利而不顧久遠之謀者聖主之所必斥也

張儀愚弄懷王玩之於股掌之上而懷王卒不悟其身挫地削客死於秦宜也此時爲楚忠計者獨有一陳軫然軫

之言曰陰合而陽絕於齊苟與吾地絕齊未晚是猶以地為重而未審夫利害之實也軫知絕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地不知受地之後而絕齊則國亦孤秦又奚懼於孤國縱六百里之地可得秦獨不能伐以取之乎且受無故之地而輕絕與國之歡楚亦何以自立於天下哉及儀之詐已見而軫又欲賂秦以一名都與之併力而攻齊夫欺楚者秦也楚先絕齊又使勇士罵之齊卒未嘗出一甲以攻楚齊之於楚可謂無負矣而乃欲挾仇讐以攻之吾不知此師何名也且齊秦之交已合軫豈能以名都遂必秦之必盡力以攻齊乎游說之士但顧利害不計義理大率若此而軫之策於利害并所未審故備論之
報王十七年趙王封其弟為平原君此惠文王也則平原

卷六

三

君於孝成王為叔父矣後秦王遺孝成王書曰不得魏齊吾不出王弟於關於前不合考史記平原君傳止云趙之諸公子不言惠文王弟

安王十二年秦晉戰於武城十三年秦侵晉此時晉已三分矣此晉字疑當作魏字又按安二十八年韓趙魏共廢晉靖公為家人而分其地則是時晉猶存也然微弱已甚烏能興兵以與秦戰晉字誤無疑也

史記荆軻傳燕太子丹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少時與丹驩按政以十三年即位其歸秦在昭襄王五十六年時方九歲耳未必有與丹驩之事也

呂不韋傳姬自匿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徐廣日期十二月也通鑑云期年而生子政本徐注按人十月生期而生政

何以知政為呂氏之子也疑期非期年之期乃當生之期耳人生固以十月為定期然或有過十餘日者或有少十餘日者亦不可以定子政之生於期必不足故以大期言之亦約畧之辭古人質實是以子楚為姬所欺而不覺也若云期年則不合矣

漢書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日在婁四度夏至日在東井二十一度秋分日在角十度天日行一度日起度端終度端與天同行而日退一度日在牽牛云云皆指分至之日而言也如冬至日在牽牛初度次日即在二度矣以日行言之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復舊處是日退一度以日道言之每三日半強而移一度夏至後自北而南冬至後自南而北冬至日道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

卷六

三

至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夏相去四十八度而春秋分日道正當其中日行之升沈以東西日道之往來以南北度之起則以日行而天體至圓縱橫經緯莫非一致故日道亦以度計也日行之度以二十八宿為紀日道之度以極為紀

王莽傳哀章一作衷章當從衷為是哀字不記所出疑誤也通鑑三十九卷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考異曰袁紀作衷章今從范書按哀章獻銅匱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與王盛因自竄姓名哀字不祥必諱避之當從袁紀作衷為是

元符六年六月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為吏有罪者按史記作舉兼并之徒及守

相為吏者漢書吏作利註俱無明解通鑑增有罪二字未知所本攷武紀詔書有日舉獨行之君子微詣行在所又曰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疑獨行之君子即史所云兼并之徒而姦猾為害野荒治苛即通鑑所云守相為吏有罪者也

史平準書專令上林三官鑄錢裴駙註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漢書食貨志無註按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廡辨銅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屬之則水衡屬官最多而裴註獨舉此三官不知所據也表又云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鑄錢皆屬少府

卷六

十四

似三官之云指御羞上林衡官為有據而裴不言姑記以俟考又按水衡都尉所屬先有五丞後又云九官令丞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丞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其數不合豈五丞統領之而九官七官之屬皆分置耶此不可考矣又按九官之數則技巧六廡為兩官顏注云太僕屬官有六廡而水衡又云六廡技巧六廡為一官且當六廡者其官別屬水衡也據此則技巧六廡為一官且當乙其文矣後表又云省技巧六廡官亦不言六廡技巧未詳

范書光武在饒陽自稱邯鄲使者既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通鑑不載其語豈不信有此事乎考異亦無說

建武永平之際莎車王賢最為雄長而卒死於寘之手可以為疆不義之戒矣

郊祀志樂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大言顏注美言

善為甘美之言按美字句絕言字屬下句言其多方畧也顏注非是

漢昭帝始元五年詔曰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此言通保傳傳孝經而論語尚書則未云有明也顏注以傳字句絕謂孝經論語尚書皆未有明非是蓋保傳傳孝經簡帙無多易於通究而論語尚書則非朝夕之功也是時昭帝年始十三故未能有明耳

食貨志王莽陘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顏注莽以漢家制度為泰疏闊而更之令陘小此解非也莽正以漢家制度陘小故有疏闊欲為廣大耳

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其語未明後云農夫一家挾五口治田百畝則每一人受田二十畝矣不知士

卷六

十五

工商所受田比於農夫自耕穫之乎抑不爾也周禮有士田賈田賈田當即工商所受而註疏之解則不然農夫八口受田百畝五口乃當一人則所受亦甚少矣

董仲舒傳江都王問越有三仁仲舒以羞稱五伯對則固以勾踐為五伯也顏注無明解荀子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為五伯仲舒本此

裴與匪通朱子引顏注為據然按顏注云裴讀與匪同不言裴即匪也幽通賦云實裴謀而相順注言惟誠是輔惟順是助則固以裴為輔矣朱子言裴匪通其說當據大雅蕩之篇而所引顏注則偶記誤耳

禮樂志引賈疏如瀆注六親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賈傳應劭注六親父也母

也兄也弟也妻也子也兩注駁異而顏注無明說按老子六親不和然後有孝慈王弼注同應劭當以應為得而賈疏後又云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則父子乃在六親之外矣更當博考

食貨志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四語未得其解前云黨有序而鄉有庠則非庠序之外別有鄉學也下云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則少學乃諸侯之國學又不得更有國學也

令為親屬此從漢志史令作有兩義俱通疑以史為長以衛長公主妻之所謂令有親屬也以帝言之則為親屬矣介使者權介其弟兵兩介字同解虞喜志林云介因也其訓為是顏注前云介恃也後云介甲也皆非

卷六

六

蘇武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降字句絕言律知我必不降而必欲降我是明欲殺我令兩國相攻也顏注明字句絕非是

光武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按前云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則我字自屬邯鄲將帥下云吾聊應言我亦發之我字乃光武自指也賢註是日知錄駁之非也景丹傳言吾聊應云然此日知錄所據要當以紀為正丹傳誤改也

光武至河北鄧禹即進說定天下之策馮異又言之光武皆深相然許而朱祐耿弇之言則陽拒之蓋馮異皆腹心而於祐弇不無所疑恐致漏洩耳故自渡河北即已貳於更始而力不能自立猶假其名直至破王郎悉定河北那

縣乃始明與之貳范書於不就徵後云自是始貳於更始亦以其事迹言之而光武之於更始貳實不自此始也苗曾陰救諸郡不得應調恐亦文致之辭使曾果有疑蕭王之心吳漢以二十人至無終曾何為出迎之乎且不應畧無所備也會與順充輩雖無罪不得不除史家文致其罪耳

范書致僚屬致亦當作置劉氏謂此致字可不改非也鄧禹承制遣使持節命隗囂為西州大將軍胡註曰後之承制始此其實不然更始遣諸將皆承制如田況彭寵吳漢皆承制所命也光武於河北亦然

卷六

七

寵而光武受王元之降封子密以侯二者不能無憾焉馬援棄葬城西按本傳城當作城通鑑誤

耿弇諡愍此不可解註以為諡法在國遭憂曰愍時國有大喪故以諡弇言與國同戚也強解未合遭憂非遇喪之謂且漢制以日易月光武以去年二月崩至此已一歲餘矣君臣久已除服何得以此諡弇乎鄧禹亦以今年五月薨諡為元則弇之諡愍應別有故而不在國遭憂之謂也臧宮亦以永平元年薨諡曰愍與弇同

明帝為太子時嘗言交通北虜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其言為是而班彪所上稟草謂不宜絕北虜者非也及即位乃更受北匈奴之貢報其使鄭眾之諫正合帝前說而不見聽此不可解蓋以北匈奴疆暴不

息聊為姑息之計欲以免目前之患而不知其不可也其
後卒遣耿秉竇固伐北匈奴而南單于為保塞者數十年
則鄭眾之云不可易矣

章帝建初元年徵還班超超將發為于真所留更還疏勒
擊破尉頭三年又率疏勒康居于真拘彌兵攻姑墨石城
破之至五年始上疏請兵夫章帝罷都護戊己校尉詔徵
超還蓋絕西域也超不從詔而以疏勒于真故輒留未有
不上疏自言其狀者不應遲至五年始請兵且并一不及
自留之故其擊尉頭攻姑墨石城雖不煩中國之兵然亦
必當自言於朝不應默默此皆范史疏畧而司馬公亦未
之覺也

卷六

六

光武建武十九年幸南頓復田租歲劉氏曰歲上少一字
下二十年復濟陽六歲顯宗復元氏六歲則此當初復五
歲增一歲則六歲與後事同矣是漏五字也按歲上必有
脫字劉氏據後事疑脫五字通鑑作一歲通鑑不知所本
當以劉氏為是南頓父老願復十歲一歲與十歲相去遠
矣若果先止一歲則不應有十歲之請也

順帝時宦官之盛甚矣孫程以爭功遣就國而周舉說朱
儂請留之此不可解尋舉前後所奏陳多毛舉細事而於
內官外戚都不一及至顯親殿特賜策問而但言宜密敷
州郡察彊宗大奸以時擒討此正張綱所云豺狼當道安
問狐狸與左雄李固所言較然殊矣梁商辟陳邑李固而
臨沒獨稱周舉則舉之為人未可知也
通鑑不載顯親殿
之對而范史以周
生徐鳳等並起為舉言之其甚矣
之對而范史以周
之是矣 陽嘉三年旱災舉之對亦但言出後宮不御之

女除女官重賸之費後又言遠侯邪而專指司徒劉崎
固庸人然侯邪有大於此者舉胡不指言之也張衡言威
不可分德不可共勿使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言雖緩而意
則切矣 通鑑載陽嘉三年之對而刪去司徒數語遂不
見其本指攷
本傳乃得之

順帝欲探籌以定皇后之選胡廣等諫止之遂立梁后余
謂卜之於神或別有屬後來無梁冀之禍矣然梁本恭懷
后之家又通經術有名未來之事不可預知此非廣之過
但謂德鈞以年年鈞以貌則不可以為訓也
張衡言圖讖之非經其言最明而又稱律歷卦候九宮風
角之書齊固失矣而楚亦未為得也

重問謂如王嘉之召詣廷尉翟方進之詣二千石雜問皆
是也賢注謂大臣微重故曰重問非是
冀殺呂放而推疑放之怨仇以放弟禹為雒陽令使捕之

卷六

九

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則宗親賓客乃其怨仇之宗親
賓客耳胡注謂陰使禹滅其兄之宗親賓客恐未然
周舉傳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
州刺史馮羨等並守光祿大夫順帝紀遣侍中杜喬光祿
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等以周舉為光祿大夫
與傳不合通鑑從傳按舉自侍中遷光祿勳乃授光祿大
夫則傳為確胡注引范書紀傳謂舉是時為光祿大夫誤
山陽公之薨蜀漢諡曰愍魏諡曰獻司馬公以魏為正故
從魏諡而後皆因之朱子既草司馬之失以蜀為正宜改
從愍隋煬帝亦唐諡然不可以此例也
桓之亂極矣既崩無嗣迎立之權在於竇武此撥亂反正
之機顧信劉儵之說迎立靈帝遂以亡漢豈天厭漢德乎

何其悖也靈帝蓋好經書能文章故劉儵以此賢之不知帝王之學不在此也

光明章和為漢賢王然外戚之禍萌於孝章宦官之盛基於孝和不能無恨焉安順為亂之始桓靈為亂之終順少愈於安靈更甚於桓四君相繼大命以傾於獻則無譏矣王聖女伯榮最為寵驕及後徙雁門乃聖及女永而無伯榮賢注胡注俱無明說按范書永壻梁嚴非伯榮也劉瓌以伯榮為妻得襲兄護爵為侯王聖敗貶爵為亭侯則伯榮之不及者以瓌故耳

馬后言戒之在得正以封爵為得願守此戒故不欲封爵親戚也賢注以得為貪嗇非是

鄧后紀下意難問下意謂於經書自出意思難問也賢註

卷六

二十

猶出氣氣字誤當作意

范書載獻穆曹皇后不與聖事畧與元后同通鑑以其事相類謂為范史之誤且謂聖殺此時不在后所故刪余謂是時獻帝微弱已甚雖居帝位勢與凡民同其或置聖殺於后所未可知也若以事類元后而疑之前後固有相同者烏得以意削之操之女有曹后正猶宣姜之有許穆夫人所謂由於秉彝不因世類者也

方望勸隗囂不應更始之召其識明矣乃與弓林共立定安公以致殺身此與隗囂亦不相遠也定安公長大不能名六畜乃盆子之流於聖公且遠不若而欲輔以成事不亦妄乎近來有援綱目帝在房州之例謂當黜王莽而以定安紀年疑綱目於此為失是亦方望之見定安立本非

正并不得比於失地之君果若近人所言則孟子之勸齊梁以王真為無君而李泰伯之譏不為過矣

更始少時結客報仇及後即位建立諸將與平定三輔俱有材畧其不從王匡張卬之策亦非庸庸者也特降樊崇依謝祿為失死社稷之義耳帝王之興多驅除日月出矣燭火自息而必盡為抹撤過矣

赤眉有樊崇而鄧禹自擇偏裨又有樊崇王莽臣有王匡而更始成國上公王匡古來同姓名者多矣然未有一時相遇者也莽使王匡守洛陽更始命王匡攻之以王匡攻王匡真可一笑矣劉向在成帝時劉歆在王莽時而東漢初又有劉歆劉向歆之名著於天下當無不知者且時又未遠而故襲之此不可解又同時有三李育隗囂初起殺莽繼戎大尹李育趙家大

卷六

三

李育王匡又公孫述將李育蜀相李熊而魏郡大史亦名李熊

劉恭之為更始者至矣後又為之報殺謝祿而更始子鯉乃結客殺恭事之相反有至於此者可為浩歎也

袁楊皆東京名族世為上卿然袁非楊比也楊震以諫死秉賜皆危言正論僅而獲免彪亦能全節於亂世故孔文舉謂四世清德海內所瞻非虛言也袁氏惟安為立節性實氏幾陷大禍其後湯逢周旋桓靈之朝尊官厚祿絕無建明且與中官相比以固寵榮厥後因紹術以致赤族雖其不幸夫亦有以致之矣

漢志南陽郡比陽縣比水所出廬江郡潯縣泚山泚水所出師古曰泚音比又布凡反水經泚水出泚陽縣東北大胡山又泚水出廬江潯縣西南霍山東北按漢志無泚陽

縣泚當作泚傳寫誤耳蓋本作比後人加水因與廬江之泚相亂又俱訛作泚東漢東海王彊女封比陽公主通鑑作泚今范書皆作泚後人誤改惟東海王彊傳尚作比正字通於泚字下既並載南陽廬江兩水泚字下又並載之誤之甚矣

隗囂傳論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回猶轉也言世多以成敗論人轉成敗而為議論者世未之有其意謂隗囂不幸而敗也賢注回猶易也胡注回反也轉也皆未明晰

順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然考之史十九侯無專政竊柄之跡且孫程等以懷表上殿爭功俱遣就國矣後雖召還而黃龍等九侯又以與宋城交通復

卷六

三

遣就國矣其用事者則張防張昉曹騰孟賁曹節是帝之委任宦官初不以其復位為有德也

順帝時三公有許敬龐參王龔俱名正直又拔用左雄周舉李固虞詡張喬徵聘樊英楊厚黃瓊郎顛法真而陳蕃李膺陳球亦出於是時帝固非憤憤者也其於安帝為愈

矣然委信宦官授柄梁冀卒以致傾覆之禍後之人追原亡漢之由帝不能辭其責也順帝非盡昏庸其於梁冀之惡當無不知之而顧授以重任此固因梁后之寵亦曹節輩積漸稱譽之力也明皇用高力士而李林甫安祿山因之以取將相遂以亡唐前後一轍可為歎息矣

求歛父仲娶光武祖姑生歛按王遵以歛為光武之外兄而歛女弟為漢中王嘉妻嘉光武族兄也則所娶者乃光武之姑祖上疑脫從字或祖字衍賢注亦云光武之姑子

永平中四姓小侯樊鄒陰馬也質帝本初時亦云四姓小侯則不知何指疑但言外戚小侯而史遂例以四姓加之其實無四姓也胡注此時蓋以梁氏入四姓陰實諸后族衰廢者未必得與也其說恐未然靈帝時呂強疏亦云外帝初亦云四姓小侯及梁鄒小侯則似仍指明帝時之四姓矣

朱穆可謂失言矣冀試君之賊天下所共誅而拳拳以賢輔之事望之其不隨崔琦之後者幸也穆是時為大將軍掾後又舉高第為侍御史始終於冀而不去失去就之義矣

馬融為梁冀作章奏誣害李固而卒為冀所陷此天道也司馬公謂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其說未盡寔生昏亂之世憤數世之失權疾強臣之僭亂故發

卷六

三

此論欲以刑罰齊之夫漢之法嚴矣梁孫宗族賓客及中官子弟倚法以削虐及天下不正其本而但云嚴刑是使貪饕殘酷之吏愈得以自恣也晏子之對景公曰惟禮可以已之而宰我使民戰栗之說為孔子所深斥如寔之論恐徒以增亂而未必其能矯枉矣

王敬小人貪立功名遂敗西域蓋欲以追定遠之蹟而不知適以自斃也故曰古法不可再用

耿況初封除廩侯後封牟平侯少子霸襲爵除廩侯而又有牟平侯舒按光武於諸功臣嗣子襲爵多有更封其弟者舒豈其例耶然國傳言霸襲爵則霸當為牟平侯矣舒別有戰功或更封未可知此范史疏畧不可考也

魯恭傳其者舊大姓不蒙薦舉按通鑑作門下者生蓋生

誤作姓後人不解遂增舊大二字宜從通鑑改正

鮑昱傳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按封胡二字難解疑有誤凡制書皆璽封尚書重封惟赦贖令司徒郎露布州郡據注則當司徒露布上闕不字司隸下書當作司徒下書

張元傳輪氏注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城南李膺傳輪氏注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按前漢地理志潁川郡有輪氏無輪氏後漢郡國志潁川郡有輪氏無輪氏輪氏建初四年置則輪氏乃前漢縣名後漢併省後復置輪氏非輪氏也賢注前後相駁所云故城亦復互異宜考

卷六

五

劉平逢餓賊將烹之辭以請歸食母而後就烹及歸食母畢乃辭母還就賊此非人情平即不為己計獨不為母計乎平死則母何以養尾生之信亦不必若是也通鑑不載此事蓋亦疑之矣

劉殷傳吏下檢結多失其實檢結二字未詳其解檢如今檢查結如今結狀大概相近更俟考

章帝之廢太子決於倉猝而外臣無一言者蓋以竇后寵盛無敢忤意亦有光武故事不復以為異也開國之主其貽謀可不慎哉光武之廢太子遲迴者數年廢後亦未有言者惟太子太傅張湛稱疾不起耳白韓歆以直諫死羣臣之氣奪矣彊如到憚祇進調停之說求如來歷輩之廷爭不可得也

章帝之禁逼馬氏竇氏為之也史云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似不得其情觀竇氏之所以陷宋氏梁氏者可概知矣司馬公咎章帝知憲之惡而不能去帝蓋牽於竇后之愛也以章帝之賢而有此失幾以覆國後之人主可不深戒哉竇后本以色進太子之廢宋梁四貴人之死皆由之

權勢赫奕可知矣奪主田園特其一節耳史謂帝亦不被以重任此無識之言夫憲以宮掖之勢奚必重任而後能為非乎且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其任亦不輕矣

武帝開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燉煌昭帝始元六年又置金城故竇融傳云河西五郡光武時并金城屬隴西未幾復置安帝時徙金城於襄武則金城雖置而非河西故地矣故後亦止云四郡蓋不數金城也

鄧騭兄弟乞身行服太后因曹大家言許之下即云服除

卷六

五

蓋此時遵文帝以日易月之制行服僅三十六日耳至元初三年始詔聽公卿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陳忠以不得志於鄧氏之故至上疏陷成其惡小人之伎狠者也安帝時稅政多矣忠所上疏皆崇虛言無切要者獨論伯榮一章稍為直切而於楊震之死周廣謝惲樊豐之橫默默而不一言也至於詆朱寵劾來歷則耿寶之類耳順帝時虞詡追奏忠等罪過詡非妄言也忠之為人概可知矣

虞詡賢臣朝歌武都既建功名其劾馮石劉熹奏程璜張防等皆有正直之風而為孫程張賢所擁仗論薦按程等無專政之跡而周舉亦嘗請留之則非程璜張防等比也虞詡劾中常侍張防坐徙邊後王龔欲奏誅中常侍張防

疑防即防徙邊後復召還也宦者傳不載張防王龔傳亦不載欲誅張防事無從參考通鑑王龔云云當出東觀記或袁宏漢紀也

李固伏尸號哭自是質帝尸也胡註謂伏地而號哭其狀如尸非是註蓋避伏帝尸爲非禮而不知其謬矣

梁后委任李固前飛章之譖后固執不聽冀言不能入也質帝之崩先策免固蓋以女弟之故故必立桓帝冀以此間之故其計得行婦人之見如此悲夫

張陵梁不疑所舉孝廉而劾奏冀冀之所以遷怒於不疑也其轉不疑爲光祿勳由此而史不言又陵傳止載劾冀事他無所見計當冀張盛時而能劾奏之此必大有威望者生平亦必有所建豎其事不盡傳惜哉

卷六

三

陳禪爲鄧騭所辟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後又爲閻顯長史閻顯之誅禪遷司隸校尉豈顯之誅禪與有力乎不然何以不累於顯也范書不詳無從考矣顯之敗崔瑗亦以故吏被斥而長史不及此必有故

通鑑孝文帝前三年四月城陽景王章薨綱目不書城陽王章卒此缺文也孝武帝元光五年書河間王德卒獻王以賢景王以功當得並書

史稱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然文帝於政刑未嘗稍弛也薄昭帝舅而以有罪迫令自殺淮南王親弟而以有罪廢徙蜀以死絳侯親握天子璽授之帝其就國也有人告其謀反即逮繫廷尉宋昌張武皆從代來親近之臣雖加爵賞而終身不得與政事此所以致太平之治而恩澤下及

於民也若如元成肅代之柔弱姑息適足以養奸惠惡而何足以爲治乎

皇甫規疏乘常守安乘猶居也常平常也即守安之義胡註前後相乘以侵暴羌戎爲常非是

楊震傳父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按哀帝之元年距建武之元年三十年寶教授時必在弱冠之後建武中已六七十矣故云老病也震之卒在安帝元光三年上距建武之元共一百有一年震年七十餘以年計似寶爲震之祖非父也記以俟考

震傳聞之師言師指所從受業者非眾也胡註誤孔融魯國男子自言爲魯國丈夫不肯居此故曰明日當拂衣而去章懷註云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爲魯國男子

卷六

三

其解非也

楊震傳安帝殺河間趙騰張皓傳順帝時又有清河趙騰上書順帝因騰言滅死一等此兩趙騰非一人也

桓帝紀沛相荀翌翌當作昱考黨錮傳有荀昱無荀翌也段熲擊東羌自請騎五千步萬人悉如所上則固有萬五千人矣經涉二年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而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此史氏之誤文也羌雖破敗而兩陳相對必有所殺傷不應百八十戰所殺虜以三萬計而軍士之亡僅及四百羌豈束手就誅不一格鬪乎或類所上

事自爲掩蔽後來史承而書之不深考也

黨錮傳范康寶武傳作苑康苑與范必有一誤荀或傳紹與操書甚倨註陳琳檄文非也此建安二年事

書詞不傳陳琳檄則在五年紹率大兵攻許時

李固傳為飛章誣固者固所奏免之人希冀旨為之也此非馬融所作後二年冀誣固與劉文劉鮪共為妖言及固出獄又更據奏前事融為作奏必是時事

范史荀彧傳與魏志畧同為參校得失則陳范之相去遠矣志所載或策破陳宮呂布反定河北語皆質實詳明可見曲折范史多所刪節又文其詞而意則不盡矣其料袁曹勝敗與策關中諸將亦皆關大計不知范史何故畧之而載操增封表尤不可解其他小有異同處亦皆以志為勝是時政在曹氏天子虛位志言太祖錄或前後功表封或萬歲亭侯又增封一千戶及表請或勞軍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參丞相軍事皆紀其實表文皆虛語耳故

卷六

天

皆不載范氏不載前請封表而載增封又并載請留表云帝從之以或為侍中云云尤為無識

劉表遺袁譚袁尙書皆王粲作粲集不可考范史載遺譚書文多缺誤三國志注載魏氏春秋刪本較勝當併從之賢注載遺尙書則與三國志注同

帝紀順帝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襲爵按鄭眾卒於安帝元初元年而養子閔已襲爵矣則不始於順帝也其定著令則自此始耳

後漢八志皆司馬彪續漢書劉昭註范書因其十志皆缺故取彪志以補之至章懷注范書則不注志是又後人補入彪志劉注非章懷本也八志文多訛誤劉注亦不詳章懷本無八志故志中治字民字皆不改

劉昭注范書采集同異蓋如裴松之三國志注非解本文也章懷之注則師古漢書注例與劉異矣不知何以缺志不注也豈以志乃彪書不以混范史乎

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注盆子承其後故祠之此說非也盆子時尙未立烏得為盆子而祠景王乎盆子景王之後乃因景王而立盆子非因盆子而祠景王傳中自分明不知章懷何以誤也齊人皆祠景王適有齊巫在軍中故令祠以求福耳非以盆子故也

北史及周書宣帝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宇文孝伯王軌譯因言軌捋鬚事通鑑作事由烏丸軌軌姓烏丸字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其語正同但以王軌為烏丸軌而倒二人又下去譯字遂啟胡注之疑謂軌捋鬚

卷六

无

事乃宇文孝伯所言此誤甚也胡氏豈未考之北史及周書耶日知錄亦言註誤而不引北史周書以證亦不可解晉書元帝紀宣帝深忌牛氏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牛氏非牛金也魏書云司馬獻晉將牛金子也蓋敵國傳聞之誤通鑑不載通小吏牛氏事楊用修謂通鑑誤以牛氏為牛金何也

史記太初元年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大餘五小餘八按索隱註小餘三百四十八則朔虛之謂也大餘五則氣盈之謂也其云大餘五十四則以甲子言之每甲子六十日五六三百日一歲十二日凡三百五十四日故曰大餘五十四也小餘八者是又以三十二為一日即四分之一也又按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蓋皆以朔虛言計一歲月與日十二會共三百五十四日三百

四十八此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除五甲子三百日大餘
五十四日小餘三百四十八大餘五小餘八者蓋皆以氣
盈言之計日行一度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
天除六甲子三百六十餘五日為大餘五又四分日之一以
三十二為日法四分日之一得八為小餘八前九百
四十之日法不可以四分故更為三十二之日法
東漢遺詣公車公車署名也如待詔金馬門之云耳續漢
志曰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
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漢書音義曰公車署名也公車
所在故以名焉今誤用

安帝永初六年詔越雋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
郡置萬歲苑健為置漢章苑按此五苑置之不知何故註
亦無說

卷六

三

後漢志注載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
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
王之法也百執事之吏至於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
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
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按司馬續志於建廟本事不
詳而兩詔書亦俱不錄范史本紀又無之邕之所云遂湮
沒莫考惜哉

范史明帝紀永平三年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
武德之舞章帝紀尊明帝廟曰顯宗四時禘祫於光武之
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和帝紀尊
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考漢前志高祖廟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則武德乃高祖樂舞名也宋志明帝初東
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
明有功也承文始五行武德為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

薦之光武之廟據此則光武樂舞名大武不與高祖武德
同名矣沈約去范曄不遠不應所載頓異疑有訛誤司馬
彪續漢志俱削不載最為疏畧劉昭補注所載東觀書為
詳然文字轉寫舛謬不明今尋其意義為改訂之列於左
方備注其說考據前後當以沈約宋志為的而范史所云
武德之舞俱屬訛誤然亦未必范史之失蓋因范史無志
而司馬彪志又不載樂舞之名後人習見前志高帝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遂疑大武為誤改大武為武德也章懷注
未能辨明乃引前志為說遂貽千載之惑余既攷正東觀
書因附論於此以俟識者

補注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
歌八佾舞功名按功字誤此乃羣臣請定世祖廟樂東平

卷六

三

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
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
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
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
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
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
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
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
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苞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
之文典按此二語難解凡緯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
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按引此條以明光武功德俱極
文王之極機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

臣愚類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按請當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按當作賓伏惟陛下以盛德當成康之隆天下又安刑錯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甯康臣欽仰盛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棨旒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

建武二年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此雒陽高廟也長安故高廟虛無主矣至十九年成哀平三主祠祭長安高廟是又自雒陽遷於長安也乃帝紀十

卷六

書

始所立非漢西京之舊史家以更始故畧之故不載於本傳也

漢西京禘祫之制皆無明文惟張純傳言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案韋元成傳言高帝受命建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親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後止毀太上孝惠廟太上廟主瘞於園孝惠皇帝主遷於太祖廟此元帝時也元帝崩匡衡又奏毀孝景廟史不言遷主於太祖廟以孝惠已見前故畧之耳後平帝時王莽奏毀悼考廟言其兩統貳父失禮之正則必不以主遷於太祖廟矣是西京毀廟主惟孝景孝惠元成雖有就太祖廟而序昭穆之說然禘祫之禮卒無所見平帝元始五年祫祭明堂又不於太祖之廟其禮史不詳書張純及見西京舊事其言必有所據史文殘闕不可考矣又元始五年前漢以為祫祭張純以為禘祭注謂祫禘俱是大祭名可通也此恐不然祫禘字必有一誤

東京因張純之言禘祫遂定禘祫皆合毀廟存廟之主其禮同特禘以四月祫以十月為異耳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考之志紀西京十一帝祫禘於高祖廟而世祖廟諸帝不合也世祖廟自行禘祫然與四時之祭不異蓋自光武以下無毀廟與西京異矣至獻帝西遷長安始合兩廟而合之按是時故高廟猶存故蔡邕之議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高祖太及近帝四光武明帝凡七帝而禘祫之制

卷六

書

則以時日之卒未之及也是漢儒所云禘祫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兩漢之世俱未之一行矣漢舊儀言宗廟三歲一大禘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隨廟神皆合食此非實事後人妄言之耳攷之前漢書俱無所據續漢志言初平中董卓蔡邕議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改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按袁山松書載邕議元帝於光武為考廟不致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則仍祀元帝而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以下矣續志言一祖高祖也二宗太宗世宗也是不祀元帝非邕本議孝和以下之毀或出卓之意而未必邕之所定也省去以下即接以五年或出卓之意而未必邕之所定也省去以下即接以五年或出卓之意而未必邕之所定也省去以下即接以五年或出卓之意而未必邕之所定也

卷六

美

章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詔曰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恩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按此又似光武孝明俱合祭於高廟矣然其文不詳前有司奏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語卻分明

前漢郊祀志因封禪書之舊不紀宗廟僅見於禮樂志及韋元成傳故其制莫詳後漢續志雖紀祭祀宗廟而疏畧特甚如雒陽兩廟禘祫皆不合食及遷長安合兩廟為一此禮制變更之大者而皆不之及則其缺遺多矣

漢儒所云禘祫之禮惟光武時為合張純謂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是四親廟亦皆自別所合食於高祖矣然十一帝皆祠於高廟者非禮之舊而自十

九年以後四親廟雖罷而成哀平則皆祀於故高廟殷祭之時亦不合食也

光武贊系隆我漢范蔚宗宋人而稱我漢甚無謂也

和帝永元九年六月詔今年秋稼為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橐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案四年詔秋稼為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橐有不滿者以實除之十三年詔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橐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此兩詔田租芻橐皆連言之不應此詔別出芻橐疑更字誤更與田字相近田誤作更又倒一字其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當在半入之下謂當收租者若有所損失亦除之也一說有所損失即前四年詔有不滿者易其語耳其自什四以上勿收租當同史畧之耳又按

卷六

美

十四年復象林更賦田租芻橐二歲則更字非誤然前後詔書皆云田租芻橐則更字誤也不得以象林為例

伊吾廬地名或單言伊吾廬又或作廬未知孰是當詳考之

安帝永初三年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按官府吏三字註無解疑官府吏乃統上三者謂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之吏也桓帝延熹四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據此則實賣關內侯以下而官府吏三字乃衍文耳范史安帝贊云計舍授官若官府吏與緹騎營士不得云授官也

百官志光祿大夫中散大夫太中大夫諫議大夫止四大

夫不知何以云五大夫也

續漢志太初歷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晉志殷歷以

四分爲一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

五此即四分之微強晉志不言太初而續漢志言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與三統同乾象以五

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四分之二景初以一千八

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四分之二甲子元歷以二千

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十八四分之二

前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爲祠祀大祝屬奉常後志有祠祀

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按少府祠祀令乃宦者非太常太祝

之職也後漢既置太祝即祠祀之職特其名復舊不當云

轉屬少府又後志云中興策省前凡十官劉昭注云十官

者太宰均官都水雍太祝五時各一尉也按太宰太祝皆

卷六

三

置此指雍太宰太祝如清日五時在雍故特置太宰以下

食官蓋以雍同養也顏不從按文類說以雍太宰太祝爲

三官屬諸廟寢園與如澹不同後志蓋從文類說而語未

詳然與十官之數不合注以雍爲一官從文類說以強合

其數耳又太卜太醫皆省太卜以并太史故不在十官之

數太醫卻不見所并何以不及也按大史有醫一人而太

別有太醫非此之轉屬也

前志表太僕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

車府輅輪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駉承華

五監長丞後志舊有六廐皆六百石令注引大廐未央家

馬二令及車府輅輪騎馬駿馬四令而改三作二以就六

廐之數實則七也案前表水衡屬官有技巧六廐令丞顏

注引漢舊儀云六廐未央承華駒駉騎馬輅輪大廐也當

據此爲六廐然於十二廐之中獨取此六名又不可解

卷六

三

讀書記疑卷之六終

讀書記疑卷之七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史

劉盆子傳楊音曰反更殺亂注看亂也正文作殺注作看後人以看殺古通而誤改之至注文則未之改耳後盆子曰看亂日甚仍作看

隗囂諸賓客谷恭范逸趙秉蘇衡金丹後皆不見鄭興杜林申屠剛歸漢楊廣死王捷自刎周宗王遵行巡王元俱降

馬援傳良工不示人以朴語未詳疑朴當作璞謂援尙少如玉之在璞此時不可以出示人故且從所好就邊郡田牧也又與楊廣書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拘游未詳註游浮

卷七

也意謂溺死無傷而不當繫拘以浮水也

卓茂傳束身自脩伏湛傳自行束脩訖無玷鄭均傳束脩安貧馮衍傳束脩其心劉般傳束脩至行王襲傳束脩厲節延篤傳吾自行束脩以來大畧謂約束自脩飭與今論語解異

馮衍顯志賦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注引帝王世紀言尹至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世言太公八十遇文王伊尹七十未之及也詳賦意似以七十說為干湯如書十上之類與世紀不同賦又云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臯陶釣於雷澤書傳未聞

桓典為沛相王吉收斂歸葬負土成墳立祠堂服喪三年典沛郡人舉孝廉則吉乃其舉主也按王吉中常侍王甫

養子為沛相在酷吏傳為陽休所誅天下快之典之為此過矣或別有一王吉未可知也然以其時以其官以其事考之則為酷吏傳之王吉無疑矣典之應其舉已為失身而後之所以報之者亦太過固不得與郭亮董班楊巨之徒同論也

陳禪傳單于隨使還郡通鑑不信其言是也余謂當作使隨還郡蓋單于之使隨禪所使吏卒而還也

揚賜傳麋沸之亂注如麋粥之沸也則麋宜作糜不當從鹿

史記列循吏酷吏儒林游俠貨殖佞幸滑稽日者龜策等傳其日者龜策傳缺漢書因之去滑稽日者龜策後漢書則並去游俠貨殖佞幸而增宦者文苑獨行逸民黨錮方

卷七

二

術案游俠貨殖乃馬遷以寓其感憤之意而亦因以見當時之風俗故漢書仍之滑稽則聊以遊戲筆墨日者龜策皆可不載漢書削之是也後漢並去游俠貨殖得之矣宦者則佞幸之例黨錮則時事之大者文苑獨行逸民皆所宜增獨方術一傳蓋取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而衍之然自冷壽光以下幻妄不經甚多蕪穢幾為齊諧志怪之書史例之失蓋始於此蔚宗不學貽誤後來甚可歎也史記傳扁鵲平管輅是又仿日者龜策之意猶未甚失也范氏因之遂立方術之名一切並或如劉根費長房皆可笑之尤者而左慈甘始皆魏人乃陳氏之所削而范氏以入於後漢不亦異乎後漢張機為醫術之祖著傷寒論金匱玉函等方可經扁鵲倉公之後而畧不及之甚矣范氏之無識也王莽詔青徐盜賊指赤眉前除醜虜指更始伯升漢書具載其語古人文字無忌諱如此

更始封諸王同姓社欵嘉賜信光武時皆更受封唯慶爲亂兵所殺子順亦更受封異姓惟李通更封固始侯朱鮪以洛陽降封扶溝侯王常封山桑侯餘或死或降史亦不詳記也

申屠建陳牧成丹爲更始所殺張卬廖湛胡殷王匡降赤眉劉元傳稱張卬後廖湛爲漢中王嘉所殺王匡胡殷爲宗廣所殺李軼爲朱鮪所殺尹尊降光武唯王鳳宗佻後皆不見按宗廣斬更始降將王匡胡殷成丹等丹已先爲更始所殺此史誤

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此鄧禹馮異等也史諱其名耳光武以不從奔言幾至於敗是時奔年甚少光武未深信之而彭寵耿况亦非舊職故不欲北行然自薊中與奔相失則雖欲北行不可得矣

卷七

三

光武二十八將大抵皆從起河北者也鄧禹馮異寇恂耿弇耿純劉植賈復陳俊景丹王梁吳漢蓋延王霸祭遵彭彭任光李忠萬修岑彭朱祐臧宮姚期杜茂馬成傅俊堅鍾離馬武少後定邯鄲後來降而劉隆以騎都尉共馮異守孟津然亦皆同起河北者此來欵馬援之所以不與而李通王常卓茂竇融之續入蓋非其本旨也

彭寵以吳漢行長史蓋延在其下景丹上谷長史也光武封丹延列侯而不及漢史言漢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光武初見蓋不甚重之故舍漢而封丹歟

景丹耿弇等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此蓋於五郡中得二十二縣非盡得五郡也故後云東合兵圍鉅鹿

彭彤不肯西還任光不肯入刀子都軍中二人俱有識佐命之功次於鄧禹矣當表而出之

公孫述傳荆邯曰東帝無尺土之柄稱光武曰東帝此後來史臣之辭當時所稱未必爾也

與吳漢平蜀者劉尚宗室也後平棟鸞夷及任炎歿於南蠻而范史無傳後竇憲時以中郎將劉尚爲車騎將軍此又一劉尚又東平憲王子任城王尚

陳蕃疏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梁氏梁冀五侯卽單超等五侯也梁冀誅死五侯惟左棺自殺具

瑗貶爵蕃特繫言之耳賢注因此遂指梁氏五侯謂允讓淑忠戟與冀同時誅者按讓淑忠戟皆未封侯此賢註之

誤也又案冀弟不疑穎陽侯蒙西平侯冀子允襄邑侯不疑子馬穎陰侯允子桃城侯此可云五侯然不應不數

卷七

四

冀又不疑蒙已先卒未嘗收戮仍以單超等五侯爲是也誅宦官之謀皆出於袁紹紹好亂樂禍乘天下之怒以圖一快耳何進忿蹇碩之謀故因而聽之至於召四方猛將之策則不復爲國計並不復自爲計矣其與陳蕃竇武焉可同日語哉卒之進誅滅而紹亦以覆其宗曾不得一免焉與陳逸竇輔爲比是亦天道也

劉聰石勒相繼肆虐愍懷二帝再遭殺害晉之禍亂極矣乃元帝卽位之詔曾不以討賊復仇爲言而且日思與萬國共同休慶豈爲有人心者乎帝之保有江左獲終牖下猶爲幸也

晉書帝紀王導庾亮陸玩郗鑒書薨餘皆書卒若溫嶠庾

翼亦然按武帝惠帝紀鄭冲王祥賈充陳騫石鑿裴秀鄭
袤荀顛何曾李九山濤王渾王戎皆書薨而尚書右僕射
盧欽胡奮朱整辛元之尚書令荀勗及羊祜杜預王濬皆
以不在公位而書卒蓋王導以丞相郗鑒以太尉陸玩以
司空庾亮雖在外鎮而加司空故以薨書温嶠庾翼則皆
不在公位此其例也又孝武帝紀謝名以開府儀同三司
書薨陸納亦開府儀同三司也而書卒此恐有誤

晉書天文志義熙元年八月天鳴在東南案此時劉裕專
政後卒成篡弑之禍正與王敦桓温桓元同而別引京房
易傳萬姓勞之云此宋史臣隱諱之詞後來承其誤而不
覺也

孟康曰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

卷七

五

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又晉灼曰太白晝見午上為經天
按晉志劉向五紀論曰大白少陰星不得專行故以己未
為界不得經天南行經天則晝見是以經天為晝見與晉
灼同攷經天之義當從孟康出東出西皆不當晝見晝見
則為災不必在午也然晉志皆以經天為晝見故永甯元
年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皆謂晝見也又晉志惟此一處
書經天其餘則皆云晝見咸康二年九月太白犯南斗因
晝見四年四月太白晝見在柳永和元年五月太白晝見
在東井六年八月太白晝見在南斗十二月太白晝見在
東井咸安二年太白晝見在七星太元元年八月太白晝
見在氏其所云在柳在東井出南斗云云者豈皆在午乎
俟知星者問之

孫權欲取蜀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昭烈不聽軍過權不
得已召瑜還及昭烈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
按昭烈以建安十六年十二月入益州十七年十二月方
攻劉璋至十九年五月乃立成都首尾二年有餘權果欲
取蜀二年之中豈能晏然不動乎據蜀志權亦與昭烈共
取蜀昭烈用主簿殷觀之言權遂報計蓋權自周瑜卒後
已無復取蜀之志自度不能越荆而取蜀其欲與昭烈共
取蜀者亦懼昭烈之在荆州還為己害而納之於蜀耳昭
烈之取蜀正是權意故二年中未嘗有一言俟其克蜀而
後遣使請荆州則其意可知矣孫瑜水軍之云出獻帝春
秋陳壽不載而亦載猾虜挾詐之言余謂此言亦恐未確
果爾則權之圖荆州不當在克蜀之後也

卷七

六

潘濬姨兄蔣琬註母之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
之兄弟則當呼為舅此蓋妻之兄弟也按註語不可解姨
兄蓋母姊妹之子今語皆然不知胡註何以誤也
胡註曰陳矯賈逵皆忠於魏而二人之子皆為晉初佐命
豈但利祿之移人哉非故家喬木而教忠不先也余謂矯
逵之仕皆在建安之世漢帝尚在而忠於魏於魏為忠矣
於漢則逆矣騫與充之為晉初佐命正所宜然何足多怪
哉
杜恕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當關臺中吏
也東觀漢記桓郁詣尚書臺遣兩當關扶入拜郎中此謂
璠罰當關其事不依詔書故坐判問其旨意至明而胡注
云言有罪罰當關白而不依詔書故坐以判問則恕語為

不成詞矣

曹操嘗謂世子不曰司馬懿必與汝家事蓋早見之矣而不能除是亦天命也懿誅爽甫十餘日而即有丞相加九錫之命儼然以操自為矣固辭不受自加之而自辭之爾吾誰欺欺天乎

毋邱儉起兵討師而移檄乃盛稱懿之忠貞又謂當以昭代師是去狼而得虎也且懿之傾魏其勢已成師昭特踵其業爾以是移檄天下有識者其笑之矣儉之起兵也遣使詣誕誕斬其使露布天下言儉欽凶逆師之篡弑成矣誕豈不知之使與儉欽同發事未可知也而斬儉使何耶儉既破滅乃復起兵亦卒以敗亡死而有知何以見儉於地下也

卷七

七

温公關正閏之論謂天下離析之時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又謂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故取魏晉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其論皆是然於三國之時書諸葛亮入寇則是帝魏而以臣視蜀非所謂以列國之制處之矣温公謂昭烈雖云中山靖王之後且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至以宋高祖之祖楚元王南唐烈祖之祖吳王恪為比即如所云不猶愈於操丕之篡奪乎而何為以入寇書也綱目於昭烈為改通鑑之失其餘南北朝後五代彼此並書無偏主卻是按温公本例也温公又言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天下傳祚子孫後雖微弱播遷於天下猶得

至用天子之制以臨之綱目亦用其例但秦隋之末則稍異耳

晉志引王蕃曰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後又曰天體圓如彈丸而以陸續造渾象形如鳥卵為非則後固非蕃說矣不知蕃言以何為斷也

臨苗侯曹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是時操居鄴漢帝都許植未必在許也則所云馳道司馬門者皆魏所建耳操蓋已全用天子之制矣

蔣欽之稱徐盛陸遜之稱淳于式所謂羣臣輯睦以事君者此權之所以能保有江東也

曹操弑伏后遣御史大夫郝慮尚書令華歆收后郝慮漢御史大夫也華歆魏尚書令也通鑑所載未明漢帝遣御史大夫華

卷七

八

欽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授魏王璽授御史大夫上亦脫魏字
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此皆魏官也通鑑於歲初即書黃初元年故此等處皆去魏字然是時漢帝尚存非記事之實矣按後云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刺史則以大中大夫上脫魏字或王字初置散騎常侍侍郎亦是魏置也
通鑑黃初三年冬吳徐盛據江陵中洲四年春正月張郃擊破吳兵奪據江陵中洲二月曹仁攻吳朱桓於濡須分遣將軍常雙王離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胡注其洲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則其地頗廣或謂所奪者徐盛所據而離雙所襲則朱桓部曲妻子所在也然注不分明綱目實實乃引長沙瀏陽中洲與郴州中

洲則相去絕遠其誤甚矣然可證中洲各處有之非一地也

鮑勛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助胡注三官廷尉正監平也綱目注引王制大樂正大司寇市為三官是并未見胡注矣

賈詡以一言而亡漢當與李傕郭汜同誅其幸免而後死於編下漢之失刑也然此時政在曹氏操與詡同為漢賊其保護尊顯之宜矣司馬懿不敢與諸葛戰賈詡言魏卒有畏蜀如虎之議此賈詡從木非詡也後多誤

羊祜每拜官爵常多遜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註分列謂分封列爵也案分列猶言等列皆不許讓而祜獨見許耳註非是

卷七

九

祜謂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蓋指審擇其人而非山濤外甯內憂之旨也

吳主獨言謂自言非對眾之辭也眾因是以殺岑昏耳註謂其言止此非是

晉武帝泰和九年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未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人入宮選之此乃石虎父子之所為而外廷諸臣無一言者創業之初所以貽厥孫謀者如此不待平吳之後而後知其不終也

賈充固諫伐吳而乃以為大都督及平吳充無尺寸功且屢請班師帝不問其罪而又增戶八千政刑紊亂甚矣王渾諫出齊王攸疏曰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

為害惟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渾之平吳與渾爭功非有所表著而此疏則名言也

博士秦秀議何曾賈充諡皆有諒直之風然帝皆不從別賜美諡而秀不能力爭且不去其官失所守矣

武帝之不廢太子不廢賈妃決於兩楊后之言卒以傾晉祚而楊氏亦覆其族春秋傳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其武帝之謂乎

晉地理志成湯放桀於焦不知何據又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傳當八堯之禪八堯未詳

常儀占月古音儀音俄此後世嫦娥之說所由來也

晉書禮志引周禮黨正職曰春秋祭崇亦如之而釋之云

卷七

十

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以崇為宗疑王肅說

漢律歷志語多難解註亦不詳今畧記以俟考志云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此似解上二百七十一枚句而五十四十有九之數精算之皆不合又云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上言君臣民事物此獨云君臣又言位事未詳其義又旅陽宣氣按後云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則旅有助義又林鐘未之衝丑為地正以次序言之林鐘居丑以其位言之林鐘居未蓋六陽律自居其位而六陰律則各居其衝也故於此句增未之衝三字下云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也亦解未之衝義又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

終天之數得八十一此數句不可解又六為虛五為聲又
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
歌奏用焉又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孟康劉敞說皆未明又
引者信也信當如字以下文信天下推之不當音伸也引
與信音相近又上三下二此語未詳上三謂斛與左右耳
為三下二謂斗與斛為二姑以取配耳又付為十八易十
有八變之象也此句未詳張注牽強又律長九寸百七十
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未詳

史記儒林傳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
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
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
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

卷七 十一

漢書同索隱並顏注皆不明按此奏前云請因舊官而與
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
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
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
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請太常受業如弟子一
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
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律令所載
所謂舊官也文學掌故缺其員當不多而高第與秀才異
等徒有其制而無其事即有之不過百之一二而已故又
曰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令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乃新例左右內史大行之卒史此比二百石以
上也此比百石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則指二郡太守卒史
千石屬其郡屬非卒吏也

讀書記疑 卷七

此比百石以下也此句亦誤郡太守卒史當亦百石若不足石本文以下二字不屬百石疑衍字或下有闕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補郡屬文學掌故本兩官而掌故之資高於文學故有差次下掌故二字衍屬者掾吏非卒史等也蓋通一藝以上舊止以補文學掌故今並以補卒史而其為
掌故文學者則竟補掾吏不更為卒史矣武帝改右內史
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中尉為右扶風此大行
當作中尉蓋三輔之卒史後云中二千石屬亦指此中字
衍文三輔皆二千石非中二千石也自選擇其秩以下皆
新例故云請著功令而為博士弟子五十人以下皆如舊
例故曰佗如律令
地里志湖縣下注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更名湖
言舊名胡而武帝更之此故字非承上文法也

卷七 十二

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沂先歷反則沂當作浙
中脫畫耳然字書浙不載水名
陳倉下注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冢祠盲一語難解作育
更攷之
相如位在廉頗之右趙奢於是與廉頗相如同位趙奢
已死而藺相如病篤使廉頗將攻秦廉頗既亡入魏趙使
李牧攻燕此近人所據以為聯絡貫穿之法者然其事適
相首尾而非強合之也孟子荀卿列傳附入三騶子等亦
以其時其事類附之其以虛語聯絡亦是偶爾發論而非
必以是為合傳體也至如張耳陳餘則以兩人合為一傳
魏其武安袁盎晁錯衛將軍驃騎亦同張丞相傳因御史
大夫丞相而及周昌趙堯任敖申屠嘉諸人皆以其事畧

相首尾故耳若韓王信盧綰樊鄴滕灌傅靳蒯成之類同時同事而絕無聯絡鄺生陸賈以說士合叔孫通劉敬以謀議合馮唐張釋之以進言合萬石君張叔以長者合汲鄭以賓客合皆各自為傳未嘗以事以語聯絡之也屈原賈生以騷同傳而魯仲連鄒陽則以書屈賈猶相聯絡鄒魯則絕不相謀矣即酷吏十人為相首尾而刺客滑稽循吏儒林則各自傳平津傳附主父偃以立朔方郡而並載嚴安徐樂兩書此豈有一定之法而可以例求之乎古人因人立傳或合或分法隨手生千變萬化其用意全不在此而欲區區以死法論之殆無異兒童之見而乃高自標榜詆譏前哲可謂愚而且妄矣又按前所考有未備者如老莊申韓及范雎蔡澤傳皆相聯絡老莊申韓以著書同范雎蔡澤則以其事原相首尾也他如管晏以齊相合樛里甘茂以秦相合孫子吳

卷七

七

起白起王翦各以用兵合扁鵲倉公以醫合俱無有穿插聯絡之語孟嘗信陵春申各一傳而平原獨附虞卿亦以非有義例也

淮陰所重者周叔李左車左車猶以兩策見於史周叔則絕無所見矣以淮陰語推之知其為淮陰一輩人也東方朔言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材之遇不遇可勝歎哉儀禮畿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漢文帝遺詔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其云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繼七日釋服似為畿內士民言之而語未明故景帝臣子遂援以自便耳通考馬氏謂帝之遺詔固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此說亦未盡蓋遺詔已言天下吏民皆釋服而又言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繼七日釋服則固不為天下吏民言之

矣又謂景帝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秦二世漢惠帝固非能行三年之喪者然秦及漢初喪禮無可考而杜預言率天下皆疑重服則似俱服三年者是又不可以懸斷也遺詔不為嗣君此語本之論者吏民耳此亦未深考

下流之愛下流猶言不肖張就自謂也注非是吳太子登以弟慮卒諫權曰以下流之念減損大官殺饌登卒臨終疏云願割下流之恩是下流為人子之稱蓋當時語如此王以安定太守鄒岐為涼州刺史時政在曹氏亦不更假詔令以行矣下云受詔不得西度當亦是王命耳

卷七

七

蜀志諸葛武侯傳不載後出師表以中多斥操語也晉承魏後故壽為諱之所載前出師表中亦有刪改如臨崩寄臣以大事大事當作討賊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語亦改潤非其本文也裴松之注後出師表出張儼默記則諸葛本集亦不載壽進諸葛集表調敵國指斥之辭亦蕩然無所忌諱殊非其實後出師表此臣之未解一也語自分明胡其然乎孫策坐大途有江東此下當有缺文胡注亦未之及王元美云此本出於張溫默記容有脫誤按溫當作儼默記儼所著書名元美語誤王士驥云此下當有一轉大槩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丕

王經亦司馬氏所用其敗洮西并未見責黜也高貴鄉公之事世語言其因沈業申意通鑑不從至今稱王經之忠而李豐乃不得與經並稱惜哉虞翻為愛憎所白本言為憎翻者所白愛憎連言之史記緩急人所時有晉書能立異同皆連言之古人語多如此胡注未當

趙咨偶與吳使同姓名耳非必自吳來魏也胡注未然

昭烈為吳所敗黃權隔在江北還蜀無路降吳不可故歸

於魏至魏滅漢而羅憲霍弋保境拒吳以為魏守此不得

以黃權例論也通鑑所敘似皆以憲弋為當然者未詳其

綱目書黃權以叛降魏書以羅憲為陵江

旨將軍霍弋事附注於封禪為安樂公下

晉書王峻傳父濬御史中丞是同時有兩王濬也

魏王即位以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

及受禪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而華歆王朗則

如故也故不更書

魏羣臣勸進自辛毗劉曄以下而賈詡華歆王朗皆不與

按裴松之注據獻帝傳敘載甚詳最後賈詡華歆王朗皆

兩勸進胡注脫漏未之及耳

卷七

五

諸葛公教參署當是以其職言如參軍事主簿從事之類

下云幼宰參署七年可見註謂參其同異署而行之似未

然官舍日寺

後亦云署文選注蜀志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諸葛亮出駐漢中

張裔領軍府長史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據通鑑則張裔

與蔣琬共統留府事也裔琬已見上故注不見尚書陳震

宜補注

諸葛傳出師表末云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功不効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

咎責攸之向上當有缺文案董允傳載表云若無興德之

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據此則諸葛傳缺此六字也通鑑

蓋用諸葛傳故亦缺此六字

後出師表綱目刪曹操二段疑非朱子意當補入

綱目書魏以楊彪為光祿大夫蓋惜之也其去管甯遠矣

而較華歆王朗則有閒焉此據事直書而意自見者也

通鑑黃初四年孫桓生虜魏將王雙至太和二年諸葛亮

擊斬魏將王雙豈王雙自吳逃歸耶或別一人也案吳志

黃武元年使大中大夫鄭泉聘劉備於白帝始復邊也然

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後年則黃武之三年也

即黃初五年太和二年則黃武之七年而距黃初四年已

五年矣吳以黃初五年與魏絕則前此未絕時或以王雙

歸之未可知也

諸葛傳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而不著其詩裴松之注亦

不言則是其詩不傳今所傳梁父吟乃咏齊田疆古冶子

卷七

六

事意殊不類馮氏詩紀梅氏詩乘皆不載所出盛宏之荆

州記云鄧州南七里有獨樂山諸葛公嘗登其上為梁父

吟今不見其全本疑詩詞出於此也

綱目書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書官書爵所

謂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其後書太傅司馬懿卒大將

軍司馬師卒不書舞陽侯晉王昭卒不書相國其義同有

不書者蓋畧之

母邱儉諸葛誕皆以自疑而非真討賊者也儉猶罪狀

司馬師誕直降吳耳綱目俱書討司馬師討司馬昭蓋廢

君弒君皆天下之大惡人人得而誅之者書討所以惡師

昭也至儉走死殺諸葛誕不書死之亦不全予之矣

王陵

謀立

昭也

王陵

昭也

王陵

昭也

指見論也故綱目於王陵不書官而儉証者不以死節書
魏末傳載証表專以樂游詞裴松之疑為後人所撰
然本傳亦只言証反攻揚州刺史樂游之無他語或証
自罪狀昭與師又不同故史為晉諱削之而不載然不
諸書各不及一語也母邱儉舉兵時司馬懿試之形已成
証乃斬其使而攻之其無為國討賊之意可知使不徵之
為司空猶未必遽起兵也綱目書討所以正
帥昭之罪而於儉無褒辭其權衡精矣

三國之際士無定主其以節義自見者鮮矣張翼廖化宗
預皆漢之大臣相率降魏或死於亂兵或死於道路使其
能與姜維力戰而死不猶愈乎董厥樊建且受魏之封爵
其視傅儉諸葛瞻父子何如也譙周智計之士不思社稷
之重惟勸禪降以保其身家而已亦與封侯之賞益不足
數矣姜維之降亦不過畏死後來搆鍾會謀復漢祚亦其
所不料等死耳曷若死於戰乎通鑑於張翼廖化董厥樊
建之降皆沒不書綱目因之遂不見其事此當表出之以

卷七

七

為偷生幸免者戒也

司馬懿之起兵自帥眾屯洛水浮橋子師屯兵司馬門晉
書文帝紀又云帝帥眾衛二宮則昭亦將兵也父子皆擁
大眾其遣高柔王觀特以名號假之耳非柔觀能據其營
也
齊王即位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二月以司馬懿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
故不言罷錄尚書事則錄尚書事亦如故也懿與爽共輔
政凡八年五月始謝病不與政事則爽之專政當在六七
年以後其轉懿為太傅乃以名號尊之非有他意史所云
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正指此時
初共政而言非有疑懿之意也二年懿出禦吳師四年又

出伐諸葛恪五年爽征蜀則方似有爭權之意而征蜀時
懿雖不出司馬昭為夏侯元之副未嘗不在行也懿出則
爽獨持朝政爽出則懿亦獨持朝政固未有疑貳之迹魏
志敘以何晏丁謚鄧颺為尚書畢軌司隸校尉李勝河南
尹皆在五年之後其孫禮徙盧毓免傅嘏志皆不詳其年
疑皆在七八年開也通鑑於爽晏等事皆類敘於齊王即
位之年其實爽之專政不在正始之初使其果爾則懿之
岐恨豈至九年而後發耶

司馬師不用傅嘏言而用諸葛誕之策以敗於東興其云
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乃詭詞以安之是時征鎮擁兵不
可卒制師欲收物情故爾其於陳雍州亦然習鑿齒晉臣
故於此過有稱述蓋未悉其情者通鑑因之並載習氏語

卷七

六

於此未能無疑焉

魏畧不知何人所著其載諸葛武侯遺新詳說郝昭事疑
非其實而通鑑取之未詳其說諸葛本傳復出散關賈真
拒之糧盡而還賈真傳真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明年
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未嘗及新詳事或壽志
從簡而他書不見其事魏畧敘武侯初見昭烈與本傳不
同裴注以為乖背至是良為可怪則魏畧所云固未可盡
信也

世語夏侯元等四人為四聰諸葛誕等八人為八達又劉
放子熙孫資子密衛臻子烈為三豫凡十五人明帝以構
長浮華皆免官廢職按四聰入達皆不詳著其名魏氏春
秋曰初夏侯元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則四

聽當是夏侯元何晏司馬師其一人未詳或是司馬昭也
八達鄧颺李勝諸葛誕其畢軌丁謚與颺勝同事同誅當
在八達之列其三人未詳或是李豐毋邱儉合狐愚也魏
畧曰李豐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
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明帝初為黃門郎
毋邱儉傳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監與夏侯元李豐
厚善世語四聰等皆免官廢職而儉由尚書郎遷官似不
亦未必皆免罷世語所云或繁言之耳李勝傳出魏畧引
合狐愚少有合名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出為兗州刺史與
李勝同必是元晏輩所引用疑是其一也此皆無所考姑
以意言之耳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或是其一未可知
也曹爽傳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謚東平畢軌咸
有聲名進趨於明帝以其浮華咸抑黜之諸葛誕傳誕

卷七

九

其小定也凡此皆陳壽之所不取而通鑑信之既已知備
雖斬之之語為誤而改守將字以附於篇愚皆不能識其
說也
傳元父韓祖父燮傳叔父充祖父睿而晉書傳成從父弟
祇成元之子祇嘏之子也元與嘏不同祖祇不得為成從
父弟當是再從或三從史畧言之耳
陳泰羣之子而為司馬所用其對司馬昭斬賈充等語不
見於本傳而干寶晉紀孫盛魏氏春秋皆著之裴松之以
為泰不為太常未詳干寶所由知之孫盛亦非為異同率
自以意改易蓋疑之也通鑑從于寶晉紀
晉書景帝紀閏月疾篤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於許昌
文帝紀母邱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鎮洛
陽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景帝崩天子命
帝鎮許昌尚書傅嘏率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自
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上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輔政三國志傅嘏傳母邱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
景王不宜自行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書
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
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鍾會傳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
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將軍後繼景王薨
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謀帷幄時中詔勅尚書傅嘏
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合嘏率諸
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
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輔政郭頒世語云景王

卷七

三

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按魏志與晉書不合魏志但言司馬文王為大軍後繼無留鎮洛陽及省疾東至許昌之事又景王歿後文王總統諸軍非疾篤時景王命之也以世語考之魏志近是蓋景王卒於倉卒以朝政授嘏乃以諸軍授嘏非朝政也嘏以尙書僕射從征名位與景王相亞非賈充鍾會之比故以諸軍授之嘏知不可故秘喪而召文王授之以軍卒與俱還世語召文王句絕蓋於許昌領公軍非召之於許昌也通鑑從晉書而考異不著魏志世語之異同此未可曉賈充以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討母邱儉文欽於樂嘉景王疾篤還許昌而充監諸軍事見賈充傳充所監者王基胡遵鄧艾等軍其景王所統中外諸軍皆還許昌矣文王率師往至雒水南屯住蓋以兵威迫脅而舉朝又皆司馬氏之私人故遂以為大將軍輔政此事史不詳著而其大槩

卷七

三

可考矣傅嘏以尙書僕射與景王俱東征故中詔命嘏帥軍還邕邕不載嘏之俱東則中詔之語無所自矣趙咨對魏文帝稱吳王之語吳志載之其他語則不載按吳書語多夸大之辭文帝乃無一語折之恐吳人張大之語未必盡可據也通鑑一本吳書疑當以吳志為正孫討逆之為許貴客所殺志載之甚明吳歷搜神記皆言瘡裂須臾而卒則不得有請張昭及呼權佩以印綬之事矣此二書之妄而裴松之附載之以貽誤後人也討逆創業江東誅鋤豪傑其無罪而死者多矣于吉妖妄殺之未為大失也而志林反復悼惜以為謬誅亦無識之甚矣于吉不知即宮崇師名如果其人是乃張角之流其死已晚安得引志不加刑就見百年之例以為暴加酷刑哉江表傳搜神記所言其事雖不同大較吉以妖妄惑眾見殺其云東晉獨坐彷彿見吉與左右於鏡中見吉皆好事者之言以策之明器豈肯自述此事人又何從知之此即江表傳所云諸事之者不謂其死而云尸解也松之引之作注無

魏正史甚為謬矣

吳夫人以七年卒志林據會稽貢舉簿謂卒於十二年方眾議迎操時諸書無吳夫人一語可知其先卒矣吳志皆云七年必有所據不必定在十二年也

漢主聞魏師大出遣陸遜書云云出於吳錄此吳人誇大之語昭烈雖沮敗必不為此其為偽託無疑也陳壽蜀志云孫權聞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求和先主許之遣大中大夫宗璋報命權先遣使而後報之不應先與遜書通鑑刪陳志語而載吳錄此不可曉魏以九月命曹休等三道乘其後故十二月遣使請和昭烈時已被疾故許其利遣使報命昭烈以次年四月薨是年十二月黃元反以開先主疾病是昭烈已被疾矣以情事揆之昭烈若不病未必不可知所當削去又按陸遜決計報還不知還住何處陳志踵躡先主屯駐南山者將軍劉阿李異也然權遣拒魏

卷七

三

不及遜疑遜仍在西以備漢要之此書語必非昭烈也裴松之注駱統表論張溫謂權既疾其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羣焯焯耀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何異燎之方盛又加膏以熾之哉後來張安道救東坡亦正類此而頡頏引鄭崇救蓋寬饒為比非其倫也吳志吳先主孫權傳孫邵顧雍陸遜步騭以丞相書卒張昭以輔吳將軍書卒朱然以左大司馬書卒全琮以右大司馬書卒呂範以大司馬書卒而周瑜不書卒以其為南郡太守而畧之也然權諸臣惟瑜有北面爭中原之志瑜卒而權僅保守江東且懼不給矣當與張昭為輩全琮萬不能及之不得以爵位高下論也晉書陶璜傳武帝以建甯鬻谷為交趾太守谷死更遣巴

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建安楊稷代融
與將軍毛昺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祥孟通李松王業爨
融等自蜀出交趾破吳軍斬大都督修則劉俊按通鑑魏
元帝咸熙元年霍弋表遣建甯爨谷為交趾太守晉武帝
泰始四年交趾太守楊稷距破吳兵相去五年而事不相
接嘗疑之及考晉書陶璜傳乃知通鑑亦有脫漏也陶傳
王業

黃權以道絕降魏昭烈孔明皆善待其妻子則權非叛也
綱目書黃權叛降魏霍弋羅憲皆漢臣也雖被後主命而
降皆為魏拒吳卒為晉臣陳壽志云弋與羅憲各保全一
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此晉人之辭耳綱目
缺弋事不書而特書魏以羅憲為陵江將軍似於憲有取

卷七

三

焉與黃權異矣此未可曉

司馬懿既弒曹爽獨執朝權誅鋤異已其篡弒之形已成
王凌令狐愚以天子制於權臣而謀立楚王彪此其為魏
謀也則忠矣非母邱諸葛以自疑而舉兵者比也綱目不
書愚事附於即命王凌為太尉下而於王凌去其官而稱
司馬懿殺其不書愚謀立楚王以其事未成而死稱司馬
懿殺則不以謀逆之罪罪之而去其官者豈以其面縛自
歸而罪之歟魏書令狐愚無傳附王凌傳中通鑑所載其
知通鑑所據族父邵語傳既無之而裴松之注亦不載未
原有族字詳者誤點遂以愚為逆子可笑也
詔曰促處當之處當猶言商議也
宋侯相應違宋縣名封為侯國相即其令長也地志宋為
汝陰郡

晉書食貨志葱右蒲梢之駿葱右謂葱嶺之右也地以西
為右

后妃傳論惠皇秉質天縱其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鳴蛙
見本紀文蛤不知何語也

后妃傳贊云故劍辭恩池起歎此指張后謂宣王晚不
悅於張后也崇化謂文明王皇后肇基商亂此語不可解
王皇后以賢稱安有肇亂之事豈以追贈及外曾祖母及
從母而言乎援筆廢主此康獻褚皇后之事持尺感帝本
傳亦皆無考豈孝武定王皇后乎契濶終羅股憂以斃此
指泰思褚皇后也文義斷續都不分明文章之弊至是極
矣

卷七

三

何劭傳與夏侯長安諫授博士一事載其言而不序其事
豈見於夏侯傳中乎忠正當作中正袁粲時為其州中正
此晉之袁粲非宋之袁粲也

杜預傳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駒馬猶副馬也當謂乘輿之
副毛本二或作一傳論桑枝不競瓜潤空
懸桑枝用吳楚邊事

王衍等崇尚虛無裴頠著崇有論以救之其詞旨晦昧多
擬向郭而反遜其精微欲以解蔽是猶挹薪而救火也通
鑑刪本僅存十之一二而其意反足逸民有知亦必為之
擊節於地下矣

衛恆傳為四體書勢當是指字勢篆勢隸勢草勢也此皆
恆自作而後文則云豈作篆勢崔瑗作草書勢豈恆集古
人之作而字勢隸勢昔所未有恆乃補之耶考其文則字
勢隸勢乃一人之作而篆勢草勢則敘次大同似各出別

手其為集古人之作無疑也然傳無明文更俟博考

荀勗傳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鍾謂元常胡謂胡昭鍾書瘦胡書肥後人知有鍾而不知有胡矣

咸甯初以鄭冲荀顛何曾王沈陳騫裴秀司馬孚荀勗羊祜司馬攸石苞賈充俱列銘饗按王祥與鄭冲同在八公之列而銘饗獨不與則祥之私於晉也鄭冲傳亦云不預世事而載於銘饗與祥異矣司馬孚自稱有魏貞士然尊官厚祿終身享之生賴其榮歿用其寵固不能免於君子之譏也祥貞靜自守而禪代之際不能決然舍生濡跡

新朝君子惜之孚則又非祥比矣

李熹傳劾故立進合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吏稻田裴秀傳司隸校尉李熹上言

騎都尉劉尚為尚書合裴秀占官稻田似是一時事而所載不同劉友劉尚必有一誤通鑑從李熹傳不及裴秀考異亦無說

山濤傳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按祜傳王佑裴秀賈充皆先朝名臣祜每讓不處其右秀傳有郝翊劉尚兩事為有司及李熹所奏未必出祜意也濤傳此語未可信

山巨源居選職每一官缺輒欲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視帝意所欲為先此非大臣之事直從君者耳武帝去州郡武備巨源知其不可不力言於朝而僅與盧欽論之後帝見其語以為天下名言亦不復申陳大抵皆視帝意所欲也當武帝末年外戚秉權諸王各擁強兵嗣君闇

弱亂在朝夕而巨源以為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陛下亦復何事其毋乃近於佞乎

山濤傳論蒲陶有一州之任句未詳若乃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意亦難解晉書論贊若此者多矣

王衍傳不言其父何人但云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送故未詳當作賻送按衍戎從弟戎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則衍父或是北平太守也

衍傳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按文多一為字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下文云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語自分明裴頠論闢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蓋以無對有言未嘗有無為之說也

郭舒先為領軍校尉後為刺史夏侯含西曹主簿又為宗岱劉宏治中而王澄引以為別駕史以為拔之寒悴之中何也治中別駕同為郡屬非高下之相懸其云寒悴特以門第言之非以官職論矣領軍校尉主營兵其下有司馬功曹主簿其職特重郭舒何以遽得為之疑史誤或為校尉之功曹主簿耳更詳考之郭舒受知王澄既敗乃不與俱後澄為王敦所殺而舒顯為敦用依之終身忠亮者如是乎史前云忠亮後云公亮亦汰矣

卷七

三

卷七

三

華廡傳造賭闌於宅側賭闌不知是何制也

桓温之廢海西公以為床第易誣而公之既廢懼温凡生子皆不育則温之誣亦明矣五行志又載馬駒龍子之謠此承前史之文而不加審也元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象故謂恭王妃逼小吏牛氏而生元帝然五馬渡江一馬為龍則馬也而非牛也沈約多採異說以誣前代恐不可信晉史於元紀夏侯妃傳皆不著而見於贊中此為之諱耳司

馬公盡削之是也

任愷傳稱愷忠正有佐世器局然愷本尚明帝公主而為晉用與嵇康異矣又自罷免後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則亦未得為賢也

劉毅當為晉之名臣始終無可議者子暉亦有父風但後多說王彌一節耳暉亦非為彌用姑以紓禍然不死於彌而死於勒是以君子貴守正也

劉頌傳頌守廷尉辨尚書合史履寅之非罪時人以頌比張釋之然考庾勇等奏留齊王攸帝大怒詔付廷尉此正國家安危治亂之機頌不為之申請反奏勇等大不敬當棄市則與荀勗馮統之徒幾無以異矣區區小善何足道哉

卷七

三

曹志為留齊王攸上奏語不可解通鑑改本乃著其意司馬公刪削之功大矣

卻詵阮种皆以泰始七年對策疑同時事而詵策各不同豈人各為問乎种傳云時种與卻詵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後帝又更延羣士廷以問之种再對而詵傳則無其文詵云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而种傳再對後又云擢為第一轉中書郎詵种傳同為一卷而參錯如此通鑑不載此事

卻詵所對最為明了而問有可疑者文至於晉衰之甚矣朱子曰東晉之末文字含糊是非都沒理會以余考之自晉初已然不特東晉也

華譚所對畧無可稱且多諛詞傳謂九州秀孝無及譚者

則其時之所云秀孝抑可知矣

潘岳傳十里一官攤按廣韻攤張也正韻舒也布也岳議賤吏疲人獨專攤稅似與攤稅同義與張舒布之解不合字或作攤廣韻攤柴攤也正字通與籬同此於攤義相近當從攤毛本兩官攤攤門從手棘難攤稅從木周本前岳官攤從手後官攤攤門棘難攤稅俱從木議又有曰既限早閉不及攤門又曰官守棘攤則攤字之義曉然矣

張載推論聶政與荆卿爭勇非強秦之威孰能辨之按聶政當作舞陽所引誤也

砥礪與霹靂同音晉書楚王瑋傳作礪礪東京賦亦作礪

卷七

三

趙王倫傳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通鑑載武帝欲廢賈后充華趙粲為言則是武帝後宮後尊為吳太妃耳

長沙王父傳與成都王穎書吾之與卿友于十人按武帝二十六男史載十三王並瑋父穎惠懷二帝餘八人早夭蓋不止十人若以現在言之則惠懷二帝及清河王巡吳王晏與父穎止六人或并瑋東允演言之歟演不著薨年其時或在名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畧各不能三字疑誤

荀晞傳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振後高密王泰五字疑誤泰卒於元康九年不與荀晞同時也泰子高密孝王畧傳畧領青州永興初愷合劉振起兵東萊攻畧於臨淄與此傳合當作從高密王畧或作後為高密王畧方合然畧傳止云畧不能拒走保聊城亦不及晞事

邵續忠誠懇至其呼兄子竺等之辭甚決而對勒何其遜也豈欲存其身以有為耶疑徐光代為之辭而續未必爾也晉史備載之殊為無識

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為嗣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勝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按劉裕方謀篡逆誅鋤宗室秀之果為勺藥未可信也太妃哭之慟豈無故耶史承前史以立言故未審耳

王導傳協襲爵武母侯贊武崗矯矯母崗皆誤字當作岡然導初襲祖爵即邱子後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王敦平進封始興郡公則協之襲爵當為始興郡公何以云武岡侯也導六子協在第四長子悅早卒以弟恬子琨為嗣襲

卷七

无

導爵豈現襲者始興郡公而協襲武岡侯乎既進封即除本封無兩襲之例且即兩襲武岡之封當在恬及弟怡又不應在協也是皆未可攷者姑記於此

唐太宗為秦王時開天策府其時十八學士預其選者謂之登瀛洲朝夕講論最為親密及即位後惟房杜至宰相其次褚亮于志甯虞世南許敬宗又其次姚思廉陸德明蘇世長孔穎達若李守素李元道蔡允恭顏相時之流則知其姓字者少矣而若王珪魏徵馬周岑文本或拔自仇讎或起於疎遠皆至宰相蓋前後委任之不同不可以常情論也十八學士中薛收早卒以劉孝孫補之共十九人姚思廉皆有傳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儒學傳蔡允恭文藝傳許敬宗奸臣傳李守素李元道劉孝孫附褚亮傳薛元敬附薛收傳顏相時附顏師古傳咩蘇勗不知所附俟再考

宋文貞激張說使勿證魏元忠事新舊唐書所載俱不如通鑑語之佳司馬公刊削綴緝之功過於前史遠矣

元宗紀開元二年宴侍老於含元殿庭三年賜侍老物侍老二字他無所見

高祖父罔仁皇帝祖虎景皇帝曾祖天賜懿王高宗追尊光皇帝元宗追號懿祖高祖熙宣簡公高宗追尊宣皇帝元宗追號獻祖虎始封唐公故唐以景皇帝為太祖韓文公禘祫議所云景皇帝雖太祖其於獻懿則子孫也自五世祖重耳以上則追號爵皆不及焉

來濟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相與言志見來濟傳三卷又見高智周傳一卷宜刪其一

羅傳贊因張保臯事及之牧之去李郭不遠其所言當可

卷七

三

信然汾陽寬厚長者其與臨淮同為都將不應相仇若是景文不載本傳蓋疑之也而不欲沒其事故因張臯及之此亦傳疑之意耳

裴寂傳附敘高祖論太原首功共十六人又太宗定功臣封戶四十三人其與前同者七人裴寂長孫順德劉宏基柴紹唐儉劉世龍義節張平高實共五十二人其裴寂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宏基寶琮柴紹唐儉殷開山劉政會武士讓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元齡杜如晦羅藝趙郡王孝恭侯君集張公謹李勣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段志元張亮杜淹李子利各有傳共三十三人其劉世龍趙文恪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許世緒劉師立安興炎安修仁錢九隴樊興公孫

武達李孟嘗龐卿惲李藥師元仲文張長遜李安遠秦行師馬三寶無傳共二十一人而史稱寂等三十人已見於傳自趙文恪等十八人其名總出左方其數既不合而按其名則僅有劉義節趙文恪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許世紹劉師立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龐卿惲元仲文張長遜李安遠秦行師馬三寶十七人缺安與貴安修仁李藥師三人又別出姜寶誼不在所敘之內其參錯不可考如此

宋甯宗本紀紹熙五年十一月詔行孝宗三年喪制令禮官條具典禮以聞其後不言其服三年喪與否而胡紘傳甯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喪則似行之也紘言止當服期不載其疏孝宗之崩在紹興五年六月至慶元二年六月

卷七

三

大祥甯宗本紀以七月親饗太廟則是大祥後方釋服也日知錄謂甯宗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所謂已服期年喪句未確以紘疏已過期語參之自是在大祥前後也紘疏不載本傳不知日知錄所據何書至謂朱子亦議以紘言爲非而未有以奪之則其誤甚明朱子以紹熙五年十月去國於紘議時已隔二年矣朱子方家居何緣與議其議乃在五年十月文集年譜甚明此日知錄偶爾誤記末之細考也

摩史載韓魏公在延安有人携匕首夜至臥門言夏國張元遣來殺公又言某不忍殺取金帶而去此事斷不可信魏公守邊不應無備至此苟其已至臥門則魏公必無生理鉅覽之事安可望之後人哉且既不殺公則是人必當

遠去不可以返夏國矣取金帶置之城上又何爲也

續通鑑宋孝宗乾道四年八月主管殿前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合揚州增一垣新城揚民言不便劉琪乞罷琪忤帝意既而琪以擅興工役降三官放罷劉琪以繼母憂去陳俊卿念琪正直有才欲留之不聽陳俊卿請罷政不許按朱子陳俊卿劉琪行狀俱載此事大畧相同而通鑑所載則皆不合琪行狀云殿前指揮使王琪謁告淮上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諸公相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公曰薦士吾徒之責可不知耶明日請曰此人名微位下陛下何自知之上以琪告公又請其所以薦上曰卿自問之公退坐堂上呼吏作頭引追之琪至公詰其故琪恐懼不能置詞久之公乃叱使責戒勵

卷七

三

狀而去無何揚守來言前琪過郡稱受密旨增所築新城若干尺諸公請之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既與諸公合奏請其罪罷之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即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即如此則或須一飲食亦必奏審乃得耶公即以藝祖薰籠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時諸公雖更進懇請而公言尤激切故獨罷公爲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又明年遭內艱又明年起復荆襄宣撫使俊卿行狀較詳云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云云與劉行狀謂告不同當從陳狀其劾王琪請奏審

事皆陳與劉及諸公共之俊卿狀又云翌日面奏同知樞密院事劉琪進對語切遂忤上意御筆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公即藏去密具奏留之明日復申前說乃改琪為江西帥公退已自求補外上許之翌日更遣中使召之復留不許出遂以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據行狀則王琪殿前指揮使非主管殿前公事也揚守來言非揚民言不使也琪以言奏審事忤帝意非因請罷琪也琪以忤帝意出為江西帥非以繼母憂去也琪以忤意出故俊卿奏留之若以憂去又何留焉通鑑又于七年書起復劉琪四年迄七年則三年之外又何起復之有即此一條而乖舛若此則他所書可知矣陳桺續通鑑必不至此惜不見其本也俊卿以四年十月相通鑑書之

卷七

三

于五年八月又書與虞允文並相按四年十月除右僕射五年八月為左僕射
通鑑乾道四年六月召建甯處士魏掞之赴行在賜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罷為台州教授朱子年譜四年冬省劄屢起就職時國子錄魏掞之以論曾覲去國遂力辭案朱子作魏元履墓表元履除太學錄在乾道四年十二月又云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則罷為台州教授在五年四五月間矣通鑑年譜俱誤通鑑蓋以召日誤連言之年譜則又以除日誤也墓表云事有倚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蓋指論曾覲是時覲勢方盛故不斥言之朱子曾自言其故謂恐貽異日邱離之禍侯攷續通鑑者不知何所顧忌而亦不一及也朱子行狀年譜俱云掞之因論曾覲去國豈亦未之見耶

靖康誤國耿南仲馮澥之罪也宋史於南仲傳既不盡著其惡而澥傳乃有哀辭僅於傳末云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李綱楊時鄒浩士論少之而已如澥之奸若為文師蘇軾與蔡京異論郵張庭堅妻子區區小善何足錄哉史之是非失實如此而後之議宋史者僅謂其文繁冗固未嘗深考之而漫云云也

宇文虛中於宋為叛臣其在金七累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又進階光祿大夫號為國師其榮貴極矣其死也實以被誣非有反謀也所云密以信義結納陷北之士皆史家之飾辭其後云鞠治無狀乃羅織家圖書為反具亦自相矛盾矣秦檜悉遣其家此金人為虛中請之而檜不敢逆其云恐阻和議遣往以牽制

卷七

三

之亦是飾詞且在宋可云牽制既送還之矣何牽制之有澥熙中贈諡賜廟此謬之大者度其意以徂徠陷北之人耳史家承而為之立傳又宇文紹節於嘉定中為簽書樞密院事孝宗實錄必成于甯宗時立傳者紹節之意為宋史者不加察而遂因之此何理也
馮澥為昌州推官上書乞再廢孟后得召對為鴻臚主簿見於錢遜傳而本傳不載李綱為宣撫司言者議其專主進戰喪師費財落職罷祠鄒浩為蔡京之黨作偽疏竄於昭州此必皆馮澥所為而兩傳俱為之諱又崔鶴於欽宗時力斥馮澥之奸為蔡京餘黨而本傳畧不及其語真不可曉宋史新編於此絕無改正且或刪削其辭亦可謂昧於是非者矣

汪尚書聖錫嘗駁張綱文定之論則綱爲人必有可議者
今考其傳則始終全節未有疵瑕則史固未足信也史言
魏征劾綱而不言其所劾何事蓋爲之諱征傳亦無其事
綱承秦檜之後爲參政凡一年與沈該万俟卨湯思退共
事畧無建明又無違異則其爲人可知已

蕭公之敏爲御史虞允文所薦也人或賀之敏歎曰彼
謂我憤憤必我不能爲薛許耳其輕我甚矣翌日遂攻其
黨并及允文此見朱子所記朱子作建陽四賢堂記所敘尤詳之
敏於隆興閒爲建陽縣旣而仕於朝不數年爲御史出使
江東未幾召以爲國子祭酒又使湖南以卒卒時乃至無
以爲家其爲朱子所稱道如此而宋史不爲立傳

卷七

三

續書記疑卷之七終

讀書記疑卷之八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南史

南史避唐廟諱當與北史同而今本丙字不諱又虎字雜
見此皆後來校者所改如諸葛長民之爲長人孝武小字
道民之爲道人則校者有所未知而褚彥回劉彥節之以
字稱則疑其別有故而不敢以輒改也虎之爲獸淵之爲
深卷中猶一二見之此可爲本文之證

宋武帝料慕容超及答姚興與劉穆之語皆刪削太過失
其本意當從宋書補正

卷八

永初元年復租布詔先言彭沛下邳三郡其下分言之彭
城本鄉故比豐沛優復此漢紀所謂世世無有所與者而
沛郡下邳則限以三十年南史刪彭沛數語旣失其意又
去優復之制四字改可復爲各復似彭城與沛下邳俱復
三十年矣當據宋書改正

永初元年十月改晉所用王肅祥禪二十六日儀依鄭氏
二十七月後除此禮制之大者不當刪

南史帝紀刺史例不書武帝三年義真爲南豫州刺史少
帝二年義恭爲南豫州刺史義真義恭皆諸王而義真書
義恭不書此其例之不一也又諸刺史進位加號畧無關
係皆可刪而南史備書之如進江州刺史王宏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又進司空又改授車騎大將軍後乃授司徒
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其衛將軍司空車騎大將軍皆進位
加號而江州刺史則如故是皆可不書而以司徒錄尚書

事領揚州刺史揚州京畿舊以宰相兼領徐羨之為尚書
令揚州刺史正與宏同乃羨之書揚州刺史及進司空錄
尚書事仍書刺史如故至宏則刪揚州刺史不書例多參
錯又諸州刺史及分置州郡不書而亦間有書者總以無
定例之故今亦不能一一詳載也

武帝紀詔改權制一從寬簡語未明當以宋書補入又免
兵亡逃侵濫服親詔亦宜載

元嘉二十三年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此為盛事而南史
刪之非是又十九年立國學詔南史亦不載於後御書廢
國子學甚失契勘二十四年大赦賜文武爵一等除宥繫
囚寬減逋負賜孤老羸疾人穀五斛蠲建康秣陵田租之
半南史止載進文武位餘皆削之未當也

卷八

二

江左之政以元嘉為稱首所下諸詔雖極平近皆殷然有
恤民之心南史多刪去頗失其實又帝即位三十年止有
立元武湖興景陽山兩事而違繫之日役重人怨考宋書
無此四字不知何以增此也

孝武大明元年復親民職公田此不當刪二年復郡縣田
秩并九親祿俸六年復百官祿而不載何年斷九親百官
祿俸當考田秩疑即職田南史以其重出故刪其一

海陵王休茂反參軍尹元慶起義討斬之宋書作義成太
守薛繼考按宋書本傳繼考偽稱立義事泄被誅宋紀誤
也當以南史為正

明帝泰始三年八月大赦四年祀南郊大赦六年七年大
赦南史俱不載

泰始四年詔自今凡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或攻剽亭寺及
害吏民者此諸條悉依舊制五人以下相逼奪者可特賜
黥刑投畀四遠此似是寬減之辭南史所書頗為不同未
知南史所據當更攷之

泰始五年桂陽王休範為中書監中將軍揚州刺史此以
中書監而領揚州刺史與他刺史不同南史缺又是年廬
江王禕為南豫州刺史此不當書而南史載之蓋互誤也
泰始五年以軍興以來百官斷俸並給生食生食二字疑
南史缺七年帝疾間三字當刪宋書以疾愈大赦天下今
去大赦而猶留此三字衍文也且前不書有疾而後云疾
間皆非例

卷八

三

是時興宗自會稽太守移荊州刺史征西開府其加號耳
沈攸之為郢州刺史以鎮西將軍進安西將軍南史刪郢
州刺史四字則似以荊州屬之攸之而興宗僅為開府儀
同三司矣此其誤也興宗攸之俱受顧命而興宗在荊州
攸之在郢州南史云入閣被顧命入閣二字宋書所無南
史誤也興宗於廢帝即位後以中書監光祿大夫徵還尋
薨而攸之卒未入故雖受顧命而不在輔政之列晉宋世
重外任多有以在外而與顧命者陶長沙以不與晉明帝
顧命為恨此其例也興宗荊州刺史可不書而以中書監
徵此當書而又不書尤為疎畧

齊高帝紀黃回頓新亭率兵欲赴石頭為成兵所遏不得
過會聞石頭平遂稱赴援南史刪削太多不見此曲折是

年三月殺鎮北將軍黃回南史不書以己見宋紀也

齊書建元元年詔封文武功臣司徒褚淵等三十一人進爵增戶各有差南史不書此脫文建元二年正月以司空尚書令褚淵爲司徒十二月以司空褚淵爲司徒必有一誤南史削正月四年詔賞元年以來戰亡者蠲租布二十年雜役十年不當刪去

南北史好載符瑞齊高帝紀末所載多巫媪不經之言而累幅不止皆可刪卻也齊書皆不載

齊武帝紀既得出後生僕肅之遂起義子勛遣將戴凱之爲南康相軍主張宗之助守帝擊破凱之別將追擊宗之斬之遂攻郡城城陷凱之奔走卽據郡城南史止云將討戴凱之而始末俱不詳惟雜載諸怪幻語以亂之此尤

卷八

四

爲疎略之甚者不可不補正也起義後會始興相殷孚率軍赴尋陽帝以眾寡不敵遂避揭陽山南史止云避難揭陽山亦不分明

齊武帝紀立皇太子妃王氏宋紀元嘉十五年立皇太子妃殷氏不書孝建三年書皇太子納妃不書何氏其體例不一如此

齊高帝建元四年詔修建國學是年武帝罷國子學南史止書罷國子學與宋紀同武帝永明三年立國子學四年國子講孝經車駕幸學賜祭酒博士助教酒各有差俱載齊書而南史刪之

永明元年以楊昺爲沙州刺史封陰平王齊書無封陰平王四字而下有以隴西公宕昌王七字亦不知其所據也

按陰平宕昌大抵皆附於魏江左時通貢獻特羈縻而已故其事不詳而南史傳所載與各紀且有異同殆不可考缺之可也

南史齊帝諸紀與齊書多有異同不獨刪削太多而亦有增添者當別有據然於輕重取舍之間頗有未曉蓋難以一一詳考矣如蠲逋租恤貧乏減罪責諸詔雖多虛文然當畧存其概而刪削大半又如永明四年富陽人唐寓之反害東陽太守遺宿衛討平之此非小事而亦不載舉此以例他可知矣又四年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見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匹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爲永制此宜詳載而亦畧之永明七年正月詔二百里內獄同集京師克日聽覽自此以外

卷八

五

委州郡訊察三署徒隸詳所原釋此齊書所載而南史云三月詔皇太子於東宮元圃園宣猷堂臨訊及三署徒隸兩書不同當是正月發詔比及三月諸獄乃集命皇太子臨訊而各記其一所以不同

永明七年以柳世隆爲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右僕射南史有之而齊書不載至五月以新除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令則又載之是左僕射之不書乃齊書脫文也南史與齊書異同頗多姑記一二如西昌侯鸞官爵兩書差互不一尋檢前後又當以南史爲正

梁武紀先敘歷官亦與梁書不同梁書起家巴陵至南中郎法曹行參軍南史不書隆昌初除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南史自中書侍郎拜黃門侍郎又爲右軍晉安王司

馬淮陵太守南史尋為司州刺史還為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南史為太子中庶子領四廂直其除都督雍梁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在明帝未崩之前南史以為明帝遺詔其不同如此抑不知南史何所據也

梁武答諸將併兵圍郢語謂席闡文語皆合兵機所宜詳載南史刪去非是

梁書敘武帝即位後追尊皇考妣追封兄弟及封功臣為公侯及諸弟然後書以中書監王亮等云云言有次第南史先書以王亮沈約為尚書令尚書右僕射後書封諸弟而追封諸兄弟及封功臣并削不書其追尊皇考妣更載於後疑當從梁書又蕃王進號凡五國南史止書其三安西將軍宕昌王梁彌頡進號鎮西將軍鎮西將軍河南王

卷八

六

吐谷渾休留代進號征西將軍兩條不書此脫文

柔然魏改作蠕蠕周隋多作茹茹宋齊梁又作芮芮當以蠕蠕為正若其自稱當日柔然必不以蠕蠕為號也

武帝紀天監元年四月宕昌王梁彌頡進號閏月梁彌邕正封宕昌王四年又以梁彌博為宕昌王宕昌傳止載彌博及子彌泰而無彌頡彌邕殆不可詳考

天監二年十一月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三年正月王營以右僕射轉左柳惔為右僕射而沈約別進號鎮軍將軍南史刪以母憂去職句非是

南北分紀並從敵國之例故於他國之易世皆書曰殂而南史於魏獨仍從本國之稱此非例也合改正

儀同三司歷代以為官名梁書於臨川王宏及王茂俱云

同三司之儀意雖不異而於前後則不合矣南史因之蓋偶未察耳

普通元年八月車騎將軍韋叡卒南史不載叡於梁為重將其卒也當見於紀削之非也又王暕王份皆為尚書左僕射暕以普通四年卒於其位南史書之份自左僕射為右光祿大夫轉左於普通五年卒南史不書此等於例亦未合

梁武捨身同泰寺南史所載較詳然如菩薩大捨僧眾默許等語皆可不載當以梁書為得

大通二年北青州刺史元儁南荆州李志皆以地降李志無考元儁即元世儁北史有傳不載青州降事當是來降而復歸於魏也此可不載元樹為郢州刺史據譙城為魏

卷八

七

所執此宜見於梁紀而梁書南史皆不載天監七年以元樹為恆朔二州都督封魏郡王梁書不載梁書中大通四年散騎常侍元樹為鎮北將軍南史不載其互異如此又中大通四年南史書以侍中元景隆為徐州刺史封彭城郡王通直常侍元景宗為青州刺史封平昌郡王梁書只書元景隆亦不云封王其元景宗則無之別載元樹尤參錯不可考元樹梁書有傳載詳而恆朔二州都督則不載魏郡王作郡王考之北史則改封也 景隆元法僧子法僧有傳景隆及弟景仲皆附焉 景宗則無考疑亦法僧子史缺不載耳

大同元年十一月中衛將軍特進右光祿大夫徐勉卒勉梁賢相此亦宜見於史者南史以其不在相位而削之非也

普通五年以散騎常侍元樹為平北將軍北青兗二州刺

史率眾侵魏梁書南史同魏書元樹為郢州刺史或史之
誤文而南史為恆朔二州都督恆朔遠在北境非梁之所
及此南史之誤其自平北進號鎮北則南史以其無所關
涉而削之也

梁於魏為敵國而南史於大舉北伐改曰北侵非也當改
正

陳天嘉四年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頎薨刺史之
卒例不得書若以開府儀同三司而書之則是時刺史之
為開府儀同者不一人也侯瑱之書薨以太尉南史例司
徒司空太尉皆書薨顧又非其比薨當作卒而此條亦可
不書光大元年王冲亦以開府儀同三司書薨陳武帝文
帝之世三公侯瑒侯安都周文育迭居之安成王亦為司

卷八

八

空為尚書令若尚書左右僕射則不一見於史南史率因
陳書之舊亦不能如其本例也

梁丁貴嬪傳有司奏先引宋泰豫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
所生陳太妃而謂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故後更言母
以子貴之義今當致敬又引元嘉中始興武陵而國臣並
以吏敬敬所生而謂泰豫朝議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
同是時武帝在而以昭明故致敬所生故迂曲其文如此
南史刪削前文則泰豫朝議句難解矣

劉道規傳道規有將畧其破尋陽復江陵料敵制勝俱合
兵機南史多刪削頗失其實宜補正桓元死後桓謙桓振
復據江陵道規與何無忌進攻之南史不詳敘又誤以為
追元宜改從宋書

道憐無才能其稍有軍功皆部下之力南史刪之是也彥
節當別傳義欣有政績所陳請選良吏疏亦當存之南史
太畧又劉晃劉綽皆同

卜伯興之謀為齊高帝所殺宋書不詳其人如何然其事
則不可沒之也南史止載其名而事則削之非是

劉遵考傳附從子季連宋書目錄有之今宋書本傳脫去
遵考傳亦多誤宋書不能一一詳考畧記於此

后妃傳其名號宋梁齊陳各不同南史依宋書而又少變
其例今按宜以北史所書為得南北史皆成於一手不知
其例何以互異也

宋文帝諸子皆一字名而字則以休字冠之乃自休仁以
下皆稱字而史亦不別著其名此不可曉

卷八

九

彭城王義康傳初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
徒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又授使持
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其
所加冠軍將軍右將軍驃騎將軍及散騎常侍開府儀同
三司皆其爵號而於職任無與也凡縣屬於郡郡屬於州
郡有太守州有刺史而刺史有都督監督之異又有使持
節持節假節之分都督為上監次之督又次之使持節為
上持節次之假節又次之其不假節者謂之單車刺史專
治一州之事而已南史例不悉書其都督諸州者則謂之
都督某州刺史其無都督者則謂之某州刺史而使持節
等亦皆畧之

義恭傳卑辭曲意盡禮祇奉且便辟善附會俯仰承接皆

有容儀南史作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語似未明
武昌王渾傳為持使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
隨二郡諸軍事甯蠻校尉雍州刺史南史例不書諸州至
此不可書監雍州刺史遂變例全書之此皆起例不一之
故

宋書於諸王散在各卷其例不甚可曉南史一以次第書
之為有條貫勝於舊書

劉穆之傳朝議如此且相酬答直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
曰神州治本宰輔崇要與喪所階宜加詳擇此事既大非
可懸論今暫入朝共盡同異此正是答皮沈所議之語南
史悉刪去只載今暫入朝兩句失其旨矣又謂所親曰貧
賤常思富貴云云謂與上當有穆之二字何承天傳穆之

卷八

十

曰頃願為丹徒劉郎不可得也正與此合通鑑以此為諸
葛長氏語似誤

徐湛之傳父達之討司馬休之臨陣為魯軌所害故軌子
爽來奔湛之以為不敢苟伸私怨乞屏歸田里南史於達
之但云臨陣見害則湛之所云幾不可解

王元載歷官最多畧無事蹟齊書所載太繁南史刪之是
也然傳末云元載性夷雅好元言在梁益有清績西州至
今思之此數語當存

王元遠傳乃北勸魏勸疑作通南齊無此四字齊武之於
王贍以一言之隙而殺之高帝於元遠有深怨而畧不介
意且加委任其相去遠矣其於房叔安射鈎斬祛無以踰
也叔安事齊書不載

孟懷玉傳從平京口定建鄴宋書作從平京城定京邑按
宋書以京口為京城都下為京邑兩稱易混南史改之為
當而他處有不盡改者故著其例於此

裴方明與劉道濟平羣氏及與劉真道破仇池俱有戰功
可特立傳南史依舊書附載而又刪其戰功未為允也
孫處向弼蒯恩孟懷玉等傳俱太畧

劉延孫傳初為孝武武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郎諮議
參軍領錄事又轉補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故孝武即
位與顏竣同封蓋以藩邸之舊恩其後洊歷顯位超資越
序率由於此南史刪去前官而但云孝武初位侍中封東
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射全失其實當考宋書補正之
趙倫之畧無事蹟不當立傳南史無外戚附后妃傳可也

卷八

十一

子作苻亦當附之南史以倫之與蕭思話臧熹同卷蓋皆
以外戚也然倫之亦不可與蕭臧同
蕭介諫納侯景表最為先見其言皆驗而南史不載莫曉
其意通鑑仍採入之相傳謂通鑑專取南北史攷之不盡
然也

謝綸傳齊書所載為吳興守兩事皆不稱職而末係之云
在郡稱為美績南史削去之并吳興守亦不書綸子覽傳
云父綸為吳興則與本傳差互當於後拜吏部尚書上補
出為吳興太守六字

謝舉傳為豫章內史為政和理甚得民心後為晉陵太守
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南史俱削去其後卻云
為晉陵郡時與義僧遞講經論則語無所係矣其除安成
郡守以母往於郡喪不赴齊書不載自左戶尚書遷掌吏

部以公事免後又自左戶尚書徙吏部尚書晉陵後又掌吏部故齊書云至舉又三爲此職南史只一書亦太畧

王僧達宏之少子南史宏子錫錫子僧亮僧亮弟僧衍僧衍弟僧達則僧達乃宏之孫矣僧衍宋書不載既是僧亮弟則僧達不當爲其弟此三字誤無疑也但僧達何以與僧亮僧衍同以僧字名豈亦如之字之例父子皆不避耶

孝武罪狀僧達詔言其辱齒高閣契規蘇寶故宋書末附戴蘇寶以終其事南史不載詔辭則蘇寶可不附書

南齊書成於梁時王儉傳天應民從以順爲從避諱今本作順卻非是南史改從是也

卷八

七

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老子何可復言未嘗看耶此皆名言不當刪去又如闔棺自欺阿越不學等語恐有訛誤南史載之不能有所是正王郎時耶下有十數語如今所載則語爲不了矣凡此取舍之閒皆有不能釋然者姑記於此

王華傳論徐傳語南史所載與宋書不同當兩存之少帝下當增廬陵二字明矣之下當增廢帝若存慮其將來爲禍致此殺害且畏廬陵云云語意方爲完備王奐傳載殷獻語與齊書正相反未詳孰是諸王傳固多刪削而亦有

所增益其一二疑誤處無別本可參校今亦不能盡以意定也

史例歷官不盡書然前後不容疎脫王通傳天康元年爲翊右將軍右光祿大夫及置佐史後進號安右將軍轉左光祿大夫至太建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史並如故南史僅一書左光祿大夫而於六年加特進以下則全無之所云將軍佐史如故竟不知所自來矣此疎脫之甚其將軍等九字當爲衍文

王晏傳敘初授官太繁可刪至爲齊高帝府屬反削不載此不可曉當改云初車騎晉熙王燮授安西主簿時齊武帝爲長史與晏相遇沈攸之難作隨武帝鎮益城齊高帝時云云漸見親待乃留爲高帝征虜撫軍府諮議領記室

卷八

七

遷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高帝府參議機密初起賀國常侍員外郎轉車騎南史後載爲員外郎事則前不可刪王仲德傳料魏諸語南史與宋書不同當兼存之南史太畧不見其意

垣閔垣遵子榮祖從父齊書誤以爲榮祖子南史已正之其所載亦多與齊書異又宋書閔兄閔附垣護之傳言其母墓爲東阿寺道人曇洛所發閔與閔共殺曇洛等五人詣官歸罪見原閔爲義興太守兗州刺史後爲竟陵王誕所殺南史既削閔不載而殺曇洛事亦不見於閔傳殊爲疎畧

南史閔爲交州刺史司州刺史益州刺史歷度支尚書衛尉卒於金紫光祿大夫齊書汝南新蔡二郡太守歷散騎

常侍領長水校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領驍騎將軍累遷金紫光祿大夫自金紫光祿大夫外所歷官無一同者宋書閻與弟殿中將軍閻則南史齊書又皆無之一人之身而參錯不同如此史之所載蓋有不可以一一詳考者矣蔡興宗傳興宗甥袁顓顓子彖是興宗之姊孫蔡有女與顓內外兄弟而以適其子彖此不可解明帝令以其女妻南平王敬猷興宗以姊言為辭明帝但云姊言豈不可違亦不云其非輩行也袁彖傳彖觀子非顓子南史蓋承宋書之誤然顓觀嫡兄弟南史洵子顓彖顓弟觀之子南齊書彖祖洵父觀則觀亦興宗之甥豈觀非其姊所出耶南史彖傳以興宗為祖舅齊書以為外舅是南史以母言之齊書以妻言之也參考兩傳興宗乃是以女妻姊之孫實

卷八

古

有不可解者姑記於此而再考之

何尚之傳王睦告其子為劫新制凡劫身斬家人棄市何叔度議睦既縛送餘人不應復告並全之謂免其家人也南史刪睦既縛送二句而云並合從原則似并其子原之矣宜從宋書補正斬刑謂之棄市此棄市制不可曉或棄市二字誤張茂度傳治中從事史南史作中從事避治字并去史字南史書中從事甚多舉其例於此別駕從事史見宋志後來止云別駕省文也宋書作別駕從事史

劉爰節傳秣陵令劉實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帝而爰節弟亦名遐是同時兩劉遐也秣陵令劉實建康令劉遐宋書不載齊本紀丹陽丞王遜告變南史同爰節傳誤

劉遵考傳督並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

安定五郡諸軍事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南史書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而刪督五郡又為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雍州刺史新野襄陽二郡太守南史雍州刺史加都督是時遵考未為都督而新野襄陽二郡太守不書又與前異矣又遵考以督南徐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領廣陵太守以監豫司雍并四州等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南史不書以刺史領太守遵考傳四見檀道濟傳監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南兖州刺史又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南史只書南兖州刺史江州刺史而監都督諸軍皆不書非其實矣江州治尋陽宋書還鎮尋陽南史作

卷八

古

壽陽誤也但為江州刺史而所督止江州一郡此則有未詳者姑記以俟考

宋齊梁陳諸州刺史皆兼督諸州軍事而有都督監督之不同各本紀只書某州刺史從省文也本傳有全書者有書某州刺史加都督者又有只書某州刺史者南史本紀例不書刺史閒有一二而本傳則例不合書或書某州刺史加都督或書都督某州刺史或書某州刺史亦無定例難以詳考

張裕傳使持節督廣交三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又使持節督益甯二州梁州秦州之六郡諸軍事益州刺史南史俱書都督廣州刺史都督益州刺史而裕實未嘗為都督也凡此類多誤子承傳兩為冀州刺史皆誤加都督而於青

冀二州刺史獨書監四州諸軍事亦非例也又會稽太守加都督他傳未有此例宋書本傳亦多參錯姑闕之

張緒傳王儉爲格外記室前有限內記室限內格外俱未詳

劉道憐傳都督荆湘益甯秦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南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又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南史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北史例作都督某州刺史南史變其例加都督中有監諸州督諸州非都督而亦云加都督者又問書都督某州刺史又以監督與都督不同直書某州刺史各傳多不同以道憐傳居首故舉其概於此

卷八

六

張緒傳王儉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緒南人儉意以爲北士中過江以來未有能過之者著語少拙南史改作張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卻全失其意

張冲傳持節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又督南兗兗等五州南兗州刺史又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又督郢司二州郢州刺史並持節如故南史豫州不書餘直作南兗刺史司州郢州刺史而持節與督諸州皆畧之

宋書四十六卷張邵傳附張暢五十九卷又有張暢傳詳畧雖有不同實一人而重出也其四十六卷傳皆同南史止以太武改爲招蔽譙而後則稱魏主宋書無此稱又各傳以孝武爲世祖南史改稱孝武今傳獨稱孝武是後人以南史附入之必非宋史之舊當刪去

宋齊梁陳書多有缺誤不能細考其

大者畧附一二而已

徐文伯家世精醫術當入藝術傳不當附融傳後南史無藝術傳故以附此然如釋寶誌之流以附隱逸頗爲未當當於南史中加出之

范泰傳既已致仕則任心行止不關朝廷自所宜然不知何以爲有司劾奏也然致仕後仍表賀元正并陳旱災似有位於朝非放還田里比矣此等處未可詳攷或疑致仕二字衍文

范蔚宗傳自敘本文有難曉解處南史刪削尤多缺畧宜從本文考正之

虎帳岡宋書作武帳岡宋不諱虎字此自名武帳岡後人以虎字多作武故以例改之而不知其誤也凡史所諱皆

卷八

七

當仍其本字或於卷末注明之北史多仍舊而南史所改者十之七八矣又有誤改者如武岡之類其所不及知者則不復改校者之不學如此可爲一喟也

鄭鮮之議滕羨事大意謂羨不當仕宦宜在貶裁不得多引前事以爲通證而文意枝蔓頗費疏解南史止引其端而未究所終並不知其意之所在矣當從宋書刪削存之蔡興宗傳王道隆到興宗前竟不呼坐秋當詣王曇首不敢坐宏興宗謂王球不得就席五十年中有此三事考張敷傳狄當周趙詣敷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江敷傳紀僧眞詣敷坐定敷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二事亦相類當併著之南史刪五十年句王曇首傳不載狄當王球傳亦不載宏興宗以見興宗傳故也秋當即狄當宏興宗宋

書作王宏江敷齊時事非宋也其事則相類耳

顏延之傳出為永嘉太守已拜義康欲黜為遠郡文帝令車仲遠代之是延之未嘗至永嘉也南史刪已拜與車仲遠代之句未明宜補入

顏竣傳鑄錢兩議刪削過多不見其本意當從宋書補正宋制百官集議眾議不同並以啟上宋書往往載之竣傳其一也然所議雜以吏牘又有訛誤頗難曉解南史因並削之僅載一二當時之制遂不見於後世甚為可惜景和元年後事蓋終鑄錢之議故并及之竣死於孝武之世非其所見也孔季恭傳壘湖田議

顏師伯傳大明二年為持節督青冀二州徐州兗州之三郡諸軍事青冀二州刺史與魏連戰屢有功宋書所載甚詳南史削其官並沒其事師伯人不足道然美惡不掩似不容盡削也孝武紀大明二年冬索寇青州刺史顏師伯類大破之南史亦削去

卷八

六

周宏正傳請釋乾坤二繫陳書載表辭亦同至梁武帝詔則云乾坤文言及二繫疑表辭脫誤當從詔

庾登之為司徒右長史南東海太守司徒長史官在京都而又為南東海太守豈遙領不之郡耶庾仲文為始興王濬湘州司馬濬不之任除南太山太守司馬如故而仲文自在京師正與登之同此官制未可詳考顧琛補司徒錄亦是一例南太山南史不載

沈演之傳演之深為彭城王義康所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乃與劉湛等不同盡心朝廷故史稱其雅仗正義南

史刪去為義康所待等語卻不見此意宜補入義康為司徒史演之為司徒右司掾揚州治中從事史故云在府州十餘年府司徒州揚州也江湛傳子五人恁恕恁慈法壽皆為元凶所殺宋史止附恁而不載其所終齊恁為齊高帝所殺與南史不同疑齊書誤齊書高帝作太祖祖當作初字之誤也江謚傳父徽為太初所殺

庾仲文名炳之宗少文亦名炳之傳皆稱字劉彥節名秉亦稱字炳秉俱炳之嫌名獨江秉之不稱字北史秉作康或是康字後人以宋書改之

沈慶之傳視諸沈為劫首者數十人云云此事宋書不載恐未可信慶之忠謹自持必不肯以意外行事也

沈攸之傳高道慶還都不詣攸之別南史攸之與宴飲於

卷八

九

廳事道慶既已入州取教毀之則已與攸之交惡矣必不詣攸之而攸之亦未必仍與宴飲也當從宋書

柳元景傳轉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竟陵隨二郡案南史例於都督諸州某州刺史皆不全書止書某州刺史加都督

於都督諸州亦然而監諸州則不可書加監乃變例全書之又以刺史移於監州之上此皆非也

梁書無柳仲禮傳此必脫去與北齊不載彭樂同南北史俱有傳當檢補之

殷孝祖傳孝祖隨顏師伯攻魏與沈慶之征廣陵王誕得有戰功宜畧存之

殷玖傳劉勳傳宋書太煩南史刪削太多卻又過畧宜畧補之勳所條答賈元友來降事亦宜並存也

魯爽傳爽有七弟唯三弟在北餘俱同南奔其部曲共六千八百八十三人宋書所載甚詳南史俱不書又魏毀其墳墓則其三弟必被誅矣宋書亦不及魯秀孝武以為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南史不著其後事宜畧從宋書補載之秀與義宣同舉兵至襄陽敗還與義宣北走為人所殺此不當畧去

鄧琬傳前敘諸官末云褚靈嗣潘欣之沈光祖為中書通事舍人故後言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南史刪前語而後云三人則不知何三人矣宜改云內事委褚靈嗣潘欣之沈光祖三人

劉鍾封安邱縣五等侯後封永新縣男虞邱進封龍川縣五等侯後封望蔡縣男孟懷玉封鄱陽縣五等侯後封陽豐縣男宋初類此者甚多此皆一時勳格依例普授不以高卑為等級也其已封而復封者史謂之別封亦許回授子弟然諸封當有虛封實封之不同更詳考之
何承天傳丁况三家久喪不葬尋承天之議則丁况等乃葬無棺槨非久而不葬也未又云若葬不如法許同伍即糾意自分明久不葬乃史之誤文
南齊書周顒傳附王儉講考經未畢舉曇濟自代數語無所係疑脫簡在此當攷定
劉遵傳曾以安北將軍帶即縣令故簡文有宏道下邑之語南史刪即縣令則此語無著矣

卷八 三

柳元景傳劉道彥愛其能時元景居父憂未得加命令江夏王召之故下有服闋二字南史刪居憂句則服闋二字當為衍文又元景為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後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領軍侍中如故南史不書驃騎以下後云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則中正字乃不知所自來矣宜改正

鄧琬傳初廢帝命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勳命釋之以為司馬二人共掌內外眾事後悅背琬斬之以降南史刪釋悅事於後云張悅始發兄子表云云則不知張悅於壽陽何官最為舛戾當補正

蕭遙光傳垣厯生為曹武所擒遙光使殺厯生兒齊書厯生出降被殺遙光使殺其兒與南史不同以遙光使殺其兒推之則厯生自是出降然或倉卒誤傳南史當別有所據也齊書附遙光府佐司馬端事南史削之

蕭景先傳景先為持節督司州軍州事領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與魏軍相距南史不書其後以征虜將軍丹陽尹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亦以禦蠻也南史止書假節司州諸軍事蓋失之

景先齊高帝從子而本名道先此不可據別有蕭鈞蕭景先傳皆與齊書不同當

蕭穎達傳弟穎孚自建鄴與修萬智南歸僅免齊書與修靈祐山中聚兵攻據郡縣所敘極詳齊梁諸傳往往有不因而此尤為最乖者也

豫章王嶷傳建元中遷侍中武帝即位進太尉解侍中後又加侍中南史刪進太尉解侍中則後加侍中乃為重出

卷八 三

桓康傳魏軍動遣康行假節尋進冠軍將軍於睢陽與魏戰大破之明年以康持節督青冀二州等諸軍事青冀二州刺史武帝即位轉驍騎將軍卒南史刪削太畧且與前高帝語不相應也

周山圖傳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按齊書沈攸之事起武帝啟山圖為軍副武帝留據盆城眾議以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不可乃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棚旬日皆辦南史刪據盆城事則後語無所係矣宜依齊書補入周山圖曹武李安人皆有百戰功南史大半削去宜節存之

荀伯玉為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後為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齊書中兵參軍又轉太尉中兵參軍

卷八

三

武陵王征虜司馬安成王冠軍司馬最後為司空諮議凡歷五仕而太守皆如故則是濟陽乃虛授食其俸而不居其任也其先高帝為南兖州伯玉為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南兖州治廣陵此又似非虛授與濟陽不同更考之劉懷珍傳懷珍在宋屢為邊郡雖無戰功而其事不可畧南史盡削之非是

靈哲母病夢見黃衣者書曰可取南山竹荀食之疾可立愈如言而疾瘳南史改作夢與藥覺而於枕間得之藥似竹根延壽好為誕語不足信也當從齊書

庾於陵為尚書功論郎梁書作工部郎此校者不知尚書屬有功論郎而疑工誤為功遂改作工部工部之名起於隋又齊梁所未有也故凡古書不可輕改

庾肩吾傳永明中謝朓沈約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為麗靡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及考其書乃惟恐新變之不極麗靡之不至與所敘殊乖蓋唐初沿襲梁陳之遺而不以為非也

臨川王宏傳南史與梁書絕不同梁書建安侯通理傳南史以為通理弟安樂縣侯又理事蹟同而一以為通理一以為又理其他傳不同處甚多而此兩傳尤為乖舛不合臨川甚駭梁書且有褒辭恐不足信其通理又理之異則所傳之不同也

昭明傳僕射劉孝綽時孝綽為太子僕當改正孝綽未嘗為僕射也昭明令兩稱劉僕乃以其官言之梁書改為劉僕射亦恐是後人誤改耳僕射徐勉勉雖為僕射然領太子詹事故亦與議左率家令皆官官也此僕射亦當改作太子詹事司農卿明山寶是時亦為太子右衛率步兵校尉朱異亦為太子右衛率步兵校尉異傳不載時為鴻臚卿當改為右衛率勉以僕射兼太子詹事山寶以司農卿兼太子右衛率朱異以鴻臚卿兼太子右衛率故皆與議史不明著其兼官又誤以太子僕為僕射皆不詳考之故

卷八

三

沈約傳敘先世太繁蓋本其自序然與他傳例異矣沈林子田子當別為傳唐初如王智深宋史鮑衡卿王琰宋春秋徐爰孫嚴宋書裴子野宋畧諸書具在必有可考不當一本其家傳也自序又有沈亮頗有事蹟南史削之章獻傳合肥既平詔眾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巽城二十里有詔班師下云去魏軍近者去巽城近全軍而還者還

於合肥南史刪詔眾軍進次二語於既平下遽云有詔班師則下所云似以合肥去魏師近自合肥全軍而還矣所刪十六字而敘事不明當補正

韋粲傳粲長子斌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為其下所害賢者之後所宜特載南史削去別載粲子諒未曉其意

江淹傳淹為中丞後曾出為宣城太守在郡四年還為黃門侍郎遷秘書監淹入齊後歷官最多南史所載甚畧然如宣城太守卻不可刪以後載夢張景陽事故也又建元初為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册并典國史此

以驃騎記室帶東武令當是食其俸不行令事也南史去記室改云領東武令似未當梁書東昏末淹以秘書監兼衛尉未嘗為侍中南史所載

卷八

三

設貂蟬當是為散騎常侍所著傳者誤以為侍中也張景陽郭璞之夢木一事而傳者有異史兩載之又嘗宿於治亭又字當改作或云淹三字方台

王僧虔傳雍州有盜發古塚得竹簡書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江淹傳襄陽人開古冢得竹簡書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讀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

科斗字推之則周宣正之簡也齊雍州治襄陽此是一事齊書王僧虔傳梁書江淹傳皆不載南史增入而二傳不同當以淹傳為正既是科斗書僧虔何不識其為考工記

且周官所缺冬官非考工記淹傳周宣王下疑脫以前二字宣王時史猶作大篆此簡既非大篆故以為宣王以前之簡耳又劉顯傳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之是古文尙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

其說此即晉時所傳汲冢周書倘有墜簡顯獨能識之非前科斗之比也記前輩有舉此兩事者聊復及之

王僧孺傳祖淮南史作準之非準之王琳之後與僧孺別族僧孺王肅之八代孫其名與僧綽僧虔等同一僧字族既各別時代亦異王僧辯又不知所出南朝人多以僧字為名故易混亂

范岫傳岫為荊州主簿累遷臨海長城二縣令又天監八年出為晉陵太守次年乃入為祠部尚書岫歷官頗多南史畧去其半然長城晉陵後附載其事卻不可畧也

傅昭傳安成郡舍稱凶有人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眾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兵馬踐踏之所也南史有

卷八

三

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書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此其事同而改夢見為夜見改屋倒為飄入隍中南史好為誕說當從梁書為正

徐勉傳尋加散騎常侍南史左遷散騎常侍案勉時為右衛將軍百官志右衛與散騎同為十二班非左遷也當以梁書為正

蘭欽傳攻魏平蠻戰功為多南史所書太畧其子京為東魏所獲梁書南史俱不及

韋叡傳叡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洛水可以灌安邑此引古語即此是也指肥水謂可以灌合肥也南史刪洛水句則似以汾水為肥水平陽為合肥矣又叡曰賊已至城下方求益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此兼用難鞭之長不及馬腹語蓋用兩古語以足其

意

且吾求濟師彼亦徵眾猶吳益巴邱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眾古之義也南史刪臨難鑄兵二句又刪吳益巴邱二句又刪不在眾三字語意至不分明當補正

徐勉傳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又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此兩官梁書無之南史於各傳歷官多畧不書無有增改者獨勉傳為異也

賀琛傳所陳四事多名言南史刪削太多不見其意又詔中所稱語乃不見於奏前後舛馳如云至道者必以淳壽為先又云有司莫不奏事皆奏中削去語也

顧協傳拜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員外上少一轉字或遷字卿鴻臚卿舍人通事舍人也南史舍人下有

卷八

无

以事免一層後守鴻臚卿云云舍人既免則不得云舍人如故矣疑南史誤南史員外上亦脫遷字

裴之平傳梁書附裴遠後以軍功封都亭侯歷武陵王常侍扶風宏農二郡太守不行除譙州長史陽平太守又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太子詹事陳書裴忌傳父之平以功封費縣侯又為假節超武將軍都督衡州五郡征討諸軍事累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晉陵太守世祖即位廢光祿大夫慈訓宮衛尉並不就梁陳二書並姚思廉撰而之平一人其不同有如此者南史從陳書而又兼載梁書太子詹事一官亦莫識其何說也按之平為裴之高第五弟之橫為之高第十三弟又有第六弟之悌則之平兄弟最多見於梁書者僅四人之高子畿之橫子鳳寶獨之平不言子忌

是忌未必為之平之子而忌傳之平平字當為誤文忌父必之平兄弟行思廉以載於忌傳故梁書裴遠傳不復附及而陳書字誤忌父名遂不可考南史以忌為之平子蓋亦未審陳書之誤耳

江子一傳子一既免職後帥舟師千餘人邀侯景此時史不言何官缺文梁書載子一啟瀟文語南史削去非是以子一之忠其語見於史者可削之乎

胡僧祐傳守城有功僧祐中流矢死城遂潰梁書載守城事為詳南史削之非也

南史繼皆作係寶皆作瑤投皆作透餒皆作餒又赴職多作述職俱未詳何義溢作益采作採藩作蕃渡作度潔作黎

王琳張彪梁書俱無傳王琳不屈於陳氏何以不載疑刻

卷八

无

本脫非其本無也

陳諸王傳南史所載甚畧蓋本書所載皆歷官畧之可也伯仁子番大業中為資陽令伯義子元基大業中為穀熟令此與伯謀子鄴為番禾令同而獨書伯謀子此則未曉其例

黃德蕤傳自平周迪後凡六為都督刺史江州高徐州鄂州南史僅一書豫州又不云都督太畧

循吏傳南史增甄法崇王洪軌郭祖深法崇洪軌皆無多事蹟而祖深以上書彙直稱於循吏不合也其事亦多訛誤又傳末不載所終與他傳例不同

讀書記疑卷之八終

讀書記疑卷之九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北史

登國元年遣使徵師於慕容垂三年垂遣使朝貢四年垂遣使朝貢按魏書於他國使來例書曰朝貢如宋齊梁皆然乃臣子之辭非其實也是時垂方強盛道武資其力以平諸部垂嘗遣使授道武西單于印綬封上谷王道武雖不受然幾與敵國異矣徵師朝貢皆仍魏書未及改徵師當作乞師朝貢當作來聘

七年慕容永遣使朝貢大興三年姚興遣使朝貢皆當作來聘道武初起事蓋因垂之力後絕垂而與永通好又通使於興遙為聲援然皆敵國非沮渠禿髮等比也北史於

卷九

宋齊梁俱改云來聘燕秦偶因舊史未之改耳道武曾一出兵救永然亦不相接應以道隔故耳北史不載其事

登國三年十二月西征至女水討解如部大破之北史於道武破諸部落皆詳書獨此不書疑脫文又五年討賀蘭紇突隣紇奚諸部落亦脫紇突隣三字俱當補入八年西征侯呂隣部大破之亦當補入

天興元年徙山東六州人吏及徒河高麗雜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餘萬口於京師三十六署未詳魏書著作萬然下總云十餘萬口則不當作萬口合之將五十萬矣亦未必若是之多也仍從北史

明元紀左右諫請待和解而進帝從之案魏書左右請且出待怒解而進帝懼從之乃遊行逃於外當從魏書若北

史則下文還字不可通矣

天興二年三月遣建義將軍庾嶷越騎校尉奚斤討庫狄部帥葉亦干宥連部寶羽泥于太渾川破之又進破侯莫陳部此亦當補入又諸部落內屬者北史例皆不書仇儒趙淮聚黨中領軍長孫肥討平之傳世聚黨征虜將軍庾岳討破之此與盧溥不異而北史獨書盧溥以溥殺幽州刺史其勢將盛故特書之耳

天興四年常山王遵討破多蘭部帥木易于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素古延等諸部五年破之蠕蠕社論來救突又逆擊破之二月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木易于與衛辰屈丐棄國遁走案登國六年衛辰已死子屈丐奔薩干部河南悉平至此已十餘年矣魏書所云與衛辰屈丐棄國

卷九

遁走誤也北史削之而并破多蘭黜弗素古延等諸部亦不載

天興五年越勒莫弗率其部內屬六年朔方尉遲部別率萬家內屬北史於凡內屬皆不書獨書此兩條於例不合姚興傳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奕于以女妻屈丐興使屈丐助沒奕于守高平破多羅即破多蘭沒奕于即木易于魏書所載不誤但衛辰下缺于字棄國二字為誤耳道武自與燕絕遂通好於興慕容寶來伐時請師於興以為助史不載其來助與否道武既破滅寶至是乃遣兵侵興為與興構兵之始魏書既未明而北史遂削之非其實也

神瑞元年河內人司馬順宰自稱晉王二年與山胡白亞栗斯同反於上黨既又與眾廢栗斯而立劉虎三年并州

刺史長孫建討平之。北史不載宜補入。

太武始光三年十一月襲赫連昌徙萬餘家而還班虜獲以賜將士各有差魏自道武以來凡有克平必有所係獲班賚將士魏書皆詳載之北史盡削不書而獨載此一條四年平統萬以昌宮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班賚將士則又不書不知其例如何也。

神龜二年列置新民於漠南竟三千里詔司徒平陽王長孫翰尙書劉絜左僕射安原侍中古弼鎮撫之四臣并出正措置新民之要術北史不載非也當補入。延和二年征西將軍金崖反攻安定不克據險自固平西將軍安定鎮將討獲之後其部人立崖弟金當川三年常山王素討斬之北史不書北史於諸詔多不全載獨太延

卷九

三

元年六月甲子詔則詳書之其所載鄆婦人持方寸玉印嘉瓜嘉木白燕元鳥之類瑣細不遺蓋延壽好言祥瑞徵應此其蔽也是年十二月甲申詔曰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贖定課哀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強侵弱太守覆檢能否覈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考優劣歲盡舉課上臺此詔於治民爲切較前詔殊矣而北史刪不載。五年八月車駕至姑臧牧犍兄子祖踰城降九月其兄子萬年率麾下降北史載祖而刪萬年非例也後牧犍以反誅獨祖與萬年以先降免北史亦不載其事。牧犍弟張掖太守宜得西奔酒泉遣鎮南將軍奚眷討張掖至酒泉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與宜得復奔晉昌使弋

陽公元絜守酒泉北史於西奔酒泉下續以太守無諱後奔晉昌而其他皆削之意全不載或於太守無諱下補云亦牧犍弟後與宜得俱奔晉昌。

太平真君三年楊難當爲宋將裴方明劉康祖所敗奔於上邽遂來朝於行宮詔安西將軍古弼征西將軍皮豹子等督諸軍兩道俱會仇池征南大將軍司馬文思征南將軍刁雍兩道邀方明歸路四年皮豹子等大破宋將於樂鄉盡虜其眾遂克仇池北史但書楊難當朝於行宮而不言其來奔之由但書克仇池而不言其遣將之詳甚爲疎畧宜從魏書補正。

卷九

四

四年四月楊文德圍仇池五月將軍古弼大破諸氏解仇池圍北史但書圍仇池而古弼之解圍不書此脫文當補入。四年虜蠕蠕分軍爲四道魏書有事具蠕蠕傳北史刪此五字則語爲不了當補云蠕蠕主遁走追擊破之。六年蓋吳反薛永宗受其位號詔殿中尙書元處真尙書慕容嵩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尙書乙拔率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率三將一萬騎討吳黨白廣平七年帝親征破薛永宗乙拔等破蓋吳吳遁走帝還蓋吳復振於是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同討蓋吳爲其下所殺北史不載元處真等名後書西征諸將扶風公處真等八將坐盜沒軍資斬則語無所係當依魏書補正。十年遂北伐下當補云賀吐真益懼遠遁收其人戶畜產數百萬魏書亦云事具蠕蠕傳故不詳北史誤字前同。

明元神端元年遣謁者悅力延撫慰蠕蠕于什門招諭馮跋北史不書然于什門以節義顯此不可不見於紀也
太武真君九年氏楊文德受宋官號守葭蘆城招誘氏民詔仇池鎮將皮豹子討之文德棄城走此亦宜補入
太武南伐魏書所載為詳北史僅存其畧

興安二年八月戊戌詔當刪只云於苑內獲方寸玉印詔百姓大酺三日降死罪以下囚或作詔以即位以來眾瑞兼呈又於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思與兆庶共茲嘉慶其令百姓云云亦可省三十餘字

魏以彊武立國其所克平國邑率以威力脇服之撫綏甯輯皆所未遑而一時之民胡戎錯雜多經離亂之後好兵喜鬪莫有固志故州鎮反叛無歲無之雖命將出師旋即

卷九

五

殄滅而終不能盡止魏書所載頗涉繁冗然可畧見當時事勢北史盡削之未為當也又魏自太武以後與宋齊接界戰攻不息疆場之地一彼一此雖使命常通而內叛外附時時有之北史多畧不書今亦未能悉補也

文成太安五年九月戊辰詔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營家業王賦不充雖歲滿去職應計前逋以正其罪自今諸遷代者仰列在職殿最案制治罪此詔北史削之又和平四年三月乙巳詔今內外諸司州鎮守宰侵使兵民勞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論同枉法此詔北史亦不載

獻文即位六月乙丑詔曰朕承洪業上承祖宗之休命夙興待旦惟民之恤欲令天下同於逸豫而徭役不息將何

以塞煩去苛拯濟黎元者哉今兵革不起蓄積有餘諸有雜調一以與民此詔最為寬大與他詔令不同而北史削之不得其說當補入

天安元年宋司州刺史常珍茹以懸瓠內屬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屬宋將張永沈攸之擊安都詔遣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救彭城鎮西大將軍元右給事中張窮奇救懸瓠次年尉元大破張永沈攸之於呂梁東永攸之走免北史例不載郡守來降然於次年既書尉元之破張永等則其事始末亦不可不畧記之也

皇興元年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遣使請內屬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援之宋東平太守申纂戍無鹽過絕王使即詔白曜討克之文秀道固復歸宋

卷九

六

白曜迴師討之二年道固舉城降白曜進圍東陽三年東陽潰虜沈文秀北史止載申纂則似白曜之出乃專為申纂而又不著道固之降尋檢始末蓋失其實矣

獻文諱弼孝文諱宏弼蒸韻宏更韻其音則同獻文孝文父子名同音此甚不可解或云北人讀弼為宮然大抵相近也

太武太延三年北史始書各小國朝貢五年再書魏書同諸小國未必僅此兩年朝貢史畧舉之耳真君十年魏書龜茲疎勒破落那等朝貢北史不書此脫漏文成興安元二興光元太安元二三凡六年皆書後并缺唯和平五一年書吐呼羅獻文紀不書孝文則年年書之惟延興元年大和七年二十年不書太和十八年二十二年僅書高麗二

十一年僅書高昌宣武年年書之其來貢至多不能舉其國名但總云幾十幾國而已唯景明四年僅書勿去國貢楛矢正始二年一書鄧至孝明二年二書之唯正光元孝昌元不書自後孝武永熙元二再書西魏俱不書東魏孝靜年年書之唯元象元二不書

朝貢諸小國其名最多考之西域諸傳其不載者十之四五北史所載皆本魏書而亦間有不同俱莫能詳考也孝文延興四年六月乙卯詔曰朕應歷數開泰魏作一誤之期屬千載光熙之運維仰嚴誨猶懼德化不寬至有門房之誅然下民罪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一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以後非謀反大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而已此詔當全載北史太畧

卷九

七

太和元年十月丙子誅徐州刺史李訢二年十有一月癸巳誅南郡王李惠北史止書李惠當補

太和三年十月進假梁郡公元嘉爲假王督二將出淮陰與元琛薛豹子諸將并出四年三月遣馮熙迎還元嘉諸軍閏七月齊角城戍主請內屬詔嘉赴接之時嘉爲徐州刺史又遣郎大檀白吐頭元泰封匹賀羅諸將并出九月嘉破齊將盧洽之元元度於朐山五年諸將擊破齊將桓康於淮陽嘉又大破齊將俘獲三萬餘口嘉初出空行空返再出而後破齊師北史三年書遣元嘉五年書嘉破齊而自馮熙迎還以下皆削不書於文爲簡而非其實矣太和五年齊使車僧朗以班在宋使殷靈誕後辭不就席是時宋亡已四年矣蓋宋使之留於魏者案太和二年宋

遣使來聘殷靈誕必以是時使魏者是月宋禪位於齊故留不歸然是時政在蕭氏使亦必道成所遣何以遂不肯歸抑魏羈留之而不使歸乎奉君亡國之餘而以一憤之故殺其身而不顧亦士之節烈者也殷靈誕後歸爲齊所誅見商閭傳

太和六年十有二月丁亥詔曰去秋淫雨洪水爲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課督未及入將來租算一以巧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焉此詔不當刪九年八月庚申詔天之所譴在予一人而百姓無辜橫羅艱毒朕用殷憂夕惕忘食與寢北史刪削太多不達其意或自天譴以下並去之

卷九

八

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按此詔自是兩事北史刪雖有以下共二十九字合兩事爲一條意乃全乖此紕繆之大者疑或脫文延壽未必疎畧至此當補正

十四年十月辛卯詔曰羣臣以萬幾事重請求聽政朕仰祈遺命亦思無怠但哀慕纏綿心神迷塞未堪自力以親政事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任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此詔亦當載十五年四月癸酉詔曰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享何宜回氣未周使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己以待天譴北史刪此四語未合宜補入

十五年詔諸州舉秀才先盡才學考魏書亦同此四字疑誤

十六年七月壬戌詔刪削太多不見本意當補入

十七年六月乙巳詔末其有當局所疑而今又不載者隨事以聞當更附之此句當補

十七年將遷都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北史改城東為宮而刪告行廟句非是當補正

十八年壬午大司馬安定王休薨北史闕是年十有二月齊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帝因是南征四道俱出北史刪曹虎來降事則南征之事為無因矣

十九年車駕至自南伐告於太廟不當刪告於太廟句二十年七月丁亥詔舉遺逸黜貪佞錄囚徒恤困乏輕徭

卷九

九

役會男女重農桑此詔北史不載

恆州刺史穆泰等謀反遣任城王澄案治之樂陵王思譽坐知泰謀不告削爵北史刪穆泰反事而單著樂陵王削爵此不可解也

宣武景明四年五月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千匹增配壽春八月以吏部尚書元英假鎮南將軍攻梁義陽十一月元英破梁將吳子陽於白沙此三條當補入英之攻梁先克勝而後大敗此為遣英之始不當削去

景明四年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假尚書刑憲鎮西將軍率眾附之後授梁秦二州刺史五年梁州氏絕漢中運路州刺史邢巒頻破之巒傳不言其事魏書無州字按四年當補遺邢巒而此州字上當補梁秦二三字巒傳所載甚

詳而於紀不甚合也北史巒傳畧

陳伯之梁江州刺史景明三年八月癸卯來降頻破梁軍正始三年復奔於梁北史不載前來降而於後南奔則書之殊失契勘

梁州氏楊會反詔楊椿羊祉討之後大破反氏則反氏楊會也詔李崇討東荆反蠻後崇大破諸蠻帥樊素安則諸蠻帥東荆之蠻也北史止云楊椿大破諸氏李崇大破諸蠻所云反氏諸蠻皆空無所指矣

正始三年九月癸酉刑憲大破梁軍於淮南遂攻鍾離鍾離破梁軍於宿豫然以鍾離不可克先求還未嘗與攻鍾離北史誤也案魏書當作破梁軍於宿豫已丑中山王英大破梁軍於淮南梁臨川王宏等棄江城遁英遂攻鍾離

卷九

十

北史蓋脫於宿豫已丑中山王英大破梁軍十三字

永平元年七月乙未詔曰枷杖小大各宜定準比者諸獄掠拷之苦民多切酷可付尚書精檢枷杖違制之由斷罪聞奏按宣武諸詔北史多削不載此詔頗有意不當刪魏書永平元年鄧州司馬彭珍等謀叛引梁師三關戍主又以城南叛詔中山王英率師赴之英頻破梁師二年梁又遣將寇南兗詔長孫稚督諸軍討之後英大有克捷拔武陽關進攻黃峴梁將棄西關棄黃峴遁走而長孫稚不詳其勝負此魏書之缺北史盡削不載太畧

北史獻文以前於州郡等反叛多不書開存一二至孝文以後則詳書之然亦開有脫漏蓋未嘗有一定之例也

永平四年瑯邪民王萬壽殺梁瑯邪東莞二郡太守劉晰

以胸山來降徐州刺史盧昶遣軍據之北史既載胸山事則此條宜補書

永平四年十二月壬午詔曰三年考察政之明典正始二年以來於今未考功過難齊甯無升降從景明二年至永平四年通考以聞此詔亦宜補入

梁將趙祖悅襲破石鎮南將軍崔亮破祖悅軍遂圍碓石北史所敘未明

淮堰破上當補先是梁於浮山堰淮規為揚徐之害至是淮堰破云云

神龜元年南秦州氏反遣龍驤將軍崔襲持節喻之北史不書正光二年南秦州氏反假光祿大夫邢蚪撫軍將軍以討之北史亦不書此乃喻之不從而後討之再書南秦州氏

卷九

十一

反亦非

正光三年十二月丁亥詔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興寺塔第宅豐侈店肆商販詔中尉以見事糾劾詔亦可存

正光五年三月破六韓拔陵反詔臨淮王彧都督征北諸軍事以討之五月臨淮王彧敗於五原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反詔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八月元志大敗於隴東

今北史所書所減省不二三字而敘次遂不分明

十月胡琛遣其將寇幽夏北華三州詔都督北海王顥討之十一月莫折天生攻陷岐州執元志高平人共迎胡琛

十二月詔京兆王繼為大將軍率諸軍討之北史所敘亦未明其汾州以下不與上相屬北史稍混

孝昌元年太后復臨朝免元又官北史缺是年九月詔左

將軍幽州刺史常景為行臺征虜將軍元譚為都督以討洛周北史亦缺俱當補

元譚為洛周所敗常景兩破洛周而後為所執北史止書執常景

二年正月以長孫稚假驃騎將軍為北討大都督率都督河間王琛討修禮此亦宜書五月以廣陽王深為大都督率都督章武王融討修禮此亦宜書

永安元年邢杲反以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率眾討之不利二年三月以太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北史并缺

亦朱世隆等害楊椿楊津魏書下有及其家不當刪普泰二年高歡敗亦朱天光於韓陵永熙二年高歡大敗亦朱氏山東平北史於此太畧韓陵之敗斛斯椿賈顯智

卷九

十二

等執亦朱天光度律送於神武殺亦朱世隆彥伯天光度律後斬於京師唯亦朱仲遠奔梁永熙二年歡破亦朱兆兆自縊此皆不可不見於紀者北史畧之非也

莊帝殺亦朱榮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深率眾鎮北中按侯深傳深為榮所用是時為平州刺史方為榮舉哀勒兵南向則侯深必非鎮北中者魏書作崔淵侯深本名

諱改之當是侯深亦曾為燕州刺史故北史以此致誤而未嘗攷之本傳也亦朱世隆傳言殺奚毅而不及崔淵

蓋畧之

元象三年阿至羅國副伏羅越君子去賓來降君當作居去賓乃越居之子案副伏羅高車部落之號因以為姓阿

伊至羅與弟窮奇統其部落阿伏至羅死窮奇之子彌俄

突立彌俄突死弟伊匐越居相繼立則阿伏至羅乃其先
國主之名不知何以刪伏字而以爲阿至羅國然紀傳中
多稱阿至羅國高車傳孝文太和十四年阿伏至羅始來
請師豈後相承遂以阿伏至羅爲其國名而又偶去其一
字耶明帝神龜三年封高車國立覆羅伊匐爲高車王則
仍以爲高車國覆羅又副伏羅之訛也魏書永平元年書
阿伏至羅國朝貢
東西二魏帝紀時政在權臣帝紀所書甚畧然其或書或
不書亦皆無一定之例也

神武取念賢刀以殺其從者盡散而不言念賢周書
念賢傳亦不書此事豈別一念賢耶

北齊書神武紀所載諸符應皆因其國史之舊而北史於
此亦詳載不遺此其所蔽也案北齊書諸紀推文襄文宣
兩紀異於北史其餘并同首

卷九

三

夫不差一字蓋齊書亡缺後人取北史以補之前謂延壽
因舊史此不然也延壽好載諸符應自是其蔽或有雜探
諸小說亦未必盡出舊史耳

天保二年梁交梁義新四州刺史各以地內附按元年梁
定州刺史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內屬不書皆無
定例

可朱渾道元万俟普撥自周歸於齊高仲密自齊歸於周
獨可朱渾道元不書此亦不詳其例神武紀天和二年正
月西魏渭州刺史可

朱渾道元擁眾內屬
神武迎納之似已載

北史凡帝紀末皆有總論而齊武成獨缺齊書又亡莫可
參考

周文紀與周書小有異同但不載高神武文襄之薨嗣及
文宣之立爲非是

北史好言符瑞獨於周初白鳥白兔之類多削不書

天和二年華皎來附遣衛國公直率諸軍援之因而南伐

北史刪衛公直以下不書非是宜補入六年陳國公純鴈

門公田宏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北史亦缺

北史紀例不書都督總管獨周靜帝紀書韋孝寬爲相州

總管梁睿爲益州總管蓋因舊史而未削也

隋文紀敘楊忠事本之周書而亦有誤刪者初梁司州刺

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而自率眾攻襄陽梁竟

陵太守孫暲來附及仲禮至又叛周文遣忠克隨郡進圍

安陸故仲禮馳歸赴援比忠擒仲禮而安陸竟陵并降北

史刪前仲禮攻襄陽及孫暲又叛事則所云馳歸赴援與

竟陵安陸并降皆無所本矣當去歸字而竟陵之降亦可

卷九

西

不書或并書竟陵安陸而歸字則不可不去也

周書忠傳以東魏之逼與信俱歸周北史仍之按忠從信

定荆州東魏來伐道遠不得歸信與忠俱奔梁凡三年梁

乃送還是時西魏猶在信故西魏荆州刺史忠從信亦仕

於西魏不得云歸周也且刪去奔梁一節尤非其實當補

云以東魏之逼與信俱奔梁後三年與信俱得還或云與

信奔梁後俱得還

追贈皇曾祖諡曰康皇祖禎爲柱國太保都督陝蒲等十

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隋國公諡曰獻北史以康爲獻而

脫皇祖以下二十五字此必刻本之誤依北史例去陝蒲

等三字然當與徐充等冀定等皆補入

蘇威光以太子少保兼納言民部尚書隋紀北史紀拜刑
俱作吏部

部尚書又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後四年始爲吏部尚書
北史隋書俱脫拜刑部尚書一節檢本傳正之本傳二年
亦誤本紀例不書都督總管而隋紀於晉王并州總管
蜀王益州總管則書之是偶仍舊史而不削也

隋煬紀俱本隋書所載詔令皆全書之畧不削筆與他紀
不同征遼詔至千餘字而亦備載不遺一語殊非例也
天賜五年是歲皇孫濼生北史亦不書

太武神麀三年宋將劉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帝以
河南兵少遂攝四鎮北史刪帝以河南二語卻不見其實
周武帝保定三年初禁天下報仇犯者以殺人論按魏太
武太延元年詔民相殺害私輒報者誅及宗族則不始於
武帝亦大失禮經之義矣太武詔北史不載

卷九

五

獻文皇興元年高麗于闐普嵐粟特國各遣使朝貢二年
高麗庫莫奚契丹具仗弗郁羽陵悉萬丹等十餘國各遣
使朝貢北史俱削不書

宣武元年裴叔業以壽陽內屬彭城王勰帥車騎十萬赴
之此句不當刪

永平元年白早生據彭城叛梁遣將齊荀兒等助之邢巒
斬早生并禽齊荀兒等北史不書梁遣齊荀兒等而後乃
書禽梁將齊荀兒失之矣又邢巒以尚書行豫州事單書
尚書亦未當也

正光五年八月南秀宮牧子于乞真反殺太僕卿陸延別
將余朱榮討平之孝昌二年三月西部勅勅斛律洛陽反
與河西牧子通別將余朱榮擊破之八月余朱榮執肆州

刺史尉慶賓合其叔羽生統州事三年九月以衛將軍討
虜大都督余朱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魏之禍始於六
鎮而終於余朱榮榮之跋扈已見於在肆州之日此其始
末於紀中亦當畧見之北史俱削不載

魏六鎮之亂始於破六韓拔陵胡琛而莫折念生鮮于修
禮杜洛周爲劇其後葛榮最盛榮死後韓樓刀俟醜奴則
其餘黨魏書紀中所載頗詳然拔陵琛洛周皆不著其所
終唯楊津傳有云葛榮既吞洛周則是皆爲榮所并而紀
不及之此魏書之疎而北史不能有所補正也是時梁數
相攻伐齊齊諸郡亦有叛亂北史於梁載元法僧元慶和
蕭綜元樹四事於青州載邢杲而其餘則皆畧之又東益
州刺史魏子建屢破寇賊北史俱削不書此皆較魏書爲

卷九

六

簡至於北討西討諸軍大概依魏書而時有刊削其條理
亦不甚分晰也

北史后妃傳魏諸后俱本魏書無有異同齊以後多所增
添常據別本然多誤字魏宣武帝高皇后傳建德公主始
五六歲語無所係案魏書下有靈太后恆置左右撫愛之
十字北史脫去建德公主當是高太后女然此二語皆可
刪又下有神龜四年太后出覲母武邑君太后高太后也
北史刪神龜四年四字誤以太后爲靈太后語遂不可解
當從魏書正之案魏后妃傳缺後人以北史補故無甚
異同其宣武高后傳則刻本之誤耳
隋文帝獨孤后諡獻皇后見文帝紀而后妃傳皆曰文獻
未知孰是北史隋文獻皇后以例推之則爲獻皇后而後
傳又兩稱文獻與隋書同

魏順陽公郁傳乙渾專權內外隔絕郁率殿中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魏書載此事甚詳北史太畧而并刪率殿中衛士句則全不見當時事勢矣宜補止

高涼王那功最多魏書俱不載本傳然於紀中可考北史仍魏書非是

東陽公丕傳孝文議遷都事魏書所載為詳北史頗有訛誤所載穆羅語黃帝以天下未定云云據魏書乃帝答羅語嚴言黃帝都涿鹿不必悉居中原蓋不以遷都為然而北史乃以帝語續之是自相違反矣又廣陵王羽決之卜筮等語據魏書乃不言也

案魏書此卷本闕後人以北史高氏小史修文御覽亦有誤處如于果語中原其如是所由擬數有篡奪此十二字解疑傳寫之誤 北史刪削

卷九

六

太多如于果語乃全不載 不先欲決之卜筮後見帝意堅乃日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是以載於不傳若知北史則於不絕無所與矣

元暉上重收守疏其言甚當北史乃削不載

元亨傳洛陽人梁康邢流水舉兵應尉遲迥亨擊殺之此隋文帝所以待之厚也北史刪此事不載

庫汗傳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豐侯獻文復造文成廟進爵為公此必庫汗主匠作事而史俱不言

淮南王佗從討山胡白龍有功又與武昌王提討吐京叛胡平之又以都督北討蠕蠕破之從征懸瓠破宋將歷雍州刺史都督涼州諸軍事兩鎮虎牢遷侍中司徒宗室中以功名始終者北史全削不載不知其例云何

永昌王健傳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以數十騎擊之

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北史所敘未明

臨淮王彧諫以孝文為伯考表中云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在高祖德溢寰中之上此四語不當刪

廣陽王淵北史避諱作深見於任城王傳可考魏書本傳作深此卷本亡缺後人以北史補之故致誤也魏目錄亦作深又後人以本傳改之淵子湛字士淵北史魏書同此必本作士深後人反疑湛字不當與父名同乃改為淵而不悟深之本為淵也由此推之古人文字為後人妄改而轉訛者多矣

獻文欲傳位京兆王子推任城王源賀諫語又元丕諫語皆正論北史刪削太多不見其意任城王澄於遷都事再

卷九

六

三往復大有直臣之風後見孝文意堅乃更贊成之耳今止載其畧亦未盡澄論南伐事所載亦太畧至清徽堂宴所載至三百言頗涉繁猥凡此之類未免拙於取舍澄傳魏書極詳北史多有刊削唯諫女侍中表為增入若論收贖修理事既不行則亦可不載也嵩為揚州刺史與梁戰攻屢有克捷魏書所載太冗而北史盡削之止云威名大振又太畧當增屢破梁軍四字

中山王英攻漢中頗有兵畧不宜全刪去後從討漢陽及鎮荊州為陳顯達所敗免官亦不書北史中 以下有孝文平漢陽等語故不書然尋較前後則後可不書而前宜書也咸陽王禧傳自年三十以下皆孝文語非詔也北史於此頗有乖戾當從魏書改正當作引見朝臣議更改舊俗禧

贊成其事於是孝文謂羣臣曰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云云文義方順

魏書禧雖為宰輔之首從容推諉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

陰行威惠禧特甚焉性嬌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未

已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語雖繁而意自明北史刪節微

有格礙直寢符承祖等魏書不載其事檢承祖傳亦無之

魏書約不泄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則集始乃與

伯尚同謀而後自首今北史系武興王符承祖事之下則

以與承祖之謀矣此等處俱未分明

彭城王勰傳徵勰還朝下有云勰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

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又名曰要畧下有云小心謹

慎初無過失雖閒居宴處亦無慢色情容愛敬儒彥傾心

卷九

九

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此數語并當存之

北史十九卷傳論魏自西遷之後諸語畧無所著此本周

書元偉傳末語延壽諸論皆雜探成文不自下筆故多訛

舛此因在諸王傳之終乃以此係之耳與傳中無所與也

劉顯傳道武破顯於馬邑後顯為慕容麟所攻奔於慕容

承部眾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北史云後奔慕容麟徙

之中山語雖簡而非其實

安同傳賀護使人告同罪明元以其擅徵發於外檻車徵

還後以其事雖專命而意在為公釋之北史止載護使人

告而以下并去之未詳何說疑刻本脫誤安同父名屈安

子及名屈此必

安原傳車駕征蠕蠕大檀分為五道下當補云命原從西

道至爾塞山如今本則其語無著矣魏書云五道并進大

檀驚駭北遁據此仍當補云諸軍并進大檀北遁原從西

道見蠕

蠕傳魏書亦不載本傳安頡後與古

安頡傳其與奚斤語宜備載北史太畧

庾業延傳詔岳討破下有脫文當補云詔岳討叱奴根等

珍之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內徙聚黨

反叛岳率軍討破之斬鐵擒崇散其餘黨此本兩事如今

本北史所敘全相背違疑刻本之誤或作詔岳討平之只

增四字而

其意自明

閻大肥傳大肥與弟大湜倍隨率宗族歸國故後云與其

弟并為上賓北史刪前歸國事後云其弟不知所指矣

李栗傳從太祖幸賀蘭部在元從二十一人中後云一介

遠寄兼非戚舊當世榮之蓋以其疎遠而在元從之中故

云北史刪元從句當世榮之句意遂不明

尉眷與秦王翰擊破蠕蠕別部又從征赫連昌與安頡設

伏擒之又與永昌王健破寶保周又破吐谷渾又破伊吾

戰功最多而北史皆畧之豈以其皆從征與人共功故不

載耶太史公曰平陽侯之所以攻城野戰之功若此多者

以與淮陰侯俱以史法論之不當爾也

道武初幸賀蘭部元從二十一人見李栗傳登國初外朝

大人十三人見王健叔孫健傳史不悉著其名姓莫可詳

考又明元初有八公崔宏長孫嵩奚斤安同元屈餘亦未

有考也

奚眷先討平白龍山胡後平張掖酒泉二城北史俱不載

此卷如尉古真圖大肥樓伏連李粟之類皆無有事蹟唯以軍功自奮北史多削之愈寂寥矣

劉庫仁傳附劉仁之北齊書無考劉仁之見魏書

王健子斤孫度魏書附傳北史削之

樓伏連傳附兄孫子毅北史削之而別載連曾孫寶寶入周周書亦無考

庾業延傳太武先使業延於慕容永後永為垂所圍來告

急求援遣業延與陳留王虔以五萬騎救之次於秀容破

山胡高車等會永滅乃還此事既不見於紀而於業延傳

復削之則全無所考矣宜補正道武既與垂絕即通好於

永及姚興故慕容寶之來伐與遣將楊佛嵩來援而永之

被圍道武亦遣師救之兩事紀皆不載楊佛嵩之援見於

卷九

三

許謙傳而業延傳乃削救永事此史誤也

崔浩傳明元時與特進周澹同論遷都於鄴事明元曰唯

此二人與我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後其言驗乃賜浩

澹妾各一人及御衣等物北史刪澹專歸於浩非是後云

賜妾各一人去澹而存各字愈不可通矣

魏書載浩修國史凡三見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紀

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於太宗廢而不述神麌二

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謙鄧穎晁繼范亨

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史三十卷至太平真君中又詔

浩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

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後又云著作

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鄧標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

並勒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

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此其敘次隔越而語意相

貫蓋國史之作鄧淵始之浩及覽等續之其卒則浩與允

等成之然按高允傳允自言太祖記鄧淵作先帝今上記

臣與浩同作則神麌以後浩及覽等雖有編續而亦未成

書至於太平真君中浩與允乃就其事魏書前敘成國史

三十卷亦小誤也北史別載監秘書事於前而後乃總敘

鄧淵等云云以著於著作令史之上則似湛標所請刊者

即浩及覽等三十卷之書而於允等無與且似以神麌真

君兩事為一事者尋其前後頗為乖舛以故詳載而附辨

之

浩之被收所連及甚多張偉高謙等史皆不著其終唯浩

卷九

三

弟覽鄧穎俱前卒

張袞傳論討劉顯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

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此數語可見當日事

勢不宜刪

表孫儉傳較周書為詳獨不載儉謀伐江陵語此不可曉

宜補入還宅詔一兩語可了而詳載之其繁簡之宜尤不

可曉也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總管荆襄

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當結銜如此周改都督

為總管其義則一也北史唯儉傳書其詳其他率改云都

督某州刺史又云某州總管蓋失之儉傳周書所載官銜亦不詳當以北史為正

長孫熾傳熾攝長安與合與大興合梁毗俱為稱職毗以

嚴正開熾以寬平顯為政不同部內各化此事宜載又熾持節使東南道又為西南道大使北史俱畧之

長孫肥從征劉顯討鹿莫奚賀蘭部征蠕蠕又破慕容寶慕容普隣賀隣功最多北史俱畧之

于栗磾有平河西之事洛拔有平隴西屠各之事雖小然本傳無大事跡不宜畧之

于忠出為使持節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只作冀州刺史與長孫儉傳所書異矣

于謹傳與廣陽王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德諭之語意不接據周書當補云時魏末盜賊蜂起謹以不可盡誅請馳德諭之又與周文謀請遷都語亦未分明當補云

若陳公懇誠請都關右帝必許而西遷然後云云於語方

卷九

協又謹為三老所言言行一條刪削太多不見其意宜補正

于翼傳安州總管宜陽總管河陽總管據周書安隨等六州諸軍事安州總管陝熊等七州十六防諸軍事宜陽總

管洛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則亦與儉傳同但以安州刺史為安州總管此周書失之總管當在安隨等之上

北史於周隨率書某州總管聊考一二以見其例宜陽郡名總管亦當作刺史河陽未有考

長孫儉傳所載官銜最詳與他傳不同然猶有缺者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十五州上當有荆襄等三字

陝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七州上當有陝熊等三字荆襄等或作三荆等以前後例之陝熊等則于翼傳在

周書可考也長孫稚以稚與治同音故傳皆稱字稚本賜名傳又改為賜名幼非考之魏書則亦有難以解者矣

封隆之與神武同起頗有謀議北史皆刪之其請免收治高仲密枝黨一事尤不宜刪也子繪傳亦太畧

崔休傳休弟黃子愨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尙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悛為長謙求尙之次女既云欲以長女妻之又云求尙之次女且曰欲合姊妹為妯娌於是同日成婚則

求尙之次女者必長謙昆弟而非長謙也其後云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語無所

繫故嘗疑後所云長謙與休第二子以下二十二字當屬之以長女妻之之下而求尙之次女者當為仲文仲文陵

嫡弟與長謙為從兄弟休曰勿作同堂觀語亦相合然考

卷九

休傳仲文娶高陽王雍女則娶尙之次女者又非仲文其或仲文弟叔仁叔義皆未可定是則於傳後長謙與仲文

數語其疑又莫可解也豈仲文先娶雍女而後娶尙之女乎抑先娶尙之女而後娶雍女乎魏書齊書俱不載此事

延壽自他書探之而未嘗校勘尋檢前後都不可通當缺以俟質焉

古弼傳頗有戰功北史俱削之非是太武謂其有將畧又謂其有戰功如今傳則語皆虛矣其議仇池還軍刪不如

繕兵練甲蓄力待之十字語意尤為不完當補入薛彪子傳所上兩疏一請屯田一請寬賦俱可觀宜節畧

存之北史盡不載邵安張攀俱以誣告彪子安賜死攀鞭配子弟亦為獲罪此亦不宜畧

慕容白曜傳魏書於執甲纂下有云先是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既而復歸於宋北史不載而後書崔道固來降禽沈文秀俱不稱其官蓋因魏書之舊而失之也今按宜依魏書補入魏書前已載青州刺史道固後可止云崔道固來降禽沈文秀北史刪去前文則道固文秀且不知為何人矣疑或刻本脫誤非其本然也又按先是魏書於宋皆直書宋帝名今依北史例書之吳禧公欲寇彭城白曜到瑕邱遇忠會泗水暴竭船不得進禧公退白曜因停瑕邱北史刪去泗水三語則禧公欲寇句不見下落矣宜補入成淹理白曜表當節畧載之北史不著一語亦屬缺畧尉撥周幾陸真宇文福皆有戰功而北史多畧之諸人既去其戰功則幾無可傳者矣

卷九

美

史太畧

韋珍為左將軍樂陵鎮將與崔慧景陳顯達攻戰頗有克獲故後雖以敗免而自謂有事荆楚必當見用北史前後俱刪去則後來語為無係著矣

封隆之與齊神武同起其對神武語及啟斛斯椿等語俱不宜刪至不從文襄收治高仲密家口一事尤不容畧也劉潔傳請免民租及請賜優復兩奏俱當載之所謂不以人廢言也其至上邽諸將成欲斬其豪帥潔不聽撫慰秦隴秋毫無犯此亦不宜刪去

杜正元傳楊素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白鸚鵡賦不著人名疑其脫文及考隋書是時林邑獻白鸚鵡素促

令作賦援筆立成文因今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則白鸚鵡乃賦當時事與擬古作不同北史誤系於下耳素手題使擬云云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此並了此恐史之溢辭上林賦自難以擬亦非當日可以寫就當以隋書為正

張蒲傳慰喻猛雀黨事宜載北史刪之

酈範從慕容白曜定三齊頗多謀議不宜悉刪

堯雄傳多誤其云破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圍南荊州東救未至雄陷其城則南荊州乃梁地而雄所陷南荊州之

城也及考齊書乃大不然慶之破走後復圍南荊州雄曰白苟堆梁之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克彼若聞難荆圍自

解此機不可失也遂率眾攻之慶之果棄荊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是南荊州東魏之地為慶之所圍而雄所陷之城

卷九

美

乃白苟堆之城也北史所記雖簡乖其實矣又郭丞伯本雄都督降西魏西魏以為潁州太守雄別破樂口禽丞伯北史刪上事而但云破樂口禽丞伯則並不知丞伯何姓矣凡此皆當補正

源子邕與表行同討葛榮子邕謂當深溝高壘勿與爭鋒行求行子邕固執不可詔不聽卒與行俱敗此事斷不宜

畧子恭亦有戰功傳俱畧之其為余朱兆所破逃竄被執復見釋此亦不可畧也子邕子延伯隨父西討先登陷陳

屢有功其固守夏州尤著誠節魏書有傳甚詳北史不載此不可解當補入

寇臻傳臻先為宏農太守以母老乞歸後母憂未闋以賊

盜徵為都將與荊州刺史同討擄之又為鎮北都將以威

惠著稱遷郢州刺史復為宏農太守北史止一書宏農太守而其餘悉刪去未免太畧

陸叡傳長子希道希道有四弟少弟希質少有事迹北史不載而獨載希悅又希道六子皆無事迹可刪考之魏書其取舍之故未可解也

司馬國璠為司馬文思所告被誅而叔璠傳止言其封淮南公此缺文魏書並言卒無子爵除尤誤北史刪之而不更補豈以其已見文思傳耶道賜與天助亦同歸魏傳附天助而不及道賜亦以其已見文思傳也叔璠子靈壽北史刪不載然與叔璠天助等固勝之矣其詳畧之故皆所未明也

劉昶傳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帝因以

卷九

三

所製文筆示之文集一部不知何人下云帝因以所製文筆示之則非帝文集也敘次未明當缺之

蕭寶寅傳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昶盧昶也魏書授作受是時昶為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名位相次昶傳不見受寶寅節度之文疑以魏書為正然寶寅之行世宗饒於東堂詔曰授以總統之任則又不似受昶節度者二字究未知孰是也饒於東堂與總統之詔北史不載

蕭寶寅傳除使持節都督東陽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荆州刺史又為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又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幽四

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蓋當時結銜如此魏書皆

全書之北史改為都督東揚州刺史都督徐州刺史文雖簡於義則失之矣荆州北史不載雍州以東揚州刺史而

兼督南徐兗荆州刺史而兼督東洛徐州刺史而兼督南兗雍州刺史而兼督涇岐南幽故曰都督若止一州則不

可云都督矣其使持節持節等乃其職任之輕重而鎮東征西車騎又其所加之號與本位無預凡此北史或書或不書皆無一定之例姑畧記於此後不復出也

源懷傳太和十九年除都督雍岐東秦諸州軍事雍州刺史即懷請封表中二十年除雍州刺史也表既載之前不

宜刪

蕭瑒傳紀合楊乾運守漳州比尉遲迴入劔閣乾運以州

卷九

天

降蜀人大駭迴長驅入成都圍之五旬瑒以城降北史刪

乾運以州降句並刪圍之五旬句頗失其實

盧伯源傳趙郡王幹督關中諸軍事伯源使持節安南將軍為副其破涇州羌蓋以安南將軍出也北史載破羌不言其為安南將軍副都督關中事則下相者所云制命關

右亦無著落矣安南疑當作安西魏書作安南恐誤

盧昶傳先是瑯琊人王萬壽等殺梁胸山戍主劉昕來降昶即遣兵往赴之以表聞後梁軍來攻昶表請益軍及糧

宣武屢詔報之戒以慎為防守量度裁決先遣軍四千人又遣蕭寶寅往援昶卒以敗退北史刪削太多全不見此曲折傳文驥守胸山亦昶所遣見蕭寶寅傳而本傳不載此魏書之失乃北史不載胸山來降事失之矣

周書盧辨傳附載周官制北史畧有增改遂多訛誤如左
右金紫光祿大夫分言之又以右先於左冠軍輔國等將軍
舉其例不止兩將軍也分言之又去等字諫議誠議等大
夫亦然其附入建德四年所增改亦周書所無不能詳辨
畧記於此

周書盧辨傳云改建六官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
秋官府冬官府文多不錄其後所載名號及命數則皆秦
漢等官而非六官之文如冢宰以下及宮伯御正之類皆
不見於史隋志亦畧不載而周文所改之官制遂無可考
北史於辨傳大槩因其舊於天官府等更刪之至其後增
改則較周書稍詳然亦不能有所是正也

高季式傳客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既不奉命又

卷九

无

不侵境而有何急遣私軍遠戰北史刪既不奉命二句意
途不明又季式答語有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
有救未備之間破之必矣此數語亦不宜刪又其與司馬
消難對答語亦以刪削太多不盡其意也及消難出方具
言之齊書上有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此
三語不可刪裴英起齊附
傳北史不載

崔士謙傳總管安州刺史猶都督某州刺史之例也其下
云江陵總管荆州總管荆浙等十四州南陽平陽等八防
諸軍事荆州刺史是江陵總管其結銜與荆州當亦不異
但史畧不具而荆州乃總管非止刺史也江陵總管無他
事可不書當刪江陵二字以安州刺史而總管隨應等十
一州三鎮諸軍事以荆州刺史而總管荆浙等十四州八

防諸軍事周書又以安州荆州加於總管之上是亦與前
都督例微有不同此後相循則直以為安州總管荆州總
管矣北史於此尙因前例其後亦多變文書之

崔說傳除使持節崇德安義等十三防熊和忠等三州諸
軍事崇德防主周制總管刺史皆加使持節崇德上脫總
管二字蓋以崇德防主而總管十三防三州諸軍事崇德
防主猶安州刺史荆州刺史也北史不備用前例乃書使
持節崇德等云云而刪去崇德防主四字蓋失之矣

崔宏度脫兜鑿謂尉遲迴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
為私為親戚故得過亂兵不得相辱云云迴因擲弓於地
先是迴欲射之故宏度脫兜鑿與之言迴所為擲弓於地
也北史刪相識不三字又刪為親戚故三語頗失其意

卷九

三

崔挺傳子孝芬荆州刺史李神儒為梁將所攻圍詔以孝
芬為荆州刺史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儒因代
焉時州郡內戎悉已陷沒且路由三鴉賊已先據孝芬不
得進遂從宏農堰渠山道南入出敵不意遂奔散北史刪
李神儒為梁將所攻圍句則所為代神儒者乃無其始且
又不知神儒何姓何官也後止云從宏農道南入亦不解
所以從宏農道之故俱為疎畧孝芬初為廷尉少卿故魏
書於除名徵還之下追敘孝芬為廷尉之日按章武王融
以重法及是融為都督北討乃陷孝芬北史作又除孝芬
為廷尉誤魏本紀正光四年章武王融以貪汙削爵除名
五年復封爵為大都督討山胡次年孝昌元年
元以敗二年從高陽王雍為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據此則
融以貪汙削爵正孝芬為廷尉少卿之日歷三年元以始
敗孝芬坐黨除名是時融已為大都督北討山胡無重被
除名之事而孝芬除名至此不及一載亦更無為廷尉之

事也宜
改正

王思政欲移行臺治所於潁川道使魏仲奉啟陳之又致書於猷猷答書云云使人并以啟聞周文令從猷策北史刪遣使啟聞句止云并致書於猷則並字文理有礙且後云使人并以啟聞亦無根矣當補正

周書晉公護養猷第三女為己女封富平公主北史帝養猷第二女為己女帝不知何指豈指魏恭帝耶抑周明帝也周書明言晉公護養為己女又敘於世宗即位之前但不知何以得稱公主此俱可疑

崔猷與晉公護語刪削太多不見其意崔仲方論取陳策國富兵強下有云動植迴心人神叶契雖閒語然不可刪崔孝芬子勉以逃得免魏書勉弟猷閒行入關其弟宣度

卷九

三

宣軌宣質宣靜宣畧並死於晉陽似是坐孝芬死北史俱早卒當別有據

李元忠傳為光州被報聽賑貸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北史元忠以為少刪萬石給人以下四語非是

李孝伯傳太武南伐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率眾至蕭城前軍擊破之禽其隊主劉應宋主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眾赴彭城北史刪去蕭城一層則俘崩應一語竟無來歷又於駿遣人獻酒二器之上增徐州刺史武陵王七字而不載安北將軍之號孝伯所云太尉安伯並指江夏武陵若如北史則安北不知所指何人此北史之誤也當從魏書改正或於徐州刺史上增安北

將軍四字 孝伯與張暢語往復甚多北史太畧諸語等語可不詳載

李謚明堂制度論累數千言然不甚分明其稱裴頠謂明堂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室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通人之論不可非也北史以其論制度故備載之耳 孔播為李謚上書繁冗無取北史畧不筆削何也

北史凡避諱改字俱不注明其故獨李煥傳始平太守景下注云各犯太祖元皇帝諱則是本名爾也他皆不注不曉其例云何

李幼廉傳文宣與語政刑寬猛意以深文峻法幼廉固以為非文宣不悅因其誤稱楊公而出之北史刪上語若專為誤稱事失之矣

卷九

三

李義深傳神武恕其罪以為大丞相府記室參軍轉相府司馬武定中除齊州刺史北史太畧

高閭所上諸表大都頌揚之語然其末歸於施德罷戰爭頗有長者之風北史太畧孝文與閭往復語北史刪削太多亦有失其意者閭論淮南修城置鎮表亦宜節畧載之魏書王慧龍傳其自言也如此蓋不信其為王氏子而以魯軌之言為然此王松年所以訾魏史為不實也北史本魯軌語而仍其自言句失之矣

王邵傳所上諸表真所謂不軌不物駭人視聽者北史悉載之不削一筆蓋延壽好言符瑞於此津津焉固不以為非也

魏書薛辯傳祖陶與薛祖薛落分統部眾世號三薛父強

復代領部落而祖落子孫微劣強遂總攝三營則強乃河汾間部曲之長北史不載而別載與王猛友善事猛至強壘強使主簿責之此語不明強既不從溫則未歸晉不知此為誰守也當是時堅威震天下而強以一部曲長抗之乎此有可疑

裴良傳敘事不詳薛羽等作逆良以行臺守汾州賊來攻逼章武王融等援師為馮宜都等所敗乘勝圍城良大破之會劉懿升又反賊徒復振良遂率眾奔西河良之出本以討薛羽既至為所攻逼而馮宜都等復破援師乘勝圍城良雖斬宜都等而卒未能克羽及劉懿升起遂棄城出奔傳所書太畧

卷九

三

讀書記疑卷之九終

讀書記疑卷之十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北史

房彥謙傳與張衡書前後參錯意乃不可甚解北史全載之彥謙元齡父故不欲簡省其辭耳其論漢王諒事有其閒情非協同四語此不可刪疑刻本之脫誤

楊播傳以外親優賜加前後萬計此語不宜刪鍾離師迴詔播為殿時春水初長敵眾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比眾軍渡而播遂被圍乃為圓陳以拒之凡兩宿軍士不得食孝文在北望之無船不得救會水勢少減播乃率精騎去北史直云詔播為圓陳禦之而刪春水初長以下諸語頗失其實當補正

卷十

一

楊椿為豫州刺史又為濟州刺史最後為梁州刺史魏書云遷云降蓋以其加號言之自安遠將軍遷冠軍自冠軍降為甯朔也北史於豫州下再遷梁州刺史卻非其實在濟州為平原太守所訟免官故後為梁州刺史降號甯朔北史去免官一節而概云遷非也

魏地志陝州恆農郡本宏農避諱改曰恆又秦州有恆農郡亦本宏農也又有西恆農郡此皆舊郡後改為恆至荊州之東恆農郡則太和中置義州之恆農郡則與和中置是直以恆農名郡非追改矣魏官封恆農者獻文以前當仍曰恆農至魏書則皆曰宏農率不合北史疑從魏書若今之魏書或後人所妄改不足據也

楊敷傳敷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

常慨然景慕之北史刪去每覽書傳以下而以人景慕之屬於重然諾之下失之矣或當去人景慕之四字

常爽常景傳俱本魏書畧不筆削景傳缺誤甚多今亦不能一一考正也景所為讚述文理頗多難解而又有脫誤如維地厚矣尙亦兢兢則上明脫維天高矣兩句也

郭祚論考格奏頗多難解蓋雜以吏牘之文又間有訛誤其出為都督雍州刺史而為于忠所殺當是除雍州尙未行也本紀言殺左僕射郭祚傳未分明

刑辯傳敘事多不分明其論攻鍾離凡二表刪削太多亦不見其意

邢子才表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贊兩學盛自虞殷下文宗配上帝宣布十二以明堂而言養黃髮育青衿以饗學

卷十 二

言北史刪世室明堂二句不解其義後又兼明堂膠序言之前後乖舛魏書此表中又有城隍墟構等語後云美榭明堂學校之外等校前後頗為參錯而北史則仍之

李平傳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按例無除兩州刺史者又下云遷中書令尙書如故若出為刺史則當

云入為中書令或云徵拜中書令不得僅云遷也且云尙書如故是舊為尙書非刺史矣平襲爵彭城公自相州徵

拜度支尙書加散騎常侍復爵者復其彭城公復官者仍為度支尙書散騎常侍也魏書作除其定冀之勳散騎常

侍平冀州之後所加豈僅復其尙書而散騎常侍則除之耶魏書既不明而北史改作定冀兩州尤為舛誤

裴叔業傳梁武帝語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

所不辨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此數語不可刪北史只載送家還都便失其意

曹世表傳頗有事蹟北史太畧幾無可傳矣

張普惠傳陳胡國珍贈太上秦公表中引漢祖尊父曰太上皇乃帝者之事晉小子侯尙曰僭之於帝司徒三公也

其可同號於帝乎正是要語北史刪之非是又引孔子正名語及謙象傳因及序卦困於上者反於下蓋因謙之辭

而類及之今俱刪上語而獨載序卦之辭便涉難解又普惠與任城王澄清河王懌侍中崔光中尉元匡尙書崔亮

相論難語侃侃不屈具見風裁宜全載北史僅載袁翻非也其論復綿麻疏大意謂孝文時去大斗長尺重秤故加

卷十 三

綿麻之稅而民樂輸自茲以後漸漸長潤百姓嗟怨今上諒闇之初宰輔不尊其本而特放綿麻之調此所謂悅之

不以道尙書既奏復綿麻而不去其大斗長尺重秤其為嗟怨必有甚於前者故謂若必復綿麻宜明立嚴制復本

幅度新綿麻之典一依太和之稅又以尙書奏復綿麻者以國少綿麻不足以給故又言綿麻之少由庫官竊之而

綿絹等之長闊厚重者可度計折給則不患不足於用矣北史所載乃至特放綿麻而止其奏復以下悉刪去之則

其語不了而亦莫知其意之所在其為失有甚於前兩條者不可不補正也又普惠以西道行臺送租諸戍蓋重任

也以經畧失宜致入梁益十萬石租稽時費盡升斗不至非止一青之失魏書所載頗有缺誤北史因悉刪之非其實也功過不相掩普惠此事為失綦大史但云事訖還朝

賜絹布一百段是反以過而為功矣

陽休之傳河洛伊為三川亦云涇渭洛為三川河洛伊洛

陽也涇渭洛雍州也下云統有關右指雍州言蓋言涇渭

洛為三川之說北史止載河洛伊之云則下統有關右不

知何指此當補正洛不在雍州

賀拔勝傳勝為都督三荆等七州諸軍事三荆州刺史勝

將圍襄陽攻梁下進成克之又遣軍攻均口擒其將莊思

延又攻馮翊安定河陽鄆陽城并平之北史俱刪去但云

勝多所克捷則不知與誰攻戰也此疏畧之甚宜於多所

上補攻梁二字

趙郡王琛傳有鄭氏者獻母之從母姊妹之女立文甚拙

詳其義當是獻母之從母所生女之女從母之女與其母

為姊妹故曰姊妹之女北史改作其從母姊妹鄭氏於文為

順然於魏齊書不合

李平傳魏書彭城王嶷之長子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北

史刪彭城王嶷句則以例降襲封爵語無所因矣案李崇

傳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襲爵陳留公不言降爵外

戚李峻傳峻五弟誕疑通白永等皆封公峻後進爵為王

與平傳不同未知孰是北史崇傳仍魏書平傳削彭城王

句外戚又不載李峻傳遂無所考崇平皆以功自顯故魏

書不入外戚傳然由外戚以進不可沒也宜於李峻傳末

著之云誕子崇疑子平俱自有傳魏書既不及而北史并

刪李峻傳愈失之矣

裴彥先歸魏在景明二年與叔業不同時北史不詳似與

叔業同至矣

元皇后傳頓邱王峻之妹魏書頓邱上多一母字史誤文

北史仍之亦未改正

李叔虎傳除中書侍郎據魏書當作散騎侍郎又尋除顯

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北

史刪諮議參軍事而專言雍以其器操重之非其實也

路恃慶傳附傳甚多亦差有事蹟北史皆畧之至如思令

表其於魏命將致敗之由最為深切而畧不載一語未識

其取舍之意也路仲畧法常傳雖一兩語卻有風味不宜

刪

成淹傳先言高宗追遠之慕又言我皇帝仁孝之性俾於

有虞故下總以虞舜高宗為言北史刪仁孝之性二句則

下虞舜二字無所承矣

鹿金傳其往探豫章王綜事絕無關係止一兩語可了而

委悉載之此魏書之失而北史因而不改非也

元天穆論蠕蠕謂惟和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雖畏

威逃跡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北

史刪削太多不得其意宜補正

齊宗室靈山傳文宣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

護為靈山後建國者其從父兄之名伏護則建國之子也

於靈山為再從子故以後之其卒贈兗州刺史建國侯似

以建國子為封爵之號而伏護乃靈山之從父兄其必不

可以後之明矣疑建國侯三字衍文北史蓋因齊書之誤

高岳傳歷冀州刺史青州刺史又為晉州刺史西南道大

將軍

卷十 四 五

都督北史歷冀晉一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則似於晉州後遷西南道大都督矣文雖簡卻非其實

劉豐傳神武上豐為南汾州刺史破六韓常傳上為武衛將軍是時政在神武然於用人必表上之北史於豐傳改上為以而常傳則仍其舊聊以舉其例耳

金祚傳神武遣尉景攻降之攻景無其事北齊書可朱渾元傳元禽金祚則尉景當作可朱渾元北史誤也北齊書祚傳不載祚入關亦不載可朱渾元攻降之事最有疏畧是又以北史為正北史可朱渾元傳亦不載擒金祚事蓋失之

韓賢傳賢雖武將性利直不甚貪暴所歷雖無善政不為吏民所苦此語當存之其一時之吏治民生於此可概見北史削之未當

卷十

六

尉長命子興齊作興畧有戰功印山之戰為流矢所中卒神武甚哀惜之賜其妻子祿如興敬存焉此亦不宜削去王懷元象初為大都督與諸將西討遇疾卒於建州故下有志力未伸之語北史刪西討遇疾等語則志力未申亦無所措矣

張保洛傳附諸小傳本之北齊書增賀拔仁刪乞伏貴和及弟令和王康德誤作康德又增范舍樂案北史所增二人當別有據而乞伏貴和兄弟與韓建業封輔相同投周軍不知何以見遺也齊書所敘頗有條理北史大概因之而轉多缺誤如韓建業在齊為領軍大將軍入周授上柱國封郟國公封輔相在齊為武衛大將軍入周授上柱國封郡公周武平并州即以為朔州總管今北史於建業云

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於輔相云以輔相為朔州總管而不載其入周事俱參錯不得其實齊無總管之號北史所載似以為齊官者尤誤之誤矣凡此皆宜據齊書改正齊書乞伏貴和不著其所終此亦誤文據舍樂齊書亦缺恐刻本之誤據舍樂范舍樂齊書別附慕容儼傳甚詳此傳末行三字非缺也

侯莫陳相傳與齊書大異齊書多脫誤當以北史為正齊書為蔚顯汾三州刺史北史為瀛朔二州刺史所歷州乃無一同者亦未知孰是也

慕容紹宗之從弟朱榮及兆屢言神武不可信其幾危者數矣後歸神武仍加恩禮卒獲其用雖散見於諸傳而本傳亦宜畧及之北史全不載非也齊書於紹宗破景後云初高祖末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

卷十

七

立功效此數語斷不可刪賀拔允字阿泥周書同而阿作可魏書只作阿泥北齊紀作阿鞠泥按岳字阿斗泥允與岳為昆弟當從齊紀作阿鞠泥

賀拔岳傳齊神武勸弟朱榮稱帝岳諫止之又請誅神武以謝天下見於周書甚詳齊紀所云神武諫止蓋史之飾詞非其實也北史於岳傳僅載岳諫止事而神武之云則畧之而其實乃不著於後世矣

薛脩義齊作循修循二字多互誤也北史作脩非是潘樂字相貴紀中作潘相樂誤也又魏孝靜時樂為司空齊受禪方為司徒孝靜紀言司徒潘相樂亦誤暴顯傳顯先為北徐州刺史又為潁州鄭州其為賊貨解

州乃鄭州北史止載北徐州則似解北徐州矣顯後又為趙洛朔三州刺史俱不載顯自擒王強後更屢有戰功北史亦俱削之皮景和與顯傳北齊書相次北史於顯傳極畧而景和傳則詳其取舍之故未能明也

綦連猛傳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下有汭朱京漣語謂兆以是不信之令其逃走猛不從而後舉稍逼之既刪京漣語則上二語無所著矣宜刪猛歸神武北史所載與齊書不同未知孰是

乞伏貴和與弟令和北齊載於張保洛傳然止有令和歷官而貴和則缺此北史所為削去也貴和事畧見於綦連猛獨孤永業傳伏傳初從汭朱兆之敗為神武所獲後以為親信都督歷河陽行臺洛州刺史雖不詳所終然大概

卷十

八

可考不當削去命和名慧見隋書北史亦載之故此削去入周至隋猶在也貴和無傳不可詳考

北史五十三卷所載諸將大半汭朱榮之部曲從神武於信都者率以戰功起家雖小大不同其以武力自奮則一也北史於戰功處多削不錄又其歷官往往刊去大半畧與一二不能詳及也諸將惟步大汗薩高寶實不載所終此因齊書之舊

高慎一云高仲密高昂一云高敖曹高乾一云高乾邕萬俟洛一云萬俟受洛干萬俟普一云萬俟普撥劉豐一云

劉豐生可朱渾元一云可朱渾道元邢邵一云邢子才王

昕一云王見景皆雜舉其名字非有所避如崔元伯鄧元

海之比也若潘樂字相貴則又合名字而一之為潘相樂

北史於此率仍其舊不能有所是正也此惟北齊最多有後周之獨孤信一

云如顯隋之蕭元一云文昇止兩人耳楊愔一云楊遵彥段韶一云段孝先

齊神武本紀魏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段

孝先傳韶從旁馳馬引弓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懾懾莫敢前者按賀拔勝傳云馬為流矢所中而齊書紀傳不

同北史於孝先傳改為射斃其馬此只以紀合之非有別據也然據勝傳則當以紀為得

又韶傳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恩賜父爵姑臧縣侯按齊書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恩賜父榮姑臧縣侯其下洛縣

男啟讓繼母弟甯安北史所書未明韶賜爵姑臧縣侯後進爵為公又封長樂郡公又別封真定縣男又封朝陵縣

史關又封霸城縣侯進封平原郡王又別封懷州武德郡一字

公又封靈武縣公又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又封廣平郡

公又別封樂安郡公韶以侯進爵郡公又別封真定朝陵

霸城三縣既進爵郡王又別封廣平武德永昌樂安四郡

靈武一縣一人之身封爵重疊蓋當時勳格如此然未有

若韶之多者不知特崇以虛名抑實予以國邑而史於永

昌郡公下獨云食滄州幹未知其制若何也北史自進爵

為公下止書平原郡王而於諸別封止書靈武縣永昌郡

廣平郡其詳畧之例有所未曉至長樂郡公則由縣公而

為郡公此與別封不同乃斷不可不載者北史畧之其為

缺誤無疑也

斛律光傳光性少言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眾惟仗威刑

版築之役鞭撻士人頗稱其暴北史止載版築三語又改

卷十

九

暴為嚴似為光諱者然此是光之小疵美惡不掩正不必諱也

白建傳忻代二州牧馬救建就彼檢校續遣人詣建問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敕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啟知敕許焉北史所敘不甚分明宜補正

趙彥深拜太常卿不脫朝服先入見母前敘歷官卻無太常卿此因齊書未及改正以今考之其拜太常當在天保初也彥深初在相府至是始為朝官史云累遷秘書監蓋自太常遷秘書耳

赫連子悅北史僭夏赫連勃勃之後馮子琮北燕王馮宏之後赫連勃勃與馮宏一也而一云僭夏一云北燕主一

卷十

十

簡之中而有駁文宜改正

魏收傳自魏無知傳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則悅乃無知五世孫李孝伯以女妻之孝伯在太武世去漢初蓋六百餘年矣不應止五世也又魏書自序歆成帝世位終鉅鹿太守歆悅之父父在漢成帝世而其子乃及魏太武時其為訛謬顯然北齊書收傳曾祖緝祖詔父子建與北史不同北史子建則悅子也唐初魏書具在其自序可考而齊書與北史乖異此不可解至今之魏書則自序已亡後來據北史補之間增入一二語亦不知所從來愈難以據信要之北史所敘世次必有脫誤而悅與詔之異亦未審孰是然終當以齊書為正也子建官益州刺史又兼尚書為行臺魏本紀載之而北齊作定州刺史此又

齊書之誤即此一端而三書參錯如此則史之不可詳考者多矣定州刺史子建贈官齊書之誤由此

宇文孝伯傳對宣帝齊王語北史刪削語意不完當依周書補入

李賢傳賢豈能強學待問傾德授業耶惟當粗聞教義補已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北史刪削太多昔人議新唐書每以減字而意不明北史已先之矣

李遠傳遠言於賢曰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則遠行而賢留也北史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閒行入朝求援乃似遠遺賢行者而魏帝所授官亦不辨為何人矣考周書乃知其誤此等處皆以求簡而失之植弟叔諸叔

卷十

十一

謙叔讓皆坐植死故後云植及諸弟並加贈諡北史刪叔諸等之死而後仍有及諸弟三字亦屬駁文

獨孤信傳自梁還議請赦罪復職詔以如願信本名荆襄如願

之役實展功效力屈道窮違難勾吳義全終始良可嘉歎議及恩降止云免咎斯則事失權宜理乖通變可轉驃騎

云云詔蓋以赦罪復職為非是也北史全刪詔語不見其意信長子羅後妻生六子善穆藏順陔整信傳言羅歸而

善卒羅傳開皇初襲爵趙國公以善為河南郡公是時羅之歸已三年善政未卒也然善傳天和六年襲爵河內郡

公不言開皇初而其卒亦似在隋受禪以前則羅傳疑誤信自河內郡公進封衛國公而善襲河內郡公當仍以罪

疊故降封耳周書齊平羅至善卒又以羅為嗣北史誤增

而字隋書羅傳亦言以善為河內郡公或是善子覽之襲爵而誤以為善又善弟五人止載四人而不及順抑或有訛錯未可知也羅周武帝時拜楚安郡太守北史隋書同而周書又以為大象元年蓋史文之參互不可考類多如此

史甯傳甯以獠甘未獲密欲圖之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甯定諸將咸欲還師甯固以為不可遂進軍破之甯之將畧於此尤著其與諸將語不當刪北史於文雖簡卻失輕重矣

王罷傳周文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罷令加守備罷語使人曰老罷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文帝聞而壯之周書所載自明北史乃以此二語移於韓軌眾入城罷持挺大呼而出

卷十

三

之下語意全不相對值矣宜據周書改正

王軌傳武帝即位授前侍下士轉大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內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文雖繁而意自次序北史止云累遷內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卻太畧或於累遷上補頗被識顧四字

周惠達傳賀拔岳獲寶貨送洛留惠達為府祭酒給其衣馬即與參議岳為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為從事中郎北史刪留為府祭酒三句意不分明

馮景傳河陽王叔昭為隴右大行臺啟景為行臺郎中北史事賀拔岳為行臺郎與周書不合又景為岳從事中郎岳沒後其從侯莫陳悅其與趙貴等迎周文史皆莫詳也周文平悅後以景為洛陽郡守尋兼行臺左丞留守原州

則似有功於周文者北史並刪洛陽郡守以下愈不可據洛陽非關隴間郡名疑誤

蘇亮綽從兄則亮與綽同祖亮傳祖雅周作魏中書侍郎至玉門郡太守十二字當移於綽傳字天祐三字周書無之疑有誤祖字天祐其父不當名祐也

常善辛威庫狄昌田宏皆以擒竇泰復宏農戰沙苑河橋有功而北史俱削之檢此卷諸將戰功率相似而獨於常辛諸公削之不可曉其例也

高琳傳東方老來寇琳率眾禦之老恃其勇健直前趣琳短兵接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北史刪琳率眾以下十七字意便不明當補入

伊婁穆達奚實元無多事蹟北史又加刪削幾可無傳矣

卷十

三

當從周書補正

蘇威傳威巡省江南北史載於十年未坐朋黨免官爵之前隋書在免官復官之後案隋本紀開皇十二年威坐事除名十四年以威為納言十五年遣威巡省江南則當從隋傳北史誤也又威使都藍北史隋書所書前後互異與巡省同突厥傳威使突厥在開皇十七年後亦當以隋書為正

楊乾運傳乾運謀歸關右先遣其兄子畧鎮劍閣壻樂廣鎮安州周師至乾運與畧廣俱降故周書傳未附及略廣官位北史前刪樂廣後乃云乾運壻云云則為無所繫矣陽雄傳父猛及雄多有事跡周書所載頗詳北史概削之未識其意也雄封安平縣侯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按

魏周之制封侯伯無不世襲者周書世襲邑陽郡守則得子孫相襲五字當在邑陽郡守之下今刻本誤也然任果傳進爵樂安郡公賜以鐵券聽相傳襲周書亦然果是時為始州刺史或以其官言之如高昂除冀州刺史終其身之比而史所載未明與雄果皆在方隅據守本土與朝臣不同故特於封爵別言之亦未可知也泉岱傳代襲洛州刺史以此例之任果亦是世襲始州刺史也

崔孝穆傳安州刺史總管十二州諸軍事襄州刺史總管六州諸軍此又作一例周書安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安州刺史襄州總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蓋以總管而帶安州刺史襄州刺史北史倒其文乃是以刺史督諸州矣依北史例當直云安州總管襄州總管可也

卷十

十四

令狐整傳周文曰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蓋以其遠祖稱避地河右故云立忠而去整自瓜州赴闕故云立忠而來北史脫而去卿今立忠六字意全不明疑刻本誤

疋婁昭即婁昭疑疋字為衍文然周本紀亦云疋婁昭則昭自姓疋婁非衍文也而昭傳不言魏官氏志疋婁氏改為婁氏魏作匹匹疋同

趙剛傳除潁川郡守進大都督東道軍司轉陳留郡守陳留為東魏所陷重行潁川事又除尙書金部郎中蓋自潁川還故高仲密之來附剛以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北史書除潁川郡守而直以高仲密之來附接其下則似赴潁川郡守之任非其實矣又剛在潁川戰功最多不宜

盡削

蔡王智積傳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公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北史刪公非知我者其意七字全失其旨宜補入牛宏傳請開獻書之路疏其敘書籍興廢極詳北史刪削太多或失其意如敘劉宋平姚文字古拙下云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是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業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北史盡削去而只以並歸江左四字括之卻暗而不明當從隋書補正

北史七十二卷高頴牛宏李德林傳後論闕疑刻本脫誤檢南北二監本考之北史不諱世字惟此卷以世為代類

卷十

十五

傳王積去世字代無知者宏傳孝成之代代室德林傳大業之代行於代皆顯然可考者他卷則皆不然以為後人所改不應獨留此卷也凡此皆有不可解者姑志之

元巖傳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頴由是拜巖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時蜀王為益州總管晉王為河北道行臺尙書令故以二人輔之北史巖與王韶為河北道行臺僕射以韶官并為巖官矣此必刻本脫誤

龐晃傳河間王宏之擊突厥句無所著隋書下云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別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此亦必刻本之脫誤

來護兒傳與隋書多異隋書除瀛州刺史賜爵黃縣公北

史封襄陽縣公進封永甯郡公又在瀛州刺史之前尋校所書當以北史為得蓋封襄陽以討高智慧封永甯以討盛道延汪文進而自縣公進郡公以至封榮國又合有次第也榮國公之封北史載於大業初被迫入朝後隋書則以破楊元感功而封是又當從隋書其破高麗乘勝至平壤城下為高元弟建武所卻屯營海浦隋所書當得其實而北史言遣郎將及子整馳斬其首建武後繼元而立未嘗被殺則北史誤也凡此互有得失為畧記而俟考焉

衛元字文昇煬帝嘗謂樊子蓋以孫委公與衛文昇而元之祝文帝亦自稱文昇則是以字行也北史於祝辭刪去臣文昇云云當未釋此疑耳

卷十

六

郎帥師從王琳平侯景以功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副王琳拒蕭紀破之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荊州王琳自桂州來赴難次於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為周人所獲隋書所載甚詳北史俱刪去但云以功封夷陵侯為給事黃門侍郎及魏師圍荊州政在外見獲文雖簡卻非事實矣南史元帝以琳為都督廣州刺史此必加號鎮南將軍政蓋為其長史史畧不言耳

張瀚傳本名犯廟諱則瀚字史所改也北史於諸改名及去字處俱不言獨於此及之考隋書又無此語

北史李雄隋書作李子雄李徽伯之子子雄隋書又作雄王互異也李雄北史以為李棠之子棠父元冑祖伯貴隋

書子雄祖伯貴父桃枝伯貴伯貴字畫雖畧相近而參錯不同未知孰是而棠傳言子徽嗣不言子雄疑當以隋書為正也

外戚傳序李峻附其家傳考李崇李平各有傳而不敘峻事崇平皆峻之從子也李從之傳畧及珍之等峻字珍之其峻與弟誕疑雅白永等前後自梁歸京師峻封頓邱王誕疑等皆封公俱不之載是未嘗附其家傳也疑北史脫誤魏書峻傳甚畧李平傳平彭城王疑之長子以例降襲爵為彭城公李崇傳崇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襲爵陳留公是誕封陳留公疑封彭城公而平傳稱彭城王豈後俱進爵王而峻傳遺之耶或疑平傳誤而特言以例降則固非誤矣凡此北史皆仍其舊而不能有所是正也又魏書

卷十

七

獻文紀即位之年封繁陽侯李疑為丹陽王皇興元年進馮翊公李白梁郡王則是誕等皆進封王而史不詳載也疑蓋自丹陽改封彭城而史無之

胡國珍傳詔屈公入決萬機魏書詔可乃令入決萬機屈字無義當據魏書改正北史外戚傳多錯誤魏書外戚傳亡後人以北史補之故無可考證獨此條可證北史之誤蓋刻本訛謬非其史本然也

孫靈暉傳附馬子結因趙王所薦及之耳石曜當另傳不當附入且論其行可入循吏不當在儒林也

熊安生傳後附宗道暉事周書所無語多不解如云拜於屐上屐足之所著何以拜於其上又徐呼安偉安偉不知是何語也無別本可考當闕之

樊遜傳楊愔引以為府佐遜辭特奏用之後起除員外將軍北史以為拜員外將軍未詳孰是又北史遜傳末附茹瞻亦無係與史例不合齊書無之

于什門傳使馮跋歷二十四年乃歸以魏書考之什門之使在明元神瑞元年而馮宏上表稱臣在太武延和三年計之當為二十年若更四年則馮宏已奔高麗為所殺矣什門不得於是乃歸也四字當為衍文什門之節過於蘇武而魏書不載其歸於本紀殊為缺漏至北史則并其出使而削之尤為非是

杜叔毗傳毗兄錫等為曹策劉曉所害蕭循討策等禽之斬曉而免策及循降周策從至長安故叔毗復仇殺策北史討策等上去循字則似為周所討語不分明而又去斬

卷十

六

曉句則叔毗何以獨殺策而不及曉也此等處斷宜從周書補正

張須陁傳須陁忠義有戰畧隋書所載為詳北史當悉本之不當有所節畧也楊善會傳亦爾皆宜依隋書補入

堯君素傳其與屈突通語當全載不宜刪節其後言要在守死不易及君素統領下不能叛諸語皆不宜刪去宜從隋書補入君素拒唐者而唐初更有褒贈傳末亦當載之而隋書不及北史亦不復補甚為缺畧

沙門靈遠語齊神武語齊書以為葛榮言北史當別有所據信都芳魏附傳齊書亦有傳北史所載周髡宗序則兩書所無有然甚多缺誤

姚僧垣傳武帝問僧垣曰姚公為儀同幾年對曰云云後

宣帝謂僧垣曰嘗聞先帝呼公為姚公蓋本此北史刪前語未當

北史外戚儒林文苑孝行節義良吏酷吏隱逸藝術等傳俱全錄諸史其有家傳者各附之不入此傳然亦有未安者如儒林文苑常爽袁濯諸公無赫赫可稱道者外戚如于勁蕭歸皆不由女寵循吏酷吏其平平無事迹者各附家傳可也若循吏之宋世良趙軌節義之獨孤盛此類當特表之而混混入於家傳非顯微闡幽之意又若酷吏之畢義雲庾狄士文恩倖之鄭儼尤宜列之以為世戒而僅附於各傳後則其名反不甚暴於後世矣其移易之未當者如顏之儀不當附之推傳許善心亦當別傳而虞世基之入文學尤為不可與柳詵俱當列出之江式冀儁黎景

卷十

九

熙趙文深皆以字學諸史入藝術為是而北史江式別傳冀黎趙移入儒林此甚非也外戚李峻之附家傳而實無有此脫誤當補魏之荀濟附子昇傳後齊之郭遵附張雕武傳後皆因事及之今北史跳行大書則荀濟郭遵儼然列於儒林文苑矣此或刻本之誤所宜改正

宕昌國敘梁彌忽至彌機其後又有彌承彌博見於魏本紀本紀孝文太和九年拜宕昌王彌機兄子彌承為其周紀國王宣武正始二年以宕昌世子梁彌博為其國王周書自彌忽至孟定凡九世孟定後弟彌定載其事頗詳魏書敘自彌機止北史因之其彌承彌博孟定彌定皆不復及甚為疎畧周書言自彌忽至孟定九世考之彌機子彌黃言之止得八世孟定之上或當有一世也姑志於此而并考之

鄧至國王像舒治孝文時內附而本紀載太和十七年鄧至國王像舒彭遣子舊來朝奉表求以位授舊治彭二字當有一誤宣武永平二年以鄧至國世子像覽歸為其國王像覽歸不知創舊否兩事魏書俱不載於傳北史亦不補入周書言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舒治在孝文時檐桁在恭帝時相去僅四十餘年不得及十一世此周書之誤而北史並不載檐桁則亦誤也北史考文本紀不載像覽歸亦其例之不一也

西域安國米國史國曹國河國烏那遏國漕國皆康國之屬不得以國名隋史大言之耳北史並載之非也

室韋國北史雜探魏書隋書其言土俗有不合者其云丈夫索髮婦女束髮作叉手髻後又云丈夫被髮婦人盤髮

卷十

三

皆不經檢對之失也

高湖傳北史不載魏書以其齊之先世故載之北史以其無甚事迹遂削去且其畧見於齊本紀也李寶傳則載於

序傳中

序傳載李冲與來崇子護事刪去護糾佐賊罪佐及冲俱坐幽繫會赦乃免一層則冲兄佐陷崇至死而護與冲乃無怨惡護不應慮為冲陷自求退避後冲之慰撫及乞原宥亦不見其以德報怨之實矣凡此皆斷當補正者抑或疑刻本之脫非其本文也

序傳李仲舉答侯子欽語僕射高氏恩德未深意不可解疑有脫誤齊書仲舉無傳莫可參攷

北史目錄二十六卷缺杜銓并族孫景子正元正藏其他

小注亦多缺者當詳考而補正之

蕭歸傳其太皇太后薨諡曰元太后此保林龔氏也其皇太妃曹氏薨諡曰孝皇太妃其皇太后王氏薨諡曰宣靜皇后周書所載甚明北史脫諡曰元太后以下二十四字而以諡曰宣靜皇后續於太皇太后薨之下是以王氏之諡誤於龔氏矣宜從周書補正

蠕蠕傳社論龔匹侯跋以下疑有脫誤魏書此卷亡缺後人以北史補之故無可參考疑龔匹侯跋下當有執之二字釋匹侯跋下當有以字密舉兵龔匹侯跋殺字下當有之字蓋社論既執匹侯跋諸子亡歸高車其後乃釋匹侯跋以歸其諸子欲誘其諸子共居故云欲聚而殲之既舉兵龔殺匹侯跋跋諸子啟拔吳頡等逃歸道武故當增執

卷十

三

之及以字之字文義方順又啟拔吳頡自是一人而史言道武以拔頡為安遠將軍平棘侯則似是一人矣此無可考闕之可也

元魏之興始自道武其前追尊二十八帝惟桓帝猗奴穆帝猗盧平文帝鬱律烈帝翳槐昭成帝什翼犍通於中國其詰汾以前皆單名與數帝不同北俗無文字相傳口語未必盡得其詳疑出後來所追撰若吳李主祖吳王恪之比也追尊事魏澹曾論之而名諱之異則未有及者姑記於此以俟考焉

昭成帝子秦王翰太武子亦有秦王翰後改封東平相去未遠而同名又烈帝四世孫平陽公丕明元帝子樂平王丕明

元於昭成為四世孫烈帝則昭成兄也以服屬推之平陽

乃樂平之族叔父不應同名秦王服屬為疎然行輩則愈尊矣其後道武子陽平王熙而景穆孫又有中山王熙陽平乃中山之從祖父更為近屬時國俗荒畧於此固不甚避也至安同父名屈而同子又名屈則傳寫之誤不可據矣

孝文遷洛後改諸複姓魏史所書皆從其後改者疑諸臣名亦有追改今宋書所載魏諸臣名往往與魏書不同雖傳聞未必盡非然考之魏史不見其事

唐初諱淵昞虎太宗二名世字民字皆不偏諱至高宗時乃諱南北史成於高宗之代故並治字亦諱之考之漢史如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之類皆有一定之字而南北史則其例不一淵改為深又為泉虎改為猛獸又為彪又

卷十

三

為武治改為理又為脩又為興民改為人又為氓又為戶人名則或以字行或去其一字又有以改字代者俱錯出不可考也世字例當作代於民字諱於世字獨不諱此則尤不可解者若昞則不見其所代之字而以丙為景以秉為康皆其嫌名以稚為幼為少亦治之嫌名所謂嫌名不諱南北史又變其例矣至淵字虎字民字間有一二則後人所改不可以議本文也庾炳之宗炳皆字書則炳與劉彥節例不同凡此多參錯不可詳考又李煥之祖始平太守景注云名犯元皇帝廟諱是炳字亦以景代也周書令狐德棻所撰成於貞觀時其於淵虎昞等字皆不諱而紀傳乃直書李虎名此皆後人所改有兩誤處其證甚明武帝紀天和六年以唐國公李虎為柱國蘇綽傳大誥首列柱國虎按虎卒於周末受禪之前天和時則虎之

卒久矣此乃其子昞也大誥之作正周文帝輔政之時自當以柱國泰為首不當列虎名昞雖同為柱國然安得先泰也原其致誤之由則以史例凡祖廟名皆稱諱而於其本朝帝名亦稱諱故周文帝紀李虎為李諱武帝紀李昞亦為李諱蘇綽傳柱國泰為柱國諱後人見史以李虎為李諱遂以凡諱字皆改作虎而不悟武帝紀李諱之為李昞蘇綽傳柱國諱之為柱國泰也由此推之則淵虎等字之不諱者皆後人所改無疑矣其景子景實之等則又不為白獸又其改之不盡者猶可一二見也魏書宋時劉放等校定序云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今按其書目錄缺者第三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上二十卷二十二卷二十五卷三十

卷十

三

四卷八十一卷八十三卷上下八十五卷八十六卷八十七卷八十九卷一百二卷一百三卷一百四卷一百五卷之三四又三十三卷九十卷此兩卷缺而目錄不全者八十四卷九十一卷九十二卷合之共二十九卷即序所云無慮三十卷也序止言其亡逸不完而不言其以他史補今本亡卷末皆有注甚詳率言收書亡者後人取北史補之而附益以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覽惟第三卷史館舊本有白簽云此卷魏澹與而注者又疑其非是第一百五卷天象志第三卷四兩帙則據昭文館舊本以為張太素所作注者不知何時何人或疑其為劉放等注而序不言未可明也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覽皆不可得見間以諸亡卷與北史校固多有異同其全寫北史者十之三四而已故疑

此亡卷或雜取魏澹張太素書以補之亦未可定而注斷以為出於小史及御覽豈以其時魏張書皆已不傳必非其所補乎然注者已不知何人所補安知補者之時魏張書不猶有可考者也凡此皆有未能決者姑記於此以俟

考焉魏澹書本傳九十二卷隋志一百卷新唐書志一百卷七卷張太素舊唐書志一百卷新唐書不載澹隋人太素唐人高氏小史高峻唐人修文殿御覽北齊祖珽等撰

北齊書神武紀與北史不異文襄紀雜取北史文襄紀魏孝靜帝紀與梁書侯景傳校注者謂其序列絕無倫次此必後人所補然則神武紀亦是取北史以充之非本無異同也文襄紀後注不知何人語注稱臣等則必宋仁宗時校定官也

卷十

五

來注者僅於文襄言之而於此不能辨也

李穆為李賢之弟周史不與賢同傳而附於于翼之後蓋薄之也穆周隋書俱有傳而所載多不同

隋紀省府州縣是時廢天下諸郡而於并州洛州益州置行臺尚書省故有省府州縣之稱北齊於并州置尚書省亦曰并省則其來舊矣

大業十年正月詔收葬征遼死亡者而詔辭遠引漢王諒高顯開皇十八年征遼敗退之事蓋以八年之敗為諱也周文平江陵百官士庶沒為奴婢者十餘萬至武帝保定五年詔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贖為庶人建德元年詔江南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為百姓六年詔江陵良人沒

為奴婢者悉免同民伍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為部曲平江陵在魏恭帝元年至是二十四載矣始得並放免而猶有留為部曲之語其時之得免者蓋亦僅也北史刪舊主人以下殊非其實

宣武二年五等諸侯有同姓又有異姓又有清修異族當指日代來諸大姓清修則一概異族之人也以別於卑門故曰清修此兩字前人未曾拈及

隋書元善傳父羅羅當作舒善義之孫舒之子羅則又之弟也隋書誤

任城王澄於孝文極盛之時極諫南伐而於宣武明帝之世乃頻請之豈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耶其論營道疏乃不敢直言而以南伐蓄積為詞末乃微及其事北史不載

卷十

五

其疏而但云極言得失非其實也

周明帝武成元年改都督諸州軍事為總管武帝保定二

年以蔡國公廣為秦州總管後又有陝州總管蒲州總管益州總管按前此皆云都督幾州軍事某州刺史不稱某州都督北史變其例云都督某州刺史其實非也周制直云某州總管則不獨改都督為總管其結銜亦異於前矣

然考譚國公令傳除蒲州潼關六防諸軍事蒲州刺史本紀合為蒲州總管則蒲州上當有總管二字蔡國公廣傳除秦州總管十三州諸軍事秦州刺史依例總管二字當在秦州上齊

王憲傳除益州總管益甯巴盧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依例上行李弼傳李輝總管梁洋等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益州二字李弼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據此則

止改都督為總管而其位任不異但史文參錯遂以致疑其本紀但云某州總管者止以所管之州冠於總管之上以取簡便史遂承用之非當日結銜之本然也北史俱作某州總管未為甚失但其制遂不可考耳隋有揚并益荆四大總管又有諸總管皆以某州總管為名似與周異然按秦王俊傳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蜀王秀傳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皇甫績傳信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則原與周同但隋書例以為某州總管傳中一二見之耳周書侯吳陳芮傳金州刺史荆州總管十四州唐節度觀察諸使皆為本州刺史八防諸軍事荆州刺史此承周隋之制節度觀察都督總管之稱也解巾猶釋褐也南史多用之北史刁柔傳亦作解巾裴俠傳亦

卷十

三

作解公孫獻公孫遂從父兄弟獻封氏甥崔氏婿遂母雁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季真每云士大夫須得好婿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別北人之重門地其弊至此源懷襲父隴西王爵其後上表引陸獻例謂臣有家勳不蒙茅社之錫詔依比授馮翊郡開國公獻傳太和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勳著前朝封獻鉅鹿郡開國公獻亦先襲麗王爵者按降爵之例王降為公公降為侯則懷與獻自應得公爵不必自訟而後得之乃懷表言不露茅土之錫似先爵已除非止於降也此等處史所載皆未明魏五封多由軍功故有一人而數封者然既身襲父爵不得云不露茅土之錫矣

王慧龍傳魏書載魯軌語謂王愉家監僧彬所通生案慧龍愉之孫緝之子家世貴顯且是時年已十四矣此非可假稱者宋文帝縱反間遣刺客果有是疑甯不以聞之於魏乎慧龍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又屢請邊垂自効非無意者魯軌之言或出於仇媚之口未可知也晉時元顯幼子自蠻中逃歸宋武以為勝羨奴子藥而殺之其事正同特元顯子不幸而慧龍則幸耳裴駿傳敬憲莊伯俱在文苑傳及考文苑則有敬憲而無莊伯蓋此卷後人所補目錄中偶遺莊伯故不及之魏書不及詳考姑計一二莊伯必附敬憲傳故目錄不及之非遺之也李彪傳凡民字俱作人魏書無此例疑後人取北史補之考目錄則又不然此未可曉

卷十

三

周書鄒孝穆字道和孝穆本名道邕周避諱以字稱又改邕為和其云字道和則誤也薛聰薛孝通北史有佳傳魏書寂寥數語而已是時唐初薛收貴盛聰收曾祖孝通收祖北史必於其家傳得之也凡祖父勳業以子孫微弱而不傳者多矣魏宗室名同者陳留公度曾孫琛度兄顛之孫琛又文成孫河間王琛昭成子毗陵王順任城王澄子順又常山王遵五世孫順樂城侯提臨淮王譚子提又河南王暉子穎川王提此其三人同名者也中山王儀孫端高陽王雍子端文成子廣王畧中山王英子東平王畧秦王翰之子幹獻文子趙郡王幹太武子臨淮王譚趙郡王幹子譚陳留公度子朱提王悅孝文子汝南王悅常山王遵曾孫忠樂

良王曾孫忠河南王曜曾孫鑒安樂王長樂孫鑒陽平王
 新成孫融章武王太洛孫融陳留公虔子崇明元子建甯
 王崇濟陰王小新成孫誕高陽王雍子誕此其二人同名
 者也前止舉其一二然此猶有未盡史所載二百餘人而
 其同名者幾及四十此不可曉元暉有辨宗室錄豈亦以
 其同名者多故耶常山王遵曾孫暉陳留王虔五世孫亦
 名暉中山王儀弟烈後又有元烈東海
 王暉咸陽王禧之子亦名暉
 諸如此類頗多不能盡考
 魏書楊津傳自并州刺史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
 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加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
 北道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又詔除衛尉卿
 征官如故以津兄椿衛尉卿代為左衛尋加鎮軍將軍討
 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所敘官制甚為錯雜今畧

卷十

天

以意考之右衛將軍內職也以本官行定州事而右衛不
 更除代故後以右衛轉左衛又為衛尉卿乃以兄椿代為
 左衛散騎常侍則內職之加銜耳其外職則以行定州事
 加北道大都督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至安北將軍乃
 其加號自安北假撫軍又正加撫軍又加鎮軍魏書所敘
 雖繁然皆有條理北史不書徵拜右衛而後言轉左衛至
 衛尉之遷又不書書安北撫軍而鎮軍則不書不書行定
 州事而於後書除定州刺史又魏書所無尤為參錯不可
 考也
 魏制官有汎階張普惠傳言之頗詳尋其義似是普進一
 級故謂之汎又有汎前汎後之別不可甚解姑記於此
 北史梁覽毛遐毛鴻賓乙弗朗魏書周書皆無之當別有

所據也

魏子建魏收之父為東益州刺史後為行臺魏書紀傳中
 多載其事北史皆畧之其收傳則本其自序然亦不詳載
 今魏書序傳已亡後人取北史補之非其原本也北齊書
 子建為定州刺史疑齊書誤

高岳為鄴中四貴之一其恃權放縱蓋亦相當而岳傳不
 言其事此以士廉故諱之也于氏長孫氏多佳傳則以志
 衛與無忌之故長孫晟傳最為煩冗而畧不筆削後梁主
 諸傳皆無貶辭梁主歸則蕭瑀父也房彥謙與張衡書蕪
 雜多難解而全載之此又以房喬故耳魏長賢魏史不載
 為文貞公特為立傳至薛聰薛孝通於魏書之外多有增
 益亦必本之薛收家傳以此推之凡所褒稱未必盡當其

卷十

天

實聊因岳傳而漫及之

高神武勸余朱榮稱帝賀拔岳諫止之又請誅神武以謝
 天下見周書岳傳甚詳神武紀載神武諫止榮蓋史臣之
 飾辭非其實也北史於岳傳僅載岳諫止而於神武等語
 則皆削之非是神武初從余朱後乃因隙取之其與余朱
 貳蓋在總六鎮兵以後其與兆併力破紇豆陵步藩時正
 為之用齊紀言偽賀兆及恐步藩難制皆是從為之辭
 彭樂於齊為梟將與高敖曹齊名而齊書不著其傳此疑
 脫簡

鄴中四貴唯高隆之差愈其均田鑿渠造立碾磑并有利
 於民又所奏請省僚佐解貂蟬檢冒竊亦騰輩之所未及
 獨以意常侮文宣之故途罹極禍以司馬子如之貪虐重

以消難之反覆而竟得全若以報應責隆之隆之且有辭矣

房謨傳北史極詳齊書無之俟考

魏書成於北齊時其於魏廟諱皆諱如崔元伯馮文通俱以字稱若齊廟諱則不諱高湖傳湖於神武為曾祖而祖謚父樹直書其名不諱也唯獻武王則書謚案魏收傳收受詔修史在武定二年時仍魏朝故於齊諱皆不諱而獻武稱諱則文襄時至天保五年成書奏上齊已受禪而書已先成不復追改收書後來多議之者然如此處後之人所不敢也齊文宣於崔鴻書不以宋晉為僭幾加誅戮而盧斐李庶譏彈魏史於此不一指摘何歟

魏長賢齊書無傳北史以文貞公故立為傳然齊書亦成

卷十

三

於貞觀時不知何以遺之魏季景齊亦無傳北史當於魏澹得之載其父驚事亦詳是必澹之自序也

魏澹魏史例四條俱得之其首一條言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魏書太子名俱作口若書天子之字則未之見其云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字誤當作名皇帝名亦不可諱此謂紀傳中有合稱名者則以諱字代之如宣武謂彭城王勰曰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北史恪作諱此必澹舊例也魏書勰傳先曰口奉辭以恪為口後曰恪是何人又直書名是刻本之誤以澹所云考之當俱作口隋文帝父名忠并中宇亦諱侍中改為納言中書省改為內史省殿中改為殿內中舍人為內舍人中常侍中謁者等俱改為內此皆其顯然可考者而上中州中上州中中

州中下州之類仍作中此必非當時之本文或史以其不詞而改之也

周書尉遲綱傳李虎仍作李諱此又後人改之不盡者可以例考也

柳慶傳亦作宇文諱

隋書地理志荊州有蠻人左人蠻左魏齊周諸書皆用之莫知其義僅見於隋志

北齊書令狐德棻所撰亦成於貞觀時故世字民字治字不諱而丙字景字雜出又閒有虎字淵字皆後人不學者所改

魏志都督幾州諸軍事即為本州刺史周改都督為總管而其制不異如秦州總管即為秦州刺史河州總管即為河州刺史其他州皆然獨王謙為益州總管又別有益州

卷十

三

刺史達奚恭章孝寬代尉遲迴為相州總管又別以叱列長丈為相州刺史與舊制不同又譙王儉為益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是其制亦開有異矣

周書柳蚪傳其兄義為揚州下脫刺史乃以蚪為揚州八字周書誤處不暇詳考姑記於此

周書田宏傳總管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此當日結銜之本然若尉遲綱傳涇州總管五州十一防諸軍事涇州刺史陝州總管七州十三防諸軍事陝州刺史上涇州陝州皆衍字蓋當時多直稱某州總管故相承以冠於總管之上而不審其文義之有不合也尉遲運傳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則上文脫總管二字凡周書所書參錯類多如此當以田宏傳為正

都督幾州諸軍事某州刺史惟魏書所書無一參錯北史只作都督某州刺史文雖有礙例則不異至周改總管以後周隋所書本無定例北史作某州總管而又有因其本史書之者尤多參錯難以詳考

北齊書高保甯傳武平末為營州刺史齊平後還據黃龍竟不臣周而不載其所終北史因之而去竟不臣周四字隋書陰壽傳載保甯後事為詳其云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周武帝三字疑因武平而誤當作齊武平時開皇初為陰壽所破奔於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又問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世模率眾降保甯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史亦因隋書載之而文不詳齊隋二書皆成於唐初而所載互異北史去竟不臣周四字蓋以隋書為

卷十

三

疑而未審其誤其於保甯之死止云重購獲之不言為下所殺乃又似入於隋者則尤為大誤也參校前後保甯為齊之誠臣與鮮于世榮此于苟生同在傳伏雷顯和之上而北史不能明辨而詳載之甚為可惜當據齊隋二書以補其缺

李安為趙郡王孝恭之父唐追封王隋書不載而論中於安大有遺議不為趙郡地何歟北史只載一語不盡襲其詳也

周書周明帝三子宋王實出後宋獻公震事在震傳校者不詳考注云震傳缺誤也

隋書苦桃為楊口妻北史作楊諱此文帝父忠苦桃文帝母元明皇后呂氏也廟諱史例不書名隋書之口猶北史

之稱諱也隋書口注作廣蓋見他處晉王廣多作口遂以廣當之而不省其事義注者之無識如此

皇甫持正為昌黎先生碑有云日以七數之此俗七七之說也然未考其所始魏書胡國珍傳七七皆設千人齋百日設萬人齋北齊孫靈暉傳南陽王綽死後每至七日至時即有之

許智藏傳秦王俊有疾夢其亡妃崔氏始言智藏將至當必相苦後言當入靈府中以避之以見智藏醫術之精然考俊傳妃崔氏乃於俊卒後賜死未嘗先亡也傳又不言再娶隋書北史并載之

魏書高湖傳拔弟賸兒注傳無拔事而載拔弟賸兒不知

卷十

三

拔何人也案賸兒孫平樂於神武為從祖弟則賸兒乃論之嫡兄弟謚於次為第三長兄真賸兒當為次拔字或真字之訛乎又後有真弟各拔抑拔即各拔而後來刻本亂其次乎傳稱湖有四子而所載真謚徽雅並賸兒各拔乃得六人其數不合一卷之中而參錯如此殆難以考據也神武父樹生此魏書所載不應有誤而北齊書只作樹又齊書六世祖隱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則泰於神武為高祖趙彥深以隱字犯諱不行而寶泰不追改此不可曉又凡言關西皆云字文黑獺自是諱泰字寶泰與神武為僚婿同起微賤不避家諱其後以既歿不復追改而齊書有以泰為太字者泰在從官之列其必作太字無疑也范尉宗後漢書亦以泰為太此正其例耳

厚其好貨此釋上加解曹地解散也注固諸侯固固有虞氏黃帝而祖顓頊於夏則宗舜皆天子之祭而有虞氏禪以舜後在夏殷為二王後當之然亦未有據注祭吳天於國丘日禘是又與禘祫之禘不同祭法有虞氏禘嘗而宗禘當從祭法國語蓋幕能帥顓頊者也傳自幕至於誤賈侍中注亦強解耳非虞思矣注則幕不識固窮二字疑注固士蟄發此謂季將發春氣動故將發也與月注穰當作十兵作甲鹿子命孟春蟄蟲始震所指各別注穰當作十兵作甲鹿子曰言作慶之子日慶作慶眾所召伐也召字

第五卷 夫先樂金奏此堂下之樂歌文王大明綿則堂也奏懷和為每懷和當作私難強解其誰代之任喪句疑有政非以求遠遠字疑注求相延食鼈相去聲古者鼈於何有言鼈至微末之物何至以歡之家當言家有寵二字未也仲子童祖識地德解朝日祖識地德夕月糾度天刑俱難

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國語所云則朝日夕月乃日日為之矣即如終奉郊禘之祭盛亦非日日之事也此等處注皆畧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男女之用田賦未詳章注以賈為非而亦於是乎有鰥寡孤疾之制即有軍旅之出未必徵及於稷禾秉芻量言之未詳注禮作禮相子相常得上上當少有土中陳尺尺當坐日要要當持止持當不反舅姑反當及畫考其國職畫當

第六卷 伯尼尼堂立陟陟字死士凝釋之時疑死士二十一鄉注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田則農固在士鄉十五唐云士與農共十五鄉章云此軍國都之中也士鄉十五唐云士與農共十五鄉章云此軍邑之數按管子言四民而制鄉止及工商故唐以士與農并言之古者兵出於農如章說則是農之外別有兵也土凡此皆參錯難以詳考質仁營相其質則又質相之質猶此各異逆物遂滋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案此是家出一

卷十一 四

農之外別有兵明矣又下鄉長復事合官長期而書伐則非而竣竣畢也注謂退伐則伍鄩鄩註專以伍鄩為農蓋下邑也故桓公於五政不旅舊也注以旅為師與伍鄩無著蜀大夫日制地分民政不旅舊也注以旅為師與伍鄩無著然孫竹當作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考之多不合注以意言之未遠績以成名下有脫簡至合羣交以下又別是齊語止一篇答語與上桓公所問全不相值也

第七卷 且君知成之從也君謂哀侯言哀侯知其從己死而待於曲沃是從君而貳挾以銜骨以下三句並兆辭也君焉用之君則指武公往離散往字疑衍或在以速縣三當文鮮有慢心有上疑雖其慢雖疑多長忌作畏雖軍必移軍當使俱日懼戎與民也此所謂威民而變非聲章弗能移也此節士焉語多難解而此語更不可狂夫阻之謂

狂夫亦知其不善而阻惠王之子夏癸字誤二銑者寒甚其行注改沮為阻非好艾艾少艾之艾注矣寒稅亦難解

第八卷 狐突不順不順太子瑕豫之吾吾吾吾瑕豫貌之暇通復無解長廉以驕心難解利方詳故陷於大難乃逮於讒乃當於大難唯與讒人均是惡也惡猶罪者有罪矣而我不先見而行是亦有罪多怨注多怨於也故日均是惡均分也猶言兩分其罪多怨注多怨於性多怨之言其後出同走不免於罪言先在者既與翟免於罪也人策食采采當二國士不鄭自謂與懼為諸侯載書亦疑注而求國難難平若夫二公子若字亡人吾親在外註誤

第九卷 里丕死禍謂死於禍也註以謀度度其可正之無報正指申生以其信乃不誠言正之不聽者以其不更

卷十一 五

厥正 此承上正 靡有微兮 靡無也言其微者亦其魄也

意之術也 術下作述 不謀而諫 諫謂進言也與禍惟無

言能為禍者 足者不處 處國其處者則不能也 已賴其

地 賴利也利其 若無天平云 下云屬 雖微秦國 微非也與

義 同 作轅田 當從或說以田出車賈云 轅易也此從內傳

轅 袁二 字義則未可詳 韋注 征繕亦云 富賦稅以 入而報

德不降 入而報德 則秦師不來至也 義謂 轉當作 注人而

人當 宅公子 宅當 易由 由當 可以也 疑 行其回 回當

第十卷 十有二年 必獲此土 內傳只云 天賜也此增以

明係 臨女 注 獲女 管敬仲 敬字非 威在民上 以下疑

附會 威在民上 乃能威民 畏威如疾 去威遠矣 從懷如流

弗畏 有刑 其在 辟也 故謂之 下吾從中也 文義方 順吾從

當有 脫文 又 豺狼 作 狼 王帛 當 帛 日載其怨 載猶言 日增

卷十一 六

加之 諺曰 黍稷無成 引諺曰 與上請殺 倉林氏 朱子曰 倉

也 皆為 姬姓 上所云 皆為 己姓 也 黃帝 姬 以相濟也 即後所

姓 青陽 與 夷 鼓 亦 姬 姓 故 云 皆 為 己 姓 也 黃 帝 姬 以 相 濟 也 即 後 所

必改 為 齊 不 男女 相 及 注 重 耳 稷 之 舅 蓋 以 前 穆 公 云

言 恐 非 穆 姬 之 女 也 楚 成 王 取 鄭 兩 女 則 傳 明 議 之 子 是 穆

秦 之 八 子 注 謂 陰 交 不 動 其 數 皆 入 然 素 無 動 交 則 陽 亦 不

陰 交 不 動 以 屯 之 震 則 初 四 五 交 動 實 三 陰 交 不 動 止 云 兩

車 土 上 當 官 之 官 當 何 舊 怨 也 言 何 止 舊 怨 注 云 有 何 舊

舊 怨 何 止 為 屢 困 我 然 不 從 外 傳 止 云 蓋 自 納 也 注 外 傳

如 作 何 止 有 怨 語 為 捷 不 從 外 傳 止 云 蓋 自 納 也 注 外 傳

公 增 公 字 非 是 匡 困 匡 木 救 之 義 易 道 謂 通 商 之 義 注 謂

未 然 賊 官 宰 食 加 未 詳 注 加 大 夫 之 家 田 出 陽 人 出 放 語 注

出 也 此 云 降 也 宋 眾 無 乃 彊 乎 彊 疑 既 單 作 戰 豎 瘡 豎 字

二 蔡 當 是 文 王 弟 注 謂 管 諷 於 蔡 原 所 指 為 二 蔡 者 原 初

為蔡未可知也則前 注相公相敬仲夷吾字 字當下

下 當 作 大 當 作 之 昊 之 當 姓 姝 當 作 姝 聲 雷 鼎 同 聲 字 坎 土

霍 土 兩 土 字 俱 四 傳 內 當 谷 彊 疑 元 公 之 德 當 作 文 趙 衰

佐 新 上 軍 行 佐 字

第十一卷 其主朝升之 大夫稱主獻子為宣子臣 注

然 則 不 可 以 稱 主 矣 當 從 上 說 觸 庭 之 槐 此 謂 宣 子 之

之 以 得 隕 命 之 禮 注 以 得 僧 不 怒 御 人 傳 兩 軍 之 士 皆 未

怒 也 非 願 之 義 下 慈 鹿 州 注 卻 之 子 卻 下 當 父 命 父 當

詳 親 親 字 其 主 人 疑 踰 遠 也 作 不 非 敢 試 試 當 除 服 縮 作

第十二卷 可以求平 言其無有不為卿也 註未然誰之不如

也 楚平王 作 恭 考 訊 其 阜 以 出 句 有 脫 誤 以 惠 誅 怨 惠 順

順 以 行 之 不 濫 及 也 注 以 誅 為 除 則 以 為 恩 惠 之 稱 晉 之

德 稱 量 也 言 度 距 非 聖 人 距 自 也 諸 臣 之 委 室 而 徒 退

卷十一 七

者 將 與 幾 人 言 必 被 誅 戮 不 能 徒 退 其 產 將 害 大 當 作 其

大 產 給 生 也 言 其 生 害 方 君 臣 不 相 聽 謂 君 將 誅 其 臣 臣

大 註 以 大 為 大 臣 未 然 然 非 退 而 何 既 退 荆 師 也 下 云

臣 不 相 聽 注 非 是 三 卻 與 厲 公 然 非 退 而 何 既 退 荆 師 也 下 云

而 何 言 必 注 成 季 氏 季 當 一 人 當 作 猶 小 細 民 猶 當 以

義 新 作 斷

第十三卷 為令之不從 言前者君命之不從故求元君

刑 史 史 冠 王 父 不 敢 不 承 當 是 述 公 語 或 有 所 言 不 敢 不

承 宣 惠 於 教 不 合 下 注 宣 明 也 此 亦 當 訓 明 其 壯 也 壯

作 不 淫 淫 放 也 使 公 族 穆 子 受 事 於 朝 疾 不 立 而 外 傳 稱

穆 子 辭 位 然 厲 公 之 亂 厥 方 在 鄭 伯 支 造 支 造 二 字 注

卿 位 非 穆 子 所 及 也 當 從 內 傳 鄭 伯 支 造 支 造 二 字 注

注

其林林當開非作罪被州州當二司馬二當虛村當作少

第十四卷 羊舌氏之宗宗族也註謂公室之不回不字

盜密和密猶親也注無樂以開山川之風於新聲無與也

疑有董董則范姓和名按稟盈母范宣子之女亦曰稟和

錯誤董董則范姓和名按稟盈母范宣子之女亦曰稟和

其稱董董則范姓和名按稟盈母范宣子之女亦曰稟和

未然似吾子之心有出焉語未詳注以出為以軍極是加

寵將何治為二語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依注則能字

注人木人當作大

第十五卷 姦之六六當處沙釐後作風二字未注書

名於萊萊當繭絲保障此皆取喻繭以取絲猶取稅於

釁於難注釁警略血左傳作嘔略與嘔音不同而義則相

傳而伏伏故以面汗血言之然左注二字字當非德不

當難二句俱難解章注強注版當作為母為當作俱俱當作踏

第十六卷 重黎之後楚黎之後重并言之注涓耀博大涓當為昭明

也成樂物物生當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之至也至也困

第十七卷 以休懼其動詳注受熊釋受當則文詠物

以行之以下曼衍參夫子踐位則退三句愈不可通以夫

注王必欲戰必當晉正鄉鄉當用楹用當吾不服諸夏

而獨事晉謂諸夏謂諸夏謂不能服諸夏也而獨事晉報王

傷目視當再好加九黎加當

第十八卷 昭記記當注三王後三當類當作驢驢焉

焉子于于于當換當作

第十九卷 設戒設而不乃無有命矣言其必克不必申

禍無良申重也謂重過禍國無有良句踐請盟使也

然服土其服謂擾服以象帝舜帝舜二劉當作會而先晉先

吳先晉吳所問為晉先敵未然或晉字誤劉當作會而先晉先

之當從章注將不長弟謹後又云長不從其丑作丑當六

十人十當注宋怨宋忠宋司焉焉當顯猶公慮也顯字

樂承盟器盟當活盟活當附當作

第二十卷 甯其得此國也甯其與上與其相

第二十一卷 無是言也無言疑或之言謂美惡皆成

以養生言地之生物不論美惡皆成之以養生事不究究窮

窮其終注謂窮則自若以處以待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

此三句當在事將有開之下此即人事不起必有以知天

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也功此二句當在同男女之

之害皆所謂天下之成利也同男女之功此二句當在同男女之

天時沒沒當反其事將易冀已已止也言其事

莊子存校

逍遙遊陸云逍遙遊者義取閒放不拘怡然鵬徐音朋

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按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

鳥象形非來儀之鳳也按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

與說文非來儀之鳳也按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

中飛揚是此謂遊氣乃水氣林說為野馬野氣也

之所憑以飛者耳語甚簡而確林說非指此也郭云此皆無虛

之息相吹造物也地於交反支遇似塵埃皆然於生

所包極廣而混而一之雜而冥之若以謀相尊是眾人之
 不齊之致而歸於一或之純如觀萬物莫不皆歸於蛇
 然而統於相司馬云謂蛇腹下幽巖可以行者也蛇之於
 蝮翼蝮蝮之於司馬云謂蛇腹下幽巖可以行者也蛇之於
 未然

養生主 音義曰養生者以此為主也林云知平聲陸涯本
 作緣督以為經李云緣順也督脈在身體之中故以督為
 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即因是意耳而文惠君未詳何人
 行之說也而少變之其實只一意耳而文惠君未詳何人
 惠王此因惠而少變之其實只一意耳而文惠君未詳何人
 字附會耳而少變之其實只一意耳而文惠君未詳何人
 官知止而神欲行知欲皆虛字向謂專所司察而後動謂
 非批音徹又大都音郭音欲音款音向音察音而音後音動音謂
 其族郭如字又大都音郭音欲音款音向音察音而音後音動音謂
 求也林以秦佚音一作逸遁一適來夫子文或具秦佚對
 為願未的秦佚音一作逸遁一適來夫子文或具秦佚對

卷十一 三

弟子稱老子之語言夫子之適來時也夫子之為薪郭云
 適去順也林以指為道者尊稱之辭也夫未當薪而滅心
 前薪也前薪以指為道者尊稱之辭也夫未當薪而滅心
 養之中故命續而名絕語難理會林云傳其薪而絕之則
 新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及今傳而未絕為分
 曉然以指窮於為薪作指其薪亦未絕為分
 人開世 衛君司馬云莊其薪亦未絕為分
 芥也崔云說則其君要言不必深求若若郭云視
 艾也按崔說則其君要言不必深求若若郭云視
 林解已存案當對下先與焦同見道不欲雜郭云宜正得其
 諸已存案當對下先與焦同見道不欲雜郭云宜正得其
 乎名有存而德以是雜也多有擾也如存諸人說若既存德
 復不蕩於已者未定則未免德之蕩也如存諸人說若既存德
 不蕩於已者未定則未免德之蕩也如存諸人說若既存德
 崔作區聲上大多政法而不謀疑有誤則李安也
 營非區聲上大多政法而不謀疑有誤則李安也
 實則以真解謀字不名之日日漸之德此數語皆難解
 之日以真解謀字不名之日日漸之德此數語皆難解
 德不台指衛君而林解以指回語意外馳合指衛君言則名
 也獨以已言也言不當以已言善下句帶說有而為之乃

有無之有郭注云其心而為之其解是也易之為之
 未始得使郭云身與未始心亦不其易而為之其解是也
 之意無毒郭云身與未始心亦不其易而為之其解是也
 止郭云夫至虛至靜之所瞻彼闕者虛室而視有若無
 白者日所照也司馬云室者喻心而視有若無
 入非自也且謂室有缺而日光照入則明者則非謂室
 疑道字欲清宜其從清云莊子之指林解同崔更乃自
 也清之欲清宜其從清云莊子之指林解同崔更乃自
 折而乃欲冰是言其少大其飲食相構而鮮少非有
 多轉自事其心為重則哀樂所不能動雖施於前而不
 之易故遇無事可奈何則能安於所遇而無內熱也
 言人若能自移也則與近者相靡以信其信近者相靡
 施字重或移也則與近者相靡以信其信近者相靡
 是起下文者之相靡以信其信近者相靡以信其信近者相靡

卷十一 三

亦作氣息向作器云器音息器氣也崔作始乎陽以
 門力也其後謂亂也信之也故曰卒乎陰奇巧正所謂
 陰也奇樂正所謂亂也信之也故曰卒乎陰奇巧正所謂
 必巨言始小而終大即消行者實喪也此作始也簡將畢也
 則實喪矣謂信風波之意消行者實喪也此作始也簡將畢也
 云遺風波而謂信風波之意消行者實喪也此作始也簡將畢也
 設無由當按郭云念怒之設無他由也音常則巧明則其風波也
 以無由當按郭云念怒之設無他由也音常則巧明則其風波也
 當美成在久以設偏辭得之巧言未擇音則巧明則其風波也
 分明疑方李云道也林解巧言未擇音則巧明則其風波也
 有脫疑方李云道也林解巧言未擇音則巧明則其風波也
 是僕綠當屬云法度也林無崖何作為報也此三句正對
 始類疑始之器無大者林曲轅云崔道名林俱未之身處非
 以爲灰泥之器無大者林曲轅云崔道名林俱未之身處非
 丈也後三圍引崔云環構武元反司馬云謂脂出圍蓋十
 八尺為一圍與此不構然也廣韻松心又云未名案此
 木放凡木之謂其多不音苦其枯崔云未名案此
 液本崔作輻解李義不衣軸之直解也然衣字恐誤於軸
 當從崔作輻解李義不衣軸之直解也然衣字恐誤於軸

也意幾乎後言也意同馬云不平聲也後司馬作頌長
 之辭言無棄妹郭云無近思故曰弃一按後言疑止之
 為是言也仁也按郭注妹乃兄妹之妹音義引釋名
 云妹末也謂末學之徒反音義作姊古也而類類然
 林注妹同味皆作解郭云郭然郭城郭之貌似非
 又作顯司馬本注解郭云郭然郭城郭之貌似非
 高露發美之貌林無注郭然郭城郭之貌似非
 信邊竟有人焉此二句宜連看凡此者皆不能以自信而
 信即與心為構之糟魄一作糟魄為魄按字當從相
 意故曰其名為構之糟魄一作糟魄為魄按字當從相
 天運施也蓋用苑義止蕩一本作盈或曰盈太宰字
 當作量平聲此數無言而心說此蕩閣之之蕩太宰字
 穰一作康六通昔至夜也疑昔則相渣棗棗袁疽
 賸賸通俗文云感頌曰賸說文云恨張目也按賸其里
 响音濡音乳又三皇陸作音近取弟子作與沒世不行
 尋常丈餘之地而不可得也註於此都無解聖人不聽本

卷十一

隱字疑聽今乎婦女疑有殺其殺註殺音降殺之殺以下
 鮮規之獸鮮規未詳
 刻意熊經鳥申司馬云熊經若熊上攀樹而引氣也鳥
 如鳥之申申若鳥之申也按申申徒秋案鮑焦當屬赴
 其頭也申申若鳥之申也按申申徒秋案鮑焦當屬赴
 淵此道音導林于越十當作于於同春秋於越入
 文與性于俗俗字疑與下句相對言之治道治當徧行
 備守譯釋文不以知窮天下以字非
 荀子存校

序當世當作或
 勸學于越當作于越春秋於越入吳於越猶勾吳夷語
 也非蘭槐之根是為芷離騷芷草多通用王逸註芷秀草
 說為是但芷與蘭絕不同內則佩蘭芷蘭二物也註

非其真也白芷之苗則名蘭也蘭是蘭芷別名委曲附會
 合也內則蘭芷一作芷則名蘭也蘭是蘭芷別名委曲附會
 也說文有蘭無芷韻會芷草異義同參省乎已
 以參為三非是此駕馬十駕下當脫一句大意言
 致千里亦積之功在舍上仍當脫一句
 意同非是功在不舍上仍當脫一句
 為辨此亦以禮為辨不問而告謂之傲
 尊以徧矣矣用於世則與詩書之不切異矣
 不速為對及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云云
 義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口之所言心之所慮皆必在於
 是也及其學之既成則同於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
 好之五味心利之不能天下雖入乎其中心而不能以
 皆非誦數以貫之此言誦讀記其數也後漢書讀書
 人以處之此知人論世之義與前近其人之說
 春秋傳趙衰以壺殮從徑謂以壺盛殮也此云以錐殮壺
 乃言以錐而取壺中之殮不可得也殮字以實作虛用

卷十一

蟹六跪六當繫之葦若之與於同下云其漸之
 君子於越夷路以下無禍三十八字疑錯簡與上文義不協
 修身怨人之賊已也怨人之賊已怨人之賊已
 論語誠詔誥者相和也誠也與謙謙引詩取小人與
 所謂相誥也詔誥者相和也誠也與謙謙引詩取小人與
 申此意誥也詔誥者相和也誠也與謙謙引詩取小人與
 訓亦有辨誥也詔誥者相和也誠也與謙謙引詩取小人與
 提侵以爲舒義未詳漸深漸同潛書沈齊路以急字解
 未卑濕字未詳或方言也凡引方言所云亦莫神一好
 此句有脫精雜汗精當作情註云當則佞兌而不曲
 誤註非是精雜汗精當作情註云當則佞兌而不曲
 以辭遠而不惑對上精雜汗精當作情註云當則佞兌而不曲
 說亦未確程役而不惑對上精雜汗精當作情註云當則佞兌而不曲
 篤志而體以知大體訓之非是法即禮也下文又云

學禮無志其義法也無志其義無志正解上文其義二字疑衍有鈞無上按四字疑無上

不苟山淵平山淵不平也而謂之平天地不比也而謂

謂之有須無毛也而謂之有毛皆無理吟口當從說苑

字食字之說也知當曲直當字平聲知其當於曲直疑非是

而直所謂以知則明通而類類謂以類推而無不知窮則

義變應也亦未盡其意修身篇卑濕憂也未明韓詩外傳作累

字書偶失載故不詳其義注因方攬盜而漸謂其深諱不

也致誠則無他事矣無他事言他無所神則能化而不可

知之神化如大而化之變化代與變相類非後化萬物

化萬民之化也注皆非是變化代與變相類非後化萬物

無大異注謂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唯所居各

以類至此則誠能動物之意隨操而得之則輕無他事也

卷十一

三

輕則獨行不當牽慎獨來說獨行猶夫此順命以慎其

言自行也下云獨行而不舍其義自明此獨字只當作一

獨者也案慎獨與大學慎其獨意不同此獨字只當作一

一也不獨則不形守仁則形云云此數語在荀子為最精

未盡當更詳思之神謂不疾而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

後王謂三代之事時莊周等著書多言上古故荀子以是

正之及案非相篇曰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

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輕則獨行慎獨

政地久故也則後王乃專指周而言耳

榮辱橋泄橋泄橋泄與驕同泄如字即詩無然泄泄之泄併五

六也俱與屏同五六本雖欲不謹若云不使巨塗則此讓小

言世路人情之險在巨塗猶有讓者至小塗則相爭而殆

矣君子知此雖欲不謹若清之而愈濁言欲清之而愈濁

也故止謗在於不辨微養之而愈以窮憂忘其身當作下

字憂字上截類材材字疑當作朴陶誼突盜陶字疑或

自字或是自字材材字疑當作朴陶誼突盜陶字疑或

語注改陶為構又楷楷侵多如此命字難一一以訓詁求之

得其大義足矣注侵與漫同楊注起於變故成乎修

行文起於變即變化氣質之意成於修謂無嫌於鼻

當修為以終之也注以變故為憂患非是無嫌於鼻

與下二句一例不當有無字豈不亦迂哉迂當作過以

夫架路之道與與人者好告示人上入字慤祿慤字誤或

相近固有似賢人也人猶過人汗侵突盜楊注侵與漫

同漫字不協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耶樂字屬上

非相軒較之下說文軒曲輻也鄭注考工記日較兩輻

較之下註謂修文德不勞甲日可瞻焉此四字疑有誤從

兵乃屬之以楚竊為義非也目可瞻焉注強釋之未安從

者猶言學者注謂荀卿門人非是此設端鄉則不若若順

背則又欺設之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此謂不能推知士

注云不知己之不及正以己度者也度待洛反下四度字

得其意而詞則未明以己度者也及以此度之俱同

古今一度也度如字古今同一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

拙度如字註拙牽引也按拙當為繩之類牽引非其義也

所以為直不容有分寸毫釐之差焉繩則以繩接人則用

使其放逸而已故曰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也言

而非人之中也作仁其辨不若訥也訥與訥同註與訥同

欲觀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審其人所貴君子句難解

多矣審其人謂當法文武也所貴君子四字當在故曰下

言所貴乎君子者以其能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

也文久而減節族久而絕節族猶節奏族同也文以禮言

卷十一

三

本古語引以為證故上專言禮而此兼言禮樂註不明黨

學者是謂字之義博而黨正謂博而能從乎正也凡

說之難說不當音說此言雖不說人如字此云說人又似

音說難說不當音說此言雖不說人如字此云說人又似

人字衍

詐故故字誤富國富國亦誤僕力按註使農夫敦朴於力
 仁眇天下眇字難解安以其國安當作案語辭下安
 富國 無宜能皆宜也為人數也句難解上以萬物言此
 皆有可也可即同求同欲也知愚同所謂勢同也知愚
 或佚或樂或劬或勞樂或劬勞仁之文仁之順仁當
 此註非按楊注仁謂仁人也養德辨輕重句未詳養德獲
 復註獲讀為獲一切而勳車羣亦不詞疑有脫誤非將
 際之也說不免焉言非將際毀墨子也不威則賞罰不行
 專賞罰此天下大而富使有功當作天下大富而字衍
 廣韻作累解二字未詳疑有誤累上聲層須熟盡察須待
 熟即反覆累之累累猶言申命也陵謹陵字逢蒙視詘要
 撓撓即反覆君廬屋委逢蒙視三字難解詘要撓撓註俯伏畏懼
 之甚是也若廬屋委又有誤字注以廬為

卷十一 美

廬亦視可註連保固焉句疑未然當連下句不可說如字
 未然視可謂視可遇其軍則取其將甚易也
 說註改作檢非能不能兼伎謂雖有能者
 王霸 棟然貌未確挈國以呼禮義猶言舉國而尚禮
 人未 主之所極然句絕無所同然手綦定此篇用基
 此其定及後一基句於心獨無所同然手綦定此篇用基
 註改作基字恐未然義志即其義也後說以志為記非是
 利敗指成敗也非封焉之謂也句疑有脫字註修封疆
 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二語難解疑憚憚二字衍文
 有所變乃改王改步之謂立隆政本朝隆字疑衍謂立而
 也改王改行即所謂變也立隆政本朝政於本朝也
 當所使謂所使之當也莫得不循衍文說無之有也
 行身有伺謂伺之當也莫得不循衍文說無之有也
 者周當作用註不彼國錯者當如有治辨疆固之道焉
 註有讀為又百樂得其中極樂也註未確事至佚而功字

下脫百畝一守事業當作守百治不足當作治無不足
 虛其難者虛當作慮已於服人矣註謂盡於服人是
 甚貼畢牢當從新序作宰重色也重註去聲多過舉踴步而
 覺跌千里言此路第過舉半步而其差百姓有不理者
 此言百姓雖非理如毫末不以加於寡孤獨之人也即
 下內自省以謹於分意若指上言則句意不順此解未的
 百姓二字 出若入若後文又言若出若無有是其外矣當
 君道此篇揚無註敦器名音對禮記注盛噴疑誤左傳
 謂會學鳴也案此當是公不待陵恭而不難敬而不
 平之義與本字解不合不待陵恭而不難敬而不
 鞏鞏而安之意鞏字難解侍上侍當纂論二字賞克
 也謂賞能者固人之百事固疑當官也衍文職分而民不
 探探其索也有分職則民各齒未詳廣韻齒齒重生
 還秩未詳材人猶言官人謂論不知道此道安值於此其道
 寗安直屬下句皆語辭也執出勞疑誤一內而曲辨之內
 日隱遠人後又云隱其意即何也械數械猶器械之致功
 而不流致臨而有辨二語方皇緣義而有類方以類
 聚之義謂必四朕朕同可詘邪哉疑有應薄應之於迫促
 也以其類也

卷十一 志

臣道 環主註謂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案環不恤君
 之至國賊案此四語當在後大忠一人賢而不能作敬
 喘而言勸學篇註改端願令行禁止願字得眾動天此四
 致仕註明致仕當作士願令行禁止願字得眾動天此四
 下文義則仕當作士願令行禁止願字得眾動天此四
 屬疑錯簡誠必用賢上又當作不字節奏欲陵註以為
 意言之

議兵 威忽悠聞 亦是以意解之詐而襲之此三句正言
 言雖詐而襲之其與先驚而擊之無異蓋民之致死於上
 則一也下又申言百里之聽千里之聽四海之聽以完不
 可詐也 案角鹿埵序無鹿埵二字是漸之也註強解未當
 之意 蘇註讀之 堯伐驩兜禹伐共工 考之書不合
 又係當讀之 堯伐驩兜禹伐共工 此傳記之誤凡在於軍
 軍當近刻失之 明內 案史記無明而順屬字疑行
 解疑 刑註同形 范 無 儻乎族黨 儻字疑當作祿
 強國 刑註同形 范 無 儻乎族黨 儻字疑當作祿
 按獨以為私靡 按語辭私靡 公孫子曰至就足為之此段
 孫子答問 自處勝人以下與上文不屬疑別一段然按
 楊註以公孫子為齊相蓋通以此段皆公孫子語也疑
 當別有公孫子問語而脫去如力術止至益信之務也此
 後段脫去 李斯問語亦可證也 案此篇脫李斯問語
 何孫斯語 力止善行 李斯問語亦可證也 案此篇脫李斯問語
 天論 夫是謂之神 疑此句 夫是謂之天 下當有耳目鼻口
 形 註謂形辨寒熱是以形體財非其類 犬豕之類註謂衣
 服飲食蓋廣言之如蠶而衣是亦裁非其類也非類指禽
 獸草木之類其類則專指人也故下文云順其類者謂之
 福逆其類者謂之凶 考經云天地之性人為己其見象已
 以同下三 養畧而動罕 罕字疑誤此意對時字言當是動
 已字同 養畧而動罕 罕字疑誤此意對時字言當是動
 用則水旱不能使之飢渴養備而過為煩勞之意豈本而節
 疾備道而不 黨見 黨當與忽同 即黨來 小筮 小當作卜註不
 甚分明 黨見 黨當與忽同 即黨來 小筮 小當作卜註不
 正論 漸詐 漸詐與潛同 漸詐與潛同 漸詐與潛同
 縣天下 此與後縣天下之權 有奪人國 疑衍文 悞嬰 慎子
 作草 共艾畢 當從慎子 對履 當從慎子 誅捍 捍當用一革
 類也 疑行 案方字 則革亦糖柯之 王者之至也 註至當
 是至當 規磨之說 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
 作制 規磨之說 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
 而制 規磨之說 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
 物而規 磨之猶王則合於何謂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
 古文簡畧 謹門 註不解 有同 龍茲 今之龍茲 席即
 語不備耳 謹門 註不解 有同 龍茲 今之龍茲 席即

卷十一 天

列女傳作龍疏疏鬢音 金舌蔽口 蔽當作弊弊口猶言舌
 相口無益 註此說當存 金舌蔽口 蔽當作弊弊口猶言舌
 也註非是 舌 俱 牽 強 此 史 無 此 二 字 於 原 文 固 有 刪 削 然 耳
 禮論 樞 俱 牽 強 此 史 無 此 二 字 於 原 文 固 有 刪 削 然 耳
 然臭字亦非 絲末 此 史 無 此 二 字 於 原 文 固 有 刪 削 然 耳
 是當從釋 絲末 此 史 無 此 二 字 於 原 文 固 有 刪 削 然 耳
 至倍當從 絲末 此 史 無 此 二 字 於 原 文 固 有 刪 削 然 耳
 作特牲 醮 當 從 史 作 醮 醮 當 從 史 作 醮 醮 當 從 史 作 醮
 亦非 醮 當 從 史 作 醮 醮 當 從 史 作 醮 醮 當 從 史 作 醮
 口旁 三 臭 大 戴 作 臭 大 戴 作 臭 大 戴 作 臭 大 戴 作 臭
 乎稅當從 史 終 乎 悅 校 是 當 從 史 終 乎 悅 校 是 當 從 史 終 乎 悅 校
 解宜 凡 緣 二 字 難 解 至 辱 此 止 謂 刑 餘 罪 人 之 喪 無 論 墨
 耳 月 朝 卜 日 月 夕 卜 宅 註 謂 大 夫 之 禮 又 引 士 喪 禮 云 未
 合者 大夫 喪 禮 無 考 註 直 以 意 言 之 與 下 所 引 士 喪 禮 云 未
 義違反 此 注 家 之 誤 也 當 先 引 士 喪 禮 云 未 禮 經 不
 禮文 義 方 順 性 偽 治 之 意 毋 縱 同 註 缺 餉 粥 也 註 闕 象
 徙道 又 明 不 用 故 此 再 總 上 文 之 辭 謂 既 象 徙 道 又 明 不 用
 非 斯 象 拂 三 字 疑 無 楮 絲 萬 縷 疑 皆 誤 字 註 無 為 櫛 為
 是 近 至 萬 之 為 魚 非 帷 幬 尉 非 尉 疑 二 搜 茨 番 闕 四 字
 更 不 可 通 合 闕 之 例 以 飾 羣 字 絕 非 注 連 鈞 當 從 禮 齊 衰 當
 墨 似 非 指 墨 子 也 因 以 飾 羣 字 絕 非 注 連 鈞 當 從 禮 齊 衰 當
 禮 衰 席 薪 當 從 禮 和 一 之 案 禮 下 有 理 盡 矣 三 字 此 缺 文
 此 九 字 當 補 入 苟 子 惟 此 篇 大 戴 禮 禮 記 史 記 皆 載 其 畧
 其 則 苟 子 誤 文 甚 而 多 有 此 段 發 明 前 無 君 故 社 祭 社 此
 多 不 可 以 強 解 也 君 之 喪 此 段 發 明 前 無 君 故 社 祭 社 此
 社 稷 部 是 發 明 前 無 天 地 三 月 之 殯 此 段 發 明 前 無 君 故 社 祭 社 此
 惡 生 意 其 詞 不 備 有 缺 文 三 月 之 殯 此 段 發 明 前 無 君 故 社 祭 社 此
 難 解 師 旅 有 制 此 非 衍 文 蓋 與 喜 樂 皆 廣 言 之 然 而 成 文
 其 下 有 此 非 衍 文 蓋 與 喜 樂 皆 廣 言 之 然 而 成 文
 樂 論 認 禮 作 息 鄭 氏 曰 息 猶 銷 也 上 辨 字 禮 作 論 孔 氏
 可 止 不 能 耐 非 是 審 一 以 定 和 聲 也 比 物 謂 雜 金 革
 息 也 不 能 耐 非 是 審 一 以 定 和 聲 也 比 物 謂 雜 金 革

卷十一 天

士輒之屬也以成文合奏謂人聲與金革之屬合率一道
五聲八音克諧相應也而有曲直綴兆表行列也非是率一道
樂主於和是一也而曲直綴兆表行列也非是率一道
繁省廉肉之不同也而曲直綴兆表行列也非是率一道
者進退所至也而曲直綴兆表行列也非是率一道
奏鄭氏曰或奏也而曲直綴兆表行列也非是率一道
愆於五步六步乃止齊也而曲直綴兆表行列也非是率一道
焉是所謂出以征誅也而曲直綴兆表行列也非是率一道
下之大齊禮作以征誅也而曲直綴兆表行列也非是率一道
同樂以道中和故曰中和之命與苟不齊也而曲直綴兆表行列也非是率一道
作僂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樂其鄉即安其處也而曲直綴兆表行列也非是率一道
恐誤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樂其鄉即安其處也而曲直綴兆表行列也非是率一道
凡人有所不足以為師師長也即君之別稱也而曲直綴兆表行列也非是率一道
快則曰不足以為師師長也即君之別稱也而曲直綴兆表行列也非是率一道
惡相象惡感則和也氣應之和也善倡則善和導志樂心
皆五俯仰周旋指舞象風雨當從禮荀荀始象四時樂行而志
文志禮作樂得其道鄭氏曰道謂仁利之不可變和禮作
清倫非是樂得其道鄭氏曰道謂仁利之不可變和禮作
禮統同辨異鄭氏曰同和合也異尊卑也管猶包也孔氏
有窮本極變之德傷者情之賊著誠去偽則至其天而不

卷十一

泐以人偽免學免當作勉或曰免學猶不
禮之終也免學免當作勉或曰免學猶不
兼皆難解宜缺天道之軌祝拊擊擗擗
橋也說文釋大器松構祝也諱音說文諄諄也
其禮皆屬上句此六者上文所無也諱音說文諄諄也
解蔽斯觀疑引韓侍郎云斯或當為斟斟觀夏同姓國
喜載子唐鞅見呂氏春秋戴驥見韓子荀所云載子未
意言之以呂氏春秋戴驥見韓子荀所云載子未
考之皆無所據台當闕之子學亂術亂治也與十人孰欲得
恣有不字墨云猶猶言語默作之則將道者之虛則須
字行則字下有脫字將字行凡二字衍事道一字莫論而失
者之詳之註只舉舉廣廣字重上亦誤廣心容其擇也
位未詳之註只舉舉廣廣字重上亦誤廣心容其擇也
無禁必自見句此謂心任其擇而受之無有禁之者必
而情之至則不可以貳用行有誤字以贊稽之注以助
不貳註未當不可以貳用行有誤字以贊稽之注以助

字解之難通後又言一於道而以萬物可兼知也此言萬
兼知果能身盡其故而美矣然而類不可兩也物皆可
故知者擇一而一焉此則美矣然而類不可兩也物皆可
四語難解更思之危此則美矣然而類不可兩也物皆可
言處一之危以紛華之類滿其側也至養一之微則紛華
矣如前而不可分動道經曰此人心二語見虞書而似
非本之書也故後人多疑之然惟精惟一語亦見於馬
融忠經所引馬融固未見安國古文也疑前漢諸子流傳
者多必有全引此四語者故安國本得探用之而荀子所
云道經則別有所出亦非必即安國本也探用之而荀子所
後昔寶孟之蔽者與前亂家之入同孫評謂亂家即指諸
子疑為得之其謂實察孰非以分是謂之知多能非以
修蕩是宜改正則依文解義非也有不以是為隆正也
制而言

卷十一

亦行謂之能也當音耐知音智道行而志通道即後
文之道謂制也非之刑解疑今刻本誤意物也同意字
名之道非也說故滑鉞疑皆有脫誤註皆未芬爵爵
調等酒酸說故滑鉞疑皆有脫誤註皆未芬爵爵
驚暢之醇注引沙鳴爵非是香臭臭對香而徵知謂有所
言此惡臭之臭也下奇臭則統五臭言之徼知謂有所
徵驗而不知之註當簿其類以意言之徼知謂有所
獸統此物偏舉之則別曰鳥獸驗其所緣無以同異無字
辯勢惡用矣哉勢當道之工宰也工乃主字之窮籍籍字
註謂履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天之一謂有欲也制於所
踐非所受乎天言不可分以爲類受乎天而皆小家珍說珍
求類所也如此看即分明此皆性惡之旨
字類求之則當為珍
性惡人之情性而正之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即變化氣
質之說特荀子言之太過耳此孟子所云賊人以爲仁
美也其後塗之入可以爲禹則又與孟子同特欲自立一

然家語亦未詳楊注所引家語與今本又不同
哀公 舍此 按舍字又義不 五鑿為正 正與政同言五鑿
役也故曰 以為已憂 憂猶慮也非憂患之憂言選賢人善
心從而壞 以為已憂 士託其身此所常思慮者而彼不知
也 有數蓋焉 蓋字
堯問 貌執 執猶待也註未 越踰好士 句絕註以越踰為
一日也前後不應兩解大意謂貧賤之士而後我過禮待之
是越踰好士也無越踰不見士謂無自嫌其越踰而不見
也

卷十一

五

讀書記疑卷之十一終

讀書記疑卷之十二

寶應王懋竑中甫著

後漢書存校

補志序

鳴條

案文二元卓

劉伯始

胡應譙

應劭

司馬彪

字誤

沈松

謝沈

袁煙滅焉

案文焉

字衍文

令行禁止

光武帝紀

出自景帝

案文當更出

鋒

案文當為

蜂

王尋

案文當更出

五威將軍

案文當更出

五威將軍

案文當更出

五威將軍

案文當更出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案文四

字難解

人以諸死葬於樊灌聚清河孝王欲作廟堂恐有自同恭
懷后之嫌遂不敢言焉得有敬園之號乎至安帝時方追
尊曰敬隱后注豈以敬
字附會之而忘其誤也

鄧后 下意 案注出氣借之儀者 疑有誤
案注出氣借之儀者 疑有誤

梁后 坤之比 案注九五象非也
案注九五象非也

皇女義王 武陽 案注武陽而後來并舞字失之
案注武陽而後來并舞字失之

律歷 皆三而一 案注陽生陰三分損一是倍之也陰生陽
案注陽生陰三分損一是倍之也陰生陽

以時 案注時當候日如其歷 案注補始用三統歷 案注初元
案注時當候日如其歷 案注補始用三統歷 案注初元

初歷 非三統歷也 日食 案注有月食 案注初元
案注有月食 案注初元

劉洪 已駁其失矣 必無朔必在其月也 光斗二十
必無朔必在其月也 光斗二十

則一月 再朔後月無朔是朔必在其月也 光斗二十
再朔後月無朔是朔必在其月也 光斗二十

六度 三百八十五分 案注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斗一
案注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斗一

十一度 案注文當作日朔 案注十得晦 案注有臣校案達
案注文當作日朔 案注十得晦 案注有臣校案達

論 案注枝按達論則非達言也 臣永平不審 案注此數其
枝按達論則非達言也 臣永平不審 案注此數其

卷十二 四

執案 文執取言 案注信言當 正眾疑秘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
案注信言當 正眾疑秘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

疑有 脫誤 案注術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注術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亦字 疑誤 案注當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注當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欺語 之愆 案注四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注四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注 下疑 案注有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注有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有脫 誤 案注不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注不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乃各 調賦 案注賦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注賦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字上 書謝 案注恩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注恩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難者 有案 此句 請太 師舊 注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禮儀 與君 臣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陵始 於明 帝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謝承 四姓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文 昔上 當有 日字 以據 元章 昭說 藉田 得之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案注疑有誤 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

卷十二 五

案文 功字 疑誤 案注上云宜日大武之舞此又云不宜
案注上云宜日大武之舞此又云不宜

以名 武德 疑不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進武 德之 舞如 故疑 有外 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祭於 世祖 廟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變之 大矣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精恭 懷皇 后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 離陽 兩廟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祖廟 四時 皆祭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及近 帝皆 祭食 於太 廟則 在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而一 高廟 三主 親毀 之後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於故 高廟 不復 如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主祀 於高 廟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於陵 世祖 遺詔 毋起 寢廟 後世 遵之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云顯 宗但 為陵 寢之 號則 園寢 之明 文可 據者 也而 東觀 漢記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案注疑有誤

記載章帝與東平王書曰今道遺詔嚴具案文嚴當作裴
不起寢而為廟中之寢無疑矣案東漢禮莊俱
改爲嚴遂並裝字亦改焉志蓋承用舊史案東漢禮莊俱
草畧宗廟尤不合古志之所載殘缺更甚難以追考補註
稍詳而訛舛多無從訂正今畧大司農節注二社二社
注所疑亦未能一一盡出也
作社又立郡縣置社稷注案長統以爲社祭土神句龍乃配
文宗當作綜難曰案文此難多有未自上皇以來節注
詳文劉注有缺誤

天文 地皇四年 敗振案文振 建武十二年 常關
案文常下 元和五年 朱徵案徵傳 元興四年注以占
當有山字 五年乙未 丙上案文二字 永建二年 質星
明字誤 案文質星爲誅戮乃解上占 永和三年 坐文書
爲誅戮 案上文無質之變疑脫誤 光初元年 天苑案苑
案書當 熹平二年 劉羣案羣紀 光初元年 天苑案苑
苑

卷十二 六

五行 說云節注日跌案 建甯元年 五官吏案吏當
延熹五年 所居案毛本所居下注云本陽嘉元年注和
案文 中平元年 注有訛誤 五行三五行傳注東觀書
和字誤 案文 林亦多缺誤 延熹八年 水清案文水上 永康元
氏林此疏亦多缺誤 五行 五行傳 案前脫後皆引鄭注此獨
年 勃海案勃海 五行 五行傳 案前脫後皆引鄭注此獨
皆無注蓋後人 永元五年 除難案文難 建康元年 都
失之非本無也 永元元年 猶地案文猶地 永初元年
郡當案部字誤 永元元年 猶地案文猶地 永初元年
精耳案文耳字誤 靈帝時節注女爲案文 建安四年節
注爾許人當作明 延光四年節注義難解當有脫誤 光初
元年 奮訊案文訊 延光四年注遠下當有脫誤 案文其
審擇其人當作訊 案文死生當作死士 建武七年畢爲邊兵
注案乙丑以

郡國 凡前志節注俱當改從其作世紀或作世記 苑陵
案苑當 成畢案畢當 穎陰注字疑有 案文是山陽 案陽
有湯奄國案奄上當 孔子所居注顧毛蕃注日台山毛
昔陽亭注沾毛有 黃池亭注然即 案文 溼水出案溼前
樂安國注案西平昌 高苑案苑當 北海國注案有 拒案
志拒當 不期注案期 印前志 案立字疑 案立非 案
故治案治當 石陽案石陽 印前志 案立字疑 案立非 案
前志 案治當 石陽案石陽 印前志 案立字疑 案立非 案
當 宛温案温前志 進乘案乘前
百官 漢之初興節注二代 案文以漢字誤 惟班固節注
案文久是二字疑誤 案稱本注日以別 昭注也然與正
文連寫多不分別後刻本之誤當正之 胡廣注始不
漢異 案文當作不置長史與漢官異 太尉注構思雜稱

卷十二 七

曉輔二司徒節注申屠須 案司空注不得補 案屬長
史案屬字衍文前兩 掾屬注案禁司當屬稟假掾史既主
疑兩 太史令注十當作 案文 太子樂令 案予當 諫議大夫
案前志太初元年更名中大 右屬衛尉本注案文當作省
夫爲光祿大夫此缺九字 大鴻臚本注案文匡 大行令注案文當
衛士一人承 大鴻臚本注案文匡 大行令注案文當
屬大司農注案前表 治書侍御史注案治書侍御史注
金吾注案三疑 丞注案五百 成帝更爲牧節注案任賞
淫王國之相本注案典兵禁上當 公主所食湯沐日國案
當作包前書列侯所食日邑 鄉置有秩三老游徼前書
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日邑 鄉置有秩三老游徼前書
有秩大夫游徼下止解三老當夫游 亭有亭長注案治兵
微而不及有秩疑有秩非官名也 亭有亭長注案治兵
棧船文邊縣有障塞尉注厚毛作治 案 中尉注案減當
多難解

輿服 車服以庸注又一當案文刺史案文刺史二字誤

賤吏 案俱作更本毛乘輿落案文乘輿注案文凡封以

劉元 人庶案文綠林案國志注新市侯雲杜王常

兵雲杜俱江夏新宋佻案宋當致理案文治

劉盆子 何請案本何南雍崇同郡人逢安案劉注有亂案

看殺吏人案文得二十當案文後遣人案人當

王昌 人間案文人人間案文

張步 吏人案文人理兵案文治王閔案王閔入漢

隗囂 邑東案邑東成紀漢復元年案囂與高陽隔遠不

復元 吏人案文人

公孫述 西擊案通鑑注臨邛在成都馮異傳馮異傳馮異傳

而虜之也通鑑作擊破文義為明馮異傳馮異傳馮異傳

為威虜將軍此脫威字異傳亦言擊破馮異傳馮異傳馮異傳

於上當更煇水案毛被刺案文被刺上懂馬案毛作墮南

有岑字 煇水案毛被刺案文被刺上懂馬案毛作墮南

人諱改之與世作代同也

齊武王縯 引精兵十萬注案鄒下泚水案泚當興其歲

案文興字當

成武孝侯順 吏人案文

李通 欲劫前隊大夫注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案南

前隊太守為大夫前隊大夫即子壽嗣注案曰

南陽太守也無南陽太守之號

來歙 祖姑案文祖姑上脫理國案文

鄧禹 理兵案文吏人案文成丹案更始傳成丹已為更

疑和帝時為侍中節注案文其次下士四字有

鄧訓 吏人案文貧人案文吏人案文人士荒饑士疑作

人民以上有人字 絲麻案文總災故案文

故以民為士也

寇恂 吏人案文民急况發兵案文急况兵尚書升斗案文

可知也案文知吏人案文萬人案文人案文

馮異 無萑案通鑑熱火案文熱安人案文人降璽書

降字上當王歆據下邳注案致當駱蓋延案蓋程焉案

有帝字

岑彭 鎮淮陽注案東觀記遂返案文返時田戎擁眾夷

陵注容誤一作戎疑必案文必字谷少案文谷樓船案樓船

有船彭奇案文彭奇為人案文

賈復 劉嘉案文嘉字下梃胡案郡國志省郁秩徒人

徒一木

吳漢 劉慶案此別一劉吏人案文

陳俊 得撫案文

臧宮 游徼注案文巡吏人案文人疫困之力案文四字

疫作疲四郡案武帝置河西四郡昭帝又置金城故云五

之書云云五郡而武帝置金城於漢武則非河西故地矣其

後言不知何據後安帝徙金城於襄武則非河西故地矣其

不數金城也 息人案文與母案文與母上

耿弁 自鉅鹿徙焉注高資案安止先生注恬淨案

復胡案文復胡赤眉案紀傳光武此時未嘗至浚靡而還

注案復胡赤眉案紀傳光武此時未嘗至浚靡而還

形何足一本本作足何大槍案新宗室劉茂大槍槍一

耿秉 其廷案廷當吉平丞相司直韋况晃畢案魏志平

直韋晃晃况畢

字此范史誤

夔 廷於案廷當何奴案文二

字疑行

字疑行

字疑行

卷十二 八

卷十二 九

蒸 數千人 案文千當作十前云屯各置數百數千一本

鈞期 樂陽臺 案注當云臺城縣也積疑誤字 案劉注字赤

眉於射犬 案赤眉二字衍

祭遵 吏人 案人當

形 吏人 案人當

任光 狼貝 案貝本作貝 力子都 案通鑑考異云范書作

而缺劉注 案拜會東萊郡太守注 案注復誤

邳彤 邯鄲城 城主 案考異城俱當作成邯鄲成謂邯

也重平 案重平績志不載封疑在前平臺續志作臺

耿純 弟騰 案文當更

景丹 吾聊應言然 案光武紀云吾聊應言我亦發之此

卷十二

十

寶融 為吏人 案文人兵當作民人 案文人生人 案文人而大將

軍 案文大字衍 殺金城太守 案庫鈞為金城太守此太

平 案又云其郡則庫鈞 酒泉太守辛彤 案辛彤先為敦煌

敦煌太守 案不見其詳 泚陽公主 案泚當

寶憲 理兵 案文治 安人 案文人 吏人 案文人

馬援 伏波將軍 案承當作丞 餘人 案乙 松宿懷不

平 案不謂因接書得 兄子 案文兄子上 孔父 案文孔父

家客 案文客字

馬廖 詔封 案文詔

卓茂 視人如子 案文人情為人及六人七人字餘皆當作民

以律治汝 案文治汝下 理事 案文理事 不仕王莽時並名重

當時 案文兩時字疑當時本

魯恭 領公 案領當 趙熹 案熹當 為理 案文理訟人

疑作縣人 案無理 吏人 案文人當 為人除患 案文人人當作民

萬人 案人當作民 農人 案文人 人饑 案文人 者舊大姓 案

大姓 案字疑誤通

魯丕 吏人重之 案人當作民

劉寬 吏人 案文人

伏湛 吏人信向 案文人自行束脩 案自行束脩即卓茂

非 吏人畏愛 案文人

伏隆 又吏人 案文人

侯霸 政理 案文治 臨淮吏人 案文人

蔡茂 理惡 案文治 重興 案文重 乃後人刊改 案文吏人指作民

卷十二

七

牟融 理狀 案文治 每輒 案每輒重文

韋彪 更化 案文則化 當作治 案文治 彪門理損 案理損

宣秉 帷帳 案一本作

張湛 駱馬 案駱當

王良 不期體以合義 案文過與人同功與人同

郭丹 終不出關 案文注 承宮 陳政 案文陳政下

趙典 辟忠臣 案文忠字誤或當

桓譚 理合事務 案文如字餘皆當作治 惟末義

馮衍 人庶多資 案文下生人同 利心 案文利 二十餘年 案

以更始二年 案文從鮑永為立漢將軍至建武二年與永俱降

不及三年 案文此云二十餘年誤也後又云歷位食祿二十餘

年蓋總數之非專指更不眠 案文眠字誤當作眠 申叔注

案者二主註案二主謂謂字
宇衍二主註案二主謂謂字
時人稱其孝注案文見出之

申屠剛 賢保案文賢思化
合作治

鮑永 吏人瘼傷案文人

昱 理國案文理當作子德
案德前作得吏人愛悅人當

鄧輝 理韓詩案文理殘人
當作民西部一本不嚴而

理案文理萬人為憂案文人
放逐孝子註案孝子當

壽 觸死案一說

蘇竟 求助天也案文助天
二字當乙

郎顛 正機案毛本亦安上
理人案理人當繕理西苑案理

治人倫案文理值困乏凡九
二毛本亦作乏一本在二

字除肉刑注案文理指其咎
由此作如此一本耽樂道術
作道

樂讓止案毛本

卷十二

三

襄楷 不合明德案德一本
係嗣作繼一本問狀問一本
宦官

杜詩 趨擊案文趨趨為農
器注案毛

廉范 縱訪之案毛

蘇章 糾問案毛

羊續 獻其生魚案文其

賈琮 自活案文白活上

陸康 哀公增賦注案以本
營無用作營一本

樊宏 營理產業案文理債
家債一本辟伯升作譬取諸

理化案文理條外戚作條一
作條毛俱雜理其獄案文理
當

能贈贈案毛一本

進 建化之理案文理貧人
案文貧人流人

陰識 新野人也案文術

興 後以興案文後中郎將
案文郎將下

朱浮 以為從事注案梁當
臨人案文人當作多歷年世

案文世當作代從圍城案從
與焦心毛作生人案文人當

同悉理案文理望化案文治

馮魴 族姓案族姓即蒙恩
得全死無以為報一作蒙恩

為報恩則下皆賊城中案文
賊清淨案文淨

虞延 輒休案輒輟園林在
焉注案載之甚矣其無識也

鄭宏 尚書令一本無東治
注案前地理志續郡國志會

東侯息省案文息字疑衍人
食案文人食飢病篤案宏病

乃生平大節所在

史削不載何也

卷十二

三

一作劫畧吏人案文人當作
民後吏人同

竦 累資案資與

商 瞻望車騎注宜毛本同

冀 緇衽案一本吏人齋案人
當生兔毛本誅冀功者案文

衍 自終者乎案文者

張奮 人用飢匱案文人化定
制禮案文治

曹褒 持慶案文持歌詩曲操
一本無禮士案文士字疑

理人案文理世同化定制禮
案文治道邊案文邊一本

鄭元 加其高案文嘉

鄭興 柔尅案文尅

眾 局促案南木

范升 吏人陷案文人

陳元	人間 <small>案文人</small> 聽者 <small>案文聽</small>
賈逵	理民 <small>案理當</small> 王國 <small>案宣</small> 郎注 <small>案宣</small> 流人 <small>案文人</small>
張楷	順帝 <small>特一作</small>
桓榮	無愁 <small>一作</small>
鸞	盈餘 <small>注案精</small>
丁鴻	賦斂 <small>案文人</small>
法雄	吏人 <small>案文人</small> 理狀 <small>案文</small> 消息 <small>毛亦逸人</small>
滕撫	吏人 <small>案文人</small>
馮緄	官人 <small>案文人</small> 案理 <small>案文</small> 牧人 <small>案文</small> 職 <small>案文</small> 理尚書
度尚	為宦者 <small>同郡侯覽</small> 視田 <small>案度尚</small> 在黨人 <small>中列於八</small>
漢書	吏人 <small>案文人</small> 下人 <small>案文人</small>
楊璇	理能 <small>案理</small> 吏人 <small>案文</small>
薛包	少時 <small>案理</small> 所理 <small>案文</small>
劉平	皆理 <small>案文</small> 烹平 <small>案文</small>
王望	固病 <small>案文</small> 德頌 <small>案文</small> 盛字 <small>案文</small>
趙孝	亭長 <small>案文</small> 俗吏 <small>案文</small> 知高 <small>案文</small> 名 <small>案文</small> 以其 <small>案文</small> 為田 <small>案文</small> 禾 <small>案文</small> 將軍 <small>案文</small>
名亦	言不自 <small>案文</small> 稱 <small>案文</small> 田 <small>案文</small> 禾 <small>案文</small>
將軍	子非 <small>案文</small> 不 <small>案文</small> 稱 <small>案文</small> 名 <small>案文</small> 也 <small>案文</small>
清于	恭 <small>案文</small> 教誨 <small>案文</small> 論 <small>案文</small>
劉般	侵尅 <small>案文</small> 作 <small>案文</small> 刻 <small>案文</small>
愷	說其 <small>案文</small> 經書 <small>案文</small>
班彪	廣平 <small>案文</small> 太守 <small>案文</small> 注 <small>案文</small> 案名 <small>案文</small> 當 <small>案文</small> 踵繼 <small>案文</small> 其書 <small>案文</small> 注 <small>案文</small> 據陽 <small>案文</small> 城 <small>案文</small> 衛 <small>案文</small> 三 <small>案文</small> 字 <small>案文</small>
皆誤	作揚 <small>案文</small> 殺史 <small>案文</small> 見極 <small>案文</small> 疑有 <small>案文</small> 誤 <small>案文</small> 儒學 <small>案文</small> 儒亦 <small>案文</small> 以下 <small>案文</small> 當屬 <small>案文</small> 下 <small>案文</small> 字 <small>案文</small>
亦非	也 <small>案文</small> 殺史 <small>案文</small> 見極 <small>案文</small> 疑有 <small>案文</small> 誤 <small>案文</small> 儒學 <small>案文</small> 儒亦 <small>案文</small> 以下 <small>案文</small> 當屬 <small>案文</small> 下 <small>案文</small> 字 <small>案文</small>
固	俊彥也 <small>案文</small> 注 <small>案文</small> 矣然 <small>案文</small> 於他 <small>案文</small> 文 <small>案文</small> 又 <small>案文</small> 不 <small>案文</small> 盡 <small>案文</small> 然 <small>案文</small> 徒以 <small>案文</small> 家貧 <small>案文</small> 作 <small>案文</small> 徒 <small>案文</small> 毛 <small>案文</small> 校 <small>案文</small>

卷十二 古

書部	注案圖中乃成乃一泰華 <small>選作</small> 太案泰華 <small>選作</small> 泰紫 <small>選作</small> 皆仰
寤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秦嶺 <small>選作</small> 窮奢 <small>選作</small> 黻冕 <small>選作</small> 七相 <small>選作</small> 五公 <small>選作</small> 注案注
從	選注 <small>案文</small> 當觀萬國 <small>選作</small> 於是有 <small>案文</small> 存焉 <small>案文</small> 注案注 <small>案文</small> 此又 <small>案文</small> 後
人	誤也 <small>案文</small> 提封 <small>案文</small> 提案 <small>案文</small> 當提 <small>案文</small> 荷雷 <small>案文</small> 敷蔡 <small>案文</small> 注案注 <small>案文</small> 此又 <small>案文</small> 後
從	封與 <small>案文</small> 顏泰紫 <small>案文</small> 左城 <small>案文</small> 啟扉 <small>案文</small> 注案注 <small>案文</small> 此又 <small>案文</small> 後
星	宿業 <small>案文</small> 峨崔 <small>案文</small> 流耀 <small>案文</small> 卸切 <small>案文</small> 精耀 <small>案文</small> 百僚 <small>案文</small> 列星
洽	於黎 <small>案文</small> 庶注 <small>案文</small> 高祖 <small>案文</small> 太宗 <small>案文</small> 此云 <small>案文</small> 攸司 <small>案文</small> 攸選 <small>案文</small> 脩涂 <small>案文</small> 除注
除	樓也 <small>案文</small> 絕長 <small>案文</small> 樂選 <small>案文</small> 陵登 <small>案文</small> 混建 <small>案文</small> 章提 <small>案文</small> 楓棧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金雀
爵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枋詣 <small>案文</small> 選下 <small>案文</small> 輕信 <small>案文</small> 崔萃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埃瑤 <small>案文</small> 大武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之	洋洋 <small>案文</small> 之選 <small>案文</small> 攬滄 <small>案文</small> 海選 <small>案文</small> 崔萃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埃瑤 <small>案文</small> 大武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戎	夸選 <small>案文</small> 乙耀 <small>案文</small> 武選 <small>案文</small> 靈下 <small>案文</small> 講事 <small>案文</small> 武字 <small>案文</small> 理其 <small>案文</small> 修發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勃	怒毛 <small>案文</small> 作 <small>案文</small> 矢無 <small>案文</small> 無選 <small>案文</small> 不 <small>案文</small> 拔 <small>案文</small> 猛 <small>案文</small> 挑 <small>案文</small> 心犀 <small>案文</small> 頓選 <small>案文</small> 曳豪 <small>案文</small> 頓象 <small>案文</small> 迴壑
洞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鎮厭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舉燧 <small>案文</small> 命爵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被堤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燭耀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鶴	選上 <small>案文</small> 有鳥 <small>案文</small> 雲集 <small>案文</small> 霧散 <small>案文</small> 注案注 <small>案文</small> 有後 <small>案文</small> 字 <small>案文</small> 駭路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白閑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鴻	幢選 <small>案文</small> 遂風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秦領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歡謠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商修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什分
十	選云 <small>案文</small> 為乎 <small>案文</small> 注案注 <small>案文</small> 此指 <small>案文</small> 昭襄 <small>案文</small> 注案注 <small>案文</small> 莊襄 <small>案文</small> 開原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數葦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而	言選 <small>案文</small> 無順 <small>案文</small> 人選 <small>案文</small> 泰而 <small>案文</small> 安之 <small>案文</small> 後人 <small>案文</small> 所改 <small>案文</small> 亦以 <small>案文</small> 已也 <small>案文</small> 注案注 <small>案文</small> 此又 <small>案文</small> 後
或	選二 <small>案文</small> 字 <small>案文</small> 當乙 <small>案文</small> 耀後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武之 <small>案文</small> 理選 <small>案文</small> 泰清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或志
或	選或 <small>案文</small> 紀也 <small>案文</small> 選無 <small>案文</small> 民號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上愬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降鑿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順民
聖	子選 <small>案文</small> 赫爾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理近 <small>案文</small> 古選 <small>案文</small> 慮義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伏犧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舟車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人	此亦 <small>案文</small> 後來 <small>案文</small> 妄改 <small>案文</small> 也 <small>案文</small> 既該 <small>案文</small> 有而 <small>案文</small> 字 <small>案文</small> 備矣 <small>案文</small> 注案注 <small>案文</small> 此又 <small>案文</small> 後
非	大路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窮覽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燭幽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翩翩 <small>案文</small> 魏魏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顯顯
翼	翼選 <small>案文</small> 顯顯 <small>案文</small> 順流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騎義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鄰誼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颯灑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輕車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泉	雷選 <small>案文</small> 掃電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吐爛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燎山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輕車 <small>案文</small> 選作 <small>案文</small> 游基

卷十二 古

由選作失禽選作鸞不選作極般選作未泄選作南趨選作
 禮樂選作百僚選作泰師選作凡泰選作皆作選作太不選作應此選作反作選作
 泰明選作是後選作曄煜選作太古選作泰選作伶佻選作親萬選作久沐選作
 又選作大素選作上務選作寂寞選作不營選作弗選作原滅選作
 廉正選作辟界選作徒習選作一本選作無選作懌選作喻子選作授選作
 身有選作而字選作明堂詩選作穆穆煌煌選作世祖光武選作注案選作
 當作選作拒威靈選作辟雍詩選作鴻化選作靈臺詩選作溱溱選作
 素庶卉選作白雉詩選作素鳥選作有嘉選作祥阜選作兮集皇選作都選作
 絮明選作潔太極選作之原選作釋者選作無選作可得選作無選作亞斯選作之世選作
 代選作卓蹤選作絕燦爛選作前聖選作臯夔選作無選作前選作伯方選作伯黃選作
 戚選作三五選作參選作虎離選作義士選作偉選作士華選作護有選作案文選作護選作
 然猶選作然選宗祀選作無選作日燭選作內浸選作侵選作雷選作之條選作鳳凰選作
 來儀選作無選作鳳羽選作族於選作以一選作孔猷選作天乎選作命也選作既成選作成選作
 威煬選作洪選作揚選作炎景選作景炎選作吏人選作案文選作人選作
 第五倫選作不敢選作以不選作聞選作案文選作以不選作臣愚選作不足選作探選作案文選作愚字選作
 臣之所選作至願選作一本選作至所選作案文選作吏人選作案文選作人選作帝即位選作一本選作
 種 罪至選作毛本選作
 鍾離意選作入言選作入一本選作政化選作一本選作見羈選作案文選作見選作人失農時選作
 案文選作人選作當作選作胡子選作毛亦選作作子選作案文選作罪重選作一選作作理職選作案文選作治良選作
 民下選作患人選作同選作作選作文子選作當作選作十選作罪重選作一選作作理職選作案文選作治良選作
 人案文選作人選作當作選作宋均選作案文選作宋均選作胡注選作列選作拒阮選作一本選作抗禁選作人案文選作當選作
 宋均選作案文選作宋均選作胡注選作列選作拒阮選作一本選作抗禁選作人案文選作當選作
 意 永元選作一本選作作選作宋均選作案文選作宋均選作胡注選作列選作拒阮選作一本選作抗禁選作人案文選作當選作
 寒朗選作護澤選作通鑑選作大過選作過一本選作吏人選作案文選作人選作

卷十二

去

東海恭王強 孤弱毛本同一選作毀背背一
 沛獻王輔 法禮案文二立案文二十年案文二一本選作
 楚王英 三十四案文疑案文千奴婢案文工技案文注案案文劉注案文則本案文文乃案文
 以注刊改案文而並案文注亦案文吏人案文當作案文人案文
 易之故案文幾不可案文解案文吏人案文當作案文人案文
 東平憲王倉 化平案文當作案文治吏人案文案文案文人案文當案文後同案文驚過案文一本案文驃案文
 騎時案文在驃騎案文上案文
 任城孝王尙 河間孝王子恭案文為參戶亭侯博案文案文案文子恭案文
 開子參戶亭侯博案文河間貞王遜案文案文案文河間貞案文王名建案文
 阜陵質王延 吏人案文通案文當作案文人案文
 廣陵思王荆 屬吏人案文當作案文人案文
 中山簡王焉 吏人案文當作案文人案文
 琅邪孝王京 吏人案文當作案文人案文
 朱暉 吏人案文當作案文人案文數年坐法免注案文原注案文當是案文長史案文
 之 召南陽案文一本案文
 穆 張子儒案文案文案文世安案文世不案文當獨案文稱字案文乃章案文懷所案文改也案文蓋正案文
 字 穆又著案文一本案文無案文官人案文案文案文人案文當案文作案文人案文庶案文當案文作案文人案文大學案文
 書生案文字衍案文案文案文架路案文一本案文交照案文案文案文照案文
 何做 為文案文當作案文治孤憤案文當作案文憤案文吏人案文當案文作案文人案文
 張禹 吏人案文當作案文人案文難於案文濟涉案文注案案文鄺道案文元注案文皆作案文
 徐防 三代常道案文案文案文劉說案文則刊案文本案文作案文三世案文去道案文字未案文詳案文
 案文案文度案文
 張敏 理能案文當作案文治案文
 胡廣 致理案文當作案文治剝異案文案文案文通鑑案文注案文
 袁安 吏人案文當作案文人案文理劇案文當作案文治吏人案文案文案文人案文當案文作案文欲安案文

卷十二

七

南案文欲字下疑有理國當文治封及子孫注全字元本

張輔萬人案文吏人案文人

郭鎮弟于儋案儋必

陳寵萬人案人當怨之案文冤

班超向化文則向化為順案孝理當文治

勇拘屯案文拘一本作拘案執歸案文執歸上首虜案文首虜

梁懂吏人案文吏人當陽關案文關字

翟醜致化案文化趙案案意

應奉征拜案文征五禁之所忌注案文喪婦

劭時化案三時字但案世治下僵屍道路注案注持全其

宗注案文隨字下

爰延則化案文化鄧萬案萬下當

徐珍可犯案文可犯

王符貴忠以泉案文泉浮侈兆人案文人於化

仲長統諷于舞雩南本毛本俱作

治為理案文治豪人案文人化世案文化

案又人至化案文化理天下案文治分人案文人當同

卷十二 六

至於化案文文化當治吏人案文人當弱人案文人法

誠理天下案文不理當致化案文治

陳敬王羨列侯注案安壽亭侯當是鈞弟合在六弟

彭城靖王恭吏人案文人鄉侯注案靖王名丁前云物

樂成靖王黨吏人案文人

龐參特因毛作還都案文都賢化案文治吏人案文人

崔駰至蹟案文所字下當有以字理字當治字篇內

寔所不理案文所字下當有以字理字當治字篇內

又審於為政為民案文人理亂案文治

周燮鬢鬢注案文為鬢

姜肱係嗣案文係

楊震三鱣注案文鱣魚長者不過三尺鱣當理以去穢

案文理百僚焦心案南本借恆賜若南本毛本惶怖刻本

在於官人注案此二語不當改在官人也

卷十二 九

賜不能自理案文治乞還女婿注案文屬少城南人田

刻本作將誰諮度案刻本作

章帝八王毀譜案刻本作位至大將軍案刻本作公卿皆正

義案文正義吏人敬之案文人中大夫趙王案趙王

張王种陳觀其理案文治惜費重人案文重人吏人咸

為祠祀案文人理兼天下案文治豈同折枝於長者案引

孟子與吏人多被傷害案文人當

今文異

知名注一領廣陵太

杜欒劉李劉謝為吏人定婚姻案文人剪理姦巫案文
治蒸民之意哉案文蒸民上吏人詣闕案文人觸龍鱗
當有無字威以法正並作正法未敢不投書敢南本延熹
刻本有德刻本國命所繼案文繼

虞信益臧徙其人案文人席卷刻本守城阜案文

成爲吏人患案文人堤防坊毛注託爲貧人儲案文

吏人同吾屬師乎案文師當非也大爲人患案文

人般富案文都東武陽案文義篤其言案文韓牧

牧毛案文士人之力案文紹見洪書案文念諸軍案文

君吏人何忍案文張衡案文佐國理民案文理民之式案文勤恤人隱案文

卷十二

三

人當歛肩案文孟子注無此文今蒲且南本滿刻恆陽若南本

人擾案文禮之政也案文謂之識書案文上疑理洪

水當案文元命包案文邊繩墨案文團圓案文乃信案文

酷裂案文怠皇案文喜傳說案文稀合案文乃信案文

民選案文曾煩案文毒案文或案文堯案文守義案文跟止

注案文既死案文團方案文珍蕭艾案文羈要

身案文披禮案文義案文雕琢案文益榮案文高岡案文

利飛道案文正案文飛案文同案文然案文肥案文異案文崇岳案文

道真案文正案文飛案文同案文然案文肥案文異案文崇岳案文

毛案文於稽山案文於案文平案文願案文願案文願案文

愉案文遊案文炎案文天案文所陶注案文本案文四案文里案文毛案文拓案文若華案文

中野案文注案文處案文毛案文作案文遠案文案案文相案文伴案文咄案文選案文作案文不案文斯案文喇案文王肆

侈案文王案文當案文指案文元案文后案文肆案文修案文蓋案文以案文五案文眉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反案文側案文負案文天

居案文愛案文惑案文昏案文於案文言案文天案文於案文以案文諄案文選案文作案文事案文刃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刺案文案案文文案文所

治案文屏案文室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含案文款案文睇案文之案文宅案文幽案文之案文德案文樹案文茂案文乎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德案文樹案文於案文己案文毓案文選案文作案文而案文

其案文屏案文室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含案文款案文睇案文之案文宅案文幽案文之案文德案文樹案文茂案文乎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德案文樹案文於案文己案文毓案文選案文作案文而案文

淵案文選案文作案文重案文陰案文瘖案文選案文作案文之案文宅案文幽案文之案文德案文樹案文茂案文乎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德案文樹案文於案文己案文毓案文選案文作案文而案文

浩案文選案文作案文百案文卉案文含案文藹案文選案文作案文乘案文據案文騰案文而案文飛案文揚案文而案文選案文作案文並案文迓案文選案文作案文

捷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委案文水案文衡案文選案文作案文乘案文據案文騰案文而案文飛案文揚案文而案文選案文作案文並案文迓案文選案文作案文

蒙案文選案文作案文理案文亂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律案文均案文選案文作案文盤案文逸案文選案文作案文素案文撫案文選案文作案文

撫案文靜案文志案文靖案文選案文作案文撥案文刺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嫺案文選案文作案文雁案文選案文作案文歐案文選案文作案文歷案文陵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共

焱案文倏案文眩案文眩案文注案文亦案文當案文作案文眩案文眩案文余案文佩案文選案文作案文歐案文選案文作案文歷案文陵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共

夙案文昔案文夙案文夜案文恭案文服案文也案文選案文作案文無案文勅案文也案文選案文作案文無案文消案文搖案文選案文作案文遠案文度案文選案文作案文飄

颯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各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回案文志案文選案文作案文元案文謀案文選案文作案文政案文理案文當案文作案文治

馬案文融案文普案文勞案文則案文日案文捷案文二案文字案文後案文人案文補案文入案文戢案文翮案文其案文涯案文注案文鵬案文南

介案文旅案文注案文也案文案案文文案文吾案文當案文濟案文河案文吾案文當案文後案文人案文補案文入案文戢案文翮案文其案文涯案文注案文鵬案文南

蔡案文邕案文理案文亂案文相案文承案文當案文治案文理案文人案文字案文衍案文其案文一案文滅案文家案文之案文誅案文注案文鵬案文南

自案文疑案文詩案文以案文上案文缺案文吏案文人案文延案文屬案文當案文治案文理案文人案文字案文衍案文其案文一案文滅案文家案文之案文誅案文注案文鵬案文南

亦案文當案文作案文詔案文書案文後案文同案文匡案文國案文理案文政案文治案文後案文理案文人案文同案文揚案文球案文作案文陽

致案文怨案文之案文狀案文注案文當案文作案文九

左案文雄案文知案文人案文當案文作案文政案文理案文當案文作案文治案文理案文已案文當案文作案文治

黃案文瓊案文於案文是案文會案文稽案文當案文有案文與案文字案文清案文徵案文當案文作案文治

荀案文淑案文類案文陰案文人案文也案文一案文也案文字案文明案文理案文當案文作案文治案文兄案文子案文昱案文選案文作案文通案文鑑案文從

紀案文人案文財案文民案文下案文遊案文人案文同案文非案文矜案文亦案文合案文有案文徒案文字

卷十二

三

韓韶 理劇案文治

陳寔 都亭刺史佐案刺字倫謂案文謂理劇案文治吏

李固 能理案文治賦征南作政案共理案文治繼望案

史結劉注是也思刑案文刑遇人案文人遂平案文遂兆

吳祐 吏人案文自繫案文繫

史弼 何理案文治吏人案文同弼竟弼南本

盧植 可滿三歲注案引書少不與融相見注撤毛本逸

皇甫規 大寇案文入數級案文疑當數百級案文平人案文人

張免 匪人案文人

段頰 吏人守案文張鐵張通鑑

陳蕃 萬人案文人理物案文有自案文疑誤

黨錮傳 構募南本范康案文王章案文後作璋一篇

李膺 威明案文天地閉南本同

夏馥 富植南本作殖案文

范滂 袁忠案文三十五人之數案文不在案文殷陶黃穆案文黃穆是亦

陳翔 奏事南本毛本皆作奏

孔昱 相係案文係

范康 案范當

檀敷 案文敷當作敷即數字也

卷十二

三

賈彪 案賈彪與郭林宗齊名而不與三十五人之數案文是

郭太 問太太曰案文宗以避諱不應此獨著太名也案文撓之

王柔 並以成名注案文郭長信以下皆字也案文東漢兩名者

符融 埋藏而已注案文且

許劭 少俊案文俊

何進 因迫案文困

鄭太 人庶案文人同攻理案文治誅殺卓南本作謀

孔融 父佃案文賓客勅外案文疑在勅外下案文山東毛作

意當作求案文鸞權案文權當案文南雖案文其未詳案文常滿案文桓

荀彧 兆人案文人紹與操書甚倨案文紹與操書不傳但

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案文但欲自欲案文為聖人案文為當

遠訓二案文二

皇甫嵩 以掃案文刊中有後人以意改者未必元本也案文又

朱雋 褚裒案文裒

董卓 屯蔡案文吏部尚書案文尚書六曹止稱尚書不

魏志無此稱乃范史之誤漂其棺木注案文標南本人庶案文當作民

飢人案文當作民理兵案文當作治發遺注案文汝不卻案南本人家案文

劉虞 楊終南本強大而案文而

公孫瓚 導人案文人柯會案文會

卷十二

三

孔僖 以十世案文以增輝南本

楊綸 下之案文下之字

景鸞 能理案文治

董鈞 祭祀注案文始

周澤 吏人案文人

文苑 杜篤 人難案文人賑人案文人能理案文治

內案文治首鎖鄒注南本無義與此不同句案此語不可

其意也蒸人案文人

黃香 賦人案文人

崔琦 尤然案文二字

張升 機弄在下注案單當上計案文計下

劉梁 劑其味注案文煎理文學當文治

卷十二 美

邊讓 理國案文治

禰衡 考武案文世宗卓礫選作警聞選作累伯選作必蓄選

獨行 李業 少有志操介特案六字不成固疾案文固

有稱 蓋不致案文蓋不致寇心案文寇

李善 理劇案文治繆彤 蠱蛆案文本

臧就 臧罪案文治參至案文參掠理案文治

趙苞 甘陸案文陸

方術 懷協案文協

任文公 吏人案文人

高獲 吏人案文人

李卻 皆伏南本皆異之案文異

樊英 北海郎宗注亦作頡斯人案文人

唐檀 史人案文人

上成公 壽光侯案後單言侯

逸民 巖中矣注案本旌南

逢萌 人也注案劉注難解

嚴光 嚴當 其光案文其為理案文治

矯慎 理國案文治

漢陰老父 理而立案文治萬人案文人

陳留老父 人之案文人

列女 太原王霸之妻 逸人案文人

曹世叔妻 昭女妹案文夫或

卷十二 毛

吳許升妻 理操案文治

酒泉龐涓母 理獄案文治

東夷 夷有九種注案文芬關其人案文人

夫餘國 隻身案文此說則范案文無識去陳案文不載而范

挹婁 善射發能入人目案文魏志善射射人皆入

高句驪 帛衣案文魏志為縣注案文郡零星案文零

句驪 案句驪即高句驪非案文吏人案文人

東沃沮 南沃沮案文魏志俗南案文北皆同

濊 四部案文郡

倭 温順案文本行來案文行

南蠻西南夷 瓠粟君之類案文燕穢甚矣案文俱宜案文芟削案文率吏人

板楯蠻夷 義人案文人頸割案文頸或

滇王 吏人案文人不韋注案劉注則置字本作出直二

舊仍 哀牢夷 軻蟲案注不解 卬都夷 長貴案紀傳皆

白馬氏 立人案文人 西羌蓬嫂案文蓬 眞良 吏人案文人

東號子 吏人案文人光並案文光下參戀案戀當

踵係案文係官人案文人 西域 傍南山北陂河西行注案文天下二字疑

大秦國 人庶案文人 封侯之志注案文西拒玉門案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拒當 南匈奴 當左賢王案文當字下斬將王案斬將王前後

讀書記疑卷之十三

寶應王懋誼予中甫著

南史存校

卷一 經客經字疑向處宋書向下有得之之當虎步虎

唐諱此後 然後議之議上宋諸葛長人人本虎口同上當

俱作獸後 搜獎援宋一統疑二字緝當作護命護當鎮石頭

城鎮當 涌中涌當玉璽豹尾宋作偽輦輦丙子丙子唐諱

史皆然此亦後人 太山太守太當是自彊也宋云是自張

所改後同不更出 宋上有城上 納生口疑納字郡守皆奔走

宋弓矢無所用之 宋上有城上 納生口疑納字郡守皆奔走

下當補創馳 舳艫百千里宋舟車分其兵當分丹陽

使徵帝五字 舳艫百千里宋舟車分其兵當分丹陽

尹尹當 大雷雷池皆降宋無此三字下當補處來作懷

乘輿南濟輿當憑端宋作所巨巨當未飾飾當淮揚揚當

采繁繁當左丞相大使奉迎宋左丞郎隨諸將下當有

豈伊疑二字一部部當位南海公案當封王子皇且

渠且宋作虎魄枕後人改神武門武宋作虎此後人改

虎牢同纂國計計當門開開當

卷二 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宋作為皇太后改授

司空改授是司空是下當早且蝗疑且字太武皇帝疑當

帝慕瓚容瓚陽侯鎮惡龍字王宏為太保宋書下當

字振恤振後同新除太保王宏監錄尚書事王宏中書閣

婆娑州宋無大且渠茂虔茂虔北史米穀百萬斛數宋

婆娑達宋同州與達必有一誤宋傳州字誤矣倭北史立元

素學素字袁皇后袁宋王球宋則州字誤矣凡張字多振此

蘇摩黎摩宋婆皇國宋皇西涼武昭王孫此句可不

屯夷宋作事適有連字日向見貧子士當為政整肅宋
 有以身率四桓循當修用循局度宋上有志學問為長
 上當有達之劉湛之等衍衣襖衣宋作衫等端美
 美宋庾仲文名炳之稱臣東都之日五字書侍御史去治
 諱未廣廣齊釐替作贊傅亮在亮之下先以語迪有迪字
 亮倍旨亮下常有還外方三叩扉是二當有於就謝晦有宿
 字身自服疑自字尊等作遵以桓元功桓上當有乃為安成
 乃下當饑彪字虎意有左右佐佑
 有以字當饑彪字虎意有左右佐佑
 卷十六 廂池通池騎射非常非常當作從橫善果斷宋
 意畧從橫果決劉兗州上刺史藩為副武帝僞許之親
 能斷當從宋書劉兗州上刺史藩為副武帝僞許之親
 親下親字肅當作肅民去無不接接當方軌下當有長於
 灞上奉迎至鎖惡六字劉因堡因宋捷方軌獸本昭朗宋
 有宏遵深字深本合義令應黃武字武本朱枚宋林彭摸模宋
 侯暉暉宋善於事有上當堅一堅當內薄內當棰宋作以
 槌之宋健下更武生武本洵州作回到門邪字身遂死
 於魏宋下有元矯歷宛貴二十八萬貴疑竺超下本有清
 州清當所當有能下當世音下當有自此便之四字明白之
 日疑有乃北勸魏齊書無此四荀誠荀當
 卷十七 劉壽萬壽混日下當有人之相知豈獸班獸本
 呈帝下當有商旅呼嗟呼當已東已當循父假作疑豫是
 彭城宋疑作裕宋作預皆非彭城政見鐘宋當作正往探
 之探宋從謝元謝元字衍從平京口定建鄴宋作平京城
 南郗恢恢當企生企宋藩及超石領二當有所宗之子執當
 史郗恢恢當企生企宋藩及超石領二當有所宗之子執當
 軌永昌王下脫庫仁真三字按北史永昌王中頭宋作亦

卷十三

八

其過也過當
 卷十八 性野拙澁澁字透水透當遷鎮南鄭當理材
 乙字悲耻疑二字眼額宋俱疑孝武幼有孝武當臥虎改
 晉原郡及及當悉應之下當有禽寶首送之之當貴陽貴當
 肝肺者多宋有甚劉希微劉宋到置局圖置當不復私復宋
 中從事以書中從事避治字總延總梁久行府事府上陳
 蕃外二字在外厚賜帛帛上當黃門郎下當有樂遊苑有
 儀適二字龍舉之例龍舉二名不名上當陽秋晉諱春故
 政嚴政嚴酷臧彪彪本字虎皆無不皆字洪儒宋作屯游
 賦屯字猛獸本字數斗宋升便使衍項項宋頂近都市
 近當破城上當有自薄宋作征北將軍宋項項宋頂近都市
 考武也祖義宣將從之此下有脫文案宋書其心腹劉謀
 欲仍政東城故義
 宜客顏樂之云云
 卷十九 晦持帝持上當謝現現疑耳衍及帝及字加都
 督宋書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領護南使執晦執當
 道慧慧宋北行行當萬幼宗往諮訪三有檀鎮廣陵宋檀
 道濟知權知宋不全宋作必及聞其來道濟既至西人離
 道濟知權知宋不全宋作必及聞其來道濟既至西人離
 時皆潰當從宋書補入無它分二字有處愧周超有謝字
 光順之下當有執自晦下衍文從叔現現當後同奔波波宋
 詐告疑宋作誦晦禁旅禁總字疑性促下當有帝甚感之
 宋下有當謂景仁是相監宋佐史史當作史宋云佐東
 太傅安孫一語宜補相監宋佐史史當作史宋云佐東
 畢出間兵至馳還估引軍軍當字元輝輝當去德德承承已
 史下脫十字當補入引軍軍當字元輝輝當去德德承承已
 珪去推字士子士當結遊門生宋下有義故凶功凶事居
 遇疑二字唯現混下同右將軍宋左二十餘人上當有宏季

卷十三

九

咸宋咸作盛疑當作季宏故義故當及反及當文攝相續
 宋咸又送故二字亦疑務在統領攝即時宣下綏民期會其
 功相連生八字務在統領攝即時宣下綏民期會其
 辦加賞作嘉瑞兒何為不及我從生雲那得生靈運案當
 從叔現混作刑制刑字靈運多愆禮度靈運下宋有應實
 相許四字幼有奇才宋作幼雍塔下當有開懷開當新喪
 下當有宗涉嶺涉當慧業丈人文恐非求洪作洪當因靈運
 英二字有之宋取者志徒嶺南徒當靈運復出齊上
 字疑有纂之作得者志徒嶺南徒當靈運復出齊上
 驚跌驚字上有一為中衍四字生當數杯作歐孔珪去稚
 綾績當凝滯作疑文慧慧當蕭藻去淵李安人字民藻
 卷二十年造造當小字子當此一字行逐甚逐當王
 慧惠當隆陔作被親人字民難源源本比于子初文帝
 世詳上當補詔付外朝修修當所止所希小閣宋咸吸吸
 吸四十五宋作三十重也重也進退二字疑或兼人兼
 儉儉儉作應天齊下有從人二字王晏天功三有叨獻觴遂
 不見報無此六字肅得父肅上當覽皆過之梁皆下服闕
 當作虛度作廣識意作藝東困疑字內臺圍內廣講廣字
 卷二十一簡舉簡典道士守士當取罪疑行僧衍弟僧
 達僧達宏少子此設僧亮乃僧達之從子僧衍宋書不載
 少向史當別有據僧衍既僧亮弟則此三字謬也當作宏
 子及大詔者亦進疑有誤周旋沙門周旋二字謬也當作宏
 藍宏期作宏苗乞食作允食當因比比勝延年延上當駟
 駟駟當孔珪去稚倚為奏疑獨嬰憲効齊下有若事實有
 之日無恨泉壤中丞相約相當沈運氣疑餘杭令餘姚不
 十六字當補中丞相約相當沈運氣疑餘杭令餘姚不
 儉儉錢唐唐作唐侯相參軍帶作唐令當從梁之猷

卷十三

十

之當僧遠遠當其意多行當其意率亮亮亮
 卷二十二並膏梁君二上此智局宋作識固諫諫當
 力力當白獸幡宋獸異救異當旨下作以無問無下當快
 快快快乃悅上當更周起起當眾便以眾上當有弱年
 咸盡其分作盡遷侍中當在咸盡其分下宋與新建齊與
 上當有大相付託宋上有欲六字徐湛之欲立湛之下當
 應字唯宜速斷宋書下有云不可稽緩願以義割恩畧小不
 二唯宜速斷宋書下有云不可稽緩願以義割恩畧小不
 易致宜廣此事重下當有殷勤思二字嫡母武康主僧緯
 東陽獻公主此泰初泰當長史兼侍中齊無此字移咎咎
 云武康疑有誤泰初泰當長史兼侍中齊無此字移咎咎
 賜賜拒賜陽詔作課白虎樽虎當臣所謂臣當鎮軍下
 有將軍虞祭明堂亦非齊書本傳不載二傳傳當十日
 一還下當有四十八作三十遂博涉行文殷芸殷鈞俄見
 見染作而下宋熙寺宋宋求歸求當承幼訓幼幼本字釋梁
 有土師二字宋熙寺宋宋求歸求當承幼訓幼幼本字釋梁
 承釋詩與長史兼侍中史字衍輔國子輔當彪子本字便
 南史異長史兼侍中史字衍輔國子輔當彪子本字便
 當回舟謝職齊之興矣七字掘筆掘當以示僧虔下當更
 二玉平南王當婿其父脫下尤善正脫下疑有子敬崇賢
 疑自以技能脫下有虎豹脫字徙業就元脫下有阿越不學處
 疑有王郎時耶脫此下有蕭子友並友下疑有脫掌吏部
 下當有郎十餘人字當程當示鈞草案下有所以相要
 句則此句當殷鈞梁作崔氏雕龍世擅二字左佐疑無左
 徒司徒佐
 卷二十三刺州州當代劉代當固辭下有軍長人本
 才意意當文及離異文及二字疑葭萌二字頭領二字民
 嫡媾疑無儀適疑咽理疑矜照由道疑燕省省當代謝超

卷十三

十一

宗下當更有崔惠景惠當乘舫梁名家下當有士林當
 有館無骸尊傍犬二語亮取容以免傾側二字頃伯頃當
 字下已異王異當得安安本治終宋作義熙宋作為般般當
 字下復上當有乃勢不勢當素禧玉宋作運齊作齊球徐尚書
 徐常討劉毅上當有公言宋謝現現當楊州楊當先詣
 作除討劉毅上當有公言宋謝現現當楊州楊當先詣
 謂當幾內幾當不同當用猶為身作稍宋關朝又當有不字
 成宰相成疑曲安侯江安冠冕而去去當阿答宋作曹武
 武本及道剛曹氏曹字弟仙弟上當嘗令宴席作於趨倚
 倚疑左吏扶並如故左當作佐史夫元年為右光祿夫量置佐
 史太建元年遷左光祿夫元年為右光祿夫量置佐
 軍故後云將軍光祿佐史如故南史前刪佐史將軍後著
 此語誤矣自將軍
 以下當為衍文

卷十三

三

卷二十四 本國二字疑依鎮之傳作唐縣唐道規上
 有劉宋協宋宜退疑字上問疑獄問下當發八勢宋無
 字婦宋協宗宜退疑字上問疑獄問下當發八勢宋無
 老婦宋協宗宜退疑字上問疑獄問下當發八勢宋無
 止疑當居平齊作江州刺史加都督江州使持節都督
 晉州刺史改云加都督又是一例高武問之當作至
 始興王師齊書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祿不以掌文記不以
 乙孔珪去雅棄官官道規劉上當有吳隱下當有一個有
 以相存為個當作介因介誤建安國左常侍齊下當有一個有
 稍至當行安西板晏當作板漸見親侍齊下當有一個有
 領記室選領軍司馬中軍從長史兼侍中齊下當有一個有
 事中郎常在上府參領機密長史兼侍中齊下當有一個有
 以接奉接當若三槐有徐上疑獸犯作獸當位見信當位益何
 昌寓當寓郎除郎當任在任當詔黃作黃當東治士治當王

欽欽當會同二字王淮之宋元魯宋元會蛇清長有聲下當
 卷二十五 猛炬宋作且兵亦不貴遲巧宋作應機務特
 我特乘人所駭人上當正循宋作正修循虎牢改虎字殿
 宋作槓香二字坦提攜坦字百易代疑乙如點二字既
 許之如初疑誤加此作以當元謀求救字嗣輔國將軍副
 異州異當大制制當內薄作肉隨軍遷改疑軍字使殺襲祖
 下當更有計中疑行相拍手疑術書送下缺榮為相句令
 夕令疑榮祖從父齊作榮上仙女上字射雌雄豪傑當
 俠兵張張當氣驥盛矣宋作氣納衣納當清貴進江
 淮屯江津開解作開謝肅作肅三十六作三齊
 卷二十六 母檀宋下有遵豔遵當元喜喜當衰當作至
 惡至當以得之得當待彪口字彪本數千人字承文宋承有

卷十三

三

舜之遺風句必具必當中字疑袁遠遠當薛深深本誅韞
 宋作足慰慰齊作固以微言固齊不天天當言無異色梁
 不異復為羣從復當稜當作氏室氏當冥心梁作洞檢洞
 於已復為羣從復當稜當作氏室氏當冥心梁作洞檢洞
 調斯戮斯唯恩梁作推電淹淹志同德志當幸因因
 其議疑不興與當如吾名品梁作練絕練當白早生當
 早今滙合當劉斯作斯非梁張太墨子悅作家本本陳獨
 處率素處上陳永嗣陳錢藏藏陳取為取陳瞻準二字
 服闕豈指改葬服耶未詳闕之委陳委避隱隱當
 卷二十七 彼起彼當出詣都乃字齊封板齊當深之深
 淵補治治當吳可作乾薑二千斤作十監吳上當有幼
 孫幼水連官事連左西曹字中從事史陳中上當有長史左
 下左字右長史蕭軌作軌當荷華華當幸物物當未嘗不稱未

一第1176 丹黃參日... 3 反三下

上當有事 眾事共決 上當有與與二英等 英當鑒人物
帝字 當事 眾事 共決 上當有與與二英等 英當鑒人物
鑒下當 管紀 紀當 後主 抑當 爲後 父厥 宋作 精才 宋力
有識 美字 杖氣 杖宋 仗與 載與 王曇 自當 合入 下當 更
見美 疑美 杖氣 杖宋 仗與 載與 王曇 自當 合入 下當 更
便拂 拭便 使當 伐拜 有下 當更 紹遣 紹當 之日 日當 夕大 日大 字
邵劭 當作 深違 違疑 作違

卷二十八 字仲原 原宋 於褚后 於當 掩之 之上 當孫 孫恣
先亮 文宣 宋作 漏恭 期滿 宋作 寂之子 暖授 因世 胃
因當 吳縣 主當 郡回 雖不 敏或 疑本 字淵 帳中 作帳 卿
作下 疑有 南兖 州上 當有 無使 使疑 相何 計爲 相疑 不得 言
得宋 遣詔 遺當 以不 與同 優榮 策下 同增 南康 作贈 瞻望
作贈 慎可 下缺 太邑 作太 猛獸 陳作 猛虎 後人 所改 不知
惟舊 惟字 訓義 陳作 載發 載當 作再

卷十三 西

卷二十九 方梗 梗宋 載遷 載當 再便 足宋 作不 論二 字軌
爲父 爲當 時流 所推 有爲 字上 當神 宅神 補宋 尙書 吏部 侍郎
宋無 范義 宋作 義有 合關 有當 勝明 作朋 能荷 荷上 當榮
侍字 范義 宋作 義有 合關 有當 勝明 作朋 能荷 荷上 當榮
陽榮 當載 法與 載當 非復 二不 勝明 作朋 能荷 荷上 當榮
阿晚 過徵 人過 宋裁 仰仰 當今 名器 作合 選序 選宋 永昌
新昌 卷當 春當 卷當 春當 卷當 春當 卷當 春當 卷當 春當
天是 上當 者直 如此 者當 言何 當今 米甚 豐賤 今下 宋旅
絕而 而人 情更 安上 宋有 四何 云今 米甚 豐賤 今下 宋旅
信當 秋當 宋作 宏興 宗宋 作復 爾宋 有云 五十年 興宗 娣
作依 注追 贈上 疑當 後校 疑二 子順 順宋 作景 元按 順字
既武 冠作 脫相 聞開 作問 檢議 檢當 作僉

並合從原 宋作 曉既 縛送 則餘 人不 應復 傳亮 傳當 立學
宋作 立何 曇黃 回字 萬姓 宋作 致大 也大有 變字 孟觀 觀當
元學 宋作 是時 竺超 下當 有民 字告 靈告 宋作 待已 待當 父
時或 復當 從之 竺超 下當 有民 字告 靈告 宋作 待已 待當 父
追贈 疑父 武字 武本 山齊 齊當 素族 素梁 甲性 率到 此兼 用齊
行文 或在 雖不 入城 府上 梁好 狎上 有而 孝隱 士梁 作時
通德 而無 謝滌 梁作 點門 世信 佛此 五字 無著 疑行 或回
弟應 以下 謝滌 梁作 點門 世信 佛此 五字 無著 疑行 或回
回本 崔惠 景惠 當詳 加詳 梁並 出在 所日 費所 須出 在所
梁資 須出 在所 日太 官太 王果 武邱 梁作 學僧 僧梁
徒名 僧行 香爐 奩無 之衣 怡怡 當當 限內 未詳
先使 裴叔 業齊 作徐 何敗 何字 由祖 尙尙 缺奉 佛恣
梁上 有世 字

卷十三 圭

卷三十一 揚州中從事 宋作 揚州 治別 駕宋 作別 駕子
演齊 作王 元謨 有上 當更 待從 待當 達貨 達字 而得 中缺 官
職官 當深 見敬 異上 當有 高緒 過江 所未 有北 土可 求之
耳二 語疑 誤齊 作北 土中 覓張 何平 叔不 解易 中七 事語
脫誤 齊云 何有 叔所 不從 齊書 何平 叔不 解易 中七 事語
諸卦 中所有 時義 其一 也語 亦未 明上 以上 疑子 完完 齊克
愁霞 霞當 引軸 以齊 作一 也語 亦未 明上 以上 疑子 完完 齊克
文空 擬擬 齊作 罷上 方寸 不覺 至隔 江州 脫疑 有清 淨淨
靜環 當何 須王 反四 字顧 珣之 玩之 丙丁 部丙 梁後 人
改小 山遊 水遊 山唐 禹之 梁瑤 詣武 帝武 帝更 有梁 朝建
朝當 江安 縣子 齊子 爲四 張有 是字 君王 可畏 人句 疑王
倫倫 當爲 所推 爲下 當縣 秩陳 縣下 稜亦 清靜 稜上 脫種
卷三十二 桓元 徒下 脫變 亂寇 亂寺 門宋 作人 領宋 無
字諸 薄最 暑簿 同人 人當 宜須 諮有 北字 署府 署當 悉

禽下當有徒好讀元言讀字與敷同省與當數呼數當
 遇宋作異譬異當遺命遺當舒州刺史舒當贈僧寄上疑
 東昏得至宋作疑行太尉鎮軍武隆號鎮軍然前後俱云
 安北蓋仍丞相司馬竺超人承相二字衍文人本字進號
 其舊稱也宋上有既道士同郡郡當道士顧觀之宋作願與觀
 撫軍而二字既道士同郡郡當道士顧觀之宋作願與觀
 下觀卒同掌史掌當將為王元謀所殺齊無上將字所下
 下又有雖屢屢誤頓弱頓齊此地二字正當常字有孔珪
 去推為湖州行事為疑
 卷三十三 王汪之汪宋黃門侍郎宋無王元下當有無
 二主主宋優遊遊當正婦一至正當作室祭酒廣下去
 眉當政以疑虎帳岡宋後人誤改此許曜曜前作儘
 當作出詩賦疑出字照照多烈烈當生姪作甥本末同

卷十三 六

未當可不二字可有者可當祖彌彌當野人字民增置職
 僚四字撰成晉史成字勸免免疑仕官官當合如令當
 宗一宗當晦亦宋從宋人神獸門獸本字虎宋書普斷
 普宋轉中從事宋治中居州行事疑當作王蘊之宋無元
 宜宋宜言請有司請當入滑梁從之入事體人作大戊戌歲
 梁或理於或作埋陽陵陽宋加於宋以爲劫大功劫字數
 十年中衍文南平王下當有進倖當作幸盧陵王盧當
 有續字
 卷三十四 四句疑作顏彪彪當羸牛車車上宋二十人
 二宋後事事當而人大興人下當有交益深重疑使奸人
 意聘上有縱環縱當來子宋作禁楊楊當寶明二字即告
 告當務上當削爵土宋下不當刪又舉字上當

卷十三 七

有治長深深本卿可自板卿當參軍刑獄軍下當有專精
 精當諸道惠諸宋預職預宋預職預宋預職白衣白衣二字侍中侍中事無疑無疑必
 集必當嘗為廣州嘗疑治書人治書人所增呼之上當有淮陵
 作中從事史同故知上治字後人所增也不必改今追古
 有未上當齊庫齊當江智深淵之本善宋作言注怒怒宋
 峻峻當還東還上當刺史宗慤欲殺之宋慤慤宋慤虎頭虎頭
 方與下陳淡深淵淵本猛獸宋作蟲獸宋作虎頭虎頭
 請見原合淡深淵淵本猛獸宋作蟲獸宋作虎頭虎頭
 著作齊下有甚機辯衍文累伊何累上音韻清辯
 有背文訓吳苞梁梁不言當無始興相梁梁音韻清辯
 履及婢梁面錢百萬當當有文言及三字阮在當連情轉精當
 賢二乾出二繫當當有文言及三字阮在當連情轉精當
 元帝但衍清問問當唯聖主唯當知黔首下陳有萬今日
 宜富貴邪邪字陸綬陳作再之再疑
 卷三十五 宰物宰宋委杖杖宋主佑佑當聽者忘疲宋
 有叙致珣獸宋宋久矣矣當十日日當無戎戎當我日
 行文要府州僚佐宋上有哲至京三字案京下身並宋
 營一遊集宋有表解悅表上當有求都庾仲文仲文名炳
 炳南梁太守宋太守訴非理訴上右僕射何尚之何尚之
 更有尚高合史史當改作改當今賈充今疑少失少當居
 左局宋作局左優遊遊宋仲文仲文過字過字老王雅雅疑降降
 降錢錢舊庫庫武上顧碩顧碩顧頭顧頭謹出謹出謹板謹板琛琛
 字而獲免子尚撫軍司馬牧為撫軍中軍中軍參軍參軍接此接此二陽二陽
 亦可以為貞烈將軍以下當妻傷夫五歲刑宋上四歲傷
 不刪子不孝母母上當識謝及理四字低意宋降降四四百

許萬齊下有西陵成前檢稅無妨成事餘通做或禁
 遇別道人生理外仍當補或宜稅江行四下為公賈怨下
 有元蕊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獸而冠耳獸本應簡廉
 物土加以狼將羊十九字當補入獸而冠耳獸本應簡廉
 平竊於公下廉則不並惟正齊作蓋皆眾局作此奇巧所優
 巧所優又被簡符前後累千齊作久遠其事不存當從後年
 私殊燼殘誠宜改張齊下有公元蕊今吳郡徵兆有補
 琛二所在稱職下有始有下字
 卷三十六 劉蕃蕃文重帝重下當有嘗為作謂六門作
 六第三第當太常吳郡太常宋臣其以行字林枋宋無百
 偏上當有劉斌宋作劉出蕃當作藩南史多用給事給當僕
 之僕當後得後下當有累遷大司馬脫文字徽深字淵後
 起作宋入殺殺景求二字累遷大司馬脫文字徽深字淵後
 作起宋入殺殺景求二字累遷大司馬脫文字徽深字淵後

作守又下云啟也也當泄故井泄疑
 出閣恐有誤啟也也當泄故井泄疑
 王瑛陳作輕以輕當江智深字淵知常當使王僧朗使
 下當有子筠季筠所得秩秩上當子徽以黨子字僧遵道
 齊下有僧遵道裂之衣道無王師齊作人門人本字民
 人字 卷三十七 弘宏作年四十當從宋三十助修之修之二字
 復隨王証隨下當更犬羊諸山蠻宋作平諸虎牢人改
 當如家治上絕死回絕字孝武出次下缺五從巴出至三
 字典籤董自元引諸軍亦非當作引諸軍還無此四
 作庚徵之微當與身享行每將罷事字及下輒恨二四
 視諸沈疑士悉疑士字開清溪開當遣贈非疑行字追亦賀
 咸賀滅慶之死也之下當孔燥宋作虎檻人改後為
 作失夫當作頰圻頰當猛獸本作元徵徵當怒索刀槩更

卷十三

當有攸串噉作價從子夫夫史
 之二字串噉作價從子夫夫史
 卷三十八 宮至汝南宮當深愛其能宋下有元景時居
 補入服閣上既刪居父憂則此文罔罔宋作係進宋追堆
 據潼關作進義祖祖當日晏宋州州宋越宋當堆
 有幢主宗越南史刪去乃遷遷當比侵宋州州宋越宋當堆
 則此當增幢主二字乃遷遷當比侵宋州州宋越宋當堆
 信容賊容增幢主二字乃遷遷當比侵宋州州宋越宋當堆
 加侍中宋案下有尋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如故依南
 中正二侍中中正脫令字不受司空故事宋下有傳五字不當
 刪相公憶公字貴求之有及字起自將軍軍當在朝廷要
 要上當有動氣宋作元景憂人字衍當作權數千人宋
 字廷字當行氣宋作元景憂人字衍當作權數千人宋
 從宋茂宗宋非共叔仁珍有叔字武威將軍武本坐胡
 狀狀當興生字治司馬公疑茅土玉環字疑而瑞威

上有脫交既揮特窮揮字長兼侍中兼侍中長史大液大當
 而二字疑依例下當有劾免不人負不字當堪慈此
 廣州刺史加都督三字劾免不人負不字當堪慈此
 客疑方主當方字疑廉格為政下疑有別駕事下有從
 卷三十九 濟河宋無河大將宋作相將將場於叔寶下
 百等係以涕泣多係與繼同南史項復齊後柳勉柳當備父
 友係齊之急之齊幽山疑誤齊作銅鑿鑿當備人所盜
 鑄所字下常以為下當有滋值作殖左側齊作在側在尤
 能齊下有悅附領資領當盆當黃昏黃當孝幼梁幼太
 子中書舍人書字從兄梁溼入字溼字疑史中丞謂犬大梁
 編蒙編當三歲而孤三梁伯父梁作世壽安殿壽光王綱
 齊作張融以言辭辨捷之言此又頓挫有風氣案融不得
 王辨捷當從不瞻不字衍瞻安陸陸本名舟舟當知用
 梁書為正不瞻不字衍瞻安陸陸本名舟舟當知用

卷十三

卷五十一 子照 梁作 虛王 二字 瑀之 瑀當 無擁 擁當 徑

出人民 有入下 當連 帛疑 藻本 作淵 藻或 作遺 世子 作遺 及

遙及 當請 所乙 改超 超當 則窮 明本 作淵 明宜 武王 懿

疑皆 以淵 冠之 梁書 南史 皆以 避諱 以則 代則 當車 服牛

馬下 有雅 然疑 斗北 將軍 斗當 後奔 樂山 四字

卷五十二 崔惠 景惠 當遺 散百 餘人 有百 上梁 二暗 暗當

接之 之疑 當任 悅性 當江 陸陸 當陸

卷五十三 而續 續疑 依舊 於內 有居 上當 三誦 法議 梁法

身僕 射劉 孝綽 僕射 徐勉 事徐 勉劉 僕射 梁後

同家 不當 不俟 我侯 使當 主衣 絹帛 梁王 奕梁 作遺 王奕

等上 東三 郡梁 遺作 發非 是上 猶責 責當 動股 股疑 帝優

優當 都丁 丁當 問喪 者當 英華 集梁 章英 華任 往疑 行有

卷十三

曉勇 有字 靖室 靖當 又理 字季 英俱 梁書 又理 安樂 縣侯 梁

安侯 勿願 梁作 我境 疑探 石探 當託 託疑 託字 人乎 作乎 當世

子憑 以非 非當 作罪 梁世 子比 類作 比當 徒黨 并母 疑人 心

不可 守心 二不 禁梁 作勢 梁下 城飛 鵝鵝 當

卷五十四 不敢 言言 當部 將留 異下 當更 符碧 絲符 字

忠烈 武烈 當

卷五十五 性隱 隱上 當魏 乃班 師魏 下疑 應弦 應上 當

輒為 趙草 為上 梁景 帝景 宗碑 礎礎 礎當 此邑 邑此 字上 當

坤義 宗坤 當碑 疑誤 或其 十穎 胃十 當遣 使愴 愴使 下當 損抑

作梁 協同 梁下 有義 遂卒 遂當 河間 王深 深本 流清 澗清 流

乙字 能專 對梁 上二 有時 以爲 能對 梁下 有東 豫州 刺史 當

有德 男女 口萬 餘人 有萬 上梁 元顯 達顯 當顯 頰得 得仍 貞陽

侯明 梁作 蕭驚 絕驚 疑行 瑞豫 豫當 殷玟 將下 當更 荆史 梁

荆湘 人梁 梁作 梁人 克復 作充 勵已 保已 疎黔 其梁 下有 光

補蕭 藻梁 作蕭 悒悒 作悒 悒當 五母 之雞 下之 字疑 行道 事道 上

入當 鄧入 入當 艾子 登梁 作功 夫多 少作 夫當 與架 架當 太守

左衛 率守 當童 謹作 謹當 為幹 為下 當此 南梁 作殊 穎穎 疑

少喜 懼懼 疑出 蕃蕃 疑

卷五十六 容能 疑容 字伐 曹武 伐當 咨其 咨當 神獸 門獸

字雁 雁梁 作抄 後漢 晉書 抄三 十卷 梁作 抄後 漢晉 書四

十卷 晉抄 三十 卷當 不數 十日 日無 不字 帝執 四部 當

常君 讀此 為帝 若若 為君 是作 武帝 語矣 當改 以常 有喉 唇

唇當 作舌 後門 寒素 居選 三字 一介 者下 疑有 缺一 介遣 十

郡慰 勞梁 遺上 付度 事度 梁無 付字 毆疑 作雍 州入 入當 並

卷十三

捷還 齊捷 字疑 齊用 人之 本行 之字 東西 時當 當作 東西 相

文兩 塗塗 當陸 四姓 衣冠 詳未 進冠 豫州 州梁 宗夫 梁作 待從

待當 綫如 見馬 疑中 從事 史治 字無 關乏 事上 當有 流人 百

姓上 當有 招見 賞惜 見字 上當 從父 兄子 先梁 作列 肆雜

下當 有子 淡嗣 梁書 子淡 嗣若 友有 有字 宏怒 怒當 失紬

絡失 恐非 陶治 治當

卷五十七 第二 子仲 高宋 作許 子曼 字元 禪宋 作子 憲

吳平 後宋 有非 吏職 非字 下深 子深 本以 數十 人宋 作數

魯軌 軌當 昔魏 尚以 盈級 受罰 魏尚 云昔 因淵 以事 實見 賞

賞七 字此 亦宋 下有 前事 之師 宏自 率宏 當長 毗毗 本訓

納訓 疑少 子璞 嗣宋 書子 邵嗣 少子 彼行 事彼 字下 當其

實卿 也實 字下 當政 謂政 當正 招士 亦上 當有 在西 耶疑 當王

西之終之富吏部尚書范雲射范雲奏尚書八條事容
少孤貧約字當在於宗黨有字郡部傳三字容
貌不變容上當今上口作今當而梁武行字絕益絕字止其
半有脫疑此惠疑誌之作誌疑太武帝作太齊中作齊今
僕作令

卷五十八 王庸太中王庸當高人才世才命茄湖加湖
侵魏作侵胡景畧畧九胡汾水可以灌平陽梁下有絳水
補入方復求軍豈及馬腹八字彼亦徵眾吳益巴邱蜀
增耳三丈當不嘗騎馬作未兩武字武合肥既平有詔
諸軍進次東陵去陰雙光作雙又以放當行總兵會
魏襄城二十里十六字陰雙光作雙又以放當行總兵會
之師會率二才名作才知迫之作知王僧儒作儒冀州刺史徵
刺史襄州字深明作深乃後人改壯勇將軍武將軍費縣

卷十三

三

侯亭侯都徵衛尉徵字
卷五十九 謂徒虛語謂徒始矜察梁作復為復字
骨使梁下願以願以退則退則夫以夫以而巳而巳下官下官
素官官當治亭治亭始興始興有恩有恩無威無威而無而無思
簿復復字復南復南史刪史刪去前去前為主為主則復則復辟為辟為主簿主簿故此故此是用是用其字
疑有疑有使助使助具草具草下疑下疑當有當有用為用為中書中書令令待郎待郎當從當從梁書梁書筆
載筆載筆奉世奉世叔父叔父當奉當奉字上字上疑雕疑雕虎虎後人後人所改所改匠石匠石人梁人梁
乃上乃上無班無班當巧當巧歷歷皆上皆上有粵有粵謨謨越視越視示梁示梁人靈人靈人倫人倫
作均作均梁作梁作俱後俱後兩巧兩巧歷歷皆上皆上有粵有粵謨謨越視越視示梁示梁人靈人靈人倫人倫
非均非均梁作梁作俱後俱後兩巧兩巧歷歷皆上皆上有粵有粵謨謨越視越視示梁示梁人靈人靈人倫人倫
寒煥寒煥作溫作溫嚴苦嚴苦作若作若有弱有弱冠冠有字有字旄旄非生非生靈靈梁响梁响

鳳鳴哀梁作執執泉海泉海江漢江漢河非河非支梁支梁偏
僻僻便梁便梁包苴包苴包梁包梁迅若迅若若梁若梁陳末陳末梁未梁未所視所視絕絕
非昭非昭人昭人昭本字本字招英招英時特時特梁非梁非慧莊慧莊慧當慧當非動
輸輪輸輪當嶼當嶼非豈非豈雲梁雲梁準之準之無之無之文慧文慧慧當慧當外國
賈人賈人外上外上當就當就市價市價三有三有以回以回而梁而梁作二作二歲梁歲梁中表
薄薄當金當金元起元起作全作全東山東山經疑經疑作山作山措當措當

卷六十 鈞析行倉疑固欲固欲固乃遣車乃遣有願有願字深見禮
梁所梁所宗史宗史保身保身而已而已而巳而巳于豫于豫于當于當左戶尚書
戶本戶本字凡字凡左民左民右民右民南史南史皆餒皆餒餒餒猛獸猛獸本字本字謂一準
放放於沈於沈麟士麟士麟當麟當名蕃名蕃當倚當倚杖杖校練校練字今字今薦革
今當今當詣之詣之詣當詣當面諫面諫陳不陳不道智道智不字不字立名立名名當名當年六十
有行有行字告字告革革有江有江字及字及諸有諸有并字并字得革得革清貧清貧梁作梁作華清

卷十三

三

德漢德漢陳作陳作新渝新渝令渝令渝陳傲陳傲刀傲刀傲當豈當豈不不當繼當繼升梁升梁作經
文疑文疑丹揚丹揚尹揚尹揚後同後同光天光天先經先經俗俗俗俗文憲文憲薨薨下當下當有
禮局禮局有修有修當白當白虎後虎後改賀改賀場場場場司馬司馬裴裴裴裴非非非非帳梁帳梁作歷
不該不該備備應當應當家本家本世存世存播在播在下同下同事意事意勢非勢非外典外典作梁
儒此儒此直直作湖作湖熟熟熟熟理事理事作治作治事過事過文革文革少革少革疑流
別起別起居注居注流無流無言相言相者相者相上當上當徐征徐征西徐西徐當勇當勇慧慧慧慧梁作梁作後
為豫為豫章王章王為軍為軍請令請令稽封稽封禪者禪者稽禪稽禪國山國山少故少故舊故舊故
博治博治後人後人改亦
卷六十一 武牙武牙武本武本驅馳驅馳字梁字梁下有下有異城異城二洗二洗僞僞洗當洗當軍
曾曹曾曹符文符文東援東援作來作來必無必無不敗不敗不意不意四有四有出其出其據濡據濡陽城陽城當
別有別有密敕密敕便依便依明詔明詔八字八字武都武都郡王郡王梁公梁公武榮武榮陽陽陽陽當
梁虎梁虎牢武牢武牢將牢將肯肯肯肯背是背是元寶元寶作云作云其所其所力所力所當俞當俞錢錢錢錢未詳

巧日行百餘里百字上疑東魏東當賈希鏡希鏡名淵郭
 子疑書史史當言箴言箴言當訪正訪正訪當瑞室瑞室下缺被知下缺
 改武帝改當時帝以興嗣所製以當作用製自題題當是手疏
 痘為為當治方痘可川川當便得事理有氣氣質五字士六
 十六當作年正明經正當劉蔡劉蔡劉蔡每母忌日母上當有父字
 撰史著士四字未詳疑當時官文會友文會友文下當動成一
 卷七十三 風離離當暉翔暉翔暉翔乘理乘理閻至至宋陸徽
 微一作一歷陽歷陽人宋無下十一宋郭世通通宋長恭長恭
 長作正正宋自畢自非所起起宋如比比當感動感動
 放之放宋施餉餉宋八族八當不能制制當夫夫
 夫避徐牢牢宋屈謝謝宋常來去宋無齊人齊人崔懷順
 齊作童超童超之起之解叔謙叔謙遂不遂不臻臻疑疑

卷十三

三

暮生已復生字當在與祐兄弟異常異字上風忌之忌當
 樂隨之齊無陶後緒陶下當文臨文當父王英英齊孝葉孝葉
 疑係之以血係與梁武帝梁當續續少出少出
 卷七十四 逢武陵王逢當困虛困虛徽纏纏當邱吾邱吾
 邱至如風定陳上有此兒方可
 卷七十五 字淵明淵字後人所改當深下深明蓋
 史多字字又聰當流流閒靖閒靖辭事辭事每有
 誤以字字為明聰聰當流流閒靖閒靖辭事辭事每有
 有宋高山景行宋作高山宗少文宗少文諱稱諱稱謂之謂之
 圖畫宋無此限魚鳥限魚鳥無食無食以立以立當有當有無字無字劉
 遣人人本陶深明陶深明可可本本伐藥採若伐藥採若若若
 後然字字孔珪孔珪去去謝謝淪淪當
 卷七十六 庸人庸人李釋李釋道道已為隱德已為隱德沈麟士

卷十三

三

官主事度字疑宅字宅字上山上山疑疑
 其頓疑主者主者久事久事齊齊臨蕃臨蕃莫不莫不皆皆疑疑
 力力當當貨貨主主疑疑東治東治治治訛訛曰曰或或疑疑語語要要疑疑探石
 探當述述職職述述字字疑疑紀紀適適紀紀咸咸畏畏下下當當有有與中領軍與中領軍有有範
 字八坐坐座座事事有所歸有所歸齊齊無無事事瞻瞻倍倍蘭蘭倍倍武武侯
 武式
 卷七十八 去日南南畧南字當在西圖第西圖第圖梁圖梁古貝古貝
 作古後次浮者日棧香日棧香梁梁者者不不沉沉不不區連區連連連卷縣卷縣
 並同范幼謝幼梁梁並並當當都漫都漫尼乾道尼乾道疑疑區栗區栗栗栗
 捲范幼謝幼梁並並當當都漫都漫尼乾道尼乾道疑疑區栗區栗栗栗
 高戍勝鎧戍式式高戍律高戍律宋宋無失限無失限失失瓦堰瓦堰瓦堰瓦堰焦麻焦麻
 焦梁文身身梁梁其男有其男有南長三丈南長三丈梁梁汗漫汗漫梁梁陳
 作焦文身梁其男有其男有南長三丈南長三丈梁梁汗漫汗漫梁梁陳
 如閑邪跋摩梁無無橋橋陳陳七日七日觀世觀世上上當當有有墜高墜高梁

長千千函內有瑠璃梁內下到市市當日見梁作今金
巽梁作金梁後凡尋覓失所下當有那跋摩那下梁攻市
攻常安隱作穩婆皇婆達婆宋梁國王舍利下缺婆羅二
十下缺八年婆智婆宋梁羅遠達宋婆達國婆宋梁閣婆達國
宋梁閣婆阿隨宋梁國大主宋槃槃盤累送佛牙
使梁牙梁造千陀利宋梁斤遣長使使當其瞿其下當至
中國有來上客質容當毗針邪跋摩針字無與南畧同當有
扶千漫千梁則布布上梁累博梁樓甚嚴甚設暑熱如下
中國之貝羅下缺初探如肥及下缺為都班絲者當七
盛四字之飾梁下有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鐙支足侍珠
寶之飾女皆為金花雜寶之飾二四字南史脫去足侍珠
智梁作珠高附西有以字置玉當置王紹鼠梁銅錢銅錢
無錢金扇有皮字猶出獨出糞去之疑乃徑還論上當有勿

卷十三

三

積四年還積四年遺貢獻遺下脫阿珍宋作可謂冠下
履失所慧識道並二缺人後正作王
卷七十九高句麗麗梁帛衣梁作潔淨淨梁好葬好下
厚馮弘作宏即畧有邊作既并取請田執田當東南五
十十當始使隨使下更當壹早支無壹吉支吉梁洧宋作
倭王讚讚宋陵平海北陵當長四尺梁作長屏退疑三重
者梁無則如中國則上當葉廷廷當設坐坐靈洛千千當
河南國之東梁東下隴西之地行地字黃著著當葭蘆作茹
下泥切山作功族八人當紬絹布布上梁連郡郡當雄溪
同泥切山作功族八人當紬絹布布上梁連郡郡當雄溪
溪宋作曾叔念曾宋係之係同山羅山梁執智石下脫黑子
堅堅當子東近作連白又梁作諫議梁無豔耗耗作統少
樹木少字械地地梁永畢國滑國四字

卷八十 踏馬 狡滑 亦 是 當 防 胸 當 採 石 當
采 仍 停 仍 當 殺 人 有 數 字 梁 攻 城 上 有 城 下 當 更 數 十 人 十 當
叫 當 作 朕 味 疑 千 石 頭 疑 上 有 貫 田 作 甲 乞 城 內 有 和 字
懼 已 作 色 李 瞻 未 知 就 是 洞 庭 非 吾 有 疑 登 七 世 作 祭 法
耗 乘 下 當 有 外 不 示 當 務 當 作 余 孝 勵 勳 陳 南 川 豪 帥 陳
擊 將 軍 七 字 納 於 作 訥 川 郡 上 缺 壁 塢 字

卷十三

三

讀書記疑卷之十三終

讀書記疑卷之十四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北史存校

卷一 劉元海 名淵避唐諱稱字劉武 武本號虎 講武 魏書上有
北史避諱去之依石季龍避諱改度河 皆作度後不悉出南
例當補練兵二字 魏字避諱改 梁盆子 蓋盆子 穆宗 宗
諸大人 諸部 人眾 魏字避諱改 梁盆子 蓋盆子 穆宗 宗
崇于桓 魏字避諱改 梁盆子 蓋盆子 穆宗 宗
河鈞鈞 南商山下 奔逐 避當 蠕蠕 武所改北史承
魏書之 屈乞 當作武 帝親兵 有練字 買彝 買當 無人
人本字 民以 後不 悉資 租資 賞當 三十六 署 魏非 勃海 勃
出有疑 似者 乃出 之資 租資 賞當 三十六 署 魏非 勃海 勃
作勃海 後不 悉資 租資 賞當 三十六 署 魏非 勃海 勃
海稱字 避 封 查 干 查 魏 利 鹿 孤 魏 無 大 為 姚 興 行 文 太 師

卷十四

屢奏 師當 斯勒 勒魏 州州 湘當 愍王 愍當 造兵法 孤虛立
城圖 三百六十 時句 有疑 誤成 動變 乙 陰平 公列 列當
獸罔 獸本 猛獸 後不 悉出 大醜 二日 二當 布各 有差 當有
帛新 人字 本令 年貨 調縣 遺者 令當 作今 嶠山 嶠當 作
星當 作 以 振 貧 窮 振 魏 作 賑 北 史 賑 字 姚 宏 當 作 屈 乞
巧當 作 靈 令 今 當 戶 二 千 十 當 太 平 王 太 魏 率 百 國 國 當 叔
孫達 當 作 人 俗 字 人 本 二 十 十 當 萬 難 方 魏 率 百 國 國 當 叔
卷二 長孫 幹 幹 當 新 字 字 當 陽 元 陽 當 邱 惟 惟 當 兼 冀
馬 魏 字 杖 節 杖 魏 平 涼 涼 下 當 振 之 振 振 通 用 振 之 則 當
公難 當 奉 詔 行 文 破 洛 洛 魏 作 洛 邠 北 史 又 作 破 那 又 作 破
瀉山 瀉 當 沙 門 巫 巫 上 魏 行 幸 廬 廬 下 當 卬 南 卬 當 有 楊 平
王 楊 當 緯 代 立 行 文 緯 弟 緯 下 當 其 名 涓 川 涓 當 元 氏 當

讀書記疑卷之十四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北史存校

泣元子 元當 判兒 判當 處真 魏上有 練兵 魏作 治兵 避
里驛 上 疑 長孫 敦 敦 魏 作 敦 敦 後 未 將 王 宋 當 高 渠 王 當
作常 安子 常 魏 王 妣 皇 魏 作 天 泉 池 泉 本 間 武 皮 武 本 疎 勤
勤當 武 頭 武 本 皇 子 宏 曲 赦 下 當 有 京 穆 真 魏 作 穆 宰 人
人本 尉 卷 卷 當 常 居 國 居 當 振 乏 乏 魏 之 什 寅 魏 作 李 敷 業
業魏 樂 良 良 魏 作 太 源 王 源 當 曜 兵 曜 當 琅 琊 侯 侯 當 太
尉公 司 空 公 俱 行 公 字 德 魏 作 人 望 字 人 本 太 尉 公 字 猶
甚 猶 當
卷三 邢 佑 魏 作 祐 前 作 為 戶 戶 上 當 諸 州 課 人 州 下 當
固人 志 人 本 地 豆 千 千 當 拾 寅 寅 前 作 什 寅 魏 俱 俱 二 十 八 百
十當 許 赤 武 武 本 制 田 四 十 畝 田 上 當 有 治 神 泉 池 泉 本
伊 祁 荀 魏 作 伊 皮 喜 魏 作 栗 陽 婆 魏 作 栗 龍 馬 魏 作 朝

卷十四

貴 貴 當 二 月 春 正 月 月 當 德 德 魏 作 坤 薛 豹 子 豹 本 幸 太 山
魏 作 中 山 王 獻 薨 王 下 當 租 十 五 年 有 租 下 當 武 狼 武 本 租
竿 竿 魏 均 預 調 為 二 匹 之 費 即 兼 商 用 句 有 終 克 克 魏 更
興 刑 書 魏 作 改 名 孔 子 閉 房 記 名 字 行 魏 作 名 為 委 巷 諸
下 當 有 天 譴 之 所 二 當 有 百 姓 下 當 有 無 哀 免 免 當 依 口 給
俸 口 魏 考 問 考 當 決 當 作 十 二 月 春 月 當 孤 單 窮 獨 下 當
有 妻 妾 而 無 子 孫 諸 如 此 等 聽 解 名 還 本 諸 犯 結 綰 綰
死 刑 者 父 母 祖 父 母 年 老 更 三 十 字 刻 本 諸 犯 結 綰 綰
紬 錦 魏 作 綰 貪 財 削 封 財 當 中 赤 魏 作 尺 權 制 式 魏 作 制 式
慙 魏 作 授 服 授 當 三 品 以 下 下 當 使 行 禮 事 魏 作 禮 事 魏 作 禮 事
祖 祿 三 字 疑 魏 二 室 二 疑 契 丹 齧 魏 作 丹 字 所 關 關 當
步 騎 三 十 餘 萬 魏 作 百 與 士 庶 婚 字 本 仍 議 遷 都 計 議 關 當
務 合 台 當 蒲 地 地 當 擁 壅 五 品 以 下 下 當 上 陽 炎 陽 當 人

公山人當巡淮南南當東而當堪軍國堪字上當園柏二字六
日作月當長赤尺當墜殂殂當宣下宣下當品令作示當華縣下當令字

恆恤作常一馬圈戎戎戎當著自不言疑句

卷四 以老歸第老當陳伯之寇淮南寇上當五萬五千

人魏書無五千字東揚州楊當丹楊郡公楊當並隸揚州魏州民

梁州氏蜀反蜀字州刺史邢巒二州刺史國涪城國當庚

寅平南將軍曲江公陳伯之自梁城南奔案魏書景明三

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遣使請降北史不書則齊

不應復書其南奔事蓋偶誤也此十七字當為衍文餒疾

餒當邢巒大破梁軍於淮南破梁軍下脫於宿豫已丑中

郡尉郡當齊荀兒兒魏赦免者赦上當徵下西討下疑元

臣臣當維役戶維當秦州羌及及當復卻鐵忽忽一隱振

未詳其子均有始字長孫承業諱稱字北蕃蕃當焉焉當

卷十四

三

焉焉當不溪溪魏欲誅騰誅下當河間王河王破六韓韓當

破落季崇季當廣陽王深深本字西討句絕其下汾州汾州

汗走入隴下當有涇岐及隴東下當復臨朝攝政補元關西

除名崔廷伯廷廷當京兆王維維當崔楷固節疑關西

諸州軍軍字唯唯當元浮浮當安順成二字繼以元

成武宣而行行或宣武武當

卷五 元大穆大當又羅又當循方循當除陰除當主薄

薄當皇武大將下當萬侯萬當七千魏非廷明廷當元

大宗宗當侯深深本榮州榮當前燕州刺史侯深魏當

魏魏當崔深深本侯深深本榮州榮當前燕州刺史侯深魏當

賜賜當錫錫當勃海勃海王王當宿勒明達魏當崔陵崔陵

作作當倩倩當學學當涉涉當史多用學涉二字從諱謂已疑趙子

堅趙當王卒王當箱別箱當魏魏當濟濟當李賢李賢和

衍衍當安平平當承下承下當脫業脫業當甚有急兵四當其夜其夜明問

明明當謂本本當有魏有魏當侯壽樂干一作受越勒肱一作越長

孫承業孫承業下脫下脫當侯普撥侯普撥沙苑沙苑後當後當安西安西蕃蕃

獨孤獨孤籛籛當籛籛當遺侍中遺侍中遺遺當渤海王渤海王勤城門勤城門

務務當魏魏當俱俱當疑疑當遺遺當渤海王渤海王勤城門勤城門

勒勒當人不簡人不簡王公無限日王公無限日疑疑當磨納磨納陵中陵中

元元當景景當多多當以以當字字當稱稱當如如當高高當慎慎當密密當高高當昂昂當教教當

旁旁當無無當期期當親親當四四當率戶人屬率戶人屬越君越君庫狄于庫狄于于于當使兼

使使當遣使於梁遣使於梁使使當遣散騎遣散騎遺遺當綱綱當衰衰當綱綱當六月六月春春當月月當潘

相樂相樂相字相字舉表舉表表當表當遜帝遜帝乙東一段乙東一段取舍章取舍章舍當舍當司

徒潘相樂徒潘相樂司徒司徒空舒字空舒字舒當舒當特當特當泣灑泣灑乙乙當競遇競遇竟

卷十四

四

卷六 雲霽雲當白膺膺當透下透當投正投正其子

穿鼻穿鼻疑疑當第三鎮人第三鎮人民費也頭純民費也頭純豆陵步豆陵步藩藩

豆陵豆陵其姓其姓以兵勢以兵勢藩死深德藩死深德有北有北後之難制後之難制疑

私就統焉私就統焉或作或作往字往字署為親信署為親信督督有都有都屈起屈起其從

者者當從者從者二二當武帝武帝於是於是武武當勃海王勃海王齊齊當行臺行臺郎郎下疑

字字當眾皆愁眾皆愁怨怨當有有當人號動人號動有皆有皆取笑天下取笑天下有有當疑

歲歲當時往建大柱時往建大柱疑疑當正月十五正月十五王王當午午當為死志為死志有有當以此

至至當於此於此將輕走將輕走疑疑當仲遠奔梁州仲遠奔梁州行行當向向當鄴公佐鄴公佐作作當云

太史太史師普皆師普皆疑疑當賞宴會賞宴會賞當賞當謠言謠言日日當有有當封呈魏帝

下下當帝帝當更更當白武白武武武當方侯方侯方方當將伐神武將伐神武神武神武部署將帥部署將帥

疑疑當下下當神武神武二字二字荆州荆州綰接蠻左綰接蠻左密邇密邇服服當江江當二字二字下下當疑疑當有有當夷

江左江左蓋應此蓋應此來遠津渡來遠津渡疑疑當令猖狂之罪令猖狂之罪朱時計朱時計脫脫當誤

四馬作四當為化所圖化當遣兵千騎齊作建興之戎戎當
 丈左箱作箱當乙素軍降泰乙素齊作元經還作經當沙門者
 老沙齊崔字又當有青字上清河王齊下有豐生此處不應
 稱字生而坐坐當至鼓噪噪當候船疑彙馳馳當有德
 行高慎密仲密慎字四州四當縣責縣齊作打蔴詳未傷大將
 軍字元盜疑警懼齊警免坐免坐免當金救勒歌金下當
 今本行字潘相樂齊無經取作經當雖開器識聞下疑高元
 成前有高元咸荷濟荷當不拘職素素疑謂才進擢才上
 隨訴當多謀作北史授魏授當
 卷七 王曇首齊齊恭聖侯齊侯高敖曹齊作高昂齊作修
 城王齊王循司徒司空兩公字法駕上當有持進持當
 特蠕蠕茹茹發已當作已侯刑侯利立主有登字當竭石

卷十四

五

場當蕭慎蕭當安德王軌軌上當建鄴鄴當業業當蕭明本
 明斷疑慈疑殺當有其主二字比豫州比當金武武齊作獸
 不遠遠當靖德靖當召入入上當我自事疑五萬餘人
 上有脫字或上將士西行行士當作事母婿婿當道人人本
 盤字有字疑平陽王湛湛當待平秦王待當馳騁馳當
 姬而不亂有疑魏本朝魏本朝魏朝被立罰者齊作帝帝當右經右當
 盟津之師未詳魏本朝魏本朝魏朝被立罰者齊作帝帝當右經右當
 石為主後作立當太宗文襄太當世萬俟普前蔡蔡當蔡蔡當蔡蔡當
 雄之望疑亦特進無別疑山騎棟上山字主祭祭當宏曠
 諒諒當作諒當諒當作諒當諒當
 卷八 尉迴尉迴楊標一作大破周宣宣當發賑賑當給給當
 字粟各有差粟當統為丹陽王統當雜保戶保當疑疑當夾通
 和夾夾當叱列長又又當太史太當書侍御史書上當有治

治領將軍領字高勳勳非楊休之楊當祈皇祠壇祠壇張
 彫唐唐字行本名雕亦當為雕武武當不堪人視有視字隆中
 之侍上當赤彪儀同彪疑木狀龍龍當會會當隆中
 者當作隆未能忘身亡俱疑疑摧馬摧當作摧
 卷九 衛可環環周面色色周下任將帥下字誤誤當周周當
 有帝還今報岳作今當士吏周作據莫侯莫於此疑是周此
 即有宣旨勞岳軍追周作慰勞又追木狹關狹周深杖於
 帝杖周若相敦勉若當今當吐方兒疑三字清直武毅武周
 清貞貞當裂裂當取秦秦當授帝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帝受
 乃止當從周書自后土濟地后土諸州兵未會未周作
 渭史史當代文代當芒山一作山一渾渾當李諱虎避諱周書
 改西狩咸陽咸陽封帝長子覺為甯都郡王史誤下同

卷十四

六

歷北長城太守太守周作大自蒲坂下當有宜豐侯蕭修
 周作蕭蕭當備備當修修當呼呼當乙乙當天子之所棄子蘇州
 用修字又後人誤改改當呼呼當乙乙當天子之所棄子蘇州
 盧盧當作盧猶躍臺閣躍當順流流當我封封當充充當佛佛當
 遜位於大司馬府府字戶部戶部當陽平公子遠子當尉尉當
 當當作當尉尉當罷禁兵罷當有散字有散當小名統萬突案帝帝當字字當羅羅羅當
 小名非字也當並居京城居周作治今按居字子惟休也
 以明帝紀紀當為正並居京城居周作治今按居字子惟休也
 子當應萬乘應周可謂四年可謂當當先正先父先正
 或父形骸形體體稱稱難難方致方致非求非求雄雄畧畧求求夫夫潛潛官
 官當官當
 卷十 行御正行本治路門治路門周周當露門露門下下當威帝威帝周周當威尉威尉
 尉尉當正正當御御當般般當不不當審審當有治字有治當南山南山瑞瑞當南山南山大武大武殷殷當
 後俱俱當正正當武武當路路當寢寢當周周當露露當尉尉當迴迴當上上當遲遲當字字當按尉按尉遲遲當與尉與尉
 此大字此大字設設當武武當路路當寢寢當周周當露露當尉尉當迴迴當上上當遲遲當字字當按尉按尉遲遲當與尉與尉

木忠木當入苑入苑周作文餘周壁下有事停樂有當路門
學路周崔彥穆入苑周作司馬消難侯莫陳瓊周無司馬消
武安公李諱此李昫之子也周書作虎明是後人妄改虎已前
也以唐祖故皆稱諱王秉宜從周東呂城公深周作大
徒師當工部代公達字疑集京城東有以字皇孫衍生周
當作行俱誤普加一級大階周作普軍人之間人本字疑
庶有聽朝作自周關河東中關下有統攝周沮軍事者若周
沮吾韓明步兵宇文盛步兵騎當從周紫宮徵宮及城
軍者及當背城借一借一周甲作解新集臣庶集當
勤遲字破掠作破斷作斷家識孝慈禮周下有人知網
綿綱絲四字人伍字人又竊作久一念如此行文隨吉卽
葬隨吉二新後業作後復神舉之三字下討平掇甲下當有有鳥

卷十四 七

色疑行大後承一作承乙未夜幸同州夜字衍文周書乙
幸同以一當干疑千區寓作寓鈞考愈當凡謂上疑
稱作渾成為輪成木為輪每左右侍臣周作每大帝太后
大當作天元太皇后天太皇后當作大祀公贊贊當尉遲
綱兵綱當久卒矣行為萊王周作行術為郢王術周
並當從周李惠作惠周叱列長文文一可不仍遵字不
丙扶有劉之詐詐謂孫劉放也先帝先宣
卷十一 神武樹頽四字國設江南國當以東魏之逼與
信俱歸周案周書楊忠傳當與信都督荆等荆下當馳
歸赴援歸字當邵陵王綸送質綸下當更平城樂城當獲
以濟事獲當波若寺波當龍領龍顏王字字右小宗伯
小宮伯來和趙昭遷小宗伯小宮伯左必天命隋下有

侯伏侯壽前侯伏侯萬壽州城門州下當齊人白字白
文四幸女作愈豫越王達代王盛當代王達皆應迴
下當更十州諸軍事徐充等州上有諡曰當皇祖王皆應迴
有保都督十三州諸軍事徐充等州上有諡曰當皇祖王皆應迴
六字隋十三州上都督十三州上有諡曰當皇祖王皆應迴
字隋十三州上都督十三州上有諡曰當皇祖王皆應迴
隋書非也俱照授王爵授當雲室作雲室當有新布敬以
字戶部字戶本右武侯侯當侯雁門公廣字太子太保隋
公孫怒為太子少傳開蘇威兼納言吏部尚書部當書
蘇威為太子少傳開蘇威兼納言吏部尚書部當書
部邦國公則邦刑各一國改東京府為尚書省不載書庚
子常作破而降之行文恐人盡怨死恐非資須資費修葺
隋從條奏停築雲陽疑停字以刑部尚書蘇威為戶部尚書
案本傳威自兼納言疑停字以刑部尚書蘇威為戶部尚書
書北史缺不書此又自刑部尚書蘇威為戶部尚書

卷十四 八

臘蜡句未西方以白武武本字虎楊周楊周韓擒本名擒
去一裴世豪隋去世字而甲杖杖權杖權一雄三一雄一免
役折庸折收發州發當吳世華隋作吳豆盧勤勤當廷民
業廷配防一年防流流宕隋作興生本作世修祭祀當
修其伐西甯克之甯下當有李世賢隋作李利可汗利
祭祀伐西甯克之甯下當有李世賢隋作李利可汗利
當有張衡討之平之何止墳塋疑字充生有生上當楊達
遠當經則疑經哀下語皆難解疑有脫誤故非非知河南
諸州下當有上握手上當受命於朕受當踰六十年上當有
念愛乙二字積德累仁缺字還周還當
卷十二 項城公欽安道公才姓隋書同之翫隋作於民
民字當諱此石闕作石使民後人所改今不悉出皆治國治
後人所改可不謂歟疑字東夏殷大理天下此後人改

之不盡者猶可理定功成上七百餘萬隋作百餘萬於士際於隋
 如線當作厥繇當作十有二琪琪當作民部尚書此史例改
 後人帝主當作觀風俗俗上當復加存恤復當作并州逆人
 所改度量衡衡上當李穆下當有啟民可汗文紀作啟人
 可考此後羣飛百五五當優伯伯當理辨理本文名
 人所改後羣飛二字百五五當優伯伯當理辨理本文名
 位又當戶部尚書楊文思此又作戶部大衛元為右武侯
 隔作右庇牆當作有一宏益疑景迹疑延山請作拔角
 武衛上疑有夏日月作四王萬昌吐萬緒萬請俱崇
 聚大戲陳字有夏日月作四王萬昌吐萬緒萬請俱崇
 向首作暫擾擾當三人三當翻其其當國均均當回面內
 此文之尤可考白榆妄疑人為工部尚書樊與蓋為字
 者故又出之贊理史多贊治趙方預預陳瑱等三萬有眾字
 民贊理史多贊治趙方預瑱等三萬有眾字

卷十四

九

張大彪彪疑本甄翟兒號歷山飛隋號上有復洗瑤徹同
 寶趙萬海萬當來護兒下林士弘弘當賑郡盜郡當陳祿
 祿當張鎮州字有河曲曲當陽世洛陽請丹楊楊當而姓
 忌而常齋當作市武馬武字有言有請正朝請大夫沈下當
 字茲彰作茲當
 卷十三 典內司視魏作典內事內司三宮宮當五官案
 所言監女尚書以下不青衣魏作茹茹婦當以花嚴
 二字營進膳嘗當其品秩有降字惟氏魏作害帝子子
 諸魏子行免行郭而居郭上專夕理內魏作專中
 路失道不魏案當從不傾為異正雨絕正一個作
 介使起視馬有顯上使不當乙后謙不當謙下魏諡日貴
 嬪日字下才選才顧川阜顧字下文宣王廟也文字上

父當有假有寵待假有二不參下當內不御魏作不御
 內母頓邱王峻行齊庫齊當持守庫持當待念待素
 疹二過本初本字當夕魏上有專稱命命當有寸稱
 稍汝有祿術魏汝下密狀狀敢敢老老姬姬當當刺刺后后母母刺刺當當
 示與后狀杖當從魏近龍城近當二日二當三加號號魏魏
 有昭儀更上尊號太后當作太皇太后宣武武時時已已追尊皇
 二明北左右左上上當當弟弟優優魏魏五五六六歲歲魏魏左左右右撫撫愛愛之之
 史誤北左右左右上上當當弟弟優優魏魏五五六六歲歲魏魏左左右右撫撫愛愛之之
 十字不靈太后出觀母武邑君魏書書神龜元年年太后太后出出
 當北史字行文神龜龜以當禍魏案案此此卷卷魏魏書書缺缺取取北北史史補
 元年四字亦亦不不當當刪刪以以當當禍禍魏魏案案此此卷卷魏魏書書缺缺取取北北史史補
 之今北北史史乃乃與與魏魏書書為為天天地地母母生生地地主主三三字字勿勿過過三三人
 疑積歲積有有數數字字下下當當左左右右后后上上當當稱稱夫夫人人等等言言亦亦稱稱魏魏作作謂
 與諸計諸日日殿殿下下今今行行事事四四字字而而字字亦亦誤誤其其例例列列當當所

卷十四

十

穢穢上上當當多胡語多字字當當過夏下當當有有瑤華殿間當當擯
 橋橋橫橫司司長樂中一字字
 卷十四 造直諫造字字體佞乃體兩體體字字疑疑王儀王當當
 徒公後公後元山王三郡君疑思妃思妃妃有有好好字字又又姪姪當當
 霄面黥黥字字當當在在有有幸幸作作得得疑疑陸大姬皆疑疑字字結結待待疑疑
 採疑後後辭辭亂亂字字疑疑音音妓妓進進音音疑疑由由帝帝所所幸幸彭彭夫夫人人疑疑行行
 昭儀下缺缺一一字字前前總總敘敘無無周文皇后文下下疑疑文宣皇后
 宣常明明敬敬皇后明字字下下疑疑武成皇后成當當尊尊為為皇皇二二字字今
 武武皇后武下下疑疑大帝太后大當當宣宣皇后皇下下當當與與為為四
 皇后與與下下當當宣宣帝帝后后朱朱氏氏后后上上當當宣宣帝帝后后陳陳氏氏同同尉尉遲遲氏
 立為天天右右大大皇皇后后右右當當隋隋文文獻獻皇皇后后隋隋下下疑疑有有文文帝帝二二字字
 后后妃妃傳傳作作文文獻獻紘紘當當作作外外聞聞當當義義城城一一作作孽孽為為青青疑

虎父景景木遙防遙疑當詐表破賊詐下有兼北部尙書
 魏作兼北二部曹事遷南部更北戶北當使僕便為行瀛州
 尙書兼北二部曹事遷南部更北戶北當使僕便為行瀛州
 事上為字當在使字使雄代傑使雄上當有尋字代僕復圍
 南荆州案齊書復圍上當來救未至雄陷其城據齊書當
 攻白苟鎮慶之葉荆州來救未賀若統統齊是寶齊作是
 至雄陷其城今北史所書都誤賀若統統齊是寶齊作是
 怡鋒鋒當毒攻豫州奔齊都督程多寶郭承伯三字還大
 梁太守詔雄與行臺侯景討之長史岳岳字上當人世
 勇顯魏所載傳世顯詳北史多削之而贊則仍用其語善事
 作乎

卷二十八 狄予玉子當憲綱網當怨慙慙願已魏下
 矣二惠蔚謂親賓有惠蔚下更當三武兄弟當有三人傳止
 載其珍子旭周書珍石槃磬石騰沿江而下趨益州兼

卷十四

三

具樓船沿蘭休祖蘭當方二千餘里周書上有據楚向臨
 江而下則此第麗當連下宜跳行另書不至孝上當有聞凶
 句當傷過乙二使訖來應受齊書無以本官起下當有之
 帝授受使持節都督恆州刺史案魏書都督恆州刺史
 督某州刺史非是此下更有削奪都督以獻為定州刺史
 三州諸軍事北史不載之前後頗乖疑下建義中上當
 以叙疑當事北史不載之前後頗乖疑下建義中上當
 蓋與泰互換也未發魏未上後頗乖疑下建義中上當
 宗士述乞狀伏當保其實得姑臧外外字上當計所不
 四計下當之德魏魏當獨求斯例求當麗以父功當
 及有謀字臣臣魏后父子勁子當直復徵徵魏貴與舉綱
 作宿老元臣臣魏后父子勁子當直復徵徵魏貴與舉綱
 貴字衍綱字楹棟平正魏下有基壁完字斧斤不平魏下
 下當有維字楹棟平正魏下有基壁完字斧斤不平魏下
 削不密子邕魏寇害應接魏應接四束束魏斷紹紹字
 御織忠忠當疑作忽師字踐言師上脫子也尉遲迴迴當作

登執疑晉王丕將軍則此王丕衛三字皆衍文和延當
 正子邑邑當

卷二十九 加春秋加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此句疑
 同昔齊室昔上當有其舊吏魏書有前從天龍從下當授
 昶節度魏授東南兩省南魏如此此紕繆作有司空公衍文
 此卷多衍云城紀城當詐賊勢詐當故紀率鄉義作糾救免
 當字不悉出長安寶上仍當有復或或當學涉疑孝昌銜悲銜
 赦免在長安寶上仍當有復或或當學涉疑孝昌銜悲銜
 二元誤當元元象元元當景度江字當攻揚州正表攻當
 正表二元當在揚州上魏歐陽立柵歐陽則之則當屏風
 書景渡江正表次廣陵歐陽立柵歐陽則之則當屏風
 等字當東巴西行東字迴入劍閣蜀中大駭九州降倉庫空
 竭之五旬五字離亂乙二堪十卷廣字有成人性有之下當彌
 高前載爾當效焉九字不當刪倚郊旬句當採至蹟採當

卷十四

三

若浮周下有寔不願言不願之百年幾何字當在此句上
 安得而隱之得而不隱九字宜補入魏安之至安當
 卷三十 逃亡籍沒亡下當伯源傳多稱陽鳥桓欲桓當
 妾莫莫當先問伯源伯源二當王達伯達曹武武本不
 行軍事行疑私沖私私第采仲穆弟虛矜矜當有辭當有
 文峭立性情俊復俊俊後聊以慰二多所下缺陵嶮幽明
 明當劉珉珉作王循原王修高類類當論之者衍字轉連
 數日有留字後君征虜君當修高類類當論之者衍字轉連
 謂當途適他族遂字下當有以女二江右右當莫以南人
 語致疑盧昶魏昶莫以本是南人言語致羊社社當月餘
 月當發夢發魏得右丞相行文字叔偉偉當魏尹丞尹當行
 臺左丞丞當官者官當欲引還字乃之疑誤度景和度

鑽子昕作昕當琛所好悅琛下當下代疑二字施而觀之疑句俸
恤疑字聯鑣作鑣當名與有鴻上當如甄魏下復諡復魏魏
四聲疑字揚津作揚當尉卿作尉當授肅節度授當
卷四十一 詔播為國陳詔字耀威城沔水行城字於是
箭中正而發其箭正中子產作產當恆農魏俱作人材魏材
馬濟諸楊魏無諸字然師仲魏師除朔州刺史案魏書朔
州刺史此雍州刺史上亦脫都助其憂下當六姻魏親
依北史例此雍州刺史上亦脫都助其憂下當六姻魏親
與生與本不如上下當母子間下當不嘗作未是非言
下當有忠謹慎忠下當怨痛怨當傳陵傳當乃遣下當
遺左右御而又又當恆農伯宏改日恆魏書誤也馬誕
仗五百人疑魏作更勝下當左衛下當右都督下
馬濁疑魏作更勝下當左衛下當右都督下
當增右衛將軍疑魏書可考魏書亦缺將軍二字左衛下當右都督下
衛也魏書可考魏書亦缺將軍二字

卷十四

不同魏書先以本官行定州事後加北道大都督至此湧
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不云除定州刺史疑北史誤
出通魏其子其一兵下當有材落材營齋供營上當
津為肆州案津為肆州刺史又轉并州刺史北史皆而
南奔有欲字下當百世忠臣作家高昂昂兄弟郭季齊
郭見沈見當精廬精字上當禮定定當潤朗潤當可誅誅
誅當季昌儀作季昌儀與昌儀與一動胃動當帝業業上當
魏朱昌儀作季昌儀與昌儀與一動胃動當帝業業上當
尾將楊瘡將瘡人景慕之行文晤其言晤其言善相相勉
代將楊瘡將瘡人景慕之行文晤其言晤其言善相相勉
行譙南譙南弟岳弟岳六檣竿六檣竿並高並高百五十尺百五十尺
欣敗走字下當有纜巖纜巖巴蛇卒巴蛇卒作數千作數千
謹以身免謹當乃還乃還帝命帝命平定平定以下以下從賤從賤
疑葉結疑葉結作畧作畧勤欵勤欵江浙江浙乙素擊走乙素擊走
疑葉結疑葉結作畧作畧勤欵勤欵江浙江浙乙素擊走乙素擊走

錦與鹿角與隋雖大功有上當良馬十匹十隋稍後補稍
獻皇后此處無文字不由於此字殷胃殷胃沒為沒為奴奴
字上上慚慚王躬王躬作作拜拜太師太師贊治贊治依例依例
升拔谷升拔谷拔谷拔谷懷義等懷義等謀案謀案隋下隋下有欲有欲帝軍帝軍討護討護為名為名
護下有護下有天下天下又又始始自始自始子雄子雄計計下當下當有子有子薰薰杜杜
董連每求賢夫連下隋有隋有高寶高寶甯甯字字更移更移於前於前移移當當以以
足下足下作作世澄世澄澄澄案成案成上當上當有柳有柳機機當當文思文思隋隋作作字字
温仁温仁温才温才在任在任禽叔仁禽叔仁任任紀字紀字温範温範隋隋作作文思文思隋隋作作字字
公望人物所推公望人物所推疑疑公望公望上下上下朝有善政是也朝有善政是也
卷四十二 因吉因吉吉吉言無隱避言無隱避有所有所下當下當輔國大將軍長史輔國大將軍長史
輔國大將軍長史輔國大將軍長史蓋以蓋以輔國將軍加等輔國將軍加等魏魏作作加常加常以後以後聞聞
為大將軍長史也魏書可考為大將軍長史也魏書可考加等加等魏魏作作加常加常以後以後聞聞
當乙平破當乙平破作作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魏書魏書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

卷十四

諸軍事豫州刺史北史進號鎮南將軍肅至義陽假節行
例前將軍故復進號北史肅弟康康本字康百察效
之效前將軍故復進號北史肅弟康康本字康百察效
通當次兄深深當琛琛起起為為輔國將軍輔國將軍下當下當有有通例降
文典文典魏始族兄魏始族兄琛琛起起為為輔國將軍輔國將軍下當下當有有通例降
作武門武門字虎字虎太初太初太和太和字字在國之四郊在國之四郊頻頻頻頻
頻太后頻太后字虎字虎太初太初太和太和字字在國之四郊在國之四郊頻頻頻頻
嘉之嘉之武成武成士國士國士當士當從子從子懋懋武成武成西征西征武成武成
協律博士協律博士魏無魏無親得其名親得其名疑疑招尚書門下招尚書門下招招無服無服
文者文者脫脫疑疑有張虛景吾難羈有張虛景吾難羈有誤有誤疑疑食菜食菜采采三司之門三司之門

門當本將軍徐州刺史徐州上當以禦之疑解州任此
 疑景為徐州刺史及兼尚書為行臺則已解徐
 州矣後此又未授州任此所解者不審何州也率屬城人
 禦之有晚字上疑彪眼泉彪本禽斬之街文詔諸親賓
 乃安慰乃字乃居本位乃當刀兵當刀雙刀當其遊處
 者其與字營利營當場焉場當場當場當於金石作與
 喜有與字營利營當場焉場當場當場當於金石作與
 當作人開之度疑無

卷四十三 王希彥 魏作特成二字黜涉涉當上等當
 數成殿為差疑有志在賞中缺乞字賞字疑盧陽鳥
 以小便行避諱李安人字民克其選充當散令並字下
 本傳作盧伯源涉當涉當涉當涉當涉當涉當涉當涉當
 字懋過魏過遷涉涉當涉當涉當涉當涉當涉當涉當
 鄭魏奇綵綵魏商估作估魏獻賀賀魏梁秦二州行事更
 梁字案道遺傳史遣兵討之魏書上有白馬已西向郡四十
 行事當作長史未歸順二語當補入

卷十四

三

當作蕭深藻字深本軍走涪城走當及梁城賊走此本魏書
 十四有詔文北史既刪去率眾會之下當有功名之子名當時言
 則此兩語亦可刪去鄭縣子鄭魏字神彪字彪本魏作所以五經
 所當嘗霖雨有因字釋巾巾解除遷尚書令除遷二字謝
 章表行章字大事事當客魏作當客亦非所以詔魏下有
 文雅太盛太常請置學齊下有及修二費兩學齊世室顯
 於周夏八字此兩條當從立明堂五字二費兩學齊世室顯
 齊書補正二費魏作一費教序作校燕麥麥齊作修比當
 此武帝神武宣武三當武文襄下賞法疑二字日伴作自邵世
 息世當行文至理字治四面諸村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為
 數千復問者以三為節各擊高平人字當有太半太當州
 刺史依例當都三當補入以靈珍作及李暉光魏先出除中護軍
 出除中護軍內官也故日出字行誣疑字求其少停當備財

物四 臥彪彪本陳平王王當蕃板裝治四箱字疑改治合
 疑破落汗拔陵魏作落汗北史作落韓獨司徒公字衍
 多當悉去之於斥逐百姓遂當平字雲定雲魏作雲下
 此再著其例後云以例降襲爵彭城公蓋車騎將幸鄰
 以王降為公也去此七字則後語難解矣
 騎當始欲向盡四字除定冀二州刺史此魏作除其定
 州刺史者且下書遷中書令若作刺史則當行冀州下當
 字入為中書令或云微拜不得止云遷也

卷四十四 著作如故字猶石顯也作指亦其 尚微中
 勢炎異災當如罕作如妖餌作罪失疑行廣陽王深
 字趙喜喜當是制深於士大夫疑許嫁缺文侯命侯當
 帝族但疑作且此本魏書原文然疑拱幸得不凡拱下當
 不疑弟于鴻弟于術文鴻苟必疑術稱允當遷進者魏當
 句疑弟于鴻弟于術文鴻苟必疑術稱允當遷進者魏當

卷十四

三

此句亦才史二字武帝宣武屈子子當借晉劉蕭蕭當
 恐有誤才史二字武帝宣武屈子子當借晉劉蕭蕭當
 識者疑當作時人此皆志載初未奏問原無是表也以其送
 至至當且既訖不奏問魏書既字下有卷元兩兩當作景避
 善善年志一卷作表百二近下有卷元兩兩當作景避
 六七一當究鏡鏡當德我德當以從弟作與渾代禪當
 遠魏作隱以其賤出以上當以孝梯梯當欲為欲當政逼
 政當等荷朝眷等字上下以兵協之協當松視視當僧深
 僧深二字有貪偽作疑

卷四十五 奄襲奄當裴穆長穆裴不失河南公失下當
 馬二萬人馬下當有步都督豫州刺史魏書都督豫雍雍
 豫州刺史北史例藹之師下當有故遣子芬之遣下當
 論論論場社場當伏門門當稽宗稽有稽有稽未知孰是薛

入還於神武還當比走比當

卷四十九 侯深深本仍從井州從下脫一牧爾朱部曲

收當何苦憚之憚字何所不至不疑聲五具在十六焉疑

直齊齊魏南楊縣楊魏侯深深本上給騎七百上當

右諫深深下當更廣州魏州阿泥泥當阿珍念賢後有念

除別將則此念賢即環功廣陽王深深本何輕爾何下魏

田怡怡魏勝多所克捷攻梁二當補楊休之揚齊武旗鼓

齊下當每帳下每下當謂爾朱氏謂當綱川魏作細川保

牽屯山字當有侯莫陳侯當北向向當為之謀王謀主野

又當鮮克之義疑之字

卷五十一 服欲服當復客之容共省事共下當有治為顯

禽之禽之當所禽樊大能魏能經畧使使字所弊也也齊因榮

卷十四 三

陳其因榮當松砂松當作鉛揚侃揚當及典書三字當

而誤細素下當有委送相糾發送當怨從魏受罪吞聲

上疑有以狀告告魏伎幸伎當但知將帥知當妄稱入募

魏下有虛受征官身好施贈恤上疑當有元脩者衍文亦

不赴陳入字宜補幼之幼本元又又當崔深深一纂

反反當錢弊弊當幼之幼本元又又當崔深深一

作黑字字當商賈二曹有部字反蜀疑行大作討罰當作

誅內難行行當

讀書記疑卷之十四終

讀書記疑卷之十五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北史存校

卷五十一 其從母姊鄭氏齊書作有鄭氏者劇母之目

痛日當途失下當有所遇乾卦大有卦當起岳於信都當

兵京畿輔政有在京上當出岳援思政岳當兵彥曰彥上當贈岳

家贈當安樂侯侯當王五品已下已下當戈船遠中缺守

洛陽南城洛齊武城小字城當青齊齊徐姓潘齊作

駭齊城平都齊無謝其謝當與穆同營穆齊齊作

作駭城平都齊無謝其謝當與穆同營穆齊齊作

海量之元海上當即乾和繕寫乾上疑有命畫口二字疑

書帝幸歸彥家有句下疑少兒少當如趙家老公時二句建

卷十五 一

國侯三字疑武城城當成漢出漢齊滄洲洲當陞沃陞當史

君史當白子禮白齊修啟於措下當有適足以彰句有

卷五十二 不可而親而字高那那高下當豈不畏不字

乞扶合和乞扶當滄洲洲當竿當作光照下當有以奏齊

有開勝徑入字下疑淚亦齊作阿兄疑當作阿叔然齊諸王

其類亦鄉士鄉當相填填下當有中馬馬當俄傾傾當前

在鄴聽事齊下有見兩日相連置六字北史刪去則承元

元當擅致致當清清當而蓋之蓋字汝南王彥忠南字

當作畫為畫當天子門門當且京畿且當子宗宗當奏

奏當坐着齊作看俱疑何若何若何下當辯頭辯當根表根表根當祖班

班當作阿那肱高字上當心識去下當有

卷五十三 迴洛下當有高崇高當引見執手下當有脫文

千正并田宅奴婢封縣公除車慕容紹宗見書見北有白

氣同入船忽船一作當百姓苦之無此二句齊書朝駭惋朝
有暴風云云當有障所生障當破六韓魏書又以爲破洛
字野八子豐字障所生障當破六韓魏書又以爲破洛
洛又棄成作城齊州刺史北齊作厚朴厚當司空此卷司
大尉下多有公字皆衍文獨韓賢子興字敬興北齊軍
尉長命數傳無公字舉其例如此昭帝當作孝康德北齊
前斥候當深見重所重當從爲光昭帝當作孝康德北齊
史德北以輔相爲朔州總管北史所敘似以爲齊官當授
正平秦公素齊作素非公太子太保太傅太師上當有仍
從周武帝入關案當從齊書作歸於周武帝其下台送晉
陽台齊因大捷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
是竟立功效此二十五年亦不可刪薛修義齊宗當之至
高祖北史例作神武世宗亦不可刪薛修義齊宗當之至
齊氣改封汾陰縣侯封修義汾陰縣侯薛從禮從義重義
晉州字有棄晉以疑州英雄城不聽我城并州作晉唯

卷十五 二

煮絕無以爲計十二字當補入子子會子離行臺武王疑
揚標齊一作劉劉非數割割邱邱武兒武本各杖一
百各字上疑當補神武尋山射虎人所改之徒徒當
姓遂當有其有字尒朱殘逆指方侯父子生不屈生劉豐
豐保年之於開保開疑作周年字未詳保疑作常連屬作連
算當作
卷五十四 餘宮作官當賃升二字實邊要實字下當見兵
馬脫有字文帝未登文帝又當慧登齊作二十人齊作十上黨
王煥作煥裴藻裴藻因爲消難使懼遂從懼字下當自念
故下有被延請被上疑而不愛重疑而亡歲齊書亡上誣
云証當尉埃埃洛周中周下當庫狄千千當射使者當
更有使聞之疑之字人雄屬下向仲達作達齊郎中金造遠

齊作郎中令告定遠當從齊書北史開段暢開下當秀通
設以合爲金告爲遠而及脫定字
府至府文最爲嚴猛爲嚴猛至孫齊作至伏敬齊作穿鉤
鉤當捕擄作捉羅殺殺當我法深法上疑落周作洛將
國關右作關武明皇后甥武明皇后姊之子也下不脫句
胡向爲賀拔勝所害神武二字當賜下馬下二霸先外
託有等字尉遲迴迴當芸山芸當仍令仍當乃與將軍陣軍
諸將封靈武縣公封上當有別字與莫可攻圍作肯到服
秦城作到當西人西當更起城鎮齊下有東接定併力圖之
齊作併力以圖其子深深疑本字淵其字德深以宋孝王
齊宋作宗粗關文藝關當武神神當映廊下疑有彪身彪
王當作玉粗關文藝關當武神神當映廊下疑有彪身彪
虎猛頭下當更有間謀作謀百斗作升班讀之班讀當猶
預作豫班台作班當遣行臺作遣當攘厭作攘

卷十五 三

卷五十五 瞿祖螭瞿當須臾讀書作史當俄傾領當眾軍
決下當有戰字其弟阿改其弟齊作口占祖孝徵陳權宜
占下當有戰字其弟阿改其弟齊作口占祖孝徵陳權宜
受人屬人下當贊務贊治先州先當龍官官當嘗聞弼聞當
州城拔時纂在相州城中城拔神武獲於此遁走當作伏羅
張躍齊作王紘齊作賊堅作堅當以客騎馬爲業騎馬爲友
亦未楊標標當作高聽正聽當唱官名齊作姓名意在
與卿共弊齊作衣裘與卿共弊齊侯侯當起覽起當外兵騎兵
曹有曹字各置省主置齊洛陽人也字召河開召字
大丞相府功曹有除字入廟朝祀廟朝二字三王當主
因魏朝字字人之功功於季孟有在字上同入闕闕當
陽休之陽上當太傅喜齊作喜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

行所有在下當殿內少監殿中作殿後歸洛陽後復隨勝部
勝下當香澄周作胡黎苟也據周書則又非姓未獲獠甘
有之字甯及還州及當乃出為荊州刺史諸軍事下其荆襄上
脫文甯都所州作於為是驥船於下當賤口作日背淮
督三甯都所州作於為是驥船於下當賤口作日背淮
心詳甯都所州作於為是驥船於下當賤口作日背淮
元軌周軌襄陽周作襄陽助營岸營三字有破黃道王王當
同夏侯珍治治此刻誤引至齊兵作致荊州刺史當此四字
七州諸第士玠玠周士玠作如
軍事下當從周
卷六十二 銳軍 疑銳將 奉奉 復遣曹義宗 復周
書先是曹義宗圍荊州與裴行擊破司馬子如如周作
之故云復北史刪上事則復字不當有司馬子如如周作
周霄濟作宵白棒一謂曰老罷當道貉子那得過此當
是錯簡宜移於令加守備之下謂曰作罷語貉周作軌遂
使人日得過下又增文帝聞而壯之六字

卷十五

八

投城有軌下周王罷家作家當輕輕行一長述更當有述下
宿勤明遠勤一作勤二年間當從周二年樛蒲蒲周作弊中
中當汾晉并三州事都督二字當有城城中字衍弓努作努當透
作透當子康例以秉為康進諱刊弟恭刊當拓王氏作疑
水之別種下有侯呂陵始周作萬侯侯陵甲士周書甲士
魏之別種下有侯呂陵始周作萬侯侯陵甲士周書甲士
騎萬匹北史刪之取進壽取當補自散關三字晉上迴前軍
而衍甲士北史刪之取進壽取當補自散關三字晉上迴前軍
行字潼川周作性至孝性上當東代伐當大右軍疑三字殺
視周書下趙王昭作昭當費也利進國周無宮府作州舊
集及哀二下趙王昭作昭當費也利進國周無宮府作州舊
子安二當在諸軍事下其同州滿津潼關帝謂預其事當預上
四字當在諸軍事下其同州滿津潼關帝謂預其事當預上
等上又當有總管二字然周書亦無之帝謂預其事當預上
又拜上開府性質直誤周書作平原縣公又姓字上當

卷十五

九

黃寅周作襲惟孝武周作襲惟孝王度周作王黎蒸周作皇
其彝訓周無又服又當嗟后嗟下當弗釋釋當我太祖烈
祖我字上當有九正九土刑期無刑無字上當王宮作官
暨平作暨將及及當而無間而字慈師慈當美陽縣公當
前夷人昧利賂動四字可以受太子少保周作受當授所為當
有命諭帝又論疑作諫上治書侍御史治字例不增戶部民
戶部遷吏部周上有後高穎侍御史此後人所增世北史只
至可汗所即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大將親可汗昨暮兒字
疑修羽儀朝政未幾拜太常卿當從之左武隋作武甯陵
侯隋侯房麗疎上當有元二人二當逾其逾當天下大當
有時榮陽榮當好異端有偽字威自陳隋書下有奉事二
入當精誠下當有微王世充僭號字達禮樂源有之字

有軌灌口周作二十騎十當善謀畧作多周進趣周暗短
乙字差跌差當此州州下州皆傷惜無不周作杜虔信虔周
清陽清當如何人上如字行如致安字治遣改遣當更
散散當或不可止不字周書無之疑當衍處窮處當科謬
科當便道作道剛運剛當
卷六十三 故人入當修心修本字治案下皆作敦和敦
清未反作改宣教化者夫化二字有既說說當揚湯援
怠隋作隋蔬菜乙二大夫夫當因其官而亂因周作由亂
致化二作治不善者有審之審察足化字治怨止怨當
則怨叛之心所措手足句無戒慎者夫戒慎下更當有謬害
人人上當背道者字利百非利當厲平均者上當有
其均不易作均當儉理儉當時休哉有惟字柱國泰周書作

白獸鬻獸本直道周作別道直趣子雅嗣周作雅弟英周

世英此去世其備也備當西路當東貢貢當

卷六十七 父幼幼周神雋雋當法威周法威待齊神武徒

從軍功上當從高陸從當正禪正當元伯生周下有率

正婁昭疑行朝貢貴當竊瓜據瓜據瓜據瓜州然人之望下

當有以東君君當遂合整下有仍除持節撫軍立忠下若其相推薦

相字上當瓜州義首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立忠去卿今

立忠六字豐州舊下當有不居民中民字誤周少駕部當

當補入一當豐州舊治字不居民中往判往判疑向術術周難臨

小一曹作二當恐其遷易易字往判疑向術術周難臨

處臨當領南領當人夷華夷上聞之既而六字炬著炬著炬當

車騎府馬有司權景宜宜當

卷六十八 以功以字企定企周俱鐵公公當王頗頗當

卷十五

三

賜姓叱呂引氏周作叱利氏新罔罔當告雄至二當有若畧

城周下有東字畧子禽嗣禽禽周書書周錄錄有虎字去任

蠻奴名忠諱諱採石採當遷利州利周相思之盛盛當

驥當禽本名禽武武武本名禽勵然勵當勵然勵當留船於是

向白彪彪疑本亦以持久亦當或謂曰或字留船於是

是當必欲平江必疑然心不果心疑疑疑且隋隋當

老馬多買疑有卒通瀆於江有誤右武侯侯當臣人舅子

人當作之

卷六十九 冉閑末未誤得逸逸當合狐延延下脫勤至

勤敏明政相失明當閑至閑當部六孤部當蕃部蕃周益

州刺史都督下當益益當益益當益益當益益當

服服當楊歡周作楊懷孫孫當懷孫孫當懷孫孫當

州刺史都督下當益益當益益當益益當益益當

服服當楊歡周作楊懷孫孫當懷孫孫當懷孫孫當

州刺史都督下當益益當益益當益益當益益當

衍文案周書前獲郡守一人故此中浙中周偽廣甯郡字

云復北史刪前事則復字宜衍

疑或郡字利州總管渠州諸軍事於菟

下有脫字利州總管渠州諸軍事於菟

啟人啟人二字誤高于于周其命者命上當南田周田難

支支周駱天人人當杜果果周悅所部周上有梁將深

悟悟周梁深任珍奇珍珍無出內榮顯內當彼蕃蕃周極稜

州夷僚所居夷周毛顛顛周直得脫身直行楊樹樹周當

從本復為司馬司周牧遂拔郡郡周擄守守周司馬

恭周恭周薛修義修周義義周乃先遣乃先遣謀取之五字遷葬

遷當驚尚不安尚尚周而亦而亦效宣效宣

卷七十 浙浙當多備抄備當盡復其眾復當然始終

復復當選河州選當十三年除廷尉卿卿周六年方除廷尉卿

詔肅詔當周葵葵當桑甚甚當將送將送孟酒孟酒孟酒孟酒

逆之下入朝入朝賀拔極極當岳岳周政術政術光之光之周左

戶郎中戶郎中戶部戶部同餘同餘省閭省閭閭當閭當左生梗左生梗

者多聚散者多聚散城王城王隴右府隴右府史部史部史當史當治書侍御史

治書侍御史治書侍御史吏部吏部吏當吏當謂有大軍謂有大軍謂字上謂字上

以以朱陽公朱陽公朱陽公朱陽公朱陽公朱陽公朱陽公朱陽公

旨旨才達才達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東宮東宮蕭循蕭循蕭循蕭循蕭循蕭循蕭循蕭循蕭循蕭循

修一家修一家此烈士也此烈士也此烈士也此烈士也此烈士也此烈士也

當補入當補入柳遐柳遐柳遐柳遐柳遐柳遐柳遐柳遐柳遐柳遐

無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

無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

無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

無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

無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

無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

無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

無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

無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

無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水鏡

卷七十一 智積曰下當補公非知尉氏疑當作棄同
 異中缺林仕宏逼逼上當親率上當有李元節薛榮
 宗上當有巫榮宗走下階榮宗下更當芝焚蕙歎句註關
 是非支計支計作之二心上當有少冢宰少當陸開時開明父
 下空一字依隋靚莊作姓當帝心作天為之賓友疑衍高
 書當作叔父始我始隋作下團伍下上當有上守杼軸
 頰奏取三字始我始隋作下團伍下上當有上守杼軸
 投地代伐不可耐下注關不窮隋作不能窮治治字選
 不詞宜同引作因當又何為者又字上當故亦不進亦當忿
 然作色肉戰淚下云隋作色奮厲骨受委自求寄不疑
 自檢不如弟弟上當相勸相當復長有是字家翁當有
 親之晏辭直之上有察事強作孕五人會展三人脚隋作吾會
 令下缺文帝羣官武羣官高龍又作又天下請請當作情
 看字又當

卷十五 出錢求息隋下有民更於是盛修上
 又癩又當醫當作
 有俊猶不悽四非兆人之父隋無此為白羽有又字專之
 字修本字治非兆人之父隋無此為白羽有又字專之
 之隋定鄧建劉喬鍾植作葵王聃大大衍一王世充為納
 言納言亦刑刑罰將擢將當詞守作嗣順彼天下作道
 以自自當授魏公授當士貴作七而發而字感觀作暫世
 渾渾當已云作去
 卷七十二 刊一作時頰下缺見劉發遺下缺人辭母云
 上流下缺縱火機頰伴作深遜位下缺謙於簫巖當加
 其加當王積此去世字或不見上缺代無知者遊諱隋
 世遼氏隋作父元允隋作孝成之代代世講肆隋肆內經內
 字中遼並歸江左依隋書補正此梁之舊目此當代
 代世代室此遼諱未詳其義義疑愚不及此句疑虞夏

般隋下有宗祀其下脫內日太室內本徑二百徑當作屋
 圓圖隋盧植亦為亦下當商故故當準之狀準隋以大準
 大以當大權常數權亦疑不言六律六下當內書監字中迹
 以似當大權常數權亦疑不言六律六下當內書監字中迹
 大業之代代世官情官當豈言言字疑誤口受受當治點
 史駁文內郎字中表訴訴當是上責德林下當更有出
 為湘州刺史州刺史五字陸昂昂當行於代隋作伯藥當
 百晉王諱北史俱作晉王廣
 卷七十三 湘州刺史湘當叔諧坐士彥遠務皆四字志
 遠第四子務第五子前云有子五利旁隋作利房率兵出鄧州
 人則後不可畧也據隋書當補入利房率兵出鄧州
 有諸字相遇上隋有吐谷暉其名王是上當有於侯正當
 候不怒怒當如平突厥厥當從隋還歸桂鎮案隋當作子恭

卷十五 朴朴當子都督子一烏丸軌即王軌梁士彥傳與此傳俱
 斬郡公郡上當藩郡作藩西南作而蒲類類當少日永當
 小忠安忠當思健健當素大悅有素字西二河二字疑誤晉
 王下當有法令嚴肅禁者造次斬之十二字仁而愛士隋
 有有疾病者親恐為亂者下又當有於後二字北境境
 自撫養八字汗其汗邊人安之作以安壽襄二州壽州不
 景襄行臺右丞左丞三千一州千當高寶甯用武帝據齊
 州齊武重購獲之隋書寶甯為其應下趙修羅各以衍
 平時武重購獲之隋書寶甯為其應下趙修羅各以衍
 秦興下當有據追據當
 卷七十四 愈當作失瘡失字申士申當治書御史當作
 御溪壑溪當及授及當殘賤賤當議實議當廷訓廷當貴
 史貴州其妻向江都當作行共父允隋作骨梗當作殫思

暹當觀史設讓事不至如此露髻作髮露給治當妄言
 隋作衡武德初隋中義居相有疑當贊務字治皆置博士
 子言有餘猶詳為小詳許民相告民字民口當而理
 字治吏民設岐法理之字治源其源當兵民作人護兒
 上當有四年冬至在洛陽至八分不則下有脫文短於
 三寸七分舊影二字相功祖功長竿算八絃絃當匪
 以字其一去疑當作其五去五字誠義傳節部五作伍
 卷七十五 陳虛乘三驥二馬項成威當觀當作天下
 室室當巖與王部隋書下云俱以骨變知名物議稱二人
 管長史部為河北道行臺儀射也當補三十九字造渾天儀
 王詔為河北道行臺儀射也當補三十九字造渾天儀
 所被服擬於天子亦宜補入賜田二頃隋作公田以攻
 功敬謂監軍有敬謂視三字拔扈作跋先濟聘齊拭玉作

卷十五

六

非憑式豈足怪哉上當補人情叫當作孝常從坐從上當觀
 城勢賊形勢河間王宏之擊突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別
 道出賀蘭山擊賊破小司少師弟哲哲隋浙三州浙當上
 之共二十字當補入四司織司織中從事治中名道言下名
 士仕字宗團驃騎疑四司織司織中從事治中名道言下名
 日當有劉仁恩者下當有初為毛州父武周下當更中大
 夫隋作上天下匠匠上當形於言色重如此五字徵之
 微之作
 卷七十六 反攻反當及文振不願下隋有歸於高祖四字
 帝張壽張當素因是動動字疑行百千戶浦山公當
 作賜物二千段隋無獻絕絕當高元弟建當武元師師當
 臣安敢清敢下當攝左武衛攝上當使子蓋下當有為字
 命子蓋下當有贊務字治來護下脫兒建安侯安下脫嚴

酷然上當有總檢校總管亦非殊匪人匪當作非是時當
 於圖太守作團狹氣作使領鄉典兵術典字從晉王後字
 宋城宗城祖而祖當嵩喬劉嵩軍至烏骨城疑術
 卷七十七 聞臺城破破當作被圍臺城二少司憲少疑
 飲酒至數斗不亂此句流徒徒當妄想點累作相工曹工
 二引其作分宗黨稱孝上有至有撤毀作撤伐齊也陳二
 字尉義臣尉下當輒遺遺當延州史二當有長殿內局監本
 史中隋改北為渤海反當為妙選長史史隋蓄蓄當極言
 日上當有但素衍文並加品級作況和千子隋作分夜二
 乙推公罪字治侯事侯當為人逼人所字方元襲方上當
 卷七十八 武安侯侯當疑本字淵史本名犯廟諱則
 執御織作傘及牙時及時而釋之隋書無缺字哀其餓隋

卷十五

七

作權武字武弄弄隋以仁恭為將軍隋將二將勒兵隋作
 勒將斬二將隋作勒典馭下大夫隋下有封固始驛男五
 伍不及山伍隋梁都宮梁宮
 卷七十九 內宮內本言於素下當更今不令不當異服
 服當曠之曠隋度兮曠作曠曠著奇服下當有禘耳禘
 作並賜述並字當衍或孟景改造諱符璽郎下當有李
 質當質薛世良隋無令擊化及陽會化及度河分兵圍
 勸十六字當補入徐世勸隋水濟渠水當海內內當娥
 無世字下與徐二字當衍水濟渠水當海內內當娥
 和與黨與下當王世充隋無知其否否當作江郡江都右
 郎郎馬景元真此避諱
 卷八十 因茲而起因茲當命附其命當升質升當野于
 十非作居獨孤部字不亡亡當染干不從日帝天國之

武帝疑武帝 典掌功程齊作典 診侯侯當 內史史字疑 勿令合勿齊若疾若當體語疑 子之誤子齊作字又無下 此三句俱未在上齊徑送送當主不為主當馬之也五字

以問之才下疑更有 和陽行交安上 魏書伯父安上父

為上當改於烈於當 不及諒諒當 亮魏作季亮上為太子詹

事上魏改於烈於當 魏國縣伯魏伯 魏作季亮上為太子詹

五年衰五當 即療療當 危殺危當 有之下當 以調樂器

造諸樂器十一當 實常十一當 補入四十四律 知音下當 有數

詣公卿實常 先生當言當言 而值疑 殿詔詔當

與對甯兒脫字 俚兵下缺 象州逆杜條 遼羅州逆逆 而接以鹵

州開府梁昵云方 合我後事我下 隋有付以兩字

薄薄當 胡雅胡雅 作明風綬作佩 巨少府將作巨當

卷十五

西

卷九十一 佳名佳當 身少相感四字疑 具印具當 聞名

不如見面魏無名 是温靖靖當 為之二兒氏 魏氏魏氏 兒春

汲春當 洪初洪初 標門魏標 下韋續倉卒魏下 有計無

將許之將初 於士證證當 且謀且當 至夫人至下 當以

告夫人下當 有夫從之有上 廣州總管隋下 有是字

夫人仍開開當 國夫人國夫人 五字重出去之 署長史以下 署置再

補入其封封當 國夫人國夫人 五字重出去之 署長史以下 署置再

男有見字太悅 太當是汝是當 見孽子孽子 隋作有尊卑字

繼太太當 居士制士下 不覓不字 所拒拒當

卷九十二 何可而舉而疑 多于于當 妄念妄當 通州刺

史四字獸獸本 獸中獸中 郎令郎令 帷載帷載 而往而往 中山

王樂字辭疾 遂折遂折 其下其下 獸石獸石 柱有柱有 在字

史州二字徐 遂折遂折 其下其下 獸石獸石 柱有柱有 在字

卷十五

丑

天泉池泉本 為詳薦詳下 當感恩恩上 直閣直閣 下當有將

高擊素疾上當 有密相承望密相承望 入後位直閣後位直閣 亦接眷

并加二字當有 磨磨當 幽州刺史幽州刺史 魏作左魏作左 拔援拔援 比至

軍下此四字 在道在道 剛字剛字 書生書生 當公當公 當乙當乙 侯道侯道 盛侯盛侯

欵仕石季龍仕字 傳賜傳賜 冉閔冉閔 婦閔婦閔 廢賦廢賦 廢使廢使

又降爵又當 趙默趙默 圖平城圖平城 圖當圖當 維氏維氏 維氏維氏 孟舒孟舒 敗

走免孟舒 走免走免 易氏易氏 是二是二 前官前官 魏官魏官 士族士族 魏士魏士 老

壽及石榮壽及石榮 魏無魏無 及石榮及石榮 雷黨雷黨 雷黨雷黨 晉已晉已 來上來上 有馮有馮 氏上

有廢后每逢 察舊察舊 魏下魏下 有具有具 設原設原 命乙命乙 嘗為嘗為 臨軒臨軒 嘗當

持明帝書持當 底市底市 互周互周 特官特官 刑官刑官 常寶常寶 常當

密伏之伏字 行臺行臺 布水布水 作右作右 丞魏丞魏 靜帝靜帝 靜帝靜帝 武神武神 武當

馬城齊作 侯呂芬侯呂芬 齊無齊無 并諸帝并諸帝 并字并字 傳言傳言 於太后於太后 字齊字齊 無於

字當在字當在 梓官梓官 官當官當 得民得民 治書治書 治字治字 士休士休 齊作齊作 高那高那 肱

太后下脫 定位定位 號下號下 太姬太姬 五字五字 穆儀穆儀 乙字乙字 躡捷躡捷 躡當躡當 頓不頓不 如

阿字疑 憎疾憎疾 善類善類 更合更合 圍一圍一 字當字當 會與會與 會當會當 舊國舊國 舊當舊當 行

疑誤疑誤 三十人三十人 夫匠夫匠 自及自及 穆提穆提 營宅營宅 鳳鳳 因此因此 發怒發怒 怒因

瑣瑣當 史部史部 鳳被鳳被 寵要寵要 被當被當 研宵研宵 研宵研宵 帶甲帶甲 甲行甲行 文

卷九十三 動天文動天文 疑虜意疑虜意 虜意虜意 胡父胡父 胡父胡父 因以因以 號為

姓魏作 因誥因誥 汁爰汁爰 魏汁魏汁 劉武劉武 武本武本 田地田地 田下田下 當衛當衛 辰為辰為 單

于單于單 長干長干 于當于當 新類新類 雜代雜代 來有來有 城字城字 悅跋悅跋 跋踐跋踐

教教當 勃勃勃勃 族剛族剛 族上族上 魏有魏有 勵兵勵兵 勵當勵當 自武自武 自武自武 昌殺昌殺 昌殺昌殺 工匠

凡字當有 昌宴昌宴 昌下昌下 當第當第 二子二子 魏二魏二 非一日非一日 魏作魏作 步從步從 魏作魏作

後有魏後有 昌宴昌宴 昌下昌下 當第當第 二子二子 魏二魏二 非一日非一日 魏作魏作 步從步從 魏作魏作

同方術同方術 官魏官魏 黎文黎文 黎文黎文 中帝中帝 中帝中帝 徒河徒河 徒河徒河 徒河徒河 徒河徒河

何疑河魏祖初始號始加天重元魏宿勒勤魏時以當
字誤雌下當有於阿城魏於至是阿城阿城上當有入
亦當作幸第幸下疑當忽然作土烟當作煙太將軍太當
常自謂又當有西字垂遣使朝貢魏書而未改也下同
為前下缺繕宗廟作建陳公虔有留字西北全動動當
者有字缺為濟世為當嫡稱作統俊賢者魏無趙王驎
遣迎寶下更當昌昌下昌大都下僻躄躄躄躄躄躄躄
衛中乙字大丞相魏作相蓋守衍文或稱莫上當有或
遣使來聘魏亦作朝貢據興眾怖擾下當有退南走
下當有岸閣視束柏材從鼓噪作舉其例於此泗水
泗當曰王仁日字與宋氏氏字行九域九魏安度魏無改
年為永宏魏作洪所拘拘當大沮渠蒙遜魏作胡阻封臨

卷十五

池公魏侯是夜疑武招王招當研研研研又改上缺
風體魏大將董來又有率軍二弟來下研開研研又人
乙元潔元黎兵出出當乃從安周作降使詐降上當有留
安周住上當有無衛與奴下當有詐陰阜作殷務修刑政
治四當補境內理告於營有急字劉毅作鼓當召方貴周下
三健水周作名曰武植助防太守大有當作蔡可門到
有可字當同請子謹因當吁衡抱抱當作扼下其太皇太后
竟諡曰周書下云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諡曰孝皇太后
日之諡宜補正又皇太后上亦當有其字擊明徹周下
之明補入皎將來朝將守其基當深友友當有交下百
僚二字誤當傳淮周作行文守其基當深友友當有交下百
周作東陽州作揚乃今作合討職遣王褒遺上更當有三

子允恭作五員外侍郎行
卷九十四 行稟作所奏當作虞當作裁當作稱當鳥達等
二人魏作鳥引鳥朱蒙死魏書下有子闕達立闕達高句
麗高句麗侯句有朝貢朝貢二字根遼東根字女已出下
有嫁矯拒作詐外鄉下有遠字進曰悉弗字上毛上當
珂疑東六里有西字當稅布有稅字當償者樂行文殷勤曉示
許其自新有脫文城陷賊輒言請降北史脫三字東極
新羅句麗北新羅下當有王姓餘氏有夫字周李德周隋俱
穀肉部周作穀後宮部官非日宮部周官士庶居馬周
作人馬內外庶民上當冠兩下缺謁之禮有拜字為禮周
為居服字治餘盡盡當實矯矯當以阻於海阻魏江左右
當字誤淹死當淹字誤辯有辯當不堪戎役有不字上當眞平

卷十五

隨作金伊罰干干隋俱吉士土隋每月有正字主八月當
至尙畫素畫行居服作持洛瓌水如字尤為勁下當有
從太山魏隋俱作太皇太白而如罷為定仍為夫婦八字
長尺中缺謀其謀當力支上當有延興魏和石文云文魏
內國內即中隋書萬一之下字遣士監之正魏作分住魏
帝親戎文帝當見來有疑東西百百里當祖青蒲作瓊文
六中脫台而衍字善水蓋水盜一徵二作三張鳥足代魏
貂作貂夫餘魏作室妻之東魏作之拔茶作茶方正二
字組而帽大魏帽始得始當四年朝當拔茶作茶方正二
乙并雜毛隋作并雜毛與之而行字便為隊帥作使使相

匹偶使當米麵為酒有釀字胡黑豆胡下隋山類山當夕
 久皆稱子隋作皆又云隋作比孤隋作王妻姓雞下缺
 宮三字隋有撰撰當寬獄寬當點面點當跨火火當裴世
 清世字皆以倭為大國倭一其王與世清下當有相見二
 宴享以遺清來貢方物上當有令使者
 卷九十五 蠻首桓誕首當蠻首田益宗首當襄陽首當
 作永居承當太陽蠻首首當田商下缺西蜀四當攻逼頻
 類魏作楊大眼楊誤田清善魏善然興然當統帥蠻字
 給一并威儀魏一下有統樊石康樊魏樊魏首梁龍驤首當
 叔興遺魏無遺字蠻首首當首當首當首當首當首當
 樊常田杜青和周無和杜青和上田杜青和自是一人
 上田字當符或蠻首樊舍首當宜人王字民巴蜀西人字

卷十五

天

行向白虎周作向日彪當從北史作田唐周作田潘和周
 招遊兵遊常石壁城周下有此城二字雅知其路其路二
 處之符而獲之常斬之并三公等作冉石墨周墨懼息
 亡類祖祖意祖意祖意祖意祖意祖意祖意祖意祖意
 不慮慮慮慮慮慮慮慮慮慮慮慮慮慮慮慮
 羅國中缺而坐下更有主榻後榻後榻後榻後榻後榻後榻後榻後
 百艘師師當相高憑相憑相憑相憑相憑相憑相憑相憑相
 部師師師當相高憑相憑相憑相憑相憑相憑相憑相
 女一其北史誤衣髮而喪喪當婆羅那婆羅那婆羅那婆羅那婆羅那婆羅那婆羅那
 有水投輪刀下有

卷十五

天

魏周並同隋母尊魏作大丈夫大文克用克當於婚周
 字亦有種田有當知乞伏觸狀周文克用克當於婚周
 召率各州刺史皮子信州上當河開王下當有宏字
 祭祭封之封當朕稱心字當乙招拔木彌招當請請
 拔子世伏隋書世字叛天夫當遺將下缺軍馬骨渾骨當
 梁勳周勒彌忽魏作彪子魏作彌治亦誤遺兵吐谷渾三
 字宕昌王梁命定彌以下並行文按周書宕昌傳後有像舒
 治治支高祖北史例作孝文北利模徒北下當粘懸粘當
 還師討之不許四帝人相率降人當作又降字即其部當
 東不統一有相字致級致字國有自王出嘉良夷政合繫
 九之首帥此十重罪者罰牛當重罪者罰牛當重罪者罰牛當
 箭非箭非箭非箭非箭非箭非箭非箭非箭非
 兒弟死字吹長角角後一年作十隨隨上有

毛稜隋作金銀銅隋無楊樹周作狼皮上當有自置丞相
字當邾協邾周作邾擊盛下當更為喬三勿同為字下
作素疑白邾上當有憲命譙王僚周下云攻天柱王遁
覆瓜復反

卷九十七 遣使者當作遺明有貳且且上當有者及斷

塞乃西行一百里一作魏素延者作者魏即噴噴鳴女國三

千里作三魏城西十五里魏作五子治治誤人饒添人常東

西二百里魏作三百里同可至羅隋作阿伏至羅鞏願禮

隋無逆接逆魏那蓋疑二第一子一作當校郎校下當評章

禮字逆接逆魏那蓋疑二第一子一作當校郎校下當評章

道有籍書之外四字疑并無書周作二校郎校下當評章

法也行字龍突騎支隋無支字下計戍水戍魏男子鐵當

卷十五

蘇尼啞啞當一萬八十里十魏董璇璇魏羸弱羸當

破名奄蔡故古董六六隋休密劔侯劔魏雙摩劔

侯劔北史一劔劔魏俱作都賸監賸魏滂滂魏集議

所王字迴萬餘里迴當止立宮室止上當他畜諸國上

與范陽國疑下如阿富且使國沒沒魏所不沙國鳥許水

加帽周作便受之受當無車有輿疑車輿不知

即謂雀雀周其王素素當素素當素素當素素當

皂巾皂魏城多人居人隋毳毼毼魏毼毼魏肉鐵器隋

牧馬隋作西北去隋下疑有康國百東去五字百

北去米國二百里七字破羅潤人隋無人字俱難小女

國隋作小鳥那過還隋

卷九十八 舉落請降上當更詰歸之詰魏社論數人下

魏有與數百人北襲匹候跋下疑有執之二襲匹候跋

殺之下當有及掠及當逆擊破下當有日拔日魏擊社論

更有社類根類魏海海魏敦煌則上當有豆代魏作邱

園此洛侯洛侯三三娥青青當張深深本皆皆不願不願

字野布乙於北鎮於北樂平王王疑脫疑脫原賀原當豆

部內有豆嶮嶮示那蓋下當更有尼尼當秋上秋上缺

請請亦亦是是戰敗戰敗那那此中此中此此清宮清宮

特命特命經經墨漆墨漆弓弓五千口五千口父兄父兄俟力

發發從從字字侯侯疑疑也也北史北史互互實實皆皆一一人人擲擲當當元

一一女女秦州秦州疑疑黃州黃州州州為為翰所翰所虜虜驅驅字字誤誤當當上上長

驅見驅見而方而方嚴嚴語語未未猶猶無無作作逐逐投投逐逐北方北方以為以為勒勒諸諸夏

卷十五

以為六字此據魏書魏書魏缺本缺本以北史以北史乃國國北乃國國北

祖乘祖乘祖祖車車駕巡駕巡幸幸有之有之西山西山之之上上當當救健救健

其國其國落落入入字字侯利侯利上上當當有有袁統袁統焉焉統統乘乘高高車車疑疑行行達達薄

氏氏子子氏氏人人穆穆和和字字孫孫俄俄突突孫孫乘乘高高車車疑疑行行達達薄

妄令妄令有有誤誤示示傳傳主主部部落落示示當當滑滑虜虜滑滑當當

卷九十九 若有神物若有神物投投狼狼作作其其狼狼若若為為神神所所憑憑歟歟

增增敘敘然然族族叔叔稱稱斗斗稱稱侯侯借借號號堊堊整整突突厥厥突突厥厥因因以以為為號號

其俗其俗謂謂堊堊為為突突厥厥兄弟兄弟七十人七十人七十人七十人跋跋斯斯跋跋周周納納都

六六納納周周都都六六周周上上有有訥訥於於蠕蠕蠕蠕主主有有蠕蠕蠕蠕二二當當更更懷懷芒芒周周芒

葉護葉護字字沒沒隋隋作作設設二二寸寸毛毛茂茂作作屯屯角角弓弓周周佩佩飾飾周周上上有

表為表為瑩瑩表表下下當當他人他人水水疑疑至至不知不知至至馬馬醅醅疑疑作作醅醅

信巫信巫現現字字遺遺三三輩輩有有使使字字突突厥厥伐伐齊齊有有與與字字由由此此者者當

讀書記疑卷之十六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讀杜工部集

今夕行漢書蘇林註塞博類則博塞兩事也鮑宏有博經塞經博蒲則又別今混解非

兵車行言征戎之苦大概以河隴言不為南詔發也錢箋非是

國忠分道捕人連枷送軍所其虐甚矣而詩但云點行類是沒其實罪而加以虛惡也曰北防河曰西營田曰關西卒而終之以青海指意分明曾無一語及南詔者縱云國忠貴盛不敢斥言亦當微致其意不應列舉他事而本指全抹撥也唐之詩人都無諱忌即公之麗人行亦云慎莫

卷十六

一

近前丞相噴後出塞亦云主將氣益驕丞相主將未嘗不斥言之何獨於此而隱諱若是耶南詔之役國忠為之元宗昏不知耳武皇開邊縣官索租若專歸罪於元宗而國忠無責焉此諺所謂打桑樹著椽條者全不相對值矣箋之言未足為信也

况復秦兵二語未詳其意且如以下正承健婦二句而申言之租稅何從出深為耶孃慮耳故以生男生女之云繼焉君不見以下又申埋沒之意以結耶孃妻子牽衣頓足之故也語意曲折如此箋都非是

白絲行金粟尺未詳舊註尺以金粟飾之何遜詩金粟裹搔頭解既無據何詩亦不合

示從孫濟少汲水莫放手即勿受外嫌猜之意趙註未當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江淹詩君王淡以思樹羽望楚城舊注樹羽立羽葆蓋也

咸通懿宗時不應先引用也疑靈湫自有此事詩乃紀其實耳金蝦蟆酉陽所載在長慶中亦後事也淮南子月照天下食於詹諸埤雅蝦蟆一名蟾蜍或作詹諸疑用此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四質五物六月七曷八黠九屑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十一陌十二錫三川觀水漲二十韻一屋二沃踏寒十三職北征四質五物六月七曷八黠九屑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十一陌十二錫送率府程錄事還鄉蕙然耳日開頗覺聰明入東坡我老多遺忘得君如再少從此脫出

卷十六

二

病後遇王侍飲贈歌詳詩意老馬為駒承上句手脚輕欲旋言與箋傳異義錢說非也

義鶴直敘此等是昌黎東坡之祖也

潼關吏蓋為築城言自有深義豈為哥舒解哉箋誤

夏日歎御如此著意今人必以為不著題也

遺興第三首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卻如此變化出之

石筍石屏詠成都故物耳杜鵬行則為明皇發也

折檻行自是感慨時事大概言時尚武功而輕道藝舉朝皆阿諛佞臣無復房魏宋公之直言者爾且或為裴冕諸

公待制集賢而發亦未可知若魚朝恩以宦寺而判監事

則詩中絕未之及不得以白馬將軍句附會之也

樓村公云催宗文樹雞柵隨呼山腰宅以下數句傳寫顛

倒當作踏藉盤按翻終日憎赤幘課奴殺青竹塞蹊使之

隔牆稀可突過鵝爪還汚席牆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
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纖籠曹其內令人不得擲我寬
云云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翰與祿山思順不協寵鶴或以

指祿山思順至謂以懿公託諷則大不然詩人引據原不
可以泥論以寵鶴為託諷則亦可以非熊為比頌矣

行次昭陵往者幾猶降蓋指韋氏之亂舊本載在天寶初
為是不得以英華石馬二字而附會之日知錄亦辨錢氏之誤

秋興八首錢箋所言詳矣而亦有未然者更為校訂玉露
凋傷記其時也巫山巫峽記其地也江間波浪二句即承

上其時其地而言叢菊兩開二句為一篇綱領畫省香爐
雉尾宮扇青瑣朝班白頭綵筆所謂他日淚也京華長安

卷十六

三

蓬萊承露曲江昆明紫閣漢陂所謂故園心也以今憶昔
故曰兩開身在此而心在彼故曰一繫末二句論悲秋意
其謂白帝指公孫城非也從夔府而望京華遠矣僅依南
斗每夕望之而已實下三聲淚記今夕之悲也座隨八月
槎謂天上之不可到也此句用海客乘槎之語因海客而
及張騫因張騫而云奉使詩人以意言之謂杜老為誤則
不可也或以李之芳使虜未歸為註與此詩何與乎畫省
香爐憶昔也山樓粉堞記今也石上之月已映洲前又復
依南斗而望矣孤臣去國老不忘君千載而下可為悲泣
也于家山郭四句則自述見在之情況也匡衡抗疏以疏
救房瑄言由此出為華州司功此功名薄也匡衡偶舉之
耳拾遺補闕近侍之官故以劉向校書天祿為比傳經二

字又是帶言由近侍而出為幕僚所謂心事違也同學少
年則以友朋中無用力者非盡輕之也聞道長安似弈棋
以身在夔府而言但傳聞之耳肅代之際變故多矣故曰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箋以林甫國忠為論

豈其然乎直北關山時吐蕃屢犯長安征西車馬則以蜀
數亂而朝廷不能討也未二句直寫心懷以下四首皆故

國平居之思也蓬萊宮闕只以宮闕言不指獻賦蓬萊實
事西望瑤池則以明皇幸蜀言東來紫氣則以肅宗收京

言肅宗即位靈武自鳳翔收京皆自西來東故曰東來雲
移雉尾二句官拾遺時事故曰幾迴青鎖點朝班箋以瑤

池函關記天寶開元之盛雲移日繞指獻賦蓬萊之事而
青瑣朝班乃指拾遺時文義隔絕全無理脈箋注之謬莫

卷十六

四

甚於此杜老所居者瞿唐峽口所憶者曲江相去萬里而
一水相通故曰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芙蓉皆指開元天
寶之盛入邊愁則明皇開邊之事與吐蕃陷長安何與乎
珠簾繡柱指驪山宮殿之盛錦纜牙樯則指昆明舟楫之
盛此皆當日歌舞之地故以自古帝王州結之昆明池水
即接上秦中而言武帝指明皇杜所謂武帝開邊意未已
亦其證也機絲夜月鱗甲秋風波漂菰米露冷蓮房細柳
新蒲之感不勝淒然而身在遠而未之見也干戈阻絕憑
想鳥道漁翁杜老自指與泛泛漁人豈其同乎箋謂承自
古帝王州而指漢武當天寶亂離之後而追思漢武之長
安亦復何與愛君憂國不勝悲痛豈詩賦家詠懷古跡之
云乎此箋亦為謬戾也未首追念昔遊而并敘獻賦蓬萊

之事以補前所未及而總以白頭吟望結之故國平居之思至是而極矣正與依南斗望京華相照應而望字脈絡相貫通也蓬萊宮闕以下四首皆故國平居之思也蓬萊宮闕二句肅宗收京後所謂鐘簾不移廟貌如故瑤池王母當指張后幽關紫氣則以肅宗好鬼神宰相王嶼制禮儀雜以巫祝道家託於老子故指言之辭若麗而意則深矣雲移雉尾二句追思爲拾遺時末以青瑣朝班結之向謂統敘開元天寶之盛及明皇幸蜀肅宗收京而以穎濱爲證誤也曲江花萼歷言開元天寶之盛昆明池水又特言之昆明一草亦極言其盛以珠簾錦纜香稻碧梧例之可見此當從箋楊說似未然也滄江歲晚回首歌舞江湖滿

卷十六

五

地白頭吟望故國平居之思至是極矣夜中偶思前解有未協者特爲更之而其他亦未必能盡當又未知後來所見後如何耳

讀昌黎集

感二鳥賦累音類類音淚寘韻正韻改入隊韻復志賦歎叶他涓切完叶元漫叶眠難叶年山叶仙按歎完漫難寒韻山刪韻皆與先通可不改叶定從本韻閔志賦寬叶卷難叶年漫叶眠懷叶回按寬寒韻與難漫皆不必叶懷佳韻回灰韻兩韻本通支不知何以改叶南山詩先寒文真刪元同用皆從先韻言字宛字元韻韻補無叶音秋懷詩第八首用先元寒三韻奔字言字元韻無叶赴江陵寒刪元通用敦緩元韻韻補無叶岐山下此詩作一首當從叶韻

若作二首仍從本音送文暢用月韻喝樾賦今韻闕皆見廣韻薦士縞詰嫪勞禱到潦勞四字見廣韻今韻缺喜侯喜至歎劍欠三字廣韻在陷韻今韻在盍韻礩贈二字今韻缺嗟哉董生行中本字與豐字叶音征與聲字叶獨錢字不可韻俟考或門字叶眠與錢字叶河之水浦苦上聲此上去通用或浦苦叶去聲或注叶上聲韻補俱不載桃源圖畫本卦韻韻會同壞正韻改入禡韻如今讀所讀精本語韻與今讀不同贈侯喜跳讀迨正韻增去聲如今讀八月十五夜搥韻書從木者音椎從手者音堆正韻則俱音椎又俱音堆捶上聲與搥不同謁衡嶽腫案廣韻無腫字禮韻有之腫音董腫同岫嶼山岫嶼衡嶽別名音矩縷廣韻缺矩音又山巔亦名岫嶼音苟萋與此不同禮韻

卷十六

六

韻會正韻矩苟二音皆缺岫字劉生詩修注音騷廣韻豪韻不載威韻同攢正韻同衫豐陵行灑音洒蟹韻又紙韻音纒又馬韻沙上聲又寘韻音屣又卦韻音曬遊青龍寺誕坦懶散傘正韻俱改入產韻贈崔立之筍音近委紙韻正韻改入賄韻剝啄行依韻補俱叶先韻言源二字缺陸渾山火垠怨二字廣韻在元韻今韻刪去苦寒切悲蕪切廣韻韻缺此字崔十六少府辭謾纂廣韻俱有今韻書缺送李別施當作弛音同釋文君子不弛其親弛孔以支反一音收紙反今本作施則施弛通用也韻會施音弛通作弛亦施弛通用送李正字婉音晚又音免此阮韻音晚注誤今本阮韻缺辛卯年雪樓末韻音近秣今讀近笱寄盧全婢同陸上聲正韻增去聲同遊酬司門鑿廣韻咸韻

有監字無鑿字監鑿當通用也正韻增鑿字誰氏子士市
 任侯似俱紙韻上聲正韻俱增去聲聽頌師琴琴眠同臆
 無池音疑當作呢音尼或作妮亦音尼妮字廣韻不載增
 張籍被廣韻被俗字當作赧盧郎中緘當同咸正韻同監
 寄崔二十六旅字書無叶音疑字誤月蝕詩頁屬本字音
 殫虛器切巽最同音備同避案廣韻有頁無屬禮韻有屬
 無頁蓋一字也皆虛器切巽最皆有之平祕切注頁平祕
 切巽虛器切互誤瑕叶何案何羅科幡娑皆歌戈韻亦可
 叶麻韻然韻書無叶龍吏罷同擺案廣韻罷支韻與疲同
 蟹韻音鑑止也休也正韻同擺紙韻音彼遣有罪也則罷
 免之罷宜從擺音或彼音無音杞者韻會依毛氏增八碼
 韻正韻同今皆讀如杞矣然古韻所無不可不知也紙韻

卷十六

七

罷正韻同陞版廣韻作甌音岡贈元十八音蒙又音儂
 登韻又音慘燈韻憲讀作顯顯銑韻古阮銑通審廣韻阮
 韻缺此字禮韻有之則今刻本誤也秣音抹末韻此首沒
 韻月韻獨此字末韻疑古通也初南食狩同甯正韻同能
 廣韻狩與韻能登韻音微別當用甯宿曾江口喻廣韻無
 此字當與猷同南山有高樹猜叶棲開叶欺此首用支微
 灰三韻送僧澄觀伽廣韻在戈韻正韻音加山南鄭相公
 通首物韻慄颯二字質韻古質物通或當有叶音也感春
 漫廣韻缺城南聯句颯字書無此字疑同颯髮音俾廣韻
 無此字疑同鬚會合聯句鱗廣韻作鱗無鱗字茸廣韻有
 冗無茸鬪雞聯句繳上聲注音隊非繳有上去二聲此詩
 賄韻當從上聲秋兩聯句噉音劇泰韻正韻改入隊韻同

諱緩音院廣韻無緩字當從手鹵有二音此當從郎外切
 本注慮對切則隊韻與本詩不合矣徒廣韻作徒同師最
 祖外切與今讀微別征蜀聯句傲與傲同廣韻缺傲音威
 廣韻無此字噉音嗜廣韻作噉既注以既不入刮音為非
 則本無既字也樊本以作跂是當有跂字今廣韻五剖切
 有別無跂則亦與唐韻異矣

謝自然貞元十年十月十二日長時白晝上昇見於郡守
 李堅之奏又賜詔褒諭其事自非誣昌黎詩云皆云神仙
 事灼灼信可傳蓋紀其實也是時舉世莫不崇信而公獨
 謂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而有孤魂抱深冤永托異物
 羣之歎其卓識不惑如此與論佛骨表同世之人未有表
 而出之者也余嘗見王鳳洲所撰墨陽子傳正所謂木石

卷十六

八

怪變狐狸妖患者而乃為之張大其事以傳其視昌黎公
 當媿死無地矣

向時讀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詩一椀二椀等語頗嫌其
 近俗今再讀之其末云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
 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
 巔崖受辛苦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乃歎古
 人心胸如此之大因一寄新茶而望諫議以蘇息蒼生豈
 一時絺章繪句取青娥白者所能望其萬一哉因憶少陵
 夏日歎詩萬民盡流冗舉目惟蒼萊與夏日一無干涉論
 詩者且以為不著題矣詩雖小技然非胸懷高遠識見廣
 濶者必不能以傳也

昌黎桃源圖詩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又云

世俗甯知偽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蓋不信其事也然淵明作記聊以寄意其云先世避秦亂亦未嘗以爲神仙後來誤之耳自坡公指出先世二字其誤自明昌黎蓋未之察而注者遂與摩詰夢得並論亦未詳其詩語也

永貞行數君匪親豈其朋又云荒羣迫野嗟可矜是時柳子厚貶播州劉夢得貶連州似指二人而言赴江陵途中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可證注專指夢得不知何據想以江陵連州相近故意之耶

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懷懷朝士何能爲又云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按伍叔父乘時竊柄朋黨相煽意在專權自恣其奪取兵權亦以固位非有莽操懿裕之志也韓公此語亦似太過

卷十六

九

然鄙夫患失無所不至既挾利權又奪兵柄使其事成則亦騎虎之勢也伍文未崩崖州熾雖得赦宥常嫌猜則當時事勢亦可知矣

答李翊書言用功之次第答劉正夫書言爲文之規模文章大指可概見矣

復志賦乃不得志於幕府而作也唐制幕僚皆自辟而後命於天子有不善則得以奏劾之其去留甚輕而帥又多尊貴自恣以故直道者率不合按公是時從董晉晉固所稱長者然賦云伏門下以默默兮竟年歲以康娛又云仰盛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因致悔於前志之不修而深

想亦以是耶

柳子厚集有與韓愈論史官書而退之集則未有一書與柳心嘗疑之及考之柳集其與韓愈論史官書則云前獲書言史事段太尉逸事書則云奉答誠中吾病其往來固再有書矣及答韋珩書又云足下所封示退之書欲推避僕以文墨事送僧浩初序又云退之寓書罪余今此四書皆不見昌黎先生集中劉夢得柳文序云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書昌黎集中亦無之卽是以推則昌黎先生之文散逸不傳者多矣退之李杜詩云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惜哉李漢作昌黎先生集云收拾遺文無所失

卷十六

十

豈其然乎

讀河東集

柳州諸記其刻畫山水多本之水經注別爲一體歐公不甚取柳州或以此

古今之變不同後世必有不可復者封建井田是也柳州論大勢則是而謂封建爲聖人之不得已則過矣曾南豐曰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程子曰聖人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殷周之封建自其時當然非聖人之不得已也

馬氏謂陳拾遺詩最高古而雜文則未離於偶儷卑弱之習無以異於沈宋王楊也而韓柳皆盛稱道之私所未解按昌黎薦士詩所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專以詩言

考上下文可見未嘗稱其雜文也柳州則自為禮部員外以前其文皆沿襲六朝之遺故於楊評事文序稱拾遺兼比興著述之長蓋自其時所見如此永州以後則不為是語矣

與友人論文書此子厚少時作猶襲魏晉之遺然所謂儻傑廉悍者亦可概見矣

故御史周君竭為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材死於杖而始與公張九齡以是罷此正有唐治亂之幾不知柳州何所諱而不盡言也

讀廬陵集

廖氏文集序立意甚遠文亦絕佳然河圖洛書見於易大傳論語固不可以為怪妄也禹貢鳥鼠同穴先儒以舊說

卷十六

十一

為妄而明都太僕穆至其山親見之山海經刑天所說形狀甚怪前聞邊隅果有此獸一如所說乃知宇宙之大無所不有不可以常理論也

歐公不欲以書記自任答范公書語自分明非止同其退不同其進也

胡先生墓表只著師道一節安定以論樂授官亦畧之蔡端明墓誌言蘇湖二州教授表止言湖州豈以在湖久而太學所取乃湖州法故畧蘇不之及耶

論貢昌朝除樞密使劄子所論情事最透自古英君為左右所惑往往由此公此書可作補展龜鑑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滙劄子公於師魯為執友而議事無偏徇如此可為後世法矣

吉州學記識議甚遠語雖畧而思則深矣

明因大師塔記儒者之文不入一僧家語歐公嘗譏令極楚文用泥洹涅槃字可見其意坡公諸文未免有愧矣又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作佛家文字歐公此二記及南豐菜園佛殿鶯湖佛殿仙都三門諸記皆可為法若蘇公則陷而入其中矣所言無有當有荆川於此去取蓋兩失之

五代史此為濮議發其責出帝則是而未可例之濮議也晉書帝司天自是通人之論然執其說者又忽於天變矣李秀才東園亭記為友人作記而鄙薄其地若此後之人不肯為也

讀老泉集

卷十六

十一

上仁宗皇帝書所言甚當但大半細事非有經世大畧也申法法之不行誠如所云然今之法繁甚矣小有所縱未甚善於天下之治而必一一而禁之則反紛然不可以理此所宜斟酌而變通也

蘇氏父子兄弟其同時上諸公書立意措詞各別當類觀之歐公云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此可見其概矣

明論此所謂機變之巧耳老蘇議論大抵如此其云專於所及而及之其及必精兼於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此名言也

讀東坡集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所言深切著明賈生之痛哭流涕不

是過也老臣惓惓忠君愛國之意溢於言表千載而下猶爲感泣當爲奏疏第一

范文正公文集序坡公何等意氣卻於范公如此歐公祭文墓碑發明盡矣此又別出一意

六一居士集序自是大文字其稱述歐公處亦無過詞王元之畫像贊此等文字真足以廉頑立懦矣讀之未嘗不三復太息也

李氏山房藏書記概焉太息後之學者其無惕然於此朱子云坡公記載書文字有耿光蓋深推之矣

剛說議論正筆力老坡公晚年文字與少時絕不同也潮州韓文公廟碑推尊極矣然意中卻有輪迴說在非古人所制祀典之意也

卷十六

三

司馬溫公神道碑多用議論非史漢舊法與韓歐異矣荆川宗蘇學故以爲奇絕而鹿門不甚取此文鹿門是也

楊蘆字說古人議論風節如此凜乎其可畏也立意甚嚴正然坡公與伊川不合而直欲打破敬字是由於氣習之偏而有所不自克爾故曰克己最難

大悲閣記其指本於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意相似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矣又羊豕以爲羞作此與中和勝相院記皆坡公早年文字雖所言甚淺尙不失儒家門戶也

坡公作諸小記每欲高一層說此所以不及歐公也坡公諸策之作皆在嘉祐時仁宗末年事多因循公方年少氣盛故所論率以變法爲先而又雜以申韓之說大較

與荆公同至熙甯中其論則與此相反後之人取其文而不考其故此未爲知公者也

策斷上先發而後罷以太宗之伐高麗爲得策至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則亦自悔其說矣凡此前後異同之故讀者不可不深考也

答謝舉孝廉書與答劉沔書皆公論文之指

答劉沔書論最精然則公之詩文其僞者改竄者多有矣後之人固不能辨也

武王非聖人而荀文若爲聖人之徒紕繆甚此荆川爲蘇學故皆不辨也

秦論云秦之強始於孝公其所以取天下者卽其所以失天下其根本固有在矣劉項之起亦以仁暴而興亡分焉

卷十六

四

匹夫之取天下固未有以異也未引周證亦非是然其文則佳矣

唐論論人勢自得然使明皇不用林甫祿山則無范陽之禍德宗不用盧杞白志貞則亦無奉天之亂矣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太宗親殺建成元吉及其諸子又納元吉之妃其於天理民彝蓋幾絕矣武后之禍由此僅以爲不知道猶寬詞也漢高帝論此納約自牖之說反復發揮極其分明高帝雄斷而於廢太子卻不免遲疑蓋以利害計之欲以觀羣臣之意耳故一聞四皓之言而卽悟留侯之計亦以利害劫

之也司馬公謂叔孫通周昌之諫得行而不取留侯四皓之說此自不察於情事而坡公之說亦尙有所未盡

晁錯論錯之死竇嬰為之也嬰本與錯不協故盜之說得行使錯以身任其危則嬰不將而盜之言無以入矣錯之自請居守蓋所謂鬼瞰其室者而於盜又自發其機其死非不幸也

管仲論其論仲自是然元海祿山卻又不然金日磾李光弼有不可以例論者如以呂張承業而謂宦官可用以高曹向后而謂女主可臨朝乎

范增論全不合事情救趙時增為末將卿子冠軍之死增必與聞其立羽以為假上將軍而報命懷王者固增也入關以後增之為羽謀者至矣疑沛公之有天下而汲汲欲殺之迨計不行而猶有奪項王天下必沛公之歎此其意中豈復有義帝哉弑義帝雖未必增本謀然謂力爭而不

卷十六

五

聽其必不然也已余少時嘗有論論此甚詳

子貢論史記所載子貢此事最為謬妄考之左氏亦無其實先儒以為戰國時揣摩之說耳坡公借以立論故亦不辨此

梁武帝論以佛老之道治性養心而以周孔之道治天下是佛老得其精而周孔得其粗矣蘇老學術根柢如此魏武帝論操之不攻蜀蓋懲赤壁之敗也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固甚畏之矣

符堅論周之遷殷民也使之宅爾宅田爾田而已未嘗迪簡王庭授之以權而布之列位也堅之於垂萇則異於是即無伐晉之敗垂萇亦必伺其隙而取之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日緩急語阿誰識者久已料之矣

昭明太子論文選序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繡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蓋其所尚如此入耳悅目便為極致意義格力固不論也自唐以後學者尊奉如一辭至東坡始唾其陋而朱子有言學詩須學選詩又深有取焉大抵選為詞賦之祖所載他文亦祇可資為詞賦之用於文章一道固當別議之東坡與朱子其意要不相悖也

宣帝論仲達奸人之雄無足論者至責以霍子孟諸葛孔明愈非其倫矣

武帝論惠帝之立乃天奪之鑒以釀晉室之禍無可言者王渾為人無足取而此數言實古今至論固當表而出之去姦民策穰莠不除則嘉禾不長自是至論使州縣得人明罰敕法則小姦自無所容矣其曰不待其入於刑而後去

卷十六

六

之則亦不然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豈不入於刑者乎周禮之言當用其意而不可泥其辭也

臣事策一權臣重臣相似而相反處剖判明白諸策中當推此為第一也論極正大不雜權術

稼說送張琥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自是好議論而於稼說未合蓋蘇公非知農事者也

讀穎濱集

老子仁義禮樂即道也如穎濱所云則道在仁義禮樂之外矣其論非是考亭朱子辨之已詳

六國論此從人之議論然天下之勢分則必合周衰至於七國其勢必併為一矣六國久相持而不決萬一有如始皇者出於六國之中又將何以待之耶故孟子曰定於一又

曰無以則王乎是非類濱諸公所及也

君術一直以漢高作準式矣術字斷斷非是別觀其文可耳

君術三學韓非子然如李林甫石顯之流所謂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非特馭之而已也

臣事策二此論切中當時之弊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蓋名言也

臣事策十胥吏不祿何以禁其為奸其論極透而比儗周官取之獄訟則亦王荆公之法而必不可行矣

民政策六游民既無職事何能出庸調之賦此可言而不可行也

民政策七此策愈不可行其論正與荆公青苗法同子由初

卷十六 七

為三司條例司官蓋不以為非也後皆自變其說矣

讀南豐集

越州趙公救苗記是何心胸是何見識豈文人而已哉

講官議為荆公發禮於朝無獨坐者於燕無獨坐者則知坐講固禮之所許也所引平公會子兩證亦非是荆公此

說見呂獻可疏本傳不載伊川爭坐講在元祐時則南豐之卒久矣

聽琴序語多難解此決非南豐作

讀臨川集

上仁宗皇帝書方今陛下躬行至而弛其本一百五十六字當在前婚喪奉養之上然而世之議者至傷經費也二百二十二字當在前往往而是也之下

在州新城記總歸在法度上公之學問根本如此

卷十六 六

讀書記疑卷之十六終

先伯高祖白田公學問文章道德行誼久爲海內推重所著朱子年譜列入

四庫全書白田草堂存稿亦刊板行世未刻者則有續集別集朱子文集註朱子語錄註讀經記疑讀史記疑偶閱雜抄等編載於伯曾祖芑貽公所撰行狀顧歲月淹久書目僅存自樹庭兄移宅高郵寶齋姪旋居故里展轉遷徙藏稿大半散佚同治庚午辛未間湘鄉曾文正師總制兩江開書局於江甯省城時同里劉叔俛茂才從事局中湘鄉師訪求白田公遺書茂才以所藏讀書記疑十六卷對并厲書凱泰始知遺稿猶有存者亟索寄閩中登諸梨棗將以就正吾師迺書纔付梓師已騎箕竟不及見洵爲憾事是書

抄本原題白田草堂續稿叔俛尊人念樓先生易以今名書中卷一至五皆說經卷六至十皆說史似與行狀所載讀經記疑讀史記疑相合未知是一是二抄本魚豕譌甚先是叔俛茂才校勘一過近於榕垣延傅節子謝夢星兩司馬詳細校對第五卷音韻考則孫少彭太守所校也又彙寄浙江俞蔭甫太史同年重加訂正開離於壬申春仲六閱月而工竣敬跋數語誌緣起焉族元孫凱泰謹識

豐山王勿翦著

知新錄

燕在閣藏板



燕在閣知新錄 自序

予少有志功名之路荏苒歲時迄無成就不得已以筆墨依人而家累實繁故交零落餬口於邗江者殆廿年於茲矣兀坐荒齋不克自遣因念人世歡娛之境或樗蒲角勝或豔冶怡情否則歌板追歡酒食是議然此皆有力者能之非所語於捉襟肘見之士於是以涉獵爲樗蒲以名理爲豔冶以議論爲歌板以詩書爲酒食遇會心之處卽書之殘簡名曰知新亦不過於愁歎中強爲歡娛耳昔昌黎云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主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者又云今不爲時所用將試學焉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棠年近桑榆學殖荒落又老憊不能精研何敢望其學問之進至於大賢君子雖切叩止之思亦無從望其肩項卽禮樂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手不停披亦藉以消其歲月又何曾得窺其門戶世之大賢君子或因此書而誨其所不知因其不知而開發其所未知俾他日龜毛兔角鵠白烏方亦略能窮其旨趣豈非棠之厚幸也哉書成爰述其行由弁諸卷首康熙丁酉夏五豐山王棠勿翦氏撰

知新錄凡例

是書採集皆屬前人議論閒參以己意如云某事則曰見某人某書如論詩出自先君子者則曰見樗園詩評不敢混入忘却源流也

是書有論有記有說有題後凡不著姓氏者皆採臆說也恐不能入於中正之途幸高明恕其狂而教之

是書非類書也偶有所得即書片紙投之篋中日久成帙取事之相近者編於一處掛一漏萬知所不免然非分門立戶比也

是書因自己不識源頭故務求本始若事了然于其目者即論議醇正不復攬人恐致卷帙之繁

河圖象數太極圖說皇帝王霸道統諸事人人所共知者往往人以爲難而忽之棠初亦不留意故書之千首以爲朝夕玩味若云識得源頭則屬癡人說夢也

天文之學後代精之益精故書其源流以備參攷祀典出於前人論議甚多出于棠之意見者無幾本朝崇祀盛典棠杜門不與外事無從知其損益多有疏漏識者鑒之

佛道與儒教不合書閑道錄數十則使人知有方向而散見于仙佛者略爲辯正一二

事有見于古而不行于今者有見于今人以爲創而不知已行于古者事屬尋常亦爲拈出

一事不知學者之恥然人當知其所當知不必留心于所不必知也故書中于所不必知之事彙不錄

裨官說海搜神異域等書何事不新然無關於世故皆擯棄不錄索隱行怪有非棠之所敢出也

日用閒事務心喜推出根由查已前事物原始等書類皆如泥牛入海永無消息或如半路上稍得家書便謂到家有分皆是長安在西向東笑耳棠集此書安採臆論翻案極多世之毀譽原在所不計也

一塵市下里之言皆有來歷亦爲採人以資笑柄晉人新語世所不廢也至于時事彙不載及

立言須有警勸所譽者書之以風世所惡者書之以警世是在觀者言外悟之

天下事物之理則故而己矣甫以爲新轉瞬便爲陳迹書名知新亦竊語耳且今日之所謂知新他人久知之不見新也故知新者就棠一人言之就棠一時言之棠

往日之所謂知新棠今日視之不見新也則棠今日之所謂知新自異日視之又何新之與有如棠少年有說虎一賦此少年之知新也今亦收入知新錄中此亦于

金蔽帚之意

天下事物不知根據者極多意欲廣為搜緝以老年病
師不堪作勞倘病小愈他日竿頭更進得資友朋之益
聞所未聞則榮他日之知新又非今日之所謂知新也
幸不吝以教我

王 棠漫識

燕在閣知新錄目錄

卷之一

河圖象數

洛書洪範

周濂溪先生太極圖

經世天地四象圖

皇帝王伯

經世衍易圖

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

造物生化不齊

物各一倫

生物月數

生物之始

天也

皇極動植通數

天地

卷之二

目錄

世界

天地

人身一天地

九經

先天圖

六

易六卦

反汗

繇爻

易理

論易

朱子周易本義

游魂為變

三十六宮

始

大禹訓

詩題

什

鄭衛

風有三義

孔孟毛鄭	變風變雅
二南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	葛覃
卷耳	兔爰
鵲巢	行露
何彼穠矣	騶虞
凱風	匏有苦葉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新臺
定之方中	相鼠
于旄	載馳
考槃	碩人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王風黍離
楊之水	鄭風
女曰雞鳴	野有蔓草
齊風敝笄	葛屨五兩冠綬雙止
魏風葛屨	伐檀
唐風蟋蟀	楊之水
秦風	蒹葭
終南	陳風
浮游掘閱麻衣如雪	鹵風

魚麗	湛露
彤弓一朝饗之	家父作誦以究王訕
哿以富人哀此憫獨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胡逝我梁	大田
瞻彼洛矣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
小雅何草	大雅文王
縣縣瓜瓞	思齊
皇矣	生民
鳧鷖	卷阿
民勞	板
卷之三	桑柔
抑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	召旻
頌	清廟
思文后稷	有瞽
潛	泮水
闕宮	鄭衛國風
邶鄘衛	魯春秋

經文失次	三禮
三加四加五加	尙書論
周禮	儀禮
大學	論語
道統	陰德陽德
為學	理氣
信論	權
敬	邵蔡數學
知命	主人翁
活處觀理	憂樂說
禮	體用
開道錄	薛文清公讀書錄
卷之四	
朱子論心	程歐養魚記
象山論學	疾書錄
羅念菴先生規言	鬼神
畏湖真感	歷代治曆
青田論曆	經天要略
卷之五	
談天	瀟天儀

地下天	指寅說
月體如彈丸	月食
日月	陽燄
月光	月食非地影所隔
日食妄言事應	日遲疾極差
水火石土	天星徵應
日出入	天地里數日影里數
星官	保章氏
星名	星事多凶
歲差	十二時
白濁黑月	時刻
晝夜刻	積餘遺闕
冬至後定閏	
卷之六	
十九年七閏	陰陽詔占
世運會元	百六陽九
立春元旦定例	先天卦分二十四氣圖
七十二候	節氣長短
不得已論十謬	六十甲子納音
艮吳坤乾	建除家

改月	雷震
旋風	蜥蜴吐電
卷之七	
歷年甲子	推運得妬
曆本後甲子	六更
隻日雙日	子夜
月忌	至元曆節候
龍見而畢龍見而雩	上七上九
張燈	地老鼠
上巳	楊柳圈
沐浴	挑菜
寒食墓祭	寒食
伏	烏飯
難用狂夫	八蜡
禱而不祀	風雨雲雷
五帝	祀典
左傳五祀	五祀不言祀行
釋奠	舍菜卽釋菜
初獻亞獻終獻用三人	祭丁
王文成公論廟祭	

歷代祀孔子方向	孔聖祀典
顏曾師孟	考正祀典
先師不宜立像	晦翁跪坐拜說
卷之八	
鄉賢	高禩 <small>附氣氤大使</small>
社稷	城隍
土地	東嶽治鬼
地獄	馬神廟
巫	求雨
解土	行香拈香
擬水	擬紙錢
紙馬	神道設教
土木論	倪岳會正祀典疏 <small>釋迦</small>
子 <small>紫微</small>	張天師 <small>東岳</small>
真武 <small>玉皇</small>	魁星 <small>城隍</small>
壽星	女神
文昌	梓潼帝君
張仙	乩
天翁姓名	太一
玉皇大帝	岱岳碧霞元君
三官	壯繆事跡雜記

關公追封

卷之九

泗州大聖

神舟

七姑

金龍大王

天主教

鬼帝

神燈廟

禁術

聖水

識緯

呪詛

何見鬼

靈哥

神樹

金佛

佛書入中國

新錄

寺院

觀世音

寺門四金剛

彌勒佛像

三道寶階

佛足跡

佛經諸名義

如來

釋迦牟尼

菩薩

釋

北宗南宗

金地藏

塑佛

佛經乃文人所作

袈裟

傳衣

佛號

月齋十齋日

僧尼

念珠

永隆雨

沙門

墻影

剃頭書

元朝帝師發思八

佛法如燈籠

黑衣

布施

佛光

涅槃

泥洹

水懺緣起

寄庫

佛山

闍道敬人

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僧犯色戒

秘密教

老子非異端

新錄

張大帥

張大帥

夫帥王印法

張大帥

五君林捲文

道品

養壽

藥酒救火

麻姑

丘長春真人

灰袋道士

張果

卷之十

張果

八仙

林靈素

渡河湔褻

水仙

遊月宮

龍從火裏出

符水呪病	響耳
金丹	燒煉
佛臍丹書	五禽八戲
布氣	天地間一賊
天下豈有仙人	召鶴
戶樞不朽	青姑白姑血姑
三魂七魄	杏核丹
急急如律令	彼家我家
改元	三教
忠質文論	王者不臣
知新錄	知新錄
封禪	繩地天通
兵刑合一	火膏
鄉飲	重本抑末
兄弟不相為後	舍孫立子
用宗室	登聞鼓
黃麻白麻	正始
世臣	諫坡
鐵券	革殉葬
去揭帖	天子為人臣作碑文
不禁中表聯姻	留中不下

招安	英宗節儉
明太祖拜褥用布心	立高岡無處平地
拔山拔河	為人父母贖男女
慈幼局	百工
皇伯考	明朝世次
卷之十一	
創業之君不利長子	布衣天子
立皇帝	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
公	大慶法王
撒金錢	禁說謊
知新錄	知新錄
南垣	南牙北門
銅人	入閣
兩廂	呆憇
馳道	屈膝
行在所	輦
鹵簿	班劍儀刀
鳴鞭	曲蓋
諺門	雀尾
天子殿前松樹藥樹	平天冠
賜孔雀翎	離宮

阿房

西京宮殿

歷代都雍總論

卷之十三

汴梁宮

南渡宮殿

元季宮殿

明南京北京宮殿

仲長統論大位

量如天地

相度

美則歸君

秤停

厚德

儉德化人

大耐官職

文正寬厚

雅量

知新錄

建賢錄

建賢錄

老成人

愛名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忍辱負重

經理流民

收豪傑

吏事

卷十三

禮樂因時而變

先賢論政

忠臣不避好名之嫌

立身自有本末

曾南豐引格言

王梅溪真西山論屬邑

詩

四事箴律已以廉推以仁存心以

恭 蒞事以勤

論廉

不要錢

忠介清正

治天下匠

許劉

講師三昧

黃白異議

諫論

解怒不可觸怒

人臣不宜私結親王

倉卒用智

偽書遺害

錢唐以身衛道

陸納率素溫公真率

治蛙聲

脫屣上殿

宋時宰相書名不書姓

諾字

閩人寺人

知新錄

中官阿丑

君臣逸樂

有所挾

大無上十益經

補鍋匠

雪灌和尙

官員額數

元朝官制

六部尚書

六部異名

小儀中儀

經筵侍講不坐

執金吾

洗馬

九寺

崇禎四十二相

巡撫

布政

五經博士

御史風聞言事

喉脣	官銜
知政	明初府縣品秩
黃堂	知縣
髯須主簿	教官
史曹用孤貧有志行者	五房
才力不及	鬻爵
告身	納馬納粟
生祠	脫靴
卷之十四	
頌德政	五教三綱
饗道教藝	教由樂始
三安	句讀
句投	養蒙
師友	論衡以錢喻學東坡以
錢喻意	舜孝
就度譽究畜	邢原論君父
望南雲	趙苞
尊親論	孝行旌異議
孝字即古學字	不祥
訓子邀恩	鬪罵

割肝割股	繼子
家事治	同居
兄弟相殘	新安離別
干祿	趨時
言行	懸錢斷塊
造物忌名	能言鸚鵡
缺陷世界	簡易
勤謹和緩	忍
清高	戒貪得
耳視目食	不妄語三字一箇信字
束修束脩	瓜牛廬
寬于天下	橋廉共義
酬幣侑幣	借物寓意
撲滿	磨兜鞭
欷器	布衾
通志論	朋友忠告
卷之十五	
假人書于人澤	子畏虛心
非木非石無思無為	道三箇好
士有五瘴	唐制舉科

王文恪公制科議	武舉
生員數目	科場字號
搜檢夾帶	倩人
庭筠爲人作文	匿年
糊名	巡鋪
關節	看榜
南宮	五經中式
燒尾	同歲卽同年
門生天子	門生報恩
甲科	孝廉
進士	前進士
進士題名碑	四甲五甲
朱晦菴先生同年錄	宋制科分五等
殿試	滿狀元漢狀元
狀元	榜眼
探花	庶吉士
翰林院	翰林不出科第入
翰林告假	律呂相生圖
律呂說	樂
楊廉論元聲書	樂辨

七始七律七音	七音
舞	舞說
卷之十六	
舞字	舞金柷
音樂	季札不知樂
閔蔡審音	匏七三音
琴	月琴
瑟	五十絃
鼓	鼓一通角一壘
鼓吹	琵琶
琵琶亦作批把	笛
振技	打十番
簫	柏板
頭管	唆哪
磬段	胡部
胡部諸調	曲調餘聲
六么	合生
都盧	歌
鮑老	雲韶班
淨旦末丑	雜劇三甲

宋教坊 乾淳教坊樂部

唱情 唱楊花

吳越聲邪 西廂疑義 風欠酸丁 葫蘆提 遂

易前因 縫口 迭審 大小車 顛不刺 打

當 周方 惹的心漾 既不沙 湯他一湯

四星 金粉 男寵

簡閱 兵法言左右

陳法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戰車

卷之十七 有脚之城 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

馬 論馬

出奇制勝 湯陣

伏兵 揚公之舟

海師 師或與戶凶

建置團營 辨旌旗

五兵 鎧

甲 弩

馬先生 砲

兵字 槍楮

諸葛銅鼓 播駭捐楮

夜士 棹

擊鼓 街子

五刑 典獄配天

噬嗑三三 震下 離上 比律

肉刑是中刑 五刑只一死刑除肉刑

有二死刑 椽陰

勅律 元代管杖刑

錦衣衛 三木

祥刑 佳兵

夾棍 板子

櫻 酷刑名目

打十三 治獄管私

庾死 皮場廟

十惡 罪人不及家屬

父子相夷兄弟相賊 地訟

卷之十八

慎刑獄 恤刑

赦 贖罪

市朝 項顯有釘

丸族 三年之喪

三年服不分齊斬	生氣接續
死生說	復
重	主
尸	七七誤用虞禮
七七	喪杖
疏菲	孤露
孤子哀子孤哀子孤哀孫	
孝弟	兆域
殯室	墓
墓論	墓說
元朝禮	晉氏指蒙二則
廬墓	羅一峰起復疏
異姓子為所養父母	繼父不當制服
師喪無服	五服皆為衰說
繼母如母	母黨之服
卷之十九	
期功喪去官	期功不奔喪
有服者不得借吉易服	宋丁憂起復先授武官
墓祭	祠堂
開墳	豫凶事

暖孝	借吉
帝王陵寢	舜陵二妃墓辨
文帝霸陵	疑冢
宋陵寢毀瘞始末	岳墓
謚	私謚
繆穆通用	岳忠武謚
文信謚忠烈	贈官之始
以恩回贈得及祖及外祖	
覃恩移贈	疏河
漕渠	賈讓治河三策
伊婁河	浮橋
黃河入淮	海運
黃河清	耕蠶
養蠶室	
卷之二十	
憐母傳	憐母續傳
帝籍	五畝為雙
牛耕	狹馬
救荒	常平法即周禮遺意
常平說	救荒不可遲

饑餓	碎穀諸方
戶口	黃冊
魚鱗圖冊	某部某書
銀米出入數	唐青苗錢
安石青苗	蘇松田賦
蠲免錢糧	羨餘
糞壘錢	海王
兩淮鹽課	鹽法
鹽販	白圭治生
當舖	葱肆雞肆
聚寶盆	聚寶碗
片賣祠廟	錢
御書錢	錢字
大萬	烏寶傳
元朝不用錢	
卷之二十一	
傳別	飛錢
交子	會子
交鈔	金
銀紀	季春頌冰

冰說	水管辨味色潛合
太西論水	溫泉
管子水地	蟹黃水
水性強弱	八功德水
惠山泉脉通京師	水有五色
一眼泉	拆洗惠山泉
天台竹瀝水	三冷
廣陵濤	假泉水
水之加重	龍池
飛渠	滄浪
慎火停水	火
宋無忌	四時改火
回祿	丁子
龍火	六書
杜壹釋崎嶇碑	岐陽石鼓
石經	石有生長
蘭亭	淳化法帖
臨河序	千字文
子敬帖	祕閣帖三卷真偽
章草即行書	隸楷源流

飛白

論書法

卷之二十二

元和脚元祐脚

古肥今瘦

古碑隸書

朝字八音

二十字作三樣寫

句字于字淡字

刺齒肥

蔗字

正字

別字

讀書不識字

造作名字

名字

姓

名字互用

二名只用一字

漢宣帝重雅賦

韻學源流

離騷

漢樂府

日出入

古詩十九首

論陶詩

初盛中晚

詩人多蹇

唐詩絕句凡例

樂城山谷論詩

詩有美刺

平楚

漫與

元微之韋應物詩

懷古詩

堯夫解詩

經筵不講國風

詩有天子宰相

詩快仔

評韓詩

昌黎姪

白集協韻字

劔南詩多用如似一字

後村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十謬

殊字問罪

詩文蒙字

左傳文法

杜牧之論兵蘇東坡論

文

元人七卦

亦已焉哉

知文難

文要真

文無憑據

卷之二十三

養氣

飲墨

文應改定

晉唐文章

左史同異

論古

驩堯

湯慚德

栢翳卽伯益

紂太史

喪家之狗

素王

以醉觀人

子羽

漢十八侯

十九年

獨夫寇仇注脚

四公子論

秦皇漢武

呂不韋

秦論

扶蘇論

賈誼治安策	賈誼論
太傅新書後	其二
讀左氏	讀管子
讀伯夷列傳	伯夷論
讀孔子世家	春秋論
孔聖生卒考	論左氏
王吉	陰謀非黃老
漢時四大諱	孝景及孝武本紀
帝王受命	論揚雄
孫策劉先主	貂蟬
昭烈帝	祖孫
伯喈有子	七書
劉楨吳質	獨笑圖
書靖節集聖賢羣輔錄後	
文中子	讀韓文書後
卷之二十四	
書柳州舜禹之事後	辯桐葉封弟辯
復讐論	張許史安
讀蘇文	書東坡三槐堂記後
二程世次考	讀荆公君子齋記

書荆公季子論後	都臨安
元檄文	秦元論
建文書法	建文出亡
建庶人	方正學
文皇帝	正統回朝
安都	唐代藏書
宋代藏書	書院
雕印書籍	書厄
永樂大典	一醮再醮三醮
撒帳	男下女
魚水	後宮御女定數
南華論色	少有利
房中	婚禮
母以妾為妻	月事
腋氣	坐馬鞍
回馬	彤管
鍼箭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貞節遺跡	黃鳥止姑
喫醋	
卷之二十五	

七出	明雌亭侯
温媪	昌黎乳母
奉宸府	置面首
雞皮三少	唐時公主
妓妾雙名	蘇杭妓名
寡妻	養瘦馬
覆水呂望事非買臣事	女紅
搗衣	女侍史
婦人臉用顏色	著簪
金條脫	指環戒指
訶子	纏足
穿耳	細腰
青唇	花箭
蝶粉蠶黃	粉白
安置	髮髻
髮鼓	夜合資
婦人不跪	家禮婦人拜考證
歛衽	古器
好古器	窯器各種
明代窯器	宣爐

玉	玉玦
焚玉	食玉
彈窩	水石
水石說	假山
黃銀	水銀海
木難	祖母綠
奇藍	環
宋蔡公論字畫古器	宋蔡公論字畫古器
辨古器款識	畫
一筆畫	畫馬馬死
畫蛺蝶	
卷之三十六	
戴牛	畫山水訣
皴法	論畫法畫綱
辨書畫	畫家十三科
裱背十三科	制器之始
劍器	日鏡月珠
金斗	熟升
熨斗	炭灰
剪刀	筆墨

帛紙	筆
墨	穿衣鏡
眼鏡	鐵鏡有氣
透光鏡	錫子
梳枇	撒扇
算	算經
九九	珠算
湯婆	唾壺
湯兔	不落
酒海	盃盞
竹節	鏡銀
釘筵	終葵
粹燈	燭
竹夫人有二義	簞
夜航船	人輿
童容	織
木牛流馬	筭筮
秤上星	俎
倚卓	杌
繡墩	檯燈

坐褥	笏
手版	堂聯
扁額	門神
摺紳非縉紳	榜
帳	被
統	衣裳
冠	堂帽
席帽	四翅紗帽四翅鳳冠
綢巾詩	呢
服色貴賤	錦衣
表錦表繡	縐黃
金紫銀青	青紫
裙	袴
銀靴	靴鼻
香薰履	鞞鞋
履鳥屨屣鞋屐	邪幅
半臂	雨衣油帽
窄袖袍襖衫	開胯
荷包袋	帶
緙絲	縐

卷之二十七

火浣布	綿花綿布
鹽	傳國寶
印章源流	印章重字加二畫
花押	印油法
取字法	抵萬金
信	勿勿非勿勿
啟後慎餘二字	書簡後不一
六博	博奕
雙陸	五木
擲槩	蒲博
骰馬	築毬
葉格戲	葉子非紙牌
天祿識餘	陞官圖
象棋	圍碁
分題翻勢	骰盤投盤
踏扁色兒	捕押
猜拳不賭空	搏拳
擊壤	打碟
飛墜	步打白打

跟頭戲

放紙鳶

犛軒眩人

唐梯追人

高繩

潑寒胡戲

吞船

五行

五行八卦司化六十四卦圖

五行生剋

卜筮

庚節撰著法

太乙數

卦影

九宮一算

九宮色目

祿命

星命

三十六禽

八字

八字数目

秤星經

論勾陳

蠶子數

孟琰

籤

奇門擇日

拆字

轉式

宮商角徵羽五姓

丙午丁未

望氣

相術

卷之二十八

慶壽典禮澤及男婦

聖壽排當

生日

簪花

青雲白髮	白樂天詩紀歲時
乞言	年開七袞年開八秩
望八	不得
孔聖四十九表記	有文在手
元氣重十六兩	峻
頭責子羽	耳目鼻舌
三端三妙	人形
心影	摺鼻
人中	面不畏寒
白面	醉眼麻茶
眼語	笑
絕倒	笑面似靴皮
口過	要領
盱衡	好身手
一包膿血裹了一塊骨頭	
九藏九竅	錯喉
沿夔離	病菌
髮無寸長	馬肝石染鬚髮
髮價不及猪毛	人中惡趣
嘯	斗士有牛

半士賦	前身後身
白犬前世是人身	猪蹄子
卷之二十九	
天廁天屎	廁事實
廁帛	坐
拜	四拜
高揖	抱頸
折枝	問訊
粥飯	麵飯
占米	一條米
滋味	點心
餅	不落英
饅頭	麻慈
苦蕒饌饌	馬蹄髓清水鰻鱖
搗髓	河豚
種羊	鹿尾
呼相如為蚩蚩	饌羞
服脩	鐵雞
水族加恩簿	蛤蜊
魚脰	石鴨

蟹斷	珠玉羹
五淨肉	五葷
焚枯	禁豢豕
撒胡荽	蒿苳
馬耳菜	山藥
豎豆	削瓜
笑矣乎	乳腐
鹽豉	蓀卽梅
白果	棗
梨	消梨
荔枝	頻果
盧橘	諸蔗
雞蘇	茶
蘇廩十六湯	點茶
茶禮	沫餠
茶名	茗戰
潑茶	活火煎
淡巴菰	索郎酒
鶴觴	婪尾酒
酒惡	屠蘇

食酒	百末
紅友	洪醉
玉浮梁	箬下酒
酷酒	禁酒
藥王藥上	醫說
三折肱九折臂	官能
莊子知醫	巖石散
白字藥	大醫院十三科
二百味草花膏	好膏藥
醫諫	用藥
天成中進士侯寧極藥譜	
木乃伊	陳士慶傳
人參	鹿茸
卷之三十	
夢說	宜林神
呂翁夢	同夢
夜夢題門	天醉
終南山	誤訂分野
分野	南戒北戒
南北盛衰	河源崑崙

星野變易	外國表章
三韓	哈密
交趾	日本國
十八家王子	二庭
兩京	金陵古城
木經	廳
十三樓	虹橋
二十四橋考	密作堂
徽州城陽院五輪藏	四照亭
冷泉亭記	花之寺
砌臺	飛來峰鐫佛像
雪宮	磁石門
坑儒谷	匡
莊嶽	駢邑三百
畫	丹陽
虎丘	錢唐
若耶溪	奔牛
八尺	海潮
鬧潮	江嘯
地動	麟鳳解

麒麟非一獸	鵬即古鳳字鵠即是鶴
化鶴	獅子吼
卷之三十一	
龍	龍有雌雄
鳥王啖龍	伐蛟
鶻義隼仁	毛虫保虫互食
高柔疏	說虎賦
熊虎記	非熊
羸駃騠	衛
牧馬	課馬
竹披	扇馬
馬缺耳	舞馬
三花五花九花	馬稱走
叱咤	鹿王
遊化 哨鹿	道家食鹿
禮鼠	白貂
紅鵝	鷓鴣
杜宇	魚訛
金魚	猫王
猫兒狗子	銀鱗金龜

陶犬瓦雞	八哥
畫眉	襪雀
鸚鵡	拱背
五眼雞	顛當
知鳥獸音	蝨
禽獸草木	松
秦封松大夫陳封石三節	
五大夫非松	紅白桃花
牡丹	玉樹
沒骨華	陀羅花優鉢羅花印姿
羅樹	辛夷
黃海異花	佛手柑
桂子月中落	並頭蓮
睡香	孝梅
楸	矮雞冠
茶蘼	種薔薇
楓東樟柳	南燭天竹
倒垂蓮	稱呼
三老五更	老爹
老公	婦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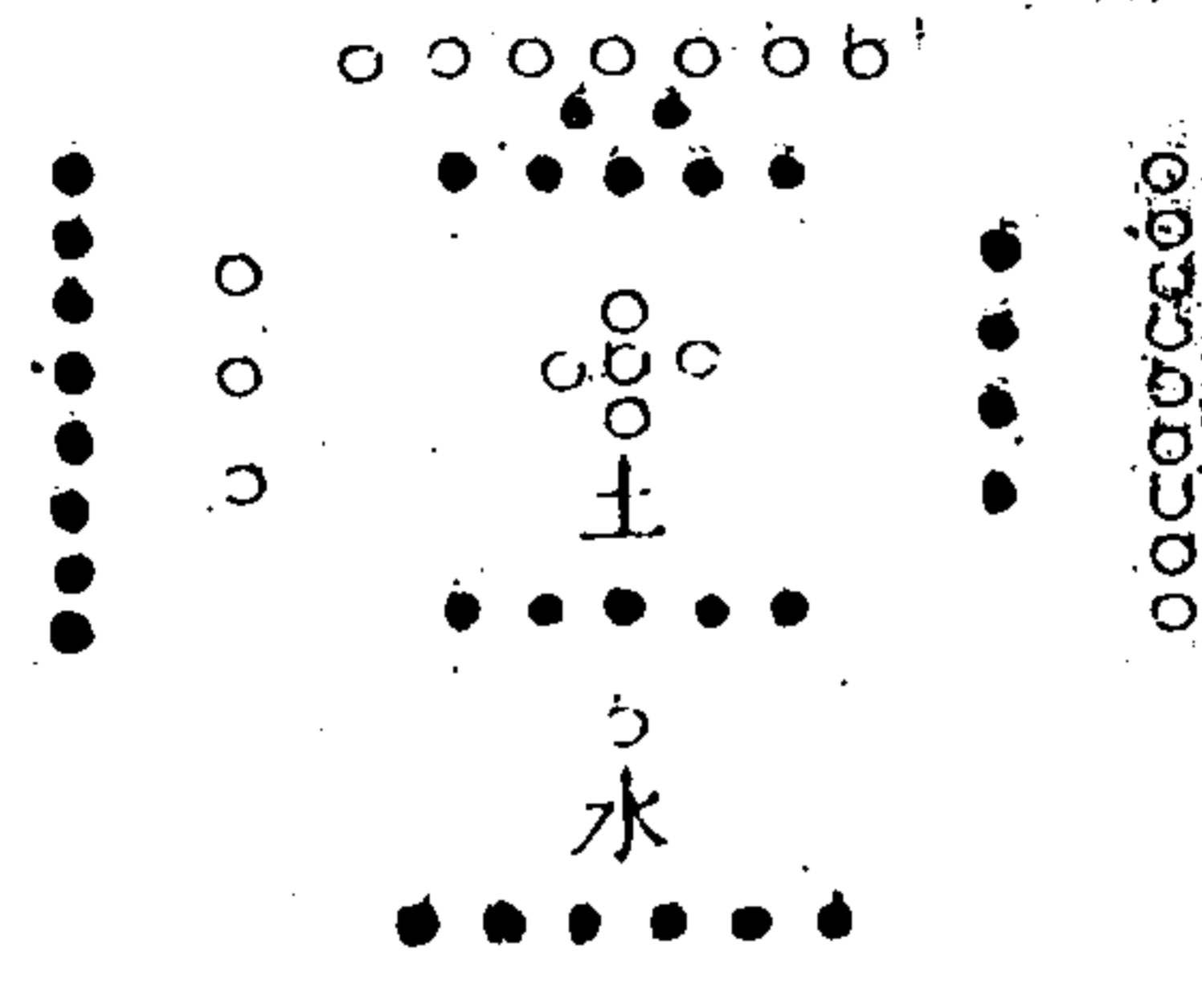
家公	丈人
翁	哥哥
阿八十八	先生
稱號稱先生稱年晚生	老先生
太夫人	
卷之三十二	
妳婆乾阿妳	社兒社弟
令尊	家兒舍弟
家弟	大弟
家父家母	尊兄
家嫂	令兒
貴孫	姪
孤哀辯	親家
太翁	朝奉
官人	居士
舅出	外生
男子	名士
秀才	措大
貓兒相公	先輩
娘子小娘子	鄉里

看新婦	室人
麻線	漢人
遊頭	財主
待詔	生口
臧獲	併當
家生兒	綱紀
總管	小底
布袋	門客
下官	生人婦
樓羅	大和尚
和上	梵嫂
三姑六婆	快行
快手	火頭
牙行	中人
步頭	賽神
好生	爭閒氣
心風	糠覈
星星	木偶印木寓
籠束	意氣
手迹	人事

斯炒	外後日
參辰非參商	發迹
生書	脫籠
丁璫	飯袋飯坑
傳代	龍鍾
温墩	鮮翠
泥窗	骨董
骨朶	來羅
行由	蒼茫
撒潑	麩毳
夸毗	色叫
鑽刺	欺負
誰何	不中用
擡舉	安隱即安穩
石敢當	點點滴滴
仔細	從容
特健藥	煖房
旗頭	生字作語助
將息	多謝
當對	好風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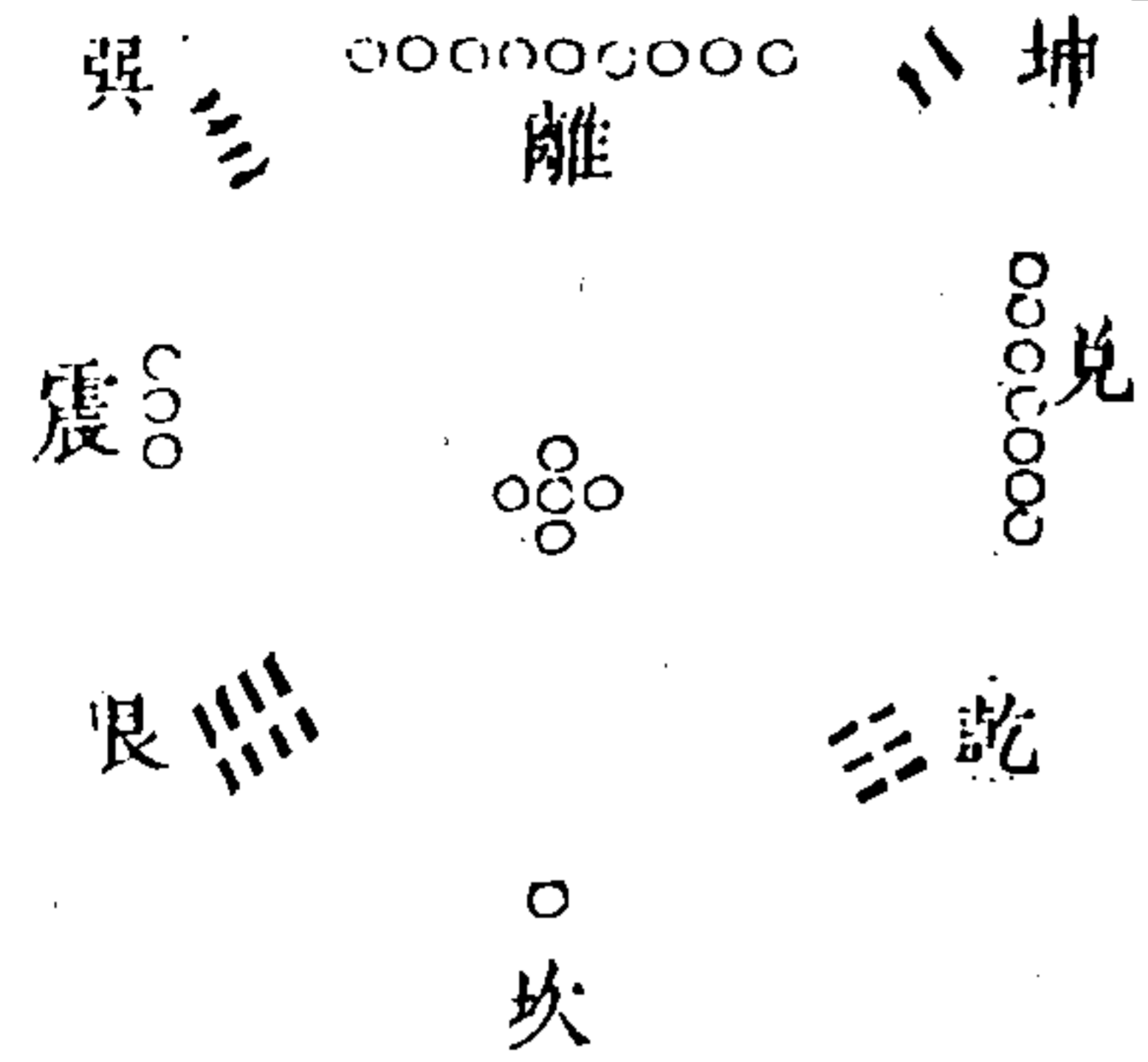
寧馨	頭腦酒
常例	紙包
一頓	巴攬
羞死	替人
物故	飛砲
醉白	利市
不耐煩	塵槽
然贊然諾	護前
發舒	笨
乾沒	榻柄
資斧	都是烘
嚇	給
何樓	虹
但中	

燕在閣知新錄目錄終

燕在閣知新錄卷一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白嶽汪晉徵涵齋	
新安吳 苑鱗潭	
古欽張兆鉉貫玉	
岑川程 浚肅菴 叅校	
河圖象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 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 三十共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p>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 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王棠</p>	

曰河圖相生次序先有水而後有木金可知水火為功不小而為害亦至大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是天水為害而地六不能成也得大禹然後地平天成此天地位萬物育之權非聖人參贊不能也

洛書洪範



洛龜負文於背戴九履
 左三右七二四為肩
 六八為足而五居中禹
 次第之成九疇云云
 洛書一合九為十二合
 八為十三合七為十四
 合六為十五居中央縱
 橫皆合十五之數

河圖左旋生數也洛書右旋尅數也一生一尅天地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

下學堂劄記曰天地之數莫不始於一而中於五五者生數之盡變數之極也一二三四五行之生數六七八九十五行之成數未有五五在一二三四之中一合四為五二合三亦五也既有五五又在六七八九之內一二得五為六七三四得五為八九也前乎五者至五止後乎五者又從五起一二三四二老二少之位六七八九二老二少之數二其五為十即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合也三其五為十五即六與九合七與八合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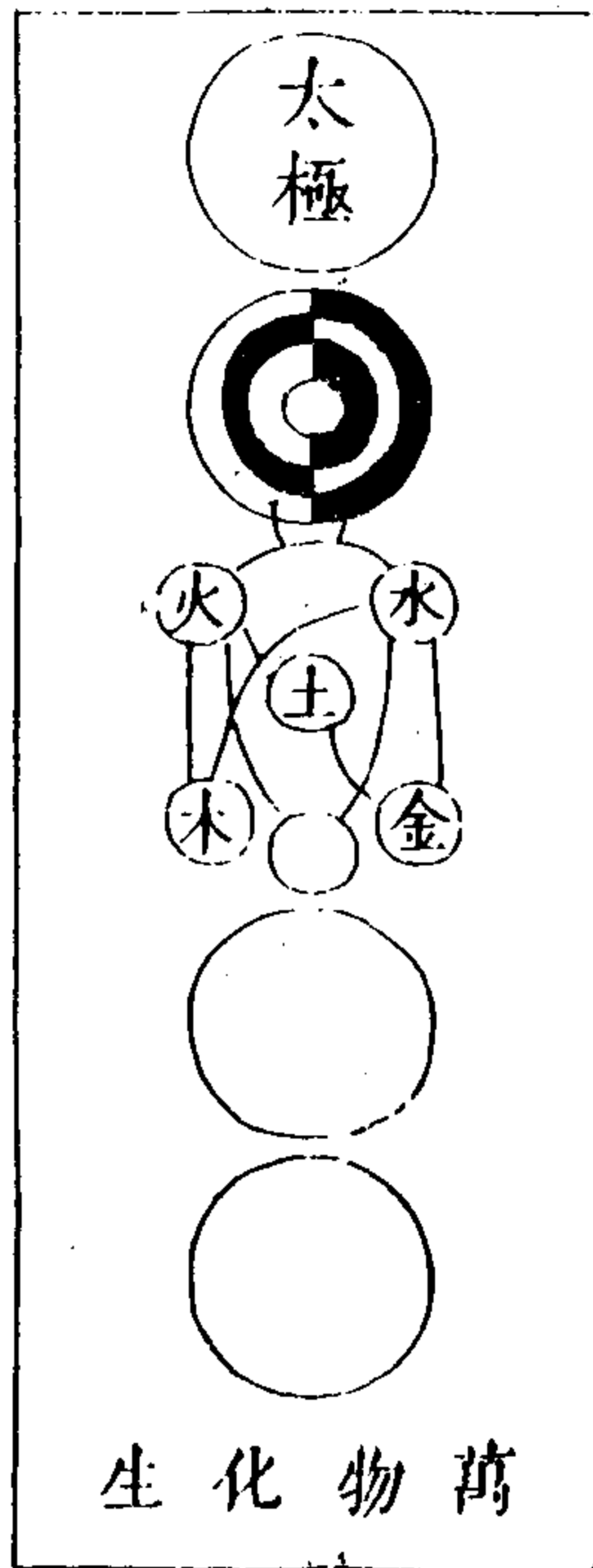
河圖洛書

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而表裏經緯縱橫曲直其數無不昭合也河圖洛書其位其數似不同而實無異河圖一連九二連八三連七四連六洛書一對九二對八三對七四對六合之皆得十河圖左七與八右九與六又左一三五右二四為九與六中五與十洛書縱之二七六為九與六一五九為九與六四三八為七與八橫之二四九為九與六三五七為七與八六一八為七與八合之皆得十五十者二五之數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合而五在其中十五者三五之數七與八合九與六合而一二三四在其中河圖天數五地數五洛書奇數五

偶數五天數卽奇數一三五七九是也積而爲三十五
 地數卽偶數二四六八十是也積而爲三十五者
 五五之數三十者六五之數合之爲五十有五要之不
 離乎五也是以五之爲數也於德爲信於行爲士於位
 居乎中於時旺於季舉參天兩地經天緯地皆不能外
 於其數積其實衍其子爲數無窮而無非是也故河圖
 有五有十而無非五洛書有五無十而無非十河圖虛
 五虛十洛書虛五其外皆四十四者又八五之數河
 圖虛十卽洛書之數虛五卽大衍之數洛書五自合五
 而得十卽大衍之數積五與十而得十五卽河圖之數
 大約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合皆得十之數七與八九
 與六合皆得十五之數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以五積五
 以十積十皆得大衍之數也理無二數有二耶且河圖
 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皆合而爲奇體中之用洛書
 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皆對而成偶用中之體二五爲十
 除却二老二少本身之位卽各得二老二少本身之數
 三五爲十五除却二老二少本身之數仍各得二老二
 少本身之數二老二少四象也卽圖之一合六二合七
 三合八四合九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也
 而四實四虛之位四正四隅之數卽在其中此八卦之

所由出也是故以四積之四八三十二少陰之策四七
 二十八少陽之策合之得六十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
 四九三十六老陽之策合之亦得六十至於律呂干支
 之類其相乘之數無不與策數相合豈非圖書爲數之
 祖而易與範之所從出者耶其上下左右前後順逆疊
 相生射通爲韻辰互藏其宅各得其配參伍縱橫錯綜
 變化無往而不得其妙也學者詳之
 易之數八範之數九自一而八自一八而八八自一而
 九自一九而九九理一而分殊也由八八而一八由八
 而一由九九而一九由九而一分殊而理一也一八一
 九八八九九數雖異而理則同
 五

周濂溪先生太極圖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爾○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入者陽之變也入者陰之合也困陰盛故居右因陽盛故居左困陽穉故次火圈陰穉故次水因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

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

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道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

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

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陰靜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

知新錄 卷一 九

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

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

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

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措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覆焉此之謂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言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

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

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聖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

是

以其行也也申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

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

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

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

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

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

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

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

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

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

知新錄

卷一

三

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以證其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侖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於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

以不知也

論曰愚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離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

知新錄

卷一

三

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

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

知新錄

卷上

四

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

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止

知新錄

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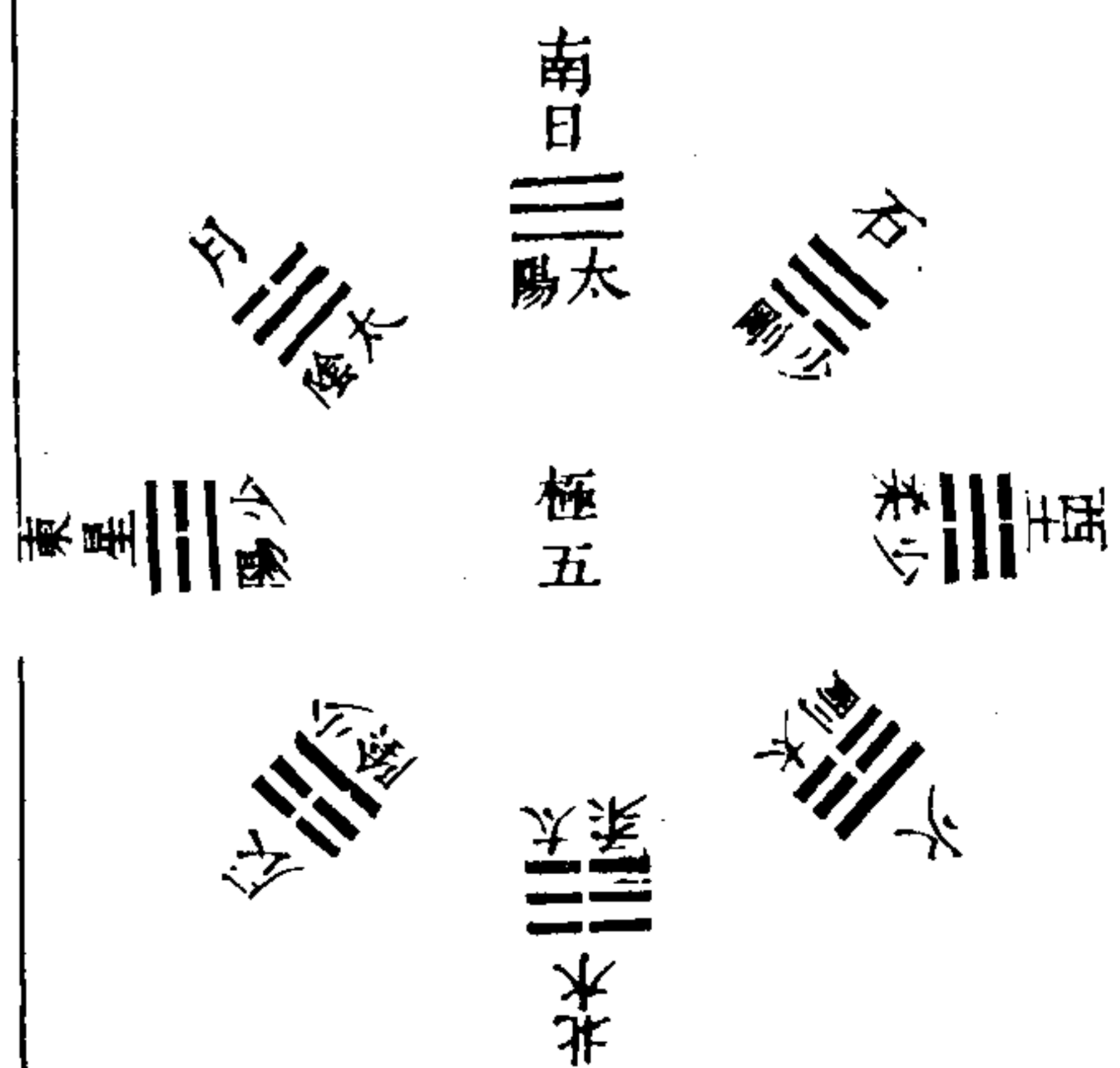
四

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熹旣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

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閑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自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喜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喜謹書

王棠曰柳子言無極之極康節亦言無極之前陰合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朱子言主意各有不同柳邵以氣言周子以理言非周子無以啟千載不傳之秘非朱子無以得周子立言之旨故將太極圖並朱子註解並列於前竊謂程子親授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一字不言及則知此理索解人甚不易得故程子不輕言耳

經世天地四象圖



知新錄	卷一	太陽	太陰	少陽	少陰	少剛				
日	暑	性	日	元	皇	日月星辰石土火水				
目	寒	情	暑	寒	晝	夜	雷	木		
月	會	帝	性	情形	體	木	易			
耳	帝	性情	情形	體	木	易				
星	畫	形	目	耳	鼻	口	辰	夜	體	皇帝王伯易詩書春
鼻	運	王	元	會	運	世	伯	秋	分配	
口	世	伯	秋	分配						
石	雷	木								
色	歲	易								

少柔 土 露 草

聲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氣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味 辰 春秋

西山蔡氏曰動者為天天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陽之

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為日太

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是為天之四象日為暑月

為寒星為晝辰為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

知新錄 卷一

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

天之變也靜者為地地有柔剛柔者靜之始剛者靜之極剛柔之中

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為水太剛為

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是為地之四象水為雨火為風

土為露石為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

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

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變

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

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

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

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

物應於地之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

味蓋其所感應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於人則得

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

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

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

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能

與天地參也人而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

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伯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

為生長收藏皇帝王伯有易書詩春秋為道德功力是

知新錄 卷一

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為十六皇

帝王伯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為十六十

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

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

邵子曰日月星辰共為天水火土石共為地耳目鼻口

共為首髓血骨肉共為身此乃五之數

邵子又曰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十數之全也天以一

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

是謂有無之極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

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之一以况

自然也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以况天地人也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時體數也三月三十日用數也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故用者止於三而極於九也體數常偶故有四有十二用數常奇故有三有九體必交而後生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陽與柔交而生肝膽柔與陰交而生腎與膀胱剛與陰交而生脾胃心生目膽生耳脾生鼻腎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故乾為心兌為脾離為膽震為腎坤為血艮為肉坎為髓巽為骨泰為目中孚為鼻既濟為耳頤為口大過為肺未濟為胃小過為肝否為膀胱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易書

卷一

三

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其歸則一或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為之物與周不同何也曰先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終於坤此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獨八卦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有卦圖陰陽消息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為終始而未嘗不同也

易書

卷一

三

楊龜山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也又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于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生以復為冬至噉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皆莫能曉也

朱子曰問易與經世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一十六十六又分

三十二又從裏而細推去又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金否曰他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又問金生水如石中山水是石曰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裏堅實自撥得山水來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輔廣云先生說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皇帝王伯

經世因篇大意謂天之能盡物曰昊天人之能盡物曰聖人天與聖人皆有四府焉春夏秋天之四府陰陽升降於其間易書詩春秋聖人之四府禮樂汗隆於其間春為生夏為長秋為收冬為藏易為生民書為長民詩為收民春秋為藏民號物之庶謂之萬不能出四時號民之庶謂之萬不能出四經聖人以經法天也生者修夫意長者修夫言收者修夫象藏者修夫數修夫意者三皇修夫言者五帝脩夫象者三王脩夫數者五伯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

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三皇同禮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化天下者盡道教天下者盡德勸天下者盡功率天下者盡力此皇帝王伯之分也皇之德以道行道皇之帝以道行德皇之王以道行功皇之伯以道行力帝之皇以德行道帝之帝以德行德帝之王以德行功帝之伯以德行力王之皇以功行道王之帝以功行德王之伯以功行力王之伯以力行道伯之帝以力行德伯之王以力行功伯之伯以力行力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皇皇民者士士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伯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帝王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者工商也伯皇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農也伯王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此上皆纂述邵

子之言攷三國時蜀有秦必嘗論皇帝王伯彼未探得
源頭何能如皇極之絲絲入扣也

經世衍易圖

太陽	陽	動
太陰	陰	靜
少陽	剛	
少陰	柔	
太陽	剛	
太剛	柔	

太柔

西山蔡氏曰一動一靜之同者易之所謂太極也動靜
者易之所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之所謂四象也太陽
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易所謂八卦也

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

元 會 運 世

日甲	月丑	月寅	月卯	月辰	月巳	月午	月未
星三十	星六十	星九十	星一百二十	星一百五十	星一百八十	星二百	星二百四十
辰六十	辰七十	辰八十	辰九十	辰一百	辰一百二十	辰一百五十	辰一百八十
年一萬	年二萬	年三萬	年四萬	年五萬	年六萬	年七萬	年八萬
復	臨	泰	姤	夬	乾	姤	遁
☱	☷	☰	☴	☳	☰	☴	☶
開星之巳	開星之巳	開星之巳	開星之巳	開星之巳	開星之巳	開星之巳	開星之巳

知新錄

卷一

泰

泰

邵伯溫曰日為元元之數一月為會會之數十二星為
運運之數三百六十辰為世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則是
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
十年則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為一元之數元在
大化之中猶一年也自元之元至辰之元自元之辰至
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蓋生生而不窮矣

經世但著一元之數舉一隅而已引而伸之則窮天地之數可知矣自子至巳作息自午至酉作消作息則陽進而陰退作消則陰進而陽退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揚雄亦謂始於伏羲而成於堯蓋自極治之世莫過於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棠按堯在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正當乾卦之末此所以其仁如天也又當陽進陰退之候過此已後則交乎午午則作消作消則陰進陽退自堯至今康熙丙申凡四千五十餘年皆是陽退陰進之日在易則爲姤卦矣又曰以復卦起者何也曰一元之運始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蓋以一陽初動萬物未生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也西山蔡氏曰唐堯始於星之癸一百八十八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何也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而得之也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大初大衍耳惟太初以四千六百四十七歲爲元大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皆附會牽合朱子曰經世書以十二卦

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又曰論十二卦則陽生於子而終於巳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生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二說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於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寄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棠據朱子之言則知今世雖在午位姤卦而溫厚之氣仍未終也朱子又言邵子以一萬八百年爲天始開一萬八百年爲地始成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故於寅上註開物字以此知必是先有天府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物來天開於子地開於丑人生於寅其說如何朱子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他只是以數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或曰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便有一箇生得來臨川蔡氏曰戌會之中爲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戌會終交亥會五千四百年地

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天混合爲一故曰
混沌清濁之混遂漸轉其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
暗極矣是天地之一終也貞下起元又肇一初爲子會
之始仍是混沌是爲太始言一元之始也是謂太一言
清濁之氣混合爲一而未分也自此遂漸開明又五千
四百年當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日月有星有
辰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爲天又五千四百年當子
會之終故曰天開於子濁氣在中開然未凝結堅實故
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凝結者
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爲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

知新錄

卷一

夫

爲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形而共爲地故曰地
關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交寅會又五千四百
年當寅會之中兩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棠據
此論則是一元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十二卦分屬
每卦管一萬零八百年戌爲閉物至寅方生人合亥子
丑共計四萬三千二百年絕無人物是有世界者泰大
壯夬乾姤遁否觀八卦無世界者剝坤復臨四卦也合
而計之八萬四千四百年之後未有不更變者

造物生化不齊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噴卵生者眼胞自下而噴濕生者
眼無胞而不寐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草木可插而活
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菌
化生也有雌無雄龜鼈是也有雄無雌蜂蠶是也龜雖
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龍蜃能飛而無翼
鵝鴨有翼而不飛陽鳥之飛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
縮而足伸馬之臥起自前足牛之臥起自後足鹿豕直
行蛇蚓曲行郭索橫行菟踵却行率然兩頭行蚨雙屈
伸行木皆中實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廣藤竹
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以水浸之則沉中冷泉亦水

知新錄

卷一

夫

也而錫器盛之洩昆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蕭山火
至涼也而可以供爨物生之不齊類如是造物者果有
窮乎哉與之齒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兩其足甘瓜則抱
苦葉美棗則生荆棘荔枝非名花牡丹無佳實鷹鷂能
搏鳩雁而反受逐於鴉鴿能搏鷓鷯而不能得飛
鴿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猶豫駝善知泉象善知地
虛實而終不免於人之手物各有能有不能也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人心大同有如其面人心僅僅方
寸耳人面僅僅盈尺耳耳目口鼻未有不肖者也然亦
未有肖焉者也喜怒哀樂未有不肖者也然亦未有肖

焉者也其天地生物之至妙者歟

聲從口出者也而以翼鳴者蟬以股鳴者螽斯飛從翼力者也而以尾飛者鼠以鬣飛者偏聽從耳司者也而以角聽者龍以鼻聽者牛行從足司者也無足而行者蛇借足而行者距虛何也物無全賦而有全用物有偏用而亦以偏工也

物各一倫

虎狼有父子而蜂蟻有君臣雉鳩有夫婦而鴻雁有長幼物得天之偏人得天之全人夫五倫是人不如物也

生物月數

知新錄

天之生物按之家語皆有定數然其理不可得而考也

家語執轡二十五卷子夏問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

鳥獸昆虫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

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九九九九八十

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王肅註曰一主日從一而生日者陽從奇

數日數十從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生辰辰為月月

甲至癸也王肅註曰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

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王肅註曰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

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王肅註曰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

斗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王肅註曰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

過五故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王肅註曰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

五為音

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王肅註曰星

四方方有七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虫故虫八月而

生王肅註曰風之數盡於八凡虫為風風為虫也其餘各從其類矣魚鳥生陰

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游於水鳥游於雲故立冬則燕

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

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王肅註曰介甲虫也齧吞

者八竅而卵生王肅註曰八竅鳥屬齧齧者九竅而胎生王肅註曰九竅

禽獸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

無角無後齒者脂王肅註曰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有豚屬而

謂其銳小者也畫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至陰

知新錄 卷一

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

如汝之旨棠謂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九九九九八十一

一主日日為于自甲至癸為十故人十月而生此從數

學推出生人之理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

四四九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九一十八皆從九九八

十一推而下之亦皆從數學衍出五九四十五淮南云

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生按八九七十二二偶數偶

從奇奇主辰為支子至亥為十二故辰為月月為馬是

以馬十二月而生不知何以月獨屬馬也坤卦利牝馬

之貞古人取義於馬想有由來矣七九六十三三從斗

五為音

五為音

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夫斗何以主狗也豈以斗狗一韻便有相通之義乎六九五十四四主四時時主豕思之不得其義當亦從韻時豕一韻而轉注乎四九三十一六六爲六律律主鹿律鹿亦猶之時豕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舊註以二十八宿列於四方每方有七星但星何以主虎也得無以樞星降而爲虎而樞爲北極第一星卽北辰是也義取於此不指二十八宿無疑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虫凡虫皆因風生故風字從虫然虫之生遲速不一且有朝生暮死者未必皆八月也篇中從日從月從斗從四時從六律從星從風獨無一月二

月九月而生者其理奇幻莫測大都有類織緯之學因書而詳辨之以供博雅者參証焉

生物之始

風俗通曰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爲人力不暇供乃引繩緷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緷人也淮南子曰突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突則人之始也又謂曰馮生陽開陽開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庶木生根枝曰馮則木之始也根枝生若程若程生玉玄玉玄生醴泉醴泉生黃華黃華生庶草根枝則草之始也據此則草

從木生可知矣淮南子又謂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皆生於庶鳥也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羽嘉毛犢皆鳥獸之始也又謂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鯢鯢生鯁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生於庶魚也介蟬生先龍先龍生玄龜玄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此龜魚之始也

天機自動

草木子曰妙矣哉造物之生羣動也隨大隨小無不各自取足焉無所待於外也是故夔一足也人兩足也馬四足也蜘蛛六足也螃蟹八足也蜘蛛四十足也蚊百足也帶無足也無者不資於多而後行多者不見其多而反遲於行動其天機不言而喻多者不見其爲有少者不見其爲無故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

皇極動植通數

皇極觀物內篇云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

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
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
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
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
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
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
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
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
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
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

數

邵伯溫解曰日為太陽其數十月為太陰其數十二
星為少陽其數十辰為少陰其數十二石為少剛其
數十土為少柔其數十二火為太剛其數十水為太
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太陰
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
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
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
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內
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

柔少柔太剛少剛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
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
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
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
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二因
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
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
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
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
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

易用九六經世用十二用十二用極數也十去
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為二則六矣故日陽也止於
十月陰也止於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於
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
為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為坤一爻之
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一卦之
策數六因二十四得百四十有四是為坤一卦之策
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
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為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
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為三十二

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一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天地論

天地者氣與形交結之所爲也程子曰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而程子又言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特天中之一物耳朱子云天地初開只是陰陽之氣互相磨盪地者氣之查滓也然則地者氣之有形者乎天下有形之物有成必有毀未有久而不變之理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動變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全滅是謂洪荒之世非耶而或謂有形宜壞壞宜在地天惡乎壞不知天之名因地而立地之上爲天地之前後左右以暨地之下何莫非天使天無地相依則清濁之氣何從而分生化之權何從而見故混沌者必合天地而並言之也天惡乎不壞哉程子又言地者天中一物以其久而不散故與爲對推其言外之意則地非與天敵者紫陽謂天之上下四方周匝無空缺之處地則有空缺是以天包地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也子謂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尊如父母然稱父者必及乎

母而古人制禮必統於一尊是以言父不言母此亦地不能對天之一証也朱子又言氣之查滓結成爲地而氣之清者爲天爲日月星辰周環運轉地陷於中不動不變使天有一息之停則直陷下成混沌耳又云當混沌時只有水火水之查滓便成爲地初甚柔輒後便凝實是以螺蚌之殼生於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此螺卽水中之物今日登高而望勢如汪洋羣山向背飛騰僉有波濤起伏之狀此正當日混沌時水勢滔天之遺跡乎或謂朱子旣云氣之查滓何以又云水之查滓曰五行者皆氣之流行者也水卽氣之化也或謂世運值否

人事反常五行皆失其性何以獨歸咎於水曰水火木金土五者土乃地之本質金與木乃土石所生水乃土所尅之物故土金木之爲害也小而水之爲害也大夫天一出生未爲天地初開之首至此而成混沌之天地又復分天分地莫不於水乎操其權豈不奇哉庸齋許氏謂陰陽之運不能常太陰陽之氣不能常逆或歷千萬百年或歷萬年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實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更逆火不爲離虛而沈伏水不爲坎陷而沸騰成天下之混沌者惟水也所以不死有元氣

焉又為開闢之天下邵子則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配十二支分十二卦每卦得一萬零八百年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立論至戌為閉物之時天地混沌歷戌亥子丑四字復於寅上生人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內有四萬三千二百年絕無人物矣凡過八萬六千四百年便有四萬三千二百年絕無人物此邵子從數中推出之言而予謂天地無心而成物聖人有心而無為終不能不屬望於天地位萬物育之聖人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一終

姪日贊

孫

燦 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穎州審世簪觀齋

楚陽王熹儒歙州

洪源洪嘉植去蕪

岑川程 增蝶莊 叅校

世界

楞嚴經云富樓那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佛言汝稱覺明為復性明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成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異同真有為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而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高

山東省立圖書館 收海源閣 書籍之章

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王子曰宋儒論混沌或以理斷或以數推大約不離水火為害而水為尤甚釋典則言世界之生由於人心之妄子則謂若無世界佛亦無從誕決矣然其論水火處亦可相發明

天地止有三行

疑耀云西僧利瑪竇言天地間止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又以氣為一行人頗以為誕余謂此非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至矣盡矣然此邵子之言也岐

知齊錄

卷二

伯對黃帝曰大氣舉之葛洪釋淵天曰地居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虞舜曰天形穹窿如雞子其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如覆奩於水而奩不沒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即氣減一尺地即有一尺氣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蓋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動氣隨氣為水母氣聚水生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間有許多氣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

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潤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為沴矣天日者火也蓋日圓竟千里無物不破升天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濫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為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為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子讀疑耀知後世又有此等議論故竝錄之

人身一天地

王達筆疇云天地一人身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之動靜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根於靜靜由乎動也一呼一吸人之一息也而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九十餘萬里人息與天行齊四體於是乎順百病於是乎消一有愆焉始為眾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修身以俟天也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宰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靜之主也嗚呼善事天者當洗心而密察焉

九經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 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 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 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 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

八百四十五字 孝經一千九百三字 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 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共計之不滿五十萬字歐陽公常以此勸人讀每日讀一千不及二年可周漢人云三十而五經立蓋古人讀書皆有定限

先天圖

熊相國下學堂劄記云六十四卦只是一個陰陽消長之理以先天圖圖言之自復至乾陽之進陰之退自姤至坤陰之進陽之退然陰陽之進退皆有其漸莫不始緩終速始少終多如陽始復之初九十六變而為二陽

知新錄
臨又八變而為三陽泰又三變而為四陽大壯又一變而為五陽夬而極而為乾此陽之進也陽之進即是陰之退陰始於姤之初二十六變而為二陰遯又八變而為三陰否又三變而為四陰觀又一變而為五陰剝而極而為坤此陰之進也陰之進即是陽之退陽之進數即陰之退數陰之進數即陽之退數此長則彼消此消則彼長一定之勢必然之理也復至無妄二十陽姤至升二十陰明夷至同人二十八陽訟至師二十八陰臨至履二十八陽遯至謙二十八陰泰至乾三十六陽否至坤三十六陰進之數也復至無妄二十八陰姤至升

二十八陽明夷至同人二十陰訟至師二十陽臨至履二十陰遯至謙二十陽泰至乾十二陰否至坤十二陽退之數也此進之緩即彼退之緩此進之速即彼退之速此進數之少之多即彼退數之少之多無有二也然自復至乾為陽之長自姤至坤為陽之消自姤至坤為陰之長自復至乾為陰之消一消一長有大界限萬物共一陰陽也而一消一長之中又各有界限消而長長而消為消為長之不一一物各一陰陽也以言乎長陽自復始陰自姤始一長而三三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二二長而三三消而一一長而三三消而一一長而二二消而盡乾坤是也消極而長得復姤焉一消一長一長一消長中有長長中有消消中有消消中有長自然不待安排布置者也合而言之自復至乾百一十二陽陽中陽也八十陰陽中陰也自姤至坤百一十二陰陰中陰也八十陽陰中陽也百九十二陽總一陽百九十二陰總一陰百九十二陽百九十二

陰總一太極推而至於百千萬億之陽總一陽百千萬億之陰總一陰百千萬億之陽之陰總一太極太極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陰陽易也所以陰陽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

六十四卦

帝王世紀曰炎帝重八卦之數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卦史記周本紀曰西伯囚美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揚子雲言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孔穎達周易疏曰重卦之人王弼以爲伏羲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

於神明而生著謂伏羲也又繫辭之論用著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明用著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太昊始有著筮則伏羲重卦明矣穎達以爲王弼以伏羲既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淮南子亦曰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不然周官太卜三易二曰歸藏杜子春以爲黃帝書而其卦六十四安得與周同也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

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鳩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謝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反汗

劉更生上封事曰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明末愍帝時政令皆犯反汗轉石之病反汗二句譬喻奇甚

繫爻

繫辭曰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司馬遷曰文王囚而演易楊子法言曰文王重易六爻漢書楊雄傳曰文王附六爻藝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按升之六四曰王用享於岐山謂文王也文王之追王在克商之後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箕子之囚在觀兵之時二者非文王之所及也乾鑿度曰垂皇者義卦道演德者文通卦驗曰蒼牙通靈昌之盛蓋言卦辭文王作也春秋左氏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蓋言卦爻辭周公作也易賡三聖不言周公穎達謂父統子業故也

易理

大易不言有無釋氏言不有不無又曰不無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老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靈樞經曰能入無為而應有為能用有為而返無為意皆有無對待惟不言有無則道體渾然矣楚人失弓楚人得之 曰去其楚可也 曰去其人可也予謂竝其得失而忘之則其心境亦渾然矣

論易

真西山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榮謂易有理有數言理則程言數則邵至朱子作本義啓蒙兼二家說先儒謂言理則洞然即與吾心合言

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窮理而精可以修身治人言數不精必將流於技術自當舍數言理也程氏論易謂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微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此程氏論易曰理曰變曰象曰辭也邵氏論易謂君子於易玩象玩辭玩辭玩意朱子論易謂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三家雖不同所謂辭象未有遺者豈不以理數變占其意皆存於象與辭之內乎程氏指出易之本旨邵朱教人讀易之法學者皆當參究至於數之一字可不必致力蓋數何嘗不在理之內也

朱子周易本義

日知錄曰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 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翼故十二篇孔氏正義曰十翼者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陸德明釋文曰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

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始合經傳為一自漢以來為費直鄭玄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問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易經大全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定從程傳元本而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本義仍以類從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殺亂象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

生之不讀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為朱之次序蔡清易經蒙引謂之今所竊刊行易經本義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書經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為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其文皆今代人所為也坊刻擅改古書安有嚴禁學臣之責朱子詩集傳序蔡仲默書集傳序今南京刊大全本改曰詩經大全序書經大全序此即亂刻古書之一驗幸監本尚存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又云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為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而易春秋尤為繆盪以象傳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云小人陽卦必云君子於是此一經者為拾潘之書而易亡矣取胡氏傳一句兩句為旨而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為題傳為主經為客有以彼經證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為射覆之書而春秋亡矣天順三年九月甲辰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儒學教諭羅懋言此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段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鑲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統貫且春秋為經屬詞此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名雖經題實則射覆乞勅禁復程朱之書以存易當各自為本備三傳啖趙止上從之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之興文教者

又曰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為易而其易為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見夫有恒也有恒然後可以無大過

游魂為變

鬼者歸也張子曰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此之謂歸陳無已師道以游魂為變為輪迴之說呂仲木棟辨之曰長生而不化則人多世何以容長死而不化則鬼

亦多矣夫燈熄而然非前燈也雲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復有生豈前生耶呂此意論衡先已言之論衡曰人之生其猶冰也水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冰極一冬而釋

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又曰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五藏不傷則智慧所藏智慧已敗矣所川為智慧者已去矣天下無獨然之火世間安有無體獨知之

精

日知錄曰精氣為物自無而之有也游魂為變自有而之無也夫子之荅宰我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

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朱子曰昭明露光景也焄出貌許氏曰悽愴使人慘慄感傷之意魯菴徐氏曰陽氣為魂附於體貌而人生焉骨肉斃於下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為助然昭明之氣或為溫然焄蒿之氣或為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所謂游魂為變者情狀具於是矣延陵季子之墓其子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張子正蒙有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

邵氏寶簡端錄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唯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唯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味於散者其說也佛荒於聚者其說也僊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為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如此

三十六宮

唐徐凝漢宮曲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許渾秦樓曲秦女夢

餘仙路遙月窓風簾夜迢迢潘郎翠鳳雙飛去三十六宮聞玉簫邵康節觀物詩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子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注陽卦乾三宮震坎艮各五宮合之為十八宮陰卦坤六宮巽離兌各四宮合之為十八宮總之得三十六宮棠按此詩論易理也人能知易便無地不悠然自得月窟是姤卦五月一陰生天根是復卦冬至一陽生極盛極衰到極處必復此處究出根由自可安身立命窮通悔吝無一而不自得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也

知新錄

卷二

四

三十六宮包一部全易言與唐詩之所謂三十六宮者另是一種門徑也

熊氏剛大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合之為三十六宮也

姤

日知錄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盛矣而老莊之書印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

及八廚為之稱首馬鄭服何之注經術為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興於其世胡三省曰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有張道陵于吉等是道與佛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是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

大禹訓

音韻之學在昔已有不自詩三百始也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大禹之訓凡二十四字而古今敗亡無不由之後世古詩之體亦原於此

詩題

卷二

四

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國並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賁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兩無正篇韓詩篇首有兩無其極傷我稼稽二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竝無題郊祀歌鏡歌曲各以篇首字為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

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往在西京時則以
往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宮中呂太
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
二字為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見日知錄

什

詩文小雅以十篇為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
耳今稱詩為佳什於義何取

鄭衛

先君樛園詩評云朱子曰二南雅頌祭祀廟聘之用也
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作也夫子於鄭衛既絕其聲矣

使又奏之朝廟未知將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

賓客乎馬氏曰不然季札觀周樂即鄭衛皆在焉則
諸詩皆雅樂矣使為狹邪周樂安得有之樂師何得歌

異國邪淫之詩乎嘗思古人合樂之意真有不可曉者
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燕禮歌之采蘋蘋

夫人大夫妻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
天之詩也而天子以享元侯文王大明緇與周之詩也

而兩君以之相見至於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
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齋賦蔓草

于太叔褰裳子游風雨子旗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

六詩皆朱子淫詩也然所賦或善於叔向而趙武韓起
不聞被譏則知鄭衛未始不可施於燕享

風有二義

樛園詩評云風有二義風教上也風氣天地也二者相
為低昂視其所勝各為所奪人主之權勝則因其所疾
反為所美上弛其柄因於其故而日甚焉以趨於亡矣
故均一岐周也文王用之而為周南秦用之而為秦風
均一變風也唐魏變而猶儉鄭衛變而遂流有操之者
也

孔孟毛鄭

樛園詩評云孔言詩一言以蔽孟言詩以意逆志毛之
傳欲簡矣太少於義非一言也鄭之箋欲詳矣多遠於
情非意逆也

變風變雅

樛園詩評云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何也常人之
情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故初變惡俗則
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初得太平則頌之周頌諸篇是也
若王綱解紐禮義消亡民逃死而政紛亂此天地閉賢
人隱時也雖有智者不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
異乎前故頌聲止也陳靈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

變風息也然則風雅之變皆王道初衰政教初失而可匡救追復冀悔其心偕之正道故變詩作也季札聞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可見王澤雖竭禮義猶存故曰變詩王道衰乃作也

變風變雅之譏刺典刑未亡冀可追悔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淫風大行莫之能掇則匡諫之意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以閔世譬之疾病輕有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急扁鵲之療虢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重必死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晉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

二南

樛園詩評云周召興王之區又化所出始係采邑而不國者從商令也國曰風此何言南風居八方無處不被文王初紂東狄西且夷之化自北而南尚未及遠且天物未改周召亦殷墟也係之南而不敢以風被之者存文志也封國千八百矣何以列十五地近而風類者依於事之巨也封險而屬於與國者統於屬之國也事瑣詞俚無關王政者任其缺也道遠語隔莫可稍詳者夷於荒也亦如春秋之載其大者以見志而已矣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而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注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迷也棠謂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有衷字則詩序衷字亦有所本歐公本義云關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不淫其色而能與左右勤其職事可以琴瑟鼓鐘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也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樂而不淫思古刺今而言不指切故曰哀而不傷

關雎

四詩獨毛詩與經傳合如關雎正風之首三家皆以為刺餘可知矣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襲三家之謬也

葛覃

樛園詩評國君夫人而歸寧乎法服而澣洗煩擗如里姥邨婦乎無中生有幻境不窮所謂說詩不以辭害意也

卷耳

樗園詩評人之體非真為之也陟岡豈婦人事蓋夫人憶文王行道之難欲其飲酒自遣又懼困於馬僕之間耳貼文王為妙

兔耳

樗園評讀兔耳周才見端矣大者為鷹揚之鈞小者彌兔耳之網見兵象之四樹也然文養之為兔耳之味武用之即虎賁之誓天物將移人事先奮豈偶然哉墨子云文王舉閔天大顛於耳網之中授以政而西土服

本義云左傳晉卻至為楚子反言天下有道則諸侯有享宴以布政成禮而息民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爭尋常以盡民則畧其武夫以為腹心二者皆引趙趙武夫之詩以為言如卻至之旨公侯干城為美公侯腹心為刺

鵲巢

樗園詩評鳩性拙拙是德無非無儀故取象於鳩也

行露

樗園詩評女貞如此豈真有強暴侵陵如所稱多露者而且至於訟獄是文王之化只可行於女子而不可行於丈夫也雀鼠淫貪借言不能穿其牖屋蓋躬行貞戒

志氣清明已決於賦詩見志之日矣

何彼穠矣

樗園詩評國初未定謚法文考或稱平王或稱寧王毛傳釋文王是也若宐曰與諸兒是又烏足以汚召南耶

騶虞

樗園詩評此春蒐也復蓬記其時貳豸之五記其物一發而罷記其仁騶也虞也記其官吁嗟乎隱痛之言也所以止殺也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五豸而取一焉明此意也左傳有六騶羣騶若山虞澤虞屬在地官七騶咸駕著之月令久矣非白虎黑文也

凱風

淵明為孟嘉作文有云凱風寒泉之感實傷厥心孟嘉之女淵明之母也若如朱註言衛之淫風流行則凱風寒泉四字不可用矣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兩語同調

匏有苦葉

本義云魯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晉叔向曰苦匏不才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腰舟以渡水也詩人以腰匏以涉濟不問水深淺期於必濟如宣公烝淫宣夷二姜不問可否惟意所欲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干言註無所考今按隋志邢州有干山言山為邢國今順德府唐山縣也則賦泉水者當為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媵想由姊妹而復結婚姻故衛女嫁邢耶誌此聊補注之缺

新臺

宋仁宗時講官諱講新臺仁宗云聖人刪詩義助勤戒不宜有避可謂得古人垂訓之意

定之方中

樛園詩評魯僖公之思馬斯臧也本之思無邪也衛之駉化三千也本之秉心塞淵富庶未有不於於志者

相鼠

樛園詩評無禮即懼之以死似誕然春秋朝會聘享執玉俯仰便決死生如趙武斷伯有之賦鶉鵲內史過斷晉侯之情受瑞以禮為鑿絲忽不差亦何奇也

始言儀止猶在威容終而說禮則舉全體矣按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云鼠翼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之謂之禮鼠詩亦取此也

于旄

樛園詩評馬止於四無五之六之之理言其盛也然漢

制太守駟馬也而加秩中二千石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則五之六之亦不無也

載馳

樛園詩評載馳望救也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麥芘芘則次年夏矣經歷三時四隣不聞援恤從簡書者所以有大邦之控也其後竟得齊桓之力俾致中興夫人之識不高人遠乎

初夫人之未嫁也齊許皆求衛侯將與許夫人以傅母告曰古者諸侯之有女也所以苞苴玩弄係援於大國也今齊大而近如近境有寇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

此詩便脩此着奇奇

考槃

樛園詩評碩人列於俳優邦桀役於父執考槃君子其知所自托矣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不悶也

碩人

樛園詩評建明德者取四岳之裔典周治者美大邦之子唐棣韓奕皆稱族類以見國君之尊不得棄嫡匹妾君威褻矣白華之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此之謂也

于嗟鳩兮無食桑甚

樛園詩評中郎之哭卓也文若之殉曹也子雲稱美於

新莽龜山推轂於蔡京柳州濡足於權倖皆食菽之鳩矣

王風黍離

樛園詩評雅屬天子無正變皆雅也風屬諸侯雖二南國本之詩亦風也黍離縱節奏不同亦應附於何草不黃諸篇之下而奈何風之則周微自夷於風而姑安之耳

又云卜宅與王地舍以與人秦難始此此詩人之憂也不是徒悲宮室為憂耳

揚之水

樛園詩評讀揚之水而知平王不復能東征也文侯之命施施然如平康之世矣猶不似揚之水忘親保仇為已甚也春秋之義賊不討親不葬枕塊寢苦無時而釋事犬戎尚緩耳春秋不責踰國而討賊君子辭也申侯實弑幽王而置之而又親之而可乎幽王之禍由世子以巾為所出之故而動於惡今汲汲功中侯而親之而成之則幽王之弑非平王實弑之耶

鄭風

樛園詩評宋儒泥放鄭聲一語盡去卜序而以淫奔目之不知文詞為詩管絃為聲鄭聲濫而志淫故在所放

豈緇衣諸什也其係鄭於王後者以為王國所依也東都之遷子定其鼎犬戎之變父死其難當時列侯無出鄭右者

女曰雞鳴

樛園詩評須識得勤業親賢皆是雞鳴時商量語耳若但就兩項言鄭夫婦是看仙人手中扇耳

野有蔓草

樛園詩評思君子也六卿饒韓宣子子蠶首賦此宜子善之曰吾有望矣豈淫奔之詩而不諱於客乎

齊風敝笱

樛園詩評既齊詩何刺乎魯莊無風而有頌頌不刺故列之於此歐陽永叔謂見其惡於他傳者是也

葛屨五兩冠綬雙止

冠屨不空同處喻兄妹不空為夫婦

魏風葛屨

樛園詩評要看是褊不是儉即此縫裳一事岌岌乎如日行北陸氣寒暑短何以長世也

伐檀

樛園詩評詩有競競用世之心陶士行運甕徐孺子自耕范仲淹居官計俸養之費與一日所為事足相質否

則臥寢不安奉公之義也又評生而無益若處亦素餐也故西山之薇白吃不待空

唐風蟋蟀

樗園詩評蟋蟀山有樞猶然葛屨三詩之志也君教然也亦地氣然也地瘠則其氣不生故民得於物產之薄而嗇地堅則其氣不洩故民得於天性之厚而嗇然視秦有悲傷慘戚之意焉故敦以聖賢之教而有餘乘以英雄之資而不足也

揚之水

樗園詩評不敢告人則已告人矣素衣朱襮何等服色

知新錄

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明篇什見之不敢告人之語直同兒戲此固有心人儆晉之言如廝養卒所言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惜庸主碌碌不解此老一片婆心耳

昭侯無大不道之行但微弱耳桓叔借好德以市其民故國之有強封寧使其暴母使其德可畜百叔段而不能畜一武叔此任城所以有棗帶之毒而陳思有煮豆之泣也朱襮相從其陳橋之黃袍乎

秦風

樗園詩評秦楚皆夷不與盟會楚無風而獨錄秦卜周

祚之終矣

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則大蓋知其將有中國矣

拊鞀彈箏擊缶而呼烏烏秦俗也今鼓琴瑟進於中國之音矣

秦以養馬起家以好馬開國以不辨馬亡天下奇奇定書以秦為殿知代周者秦刪秦風以寺人為冠知亡秦者高矣

此天子故封也乃作掩羣之地即楚人弋繳對今日射兔伐狐他日以列國為鳧雁晉楚為澤麋周為兕虎謀

知新錄

臣策士為媚子虞人而咸陽為逐鹿之藪矣

蒹葭

樗園詩評此係岐豐故地碩士見一片王圖付秦踐踏傷時感俗思文武成康之人一還舊觀故篇中蒹葭之望伊人即榛苓之思美人也

終南

樗園詩評聖人刪詩錚錚於秦人車馬之盛土地之饒祝願之多連列篇中削簡之下感慨係之矣

陳風

樗園詩評錄陳存舜後也夫存堯於唐風統宋於商頌

而獨軼禹者杞淪於夷無考也然散見於周雅者三見於商頌者二是亦聖人寓亡於存之道矣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管子有掘閱得玉勾閱與穴通言掘起於穴也

幽風

樛園詩評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邠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十五國風以是終始之見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魚麗

樛園詩評西北土厚木深牛羊多而魚鱉少故燕以木

族為備物

湛露

樛園詩評王者有燕有享享在廟燕在寢燕必升殺於俎與之共食以示慈惠與享訓儉者不同蓼蕭湛露皆燕詩也不嫌重復彤弓饗詩也故曰一朝

本義曰天之潤澤於物者雨露而言露者露以夜降因其夜飲故取以為比

彤弓一朝饗之

樛園詩評錫弓矢亦有旅弓矢千獨柔彤弓從所貴也凡錫弓矢必行饗禮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上公九獻三問勞侯伯七獻再問勞子男五獻一問勞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

家父作誦以究王誦

本義云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白著其名所謂吉甫作誦皆非吉甫自作之詩所謂誦者豈得以為詩乎誦訓未嘗以誦為詩也詩云誦言如醉蓋誦前言而已節南山之不知何人所作家父為作詩者所述耳

寄矣富人哀此惻獨

本義云寄矣二句言民無祿食天又天害國君既不能恤彼富人之有餘者尚可哀此惻獨而恤之也無可奈何反告富人此窘窮苟且之急辭朱註不取然後世荒旱皆賴富人襄助此即不必注於經而實未嘗無其事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樛園詩評漢制國有大疑則公卿以下雜議故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滔天鹽鐵之議不決遂致瘡夷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皆謀匪一人議匪一日卒至啓吐番之叛開西夏之憂俱謀之不決致之也善乎司馬光曰謀貴多斷在獨此定國是者之準也

胡逝我梁

本義云所謂魚梁者古人於營生之具常不欲他人輒至其所詩屢見之詩曰母逝我梁谷風小弁皆有之谷風夫婦乖離之詩也其棄妻之被逐者爲此言矣小弁父子乖離之詩也於太子宥曰之被廢又爲此言矣胡逝我梁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離之詩於蘇公之被讒其語又然考古人之意於人情不遠谷風小弁夫婦父子恩絕而國家喪何獨於一魚梁而每以爲言假托之辭也詩人取當時俗所顧惜之物戒人無幸我廢逐而利我所有也蘇公之意亦然

大田

甫田之詩曾孫來止是耘耔時大田曾孫來止是穫時一耕一穫都親看過此方是能知小民之依瞻彼洛矣

樛園詩評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爲易也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注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

摧古莖字也鄭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則食之以穀

小雅何草

申公曰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滕杞唐薛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

樛園詩評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二雅之音響盡矣猶存之於雅者夫子不忍亡周之舊也

又云隰桑亦風也與采芣無以擇也緝蠻而下獨匏葉於燕享之義庶幾之卽漸漸之石苔之華何草不黃不

居然變風乎而升於雅夫風可升於雅卽雅已自亡矣况乎其升者又其變焉者也

又云角弓十二篇類國風而列於雅何也雅天子燕享詩也迨其變也而朝廷之上畿甸之間臣工士女雜附

焉臣工之附也蒙天子也士女之附也蒙臣工也相沿失而不知孔子不刪以爲借此以觀世變而立教焉夫

雅之降也一降而爲六月再降而爲沔水三降而爲節南山雅降而復爲雅雅亡而亦復爲雅降與亡之極乃

轉而爲春秋未始轉而爲王風矣

或云黍離而下非王風乎不知王風指王城言之也王城自有風何與天子之雅哉且降誰降之也時王降之

乎孔子刪詩自以其私意而貶天子其何以訓且雅變降而爲風則都人士諸篇音節俱肖風何不斷而升之

而待盡於何草不黃也此拘儒之言也周南獨非王畿

甸之詩乎不遂入雅何也當周初盛時雅自雅而已天子有風焉則亦巍然風也與王風并焉也迨後而畿甸之詩始附於雅不然角弓諸什豈惟風變風焉已矣故世之衰也天下之風皆變而天子獨愛其變雅之名由是觀之風之敝也升而為二雅而雅之敝也不降而為國風矣

大雅文王

樛園詩評詩之語未有精於文王之篇者也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穆穆文王云云曰上天之載云云周公之作易也已窮數矣周公之作禮也已窮政矣其作書

縣縣瓜瓞

樛園詩評瓜陰物在穴亦陰物不遷於岐而即安於隘隘日與犬戎為伍其何保大之有爾之有戎難也天贊之也公劉遇狄文王又遇狄則不宿之竄於戎其勢固至於此耳周衰者屢矣而卒以興公劉有狄難而大太王有狄難而益大有狄難而後其國益徙而南有狄難而後其民益厲而憤後世有狄惴惴焉卒削以亡悲夫雍與狄隣至春秋而猶狄秦也古公太王未必爵秩藏

於憲府其如後世會長焉耳今觀其創制規模固已宏遠矣

思齊

樛園詩評王季無特咏也而見於皇矣之篇太姜無特咏也而見於思齊之篇其見之也親親也而無特咏太姜之德降任奴也王季亦然其古人不欺也夫

皇矣

樛園詩評公劉遷邠曰思輯太王遷岐曰憯止王季作邦曰順比安民一念家法相承

又曰舜禹以匹夫崛起誅放竄伐天下安於固然而不以為怪至武周始岌岌其不安且嘵嘵欲自白也武成之書皇矣之什皆此志也原數其先世之明德顯功以為自其祖父之時已宜有天下久矣然天下亦因以不靖八誥撫之而猶恐其不勝也曰天曰帝喋喋不已焉天也帝也後世一切矯誣者固不已借口哉

生民

樛園詩評歐陽嚴氏老泉皆謂履帝者履高辛氏之武以行祭將事齋肅故感動之速鬼神食氣曰歆下章上帝居歆是也以降格有身何必云歆歆如有人道之感

鳧鷖

樛園詩評古者公尸不與祭畢之宴恐雜之兄弟中以
褻也故特舉釋夏曰復殷曰彤周曰釋釋者尋釋而復
舉也旨酒嘉穀即前禘將之餘滴假享之餘羞也見盛
世重親親篤祖考太平景象

卷阿

召公思去而周公留之以為鳴鳥之不聞也至召公留
而游於卷阿乃自矢鳳凰之歌猗歟盛歟身相四朝其
造於周豈淺哉
修德用賢是媚於庶人處而吉士惟王所使則是媚於
天子處然必媚於下而後能得媚於上也

民勞

樛園詩評讀民勞而後知周之速敝也成王三世而問
水濱四世而天下有車轍馬跡焉七世為汾矣民力其
詭隨作矣十世而為東遷自四十九年接乎隱之元年
而入春秋其王歸贈也來聘也錫命會葬也求車求金
也其共主其陪隸而已然則周之為周也其亡為最後
而其弱也最先乎

板

樛園詩評板蕩柔桑瞻耶召旻五篇與小雅節南山以
下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弁巧言諸篇其憂讒

畏讒懼時病俗其事其韻格無不肖者乃獨分為小雅

而僅以篇首之小別之即別之義胡取也或曰舊也用

舊又焉取夫子刪而定之乎夫小雅未有諸侯之詩竄

其中賓之初筵與抑戒胡以詩也日贊也春秋紀事之

書紀叔姬卒卒之公弟叔盼卒卒之賢而得書體也詩

非然也志二詩於淇澳不可章膚聖乎且二南豈有惡

焉即幽風豈宐居變之末也夫天子不賢其詩夷於風

諸侯賢焉其詩進於雅則道固便於纂者也即謂錄秦

誓焉亦宐在何草不黃與召旻之後而皆在宣王前何

也安知非刺厲王之醜迷也初筵無徵矣徵諸抑而抑

諸詩序而已

漢書班固對成帝曰况滿於酒微子所以告之也或號

或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多在於酒

樛園詩評帝王仁暴不必身受之然後喜怒生焉風聲

所被民氣如響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厲王暴虐草

及鬼方可畏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終

姪日獻 孫燦正字

燦正字

燦正字

燦正字

燦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三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宣城梅文鼎定九

莘聖吳 建長卿

潭濱黃 又燕思

西安馬 建植公 叅校

抑

樛園詩評二雅載衛武詩二何以不錄於衛也武賢者也詩風之禎也棗竹已誌之矣何居而錄於雅且分而配大小云曰此錄秦誓意也錄秦誓以為王事之近而

伯之恪也且夫子見微焉以為秦代周也衛武而後日

失其序奈何以秦誓例之而非也睿聖之賢文武後莫

及者其人非復衛侯也其言非復衛風也諸誓之言例

秦誓也將奚錄諸而抑戒亦猶是而已矣其分大小雅

也賓之初筵節也而抑戒則全體矣且賓之初筵

似有為乎宴享而為之者也抑戒之詩和而莊是固便

於獻納者哉

輯柔爾顏以友君子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想古人接賢

士大夫一片精神

桑柔

樛園詩評古今之亂未有如周之亟者也數十傳積德而興也七世而遂亂故以桑柔為比諸侯饗食之矣周之於物象瓜也桑也瓜甘則潰桑盛則柔嗚呼所自來矣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中伯

樛園詩評歌於王則為誦誦之詞則為詩詩之聲則為風孔碩肆好言申伯德業所致非自誇其能詩也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

鄭康成云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詩言君子是識君子而小人矣

召旻

樛園詩評周南稱周公召南稱召公明化之盛必有關於二公也風終而係以豳雅終而係以召是明化之衰者必有思於二公也

頌

樛園詩評雅之終文王頌之先文王也一也王季周近親也雅別見於他篇而頌則杳然闕也武之頌閱八篇而始及之十八篇而始專及之豈詮次之無義也詩無不韻載芟振古如茲以為不叶聲寧今韻則清廟句相德廟斯又何說也周頌為章者一魯商不一周頌皆數

語耳所謂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復見文王焉聖人之言也郊社山川祭之大者也無詩也闕也我將時邁非特舉也且賽田薦鮪靡所不舉而獨闕此乎楚茨信南山大田附幽雅矣思文臣附幽頌矣王季無頌君子非之况后稷之始祖哉因其頌思文偶肖於幽而遂移用之而祀后稷之道不尊矣魯頌斷自僖公而下而一言不及周公夫春秋立武宮立殤宮固過何至並其始祖而闕略之此必先有而後逆也宣王敦彼淮浦與高宗奮伐荆楚無異商中興有頌周中興則無非有司失其傳乎

知新錄

卷三

三

清廟

樛園詩評大雅思齊稱文德雍雍在宮肅肅在廟而後德造典焉則駿奔於清廟者來雍雍而止肅肅固其徵也

思文后稷

樛園詩評來小麥牟大麥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故春秋無麥則書來牟之重如此

有聲

樛園詩評武樂六成始作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

綴以崇天子永觀厥成有可深長思矣

潛

樛園詩評西北牛羊多而魚少雅頌必舉魚明備物也

泮水

樛園詩評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事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詩細玩所贊德幾於聖明似非僖公所能當也應是伯禽伐淮夷飲至之燕詩云既作泮宮則知為蒞國始事矣按左傳僖公十六年冬公從齊侯會于淮而被執明年九月乃釋歸不聞僖有伐淮夷之功也費誓云徂茲淮夷魯人三郊三遂汝則有無餘刑伐淮夷而

知新錄

卷三

四

得志者唯魯公伯禽耳此其歸而獻賦之詞也通典

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則知泮為水名魯侯作宮其上故云泮宮漢儒妄受師說以為諸侯學宮名泮宮亦無據

闕宮

樛園詩評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於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始行郊禘史克作詩以誦也按惠公使宰讓請郊於平王王使史角往止之則魯之郊禘非成王賜也明矣夫子感之而云周公其衰夫子何嘗予魯哉既不予則何為列頌蓋魯比於先代巡狩不

陳風故係於周頌後明魯之從周也但風有褒刺頌則
崑美終是誦者猶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著之以
見僭也然則僭亦可頌乎曰頌之者克詞也列之者子
志也

又云天子之尊諸侯原不得以其屬通之魯之祀也斷
自周公以下以上之先王先公當推而遠之不敢擬於
周也魯祭周公有異數矣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尊用黃
目灌用玉瓚升歌清廟冕而舞大武暢而舞大夏妹東
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廣魯
於天下也彼有取爾也僖公何居而遠及姜源后稷也

知新錄 卷三 五

哉成風嬖妾僖中其儼然領老留魯人之詞矣
又云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詩故曰周
自隱桓以下不書郊亦不譏其廢禮知郊自僖公也毛
鄭以闕宮為姜源廟毛傳又以新廟為閔公廟皆非也

鄭衛國風

新城雜錄云吾鄉武城王文定公道嘉靖中官吏部侍郎名臣也其文錄議論純正節錄數條於此論鄭衛二
國風曰鄭風二十一篇其的為淫泆之詞者野有蔓草
溱洧二篇可疑而難決者丰一篇而已其他緇衣二叔
於田清人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七篇語意明白難

以誣說至於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籥兮
狡童褰裳東門之墀風雨子衿揚之水凡十一篇序說
古註皆有事可証可據而朱子一切翻倒盡以淫奔目
之而蔽以放鄭聲之一語殊不知孔子論治則放聲述
經則刪詩正樂刪之即所以放也刪而放之即所正樂
也若曰放其聲於樂而存其詞於詩則詩樂為兩事矣
且使諸篇果如朱子所說乃淫泆狎蕩之尤者聖人欲
垂訓萬世何取於此而乃錄之以為經也耶反正詭道
侮亂聖言近世儒者若馬端臨楊鏡川程篔簹諸人皆
已辨之矣又曰鄭衛多淫聲如桑中溱洧男女戲謔之

知新錄 卷三 六

詩蓋亦多矣孔子盡刪而放之其所存者發乎情止乎
禮義而可以為法戒者也中間三四篇蓋皆刪放之餘
習俗所傳而漢儒於經殘之後見三百之數有不足者
乃取而補之而不知其為世教之害也按左傳韓起聘
鄭鄭六卿餞於郊宣子請皆賦子韋賦野有蔓草宣子
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籥兮宣子曰二三君子數世之
主也可以無懼矣夫餞大國之使而所賦皆淫奔之詩
辱國已甚宣子又何以歎其為數世之主乎此亦一證
且知野有蔓草亦必非淫詩也棠少時侍先君祠部

公側言及鄭衛國風先君曰木瓜美齊桓也韓宣子聘
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
野有蔓草思君子也六卿餞韓宣子子奮首賦此宣子
善之曰吾有望矣豈淫奔之詩而不諱於客乎宋儒泥
放鄭聲一語盡卜序而以淫奔目之不知文詞爲詩管
絃爲聲鄭聲濫而志淫故在所放非謂緇衣諸什也又
云東都之遷子定其鼎犬戎之變父死其難當時列國
侯無出鄭右者其係鄭於王後以爲王國所依也棠因
武城新城之論與先君大同小異故復牽連及之

邶鄘衛

知新錄

卷三

七

邶鄘衛成王時遷邶鄘之民於維邑是周盛時已無邶
邶矣季札觀樂只言衛不及邶鄘可知三者是總名也
其詩不當分屬此乃漢儒之誤也

魯春秋

左傳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是孔子未作春秋
之先已先有魯春秋矣伯禽至孝公三百五十年不應
毫無紀載是必史失其傳

春王正月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不知三代
器欵識皆有王某月字樣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
王十月乙亥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矣

經文失次

禮記樂記寬而靜至溫良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
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
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
書武城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
一篇爲今攷定武成

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
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

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日曆數之下
攷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

知新錄

卷三

八

朱子攷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攷詩
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
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
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

王文憲名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

圖攷甘棠野有死麇何彼穠矣三章於王風仁山金氏
本此攷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攷惟辟作
福一節於六曰弱之下董文清槐攷大學知止而后有
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

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元無所闕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

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以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

言也即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

八節屬於天玄而地黃之後依卦為序

顧寧人謂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

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名伯營之宣

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

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

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

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

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朱子曰月傳

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

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

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

當是幽王妻之云自 漢興之初詩移其次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

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

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者定爾

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養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

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

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

三禮

日知錄曰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古治易書詩

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

朱文公乞脩三禮劄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

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

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

朱子言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

記便有冠禮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

類莫不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

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

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

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之語類言儀禮舊與五經

宗朝有開寶通禮科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 朱子又作謝監獄文集序

曰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

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

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在宋

已為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

三加四加五加

冠義云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

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成人者將責其成人之禮焉責成人禮焉者將責其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四者之行於人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禮書云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彌尊喻其志如是而已若諸侯則始緇布冠纁綬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玄冠朱組

知新錄

卷三

纁次皮弁三爵弁四玄冕五衮冕矣始祝棄幼志順成德再祝敬威儀慎爾德三祝兄弟具成厥德以順成德然後慎德慎德然後能成德也未冠之前筮日筮賓然後設盥帨陳冠服有官者公服帶靴無官者襦衫帶靴通用皂衫深衣大帶履櫛帶掠以卓子陳於房中酒注盞盤陳於服北櫛頭帽子冠弁巾各爲一盤盛之賓揖將冠者立於席右以櫛帶掠陳於席左賓揖將冠者卽席爲之櫛合紒施掠乃降主人亦降賓盥畢主人揖升復出執事者以冠與巾之盤進賓降一等受冠笄執之正容詣將冠者前向之祝曰吉月今日始加元服棄爾

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贊者以巾跪進賓受加之典復位冠者適房釋舊衫服深衣加大帶納履出房正容南面若宗子自冠則賓揖之就席賓降盥畢主人不降餘並同良久賓揖冠者卽席跪執事者再以帽子盤進賓降二等受之執以詣冠者前祝之曰吉日令辰乃中爾服承爾威儀淑謹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加之復位揖冠者適房釋深服皂衫革帶繫鞋出房立三加幘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襦衫納靴禮如更加惟執事者以幘頭進賓沒階受之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成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

知新錄

卷三

受夫之慶贊者微帽賓乃加幘頭執笏受帽微櫛入於房此文公家禮也按文公冠儀云冠者就房受盞先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授盞盞再拜賓答拜冠者遂拜贊賓贊者少退答拜贊者九方存古人醮禮之意古適子冠用醴庶子用醯醴重而醯輕也三加三醮蓋一加一醮也又謂酌而無醮曰醮醴向質無醮酢酒本醮酢故無醮酢曰醮至於禮書之醮辭亦與文公定本互異棠因此禮久不行於世古人謂之重禮又成人之道非行此禮不能明其義實有不可泯滅者故著於篇觀者詳考焉可也

尚書論

尚書者帝王傳政之書亦即傳心之書也其大旨在於敬天愛民聖人刪書起唐堯終秦繆荒遠不稽無徵不信取世之彰彰人聽聞者以為訓誠謂為政之要不離於此非謂為政之人盡於此也秦繆為人較堯舜何啻什伯即春秋時勝秦繆者亦多矣亦不過重其悔過可與古聖互相發明老泉以尚書論風俗之變如江河之日下謂湯處心已薄而武又其甚者忠之變為質質之變為文文之變而又欲反之忠是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予謂不然夫聖賢固無日不以安四海子萬民為心也

知新錄

卷三

三

孔孟汲汲皇皇無非成已成物如公山之召亦將托足滕文蕞爾欲行仁政豈薄於周薄於魯而獨厚於無用之地哉論古者諒其已饑已溺之懷而厚薄之論自可不辯而皎然矣且書之言非盡出於帝王也太康滅德太甲不惠則載其臣下之言若以帝王聖愚為風俗之變則是堯之風俗變於丹朱舜之風俗變於商均禹之風俗變於太康湯之風俗變於太甲周之風俗變於管蔡而大變於幽王其為變亦屢更屢息安得謂尚書風俗之變為江河日下也哉考伏羲後凡十有五氏相繼為天子神農凡八世蚩尤作亂帝遜居於涿鹿黃帝擒

殺之諸侯推為天子而降封帝榆罔於潞少昊即黃帝之子顓頊即黃帝之孫帝嚳高辛又少昊之孫高辛有子帝摯荒飲無度諸侯廢之而尊堯為天子堯亦帝嚳之子也堯不傳子而傳舜此三皇五帝也昔人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此說不然不獨三王家天下三皇亦家天下五帝之中亦有三帝家天下也獨堯舜為古今不經見之事耳若以堯舜傳賢為厚以湯武征誅為薄則黃帝降封榆罔亦為薄堯自立而帝摯廢亦為薄矣且江河何常日下哉古今此江河異日亦此江河人事極於不忠不孝而止而江河亦自有一定之下也物至於極必變亂至於極必治假若孔子生於六國刪書自周至秦而止則為變極矣使相仍不反則禍亂相尋當無可窮極又不宜天造漢室俾有文景之風俗以庶幾成康之盛若孔子生於舜禹時刪書自往古至於堯舜而止則為變亦極矣使相仍不改則子之輩借口聖人又不宜有夏啓承家以廢傳賢之舉而無揖讓之事可知一治一亂有若循環聖賢之心未絕於世上焉者之不能往而不回亦猶下焉者之不能極而不變老泉以江河論書以風俗之變論後世之無聖人皆非明於論政也

一第... 卷三

周禮

周禮一書或以爲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習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之書或謂周公未成之書初起於劉歆而成於鄭玄林孝存以周禮爲末世瀆亂作十論八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不可行世惟鄭玄徧覽羣經答林碩之難作爲訓註其後唐賈公彥又撰注疏五十卷周禮獨無冬官或以爲散見於五官文中子最喜周禮一書以爲千載以上聖人未有若周公者焉故居家不廢周禮

知新錄

卷三

五

唐太宗亦喜周禮嘆爲真聖人之作其深知周禮者歟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王荆公敗於後此則非周禮之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朱子曰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書恐不然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曰其所疑者但恐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方是箇草本

周禮一書先王與民爲生也蓋後世非田廢而民自爲生至於水旱力役困苦之來則民無以爲生夫至於無以爲生仍必輕用其民則犯上作亂無不爲矣

儀禮

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享之禮莫不皆然又跋其書曰後世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因有可得而推者矣棠謂古禮傳於世有三種儀禮周禮禮記士欲觀禮當從儀禮探討朱子付其門人黃幹十有二卷讀之言禮極有依據

知新錄

卷三

五

大學

大學中庸原先雜在禮記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子費盡平生精力然後天下家傳戶誦朱子曰今日讀大學作問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又曰大學是箇腔子要填教他實後來真德秀作大學衍義實本朱子之意而爲之

論語

論語以八寸爲尺紀之不及二尺四寸者約省懷持之便也漢興失亡武帝發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齊魯二河間九篇共三十篇初名傳後孔子孫孔安國教魯

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韓公遺文有答侯生問論語書注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公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晝子在齊聞韶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浴子在回何敢死死作先雖後人不遵其說然當日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道統

黃幹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于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

知新錄

卷三

六

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

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見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

知新錄

卷三

六

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

至二程子則曰涵義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同者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同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

陰德陽德

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于聖賢所以傳道教人者不越乎此矣棠按勉齋黃氏為朱子商弟其總叙聖賢道統最為詳明學者從此立準復博覽六經諸子而參究其精微庶幾知所趨向矣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真德秀曰此義在周禮為最難通者先鄭氏鄭氏也以陰德陽德為男女之情既未適當而鄭康成則曰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

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此然後陰陽平性情和而能育其類鄭氏之說如此亦未見其必然也此真西山之論也棠攷素問謂牛羊豕犬鴈魚謂之天產天產養精稌黍稷梁麥苽謂之地產地產養形天產為飛動之物故人之陰氣恐其不揚必食飛動之物作之是以精能養而陰氣不衰矣地產為五穀之屬故人之陽氣恐其過躁必食五穀之屬作之是以形能養而陽氣不衰矣人之一身原有陰陽二氣精強形壯又恐偏於陰則不中偏於陽則不和是以聖人以禮樂防其陰陽之偏各具中和之氣則與天地同其德矣大宗伯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數句即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意

為學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莫不由學而成或謂堯舜孔子皆生知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孔子自謂不如丘之好學觀書所載數聖人之心傳雖未言學字而無一非學也至說命學於古訓乃有獲又云惟學遜志務時

敏又云惟敬學半念終始與於學而學之一字遂開萬古道統之源前此未經見也自高宗與說始言之

理氣

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總是理黃勉齋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氣卽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上下是也或者又謂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常不足大德必得名位壽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天死豈非氣使之然耶

信論

信者誠實不疑之謂也本無專屬非如仁義禮智之名有其端故孟子謂仁義禮智爲四端惟信無端或謂信在五常之內豈得謂之無專屬乎曰信爲誠實不疑如不疑此仁不疑此義不疑此禮不疑此智則謂之信也故四端不用信而信在其中此如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土實載此四物春爲木夏爲火秋爲金冬爲水而土實旺於四季矣朱子曰五行之中四者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然則離四行四時不見土之全離四德衆善不見信之全矣老子云道之爲物惟恍惟

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又云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又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蓋老子之信從恍惚推出之信吾儒之信從物理推出之信從物理推出故四端不言信而信全從恍惚推出故老氏言信而信晦嗚呼老氏之學以極無御衆有又抱一無依之信以爲道德之歸此老氏之創見抑知流爲申韓爲後人無窮之害也乎或曰夫子亦嘗獨言信矣民無信不立大學與國人交止於信曰是固然然必先有仁義教化素有以取信於民而民始信其仁信其義而不我棄也若舍夫仁義禮智而僅言夫信是何異尾生之信乎尾生與女子期不仁也率意妄爲不義也不通媒妁無禮也水至而死不智也在尾生何嘗不以爲信乎老子之信何以異於是昔晉獻公有子九人聽驪姬之譖也太子申生縊於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盡遂羣公子惟姬之子奚齊及其姊之子卓子留於宮公病召荀息使立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薨立奚齊里克使人殺之又立卓子里克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

息曰吾與先君言矣我欲復言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左氏褒之曰詩人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以荀息有復言重諾之義夫荀息以復言爲信抑知荀息之復言爲不足重乎夫人之取信於天下後世者必其合乎仁義禮智方足重也夫荀息爲執政之臣苟守之以忠貞必當建論以格君心之非當獻公廢太子逐羣公子屬意於奚齊此取亂之道也荀息許之而使奚齊卓子皆見殺是不仁也身爲執政不能討里克弑君之賊是不義也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乃徒與里克論復言而不爲幼君復讐是無禮也

知新錄

卷三

文公在外不知圖立徒從獻公之亂命而使其幼子相繼以死是不智也而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吾不知所爲者何在乎乃徒以復言爲信夫死無益於人國將焉取信繫辭曰履信思乎順夫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吾願天下之言信者不學老氏荀息尾生之屬如土焉旺於四季而已矣

權

君子時中之學全在權字上見孔子云未可與權權字卽是中字人不易知也程伊川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須是時而爲中特以羊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

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何物爲權義也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一廳之中爲中一家則堂爲中一國則國之中爲中初寒時而薄裘爲中盛寒時薄裘便非中矣三過其門不入禹稷之世爲中居陋巷便不中矣居陋巷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便不中矣或曰男女不援之類皆然曰是也若喪祭則不如此矣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

知新錄

卷三

五

於胸中秤錘之權則隨事可以自主有中以爲主而用權以行之則萬事皆有主宰矣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孔子是

敬

有心於用世莊子是無心寓物孔權字是用世上見莊權字是不以物害己上見論權雖一而所以用權則不同至老泉說到權術直將權字全說壞也所指成福之臣之權臣

水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主一無適是存主處謝氏言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尹氏言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爲喻卽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亦親切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做到聖人便不說主敬持敬自然不離於敬也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象山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旨並傳邵蔡二子蓋能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

知命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耳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蘇公頌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陸辭上曰

朕屢要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謝上蔡語錄云吾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作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云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又云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非義則不求此樂天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又其下者也

主人翁

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卽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昔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下君子之過如此其心亦將以自訟乎管寧泛海舟將覆曰吾嘗一朝科首三晨晏起過必在此

以此推之寧之平生無大過舉可知王子敬病篤道家
上章應首過子敬云惟意與郟家離婚論者亦以寡過
稱之然尚主之嫌子敬不能不恨於是也趙清獻公曰
吾畫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司馬溫公曰吾平生所為無不可與對人言者二公之
所為可知矣以上諸公皆是主人翁在室故能寡過朱
子謂心要放在腔子裏然則心不在腔子裏皆是無主
人翁者也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鸞飛戾天魚躍於淵夫

知新錄

卷三

七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
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
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憂樂說

續自警編云吾輩學道須是打疊得心下快活古曰無
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
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
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

吟風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概於世間
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
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
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若何曰
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魏鶴山詩曰須知陋巷憂中
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
少陵亦皆有憂樂如采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
陸成江之憂步履春風沉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
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
不以憂而廢憂不以樂而忘孔子之樂雖身處困極之

知新錄

卷三

七

中而其樂亦在也顏子之樂雖人所不堪勝之憂而其
樂不改也三千之徒鮮或知是曾皙浴沂風雩之樂近
之而未全也歷千數百年而程子受學於周子乃令尋
孔顏之樂所樂者何事程子有悟於是吟風弄月以歸
自周程二子之外能樂此樂者誰歟程子曰時人不識
子心樂其所尋之樂歟程子嘗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
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此學聖賢之肯綮也朱
子之門人有以思量顏子樂處為言者先生曰不用思
量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為欲
撓自爾快活今若索之杳冥無朕之際於何可得樂處

而今一部論語無限道理所貴學者只在實用功耳他日門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人人有貴於己道理樂去問樂可求否朱曰此難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微而已曰程子謂將身置萬物中並無窒礙何等快活此則顏子樂處此理須是直窮到底萬物爲一始得他日又言學者能諄到極苦澀處方是樂處消息樂無不用功而可得之理聖賢書中所言粗細俱合理會他日又言讀書自樂處未爲有得某所見只是苦處到此廖德明赴潮倅來別告求一安樂法先生曰聖門無此法也然則仲尼顏子樂處學者果易尋乎登山不至其巔涉水不探其源而侈然以自樂樂其所樂非仲尼顏子之樂處也學者有志周程而尋仲尼顏子所樂之事幸於朱子之言尋之

真實無妄之誠

李邦直曰不欺之謂誠徐仲車曰不息之謂誠程子始曰無妄之誠朱子又加二字真實無妄之謂誠或問李子德曰旣言真實何必又言無妄子德曰公好色一念豈不真實然而妄也

體用

胡敬齋曰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

頃刻千萬里頃刻千萬歲蓋身則粘於形心則通乎神也

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含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孟子求放心不是捉住一箇心來存只惕然肅敬心便在此

心不操即無主放者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

曲肱也

未發之前不可無主李延平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不可謂之無主也朱子曰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靜只此便是昏了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後差也朱子又曰無思時要不如死灰有思時不要邪

靜不是無心又不是忘了也此心仍醒在仍有主孟子所謂操則存操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知覺之只是心存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然謂之知覺不如只說箇惺

惺字謂之惺惺又不如只說箇操字謂之操又不如只下箇敬字

靜中萬理具足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只是一物以其在靜在動已發未發而言也

程子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此理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於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即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靜也體也已應動也用也體即用之所

存用即體之所發非有兩事固無先後之可言亦欲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周子程子皆主靜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學者不知遂流於禪寂故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方能本體得立

閑道錄雜鈔

善只是天理二字自其自然曰天自其流行曰命自其主宰曰心心之靜為性曰仁義禮智心之動為情曰愛宜恭別著於身為貌言視聽思之則曰恭從明聰睿行於世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曰親義序別信書曰降衷詩曰秉彜論語曰仁大學曰明德中庸曰天

命之性孟子曰仁義之心周子曰太極程子曰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曰萬物之一原朱子曰當然之則無非是物也而總不越天理二字盡之天即理也理即善也善即理也理即天也率此之謂道得此之謂德復此之謂學修此之謂教安此之謂聖勉此之謂賢存此之謂君子去此之謂庶民精者精此一者一此博者博此約者約此擇者擇此執者執此擇無不精守無不固愈精愈固愈固愈精是之謂明善本體如是工夫如是而所以一微顯貫動靜徹頭徹尾成始成終者敬也故主敬為明善誠身之要

知新錄

卷三

善之一字是道理大總括敬之一字是工夫大總括敬者千古聖賢授受之心法

孟子以情証性以情善証性善蓋情即性之發性即情之存因情之無不善則知性之無不善也世人不能見性正緣不能見情錯認情字所以錯認性字若識得這情便識得這性矣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明道曰由其側隱知其有仁伊川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晦菴曰要於常運中見太極於常發中見本性觀之四子之證性皆無異旨也

既學孔孟之道便當讀孔孟之書試觀五經四書中有一虛高超脫影響恍惚之語乎

或問心曰性情之主問性曰仁義禮智問情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問道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問學曰明善問其目曰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慎思之篤行之問五者之要曰主敬問主敬之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履所舉皆古今常理聖賢成法既為常理便是千古不易的既為成法便是萬世無弊的舍此而言便是異端便是邪說終為名教之罪人也

知新錄

卷三

七

告子以食色為性以欲為性也只教人縱欲孟子以仁義為性以理為性也只教人循理

吾儒一以貫萬異端一以廢百

中者天下之定理庸者萬世之常道唯中故庸唯庸故中鄉愿似中而非中似庸而非庸竊中庸之名者也二氏不中故不庸不庸故不中反中庸之實者也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謂之命必有所以賦於人者謂之性必有所以受於天者原是實實落落人人只是物事若云一切都空一切都無不知天所賦於人者何在人所受於天者何在無所受無所賦何以謂之性何以謂

之命即性命二字都解說不去矣

朱子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至哉斯言為後世學者慮至深切矣

老氏竊弄闔闢芻狗天地釋氏塵芥六合土苴萬物不敬之罪孰大於是

老氏要無到底無他不得佛氏要空到底空他不得吾儒有還他有實還他實是曰率性是曰循理是曰盡性至命

知新錄

卷三

七

老氏無只無理不曾無欲佛氏空只空理不曾空欲吾儒有的是理無的是欲實的是理空的是欲

韓子在用上闢佛老謂其既無用怎見有體程朱在體上闢佛老謂其原無體安得有用程朱三夫子皆拔本塞源之論而昌黎原道亦大中至正之理也

仙家認器為道溺於有佛家離器言道墮於無

老氏以氣為性無理之氣也佛氏以心為性無理之心也聖人之學心學也即性學也性者理也無理之性理者善也無不善之理二氏不明善焉能窮理不窮理焉能知性無理二字是他根本上病痛也

吾儒以二氏爲虛無二氏亦以吾儒爲虛無吾儒謂二氏不認自家本來的實有二氏亦謂吾儒不識自家本來的虛無大都二氏持彼之虛無以抑吾儒之實有又借吾儒之虛無以崇彼之虛無不知吾儒之所謂實有彼不得而窺測之吾儒之所謂虛無彼亦不得而混亂之也

吾儒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二五流行化生萬物老子曰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佛氏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彫

宗旨迥然不同不可不辨
吾儒言心便是言理言理便是言心言理便不離氣言氣便不離理故心爲理義之心而非佛氏空靈之心氣爲道義之氣而非老氏精神之氣蓋吾儒之心有理之心佛氏之心無理之心吾儒之氣有理之氣老氏之氣無理之氣吾儒之心之氣不得在天理之外二氏之心之氣不曾在天理之中吾儒心卽理也氣卽理也與理爲一二氏心自心也氣自氣也判理爲二二氏不知天理爲何物吾儒不知天理之外爲何物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是也天

理本有善而無惡唯有善無惡故好善惡惡好惡情也好善惡惡性也聖人代天理物經世宜民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辨之非然而不淆處之秩然而各當賞罰以持一時之平褒貶以維萬世之公皆由此道也釋氏以無善無惡爲本體以好善惡惡爲情識夷是非善惡而一之爲平等爲圓妙纔有辨別揀擇於其間則曰分別心曰人我相能侗混淆顛倒錯謬操斯術也雖接一物處一事亦有所不能況可以宰世經物而冀其區置咸當乎每見世自命爲豪傑者其身三綱五常之身也其位致君澤民之位也負家國天下之責而復窮年肆力於

若曹之說而恬不之返是果無所分別之說竟可以治萬有不齊之天下而無弊耶吾不知其所見安在也
禪家拿來拿去不過一團空氣弄來弄去不過一點靈明天理二字不曾夢見
禪家不著有不著無却著有不無不倚色不倚空却倚非色非空不思善不思惡却思無善無惡
止可以欲爲障不可以理爲障欲是本無的理是本有的本無的始謂之障本有的如何謂之障本無的添一毫是增一重障減一毫是撤一重障本有的一毫也添不得何處增得一重障一毫也減不得何處撤得一重

障既謂之木有便不得謂之障既謂之障便不得謂之
本有佛家以本無者為性以本有者為障總是本有者
本無者辨得不明認得不真耳

沖漠無朕即萬象森然障在何處萬象森然即沖漠無
朕障在何處無朕者本自無朕也無容於障也森然者
本自森然也無容於障也豈沖漠無朕之外另有一物
為沖漠之障乎或另有一物為沖漠所障乎萬象森然
之外另有一物為萬象之障乎或另有一物為萬象所
障乎借曰有之則寂焉必不能沖漠無朕感焉必不能
萬象森然以障故也障沖漠者非沖漠也障萬象者非
萬象也佛氏不以障沖漠障萬象者為障而以沖漠萬
象為障彼誠不知沖漠萬象之為本來之物而欲一切
掃而去之誤以非障者為障而以障者為非障也亦終
其身於障蔽而已

高者入於釋老卑者流於申韓皆是不知循理之故理
者大中至正一定不易之天則若能循理焉有二者之
病
告子曰生之謂性朱子曰生之理之謂性儒釋之辨在
此
有物必有則物只是氣則便是理與生俱生一齊俱有

不待安排無容造作所謂天則也如明聰是耳目的天
則忠孝是臣子的天則若視不明聰不聰便欠缺了耳
目的天則事君不忠事親不孝便欠缺了臣子的天則
視思明聰思聰是復還耳目的天則事親孝事君忠是
復還臣子的天則是之謂復性是之謂循理是之謂存
心是謂之踐形是謂之盡性是之謂至命聖人教人非
求其所本無迺全其所固有耳釋氏將這天秩天叙自
然恰好的條理都不承認只守著他昭昭靈靈的一點
靈明便以為明心以為見性杳茫空蕩毫無著落毫無
依據終日閉眉合眼都只養成一個癡呆麻木漢以至

遺棄事物滅絕倫理病狂喪心無所不至其骨髓上病
痛只是認氣為性而不認理為性殊不知既無理矣則
其所謂性者尙得謂之性乎哉亦誤甚矣

釋氏只是虛吾儒只是實釋氏只是無吾儒只是有
佛氏曰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又曰縱心所知無不元妙
吾儒首禁的是放佛氏首要的是放吾儒首禁的是縱
佛氏首要的是縱彼不知這物事操之尙恐至於放何
況於放存之尙恐至於縱何況於縱不患不放不縱只
患不操不存操則儒放則佛矣存則儒縱則佛矣一操
存則失者以得死者以生由此而賢而聖而幾於天矣

一放縱則得者以失生者以死由此而愚而狂而等於獸矣此其關係豈眇小哉

聖賢悟後纔覺得難在禪悟後翻覺得易

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只無人欲無人相無我相無前念

無後念併無天理矣無人欲實有天理無天理却有人

欲此儒佛之異也

佛氏欲空其欲又欲空其理併欲空其空以此為第一

乘為善知識為大解脫為大自在夫空其欲似矣而併

欲空其理是空所不當空也既空其理則必不能空其

欲尚不能空其欲又何以能空其空哉況彼以氣為性

是雖云空欲而實未嘗空也以理為障是即欲不空理

而實不能不空也空者無理也而彼猶以為頑空空其

空者并無無理也而彼自以為真空頑空者無理盡也

彼之所謂不為理障不為教縛者也真空者無無理盡

也彼之所謂有無不立脫縛雙遣者也總而論之彼之

所空者理也所不空者欲也空而不空者欲也空而又

空者理也彼之所謂真空乃彼之所謂真性彼之所謂

真空之性非吾之所謂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無欲有

理者也天理也善也真空之性無理有欲也人欲也

無善也隨他閃爍翻弄千變萬化只無理有欲四字總

括殆盡更無處躲藏無處馳騁矣

中是經時中是權有物有則是經因物付物是權

易有二義一不易一變易不易者體也變易用也不易

而變易體不離用天下之達道也變易而不易用不離

體天下之大本也此即經權之謂也

人得二五之氣以有此形即得二五之理以有此性氣

與理合而有此虛靈知覺之心舉參贊位育神聖功化

之極皆賴這物事做出今欲使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而

後為見道是天之所畀於我我之所受於天者悉皆土

塊木石贅麗無用之廢物何以謂之萬物之靈乎

伊川曰性即理也千古之論性者蔑以加矣明道曰情

者性之動也千古之論情者蔑以加矣橫渠曰心統性

情者也千古之論心者蔑以加矣朱子學問之根源在

此

經是一定之權權是無定之經經是權之常權是經之

變常變時也經權理也權酌平時之常權即經也經通

乎時之變經即權也不一者時至一者理無定者時有

定者理不一者以至一一之無定者以有定定之所以

先天而天弗違也天下之大經也不一者以不一一之

無定者以無定定之所以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下之大

權也經卽是權權卽是經顧其時何如耳

氣一也有理的氣氣便是理無理的氣氣便是欲

薛文清公讀書錄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書稱舜曰睿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

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也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

也與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尙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先天圖左半屬陽故乾健兌說離明震動四卦之德皆陽右半屬陰故巽入坎陷艮止坤順四卦之德皆陰此雖先儒所未言竊意其如此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尙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爲次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三終

姪日躋 孫 燦 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四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洪源洪 澤瞻仁

松明汪洪度于鼎

岑川程 豈爽林

長青羅星璐景文 泰校

朱子論心

山東有文
國書館點
校海源閣
書籍之章

人之一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
出俯仰因物賦形常未感之時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鬼
神有不得窺其際固無失之可議及其感物流行不滯

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非如枯木死灰肅
後乃得為正也蓋此心之靈為一身之主耳目鼻口四
肢百骸莫不有以聽命以供其心而其動靜語默出入
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
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
回頭錯認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孟子所謂求
其放心蓋皆謂此又曰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
於氣者衆人也是以聖賢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
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
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羨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

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簣之際死生變
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
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

程歐養魚記

程伊川養魚記云書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
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
指小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
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古聖人之政禁
數罟不入汚池魚於是時其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
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

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
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
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
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歐陽永叔
養魚記云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未嘗植物因汚
以為池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
以為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
怪而問之具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闇昏而無識矣
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遊戲乎淺
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二公之言皆有

淡意一因魚之得其所而思萬類之不得其所一因小魚之得其所而思其大魚之不得其所然皆意不在魚也作文須具此意方妙

象山論學

重滯難得輕清刊了又重須是久在師側久久教他輕清去若自重滯如何輕清得人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棠謂此語於禪道極有理會若是論詩便為上乘詩貴輕清詩貴靈纔有一些俗意便沉重不靈了

知新錄

卷四

疾書錄

宋史稱橫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朱子為先生贊有精思力踐妙契疾書之語以此幸菴彭公茲疾書錄其師法先生嗣關西之教而有得者歟橫渠少喜談兵至潛心至道乃講用古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法咸可措諸事業而弗究厥用云云彭幸菴疾書錄當為覓之

羅念菴先生規言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背不可見

知新錄

卷四

鬼神

不易動者也常止於不見不動之地則身非我有物不我于千聖之歸藏大業之所由生也榮辱得失恭慢贊毀一切變乎吾前而吾不與知夫然後居上不驕為下不悖無入不自得天下之能事畢矣故人之恭敬乎我者非於我有加也以勢位權力之在我也以勢位權力在我居人之恭敬而不疑不近於可恥矣乎人之忽慢乎我者非於我有損也以勢位權力之去我也以勢位權力去我惡人之忽慢而不解者不近於可笑矣乎然未有不惑於是者何也惟夫物不我于者無不敬無敢慢敬者自敬吾不媚其敬也慢者自慢吾不受其慢也是謂不為萬物役是謂至樂是謂立天下之正位

鬼神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程子曰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見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用也

朱子曰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在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何物無鬼神又云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

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相感通如卜筮之類心才動即應也

北溪陳氏曰氣長爲陽氣退爲陰其實陰陽二氣只是一氣天地間無物不是陰陽陰陽無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問先儒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曰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天地間一禽一獸一花一木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於人間是造化之迹鬼神也

或謂鬼神之有無程子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或謂朱子鬼神有無

知新錄

卷四

六

朱子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自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

朱子曰風雨日月此晝夜鬼神之迹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來或去或聚或散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

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常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講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懼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習俗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

知新錄

卷四

六

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其理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淫僞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匪私利之流亂德害教莫此爲甚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辨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溪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爲衆說所咻克已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

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誑之不明守之不因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物之誘問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

西山真氏曰以神示鬼三字言則天之神曰神神妙不測故曰神地之神曰示神有形可見故曰示人之神曰鬼則氣之已屈者故曰鬼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自其生而言之則氣之伸自其老死而言之則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則氣之屈及其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若以造化

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皆是凡陰陽二氣流行皆鬼神也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皆指陰陽而言今人只以塑的像上畫的像上說鬼神誤矣

程子曰鬼神之說只是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下事只是一個有一個無如杜甫詩是世界上有的故人之心病自相感通所以如此

朱子曰伯有爲厲別是一般道理蓋其氣未盡而強死是以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可謂得鬼神之情狀矣問

既屈之中又自有伸如何曰祭祀來格便是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問來格魂來魄不當來曰魄也能伸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又問人之禱山川天地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則是我之有感彼之無曰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又云有子孫在只可謂之散不可謂之無不得其死者結爲妖孽然久之亦散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屬陰氣是能知覺者屬陽合則生離則死魄降於地以從陰魂升於天以從陽所謂各從其類也爲人子孫者盡誠敬以炳蕭祭脂求於陽灌用鬱求之陰魂魄雖離而可以復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也神指魂鬼指魄此所謂屈而伸也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致生之不知致死之不仁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人是稟陰陽之氣而死氣有聚散而天

地陰陽之理則無聚散所以有感而格也蓋有是理便有是氣也然亦要人看得活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真如世間所畫之像乎若一說無亦不可

畏溺冥感

鬼祟之見於人也史傳所載亦往往有之呂后之殺如意也武安之殺竇灌也皆非其罪故垂死之日窮而反本畏心勝而見之者也武帝之溺愛李夫人也明皇之溺愛楊貴妃也常冀其一遇故少翁鴻都道士得構其魂魄溺心勝而見之者也死者之必附生生者之能通死精神意氣有冥感焉

知新錄 卷四 九

歷代治曆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穀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依也物禍災荐至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取重黎

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義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居無天疫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繇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世世相傳為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音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疆國破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知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孝文時魯人公孫臣言漢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常有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為非是罷之今上謂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洛下閔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因

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宜問以理
 星度未能詹當作校也蓋開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
 度驗定清濁起五部五行也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
 樂弛朕甚閔焉朕惟未能循明也細續日分率應水德
 之勝今日順夏至夏當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族為商
 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後
 正變以至子日常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
 逢歲在攝提格寅在月名畢聚音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
 至

漢志曰漢興張蒼首律曆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
 始中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
 奏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
 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協不協同數者一十
 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夫推曆生律
 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蹟索隱鉤深致
 遠莫不用焉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
 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
 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元始造設合樂用
 焉

又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張蒼言
 用顛項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
 視其真而朔晦月見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
 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
 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
 術上廼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
 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不改正朔易服色所以
 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
 時也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
 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
 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遂下詔以
 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人大典星射姓
 名等議造漢歷廼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
 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廼以
 前代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
 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
 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
 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
 廼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
 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閔與

焉都分天部而閏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日律容一
俞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
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
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算如
閏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先籍半日名曰陽歷不籍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
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廼生平日陽歷朔皆先且月生
以朝諸侯王羣臣便廼詔選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
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按歷律昏明官者淳于
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爲太史丞
後漢志曰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
日遠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曆
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舒
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
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則有冬有夏冬夏
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
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

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
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
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
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
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
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
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
朒無方莫不結系於此而稟正焉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
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說周髀數術具在考驗天
象多所遺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
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
之形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
妙萬世不易之道也

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
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八似覆盆
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
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
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
日入地下

宋書漢末吳人陸績善天文如推渾天意王蕃廬江人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制渾儀立論考度曰舊說言天體如鳥卵鄭玄云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以勾股法言之傷萬五千里勾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天徑之數也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周天之數減甄耀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三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而陸績造渾儀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為鳥卵則為自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張衡更制以四分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穢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為度凡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之三也

王蕃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地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

唐志曰曆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事略見於書而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為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俞蓋其法一本於律矣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太衍之策則曆述又本於易矣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

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唐自太初至麟德曆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亦依倣而已朱子曰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會推得定只是移來轉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

知新錄

卷四

六

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執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知新錄

卷四

六

曆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石必差況於形之數哉

丘氏曰謹按先儒程氏有言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等但知曆法揚雄知曆法又知曆理元志曰明時治曆自黃帝堯舜與三代之盛王莫不重

之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以為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豈故相為乖異哉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元至元十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彙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曆本十七年曆成賜名曰授時曆尋詔李謙為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微考證前代人為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益未有出於此者也

丘氏曰昔之論授時曆曰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為傑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舛戾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曆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天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曆

推之授時為密棠按前代之推授時者如此今本朝曆命西洋人主之術益精曆益密又授時所不及也

青田論曆

劉青田曰甚矣曆之難言也治曆明時自黃帝堯舜與三代之盛王皆首重之周秦之間閏餘乖次嗣是以後遂失其傳漢劉歆造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為推步之準漢末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極差有五度餘晉姜岌造三紀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度所在宋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朔望弦皆定大小餘及測景定氣

劉焯金

卷四

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北齊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盈縮八氣加減隋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非皆平行一度二至後有盈縮唐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制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九服交食之異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宋周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月會合為朔併朔餘虛分為日法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元至元庚辰郭守敬王恂創造簡

儀高表憑其所測實數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夜半後刻數二曰歲餘自宋大明壬寅距今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日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宿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憑金木二星度測日及月食衝驗冬至日躔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二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日食相符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依實測不以私意

別錄
 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即前所謂三十又所創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細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拆爲三百三十六限依棊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遂皆不用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自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

燕在閣知新錄 卷四

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總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朧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爲密上之賜名授時至今監用之不敢更易然其中間有未善併缺焉者宜修改於後

經天要略

天虛外轉地實中涵地形象天相較如黍博厚載物任土皆中

地與四面環轉皆人所居隨作升降無處非中惟視極星以定四隅或疑環地皆山水環地皆人居得無傾倒之患乎曰試觀夫垣高數仞而蚊虻直行其上不知其側也深山窮谷巨石倒懸而螻蟻依附其下不覺其反也以是知足所樹立無在非下首所瞻仰無在非上所以然者皆一氣渾淪固結而無少間隙也

南北有極是爲天心出入多寡因人所見居中不動之謂極極者天之樞也故爲天心凡星去極近則小轉去極遠則大轉自極出線分南北爲緯自緯線上界度而東而西爲經人居地面先當明經緯一度爲幾何里今從實測約定二百五十里而差

一度如自南而北相去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相去一千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五度其自北而南相去里數見北極之降下亦如之可見南北出入之多寡皆因人之所居而定也



如上圖北極山地四十度則南極入地亦四十度其赤道限距天頂亦相等天頂距北極五十度則天頂距南極亦五十度其赤道限距地平亦相等此固順天所定也出此而南北各二百五十里則各差一度

爰測地周為九萬里圍三徑一三一四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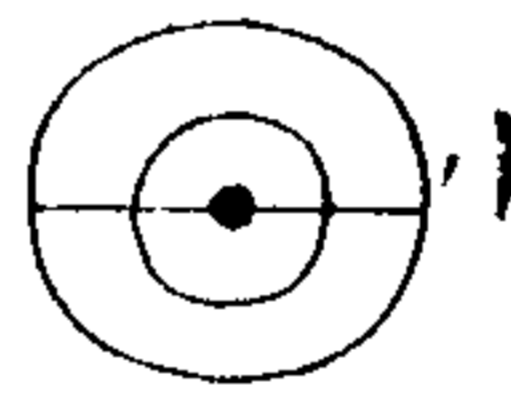
相去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故以周天三百六十度為實以二五為法乘之得地周九萬里又以圓求徑法三一四五九除之得地徑二萬八千六百零八里為徑不及周三分之一地徑既得則以全數折半即知地面距地心為一萬四千三百零四里
迺隨地面切視赤道周地為圈不偏不倚
人隨所居自極出線至九十度一象限為南北平分
之軌道是名赤道此道一日一周不高不下為天正
球無少偏倚乃七政中之定準也

道分內外爰別陰陽十二宮分均度三十

赤道南為外為陽赤道北為內為陰

太陽所循黃道始名斜交於赤廣狹攸分

太陽之行斜交赤道為日輪本天與赤道不同極與地不同心是名黃道道有高卑則視行有廣狹蓋因與地不同心而人日所見亦不同也說詳後



截度經天厥名五帶

上圖中一點為地外一圈為平視內一圈為黃道日行黃道上半弧為高遲視行潤若行在下半弧為卑疾視行狹

知新錄

卷四

四

人處地球視日影不同有五分為五帶其中則自赤道南北各以二十三度半為限其下名為煖帶若於午正立表揆日影測影必自射南射北然於一歲之中必有二日其表無影春秋二分其日無影過春在北正居赤道分則景在南過秋分則景下望影云云乃太陽正過其天頂之日也此帶惟一又於其南其北每自二十三度半外各截至六十六度半為限其下名為溫帶居南者表影恒射南居北者表影恒射北歲內惟有一日其影極短然太陽不徑其天頂矣此帶有二三帶者是皆太陽有入有出者也又於南北二方自六十六度半外冬至極

正名為冷帶其下或表影周圍旋轉乃有日太陽繞其地恒見又有云太陽恒隱其隱見之候久至半年數月不等此帶亦二是則天地共分五帶之異也因是居北極下者夏至太陽高地平上二十三度四面環繞晝夜恒見冬至太陽入地平下二十三度半四面環繞晝夜不見至春秋二分太陽正當地平旋轉其二分前後升降之數遞增遞減此見與不見之大小界也若居南極下者見與不見之界必相反從茲窺測輪次凡九

皆從近日遠日而命名也輪次一宗動二恒星三土

四木五火六日七金八水九月益恒星七曜麗天如寶飾於鈿不相通而相包也

宗動左旋諸行右轉察其遲疾乃定高卑

右轉自西而東諸行如蟻之行磨蟻往右磨却帶之

而左轉宗動左一日一周恒星一歲右行五十一秒

西法六十分為一度六十秒一日約行八微半西法

為一分恒星不及度之一分一日約行二微西法

微為土星一歲右行十二度十四分一日約行二分

木星一歲右行一宮二十一分一日約行四分二九

火星一歲右行六宮一十一度二四一日約行三十

一分太陽一歲右行一周一日約行五十九分零八

秒金水與太陽同太陰則二十七日三時六刻零三分而行一周一日約行一十三度一十零分三五以是知宗動最高而不可紀極者也恒次土又次木次火太陽金水又次太陰最卑

惟日軌道統攝於中太陰五星各循其則

七政日為君象居天中循黃道一線行太陰五星出

入黃道有緯南緯北之分然其去黃道極遠者不過

八度雖極不齊之數總依黃道為準此所以為統攝也

起算有根初從星紀躔次順循還於元界

知新錄

卷四

冬至日躔星紀宮丑初度一陽始生即以此起初宮

度循次歷玄枵姬訾降婁為順行天一周仍歸元界

交次年冬至太陰五星積算起根俱倣此

春秋二分日在交點冬夏二至視法各殊

問太陽周天恒平行何以氣有盈縮一歲運行無豐

歉何以體有大小曰此皆由兩圈不同心故視法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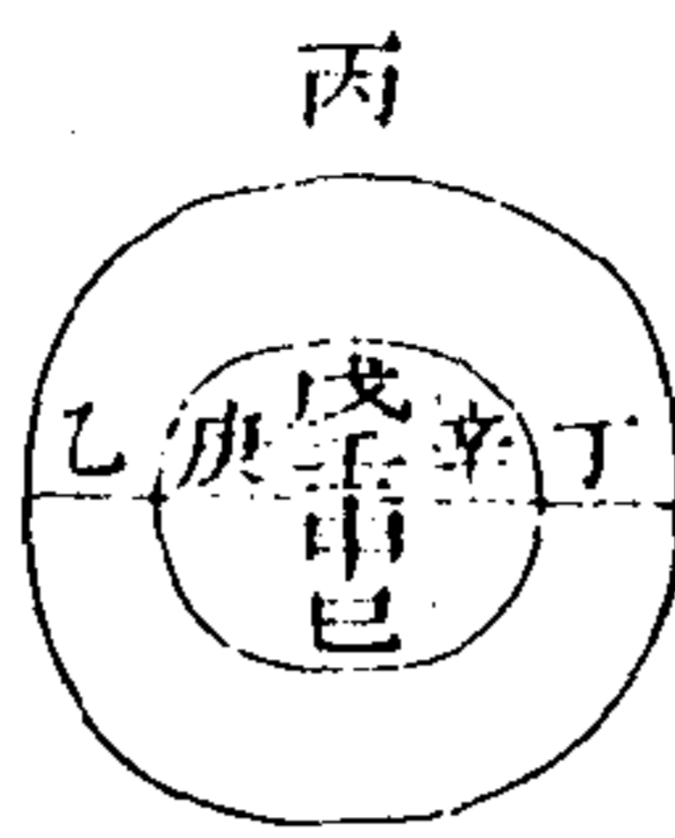
高卑之互異而盈縮大小因以別焉如左圖甲為地

心乙丙丁為宗動天辛巳庚戌為日輪本天庚辛為

春秋兩分戊巳為冬夏兩至人日不在太陽本天之

心壬而在宗動天之心甲見庚戌辛之日多於辛巳

庚所以冬盈而夏縮也日在戊去甲遠在巳去甲近故冬大而夏小也若春秋二分日在兩圈之交點正當中行謂平行五十九分可免視法之差如二分前後逐日視行參錯不齊此測法所以有加減表也



太陽之體冬月見大去地近其行疾夏月見小去地遠其行遲高則見小而行遲卑則見大而行疾

先推平行次求加減

先查表積平行行數而後進求加減太陰五星同一例

加減之數準於高卑界限分明乃得真率

日躔加減以黃道有高卑 古法以冬夏二至恒謂

太陽在其一點今測不然如甲到太陽從春分辛至

戊行四十五徑度與從巳至秋分壬亦行四十五徑

度其時日必等蓋兩心在甲乙線內與丙丁為直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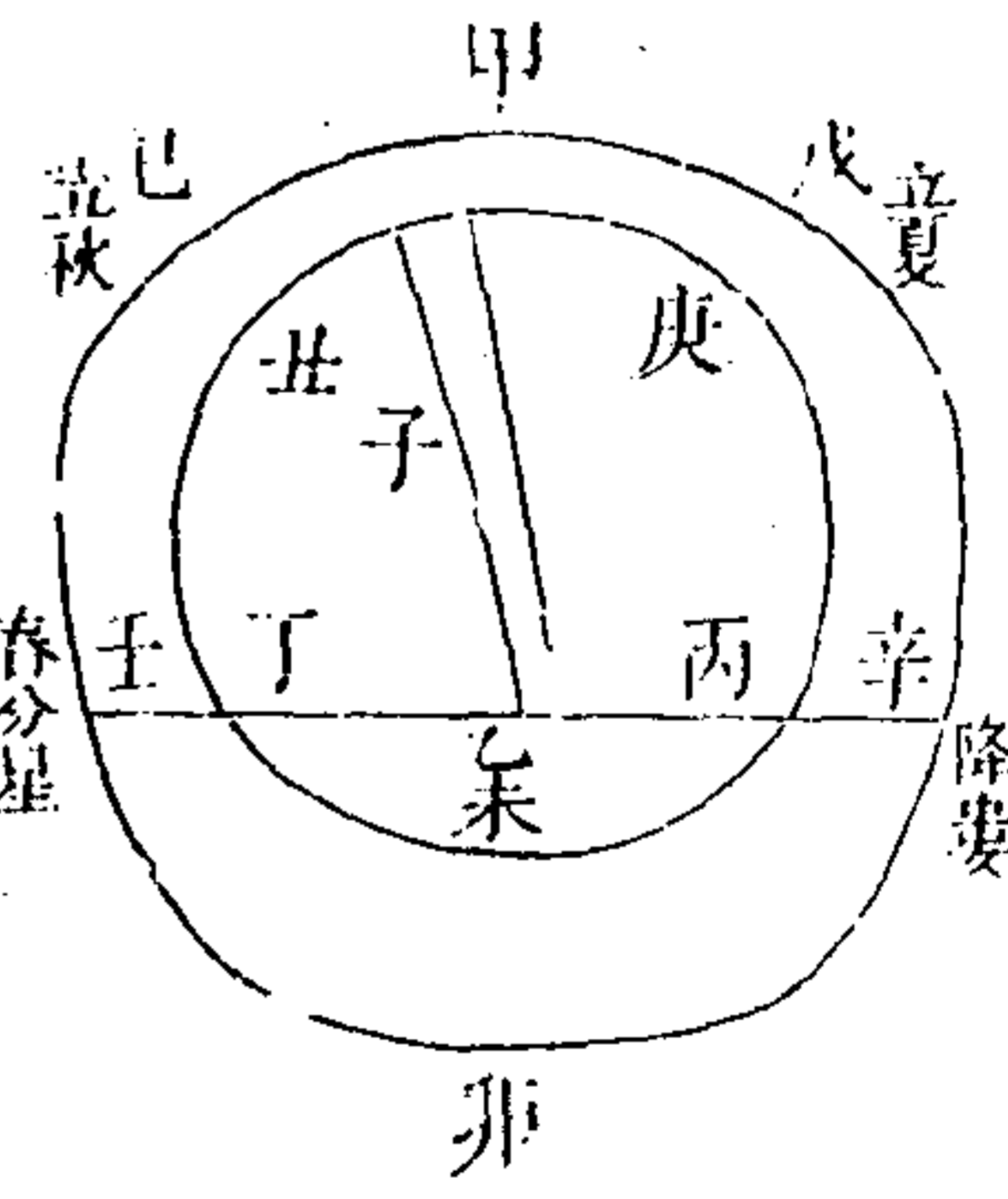
而丁甲丙與辛甲壬兩弧俱兩平分分子甲則所分各

兩弧之行度等其所次時日必等乃春分到立夏立

秋到秋分行度等而時日不等

至秋分為四十六 則丙庚丑丁兩弧視徑必不等而

不同圈之心必不在甲乙線上



平減高冲按引均度氣各不齊莫相錯悞

前論二圈不同心又兩心不同線有此差錯故推者

必均度以求視徑然後變時以求氣策其法置平行

積減高冲得引數以查均數加減於平行為視徑第

二卷用即得視徑則視時可定 另有變時表 如冬至小寒

法之理 月約實行 六十一分一 大寒 約六十一分

約六十一分一 大寒 約六十一分 立春 約六十一分

約六十一分一 大寒 約六十一分 立春 約六十一分

約六十一分一 大寒 約六十一分 立春 約六十一分

約六十一分一 大寒 約六十一分 立春 約六十一分

約六十一分一 大寒 約六十一分 立春 約六十一分

約六十一分一 大寒 約六十一分 立春 約六十一分

約六十一分一 大寒 約六十一分 立春 約六十一分

約六十一分一 大寒 約六十一分 立春 約六十一分

約六十一分一 大寒 約六十一分 立春 約六十一分

氣當斟酌而定之也

次論太陰行度縱橫本天中道與地同心

平行圈月之本天即白道也表裏二球之中圈也與地同心為本輪心平行之軌道此行右旋一日為十三度

十一零分三十五秒零一微

定界有二今測尤精從此窺視後有自行

其界有二一以宮次節氣為界從各初點起算每日

去離若干度分以命太陰之本行度分滿一周則得

二十七日三十零刻一十三分零五秒為轉徑一以

太陽徑度為界從合朔起算太陽平行徑度日五十

九分零八秒二十零微月之日行多太陽之日行少

以少減多得一日之相距為一十二度一十一分二

十六秒四十一微滿一周又逐及於日為朔策其日

率西曆前後四家大同小異二十九日五十零刻一

十四分零二秒零八微三十九纖四十六苳此係極

密今新曆用此既得平行真率從此窺視太陰之行

有時疾有時遲既爾紛紜無憑布度因想近月四周

有一本輪以別於交道之行即白道故彼名平行此名

自行也

自行之行起於最高從高左旋還復元度

自行輪為月之本輪乃次輪心即下所論次小輪心所行之軌

道也此輪有高卑不等不與地同心太陰既隨本天

循交道東行又依此輪自東而西從最高處左旋一

日為十三度零三分五十三秒○五六蓋此行非是

離却本天之行而另為左旋也測者祇因大陰循本

天右轉一日平行為十三度一十零分三五零一而

本天上負載小輪本同轉其上之小輪一點即下所

輪在最高一遲似輪左旋者然從最高起却左旋一日為十三度零三分五三五

六天上周圍不論大小皆平分三百六十度與本天之行參錯不齊兩行

相較差六分四十一秒故本天平行歷二十七日三

十刻一十三分零五秒而復於元度自行必歷二十

七日五十二刻一十一分五十四秒而始復於最高

也初逆行左向約九十度留順行右向至半周最又約九

十度留復逆行左向至元界最高比周謂之轉周滿一周

為轉徑分四象限首限曰正轉留逆二限曰正半轉

最三限曰中轉留順四限曰中半轉留逆行最高極遠

行最卑極疾時與交行相合遲時與交時相背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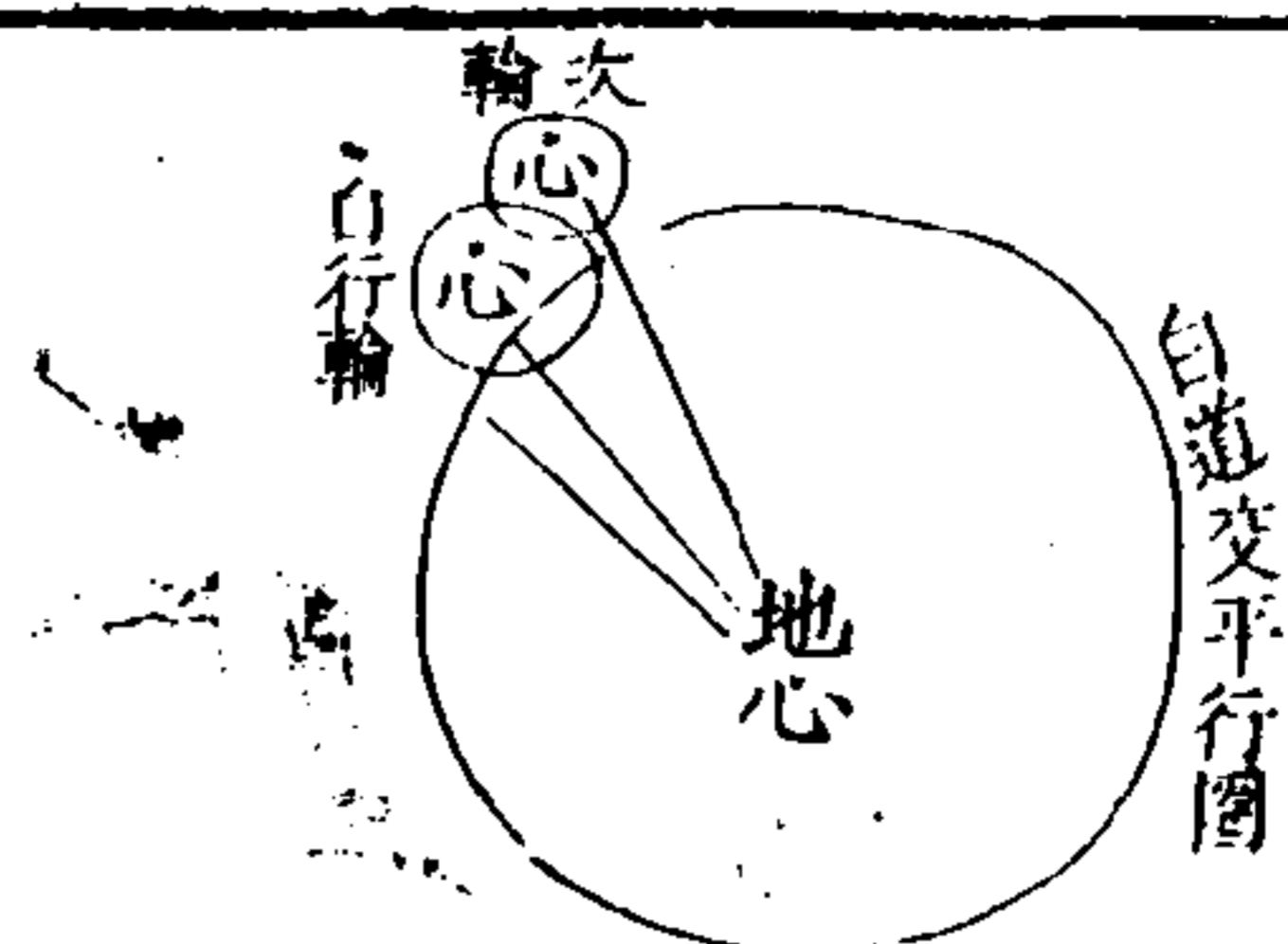
如五緯之法然此獨言遲不言逆者月行甚疾但見

其遲不見其逆也又本輪從最高左旋而最高極遠

之一點即月却又右行一日為六分四十一秒故月

自行也

平行距最高歷二十七刻有奇已復於元界
又必再行二十三刻有奇始復及於最高也



如圖平行圈上員自行輪自行四次
輪之心行也人從地心作兩線切本
輪周自行即次輪心在兩切線外本
輪周自行逆行在兩切線內本輪之順行
若月在心線從地心過是為本輪之
最高或最早即兩行一自行度分等
若在心線前或後即其視徑度與平
度與平行度必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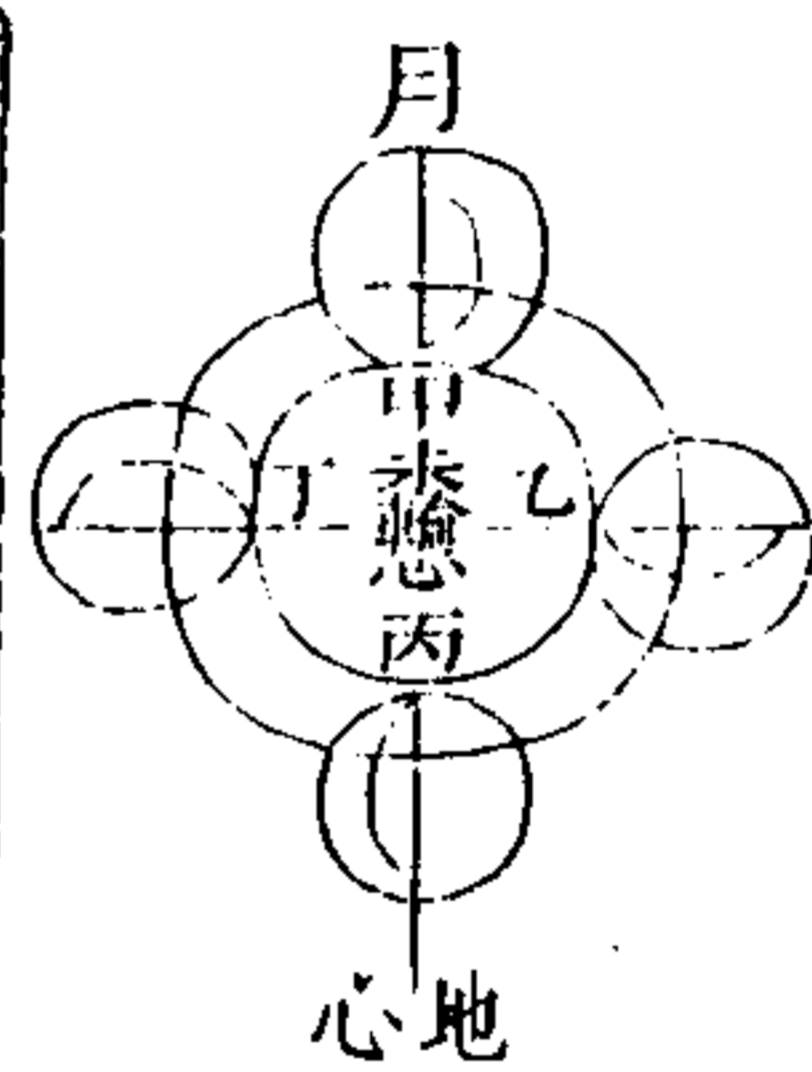
知新錄

卷四

月體所麗次輪是依一月二周先從近始

太陰既循本輪而有自行則離最高時其去地心之
遠近空等迨測之又時時不等古曆未詳今密測得
本輪上復有此言次輪一次輪循本輪左旋而月在次輪之上
又循周右旋也其界向本輪心自行為最近界之冲
為最遠凡朔望時月體必在本輪之內最近故朔望時
為起次輪之初界月實行距日九十度兩次輪周行
一百八十度最遠月實行距日一百八十度望則次輪
行滿一周最近元界凡月距日一周則次輪行二周是次
輪周之日行度必倍於距太陽之日行度每日得二

十四度二二四七三。約一周為十四日七十三刻
零七分有奇半月之率也下圖所切之線即其界焉



如圖太陰交朔望時在本輪之
內如甲乙丙丁正切線上迨去
離朔望時不等以月麗次輪又
有此異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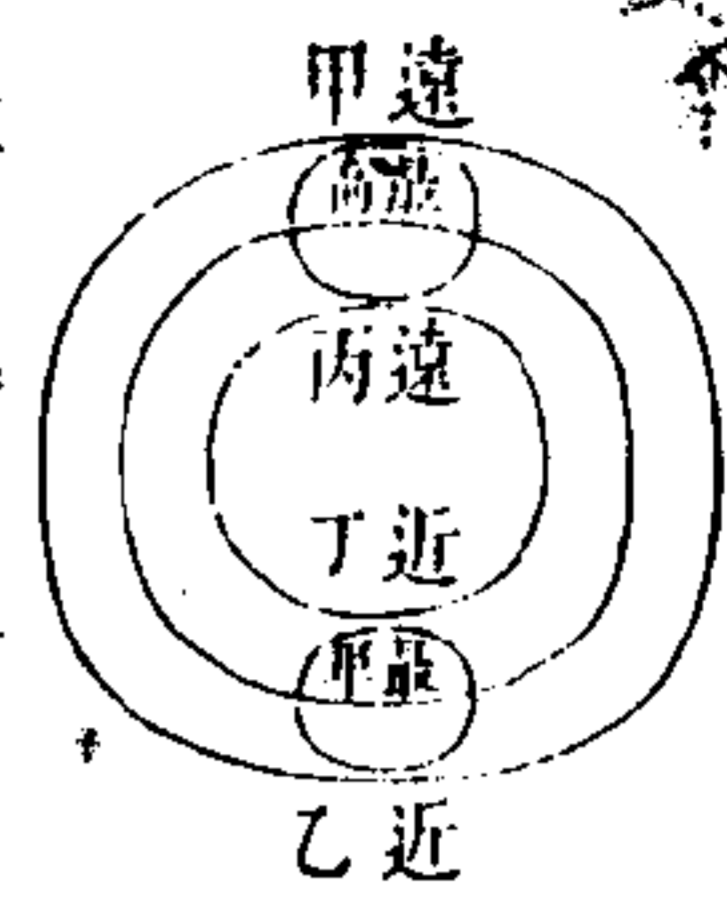
兩輪錯綜視法屢變初均次均折衷四限
兩輪者謂自行輪及次輪也雖次輪之心總不外自
行之輪而月體之循次又與輪心之移本輪參錯不
齊視法屢更何以使不齊無勿密合乎故月行若止

知新錄

卷四

循本輪之周則或加或減藉一引一均是矣乃於前
引均線或時在前或時在後遲疾順逆皆非本輪之
本率則一引一均安能為之實徑乎今新法以次引
日表與實引即次兩數相遇折衷步遠近之間定為
二三均數表以查次均而得徑度之真率

如圖本輪有最高最早次輪有最
遠最近分為四限凡月在次輪之
最遠遠近以去離次輪心又在本
輪之最高則月距地心為極遠如
甲月春分距於東半在次輪之最遠次輪心在本



黃白欲狹之變

輪之最卑則月距地心為極近如
乙若在次輪最近本輪最高則為
次遠如丙在次輪最近本輪最早
則為次近如丁因此四限屢變視
行之勢也新法最妙多合儀軌

已上三行不外交輪交之一點黃白同升

次輪不外自行自行不外本天本天之帶兩小輪也
總不外黃道之圈蓋黃道平行與地同心也而斜交
於赤是分高卑白道平行亦與地同心也而兩交於
黃更分緯度五星皆同此其兩交之點一名正交亦曰羅

知新錄

卷四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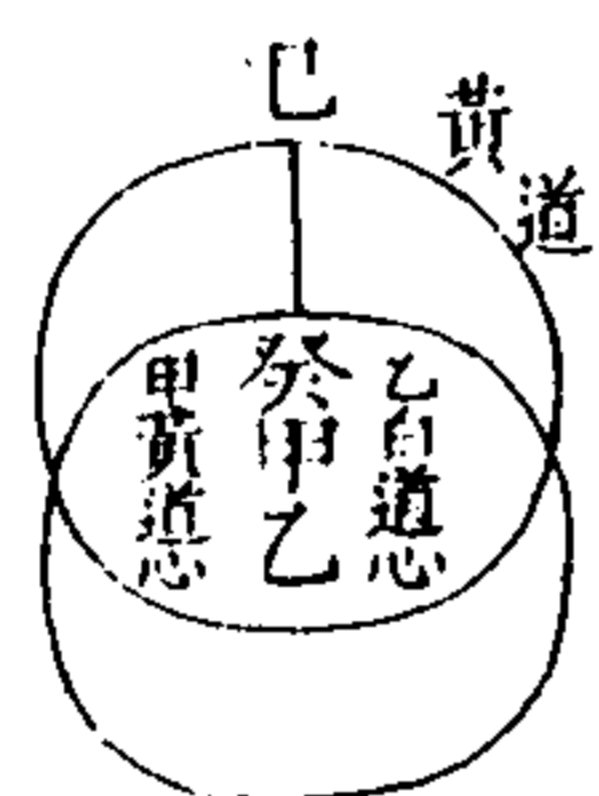
喉曰龍頭一名中交亦曰計都曰龍尾其行自東而
西謂之羅計行度一日為三分一十一秒月行過正
交而在黃道北為陰曆月行過中交而在黃道南為
陽曆月平行距交一順即離一逆順者月平行一日為十
三度十三分四十六秒當月之在交點也正當中線
太陰五星皆隨黃道而有出入兩道同升無差過此
則有差矣

交有不同亦分平自二道相距列為三等

交有平自二行亦以月距日而測之也密測得朔望
兩弦交均無交減其於朔望後上半弦則為減兩弦

後下半弦則為加因知二道相交之角又非定而不
動其廣狹之行恒十五日為限而其相距之緯度亦
從此定焉蓋朔望月體在本輪之內如前所論次其
相距之數為四度五十三分三十秒兩弦月體在本
輪之外如前所論次其相距之數為五度十七分三
十秒半弦策月體正在本輪之界即本輪其相距之
數為五度零八分此曆法有大小中之異名也

如圖戊己庚為黃道圈甲為白道
心戊癸庚為白道圈乙為白道心
戊庚為交點乙去甲為五度零八



分即癸去己亦五度零八分為兩
交相距之中數若癸上加一小圈
月行近己即相距之小數月行遠
己即相距之大數也

日月近交必有加食食在限中遠近各別
兩道相交之處兩行月適當會合同經同緯人視月
魄正隔日光是為日食太陰距太陽一百八十度適
在近交當正衝而入地影月不能受照於日月借日
人視之是為月食日食之與月食各有其限而月食
之數恒多何也凡測日食以日月兩半徑并日月之

約天度 小不過三十分十五秒大不過三十二分五

十秒兩邊相距緯數自一分以至三十二分五十秒而

食限已盡至於月食則不同以月半徑與地影半徑

併地半影約天度四分之二小則五十八分十五秒大則一度零

四分二十秒兩道相距自一分以至一度零四分有

奇而食限始盡兩限相較則月之入食曆倍於日故

月食之數恒多也此以兩距之遠近而別之

人居二所切法參差人在地中測算亦異

此專言日食也凡日食有見全食有全不見食有見

食多寡復有食在南在北之異各各不同總以月距

知新錄 卷四

地近日距地遠人目視月食之掩日有正對斜照之

各異故有見不見及南北多寡之不同此言日食之

分數也至於測食有三一曰平食以日月平交兩平

行在同度也二曰實食是用加減日月平行而為實

徑推得地心月魄日輪參合一直線以為同度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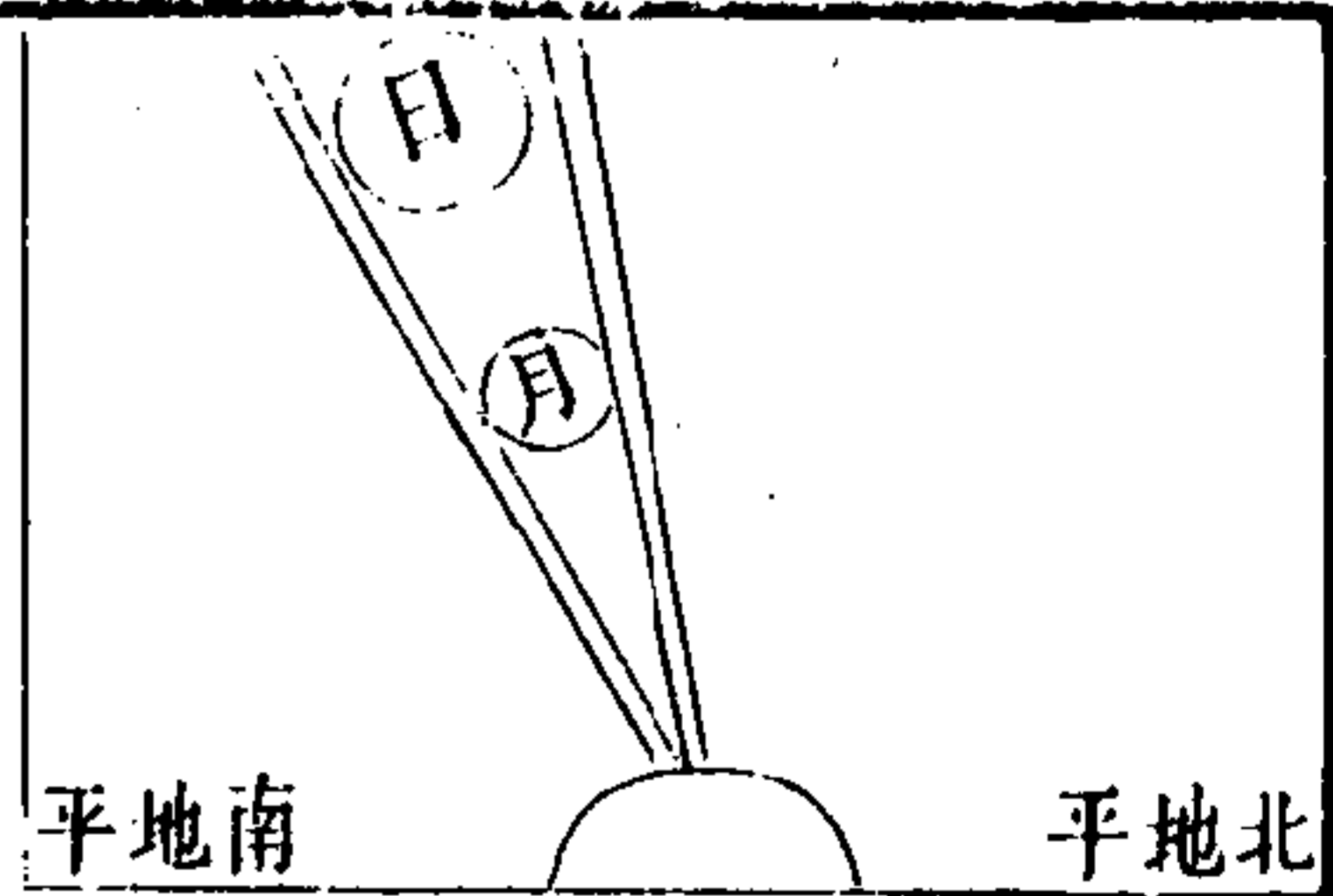
曰視食人處地球之上視法不同雖二曜出地平同

高同度而人目所視覺日與月相去恒差而食候亦

有先後之異凡一與二較或差至五六十刻若二與

三較則所差六七八刻此言用測而知時刻之懸殊

也



上圖日在南一人居北見全食向南三千里又一人同在于午圈下同時見日食其視食必不等

下圖日月出地平同高同度而人目切二體之心為界見月在日之下

日大于月視徑相若月小于地食盡有餘

日較月大二十倍理詳四卷測星法下宜其體象不同然其距

地最遠故體象與月恒相等不言實徑而曰視徑者

知新錄 卷四

別其本體而言也若日食既盡隨復還元則月雖距

地最近其視徑亦不能大過於日而使食盡之有餘

至於月食以月入地影故地影為開虛地影全徑小者約

一度二十六分大者約一度三十四分影之大小以月距地有遠

近之故是地影兩倍於月故食甚必踰時而後復也又

日食各處視法不同而月食雖人居異所同在暗虛

所見食分皆等第時刻有不同焉

明此交食理入精微

次查五緯法準太陰本天平度計日交增

五曜名為五緯者謂其循行黃道時有向南向北出

入之度故以別恒星而曰緯其行有順有逆曆法謂之勾已而行測算均法大率不異太陰其本天平行逐日加積各有定率以為入算之根據云

先論土木均法同例古用一輪今用兩測

古法用一輪今依均圈照太陰用小輪土星平行約

二十九年一百二十五日復於元界自行約二十九

年一百七十五日而復於元處木星約平行十一年

三百十四日復於元處自行約十一年三百十六日

而復於元處土星以每年自行除最高行一分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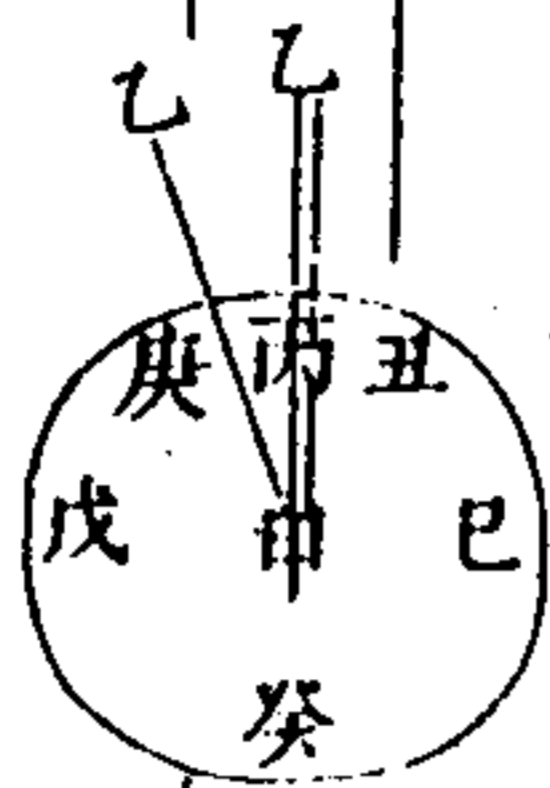
歷二十日而及於元界木星以每年自行除最高

如新錄 卷四

而復及於元界

兩輪初宮皆從高起自行左循次輪右轉左循初減右

轉初加



自行從心次輪從行從日歲周較分順逆

次論火星口為天心高卑遲疾迥異諸行

行法不同厥測惟三距日半徑小大參差

準此三者合較疊分以查切線得減弧均

次均既得進退實行近地遠地皆得視徑

合上三星同一緯測交有中分緯有定限

兩數參錯乘得其率前後六宮分別南北

金水二星皆隨日行本輪從日高不同倫

伏見一周日有定率或左或右切線分明

伏星輪周伏見凡二

金星行伏見輪一周在上右行與日合則伏而疾疾

既而見在左與日遠則遲而留留極而退復與日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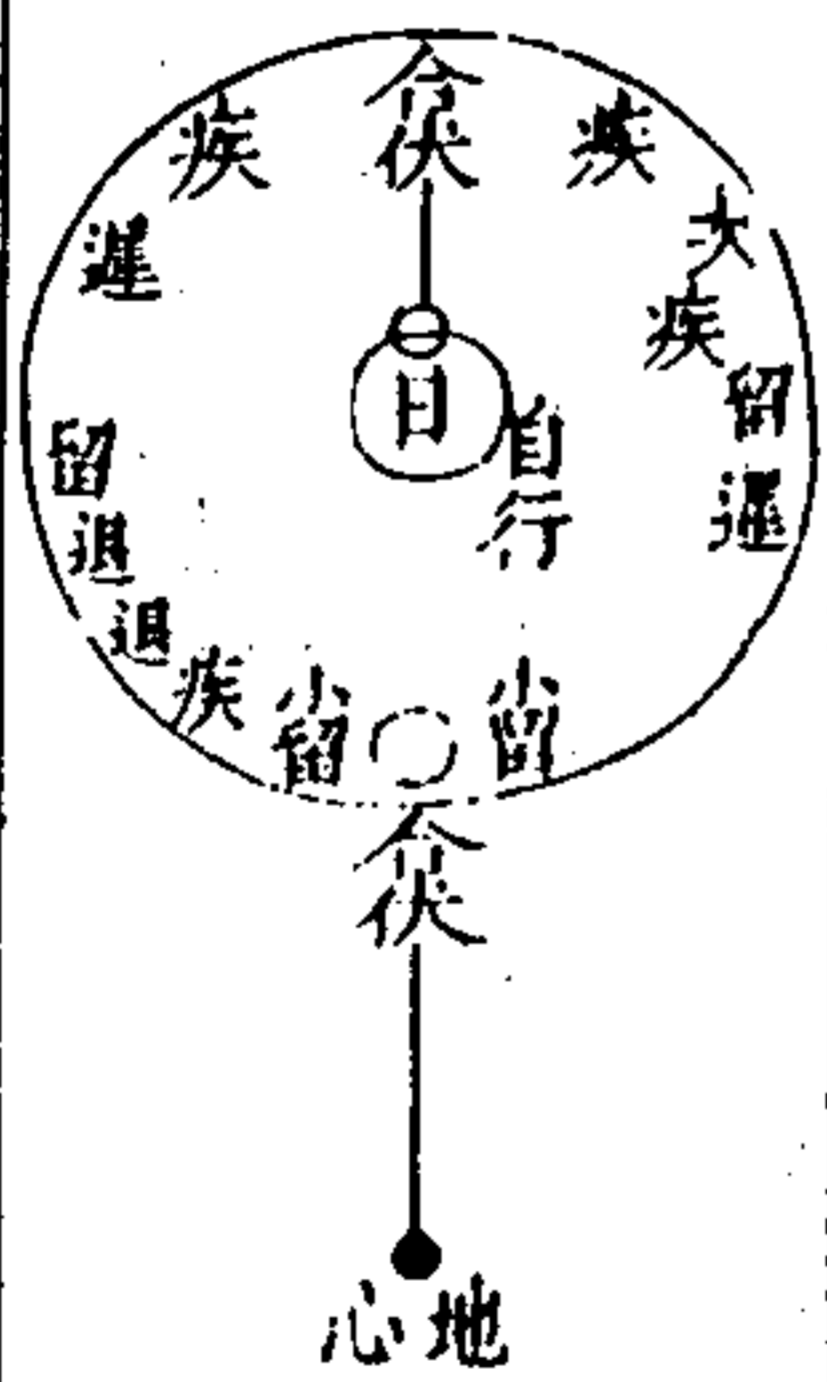
伏於下然與上合不同此一合有兩小留退行疾繞

成圓結仍復退行退極而遲遲而留在日之右留既

如新錄 卷四

而疾復與日合於上如下圖一周有二伏二見其留

際即上所謂遠一百三十五度之界限也



水星歲周伏見各六

水星一歲周伏見輪較之本天行為三倍餘遂使盈

縮之迹不為圓形而為卵形一周之中本天行一度伏見

各六伏之時多或不恒見即在見界而緯度不遠星

緯限遠者十一度有奇 則亦不見凡測算家艱得其
水星緯多不及六度 真率而西法之測為最密云



如下圖有六伏六見則亦
有六留六遲三疾三退時
見其繞日不定焉

緯有二測厥由兩心同異加減始得其真

金水二星隨日周行與日止有合而無衝然有前緯
後緯

知新錄

卷四

三九

已上七政一氣流行璿璣然運理法精明設身環遊瓜
兮縷晰移象換形皆得正切

燕在閣知新錄卷四終

姪日尹 孫 燦 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五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三韓斬治荆熊封

江都朱 澹 子 綺

松明汪洋度文治

古巖吳景游哲南 參校

談天

蓋天云天如蓋笠宣夜則云天了無質渾天以形圓裹
黃為喻方天以火光遠轉為比為蓋天之說者曰星辰
日月麗天轉運人有遠近天無升沈四潰天地之合人
見其際目力窮也南方日中則北方夜半東方日中則
西方夜半背極為北向日為南晝夜易處東西無方八
方皆南矣渾天則云地上下皆天地在天中天表裏有
水其轉如車轂不息星也者精發於天體生於地列星
乃山川之精日月木陰陽之氣天運圍周計五十一萬
三千餘里日有發斂之殊月有遲疾之異赤道環平帶
天體之紘黃道勢斜為日轂之軌必欲考躔離順逆之
微宜先為渾儀效天之器合諸家言惟渾天儀為正

渾天儀

朱文公曰渾天儀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

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四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璣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上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準三辰四游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準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游儀亦

知新錄

卷五

二

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平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旣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游此其法之大略也丘氏曰自洛下閎造渾天儀之後魏晉以來率因之以爲儀至宋朝熙寧沈括之儀宣和璣衡之制始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瓚之表者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爲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及爲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其儀表至今遵用之夫自堯曆象之後而有舜之璣衡所謂璣衡蓋堯之象也舜璣衡之後世加以六合三辰四游愈精愈密然歷代相因千載相承未嘗有改也而改之自郭守敬始

知新錄

卷五

三

地下天

經天要略云天虛外轉地實中涵博厚載物任土皆中注云地與四面環轉皆人所居西陽雜俎云開成末永

與坊有姓王者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鳴犬吠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怪懼街司申金吾韋處仁韋以事涉怪異遽令塞之又周秦故事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棠據此說則知西洋所謂環轉皆人所居不為無據也

指寅說

劉青田曆存曰北斗七星在紫微宮一四為魁五至七為杓五名天衡七名瑤光隨所指以運元化如今寅月雨水後日躔亥宮則斗杓昏刻指斗衡夜半指寅斗魁

知新錄

卷五

四

平旦指寅至卯月亦然至於天運漸移至卯月日躔入亥宮則斗杓昏刻又轉而指丑矣獨不見今之立春至雨水後六日已皆入丑乎久之斗杓歷十二月皆可指寅一寅月斗杓皆可指十二月蓋約二千年轉一宮二萬餘年轉十二宮一周天而復始此推步之術萬世不易者也若人不察而見今之寅月斗適指寅遂認為一定不易之辰則惑矣

月體如彈丸

臨川吳氏曰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觀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映日者常明常

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體之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以弦之月為半虧及其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晦之月為全虧儻能飛步太虛傍觀於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於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為月體之虧可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日盈日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於月哉

月食

知新錄

卷五

五

日知錄云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為之食南城萬寶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為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為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闕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闕虛而致紛紛之說宋史天文志曰火外明其對必有闕氣大小與日體

同者靜樂李鱣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爲光耀至望日與地日爲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沒後乃日向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升西日未沒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曰汝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何以驗之今試以一文錢置於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時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也日將落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爲

知新錄

卷五

真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爲真錢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必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筒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隔於地又何疑哉

日月

日朔以月與同度月望以日與對躔道交以黃白相貫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日月相會歲凡十二方會則晦已晦則月光方蘇而爲朔晦朔之月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月二弦之月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月望之時人居其下盡觀其明故形極圓虧食者以二

體相會若當朔交會又值經緯同度日必爲月所障當望而月爲日所衝皆爲有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按日食所起自西方而復於東方月食所起皆自東方而復於西方月不行黃道止行黑道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月一道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也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次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二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也然而有食有不食因

知新錄

卷五

七

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有分數或小有盈縮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月質本陽而氣陰故受日之光而不受日之精日之精則其中間虛是也而望月爲闕虛所射故食也蓋火日外影而中實闕也日質本虛離中虛也月質本陽坎中實也蓋陽以陰爲質陰以陽爲質也王棠曰查曆書言日月食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則食然有食有不食由分數淺深盈縮之不同太玄經云日常其德三歲不食皆爲無稽之論新曆云天度星差古今不一約定南北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東西亦然以天周三百六十度乘之得九萬里

以三一四五九為法除之地徑為二萬八千六百零八里月之實徑為地徑千分之二百七十六以乘地徑之里數即得月徑為七千八百九十六里求日徑數地一
地一數日五倍
 日五又百之四十三
又百之四十三
 乘地徑之里數以
徑里數為一而以五
 得日之實徑為一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一里半或曰地影大於月三倍日大於月一十九倍 又曰人知日月形體相等不知日大於月遠甚其去月也亦遠甚故視日徑與月徑略相等而兩地視日食則不等測徑之率西人候得冬至三十一分半夏至減一分有奇為當天度之半度也今測日行最高為三十分行最卑為三十一分又測月視徑行最高為三十分三十秒行最卑為三十四分四十秒又曰月魄受日之光以為光故月朔則光在上人視其背面則無光距日九十度為弦照人目測視則見其半若距日一百八十度而正與日衝光對照人目則見其全此兩道日黃道同經不同緯也若其衝時月行近於兩交日體雖精光四照必不能透入地中而月體最近於地必入地影謂之闕虛此闕虛之影亦有視徑使不知日與月之視徑固無從測日食之分若不知地影之視徑亦無以定月食之分然地影之視徑亦分大小總以月距地之

高卑測之如月行最高測地影為一度二十六分月行最卑測地影為一度三十四分算交食只用各半之差為八分而日距地有高卑地影亦有微差大約較月距地之差為十七分之一焉又日月行九道以白道正交行於東西南北四正又各有陰陽二曆以八而合黃道故曰為九也究之道惟一無為九也又曰日行赤道南則卑而視行狹故為疾為多也日行赤道北則高而視行闊故為遲為少也日躔春秋二分黃赤之交無多少之分也又曰日出晨夕有視差曆法有五刻七刻十刻之別者此也其故有四一曰日體出入之差一曰升降斜正之差一曰氣映之差一曰光照之差日體大推者以日體心出地為界而人或以初見人畫為界矣又日之出沒有斜有正正升者惟日行黃赤之交不必人居地同而皆為晝夜平分出入皆卯酉正刻若日離赤道出入內外所測各異故向北者夏至之日較南為更長以日斜升斜降先出後入也冬至之日較南為更短以日斜升斜降後出先入也至於清濛之氣能映諸曜使之升高若新曆謂日出在地平十八度以內者是為晨昏之限此限中即所謂日未出而光已升日已入而光未盡也然而太陽行此十八度中各方各宮不等

如前所論離赤道內外遠近南北之人見日體出入先後之異因是知光之影見不可一槩例矣至於極高七十二度已上之處夏月晨昏相切雖至丙夜未嘗黯黑也

日與月會處即為朔定於每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會

正月日月聚會於亥其辰為姬嘗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

二月 自奎五度至胃七度

三月 自胃八度至畢十二度

四月 自畢十二度至井十六度

五月 自井十七度至柳九度

六月 自柳十度至張十八度

七月 自翼一度至軫十一度

八月 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

九月 自氏四度至尾九度

十月 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

十一月 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

十二月 自女八度至危十六度

西洋測法以子正起算凡子初四刻皆屬前一日子正四刻始屬本日故設初次合朔日月同度在子正刻紀

日甲子至第二朔策歷二十九日外其日癸巳未交甲

午日而月度已過於日則謂之月終小盡若已交甲午

日之子正而月度尚未及於日則謂之月終大盡大則

同一天干小則不同也又月終大小天下不可以一例

觀如兩地測合朔一為子初刻一為子正刻其子初刻

則先一日為小盡其子正刻者為後一日為大盡也問

日月合朔後有三日見月二日見月何也曰因降有不

同月離正降六宮則朔後疾見若離斜降六宮則朔後

遲見一因白道在緯南緯北凡在陰曆緯北則疾見陽曆

南則遲見一因月視行段若視行為遲段則遲見為疾

段則疾見

黃氏曆日月有黃道者乃黑道二山黃道北青道二山

黃道東朱道二山黃道南白道二山黃道西拉黃道為

九道立冬冬至行黑道立春春分行青道立夏夏至行

朱道立秋秋分行白道

陽燄

內典云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曰陽燄素

問澤中有陽燄注如火煙騰起水面然則陽燄者日光

之變化也又按海賦云陰火潛燃顧況使新羅句陰火

膜潛燒東坡金山詩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身棲鳥

驚東坡之詩當亦指陰火也棠窮其理陰火即陽燄木之於日謂之陽燄見於水中謂之陰火素問所謂澤中有陽燄一語破的

月光

沈括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此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則正圓也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處但見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與望夕無異耳朱子曰觀王普所言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使月有盈有虧非死復生也屈子顧元之問則世俗桂樹蛙死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予讀曆書論月駁曰月面不純一色如斑駁然昔人以為山河大地之影不然也山河大地之體東西不等月或東或西其影當有變易何得月中之影時時不變乎此有二說一曰月本圓特其體疎密虛實不純密實處凸出故發光大虛疎處凹入故

發光小且非平面不似鏡之光能受全也是故名為月駁一曰月體如地球實處如山谷虛處如江海日出先照山谷光甚顯次乃江海故甚微今以遠鏡視之初日光界外別有光明微點次日光長魄消初日所見之點或合於光或較昨加大或魄中更無他點以光先後知月面高卑此其微矣觀曆書所云知月中黑影非兔亦非山河大地也

月食非地景所隔

曆存云日體大月體小於日三分之一日高月下故日食十分月食則入暗虛行一度又半故月食十五分計日去天月法日以幾千里計而地去月則以幾萬里計日大月以千里計而地大月則以幾萬里計此何以知之以勾股側天及日出入分知之乃南齊書曰日月當子午正隔於地猶為暗氣所食以天體大而地形小故也此言一出人遂倡議日月與地三者形體大小相似地體止當天一度半而周天當地徑二百四十餘倍日月相衝為地所蔽有景在天其大如日月光不照名暗虛月望行黃道則入暗虛值暗虛有表裏深淺故月食有南北多少其說非也蓋古人雖有暗虛之說乃月行日度自隱其光與月掩日同非指地景也且如春秋二

分食於卯酉之正日月相望其半如衡地猶在下烏能蔽之況以布算地大於月數十倍乎宋濂不知作楚客對亦言月食爲地景所隔皆南齊之說啓之也

日食妄言事應

青田集云交食古云同經同緯則食同經不同緯不食古今論交食惟漢最疎慮義八卦禹洪範箕子九疇而一曰五行漢董仲舒劉向子歆嘗論五行咎徵然而非也日月交食奈何食非其算諸子以事應言豈不謬也孔子作春秋不言事應有深意諸子專言事應而事應皆非如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食穀梁言朔不日食食

日也董仲舒以爲言朔不言日惡魯桓公且有夫人禰將不終日也厥後魯夫人淫於齊殺公以法布算是年十月不食乃十一月庚午朔未時日食非十月亦非二日又非言朔不言日與魯夫人淫事何關莊公十八年三月日食穀梁曰夜食也公羊曰食晦也劉向以爲夜食者陰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公將奪其威其後九合諸侯此其效也董仲舒劉歆皆以爲宿在東壁魯分後公子慶父叔牙通於夫人以弑公以法布算是年三月不入食限夜亦不食乃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非三月非夜食又非宿在東壁魯分與齊桓公

竝通夫人弑公之應何預諸如此類皆望風捉影無端說夢也

日遲疾極差

曆存云爾雅邢昺疏引曆象之說月一日至四日行疾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十三度餘九日至十九行遲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小疾行十三餘二十四至晦疾行十四度餘此謂近日而疾遠日而遲之說然而非也月道不繫於朔其入朔之初非月之初一乃入轉之初日也月行有疾初遲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漸殺七日適及平行謂之疾

新錄卷五

初限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又七日適及平行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損爲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度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

水火石土

星之在地則爲石石之在天則爲星太剛爲火火之在天則爲日太柔爲水水之在天則爲月少剛爲石少柔

為土石之在天則為星土之在天則為辰自日星之外則皆為辰自水火石之外皆為土是辰與土一體也兩者水氣之所化風者火氣之所化露者土氣之所化雷者石氣之所化又曰水氣蒸則為雲降則為雨凝則為雪土氣升則為霧降則為露結則為霜雷生於石電生於火有雷則有電火出於石也電與風同為陽之極也王棠曰曆書言天只有水火石土水西論山海只言水火氣土邵子亦言在天只有日月星辰在地只有水火石土皆未言及金木是於五行中只有三行矣按邵子皇極經世謂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於石也故言水火土石不及金木金木生乎其間也然其說先已見於道藏矣又曰金木水火俱離土不得故金木水火有時而毀土則終不毀也

天星徵應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議者謂周在中土而星之應在南魯在東而星之應在西齊在東而星之應在北似無可攷然觀傳記所載十二國災祥之應皆有驗王棠曰子丑二宮屬土寅亥二宮屬木卯戌二宮屬火辰酉二宮屬金巳申二宮屬水午日未月此星家論宮如是又寅與

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云今子宮之妖祥占於丑宮之界丑宮之妖祥占於子宮之墟寅宮占亥亥宮占寅皆是本宮不為災而應於同屬之宮此所謂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如玄枵本子而日月會於玄枵為丑月星紀本丑而日月會於星紀為子月折木本寅而日月會於折木為亥月姬訾本亥而日月會於姬訾為寅月他皆倣此

日出入

沙彌茶國向無人至祖葛尼曾到係日西沒之地至晚日入聲若雷建國王每於城上取千人吹角鳴鑼擊鼓混雜日聲不然則小兒驚死棠按日照縣五鼓日出水聲如雷霆

天地里數日影里數

六安黃氏曰周天每度三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間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直徑三十五萬七十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以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徑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

地漸漸而下至夏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
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自此
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
平自冬至後地漸而下地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日中
立竿測景以勾股量之夏至立八尺表景一尺六寸表
景千里而差一寸是則天上一寸地下千里言本於周
髀之文髀者股也以表為股相傳本伏羲氏立法自周
公受之於大夫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鄭玄云凡日
景與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南戴日下萬五千
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也日斜射陽城

知新錄

卷五

九

則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勾也立八
極萬里股也從日斜射陽城弦也以勾股求弦法入之
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
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正徑之數也
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
里周天之數也案宋時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
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遙取陽城夏至一尺五寸許陽城
去交州萬里而影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而差一寸
也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秘書影同是夏至日其
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

常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八
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燦然皆古所未見大約去
南極二十度以上皆見鄭玄之說非也趙友欽曰地中
有子午卯酉四向既正則輪盤二十四向皆正然而八
方之地各有偏向會三異因話錄地螺或用子午正針
或用子午丙壬開縫針以江南地偏以丙壬參之廣雅
則云天周六百一十萬餘里天去地一百一萬五千里
淮南子論天去地五億萬里禹使大章暨亥步自東極
至西極南極至北極各二億三萬餘里又丘處机論北
斗斡旋與星河在天皆不入地日亦不入地若日入地

知新錄

卷五

九

則與箕斗折破人強稱星日入地者非楊升菴信之昔
之持論不同如此余據授時所測得冬至去地二萬六
千二百餘里夏至日下去地五萬九千二百餘里約千
里差一度約天徑十二萬餘里天周三十七萬餘里是
其數也縱授時所測或少有不的不過里數小差大約
固不遠也總不出千里上下差一度論之異同可勿疑
也極星正其北日影正其南隨處皆有子午卯酉而七
政之出入因之指南針亦可勿用至於沈括所疑人至
偏北安知北極不直入人上不知縱偏北北直直入人
上然渾天斜倚之體自若日行之斜絡天腰與極星去

二十八宿屬東西南北四方不知皆屬於東蒼龍北玄武南朱雀西白虎人知蒼龍玄武朱雀白虎不知中央土有黃龍故詳書於此

保章氏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地記日月星辰謂五辰為二十八宿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謂變動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也色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也者以詔救政訪序事鄭玄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知新錄

卷五

音

吳澂曰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為主故曰天星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右轉而日有薄蝕蝕在暈日旁形點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右轉而日有薄蝕蝕在暈日旁形點蝕在暈日旁形點之變月有虧盈朧朧而月胸朔而方之變五星有贏早出縮晚出縮有圍繞者角生芒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變動即所謂遷也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以天象言則為變動以人事言則為遷二者相參辨之矣以上解天星以志日月星辰變動至辨其吉凶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九州星土之書雖亡所考者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災祥所應亦皆可證昭十年有星出於婺女

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顛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弟叔虞故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此實沈為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顛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此妣訾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

知新錄

卷五

妻

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為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為之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為燕此析木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為其國之分星以星土而占災祥其應有可徵矣以上解以星土辨九歲星在木則水為相之類五星順度為祥流逆失度為妖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謂蛇乘龍梓慎以為宋鄭必飢則言其所屬裨竈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乖次之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謂不及

四十年越其有異乎以歲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之則歲星太歲皆可參決妖祥之事以上解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物色也視口旁雲氣之色與眦視十輝同義左氏所謂凡至分啓閉必書雲物占法青爲蟲赤爲兵荒白爲喪黃爲豐黑爲水既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豐荒之祲象則亦眦視敘降之意蓋水旱之降爲荒年荒年之降爲豐年其敘如此以上解以五雲至豐荒之祲象十二風者良爲條風從大呂大族之律震爲明庶風從夾鍾之律巽爲清明風從姑洗仲呂之律離爲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爲涼風從林鍾夷則之律兌爲闔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爲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爲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傳所謂八風從律是也又法於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以此察天地之和氣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乖則異別則離此天地之不和而爲妖祥也故命之使之有所趨避以上解以十二風至乖別之妖祥上文五事卽救政敘事之所從出也政者國之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敘事於下則人臣知戒警之意君臣交修厥德政事舉而天降祥矣以上解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敘事丘氏

知新錄

卷五

三

曰所謂五物者日月星辰之變動也星土辨九州也十有二歲也五雲之物也十有二風也保章氏之職用此五物以測陰陽之和否察天地之逆順上以詔之人君使其因災咎而救其政事之乖別下以訪之臣下使其敘宜事而知其緩急之次第吳氏論之詳矣凡世之星官所推步占驗者皆具於是焉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郎將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間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知新錄 卷五

星事多凶

日知錄云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謀爲畔逆而自剄國除陸孟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而以妖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卽上書言丞相罪而身坐腰斬甘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用其術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爲王莽所殺卜者王況以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言莽皆殺之國師公劉秀女暗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自殺西門君惠語王涉

以國師公姓名當為天子遂謀以所部兵劫莽事發被
誅王郎明星曆嘗以河北有天子氣而以僭位誅死襄
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陷王芬自殺劉
焉問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為益州牧而以天火燒
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石虎之太史令趙攬以天
文死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
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等謀反棄市并害彭城王郭鑿
言代呂者王故舉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
呂隆者王尚又言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
靈助占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

知新錄 卷五

三月被擒斬於定州苗昌喬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
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
成祖永樂末欽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王之變
孟賢等信之謀立趙王高燧竝以伏誅是數子者之占
不可謂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
正人可以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
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
戒眭孟夏侯京翼李傳贊又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文藝
志蜀漢杜瓊精於術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嘗
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

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
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於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
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
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北齊權會明風角
玄象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
諸君并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焉棠按稽康集引古諺云知星宿衣不覆故習鑿齒謂星人日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然則知星宿者不死即窮故知之不如不知也
歲差

日行天地每一歲差一分六十七秒當六十年差一度
如堯冬至日在虛一度漢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唐冬
至日在斗十度宋冬至日在斗二度元冬至日在箕四
度漢洛下閎晉何承天約百年差一度唐僧一行大衍
曆以八十三年差一度明大統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
皆失之過至虞喜以五十年差一度劉炫以四十五年
差一度又失之不及元郭守敬授時曆庶為近之今從
新法密察謂六十九年差一度黃氏又曰堯典冬至日
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日在斗昏中壁月令季月之中
星合堯典仲月之中星茲乃差歲使然也漢唐冬至仍
在斗至元東入於箕郭守敬本於實測以天正冬至在
于子中虛宿大度太陽東退每百年差一度上距堯約

知新錄 卷五

至日在斗十度宋冬至日在斗二度元冬至日在箕四
度漢洛下閎晉何承天約百年差一度唐僧一行大衍
曆以八十三年差一度明大統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
皆失之過至虞喜以五十年差一度劉炫以四十五年
差一度又失之不及元郭守敬授時曆庶為近之今從
新法密察謂六十九年差一度黃氏又曰堯典冬至日
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日在斗昏中壁月令季月之中
星合堯典仲月之中星茲乃差歲使然也漢唐冬至仍
在斗至元東入於箕郭守敬本於實測以天正冬至在
于子中虛宿大度太陽東退每百年差一度上距堯約

約四千餘年歲差已五十餘度非惟度移而又辰移次
矣予謂冬至在於子中則斷不可移也康節云冬至子
之半天心無改移以一陽初動為天心故宣尼贊復為
見天地之心是子中一陽來復乃造化之機樞千古不
易者也唐荆川云歲差以氣化漸瀉當前遲而後數則
郭守敬謂百年東退一度半者亦不可以為定差也

曆存曰考古歷代歲差之數晉虞喜以天體為三百六
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有餘歲策為三百六十
五日一十四分乃四分之一不足五十年差一度宋何
承天以歲差太速改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

列前錄

卷五

三

半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半百年差一度祖
冲之以四十五年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
僧一行以八十二年差一度自後諸曆各不同宋曆多
在七十五年上下元授時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
五分七十五秒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
秒百年差一度半然則授時之法乃六十六年三分年
之二差一度元統謂授時七十年差一度亦非○洪武
間李德芳上疏言洪武甲子元上距獻公戊寅二千二
百六十一年依大統法推之得天正冬至在丁巳日午
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或曰獻公是已

未冬至非丁巳差四日六時李之言不謬但以巳未為
丁巳則必修史者誤書也

十二時

日知錄曰古無以一日分為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
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月二
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
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李虛中
以人生年月日所值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
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見謝
肇淛五雜俎

知新錄

卷五

三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公相
六年三皆謂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
時不害月星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
不勝時亦謂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曆法漸密於是
一日分為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曰晝曰日晷見
於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日之方中曰昏曰夕曰宵
見於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晷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
曰夕時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昏曰
日出曰日側曰見日曰逮日見於禮爾雅疏曰入後
二刻半為昏曰

雞鳴曰日中曰晝曰日下曰昃曰日昏曰日入曰夜曰夜
中見於春秋傳曰鼂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
用日史記項羽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
城日中大破漢軍呂后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宿見相
國產計事日晡時遂擊產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
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
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
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
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下十刻
乃出旦明入山下是也紀夜則用星詩之言三星在天

知新錄

卷五

三

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婁中而旦是也
禮司寤氏以星分夜 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曰夜半曰夜鄉
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其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
丙丁戊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
甲乙至戊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
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
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所以然者假令正月
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晚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
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
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爾
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
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
六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

知新錄

卷五

三

乃於地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
為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其有言漏上幾刻者五
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
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王尊傳漏上
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
五刻持兒與舜會東掖門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
問曰一日一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
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曆書云雞
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
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書五
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
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棊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
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於巳周髀
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南齊書
始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
綽傳有景時午時景時者丙時也
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
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
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
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
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

為十二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旦至食食至日
昃日昃至餽餽至下餽下餽至日入素問藏氣法時論
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日昃曰下晡注以
日昃為土王下晡為金王又有日四季者吳越春秋有
注云土王是今人所謂丑辰未戌四時也曰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昃時加禺中則此十二
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
動漢書武五子廣陵王胥傳奏酒至雞鳴時罷王莽傳
至食時賜陳漬耿弇傳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歙傳臣夜
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竇武傳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
皇甫嵩傳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晉
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
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
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
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曼明登
於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朝明
臨於曾泉是謂早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臻於衡陽是
謂禺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靡於鳥次是謂小遷至於
悲谷是謂晡時迴於女紀是謂大遷經於泉隅是謂高
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爰止義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
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

知新錄 卷五

至定昏為十五時而卜楚丘以為十時未知今之所謂
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
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偽撰入之也
白月黑月
法苑云西方一月分為黑白初一至十五為白月十六
至三十日為黑月
時刻
周禮挈壺氏注漏箭晝夜共百刻刻字始見於此禮記
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
百刻以分晝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
天文志昔黃帝觀漏水制品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
命官而挈壺氏其職也漢哀帝王莽以百二十刻為日
梁天監六年武帝以九十六刻為日每辰得八刻仍有
餘分可知今曆之分九十六刻仍有餘分者亦古法也
晝夜刻
曆存曰日晝夜百刻每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無間南
北所在皆同春秋二分日當赤道出入之中晝夜各五
十刻自春分以及夏至日入赤道內去極近夜短而晝
長自秋分以至冬至日出赤道外去極遠晝短而夜長
以地中揆之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南

知新錄 卷五

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為遠有不及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近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為近長有不止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遠其短有不及四十刻者授時大都偏北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故晝刻三十八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故晝刻六十二夜刻三十八蓋地有南北極有高低日出入有早晏所以九服不同耳挈壺氏掌漏法若子半之交以朝四刻三刻之一屬前日後四刻三分刻之一屬當日所以有夜子也每時為初初刻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繼之以正

知新錄

卷五

五

一正二正三正四授時則百刻分為九十六刻八刻為一時亦覺簡便

積餘置閏

閏月者以每月必有中氣若無中氣則謂之餘氣積而為閏如雨水正月中乃在三十日春分二月中却在出月初一日即置閏在正月則此閏正月必無中氣古法測氣定朔皆用平法不按天度盈縮故置閏或前後差一月焉節氣者謂太陽未入其宮而光已及之太陽之光前後各十度即所謂進氣也中氣者謂太陽已到其宮而光正盛即所謂旺氣也中氣必在月中如雨水必在正月春

分必在二月蓋定於是月不可移易者也若節氣則不可拘矣每歲一周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零三分四十五秒每年除月小大約三百五十六日是三年便少三十餘日矣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冬至後定閏

冬至後餘一日則閏正月餘二日則閏二月餘十二日閏十二月若十三日則不閏今攷校亦有不盡然

日斤錄

卷五

五

燕在閣知新錄卷六

豐山王 棠勿 彙訂

古欽鮑 夔律菴

西安馬 遇榮公

渭北杜 坦深源

西安馬 遠寧公 泰校

十九年七閏

潛室陳氏曰左傳正義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計二十七日有餘月已行夫一周至二十九日過半即

知新錄 卷六

法二十九日四又逐及日而與之會是為一月十二月

百九十九分也而成歲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十

二月惟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之一未得氣

周細而言之歲正少十一日少弱所以然者一月有

餘分二十九日法九百四十分四百七十分為半日合

十二月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

又餘三百四十八分一日九百四十分其二百三十五

分為四分日之一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百三

十五以當四分日之一仍有一百一十三其餘整日惟

有十一日又以餘分十三減之是一年正餘十

日八百二十七分不成十一日故謂十一一年少十日

八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少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

少弱足以當之古曆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

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

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

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

必同初章日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

曆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為始於前更無

餘分以此日為端首即十一月甲子夜故言履端於始

也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當三十日餘以日月

知新錄 卷六

會為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

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為正月閏前

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

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

以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閏故言歸餘於

終也

陰陽詔占

寒暑夏京秋燠春四氣流行陰陽詔占四變運用非

四氣無以管籥四時非四變無以流通八節八節二分

也又訓詁也接續也占聲侵占也王棠曰陰陽詔占

之四變氣今言者極少言變氣在甲丙庚壬之宮春氣猶寒二月驚蟄朔氣值甲而變其氣為韶計三十日其日多積天地之啓氣所以變化也既變之後而春分之燠氣始得以生物矣夏仍春令其氣為燠五月芒種朔氣值丙而變其氣為陰計三十日其時多陰天地之合氣所以變化也變化之後則夏至之暑氣始得以長物矣秋仍夏政其氣猶暑至八月白露朔氣值庚而變其氣為占計三十日其日多陰天地之沴氣所以變化也變化之後則秋分之涼氣始得而成物矣冬初秋令其氣猶涼至十一月小雪朔氣值壬而變其氣為陽計三十

知新錄

卷六

三

十日其日多晴天地之閉氣所以變化也變化之後則冬至之寒氣始得以收物矣從變韶氣而後成燠氣從變陰氣而後成暑氣從變占氣而後為涼氣從變陽氣而後為寒氣韶即啓氣陰即合氣占即沴氣陽即閉氣然須地在天之中其氣不偏方能按時遞運故人謂江北無陰江南無韶西土無占東邦無陽以天度不齊地氣偏之故耳

崇又按少昊命鳳鳥氏司曆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鳳氏司閉司分司至是春分秋分冬至夏至今欽天監之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是也獨啓氣閉

氣後世未有專司蓋古人於氣之所以生氣之所以收以為物之終始有不可苟然者故於暑前之合氣涼前之沴氣皆不置官獨於啓閉二氣深致意焉此其故可思也

世運會元

八刻為一時

十一時為一日

五日為一候

三候為一氣得十五日

二氣為一月得三十日

知新錄

卷六

四

十二月為一年

三十年為一世

十二世為一運一運計三百六十年

三十運為一會一會計一萬零八百年

十二會為一元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氣候運行雖出天時實有關於人事故春秋雨雪大水隕霜不殺草等皆書凡以見氣候之失常由於人事關乎治亂所以使世之君臣懲懼修省有非泛然載筆也

百六陽九

靈寶天地運度經云三千三百年為陽九為百六九千九百年為大陽九為大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金天氏之後甲申之歲是天地運度否泰所宗陽九百六之會至時道德方明聖君受任於壬辰之年

立春元旦定例

丁丑年甲子日寅時正三刻六分立春三時辰內分上或少十分或十一分均派

戊寅 己巳 巳 正二刻十分

乙卯 甲戌 申 正二刻

庚辰 己卯 亥 正二刻四分

知新錄

卷六

五

辛巳	乙酉	寅	正初刻八分
壬午	庚寅	巳	初三刻十二分
癸未	乙未	申	初三刻二分
甲申	庚子	亥	初二刻六分
乙酉	丙午	寅	初一刻十一分
丙戌	辛亥	巳	初一刻
丁亥	丙辰	申	初初刻五分
戊子	辛酉	戌	正三刻九分
己丑	丁卯	丑	正三刻十四分
庚寅	壬申	辰	

辛卯 丁丑 未
壬辰 壬午 戌
癸巳 戊子 丑
甲午 癸巳 辰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大月天干五支九小月天四地八耦月大三十日無差月小分明只廿九節氣只憑九年曆二十四氣真端的天干三數地支七熟記胸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奧處較如九年大月初

知新錄

卷六

六

一甲子甲至戊五數字至申九數即以戊申為正月朔九年小月初一丙寅丙至巳四數寅至酉八數即以己酉為正月朔閏月本來無中氣何勞物外更他圖問月從無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
又一法至後五九盡則春如至後一百零六日為寒食又云欲知來歲閏先看至之餘小盡除一日若在上旬以望為斷十二日足復
又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此與今時不合

又九年推曆知立春日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 天
于三數地于七便是九年立春日三數七數即是九年
後立春日辰又云明朝冬至後數九春在六九頭西洋
曆春在五九尾

御新錄

卷六

先天圖二分二十四氣圖



御新錄

卷六

先天圖一曰一箇如是道理一月有一箇如是道理以
至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一箇道理且
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也至兌則月之上
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虧
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
晦三十日也胡氏曰嘗因邵子子半之說推之以卦分
配節氣復為冬至子之半至乾之末交夏至午之半此
三十二卦皆進而得震離兌乾巳生之卦也姤為夏至
午之半至坤交冬至子之半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巽
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各

計二卦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八節計十六卦十六氣計四十八卦此卦配氣也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晝故為冬至小滿後陰一日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晝故為夏至陽積六晝而為乾乾當四月其中氣謂之小滿者不可久也大則亢矣積陰六晝為坤坤當十月謂之陽月陽不可無也無陽則純陰用事國家長治而不亂者戒盈滿崇陽而抑陰也王棠曰今人稱二十四氣十二節氣十二中氣也今此處配卦則言八節十六氣而八節之內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本是中氣而入於八節內初讀之似乎分得不錯及詳察本末乃陰陽消長四時流行之大關宜乎稱節與十六氣不同也節配二卦氣配三卦

七十二候

正月 立春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陟負冰 雨水 獺祭魚 候雁北 草木萌動 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也曰東者東方木火母也火氣溫故解凍蟄藏也振動也負冰上游而近水也雨去聲正月中天一生水生木者也獺一名水狗歲始而魚上則獺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圓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候雁北月令漢書作鴻鴈北陽氣達而北也天地氣交泰故草木萌生

發動也

二月 驚蟄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為鳩 春分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桃始華呂覽作桃李華倉庚亦作鷓黃鷓也章龜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又曰黃鳥又曰搏黍曰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黧黑又名鷓黃栗留黃鸝兒皆一種也鳩即布穀仲春之時鷓喙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飢如癡而化故曰鷓鳩鳩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春化鳩秋化鷹如田鼠之於鴛也若腐草雉爵皆不言不復本形者也方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仲春之中為陰陽適中故曰分玄鳥春分來秋分去四陽漸盛陰陽相薄雷乃發聲乃者象氣出之難也電陽光也四陽盛長氣洩而光生也曆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曰電者雷光也徐氏曰雷陽電陰非也

三月 清明 桐始華 鼠化為鴽 虹始見 穀雨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於桑 時有八風而獨指清明為節者此風屬巽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潔齊也桐有三種華而不實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也皮青而結實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謂梧桐斷角也生于山岡子大而有油曰油

桐毛詩梧桐不生山岡也今始華白桐也卑雅謂桐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以花桐是白桐也川鼠鼯鼠形大而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生田中鴛鴦也說文注云鴛曰鴛母鮑氏曰鼠陰類鴛陽類陽氣盛故陰為陽所化也虹蜺即蜺蜺俗謂之蜺注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朱子曰日與雨交天地淫氣也虹為雄色赤白蜺為雌色青白也穀雨雨去聲雨其谷於水也萍與水平故曰萍漂流隨風又曰藻曆解曰萍陰物靜以承陽也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使然也勝者首毛如勝蠶候也

四月立夏 螻蛄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 苦菜秀 靡草死 麥秋至

螻蛄好夜出俗名土狗一名螻蛄一名鼯鼠一名穀音斛陰氣始故螻蛄蚯蚓應之夏小正穀鳴是也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游不能渡谷穴不能覆身走不能先人故說文稱鼯鼠為五技之鼠古今注又以螻名鼯鼠卑雅本草俱以為臭蟲陸德明鄭康成以為蛙皆非也蚯蚓即地龍一名曲蟾曆解曰陰而屈者乘陽而伸見也圖經云王瓜生于野田澤墻垣葉似括樓烏藥圓無了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

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一名落嶋瓜今藥中所用也鄭玄以為萁孽本草作菝蕒陶隱居非之蓋二物異種也卑雅以萁為苦菜鮑氏曰感火氣而苦味成爾雅云不榮而實曰秀菜而不實曰英此苦菜宜言英蔡邕以為苦蕒非也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草葶藶之屬禮注草之枝葉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陽生者彊而立感陰生者柔而靡靡草則至陰所生也故不勝陽而死麥以夏為秋補註小滿者物長於此小得盈滿也

五月芒種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 鹿角解 蟬始鳴 半夏生

又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又曰斧蟲以前足如斧深秋生子於林木一殼百子至此時破殼而出藥中謂之螻蛄生於桑者佳鵙即百勞本草作博勞而朱子孟注謂博勞惡聲之鳥梟類也曹植惡鳥論百勞五月鳴其聲鵙鵙禽經注百勞不能翱翔直飛而已詩七月鳴鵙周七月夏五月也諸書以反舌為百舌鳥能反覆其舌詩疏謬以為蝦蟇謂蛙屬舌尖向內今辨其非易通卦驗丹鉛餘錄俱作蝦蟇無聲若以五月正鳴殊不知初旬見形後形亦藏矣陳氏謂反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無聲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假大而至極故曰夏至鹿山獸形小屬陽角枝

向前塵澤獸形大屬陰角枝向後夏至一陰生鹿感陰氣而角解冬至一陽生麋感陽氣而角解蜩蟬之大而黑色者蜩蟬殼而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俗稱蜘蛛按蟬乃總名鳴於夏為蜩莊子謂螳蛄夏蟬也鳴於秋曰寒蜩即楚辭寒蜩也風土記曰螻蛄鳴朝寒蜩鳴夕今初秋夕陽聲疾小而綠色俗稱都了是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補註芒種前有芒之穀可播種也

六月小暑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始擊
大暑 腐草為螢 上潤溽暑 大雨時行
溫熱之風至小暑而極故曰至蟋蟀一名蒸音拱一名蜻蛚即今之促織蓋肅殺之氣初生則在穴感之

深則在野而鬪鷹始擊月令鷹乃學習應氏曰殺氣未肅鷲鳥始習擊搏迎殺氣也螢曰丹良曰丹鳥曰夜光曰宵燭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為明詩熠燿宵行另一種也形如米蟲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也土氣潤故蒸鬱為溽溽俗稱醒醒熱是也前候溽溽而後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七月立秋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 鷹乃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涼風禮作育風西方淒清之風也溫變而肅大雨之後涼風來天氣下降范范而白向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秋金色也寒蟬爾雅曰寒蜩蟬小而青紫者馬氏

曰物生於暑者其聲變之矣處止也暑氣止也鷹義禽也秋金為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擊必先祭之猶人飲食必先祭祖也不擊有胎之禽故曰義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者穀連藜稭之總名又稱秫瓜梁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八月白露 鴻雁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秋分 雷始收聲 蟄蟲咸俯 水始涸

鴻雁淮南子作候雁自北而來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養羞以藏美食以備冬月之養也淮南子作羣鳥翔三人以上為衆三獸以上為羣羣者衆也雷於八月陰中故收聲入地萬物隨入也坏音培陶瓦之泥曰坏細泥也禮註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墜塞之也禮註水春氣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補註自露者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秋分者陰生于午極于亥故酉其中分也

九月寒露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為雉 菊有黃華
霜降 豺乃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雁後至者為賓通書作來濱濱水際也雀小鳥其類不一此黃雀也國語雀入大海為蛤寒嚴所致此乃蜚化為潛也蛤蚌屬之小者菊獨華於陰故曰有也正應季秋土旺之時言其色也祭獸以獸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月令作豺乃祭獸戮禽草木

黃落色黃搖落也咸俯皆垂頭寒涼不食也淮南子作俛

十月立冬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

水面初凝未至於堅故曰始冰土氣凝寒未至于圻

故曰始凍雉野雞也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註蜃為

大蛤玉篇亦然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類乎禮

註為蛟屬埤雅以蛤蜃各釋似非蛤類本草云車螯

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為樓臺章龜經曰蜃大者為

車輪島嶼月間吐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是蛤矣爾

雅翼引周禮諸家辨蜃為蛤甚明禮注以雉由蛇化

之說故以雉子為蜃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腰下盡逆

鱗知之悉矣然復疑之一曰狀似蜻龍有耳有角則

亦聞之者耳不若本草龜經為是即一物耳大水淮

也晉語雉入於淮為蜃小雪者雨下而為寒氣所薄

故疑為雪小而未盛也禮註陰陽氣交為虹陰陽極

故虹伏虹非有質故曰藏亦言其氣下伏也閉塞成

冬故天氣升地氣降天地變而冬正其位不交則不

通故閉塞也

十一月大雪鶡鴠不鳴虎始交荔挺出

禽經曰鶡鴠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鬪死方已古人

取為勇士冠名埤雅云黃黑色故名揭據此陽鳥感

六陰之極而不鳴郭璞方言似雞冬無毛晝夜鳴即

寒號蟲陳皓與方氏亦曰求旦之鳥皆非也夜既鳴

何謂不鳴邪丹鉛餘錄作鴈淮南子作鴉鳴詩註作

渴旦虎感微陽氣益盛而交本草謂荔為蠶實即馬

薤鄭康成蔡邕高誘皆然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

為刷與本草同但陳皓註為香草附和者即以為零

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於三月也六陰寒極之時

蚯蚓交結如繩水者天一之陽所生一陽初生故泉

動也

十二月小寒鶡北鄉鶡始巢雉雊水澤腹堅

十二月初寒尚小故曰小寒月半則大矣鄉音向鄉

導之義二陽之候鴈歸避熱今則向北飛至立春皆

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

已得來年節氣鶡遂為巢知所向也雉文明之禽陽

鳥也雉言始雌雄同鳴也感于陽而後有聲也乳育

也馬氏曰雞木畜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

征伐也殺伐之鳥鷹隼之屬至此猛厲迅疾也陳氏

曰冰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徹上下皆凝故曰水澤腹

豎腹猶內也此郎瑛七十二候解也

七修類藁云七十二候呂不韋載於呂氏春秋漢儒入於記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於曆欲民知驗氣序然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蓋以漢前之儒皆江北者也故江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況陳皓之注多謬說而康成既遠亦有譌處予因是廣取諸家之解并說文埤雅等書而又詢之農牧似得所歸併將二十四氣釋之于稿瑛又嘗解七十二候于天地類矣其文載於管子淮南夏小正汲冢書呂氏春秋經傳通解與今曆互有小異或文事意理殊引而譌

未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迥有不同處或古呂令有與今之不同如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駕下有牡丹華王瓜作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

函史云周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令於諸侯漢宣帝時丞相數采明堂月令論奏之其言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漢成哀間多違時令政教益衰後漢明章大臣魯恭陳寵

之倫各條月令迨魏晉六代舉而不精唐貞觀中復修四時讀令之制以時增損月令玄宗易名時令宋景祐初復禮記舊文其唐時令別行詔撰宋時令復不果行夏小正月令傳曰陰陽生物之序王事之倫莫大於月令蓋助於夏時及周而大備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呂不韋取月各冠其篇曰十二月紀漢戴聖記禮四十七篇因取爲第四篇淮南王安所取篇第亦同故蔡邕以爲令編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王作皆非也古紀候之書周有時訓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訓鴻烈有時則同異互出大抵崇夏小正而詳焉

一年二十四氣氣有三候周二十四氣則七十二候備矣一行曰七十二候原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第則同自魏以來始載於曆皆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昔一行譏李淳風專用呂氏春秋今也有取乎月令七十二候之說而分配以七十二卦則月令未可全非也山堂考索章俊卿氣候分配論戴埴鼠璞云月令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謂太尉是秦官決非周公之書周以農間國猶以時令爲先務使此

書盡出呂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為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為六十一篇太尉因泰官不韋不過改周司馬為太尉耳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為證也

王棠曰七十二候解中猶未精詳如王瓜生夏小正作王萑秀註云即王瓜一名土瓜苦菜秀夏小正作取茶秀註云即苦蕒也腐草為螢夏小正腐草化為蚘註云蚘馬蛇也蚘讀沂水之沂淮南子八月涼風至月令則七月涼風至八月月令玄鳥歸九月夏小

知新錄

卷六

五

正陟玄鳥蟄註云古人重玄鳥當其至時則祀之故其來書降其去書陟皆尊貴之也蟄者言鳥去則多蟄於鳥岸土穴開淮南子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許慎註云賓雀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閒如賓客者也月令賓字屬鴈句諸如此類皆當參訂又謂螻蝻為五技之鼠則有不然鳴鴉非蝦蟇固不謬又謂之為梟類則不然鴟旦作鷄鷄之類乃歸于寒號蟲則非其倫矣雉响即响於鼎之類不必雌雄交鳴也月令正月蟄蟲始振夏小正起蟄而二十四氣驚蟄為二月節載於正月亦屬可疑然月令于二月雷乃

發聲二月後有蟄蟲咸動啓戶始出之句猶可解說若雨水為正月節氣月令始雨水載於仲春之月淮南子始雨水亦載于二月則氣與候兩不相侔矣此又讀月令者不能不致疑也

節氣長短

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小巳十三日辛酉戌時正三刻九分正三刻九分正月節 立春起 十五日內少二時至雨水

二十八日丙子申時正三刻八分正月中 雨水起

十五日內少五刻五分至驚蟄 正月節氣中氣共廿九天九時二刻一分

知新錄

卷六

二

二月戊寅十四日辛卯申時初二刻二分二月節 蟄起 十五日外多六刻零至春分

二十九日丙午酉時初一刻二分月中 春分起

十五日外多二時四刻五分至清明 二月共三十日三時二刻零

三月戊申十四日辛酉亥時正一刻六分三月節 清明起 十五日外多四時一刻一分至穀雨

三十日丁丑卯時正三刻二分三月中 穀雨起 十五日外多五時六刻九分至立夏 三月共三十天九時八刻五分

閏三月戊寅十五日壬辰酉時正一刻一分四月節 立夏起 十五日外多七時二刻至小滿

四月丁未初二日戊申辰時正三刻十一分四月中 小暑起 十五日外多八時三刻八分至芒種 <small>四月共三十一天三時五刻八分</small>	十八日申子丑時初二刻三分五月中 芒種起 十五日外多九時 <small>內少一分大約八時七刻十四分至夏至</small>	五月丙子初四日巳卯戌初二刻二分五月中 夏至起 十五日外多九時二刻一分至小暑 <small>五月共三十一天六時二刻</small>	二十日乙未未時正初刻三分六月中 小暑起 十五日外多九時 <small>內少一分大約八時七刻十四分至大暑</small>	六月丙午初六日辛亥辰時正初刻六分六月中 大暑起 十五日外多八時一刻十二分至立秋 <small>六月共三十一天五時一刻十一分</small>	二十二日丁卯子時正二刻十四分七月中 立秋起 十五日外多七時三刻十二分至處暑	七月乙亥初八日壬午申時初一刻二分七月中 處暑起 十五日外多六時一刻至白露 <small>七月共三十一天一時四刻二分</small>	二十四日戊戌寅初初刻二分八月中 白露起 十五日外多四時一刻至秋分
--	---	--	---	---	---------------------------------------	---	----------------------------------

八月甲辰初十日癸丑午時初二刻二分八月中 秋分起 十五日外多二時四刻六分至寒露 <small>八月共三十天六時五刻六分</small>	二十五日戊辰申時正二刻八分九月中 寒露起 十五日內多一時至霜降	九月甲戌十日癸未酉時正一刻八分九月中 霜降起 十五日內少五刻零七分至立冬 <small>九月共三十日二刻八分</small>	二十五日戊戌酉時初初刻一分十月中 立冬起 十五日內少二時一刻二分至小雪	十月癸卯十一日癸丑午時正三刻十三分十月中 小雪起 十五日內少三時至大雪 <small>十月節氣共二十九日六時六刻三分</small>	二十六日戊辰卯時正三刻十三分十一月中 大雪起 十五日內少三時五刻二分至冬至	十一月癸酉十日壬午子時初二刻十一分十一月中 冬至起 十五日內少三時六刻一分至小寒 <small>月二十九日四時四刻二分</small>	二十五日丁酉申時正初刻十二月中 小寒起 十五日內少三時五刻二分至大寒	十二月癸卯十日壬子辰時正二刻十三分十二月中
--	---------------------------------	--	-------------------------------------	--	---------------------------------------	---	------------------------------------	-----------------------

大寒起 十五日內少二時八刻十四分至立春
月二十九日五
時一刻十四分

二十五日丁卯丑時正二刻十四分正月節 立春

一時八刻

初初刻一 初一刻二 初二刻三 初三刻四

正初刻五 正一刻六 正二刻七 正三刻八

一晝夜共九十五刻十五分

此 本朝曆舊推節氣歌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
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又求節氣歌驚蟄五時二刻
求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

知新錄 卷六

周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百零六

刻寒露三日六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

四小寒四日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

日此為捷法君須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

五日零三時一月節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

五日零二時五刻又有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氣時刻云

其法不論何歲何日但以日為百如十二日則為一千

二百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時正一刻立春則是一千一

百亥算十二如子一丑二之例正一刻是六數再加一

千五百二十五即十五日二時五刻也共為二七三三

是二十七日寅時初二刻雨水也欲求二月即將二七
三三加一五二五即十五日二時五刻也除正月小盡
去二十九天剩下一三五八則是十三日辰時正三刻
驚蟄也餘做此今以 曆按之惟元旦日辰與立春日
辰相合其餘不甚合自昔不論四時每日總是九十六
刻則節氣當以十五日二時五刻為是茲多者至十五
日九時二刻一分少者至十五日內向少三時零六刻
十一分每年皆如是此西洋法也

曆家主日以太陽每日一周主之可計天體及七政四
餘等遲速非一日可談天象也立春雨水等節氣中氣
知新錄 卷六

自當從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均停布算晝夜長
短自是日行天道有極南極北之殊今曆晝長則中節
氣日時有加晝短則中節氣日時槩減不思晝長則夜
短晝短則夜長天體未嘗有增損節氣安得有盈縮使
天從日益夏虧冬不獨節中氣有舛竝春夏秋冬四時
當亦不均深用為疑且遇短候至有一月之閒兩節氣
一中氣兩中氣一節氣者此皆可疑之事也此吾郡中
持子所著節氣說也

不得已論十謬

順治年間欽天監楊有不得已一書論湯若望治曆十

謬謂不用諸科較正順治三年十一月有三甲氣二至二分長短夏至太陽行遲寅宮箕三度入丑更調折參刪除紫氣顛倒羅計黃道不宜算節氣進止二百年諸事乃與湯雀角後治曆又自多舛錯何今曆法仍守湯之矩矱以其星學有獨得之秘也

六十甲子納音

甲子乙丑海中金金之 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
丙寅丁卯爐中火 生子此律呂相生之法五
戊辰巳巳大林木 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
庚午辛未路傍土 此遁甲三元之紀甲子金

知新錄

卷六

三

壬申癸酉劍鋒金金之 之仲同位娶乙丑隔八生
甲戌乙亥山頭火 壬申為子即金之孟至壬
丙子丁丑澗下水 子為木之仲黃鍾之角火
戊寅巳卯城頭土 三元終則左行傳於東方
庚辰辛巳白蠟金金之 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
壬午癸未楊柳木 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
甲申乙酉井泉水 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
丙戌丁亥屋上土 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
戊子巳丑霹靂火火之 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
庚寅辛卯松柏木 太簇之類自子至於巳為

壬辰癸巳長流水 陽自黃鍾至於中呂皆下
甲午乙未沙中金 生自午至於亥為陰故自
丙申丁酉山下火火之 林鍾至於應鍾皆上生
戊戌巳亥平地木

庚子辛丑壁上土

壬寅癸卯金箔金

甲辰乙巳覆燈火火之

丙午丁未天河水

戊申巳酉大驛土

庚戌辛亥釵釧金

壬子癸丑桑柘木木之

甲寅乙卯大溪水

丙辰丁巳沙中土

戊午巳未天上火

庚申辛酉石榴木

壬戌癸亥大海水

甲子乙丑海中金子屬水又為湖又為水旺之地兼金
死于子墓于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丙寅丁卯
爐中火寅為三陽卯為四陽火既得地又得寅卯之木
以生之此時天地開爐萬物始生故曰爐中火戊辰巳

已大林木辰為原野已為六陽木至六陽則枝榮葉茂以茂盛之木而在原野之閒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傍土未中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旺則土于斯而受刑土之始生未能育物猶路傍若也故曰路傍土壬申癸酉劍鋒金申酉金之正位兼臨官甲帝旺酉金既生旺則成剛矣剛則無踰於劍鋒故曰劍鋒金甲戌乙亥山頭火戌亥為天門火照天門其光至高故曰山頭火丙子丁丑淵下水水旺於子衰於丑旺而反衰則不能成江河故曰淵下水也戊寅已卯城頭土天干戊已屬土寅為長山土積而為山故曰城頭土也庚辰辛巳

知新錄

卷六

三

白臘金金養於辰生於巳形質初成未能堅利故曰白臘金壬午癸未楊柳木木死於午墓於未木既死墓雖得天干壬癸之水以生之終是柔弱故曰楊柳木甲申乙酉井泉水臨官帝旺酉金生旺則水由以生然方生之際力量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戌丁亥屋上土丙下屬火亥為天門火炎上則土非在下而生故曰屋上土戊子已丑霹靂火丑屬土子屬水水居正位而納音為火水之火非龍神則無故曰霹靂火寅卯松柏木木臨官寅帝旺卯木既生旺則非柔弱之比故曰松柏木壬辰癸巳長流水辰為水庫已為金長生之地金生

則水性已成以庫水而逢生金則泉源終不竭故曰長流水也甲午乙未沙中金午為火旺之地火旺則金敗未為火衰之地火衰則金冠帶敗而方冠帶未能斫伐故曰沙中金丙申丁酉山下火申為地戶酉為日入之門日至此時而藏光故曰山下火也戊戌已亥平地木戌為原野亥為木生之地夫木生於原野則非一根一株之比故曰平地木也庚子辛丑壁上土丑雖土家正位而子則水旺之地土見水多則為泥也故曰壁上土也壬寅癸卯金箔金寅卯為木旺之地木旺則金羸又金絕於寅胎於卯金既無力故曰金箔金甲辰乙巳覆

知新錄

卷六

三

燈火辰為食神巳為禺中日之將中豔陽之勢光於天下故曰覆燈火丙午丁未天河水丙丁屬火午為火旺之地而納音屬水水自火出非銀漢不能有也故曰天河水也戊申已酉大驛土申為坤坤為地酉為兌兌為澤戊已之土加於坤澤之上非其他浮薄之土也故曰大驛土庚戌辛亥釵釧金金至戌而衰至亥而病金既衰病則誠柔矣故曰釵釧金壬子癸丑桑柘木子屬水丑屬金水方生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方生人便以為饑蠶也故曰桑柘木甲寅乙卯大溪水寅為東北維卯為正東水流正東則其性順而川澗池沼俱合而歸故曰

第 1129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五

大溪水丙辰丁巳沙中土土庫於辰絕於巳而天干丙
 丁之火至辰冠帶巳臨官土既庫絕旺火復與生之故
 曰沙中土也戊午己未天上火午為火旺之地未中之
 木又復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庚申辛
 酉石榴木申為七月酉為八月此時木則絕矣唯石榴
 之木反結實故曰石榴木也壬戌癸亥大海水水冠帶
 戌臨官亥臨官冠帶則力厚矣兼亥為江非他水之比
 故曰大海水也

六十甲子之納音筆談云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
 音凡氣始于東方而右行故四時始於木傳于火火傳

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音起於四方而左行五音始

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納音
 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於坤納
 音始於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

瑞桂堂暇錄云六十甲子納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
 而明之也

一六為水 二七為火 三八為木 四九為金 五
 十為土

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木火土必相假而後成
 音蓋水必假土火必假水土必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

三八水音五十此假土也火音一六此假水也土音二
 七此假火也

甲乙丙丁戊 甲子乙丑數三十四四金

巳庚辛壬癸 也戊辰巳巳二十三三木

子丑寅卯辰巳 也庚午辛未三十二假火

午未申酉戌亥 為土音也

九八七六五四 月令廣義甲子納音例 甲子乙丑甲午乙未納音皆

金子午屬庚丑未屬辛從甲子甲午數至庚從乙丑乙

未數至辛皆得七者西方素皇之氣所以納金丙寅丁

卯丙申乙酉納音皆火為寅申屬戌卯酉屬巳從丙寅

丙申數至戊丁卯丁酉數至巳皆得三者南丹天之氣

所以納火戊辰巳巳戊戌巳亥納音皆木為辰戌屬丙

巳亥屬丁從戊辰戌戌數至丙巳巳巳亥數至丁皆得

九者東方九陽之氣故納音木庚午辛未庚子辛丑納

音皆土為各得所屬午為乙乙者中方總流之氣故納

土丙子丁丑丙午丁未納音皆水從子午數至庚丑未

數至辛皆得五者北方之氣故納水

納音之說人不易知參考諸家方知本末根據故備書

于此

良異坤乾

日知錄云曆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良異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訓日子午卯酉為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鈎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蹏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盛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蹏通之

維即良異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案按今之羅盤其干支配搭竝用四維皆本於淮南子
 說二其四位十干不用戌巳者以土藏於四季也十二

支全用外用四維在淮南定一年之節氣今堪輿家則
 用以定山向也

建除家

淮南子天文訓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午為定
 未為執申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為收子為開丑為閉
 漢書王莽傳十一月壬子直建戌辰直定史記日者傳
 有建除家解籍封事言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
 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
 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
 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

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改月

三代改月白虎通所引尚書大傳之言甚明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夏以十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三月矣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也棠按幽詩七月一篇之中言月夏正言日周正而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三句合三正言之三之日猶之十三月也秦人以亥為正月漢初亦以亥為正月漢高帝紀春正月師古注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秦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注曰漢時尚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棠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皆曾為歲首是亥子丑寅互為歲首矣從夏之時自當以寅為正

雷震

雷者陰陽相薄之氣激而成聲耳世傳擊人有所謂石斧者非也夫氣之墜則為石星隕亦然不足怪也先儒以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又以

為陰陽之怒氣人或值之則遭震矣真西山曰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暵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矣非雷霆欲以殺之也讀此可破世人一切荒唐之論
論衡曰畫工圖雷公狀如連鼓形一人椎之可見漢時相傳若此

旋風

王越字世昌大名人二十六舉進士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
使隲越策來而曰其主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後擢副都御史屢立邊功成名將棠謂大廷對策旋風吹其卷落於朝鮮視朝之時顧不異哉以文士而有武功又其傳中所載皆卓卓有可傳宜王弇州為之歎賞也

蜥蜴吐雹

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成底昔問王參議云嘗登五臺山見蜥

蜴含水吐之為雹及夷堅志載劉法師嘗在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入井中飲水皆盡卽吐為雹蓋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疑得初開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雹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六終

姪日戒

孫

煥

知新錄

書



燕在閣知新錄卷七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石門孔尚任東塘

上元吳貫勉秋屏

岑川程 庭若菴

古欽汪培堅誕嘉 叅校

歷年甲子

一甲子黃帝元年

七甲子在堯

九甲子到禹

甲子

二十七甲子紂

三十六甲子周定王

四十二甲子秦始皇

四十九甲子漢靈帝

五十五甲子梁武帝

五十七甲子唐太宗

六十二甲子宋太祖

六十七甲子元世祖 至元元年卽宋理宗 萬定五年

七十二甲子嘉靖四十二年

七十四甲子 今上康熙二十三年

山東省立圖書館 收海源閣 書籍之章

甲子起於黃帝今康熙五十二年上自黃帝元年起至
今共計四千四百六十九年

推運得始

唐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
年凡六十三甲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考
天開甲子至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
一年元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牛
會之初運當始之初六故推至元甲子為午會之第十
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始之九三也

曆本後甲子

曆日後止留六十甲子其來已久宋至道二年司表揚
文鑑建言於曆日六十甲子之外更留三十七年太宗五
存兩甲子共成上壽使期頤之人猶及見所生之策亦
司天議之遂為定式本曆本十對月後具六十年不知
何時更定
六更 歸田詩話汪水雲敘立宋事有黜亂傳籌殺者更之句
豹隱絕談載揚誠齋詩有天上歸來已六更初讀不知
其解後讀代醉編云見蟬精雋云宋內五更絕擲鼓遍
作謂之蝦蟇更其時禁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宋太

祖建隆庚申受禪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
轉六更殊不審庚與更同音也理宗景泰元年歷五庚
申越十七年宋亡希夷五更之數驗矣六更之由來實
本於此

雙日雙日

雙日如初一初三初五之類雙日如初二初四初六之
類竹坡詩話云學字不倦可以消日書勿浪書事有可
記者他時便為故事自此雙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
書兼行草書兼楷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有樂其
心不知身之為累又唐制天子以雙日視朝及命輟朝

放朝皆雙日

子夜

子夜者子時之夜謂半夜也懷鉛錄云其曲最古蓋出
於漢世疑即武帝時夜誦也本辭三更出門去始知子
夜變又讀曲歌三更書石關憶子夜啼碑明白如是而
舊說是女子名及鬼唱子夜者皆非

月忌

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為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
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至元曆節候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候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六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無不應節此亦古今不可多得之事當是強為牽合容再查之

龍見而畢龍見而雩

左莊二十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杜氏曰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已畢戒民以土功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桓五年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蒸過則書杜氏曰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始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魏了翁曰按此兩龍晨昏不同故詳記之

上七上九

方秋崖詩上七日為人雲蒸淵壑春上七二字吾郡人

日稱之見於詩者獨此吾郡正月初九謂之上九古樂府云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可知上九字當亦有來歷

張燈

史樂書漢帝以正月上辛祀太乙甘泉以昏時祀到明徐堅謂今人正月十五觀燈是其遺事七脩藻云三夜放燈起自唐玄宗謂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水官好燈上元乃三官下降之日宋乾德五年增十七十八二夜江鄰幾雜記京師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燈因錢而起春明退朝錄上元燃燈唐以前不常有太宗時三元不禁夜容齋隨筆興國五年中元下元皆張燈至淳化元年始罷中元下元燈

地老鼠

元宵烟火有地老鼠其來已久齊東野語云穆陵初年上元日燕恭聖太后有地老鼠徑驚太后太后拂衣徑起罷宴意頗疑怒穆陵恐甚遂監繫排辦巨璫黎民謝罪太后原之

上巳

癸辛雜志上巳當作十干之巳古人用日列如上辛上戊上丁之類無用支者如首尾卯則上句無已矣沈約

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已沈佺期詩九重馳道
出三已禊堂開三已二字新展上已三月十三展重九
九月十九皆唐文宗事吳才老韻補古已午之已亦如
已矣之已史記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鄭玄夢孔子告
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則支干皆作矣聲
而上巳之巳則從十干之巳

楊柳圈

柳圈唐高宗幸渭水被除賜羣臣細柳圈辟厲今世清
明孩童帶柳圈是其遺風也

卯月婚娶

禮成親取建卯月故詩三星在戶又曰挑之天
星心宿也在卯宮第三有尊卑夫婦之象

挑菜

武陵遺事二月一日謂之中和節唐人最盛宋人宮中
排辦挑菜御宴先是預備朱綠花斛繫以紅絲上植生
菜薺花宴後后妃皇子貴主婕妤以金篋挑之有賞無
罰以次每斛紅字爲賞黑字爲罰上者則真珠玉杯金
器北筩環珠翠領抹次亦鈿銀器翠花緞帛龍涎御扇
筆墨官窰定器之類罰則舞唱吟詩念佛飲冷水吃生
薑之類用此以資戲笑棠謂罰吟詩與念佛吃冷水

吃生薑同一科條詩何不幸哉全詩曰詩曰生薑則於唐故笑之

浴沂

閻百詩曰浴沂非澡身也曲阜亦有溫泉但在縣南七
里流入於沂非沂水有溫泉也朱子蓋以韓昌黎李翱
疑裸身川浴之非禮方註浴爲盥濯被除忽又接曰有
溫泉焉是仍以爲浴將青天之下白日之中點與童冠
十餘人羣而浴乎抑將狂者獨浴也竊以時有伯子尚
譏其同人道於牛馬後如阮籍至憎之比裸袒於被髮
聖門高弟豈宜至此何讀集註者竟未聞一質疑邪大
全辯載一說曰浴沂如後世上巳日迎流盥手略潔衣

以除垢非裸浴也莫春卽幽風春日載陽時蓋夏正也
說堪羽翼又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
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被於水濱蓋出此亦以浴爲被
濯賈公彥疏周禮歲時被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
浴是也何嘗定以浴爲澡身也

寒食

冬至一百五日謂之寒食據曆在清明前二日是日冷
食相傳爲介子推人謂之百五節又曰熟食節曰冷烟
節曰禁煙節曰冷節俗尚菱糕棗糕杏粥乾粥今之太
原上黨自冬至後一百五日皆絕火食故魏武有冷食

三月餘老少不堪之患等語因禁寒食又傳斷火三日
冬至一百四日五日六日也其事起於周舉唐時盛興
之又云周舉令人温食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
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之此寒食龍禁之忌所謂禁烟
木必爲子推設也 然則柳柳招魂相沿厥俗似又非子推設也

寒食墓祭

古無墓祭之文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墓祭
以時祭祀光武間詔有司拜掃以爲榮曹公祭喬公墓
文寒食祭始此開元敕寒食上墓五代莊宗每年寒食
出祭爲破散韓魏公墓祭用寒食及十月一日

烏飯

零陵總記烏飯謂之青精飯又名黑飯又名青飯

伏

周時無伏至秦德公始作伏祀初伏以狗禦蠱漢郊祀
注曰六月伏日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升迫于殘陽故
爲藏伏因名伏日也曆釋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
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
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
也

八蜡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
祭司嗇祭百種 百穀之種 以報嗇饗農及郵表畷 郵表畷與
約於井田 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
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
也祭坊 坊從 與水庸 水庸水庸也 也曰 詞土反其宅水歸其壑
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鄭玄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
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張載曰八蜡
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百
種八百種者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昆蟲爲害不當祭

難用狂夫

月令命國難 難與 主棠曰欵俗巖鎮春月舉春事凡掃
鏡鉞散飛錢皆是大家故舊董其役填街塞巷舉國若
狂稍單寒者不得與焉每用訕笑後讀周禮方相氏掌
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
以狂夫四人爲之以其陽疾有餘能勝陰惡也觀此則
知此日雖狂周禮所不禁而又嘆古人用意深遠卽狂
夫亦在所不棄此陰陽消長之機未可爲俗儒道也

風雨雷雲

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丙辰祀風師於戌地己丑日祀

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祀以立春後之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祀以立夏之後申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皆各爲壇其雷師之祀起於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爲其始畫卦成象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大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祭於羣望其已後每雨師宜以雷師同壇明朝于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爲一壇棠考後世民間祀風祀雨祀雲者從無一人而雷祖殿則各處有之雷之像可塑而風雨雲則無像難塑也

禱而不祀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謂之天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又云鬼神禱而不祀夫鬼神者所以福斯民者也譬諸父母焉其子不哺而已乃日餘膏梁心必不安禱而不祀體鬼神之心也今禱矣又從而祀之矣鬼神有知其能下咽乎故穀梁謂禱而不祀真是深體鬼神之心禮通人情於此可見今人必謂不祀爲褻神是不知大侵之禮也人君食不兼味亦此意

祀典

祭法四坎壇祭四方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又

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載祀典秦始皇祀舜祭禹祀黃帝漢興禮廢先王祭法不傳秦多淫祀武帝用方士言淫祀益盛逮後七百餘祀一歲一萬七千祀漢成帝時匡衡罷五時及陳寶祠復言方士所祠六百八十三其二百八所應禮其餘四百七十五不應請罷奏可漢高祖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立靈星祠以歲時祀以牛棠考漢本祀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按漢舊

儀俗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爲民祈農報功魏孝文帝太和間祀堯舜禹及周公惟用清酌尹祭至隋始定爲常祀祀用太牢祀於所都之地隋則祀堯以契配祀舜以咎繇配祀禹以伯益配祀商湯以伊尹配祀文武以周召配祀漢高以蕭何配用太牢唐天寶六載祀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羲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始置廟牲用少牢七年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宋太祖二年祀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

湯廟周文武廟漢高祖漢光武及唐太宗廟四年又詔
 大吳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
 文武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十有六帝各給守陵五
 戶長史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康漢文宣魏太祖
 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
 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文帝唐玄肅憲宣梁太祖
 後唐莊宗晉高祖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
 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成哀平和殤安順冲質獻魏明
 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
 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
 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崇祀
 歷代帝王此宋太祖之德意但曹與司馬懿即帝位以
 篡得國何可以與成康為伍朱温更不足道秦皇暴虐
 亦在可商若劉先主不得與操懿朱温比且不在三十
 八帝之內取舍不能無遺恨也查北朝五代之陵皆禁
 樵採南朝未及豈當時詔祀之時吳蜀猶未平耶明洪
 武間帝王陵廟每三年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
 往所在致祭所祀者伏羲媧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
 辛堯舜夏禹商湯商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
 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

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
 世祖凡三十六帝又詔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風后力
 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召公太公方叔
 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
 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
 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温伯顏凡三十七人其
 中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其去取各有意非若唐世祀
 其君即以臣配食也但春秋時名將極多皆未言及既
 錄諸葛則漢壽亭侯關羽亦可附名臣之列且歷代追
 封何以亦不及也唐玄宗天寶七年詔歷代忠臣義士
 孝婦烈女德行著於史籍者所在宜置祠宇並事致祭
 忠臣十有六人傅說箕子微子比干管仲晏嬰羊舌叔
 向季孫行父子產樂毅蘭相如屈原霍光蕭望之丙吉
 諸葛亮也義士八人伯夷叔齊泰伯季札段干木魯仲
 連中包胥紀信也孝婦七人周太姜太妊太妣魯大夫
 妻敬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
 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衛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
 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括母漢班婕
 妤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嚴延年母淳于緹縈也棠按
 此舉實創從前所無然在史漢多有遺漏矣宋太祖詔

前代功臣烈士有司祥其優劣以問有司言孫贖晏嬰
公孫杵臼樂毅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蜀
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
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二十二人勲德高邁趙
簡子齊孟嘗趙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八
人爲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三人爲次詔孫贖等
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二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
樵採棠考宋之有司所品等第不合人心且先主亦不
宜入於功臣之列裴寂元稹一輩人前代不知凡幾有
司以一人之見妄爲品次可笑也抑固有基乎不然何
以若是真宗時詔祀周公且立廟曲阜哲宗時黃裳請
詔天下所在祠廟略敘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
之棠考黃裳所言極有灼見後世當依此法果如是則
不當祀者不得濫祀矣徽宗時詔不在祠典毀之乃毀
一千三十八區朱文公嘗云狄仁傑壞了許多廟只留
秦伯伍子胥其鬼亦不能爲害這是他見得無這事物
了大約人心向邪其鬼便盛云云後代又有唐睢陽廟
宋時摧府君廟金陵有蔣忠烈廟卞忠貞廟曹武惠劉
忠肅衛國忠肅等廟明季歲時救命致祭明朝開國功
臣廟則祀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及夫馮

國用耿再威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茅成胡大海
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成吳復孫興祖二十一
人此外有真武廟壽亭侯廟五顯天妃之廟皆載在祀
典前代所有亦不廢棠考五顯廟蘇州最盛後爲崇一
方湯撫軍毀之投其神像於湖此舉亦如狄公真千古
快事再

本朝祀典有所損益棠未經見未敢妄錄容俟查補
五帝

五帝之名本乎五行天有五行分司化育以成萬物後
之王者取象於天法五行以治天下故有太皞配木炎
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之說其實五行
爲天之分見言一天而五行在其中矣周禮司服志祀
昊天上帝又祀五帝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
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
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
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
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
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
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
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

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

知新錄

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大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駟牲用驛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考眾矣唯勾龍氏兼食於社而棄為稷神異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

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棠按各帝王或以木德王或以火德王或以土德王或以金德王或以水德王而所尚之色有青赤黃白黑之不同而所以治天下之經綸者則無不同則知所尚之色亦以取五行相生之序為相承耳後人拘拘於太皞等配五行則泥矣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司化育以成萬物此一語盡之矣且所尚之色又各有不同周人以木德王色宜尚青而周人尚赤說者曰木次火木家尚赤者以木德義之著脩其母兼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宜尚白而夏后尚黑亦脩母兼子之義殷人以水德王色宜尚黑以脩母兼子之義考之宜尚青而殷人尚白說者曰避土家之尚青也堯以火德王色宜尚赤而尚黃者亦脩母兼子之義也舜以火德王色宜尚黃脩母兼子則宜尚白而尚青者何也說者曰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水色尚青者是以水家避土土家尚白也以是考之則所尚之色各有權宜非若後世拘於一隅也彘轂子曰五運有二說鄒衍以相勝劉向以相生自伏羲至顓頊以木火土金水相承漢魏以還共遵劉說也

五祀不言祀行

周官天子之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雷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杜佑曰門戶中雷竈井五祀所以報德也今國家之制立春祀司戶立夏祀司竈季夏土川事祀中雷立秋祀司門立冬祀司井白虎通太玄之數冬為井禮記月令冬祀行或曰井即行也蓋行為井問道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祭井即祭行也井便於灌溉故曰井

乎今世庶人祭里社鄉厲併得祭竈而不言戶中雷門井豈舉竈以槩之耶按門與戶會典祀文略無異同宜去其一而更增行朱子謂是道路之神程氏以為寧廓

見虬翁隨筆
五祀見於周禮儀禮禮記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則以為門井戶竈中雷儀禮雖士亦用五祀門與戶人所出入也中雷人所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也竈祀於夏井祀於冬戶祀於春門祀於秋中雷土用事祀於中央月令所謂行人不言及漢晉魏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五祀祭行唐天寶後亦祀井不祀行蓋行神較於始行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左傳五祀
左傳五祀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

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後又五祀與此不同

舍采即釋菜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太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音釋采音菜鄭玄曰若舜命夔典教胄子死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當春以學士入學宮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案類纂之類呂大臨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一也月令云仲春命樂正合舞合舞是也始入學則行之二也文王世子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教學入學者則行之三也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皮弁示誠敬也棠按釋菜只言先師不言先聖釋奠則言先聖先師也
陳耀文云呂氏春秋仲春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註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官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周禮春入學舍

采合舞秋訟學舍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此云習舞釋菜鄭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夫臨祭豈方習舞釋奠豈獨用菜乎棠按此知釋菜又有采帛之說故並錄之

釋奠

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而天子亦然陳澧曰諸侯受封始立學其事重故釋奠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奠先師不及先聖也以立學釋奠用幣四時不用幣也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陳澧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飲食酬酢等事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又主制天子出征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陳希道曰訊者問其首馘者截其耳必告者以學文德之地也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也王制師還六也棠考釋奠與釋菜不同歐陽修曰釋菜無樂釋奠有樂無尸陳暘曰小有釋菜以食爲主大有釋奠以飲爲主

祭丁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陳澧曰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之先師也馬晞孟曰用丁者爲文明故也今

世祀先師謂之祭丁本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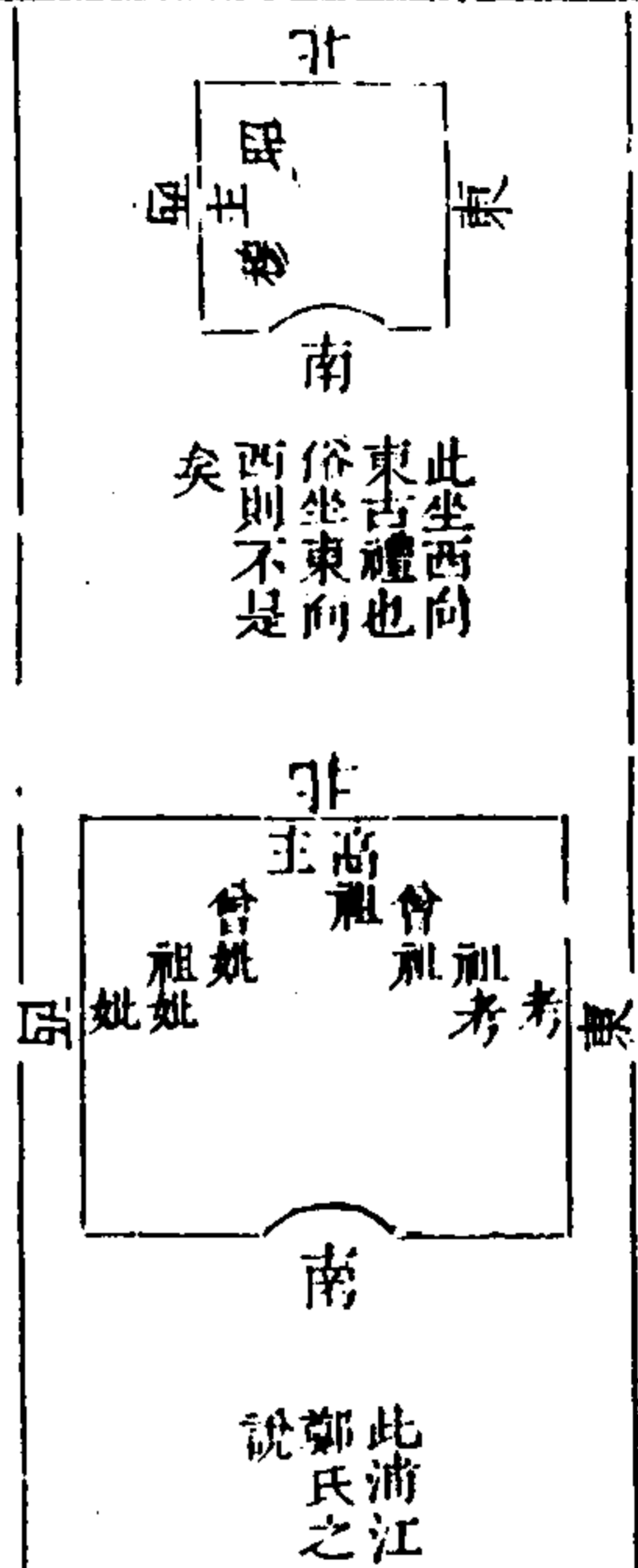
初獻亞獻終獻用三人

唐貞觀時詔祀先聖先師於國學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先以儒官爲祭主於是中書奏云按禮凡學春釋奠於先師註云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祭學者習其道故儒官可以釋奠於其師又非國家行禮所以言先師不言先聖至於春秋合樂祀先聖先師則是天子之事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則以主簿爲終獻棠按後世則初亞終總用一人查之古禮祭主用一人爲正

王文成公論廟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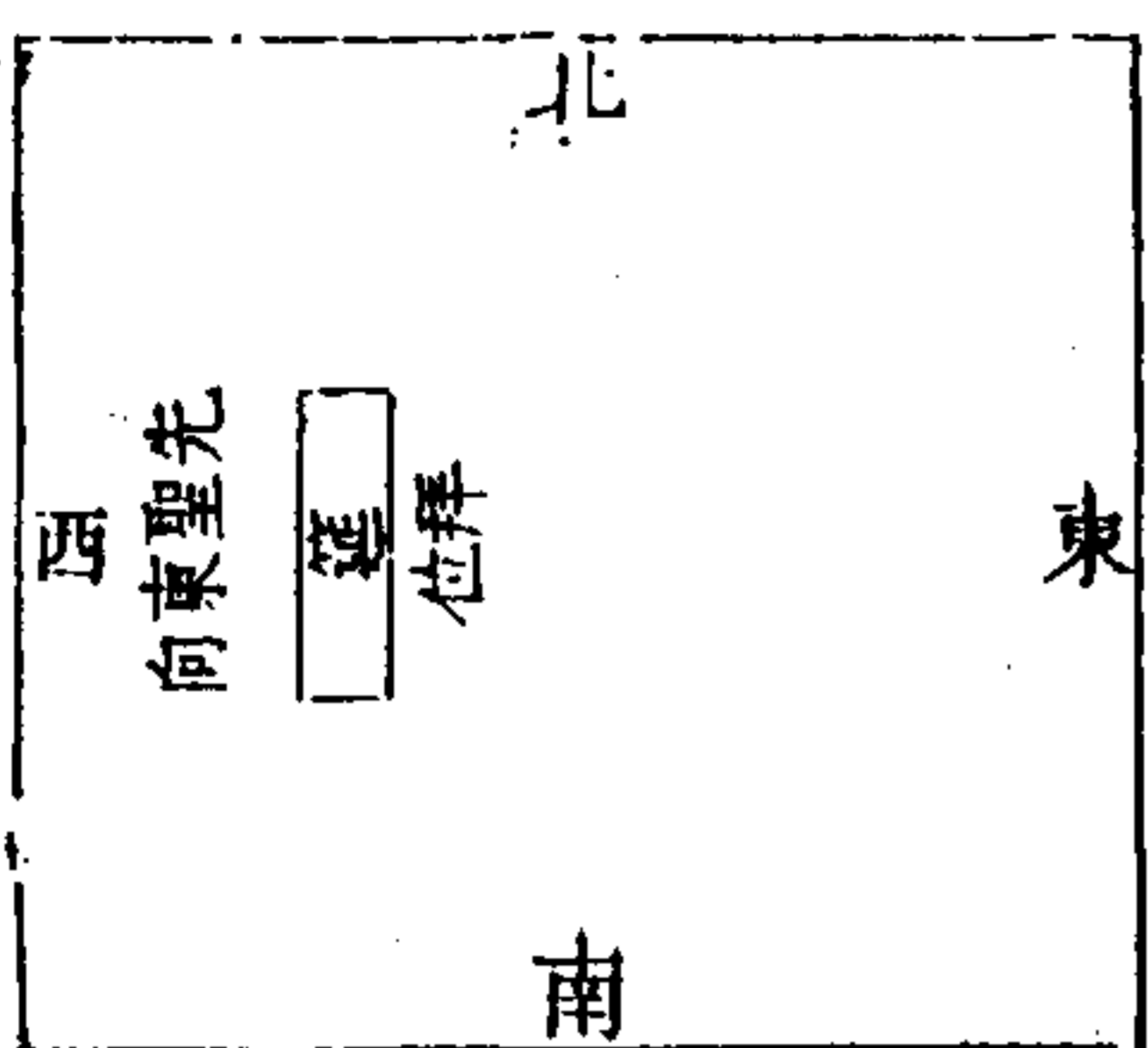
文成公云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向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以西爲尙之說誠有所未安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祖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

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
 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法行但恐民間廳事多
 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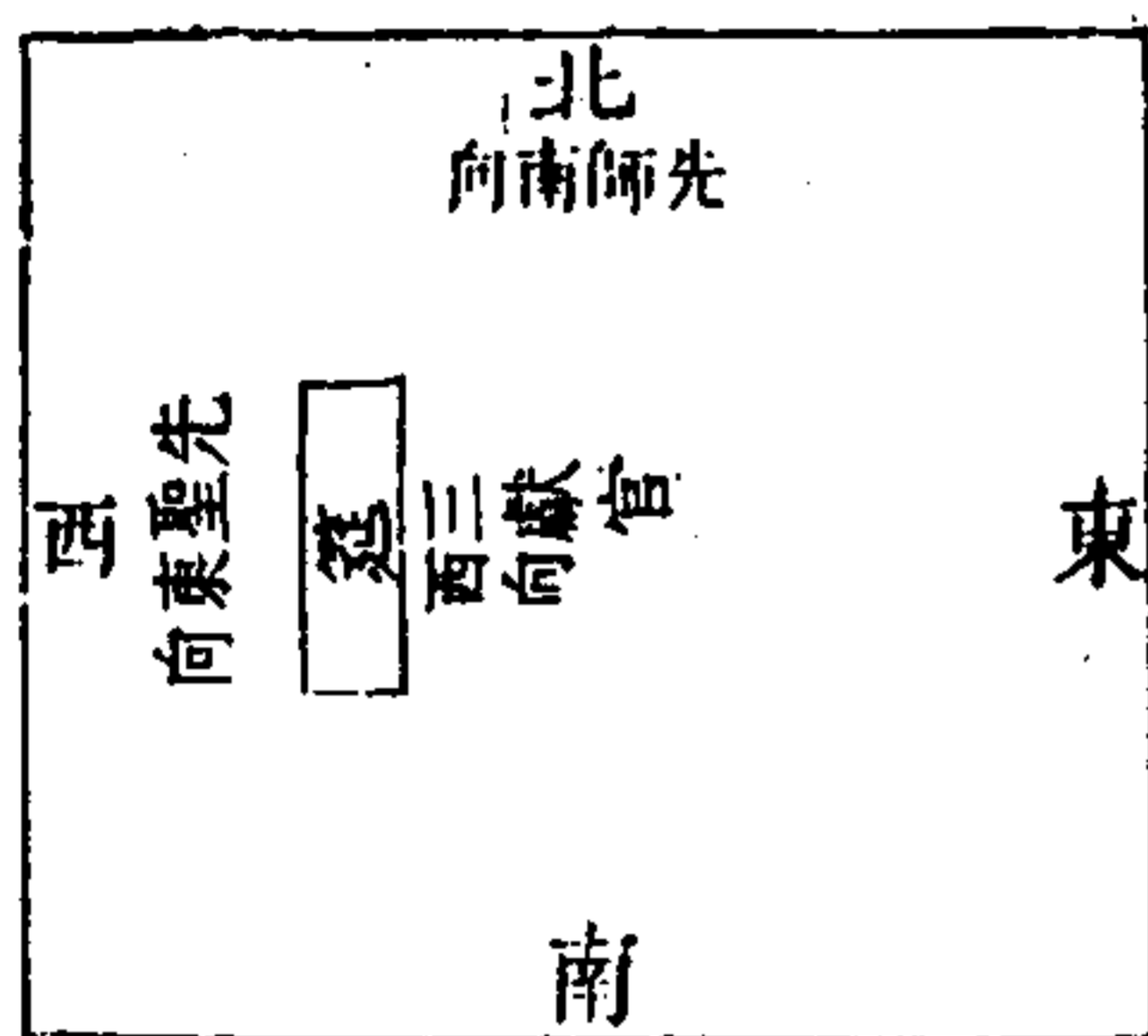


歷代祀孔子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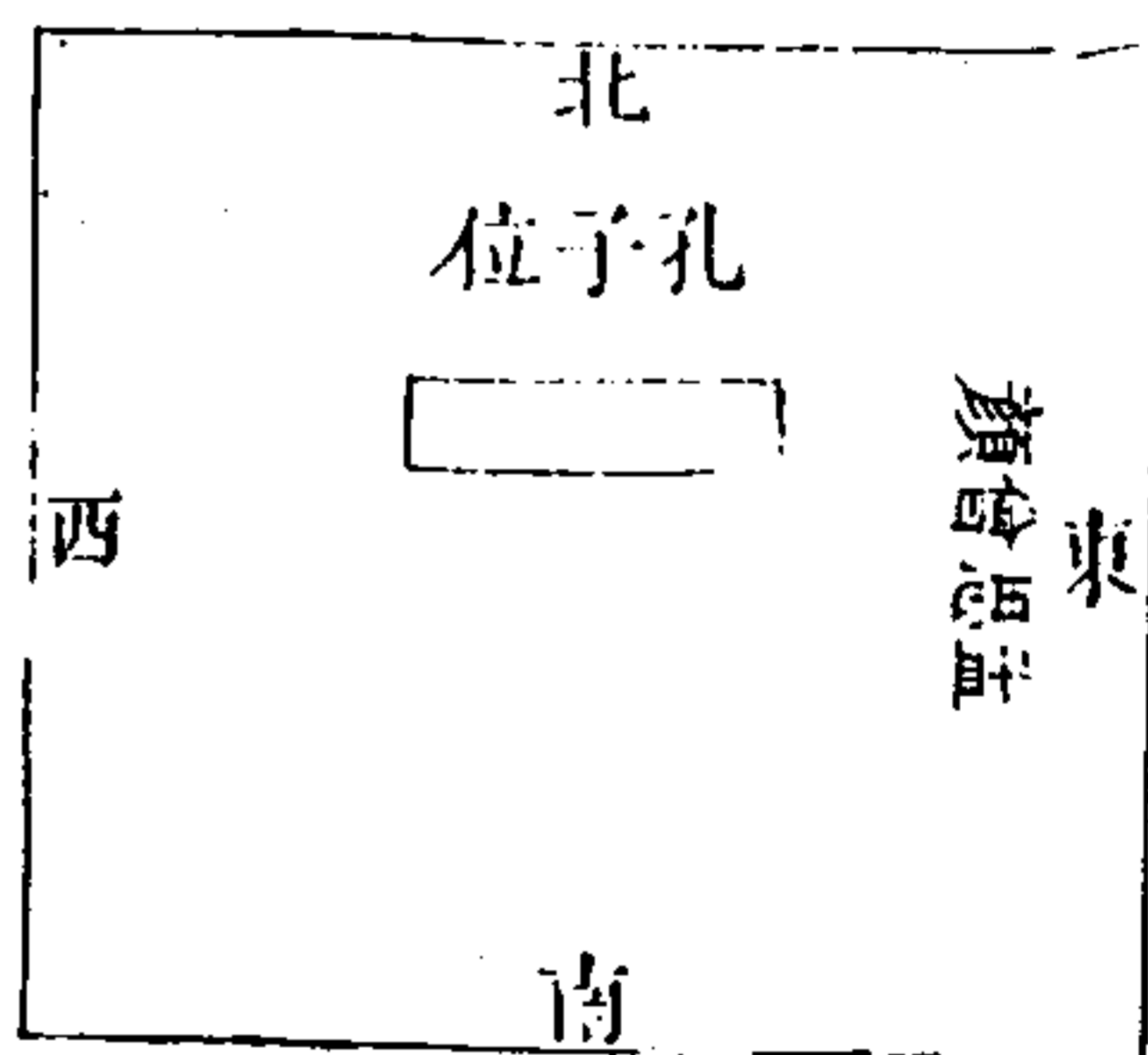
漢時方位



唐開元禮



宋尊孔子為王



先東位只有顏孟王安石配享在西
 後革去加曾子于思皆在東位西向
 也禮配享宜列東西此亦當改正

甲新錄

卷七

孔聖祀典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此祀孔子之始
 漢平帝元年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追謚始於此
 漢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
 代之樂 此後世祀孔
 子之始
 魏文帝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
 子祀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
 淵配 漢釋奠之祀始見於此
 行於太學亦始見於此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三牲祀孔子七

年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川晉故事更舞六份設軒懸之樂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祀有司薦享孔廟

如於此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

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後世朔望行香之禮

隋制國子學每四仲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縣則春

秋月釋奠後世春秋秋仲月釋奠始於此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廟各一所

卷七

五

唐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等謂武德中以周公為先聖

孔子配享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

晉宋梁陳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淵為先師請停周公

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梁亦伏

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

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

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

配享尼父廟堂此先儒配享之始業按後代濫祀實自貞觀起

唐高宗追贈孔子為太師總章元年贈顏回為太子少

師曾參為太子少保配享孔子廟

唐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

立侍準禮授坐不立請據禮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

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二十二賢

猶雷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猶不霑配享之餘望請

列十哲於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

從享詔顏子十哲等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為坐

像坐十哲之次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顏子為兗國公

閔損等九人為侯曾參等七十六人為伯此孔子封馬王之始

知新錄

五

端臨曰禮記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奠先師

謂如禮有高堂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

後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

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孔子夫聖作之者

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

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莫如子思孟子必如是而後可

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乃取釋經之諸

儒以二十二人言之獨子夏無以議左丘明公羊高穀

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

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

為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識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常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弟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與與李元瓘雖言之而僅得升十哲曾子併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餘賢多有不需享祀蓋拘於康成之註而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人之傳也棠考七十二賢開元間已封為伯豈亦列像廡下不得從祀乎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廟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即拜奠於祠

前
宋太祖詔廟門立戟十六

宋真宗幸曲阜有司定議肅拜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顏為公費侯閔損以下皆為公廡伯曾參七十六人皆為侯左丘明以下為伯尋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文宣王棠考真宗初欲追謚為帝太常李清臣言孔子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稱帝故第增美名曰玄聖以春秋瀆孔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為稱明弘治間亦有議尊孔子帝號者何燕泉亦主此議

以為周之天子稱王秦漢以來天子稱帝宗支稱王是王卑於帝大聖在天之靈不以此為輕重而尊崇之典不得不隨代而致隆

仁宗天禧中祀孔廟以三公行事後又差獻官二員不遣三公非復舊禮祭酒司業博士三獻之意三獻禮已詳初獻亞

獻終獻用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陳暘曰釋奠習舞與聲而合六代之樂北齊以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份之舞唐開元用宮架之樂宋朝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有

歌而無舞亦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揚雄韓愈並從祀此孟子配享之始左丘明二人之外今又加荀揚韓三人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之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政和二年封王安石為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用王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崇祀孔庭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不

宜從此周張二程未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度宗咸淳二年以顏曾子思孟子配孔子升顓孫於十

哲又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先王安石配享坐對顏子

西坐東向至是革去曾子子思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制孔子號曰大成

元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

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為堯國復聖公會參鄆國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是年又加孔子之父母封爵又以董仲舒從祀洪邁曰

知新錄

宋

自唐以來相傳以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於廟堂上

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

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

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正謂此也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

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于子思而視曾

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

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之中不能

一日自安其身於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絲點鯉於庭其

先則崇子而抑父夫為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

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熊禾曰宜別設一

室以齊國公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哲孔鯉孟孫

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

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

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棠請古禮之祀先聖先師

原為有道德者有德者之教人也使道德不足以教人則

不得列於祀典之中祀典者原不必議及其人之父其

人之師也從祀之說古無其事事始於唐孔門之高弟

得以從祀者亦以其人道德雖不及孔聖之純粹而其

人亦可傳故後世從而祀之矣聖如孔子生無爵位而

知新錄

宋

後世之帝王略去君臣之分而為之致祭者無非崇其

德而重其垂教於萬世也從祀者使靈爽有知亦莫不

欣欣自喜得入道德門庭也即使子居父之上師居弟

之下為父者亦莫不自慶其子之有道德為師者亦莫

不喜弟子有道德此何嫌何疑而必較父子於飲食爭

師弟於几筵乎且古今之品論無不以從祀為榮朝廷

之祭典原不為一家而設使曾點之後人先祀曾子而

後祀曾點顏路之後人先祀顏子而後祀顏路則是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矣今自朝廷祭先師起見此乃天下

之公議安得以父子之故而亂道德之源流乎至於坐

席原以致後人尊崇道德之心非有揚抑於其間也使必於父在堂上子在廡下師在正南弟則傍列則是顏路曾點孔鯉可以躋而上之豈不與有道有德而能教人之說互相背謬乎熊禾謂宜別設一廟以齊國公南面居中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方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審若是顏路與曾皙反不得與從祀之榮孔鯉舍父避子而居他室反足以安其靈耶至於孟子之父非孔子高弟原不在祀典此又畫蛇添足矣洪姚曹三氏之說皆主於一偏不將祀有道祀有德一語為主傷生枝葉而自謂曰明人倫教民孝子皆無取焉再顏子

知新錄

卷七

三

子思並南面之說查無考據只有西向今則皆左右列矣
洪武三年革去揚雄從祀禮部更定釋奠禮為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磁器舊列籩豆於地宋蘇東坡謂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以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如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棠考孔子廟自唐塑像其祭筵歷代皆在地下至明洪武始為高案云

是年革去天下神號詔曰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

宜仍舊洪武十七年敕月朔望祭酒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正統中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澄從祀

成化時侍郎周洪謨建言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初用六佾是後用八佾從之

弘治九年追封宋儒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明時建言者屢以歐陽脩蘇軾孫復胡瑗為請又有言羅從彥李侗者議皆不行以其無功於經也苟況戴聖

馬融王弼杜預屢有建言請革者朝廷不從

嘉靖時王氏良知之說盛行御史請王守仁從祀孔廟

知新錄

卷七

三

不報

本朝親幸孔陵行禮追崇之典過於前代衍聖公子

孫世襲孔門弟子及宋儒後人世襲皆有五經博士孔

二人顏一人曾一人孟一人仲一人朱二人程二人東

野一人周一人張一人端木一人閔一人邵一人言一

人此則超軼往古為千秋不朽盛事矣考古有配享絕

無從祀之典有之自唐始祀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在漢

安帝時已然唐太宗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

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

十二人配享尼父其先唐高祖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享為先師太宗所舉二十二人子夏是孔子弟子餘則非也是孔子七十二弟子得從祀者只二人唐玄宗時以李元瓘言列十哲於二十二賢之上曾參轉居十哲之次宋神宗時以孟子同顏子配享又加荀况揚雄韓愈三人大觀二年又加子思從祀理宗又加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度宗以顏曾思孟配享升顯孫師於十哲加邵雍司馬光從祀先以王安石配享既加曾子子思即削去王安石元時加董仲舒許衡從祀而七十二子在宋末亦得列於廡下

知新錄 卷七 三

故洪邁有曾點顏路在廡下從祀顏子曾子在堂上配享有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文也明正統中又加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澄從祀胡安國傳春秋蔡沈註書經真德秀著大學衍義吳澄著諸經纂言皆有功於聖門也弘治又加楊時謂楊時從學於二程載道而南故朱子得以紹其統其功亦不可泯已祀而黜者獨王安石父子與揚雄三人竊以言性惡之荀况宗莊老之王弼附會讖緯之賈逵貪殘之戴聖荒鄙之馬融短喪之杜預皆得罪名教最宜黜祀此亦古今之闕典也至於七十二賢之內有重複者宜刪有未祀者宜補另詳

見於餘冬序錄

顏曾思孟

顏子唐玄宗太極元年贈太子太師宋真宗封兗國公會子唐玄宗贈太子太保宋理宗封郕國公

子思宋度宗封沂國公

孟子宋神宗封鄒國公

宋時王安石配享先左顏右孟安石在顏下未幾安石女婿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蔡卞意未已優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設一大

知新錄 卷七 三

言之士薄宣聖顏賜爭之皆不勝子路爭之亦不勝然後設為公冶長有繫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一爭且看他家女婿云云蔡卞聞之遂意阻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其右遂虛元朝增曾子子思亦列於左

考正祀典

何燕泉餘冬序錄云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

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績又史記之所無也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懸竄字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卽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卽國也績卽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訛爾論語釋文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績史記云申黨字周家語云申績

知新錄

卷七

周今史記以棠爲黨以績爲績其爲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羊羔之潔無申棠之欲是以棖爲棠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今圖有黨無棖是以黨爲棖也唐宋加封申黨申棖俱列從祀一人而爲二人薛邦之爲鄭國姓氏有頗相遠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瀆乎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大者又况其親炙之人而可瀆之春嘗因欲尊孔子帝號事上言乞於今日補贈懸竄爵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於令式以改正數百年之缺謬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蘧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

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辯其誤春亦嘗有私議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

先儒從祀孔廟起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三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故於太學祀之卜子夏自聖門高弟此不暇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有經傳之功非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掇輯篇章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侑食之席蓋當時之所取者在是故漢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爲孔子弟

知新錄

卷七

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義文選註載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聰意林引劉歆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公孫尼子蓋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耶唐宋後來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公孫尼子見於信史諸書灼灼如此樂記緇衣之出其手無疑於此復疑將以誰信哉戴聖之徒其相去也遠矣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錄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則公孫尼子在今日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時已失議而今驟舉之殆非所宜春聞有其舉之莫敢廢之

語矣未聞缺典之不可舉也董仲舒至明太祖朝加封從祀英宗朝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之祀旋舉焉祖宗於漢宋儒者且拳拳如此則懸直公孫尼子之封祀行於今日闢幽發潛以詔天下後世豈非聖朝一盛事哉此明朝何孟春考訂詳載餘冬序錄不識明季後來祀典可改正否棠按元史至順間董仲舒已從祀尊崇先聖先賢 本朝極盛如朱子升堂陪祀侔於十哲如東野端木閔言邵周張後人皆為五經博士則表音賢不能不望於 本朝議禮諸公也

先師不宜立像

知新錄

卷七

表

古人有重有主有尸春秋已後不聞有尸之事尸禮廢而像設焉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漢文翁設孔子坐像足斂在後屈膝當前若今之跪蓋古人以股着足脛謂之坐唐玄宗時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李元璣言準禮授坐不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於是詔顏子十哲等宜為坐像丘瓊山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敎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異敎用之無足怪也觀李元璣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姚燧有言北史敎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祀聖人法也後世不覺其非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

之巧拙即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無聲無臭之道也太祖高皇帝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夫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若謂既已搏土為之一旦毀之以為泥滓似乎不恭太祖高皇帝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程頤論人家祖宗影于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况工人隨意而為之哉嘉靖九年詔革先聖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後添砌一墻不肯毀像皆不曉禮制耳棠查南京明時已遵制立主後仍有因循未毀者其坐像亦不如文翁所為皆後世之所謂坐非孔子時之所謂坐也

晦翁跪坐拜說

初錢聞詩作禮殿時朱晦翁移書言宜如開元禮於祭時設主不為塑像不從又言像用燕居服鑿石為臺席地而坐免匍匐就食之譏亦不從其後晦翁作跪坐拜說寄鹿洞諸生大略言古者坐與跪類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漢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然記又云授坐不立

莊子云跪坐而進人蓋以膝隱地俾腰及股危軀而不
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着地而體便安者坐也此跪
與坐之異也詩曰不遑啟居釋之者曰啟者跪也爾雅
曰安者安也釋之者曰安定之坐也夫啟為跪則居為
坐矣安為安坐則跪為危坐矣又大祝九拜杜子春釋
奇拜曰拜之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以先屈一膝
為雅拜則餘拜皆竝屈兩膝明矣肅拜者拱兩手而下
之至於地也頓首者頓其首於手上也稽首者却其兩
手而以首至地也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今成都郡學
所存漢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膝隱然見
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云

知新錄

卷八

燕在閣知新錄卷七終

姪日象

孫燦正字

知新錄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譚賓黃 晟曉峯氏校刊

卷八

鄉賢

唐荆川先生以鄉賢事答學中書云鄉賢之祀關閭巷
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瘡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
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

知新錄

卷八

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栖栖伐樹削跡之人
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
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
大書特書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天以
誅之稱天以諡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
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
而能為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事為國家之大典明季凌夷故荆川謂不足重
輕以羅念菴一事附於回書後謂羅念菴以吉水鄉祠
駁維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宮驚奉

其主以歸北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未死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為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云云棠謂羅念菴之事乃過舉也夫人生砥礪名節言坊行表足為人所矜式得邀崇祀亦事之至榮者乃以所進之人不合已意將宮墻已進之主奉之以歸此不情之甚也夫宮墻國家育賢之地鄉賢人所瞻仰謂人不已若竝崇祀亦棄之此則過於子貢欲去告朔之意因竝記之

高禘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陳滫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乃嫁娶之候媒氏之官以為候後王以簡狄事而立郊故燕至為祈嗣古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故亦謂之郊禘禮記注云高禘者先禘之神也又高者尊也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高禘求子之祭在商時已有之朱子曰古者立郊禘蓋祭於郊而以先媒配變媒言禘者神之也鄭康成以簡狄吞乙卵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祀此說非也夫簡狄從帝祈郊禘是先有媒神矣路史云女媧佐太昊禱於神祈而為女媧正姓媧職婚姻是曰神媒註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

知新錄 卷八

而為女婚姻置婚姻行媒始此棠謂先媒之神為女媧無疑今世有夫人廟求子奔競不絕則女像之設亦有由然也
清異錄云朱起見女妓寵寵繫心不忘精神恍惚道逢青巾携藥藍者熟視起曰君有急吾能濟寵訴心曲青巾笑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有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之歡率由一道以神靈扇授起後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青巾蓋仙人也棠謂此言更為虛妄因人不識氤氳大使之由來故備書之

知新錄 卷八

社稷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於新邑馬融曰言社則稷在其中詩序載芟春籍而祀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陳道祥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周禮地官大司徒設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野之所宜木遂各以名其社與野賈公彥曰勾龍生為后土官死配社而食契為堯時稷官死配稷而食名為田正曰主者山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所謂宜木者即松柏栗是也朱子曰古人以木為社主使神依焉後世易之以石祭天

爲天子所獨社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祭亦尊父親母之義也祭天以氣祭地以血以地陰也故禋祠祭天則兼地血祭祭社則兼稷也古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通天地之氣陳道祥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陰此失國之社也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契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也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

知新錄 卷八

之官能治九州故祀以配社之神按諸說或謂勾龍爲后土之官或謂共工氏之子名后土或謂共工氏後之子孫爲后土官不一其說總之社以祀土神也或謂契爲堯時稷官或謂厲山氏之子名農或謂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其說亦不一總之稷以祀穀神也在古人社與稷皆有配享也張南軒先生曰今州縣祭社當築一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又配之夫婦褻瀆甚矣棠攷宋時已有屋矣夫社非亡國之社豈宜有屋至於社之所宜木亦宜講究今皆置之不問在宋已配夫婦今則社公社婆之外又復有社子

社孫不但無配享亦全不及稷失古人之意遠矣

家語五帝第二十四曰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之子曰契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棠按五祀乃上公之神不得稱帝以五祀不及五帝也夫五帝乃金木水火土之神且不得與天地並乃不識者以祭社爲祭地是以上公之神與天地並列安有是理乎魏王肅曰土與火水木金俱爲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配母不亦顛倒失尊卑之序也

城隍

知新錄 卷八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記曰秦城百二斬華以爲城因河以爲津而祀華於華州祀河以臨晉良以建方立國有設險之助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而後世專藉城郭池隍以爲固然則城隍之祀其卽山林川澤之祀而推焉者也

易曰城復于隍則是復溝之土所以爲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周禮掌固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其於祀典經史不載宋姚鉉唐文粹始載李陽水當塗縣城隍廟記則唐世已有城隍之神矣范文甫嘗問伊川曰城隍祠如何曰城隍不與土

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況自有城隍在或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祠典今州縣社稷甚正陸游曰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元草廬先生吳澄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右列郡以漢穎陰侯灌嬰配食豈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耶歷代雖尊崇至明太祖為尤盛初封京城隍為帝開封臨濠太平和滁以王府城隍曰公州曰侯縣曰伯後三年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又命造木主其塑像昇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守令到任

知新錄

卷八

先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祭詔封其神為鑒察司民其寓此意也耶又以五月十一為誕辰城隍非人鬼安有誕辰謬妄極矣洪武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禮於社有配食祝融勾龍皆得侑享主祭其配食之意歟相傳燕都城隍是文丞相蘇州城隍舊姓白又云蘇州城隍是明高祖像杭州城隍胡總制又云周御史總皆好事者為之也嘗見而指其無土地祠宋前已有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棠攷古無所謂土地者禮有地祇又有社而

五祀之中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冬祀行季夏之月祀中霤記云室中土神也然則屋中之土地者其中霤之土神也必矣朱子亦有土地文後世人亦通祀而維揚大家土地則供於廳門之外大門之內此亦中霤之遺意也夫有室中土地又有一方土地又有都土地總皆後世造作既已有社庶人得以通祀又何必紛紛如此

東嶽治鬼

三代以上無仙論元成以上無鬼論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

知新錄

卷八

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識緯之書出然後有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元父在右元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日天孫言為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遊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

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見日知錄

唐玄宗封爲天齊王宋真宗加帝號東嶽曰齊天仁聖帝自後儼然人形番旒端冕又立后殿於其後陳淳曰不知何山可以配而爲夫婦且泰山惟魯公可以祀今在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丘瓊山曰自有此天地卽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則有所以主之者是所謂神也世俗以三月二十八日爲嶽神初度夫天

知新錄

卷八

六

一生水凝而爲山其所以凝而成形也豈有時日耶又有惑於釋氏地獄之說謂人死其鬼必經嶽祠考掠其說尤爲不經明制則去其所封之號然所在行祠迄不能毀

地獄

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支實爲之祖

魏志大司馬曹仁欲攻濡須州中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地獄乃佛家之言當時人言已如此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叱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

知新錄

卷八

九

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丹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買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

見闍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馬神廟

易說卦乾為天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駁馬能食虎豹

震為雷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顛詩所謂顛也

坎為水其于馬也為美脊為馵心為下首為

薄蹄為曳丘濬曰易以明陰陽其取諸物也無所不有

於馬獨詳焉孔子于坤既以利牝馬之貞取象而于大

畜又取乾之象以稱馬天地間動物莫健于龍而馬次

之龍非可畜之獸而世不常有以地用論之健而不息

知新錄

卷八

十一

莫如馬也故大畜之馬謂之良馬稟純陽之氣坤之牝

者雖其陰質而所以為性者則從一而不變亦有健德

存焉良以馬之健者屬乾而牝則屬坤坤者乾之對言

馬於坤明其為乾之配也是以雜卦之中八卦所取之

物惟一二見獨於馬凡三取之於物惟取一體於馬則

其質之良齒之老形之瘠色之異性之偏無所不見以

馬之為物於畜中最健人世不可無而有天下國家者

必畜之以為治具者也棠按兵部古人謂之司馬誠以

兵非馬無以即戎國非馬無以駕輅文事武事皆不可

闕然者也以司馬名官良有以也吉日之首章曰吉日

維戊既伯既禱孔穎達曰伯者長也馬之祖也夏官校

人春祭馬祖天駟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

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朱子曰戊剛日也伯

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周禮馬祖之外又夏祭先

牧始養秋祭馬社始乘冬祭馬步神為馬又巫二人醫

四人吳澂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馬疾若

有犯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棠按一馬也周官不輕

視如此可想見古人馬政之重明制春秋遣太僕祭馬

神之外又命州縣皆立馬神廟不曰馬祖而曰馬神蓋

統馬祖先牧馬社馬步而言之也

知新錄

卷八

十一

巫

祈雨以巫其來久矣周禮司巫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澔

曰吁嗟其聲以求雨謂之雩魯僖公亦以巫庭舞雩不

得雨欲焚之後世不獨求雨凡疾病皆用巫此亦有本

攷周禮女巫凡邦之火災歌哭而請即其義也今巫一

道世無其傳此在後世勝前世之一事

求雨

古人求雨用巫故大旱則舞雩鄭澔曰雩者吁嗟其聲

以求之謂也此蓋求於天求於山川無所謂雷師雲師

雨師之文也後世無巫而用方士相感不以誠而以術用符咒指斥怒罵幸而得雨則歸其功於符咒此亦祈雨之變局也今將俗傳求雨法開列於後

神農求雨書云甲乙日不雨爲青龍東方童子舞之丙丁不雨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不雨爲黃龍中央壯者舞之庚辛不雨爲白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

廣州記云鬱林郡百姓殺牛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祠畢天雨石牛背泥盡卽晴

知新錄

卷八

五

又淮南子作土龍以致雨

又董仲舒曰旱則取五蝦蟇置之社中池方八尺深一尺春則池方七尺夏方五尺秋方九尺冬則如春具酒餽陳告

西陽雜俎云李杞以蛇鬚四頭置於二甕實以水木蓋泥封令十歲小兒執小青竹晝夜擊其甕一日卽雨

倦遊雜錄云取蜥蜴或蝎虎置於水甕皆可得雨又董仲舒本傳云祈雨則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注云如閉南門內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也

又有祀五龍法甲乙日擇東地建壇取土造青龍長史

齋三日詣龍所汲水設香茗不用樂不用巫長史日再至虔禱云

行香捻香

古人求神於陰陽無所謂後世之香郊特性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奠然後燔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註云臭氣也灌地降神以秬黍合鬱金香爲之謂之鬯鬯旣成和鬱金之汁先求諸陰而灌以圭璋取玉氣也棠按此卽今人灑酒於地之義也蕭音蒿炳燒也取此蒿及牲之脂骨合黍

知新錄

卷八

五

稷燒之使其氣達於牆屋間羶薌卽馨香棠按此薌卽黍稷蒿與牲之脂骨之香非後世之所謂香也宋濂曰今用薰香代之爲簡又洪武十七年詔朔望日郡縣官以下詣學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須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是宋時已捻香矣今日行香是行時香在手者捻香是取香捻入於爐內焚之皆去古遠矣蓋古人之祭各有所向虞人尙氣殷人尙聲周人尙臭臭卽氣也氣有陰陽用秬黍和鬱金香爲鬯酒酒灌地是以臭而達於陰求神於陰也用香蒿及脂骨與黍稷燒使其氣達於牆屋是以臭

而達於陽求神於陽也今以焚香為敬不復知求於陰陽之義矣

解土

周之季世信鬼脩祀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今世治房宅工畢必祀神名曰謝土漢時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王充論衡云夫土地猶人之體也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着人身也蚤虱食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虱有欲解人之心人安能知之乎夫

知新錄

卷八

中

人不知蚤虱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雖屬戲談亦至當不易之理

擬水

三國志注魏書曰甲午春祠魏武令曰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為敬未聞擬水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接近世祭祀盥手皆是擬水而不盥不及魏武遠矣擬水二字新

焚紙錢

焚紙錢之說唐王璵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輿乃用為禳祓則是喪

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矣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峰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無非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廳百記云世既是安人死而為鬼其安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沉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殺列冥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安塞安也蓋嘗原其本初

知新錄

卷八

五

恐瘞錢為死者之禍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沿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峰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最為通議

紙馬

古者祭祀用牲幣秦俗牲用馬淫祀浸繁始用馬馬唐玄宗賣於鬼神王璵以楮為幣今俗用紙馬以祀鬼神雖因王璵亦前世馬馬之遺意也

神道設教

今世塑神像及齋醮等事皆謂之神道設教狂惑之人竟以河圖洛書皆謂以人力爲之而假託神明以爲幻化之術是以後世矯誣誕誕無所不至殊不知此四字本之周易曰觀之象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颙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程子曰不薦謂不使誠意散也天道至誠故曰神道天之運四時無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體天之神道以設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矣棠攷後世將此四字錯會意了不求於至誠而求於空虛不求本身之德而求於土木之神主深可爲太息也

土木論

柳柳州曰有之而恥言者子羽是也無之而不言者土木是也今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舉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間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綬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王棠曰今世庸夫不知致力於民而喜致力於神往

往捧土揭木以爲象而置之廊廟之上蒙以綬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夫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嗚呼非事土木之人則事土木之神和光同塵滔滔皆是而獨切切焉鯁鯁焉與不知之徒矯語聖人之道其不遭詬厲者鮮矣安免其不唾棄哉

倪岳會正祀典

釋迦 老子 紫微 九天應元

王靈官 文昌 張天師 東嶽 真武 魁罡 城隍

明給事張九功題會正祀典事奉旨禮部會官詳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生民應否祭祀明

知新錄

卷八

七

白來說倪岳上疏云釋迦牟尼文佛與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明帝時其法入中國其曰三世佛以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並其真身而三也實一身耳歷世皆事佛梁最甚而得禍最酷道家以老子爲師所謂三清者做釋氏之身而爲之尤爲謬朱子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蓋以釋氏失而又失者也况莊生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實無所據宋徽宗傾心崇奉道教可謂至矣卒之身陷北庭雖歷代尊崇不合祀典

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按象緯為萬星所宗正統初
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帝象臣按古大
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南郊大祀
內壇已有合祭之禮今為像於祀典無據宜罷免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按傳記有陰氣凝聚陽氣在
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
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誤此乃道家所言又以六月二十
四日為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遣官致祭今考南郊合
祭已有報德之舉定於六月於義何取像設名稱並皆
罷免

知新錄

卷八

木

梓潼帝君宋僖宗封濟順王咸平中封英顯王景泰五
年勅賜文昌宮以二月三日為誕辰今議得道家謂梓
潼為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宜廟食於蜀京師不合祀至
於文昌星與梓潼無干合而為一誠由傳會天下文昌
宮宜折毀

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按張道陵字輔漢光
武時生於吳以符治病白日上昇唐贈大師中和四年
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時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
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
號按宋朝邵伯溫聞見錄云張魯祖陵造作符書授其

道者出米五斗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位相付
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
不能制就封魯漢寧太守此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
天師天寶時詔稱漢天師生辰正月十五子孫宜祀於
其家在京祭祀乞罷之

大小青龍之神按明道為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青龍
如蜥蜴人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大小青
龍之神非龍也乃蛇也宜罷免

東嶽太山之神以三月二十八為萬壽聖節按太山在
魯已有常祭南郊亦合祭萬壽聖節合罷免

知新錄

卷八

木

北極佑聖真君按傳記真武神也真武即玄武避諱為
真位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形似之故
作龜蛇於下靖康加號助順曰佑順助聖真武靈應真
君圖記言靖樂王太子也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
道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白曰昇天上帝命鎮北方
披頭跣足統攝玄武之位此道家荒誕國朝太祖太宗
以有陰佑皆為立廟後靡費浩煩宜為裁革

崇應真君姓薛氏諱堅西蜀人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
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而玉樞火符天
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薛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杭

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觀封薛真人爲崇恩真君靈官爲隆恩真君此皆宋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無可考信但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袍服祭告之禮宜罷免

金闕上帝玉闕上帝按福州閩縣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卽金闕玉闕二真人也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考國朝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遇疾弗豫百藥罔效禱之輒應於是大新廟宇加號真君廟額名洪

靈濟宮成化時加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

仁惠弘靖上帝按維皇上帝主宰於天兄弟稱帝僭擬可知有功於閩閩宜祭更祈革帝號省繁費又國朝封其父真人爲真君後又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母又加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玉闕妃皆封元君總因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崇至於如此今按神之父徐溫乃五代時謨國專權殺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城隍之神按易坎卦有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國朝以五月十一日爲誕辰夫城隍本非人鬼安得有誕辰

謬妄極矣至於南郊祀壇已有合祭之文煩瀆之禮亦宜罷去

崇按以上祀典嘗謂不得大儒爲之釐正惑亂民心莫可收拾偶讀皇明經濟錄見倪岳於祀典一疏逐事詳其本末有關世道誠非淺鮮故爲節略書之使當世曉然明白不致以瞽奪瞽亦正人心之一端也

壽星

通典曰周立壽星祠在下社四時奉焉禮記月令八月命有司秋分享壽星於南郊唐玄宗勅有司置壽星壇祭老人星及角亢十宿則壽星之祀在古所不廢也

女神

山川之主皆以婦人爲神約略記之不一而足大約以乾爲父坤爲母坤地道故其神爲女人像如漢書郊祀歌有媪神之文是也此不足異異在注爲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羣然相信而不之悟也楚詞有湘君湘夫人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以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或曰堯之女也禹廟會稽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河伯水神夫人姓馮名夷巫山神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爲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雒水宓

妃陳思王之寄與也而如淳以為伏羲之女漢書音義 廬山啟母天問之禠說也今少室有阿姨神謂為啟母之妹武后封為玉京太后金闕夫人神溪小姑為蔣子文第三妹并州茹女為子推之妹一見揚州之碑一見李誼之詩汾陰后土祠為婦人像武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像就祠中配焉竄亂甚矣太山之頂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人以為太山之女也不知何所考據而元劉遵魯漢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又黃河有娘娘廟各路有夫人廟高禰有夫人神稽之於古更僕難書矣

知新錄

卷八

三

文昌

天官書斗魁載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錄古人言文事必用文昌棠按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陣圖文昌不獨文人當祀武人亦當祀也後人以梓潼之神姓張名亞字霧夫亦名文昌帝君亦言文亦言武然取義不本於文昌星所謂文者因化書中有天帝命張掌天曹桂籍桂籍者月中攀桂為得第之象非因文昌取義也所謂武者張戰没人為立廟又唐玄僖二宗入蜀梓潼之神擁護

宋時復顯靈異於是武人爭祀亦非因文昌宮內有上將次將之星而取義也然則何以謂之文昌也曰梓潼之神九十七化其功蹟自周至宋皆見於扶鸞所書乩詩皆七言律其封爵並誥語有文昌等字其序則曰淳熙其續序則曰紹熙乃李姓所作亦天曹中人亦皆乩語事似不根語亦有不可盡信者然錄善懲惡足以勸化愚頑而為仙為佛為文昌等語皆可存而不論也

梓潼帝君

梓潼帝君蜀劍州人姓張諱亞又諱善勳一云亞字霧夫仕晉戰歿為神人為立廟唐玄僖二宗入蜀神為擁護

知新錄

卷八

三

宋後復顯靈異其墓在隆慶府有梓潼水來朝宋淳熙時人扶鸞帝君下降自書九十七化帝君自為之序其續序乃與帝君同聯天府之李姓者所作乃紹熙間降乩語帝君詩一化一首凡七律九十七首皆述自周至宋時事其事邈茫其理難測至於六十三化之前躬為七曲張王又歷世皆以忠盡命血食於蜀又言遇老子授丹自後五通俱足又云老子言西方之教法將盛行當來中國爾宜信之云云夫以梓潼為文明之主自以儒道設教乃或言仙或言佛何哉二十化之間陰德已多上帝賜為君山主宰治洞庭何以二十化之中一

動測忍之心又墮凡胎也三十化上帝以爲雷山大仙
三十一化爲蜀北門山主又屢世陰德不宜六十四化
復爲高祖之子如意母子罹禍此皆不可解者七十三
化掌桂籍八十一化護衛唐僖宗入蜀封爲濟順王八
十三化證佛果號安樂不動地遊戲三昧定慧王菩薩
釋迦梵証如來何以八十八化又爲張浚也張浚富平
之敗豈爲菩薩爲如來者不能先知之乎八十九化帝
君奉玉音加秩有曰文昌者教化之本原又曰惟文昌
司祿主職貢舉真君張某九十餘化之行藏編諸冊書
又曰恢龍漢之圖書闡鸞臺之典則特加金闕昊天太
知新錄 卷八

知新錄

卷八

青

更異豈天位亦有相傳耶不然何以云十九也誥辭有
文昌等字又所居之宮在紫微垣文昌宮故世亦謂之
文昌帝君也其化書宋末時始因乩語流傳是以疑信
互半至於誥語言上相言大師言都督府言真人言真
君言先生言慈尊言天帝言教主言菩薩言如來叢雜
之甚不審後世恬然不以爲異相與尊之奉之又崇而
篤信之然其所傳感應篇陰騭文戒士子文惜字紙文
皆有關於世教宜其爲人尊奉不替也

張仙

世人皆言張仙能令人得子嗣按張仙卽梓潼帝文昌

知新錄

卷八

青

九十七化中亦言其事蜀北郭張生本張宿萋胎產於
張氏在蜀持彈古男子生懸弧矢又祀高禩禮於所御
者帶以弓鞬引衣也皆生子之兆授以弓矢眉山蘇氏以玉環易
彈因生軾轍後世求子者爭禱而祀之櫟園書影云四
川邛州北崇真觀後有挾仙樓昔有仙人張遠霄往來
於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爲擊散之此其故居也世
傳張仙乃遠霄也棠謂皆屬無根之語存而不論可也

乩

按乩與稽通古作乩宋祁言蘇頌頌云有乩虞氏初不
識乩字後得楊備古尚書釋文乃知稽古作乩開元以

楷易古文便將乩易稽矣方氏通雅曰乩當是叶說文引洪範七叶疑稗海註乩必定反是又以乩為叶矣筆談載通典西戎用芋卜謂跋蕉卜師曰廝乩是以草卜而稽疑也是乩者即稽意也非如今之所謂乩也後世之以乩傳者所託多上真名氏語多凡鄙間有絕佳者其術幻妄矣然而非幻也凡上知不墮趣下知不及趣有悟而未徹有煉而未就及用弘取精之士皆依焉沉淪而偶現逍遙而條聚皆實際事也第其所言人間味來休咎半驗半不驗何也人非上智安能預識未來而乃責之才鬼難矣

天翁名姓

諾臯記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卒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棠按世祀太山神俗稱能掌生死故此傳會言之文昌化書有上天開化十九年之說則天亦有傳代之事可為噴飯

無怪乎張劉之說紛紛也道藏云曰姓張名表字長史月姓文名申字子光天翁姓劉又姓張皆不經之語

太一

史記天官書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為太一常居周禮註昊上帝又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此太一之

知新錄

卷八

考

祠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河圖之數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鄭玄註曰央從橫十五故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地神疑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後漢黃香作九宮賦南齊書高帝紀按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

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爲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爲天內以制荊州之野三爲天衝其應在青四爲天輔其應在徐五爲天禽其應在豫六爲天心七爲天柱八爲天任九爲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揚在兗天衝者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肯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肯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此謂以九宮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漢立太一祠卽甘泉泰畤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事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

知新錄

卷八

末

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玉皇大帝

古人言天言帝總之一天也舜類於上帝湯用玄牡告於上帝武王告於皇天后土其意一也初無所謂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報祭曰類禡其告神明之事備矣亦未言及五帝也其說僅見於周禮曰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揚復曰天帝一也以氣之所立言則隨時隨方而

立言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一天也鄭玄分爲六天又以北辰爲昊天上帝五帝卽大微宮五帝座星所謂靈威仰赤熒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是也繆安不經王肅以爲五人帝者則曰六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亦非所指蓋天猶性帝猶心五帝則心之仁義禮智信隨感而應者也或問朱子曰帝卽天天卽帝何也曰爲壇而祭謂之天祭於明堂故謂之帝祭天壇則不屋明堂則屋而不壇以形體稱之則曰天以主宰稱之則曰帝漢儒不諳此義旣曰昊天上帝又曰天

知新錄

卷八

末

皇大帝又有太乙感生帝唐宋諸帝竇神安祀而方士因塑上帝像各立名目或曰金闕或曰玉皇以皇而加之玉以闕而加之金世俗之所重而尊崇於帝天之上後世因循不克挽正不知尊之者適所以褻之也此皆出乎禮之外者也明初只祀昊天上帝餘一切革去未幾卽崇祀如前

岱嶽碧霞元君

馬端臨通考岱岳絕頂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泉源壅濁據此玉女是石像而池水不清矣宋真宗登封先營頓泉忽湧出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請浚治

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石卽成上與近臣臨觀復鑿石為龕而祭之據此玉女像是玉石而池水清矣李諤瑤池記謂黃帝建岱岳觀嘗遣七女子雲冠羽衣奉香火以迎西崑真人據此則岳神當是西崑真人矣碧霞元君無所考其為西崑真人無疑元君名為天孫織女星亦為天孫或卽織女耶李白遊岱岳詩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陔不知何據然玉女在唐已有而宋時益踵事增華耳

三官

三國志註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東方有張角漢中知新錄 卷八 有張脩脩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按道家三官之神本於此

壯繆事跡雜記

關羽字長生改字雲長當時有范長生亦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年一百三十歲豈關壯繆先字長生後因同范而改耶

關公祖石磐父道遠並公三世皆述春秋奇甚然無徵不可信 國朝張大本有墓銘言其事

關公生辰四戊午張飛四癸亥攷之史年月日皆不能合按漢靈帝光和元年為戊午四月庚戌朔則戊午乃四月初九日也六月己酉朔則戊午乃六月初十日也次年己未閏正月其五月節不可留至六月明甚則是光和元年有戊午月無戊午日矣

關侯墓有三一在四川成都府城南萬里橋乃昭烈招魂葬衣冠處一在湖廣當陽縣城西北五里章鄉卽遇害處孫權所葬一在河南洛陽縣城東南十五里孫權送首於洛曹操所葬

陳光大中智顛禪師至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知新錄 卷八 與神遇云願捨此地為僧房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

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繞前劈巨嶺下湮澄潭壞材叢仆周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

僧智者傳云僧名智顛陳光大中自天台歸渚宮望當陽見山上有紫雲念彼當有勝地入山山林幽深可以卓錫卽止焉夜半山空月明見二神人接武而前師問曰長者為誰少者為誰答曰吾是漢前將軍關雲長也此吾子三郎也曰何所為來曰吾鎮荊州父子忠義之氣死而不散憑依此山師曰道人欲於此卜築以奉佛侯曰善哉願捨此作道場言訖不見遂立侯祠此佛家

以關公作迦藍之始

湧幢小品云宋崇寧中崔尤作崇解州鹽池水溢道士張靜虛攝關侯之神治之池鹽如故而關侯見形於禁廷於是加封拓祠按崇寧爲宋徽宗年號徽宗好道封關公爲崇寧真君此道家立趙溫關馬之始

梵語云伽藍摩此云衆園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故昔人謂寺爲伽藍楊銜之有洛陽伽藍記皆紀寺也自玉泉點化之說出以侯入伽藍可笑之甚又馬趙溫關馬馬是馬伏波趙溫生於何時著何功德而與壯繆爲四帥不知未有壯繆時馬趙

知新錄

卷八

三

溫止三帥何以作上帝儀衛也壯繆以一人而釋氏入之伽藍道家列之四帥壯繆將在釋家坐乎抑同三帥立乎或坐或立議論紛紛可嘆世人愚昧不覺也周軍金陵瑣事云明太祖既定天下建廟雞鳴山以事諸神獨遺關侯夜夢一巨人面赤長髯手握刀謁陛前曰臣某某也陛下建廟何獨遺臣上曰卿於國家無功神曰陛下戰鄱陽湖時臣統陰兵千萬相助何謂無功上遂建侯廟又特賜英靈坊以表之

帝京景物略云成祖征木雅失禮至幹難河擊敗阿魯台軍前每見沙濛霧靄中有神前驅其中袍刀仗貌色

乃關公也獨所跨馬白先是一居民蓄白馬傳車駕北發日馬晨立庭中不動不食脯時則喘汗定乃食回蹕事聞乃勅崇祀

崇禎紀略云宮中每年冬底上書符召仙或召將以來歲事叩之無不應者至是年召之不至良久玄帝下臨乩云天將皆以降生人間無可應召上再拜叩問降生意欲何爲尙有未降者否乩答曰惟漢壽亭侯受明厚恩不肯降生餘無在者書畢再叩不應矣棠按此事與續夷堅志載唐素咸淳十年度宗大慚素伏壇太乙宮神遊天門張真君言上帝勅命不許受宋國章奏事同

知新錄

卷八

三

一荒誕然紀略既具其說故備載之宋司馬知白關侯印記紹興中洞庭漁者獲印競以爲金報於官納長沙庫中時有光焰吏不敢安移文荆門送還公廟淳熙四年將獻於東宮是夕印留方丈光發於函輝燭楹庶亦異矣哉寺有仁宗皇帝所錫龍角二物與此印同藏名山永爲鎮寶焉余與元菴爲方外遊悉所經見故得而詳之時大宋淳熙五年三月宋洪邁漢壽亭侯辨荆門玉泉關廟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歸廟中又復州寶相院以建炎二年

於土中得一印其環並背俱有文曰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又邵州守黃沃叔啟復買一鈕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地名不應去漢字問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五年受印亦不應在二十年云

程敏政云漢壽縣名在犍為漢壽封邑亭侯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今去漢而以壽亭為封邑誤矣

來集之云考漢壽凡有三處四川葭萌縣先主改為漢壽此在建安二十五年後非關所封必矣湖廣武陵縣

實漢義郡之索縣後漢之臨沅縣順帝改為漢壽至晉仍之漢地理志晉地理志皆名漢壽而晉潘京武陵漢壽人也三國吳潘濬武陵漢壽人此則順帝所改建安五年去之未遠或即此乎名勝志載荆州有漢壽城又云古荆州刺史治有漢壽亭即曹操表封關處此為近之

程敏政諡壯繆辨後主三年九月追諡關羽為壯繆侯三國志云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功德蓋世蔣琬費禕亦見諡至是關張馬超龐統黃忠趙雲皆得追諡時論以為榮子按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

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為繆宋岳飛諡武穆意與此同今乃以為惡諡如諡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豈理也哉若果為惡諡則史不應云追諡之典時論以為榮也

考諡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穆古本作謬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文皆通

開皇一顯於玉泉之刹又垂五百年而為崇寧再顯於蚩尤之戰自是而又垂五百年公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為一心而趣公其卹捍之靈

與供奉之虔略相等蓋上而后王君公下而紅女嬰孺近而都掖遠而魑結侏儻之鄉無有不心儀公者今不稱王稱帝定之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曰將軍侯者何昭烈所命也高皇帝所著令申也 文見漢五志

宋時江南諸郡無侯廟止吳郡子城有一關廟而各郡立廟之盛則自破倭顯靈始

徐階云昔韓昌黎推尊孔子以為徧天下惟社稷與孔子為然按史侯葬於漢建安二十四年至於今千四百歲矣褒贈之典代以益崇而廟祀亦徧天下與孔子等何其盛也

關帝贊三分天下直道而行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
亂臣賊子懼殺身以成仁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
地之間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君臣也兄弟也朋友
之交也充類至義之盡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是以聲
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舊作
棠按壯繆事跡有可信者有不可盡信者世人推崇無
與爲比故備述其由來俾論古者可攷焉

關公追封

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侯爲忠惠公又封崇寧真君大
觀二年加封爲武安王宣和五年加封爲義勇武安王

宋高宗建炎二年加封爲壯繆義勇王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封爲英濟王勅曰生立大節與
天地以並傳沒爲明神亘古今而不朽荆門軍當陽縣
顯烈神壯繆義勇武安王名著史冊功存生民一方所
依千古如在凡有禱於水旱雨暘之際若或見於蒼蒿
悽愴之間英烈言言可畏而仰廟貌奕奕雖遠益新爰
啟王封仍加美號豈特顯爾神威德之盛亦以慰此邦
父老之情尙祈靈聰服我休顯可特封壯繆義勇武安
英濟王

元文宗天曆元年加封爲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

洪武元年復侯原封漢壽亭侯卓識定謨猶孔子之去
王爵稱先師皆千古不朽之論

明世宗嘉靖十年復侯原封漢前將軍假節鉞

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差太監李恩捧九旒珍珠冠龍
袍玉帶金牌上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

關聖帝君十有六字齋至正陽門關廟建醮三日頒知

天下劉道開曰是時各刻黃紙一張余時十四得見其

金文自封侯之外並封夫人爲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后

長子平爲竭忠王次子興爲顯忠王將軍周倉爲威靈

忠勇公賜左丞相一員宋丞相陸秀夫右丞相一員朱

將軍張世傑其道壇朗靈上將三界馘魔元帥以宋忠

臣鄂王岳飛代其釋教伽藍崇寧護國真君以唐忠臣

鄂公尉遲恭代優人搬演不許仍扮關帝以恣褻竇違

者地方官治罪劉若愚燕史云神廟時掌道經廠太監

林朝最有寵關侯封帝號乃朝所請也加封帝號建醮

文曰切念朕躬奉天御世尊爲億兆之君法祖保邦位

稱神人之主精勤圖治默賴神庥凡有護國之靈悉證

尊崇之祀恭惟明神生前忠義振萬古之綱常身後威

靈保歷朝之泰運除邪輔正聖德神功保國康民福幽

利顯既贊乾元之化宜崇帝號之封所傳經懺足以師

世法人用發誠心頒賜帑金印造特命全真道士周宏
 真等齋請前去安供名山鎮定方隅肅清中外以今萬
 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加封三界伏魔大帝之號自
 今伊始永安帝位不在將班鑒觀萬天巡遊三界悉清
 人鬼之妖全消未萌之患方方闡教處處開壇永昭定
 亂之神功安享帝君之尊奉其道壇即靈上將三界敵
 魔元帥以宋忠臣鄂王岳飛代其釋教伽藍崇寧護國
 真君以唐忠臣鄂公尉遲恭代其護國家永垂宏佑是
 故特命全真道眾啟建祈天慶賀醮典三晝夜藉此經
 懺之功祈釋民物之厄清時豐歲佑國寧邦伏願位鎮
 知新錄 卷八
 丹天暗助皇圖之景運威加海內殄除庶域之妖氛庶
 使萬靈振伏三界肅清朝野晏安海宇樂昇平之化邊
 陲鎮靜四方無干擾之虞凡茲歲月悉荷神功
 明熹宗天啟四年太常寺少卿盧大中題請萬曆封天
 尊帝君神號出自特封未經知會臣等故臣等無由奉
 行今廟貌儼然帝像而稱謂尚屬侯封用是題請奉旨
 稱號着遵皇祖
 本朝順治九年題准三界伏魔神威遠鎮天尊勅封忠
 義神武關聖大帝順治十六年僧道忞歸山 世祖章
 皇帝命巧匠以旃檀香雕關侯勒馬聽風像被以金甲

飾以珠寶三年始成賜忞作山川之鎮

知新錄 卷八終
 燕在閣知新錄卷八終
 姪日甲 孫 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九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新安汪 薇棣園

梅莊吳 菘綺園

槐陽程休徵根洺

江都高 侃侃若 參校

泗州大聖

劉元城先生杜門屏迹不妄交遊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為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棠按宋孫奕季昭示兒編云泗州大聖傳和尚何國人也

隋書西域傳有何國

神舟

徽郡春初必賽神為舟以送瘟或曰瘟神即張許二公事屬荒誕黃黃生有神船八章錄出以示羣迷其詩曰刻木為舟束帛為人首尾象龍綵繪如真 彼何神斯曰唐張許以身殉國廟食千古 二公有言死為厲鬼誓殲羣醜以報天子 末俗傳譌謂神司瘟於以像之虎眉生噴於以舟之陸海揚塵 伐鼓鳴金揚徽樹幟有其舉之無敢或廢廢則召災疫癘斯至 惟神正直妖孽曷與就人求食邪祟或憑 神道茫茫愚俗蚩蚩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書之章

舉國若狂誰與正之 我時往觀猶然齒粲是用作歌以詠妖誕見一木堂四言詩

七姑

俗正月十四日請七姑以笊簾為人稱之則重又有笊姑竹姑葦姑鍼姑魏文帝美人薛妃善鍼翦故祀以下巧又正月十五日請紫姑姓何字麗卿為人妾妻妬殺之於廁天帝命為廁神後人於廁中祀之東坡文集有子姑神傳又有三姑問答善吟詠即其人也又有戚姑相傳戚夫人是也按七姑定即戚姑之訛

金龍大王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金兵方熾神以威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饑損家貲飯餒人所全活甚眾元兵入臨安擄太后少主去義不臣元赴江歿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大明兵起神示夢當祐聖主時傳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元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為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事過洪天將暮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史曰若官人胡

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為此厲民為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史訴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自後屢著靈異不能盡悉

天主教

明萬曆中西洋人利瑪竇與其徒湯若望羅雅谷奉其所謂天主教以來中國其所事之像名曰耶穌手執一圓象問為何物則曰天天不能自成為天如萬有之不能自成為萬有必有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為萬有之初有其有無元而為萬有元超形與聲不落見聞乃從實

新編 卷九

三

無造成實有不需材料器具時日先造無量數天神無形之體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彙諸物以為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鱗介種植等類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襪以為人類之初祖天為有始天主為無始有始生無始故稱天主為大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靈魂造地獄以苦不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入地獄者哀悔於耶穌之前並祈耶穌之母以轉達於天主即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天堂天堂惟諸佛為魔鬼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穌為誰曰即天主問天主宰天地萬物者為何為下

生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禍延世世胤裔許躬自降生救贖於五千年中或造天神下告或托前知之口代傳降生在世事蹟預題其端載之國史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怡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利亞為天主之母童身尚猶未壞問耶穌生於何代何時曰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天主教門人李祖白者著天學傳槩謂初生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此外東西南北竝無人居考之史冊推以曆年在中國為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中國有人之始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

新編 卷九

三

裔自天徂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是以唐虞下迄三代聖賢垂訓往往呼天稱帝夫有所受之也豈偶然哉又謂天主耶穌謀反事露正法同盜釘死十字架上天地人物俱証其為天主天証如太陽當望而食地証全地皆震驚動萬國人証無數死者物証如石塊自破帷帳自裂等若望有圖像進呈可據甚荒誕不根載於揚長公先生不得已中先生持論甚正與若望極相水火其書亦翻清進呈然天主之教終不可得而廢也

鬼帝

唐孫光憲云僖宗朝有滑能蒸品甚高有一張小子年

十四來謁滑與之奕張隨手應之適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張曰不必前邁某非某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某滑驚愕奄然而逝昔顏回卜商為地下修文郎又李長吉為帝召撰樂府豈斯類邪所言天帝者非北極高皇大帝也按真誥北方有玄天黑帝又號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召某之命乃鄂宮帝君乎與真誥髣髴故竝及之然皆不足信也

神燈廟

姚江有神燈每歲春月初昏無風雨遠望火光數點起自大黃山東嶽廟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數十百點多

知新錄

卷九

五

至萬億燦然若繁星明滅聚散參差不定漸移而西至夜分隱隱向白山沒俗傳三月既望為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草木子云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衡山聖燈處皆聖燈時現益山之精英之氣發為光怪爾棠按聖燈即姚江神燈皆天地鬱蒸之氣吾歛靈山亦然

禁術

抱朴子曰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術者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校弓矢皆還自向賀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之物乃多作勁木白楮於是官軍以白楮擊賊善禁者果

不復行擊殺者萬計棠謂禁術其初造之時蓋深惡戎刃之與毒有害于人也其操術誠仁者也乃以資山賊是以謂之妖也妖賊不死於刃與毒而皆死于白楮善禁術者安所用乎天生此術往往愚民為之鼓惑結黨聚眾以亂鄉曲莫不抵於死亡可歎也夫

聖水

魏青龍三年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營衛帝室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于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今世妖民往往以聖水愚人其術相傳蓋自漢已然矣

識緯

凡識緯之書皆言將來之驗識者織也言其義織微也緯者經也緯有七緯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又錄書識云亡夏者桀蓋識書出于夏時周宣王之世有歷弧箕服之語即其識也而張衡以為起於哀平之世王莽攝政假稱符命以惑眾因而篡位光武誅莽復崇信而表章之最為光武之病光武每事俱以識定嫌疑桓譚曰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可不抑遠之哉帝後

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曰吾欲識决之譚然良久口臣不讀識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欲斬之良久乃解蓋光武未中興時其先有以赤伏符上者故帝篤信之夫異端邪說間有驗者豈足以取信哉劉歆信之公孫述作亂東都儒者傳而習焉乃有引之以釋九經者歐陽修請詔儒臣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卒不果行今若遵歐陽所言刪去讖緯亦絕邪歸正之道也

呪詛

呪詛本祝詛俗作呪詛詩大雅侯作侯祝作音詛祝音書訓怨謗也書無逸篇否則厥口詛祝是也周禮詛祝掌盟詛之祝號詩小雅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犬豕雞刺其血以詛盟孔氏曰詛小於盟鄭註大曰盟小曰詛是則誓於鬼神又非怨謗也左傳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是也左傳祝有益詛亦有損則呪與詛又分爲二一說祝爲吉祝詛爲惡祝故說文謂祝爲祭主贊辭而詩工祝致告禮祝以孝告亦與怨謗之義別蓋祝本有二解今世祝字作吉解呪字作惡解梵書譯音不譯義呪在印度曰佗羅尼譯漢語曰明曰呪曰真言皆是也唐貞觀中西城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大宗令人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傅奕曰此邪

法也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略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有所擊更不得蘇出隋唐嘉話宋陳仲微爲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過寺其徒支揭其事以爲寃旦暮呪詛莫省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其僧無疾而死出宋史本傳可知呪詛之說出於邪術夫邪豈能害正哉

何見鬼

嚴鎮有張孟鐸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人號爲張見鬼按主蜀時有何奎術數通神人號爲何見鬼唐時遂寧有馮見鬼似有所覩言事如神有林泳者謂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不信其術馮于是言林陰事林乃慚懼

靈姑

今世有婦人腹中作聲能知人吉凶俗謂之靈姑無知女婦皆信之此事之最不足據者按後唐明帝微時宿雁門逆旅逆旅媪方娠帝至不具食腹中兒語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於外因親奉庖爨且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媪遂言懼吾辱耳棠謂靈姑腹語即因娠子腹語之事而以誑愚人也

神樹

邠原避地遼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而繫錢者多因謂之神樹原悲其由已而成遂辨之王棠曰韓昌黎作木居士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可知凡事不可不慎之始也

金佛

霍去病過焉者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西方金人爲祭之主西方屬金今金佛是也漢明帝夢金人傳毅曰身毒有其道者號曰佛得無是乎於是遣使身毒圖其形此中國有佛之始

佛書入中國

佛書不自白馬載經始來中國其先周時已入中國人爲築高二臺故知秦之先已有其書隋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火是以湮滅劉向列仙傳云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漢哀帝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屠經明帝時傳毅對帝之言皆是佛書使自明帝時始來毅安能先知其旨故知漢時其書始廣而其教則自周秦已然矣

寺院

漢明帝以佛爲六卿之職故其廟曰寺與鴻臚等寺同院者與局院同明帝欲於東都門創白馬寺此寺院之

始也

觀世音

觀世音之先有佛名觀世音教觀世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卽授以佛名爲號楞嚴經又云世界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味知法六根妄想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獨觀世音從聞入者以受害之源在因動有聲也聞根返源則六塵皆解脫矣蓋六根中見鼻舌身知五根皆不能獲圓通惟有耳根從聞中入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一切苦是以觀世音之名徧十方界也

寺門四金剛

寺門金剛各執一物俗謂之風調雨順手執劍者風也執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執蛇者順也獨順字思之不得其解升菴藝林伐山云執蛇者蜃也蜃形似蛇而大與蚌蜃同物異音耳

彌勒佛像 三道寶階 佛足跡

宋釋法顯佛國記晉義熙十二年法顯方回長安云陀歷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兜術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丈足跌入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與供養

今現在然則今日之彌勒佛像乃匠工三上天而後模
得之者與他佛像不同又云天竺諸國嘗有佛遺跡
此亦欺世之談與蜀之五丁足跡華山西施足跡同一
荒唐也又云佛從天上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
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
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
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有
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
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予
謂佛以清淨為教金銀七寶則全是富貴習氣當不應

爾爾此皆釋氏欺人之言夫佛行住隨心何必有階何
必有級從天下地步步從階上行亦殊苦矣曰七寶曰
金曰銀者以世人嗜欲過盛故言此以聳動愚頑耳

佛經諸名義

六通 天眼通 天耳通 身通 他通 三明 解脫在心
阿闍黎 唐言執範能糾 五行即五乘 一人二天三聲
六度 一日施二日戒三日忍辱四 三幡 色一也
二諦 俗諦真諦忠孝 阿無 壽多羅 上三正貌
菩提 猶云無上正等正覺也 註 波羅蜜
多到彼 曇摩也 迦羅時 達摩法 南無 歸命信

佛覺 菩提覺 菩提薩 生也 阿羅漢 離諸
勒慈氏 維摩詰 淨名 婆羅門 梵志 解支 獨覺
比丘 乞士上乞法 禪那 靜慮 般若 慧
瑜伽 相應 般 湼 出也 槃 煩惱 宰堵坡 塔
亦云閣維 焚燒 僧伽藍 眾園 娑婆 堪忍 羯磨 法
齋 一不殺 二不偷 三不淫 四不妄語 五不
飲酒 六不坐高床 七不着花鬘 不用香
油塗身 薰衣 八不自歌舞 不往
聽不遇中食 此八戒名為八關齋 五辛 葱 蒜
五胡 安或云雲臺或 袈裟衣 離染服 出世服 袈
塵衣 消瘦衣 割煩惱 健椎 凡有一個銅鐵名者皆
蓮華服 問色服 雞園 大衆出 梵言吃菓多
拘局不得 蘭若 處 雞園 大衆出 梵言吃菓多
自在也 唐言賤人 鹿園 在羅茶 雁堂 為佛作堂 鷲嶺 佛
居 祇洹 林樹名苑 奈苑 香城 香界 花界
蓮宮 香阜 寺 香宇 上 金界 金地 福界 皆佛
仁祠 後漢 須彌山有青鴛伽藍 楞伽 此云不可往
佛國也 沙彌 慈悲之地也 六塵 色聲香 一切
佛皆有 三身 一者法身 謂圓心所證 二者報身 謂萬善
所感 三者化身 謂隨緣所現 今釋迦牟尼佛者 法身久
證 報身久成 今之出現 蓋化身耳 妙記 頭陀 卽杜多猶

人談以杜
多為頭陀

三昧即正定亦云正受圭峰云不受諸受名為正受遠
法師云夫稱三昧者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
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

徹和南和南即中華之拜也僧家謂
而準化中非僧亦用和南

道家貞一儒家致一釋家三昧言一即有二遂至於三

言三即昧在其間

四諦苦集滅道是也若生老病死集骨肉
財帛滅滅壞道修行經云見苦斷

集因滅脩道

聘六通之神驥乘五行之安車

知新錄 卷九

三緣第一為了自己輪回生死二為紹隆三寶三為六

道四生皆令解脫

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

四觀觀生如石女之懷兒觀住如陽焰之翻浪觀異同

浮雲之萬變觀死猶狂花之謝空

四大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

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

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精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

身當在何處聞覺

七聖財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護於口甚於猛火猛

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

七聖財七聖財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

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財報恩

慈雲欲卷慧日將昏

維摩經以不思議為宗金剛經以無住為宗華嚴經以

法戒為宗涅槃經以佛性為宗

千千重數故曰三千千過復千故曰大千

心燈夜炳意蕊晨飛

早起諸天食日中三世佛食日西畜生食日暮鬼神食

佛制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食

知新錄 卷九

開熙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為千載之異物為賊劫分

與其妻當時手持節節墮落微戒

陳思王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道淡

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歛襟祇敬有終焉之志

即效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靈所造異

齊僧辯能作梵契等音義云契之一字猶言一節一科

也

四姓 刹帝利王種婆羅門高而毗舍此土首陀卑下

竺儂貫休詩夜雨山草濕爽籟雜枯木閑吟竺儂偈清

絕過於玉

雞園寺也昔有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其焚或云卽雞頭摩寺

須達長者施園祇隨太子施樹爲佛說法之處又云布黃金卽祇陀太子園建精舍爲佛居之處

諸大乘經爲滿字無欠少之義小乘諸教悉爲半字義未圓故云半字涅槃經

瑜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工雀離之起浮圖四天扶其夜力 乾陀國都城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所謂雀離佛國也

舍利卽骨身有三種骨舍利色白髮舍利色黑肉舍利知新錄卷九

色赤菩薩羅漢亦言三種若是佛舍利推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推擊卽破矣

如來

多陀阿伽陀翻爲如來金剛經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爲如來此以法身釋又第一義名如正覺名來此以報身釋成實論云乘如實道成正覺故名如來此以應身釋道院集要云本覺爲如今覺爲來故曰如來佛書雜說云如者來之體來者如之用

釋迦牟尼

卽能仁寂默也能仁是姓寂默是字姓從慈悲利物字

取智慧冥理利物故不住涅槃冥理故不住生死菩薩卽菩提薩埵也經疏釋菩提名佛道薩埵名成衆生天台解云用諸佛道成就衆生故名菩薩也

釋

僧家不用姓而稱釋起於衛道安以爲師之本莫過釋迦乃以釋命氏

北宗南宗

神秀師事五祖弘忍弘忍浚器異之謂其懸解圓照張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威德巍巍大

之器也初神秀有同學慧能者其行業相孚住韶州

果寺神秀作書邀之能以南中有緣竟不渡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有問六祖

頓漸二義六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祖滅後二十

年間曹谿頓旨沉廢於荆吳高僧新舉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京南能頓宗北秀漸教

金地藏

金地藏能詩喜時人紀事云新羅國王子也至德初落髮抗悔隱于九華山今世所稱地藏王菩薩是也

塑佛

劉元字秉元善塑佛像元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凡兩都名利有塑土範金搏換為佛出元之手天下無與比所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像也搏換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

佛經乃文人所作

昔去蕪在日嘗言及楞嚴曰此房宰相所作非真佛語也近觀分甘餘話云前輩常云諸佛經多出六朝唐人武士之筆觀唐貞觀中令玄奘法師譯諸經有釋經之士又諡有不穩當處隨即改正則所云出文士之筆信然

知新錄

卷九

然棠謂西域之有佛經如中國之有六經而梵音與華之語音則異故佛經必翻譯而後成今文使六經傳布外國外國亦必翻譯而後得其解義稍模糊則失旨意然則今之經文為文士翻譯其為失其旨意者多矣宋天聖八年中散大夫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權判吏部流內銓上護軍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實食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首楞嚴經疏序云般刺譯其義房相筆其文而長水沙門子璿釋此經十門分別於八傳譯時年下云大唐神龍元年中天竺沙門般刺蜜諦於廣州制止道場譯先是三藏將梵本泥海

達廣州制止寺遇宰相房融知南詮聞有此經遂請對譯房融筆受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釋語則是今之楞嚴出於彌伽釋迦之釋語而房融秉筆而書之者也夫字三寫而全失其形安知房融之筆能合彌迦之意而彌迦之語又能一一盡如佛語乎日讀分甘餘話書此以為文人捉筆之一証

袈裟

袈裟梵音迦羅沙曳云不正色也字本作袈裟又為髦筆又為迦沙西域記云覆腋衣竺道祖云魏時作此衣綴於左邊祇支上今所謂七條衣是也又七條曰鬱多

知新錄

卷九

羅用三種極壞之色青也黑也木蘭也青是銅青色黑是雜泥色木蘭即樹皮色皆不正之色也葛洪撰字苑改為袈裟正韻引內典以毛為之正字通謂釋氏戒殺必不緝毛為衣况僧服離塵衣無垢衣毛則不能無垢塵也不達物理互相承譌第謂西域極寒之地僧服毛衣不得謂之犯殺戒况佛可以白牛糞泥壁可以酪充腸有垢無垢豈在毛上字書引証緣由未為不是則天朝僧法朗等賜紫袈裟僧之賜紫自天后始然與袈裟命名之意遠矣李群玉惱僧自證詩云常聞天女會玉指散天花莫道春風裏紅芳點袈裟古夫于亭雜錄云

架字從木作去聲必有依據

藝林伐山云袈裟一名水田衣又名稻畦被王維詩吃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又王少伯詩云手中花氎靜香被稻畦成一名無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去穢衣一名無塵衣一名逍遙服

傳衣

曹溪今有金縷僧伽梨衣似今羊絨褐衣而間以金縷有云是釋迦佛所遺有云是達磨所遺有言是武則天所賜郭青螺云考達磨傳法慧可命之曰我傳汝法竝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為法信惟恐後世不信其師承

新錄 卷九

汝宜持此為驗以宗其定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

後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弘忍曰受命之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毋傳衣鉢於是竟止不傳慧能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衣鉢就內瞻禮代宗即位夢尊者請還衣鉢即詔使臣持還曹溪傳衣之始未如此達磨長逝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賫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質本堅如周之石鼓秦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之生如孔之檜子貢之栢漢之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

舉肅宗之取唐宮不能留寶鉢之碎魏莊渠不能竝碎其衣故今宇內千年之物獨此衣存棠謂佛法之傳在法不在衣紛紛議論皆在衣不在法以指指月月不在指上指上覓根由終是鑿舟求劍也

佛號

瞿仙原始祕書曰胡稱佛為牟尼者謂德同仲尼也喪門曰比丘者謂德同孔丘也女喪門曰比丘尼者謂德同孔丘仲尼也李止園云西域人言西方有佛三尊一為仲尼一為金佛一為活佛若然則佛國亦重孔聖人耶

新錄 卷本

月齋十齋日

唐武德元年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竝斷屠十齋日一八四五八三四八九十是也釋家謂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月五月九月照南瞻部州故唐朝此三月不行刑不上官不屠宰後代皆循其教妄誕可笑

僧尼

漢時陽城侯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劉俊之女及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念珠

數珠梵語鉢塞莫梁也瓦釜漫記念珠乙百零八粒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準一歲之義

數珠有一百零八者棠謂楞嚴有佛說神咒令人誦二百零八徧注云誦咒百八表滅百八煩惱也然則百八之數亦表滅百八煩惱之意

清異錄云和尚市語以念珠為百八九表休見人執念珠則喜曰手中把諸佛審子未見有墮三塗者也

永隆雨

明太祖最不喜僧常將僧皆埋於土僅留首在土外命曰錘頭會有一僧錘一首復生一首如是數十次太祖知新錄

卷九

始已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者帝怒命皆戮之吳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帝允之永隆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語陛下遇早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異香逼人羣鶴舞於龕頂太祖乃宥三千人時大旱以所遺香禱雨即應上曰此真永隆雨也製詩美之查明高祖時高僧叠見奇異之事頗多蓋由高祖不信佛法故佛教亦作仙家伎儉伎倆也

沙門

其先本喪門謂僧死其徒守塚門而居也晉時惡喪字

改曰桑門梁以沙為僧家塔塚又曰沙門

塔影

塔影僧家以為神異梁武帝疑之乃置一木於地環以小房皆用窓眼試之其木影果倒懸於房內方知天光倒射之影非靈異也輟耕錄云平江虎丘閣版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其下耳此因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想西角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挂有塔影長五丈許倒懸於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常有或時見之焉又不可曉也西陽雜俎云揚州東塔影忽倒沈存中謂大抵塔有影必倒福州萬壽塔狀都正法塔蜀州天目塔影皆倒或在天窓或在廊廡而影正數尺亦難以理推也金陵瑣事云牛首山禪堂右傍門隙內塔影倒置射紙上暗皆有呂涇野太史辨其塔尖自門孔中透入故有影未知是否又邢有都邢太史乙鳳公之猶子有風悟登姚允吉樓望見長干浮圖曰此影可射而入也遂為閉窓戶止留一指頂大隙斜對日光處塔影宛然入矣棠謂此理終難窺測如吾所居之地名曰巖鎮有南山社樹極大故老云其影落

於休寧某氏之樓相隔四十里此更不可解也

剃頭書

投簪落髮出世舟航又曰落髮除煩惱又類要云覆以
慚愧之衣落其煩惱之髮然則髮為人煩惱之根耶或
曰素問謂為腎之華在髮王冰註腎主髓腦者髓之
海髮者腦之華腦減則髮素木子云血之榮以髮煩
惱乃血氣所使不留血氣所使煩惱自然無也然僧家
性氣未因髮之有無為增減也金色女白文殊聽我出
家非以自剃髮為出家若能發大精進為除眾生一切
煩惱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
生死流轉中以定惠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人有勸
劉淨翁捨俗出家黃山谷謂淨翁在家出家無俗可捨
戲作頌云淨名龐老總垂鬚君幸元無免破除心若出
家身若住何須更覓剃頭書

元朝帝師發思八

讀書後云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思曰八馬皆誤也
其制詞稱名班彌恒拔思愛其文始全而賜號曰皇天
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經祐
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蓋自有釋氏以
來其光顯尊重未有過焉者也心印不如達磨神足不

如圖澄開敏不如羅什記臆不如一行不過小持法咒
呪而已而猥被世祖之寵秉華夷釋教之權不亦幸哉
佛法如燈籠

元大德間僧騰巴者為帝欽敬太子病瘕薨皇后遣人
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
其壽耶答曰佛法譬猶燈籠凡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
無如之何矣棠謂佛法如燈籠此語趣甚然則人亦安
用事佛耶

黑衣

南史云沙門惠琳文帝喜其論議權侷宰輔賓客與
孔頴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矣所矣棠謂
有白衣宰相不意復有黑衣宰相也又稱佛門有日真
面夫子見宗炳明佛論有曰毗曇孔子見稱慧嵩法師
有曰東方聖人見伽藍記曇漢為西域讚歎三者皆非
佛歸儒可為一笑也

布施

布施二字見於佛經而莊子外物篇云儒以詩禮發冢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為是布施三字周時已有此語

佛光

廬山文殊臺每日不時現佛光見則能照人影甚奇續
高僧傳有僧智藏宿靈曜寺夜暫用心見有金光照耀
一室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施虹玉與凡次
家兄在黃山慈光寺殿中宿亦見有金光照耀一殿人
皆稱爲佛光施謂山出硃砂山體屬火故湯泉亦作珠
砂香氣此乃山川蒸鬱之氣僞迫而成此說頗有理智
藏所云僧家欺人伎倆不足信也考楞嚴經迴佛慈光
向佛安住之語故黃山取名慈光楞嚴又云猶如雙鏡
光明相對其中妙影重重相入名迴向心等語棠詳經
中迴向之說必由妙力方能如是乃山中遊覽者常
見光可知不因妙力亦能如是也楞嚴十地又云淨極
明生名發光地予謂此理不獨在人山亦有然黃山一
塵不染可云極淨則發光之說其亦此意也乎

涅槃

道宣法華經序云闢圓明之界廣納於無邊開常樂之
門普該於有識又云圓明如來之藏常樂涅槃之界如
來世尊既自證得廣說妙法開方便之門示真實相令
諸有情普皆悟入故金剛經云所有一切衆生之類我
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智度論云涅槃城以空無
相無願爲門注云拘尸那城北阿利羅跋提河此譯爲

有金河河畔有娑羅林如來於此娑羅林中入於涅槃
多心經注梵語涅槃此云無爲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
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佛說施燈文云願一切衆生
皆得涅槃微妙光明至涅槃者有微妙光明人誤認以
爲死非也棠謂世之愚人妄言涅槃皆此種語誤之也

泥洹

遠法師泥洹論云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
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
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唐法林破邪
論云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知三明八解五服六通神
力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
力也接下凡於苦海

水懺緣起

佛祖統紀謂知玄法師自成都謁僖宗優禮之賜號悟
達尋歸九隴定中見菩薩摩訶說法言訖即隱俄見一
珠入玄左股隆起痛甚上有見錯認爲珠知夙業即右
膝安卧而逝世言玄之前身漢州三學山知鉉法師臨
終感病與玄正類及攷神僧傳知玄邂逅一僧患迦摩
羅疾候視無倦至別僧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
隴山相尋二松爲誌後玄居安國寺僖宗禮之賜沈香

座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以飲食餽之則開口吞啖因憶僧言入山尋訪二松之間佛寺儼然故僧出迓甚懼遂留止宿告以所苦曰無傷也山有泉旦灌之即愈及明至泉所方掬水際瘡忽人語曰未可也公不讀西漢書乎曰讀曰既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盎後身吾乃錯也累世求報于公而公十世為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今公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而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我去汝不為怨矣立乃掬水洗之痛徹隨絕而復蘇遂愈因顧寺無覩矣立因卓錫其地述水懺三卷觀一本所傳雖一知立前身

寄庫

袁盎而其事無一同者第其為冤報則一耳
寄庫之說徽俗婦人更信凡作佛事多燒紙錢名曰寄庫查通考載云十月十五為下元節是日進梁國主與押番臣僚望木葉山奠拜用番字書狀同焚云寄庫木葉山在薊州馬蘭峪外諸山國初在衛地也龍舒云遍覽佛藏無陰府寄庫之說譬如有人不為君子之行交結賢士乃寄錢司理院獄子處待其下獄則用錢免罪豈不謬哉

佛曲

永樂四年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車駕往視無拜跪禮合掌而已五年啓建法壇於靈谷寺薦祀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十有四日卿雲天花甘露甘雨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栢生金花徧於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施繞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自是上潛心釋典焉後御製佛曲並刊佛經以傳東筦陳建曰番僧善幻無亦其幻也歟棠按今世佛曲乃永樂所作永樂英武之主其敬信佛法實因祥異屢見按頌佛曲之後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凡頌佛曲之處皆有祥應此其理實有不可知者學者信道不篤必為所愚是以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
一 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宋太祖幸相國寺至佛前問僧拜否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上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後行幸焚香不拜也

闕道敬人

邵堯夫見佛老像不拜伊川遊僧舍命後生坐莫背佛像門人曰先生闕佛今何敬也伊川曰平日所闕者道

也今日所敬者人也且佛亦人耳想當時亦賢於衆人者故闢其道而敬其人

僧犯色戒

晉書云符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卽遣呂光西伐龜茲光與什同來堅爲姚萇所害姚興迎入長安待以國師禮嘗講經艸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墮須婦人與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天竺僧耶舍

新錄 卷九

聞羅什受秦宮女歎曰什如好綿其可使入棘刺乎棠謂秘密教之傳佛子佛孫其卽羅什慾障之說乎昔清晏禪師謂人曰膝中有緣亦復御女非虎三匝不能解其犯戒之疑然則高僧行徑固不可以一例看也

秘密教

胡僧以咒術迷人令男女交合磨厲過氣淡種善根傳佛子佛胎之說謂之秘密教又按元時胡僧哈麻等進房中運氣行淫之術號演揲兒法元帝皆習之今傳西域有歡喜佛像人爭奉之此皆不可致詰也

老子非異端

介州云按太史公傳老子謂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聃字伯陽周守藏室史也居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又云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養壽也又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宗之後假任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太傅其本末甚明然自方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寡功道家宗老子而儒者宗孔子孔子之教蓋萬世人主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

新錄 卷九

始所合遂抑絀老子以爲異端而老子之徒其庸鄙誕者觀西來之跡宏奇高大炫耀一世遂不暇與吾儒辨而更竊漬其餘瀆以求與之角而竝傳蓋豔釋迦之稱累劫則謂在伏羲爲鬱華子在祝融爲廣壽子在神農爲大成子在軒轅爲廣成子在少昊爲隨應子在顓頊爲赤精子在帝嚳爲錄圖子在堯爲務成子在舜爲尹壽子在禹爲真行子在湯爲錫則子在周始爲老子夫軒轅之世廣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其後猶未已也遠者姑亡論已前是而爲廣壽爲大成後是而爲隨應爲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非異代也一時而爲三子

何遷逝之速耶三代以還賢公卿非乏紀也又何為而不一及也乃至謂老子生於商為周文王守藏史日燮邑子武下時遷柱下史成王時守故官為經成子遂西遊流沙康上時復歸日郭叔子昭王時復西邁云云蓋又傳會化胡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二好相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偉釋迦之長丈六尺則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九尺六寸人以爲長從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怪且駭者未之有也且史何以不載也夫老子異人也其化而爲太上靈真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事而矯飾之然至儒者之所抑絀

而指爲異端者又可笑也老子往往皆格言其體至虛而不無其用至大而能泯其跡精以治躬粗以治天下取之固逢原矣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知言哉君子之于世甚無樂乎其名也仁義也孝慈也忠臣也其名不得已而有之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者絕其名復者復其實也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謂倚伏貞勝造物若誘人而使之盈蓋使理國嚮身者於張強與與之際儼然而思警也非以導人巧也夫不得老子之所以立言不

解其文義而妄爲之闡荀卿氏所謂賤儒也

辨老

或云老子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又爲陶朱公按此三人即范蠡也范與越王囚於石室嘗屎飲尿亦以甚矣子復被戮於楚何不行其術以自免乎追天地經云老子託幽王皇后腹生即幽王之子也幽王爲犬戎所殺何不行術以救君父乎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爲東方朔漢武窮兵疲役中國豈不知兵者不祥之器而爲之諫諍乎總皆爲其術者推崇過甚故紛紛欺誑如此

張天師

矣州云天師一傳蓋因世譜而作其牽合傳言不可謂請得而條辨之其云和帝即位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徵是時漢未有三品也徵爲太傅封冀縣侯此又因草茂事而傳之者也太傅位三公上大邑通侯豈平世而遽及草野且此豈細事而史冊之不載也神符所受能執筆一遙畫而千萬鬼衆俱死又能使之活則一時西川之厲太上固頤指請之而有餘又何必縱之爲害至極而假手天師制之也陽都之人多浚山窮谷王法所不及施故天師以便空攝之彼地即生齒亦不過數萬耳何以有三萬六千種外道也夫一畫而能殺鬼太上

實授之而又責其過當殺氣穢空者又何也張魯以漢中降魏封侯善終史傳甚明而云不受封爵白日昇天且曹子建著論稱其時道術之士甚詳而不及魯魯子衡隗俱無所謂奇術者而况上昇也且豈有子女十餘輩累代昇天而無一紀者自晉世而昭成而椒而仲同而迥而符而子祥而通而仲常而光而順而士元而修而湛而秉一而善而季文而正隨而乾其壽高者皆百歲小亦不下九十何至乾曜召見之後子孫之壽皆與常人等蓋前代系數不明而又少則不得不以壽彌縫不明則可以影響故也大要與鎮南而後其印劍符錄雖存而未必一一修持其修持者未必一一皆驗至宋真宗之世頗好其事以故稍稍出而應之然亦無可與以聳動者至宣政而虛靜先生繼先出其側儻變幻君臣各相競爲文彩而其後人因之有世譜耶真誥雖時時稱天師第呼之曰陵耳亦不甚重之

無所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生縻鶴跡置石崖頂至光緒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爲系師衡子魯爲嗣師以法惑亂天下爲叛漢之賊臣然則今之所傳張道陵者乃蛇腹之餘贅耳

相傳宋時林太守送張天師於獄中奏云其祖乃漢賊不立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疏今不傳其事不知當時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明太祖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命去其舊稱俾爲真人秩正二品按天師二字見於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往具茨之山遇牧馬童子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漢張道陵僭以爲號

天師玉印法劍

宋周公謹雲烟過眼錄云二十八代天師張廣微所藏有玉印一鈕其文曰陽平都功印法劍一口玉靴靴上兩面皆有篆字二行十餘字劍長四尺許兩面皆細篆金作法篆其一面畧記有 鳳 圖 印 月 內有 兔 春 夏 秋 冬 其 下 三 台 北 斗 其 一 面 字 不 能 辨 最 下 作 雲 電 二 字 劍 兩 面 俱 有 鋒 銛 無 缺 蝕 蓋 自 漢 到 今 千 七 百 年 累 代 所 持 以 立 教 者 止 此 二 物 耳

宮觀

宮者天帝所居之室與帝王宮闕同皆稱曰宮觀天子居上以臨下之所也黃帝內傳西王母授帝白玉元始真容置於高觀之上周穆王尚神仙召尹軌杜冲居終南山尹真人草樓之所因號樓觀此道觀之由來也下望上曰觀音官上視下曰觀音音

五君栢梓文

大老君

西海君

東海君

真人君

仙人君

右五君栢梓文十五字予所見者已裝治成帙不得詳其形製五君之旁有椀各三徑三寸餘其中者圓若碑碣之穿上下二椀則壻福不勻亦有闕其一者藏碑若歐趙皆所無有復不見於諸家雜說中殆莫知為何物獨武陽黃伯思長睿作洛陽九詠其瞻上清一篇中云窪梓五兮石栢九饗西后兮殿東后所注甚詳今併錄其詞云瞻邛阜兮北睇眇璿題兮雲際羗胡為兮斯宮肇先唐兮六世唐初北邛有老子廟開元末廟北別

建立微觀後日上清言蕊殿兮穹崇桂棟兮椒墉綺疏晃兮杲

日瑤鐸韻兮會空峩雲冠兮紛紛羽袂颺為車兮鶴為

驥暖羣真兮飛駟悉雲從兮仙李日旂兮霞旆騰玉

虬兮沛艾欵祖祀兮肅祇瑑瓊章兮粹繇唐明皇朝

宮有詩煥妙繪兮秀發五龍儼兮千鷲列悼雨駿兮

蒙隨一掃兮烟滅官壁有吳道玄畫即杜甫稱五聖

有吏以其故暗刻而更森羅妙絕之迹一旦掃

地矣李西臺見中得數像真齋壁後為大水所沒梁子兮翠枝穆藏史西兮麗紺牛度函關兮伐逸木

何為兮此留殿後有古木相傳名梁子木老窪梓五

兮石栢九饗西后兮殿東后若胚渾兮自然差渺注

今難究官中有方石上列圓穴五摭穴九俗謂之九

西海君字與漢人隸法同其穴殊無刊刻之跡乃漢

世所作以祠真仙耳西者代梓楮者代栢就石為之

若窪尊之類或云仙者代梓楮者代栢就石為之

鍊丹非也蓋字畫類漢隸不類晉體栢翠兮梨

紅金井露兮玉椀風思少陵兮不可再得吟乎山之

側又東觀餘論載政和中黃君瞻上清暖語云此碑

帙有五君栢梓文故書于右且云欲考栢梓所以者

觀此可知也宣和殿藏碑錄以為漢碑而名之曰真

人君石樽刻石與四老神祚机刻石同帙良由此石

就其上有器物之狀以祀五君故或謂之栢梓或謂

之石樽而黃君之辭可據始知是洛陽上清宮中之

物其文唯大老君三字最大蓋尊老子也西海真人
六字却是似晉人筆札豈鐫刻有工拙乎六經無真
字獨於諸子見之延熹中蔡邕作王子喬碑及仙人
唐公碑文皆有真人之稱矣

道品

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為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
籙禁厭

養壽

神仙傳彭祖曰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冬溫夏涼不
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質幽閑娛樂不致思
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
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
能斟酌者反以速患夫遠思疆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
快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及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
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

喫酒救火

樂巴正旦救成都火成武丁於周昕坐喫酒救臨武火
海圖澄於石虎坐救幽州火後漢葛憲喫酒厭齊國火
樊英亦救成都火邵信臣于丞相匡衡坐含酒救南陽
火子謂水火之災雖曰天道亦由于人事也喫酒救火

世安有此事術士神其術遂疑以傳疑耳

麻姑

傳稱麻姑為王方平妹考麻姑壇祠記乃顏魯公所撰
趙道一倚之作蔡經傳中有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
以五百餘年又說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及姑
取米擲地變為丹砂方平笑曰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
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而方平傳云平東漢之東海
人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夫桓帝時主太尉陳耽家
三十餘年尸解而去其終始不過二百歲何得老于麻
姑且各人本傳亦並無見妹之語總之神仙紀載類皆
荒唐幻術雖有綜實則離耳

丘長春真人

丘長春見元太祖於西域雪山之陽戒以太怒則傷身
大喜則傷神太思慮則傷氣而惓惓以節色慾為首勞
及保國愛民用賢薄賦之事太祖性貪淫好殺獨于長
春歎賞不已呼為神仙錫以便宜金虎符領天下道教
或謂長春能呪水生金蓮花元祖是以信之長春之徒
不能遵其教往往侵占寺刹以為宮觀或改塑三教像
以老子居中小孔子居左釋迦居右或孔釋皆侍立四傳
正蒙帝皇帝用少林僧裕奏辨審得道士李志常等義

管焚化胡等經斥道士為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二十七所又至薛禪皇帝再焚諸道經復僧寺二百三十七所塑像悉令改正而道教屈矣昔寇天時謙之以符籙法佐拓拔世祖世祖因而盡廢釋氏僂僧人寇悔而諫之則無及矣嗚呼其祖為醫其弟子蓄毒以殺人其師亦烏得無罪哉

灰袋道士

酉陽雜俎記灰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悉露然舒虛寂傳中見之又皆翟天師乾祐弟子必有一誤

張果

知新錄 卷九

張果宇宙初闢白蝙蝠精也葉法善既以太極紫微左仙卿降謫其格高果遠甚何以一泄果宿因遽殞絕耶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秀水朱彝尊竹垞

白下顧 惺種紙

梁安黃 寰處實

岑川程 航于蟠 叅校

八仙

世所傳八仙宋以前未之聞也蓋起於元乎委巷叢談遂成故事始則鍾離公權嘗為偏將從周孝侯戰敗入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而始一出度純陽自

知新錄 卷十

稱天下都散漢呂洞賓崑父讓嘗舉進士不第隨正陽真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時化跡甚著而又與正陽度劉海蟾已又度王重陽及何仙姑張珍奴之屬張公諱果隱恒岳中條山見召於唐開元帝與葉靜能諸公比而果最為長者自言堯時官侍中識其為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藍公采和不知何許人恒持三尺木拍板行歌至濠洲乘雲去韓湘子為昌黎公從子開頃刻花現藍關詩事甚著曹國舅者朱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恬上及后重之求雲水出家朝賜金牌行天下遇純陽得道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食其

半遂不饑頗能談休咎老而解化姓趙而名何余以爲
行耳又有何仙姑開元中解化合在純陽前李公者禪
官俱不載此語諱元中開元大曆人也於終南山學道
四十年陽神出舍爲虎所殘得一跛丐乍亡者而居之
人不得知也此八仙之大較也老則張少則藍韓將則
鍾離書生則呂貴則曹病則李婦女則何或云張韓呂
何曹漢藍李爲老幼男女富貴貧賤也上見百一錄及金州雜錄

林靈素

讀書後云余讀宋史林靈素傳怪其誕幻甚夥而無他
奇術今覽此傳則又甚矣中間有與史不合者故記之
傳言靈素本名靈蘊靈素者宣和所賜名也其所稱以
術召致劉后事比之少君致李夫人尤怪偉史云靈素
謂蔡京爲左元仙伯王黼爲褚慧而今云蔡京乃北都
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頭童貫則飛天大鬼母勸帝誅
之又云與張虛靜侍帝晏游禁中見元祐奸黨碑因與
虛靜各俛首致敬上詩云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
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帝翌日以
示蔡京京惶恐乞出而已靈蘊居通真宮密室人所不
能入京探知其有黃龍帳金龍牀朱紅几案以爲僭妄
而疏論之上即與京掩入其室則明臆淨几別無一物

京乃伏罪而至云即時致西王母降于其室則又誕也
史言大水犯都城靈素竭其術不能退而傳云水曰太
子致但請太子拜之當自退其後復上疏云臣初奉上
帝命爲陛下去陰魔斷妖異崇大道贊忠賢今蔡京鬼
魁童貫國賊任以重權付之兵衛國事不修奢華太甚
切忌丙午丁未兵馬長驅腥血萬里兩宮天眷不能保
守因乞骸骨歸鄉降詔不允至冬全臺攻之靈素即日
封閉賜物攜一童子步出國門帝賜宮于溫州居之明
年八月朔攜奏疏托溫州守上授弟子張如晦偁而化
去先於郭外相墓令于穴下更開深五尺見龜蛇即下

知書錄

卷一

一

棺見五色氣候蓋土即走至百步外俄而山崩石裂不
知所在帝聞而震悼賜文而祭之其官曰高上神霄玉
清府右極西臺仙卿雷霆玉樞元明普化天師洞明文
逸契元應真傳道輔教宗師金門羽客冲和殿侍宸行
特進太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食
邑八千七百戶實封三千戶賜紫玉方符通真達靈元
妙護國先生云至淵聖即位索取元賜七寶珠尋墓所
不可得復有雷電蛇獸之異淵聖大驚使使賜御香設
醮致謝封爲通真達靈真人據此傳稱爲尚書左僕射
趙鼎謫後所撰似必有據而史辭第云食邑實封云云

不知政和官制無封邑也

渡河瀟裳

北齊竇泰母期而不產有媪教之曰渡河瀟裳生子必易從之生泰胡文恭宿詩猶餘仙媪瀟裳水幾見星妃度鞞塵。

水仙

分甘餘話云水仙之名甚美馮夷為河伯名曰水仙伯牙從成連之海上作水仙操陶峴泛三舟於江湖吳越閒號為水仙他如雜妃湘君之屬皆水仙也乃盜賊如孫恩流毒會稽吳興數郡後勢窮投海死其黨亦稱為水仙甚可笑也棠按西湖有水仙王祠既曰仙而復加之曰王此如五君杯梓真人君仙人君一樣文法

遊月宮

龍城錄開元六年中秋夜明皇與申天師元之遊月宮寒氣逼人露下沾衣見一大府在玉光中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少前見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舞於廣庭大桂樹下音樂清麗無比龍城錄又云葉法善與明皇游月宮聞奏樂上問曲名曰紫雲曲也上記其音調歸為霓裳羽衣之曲雜說云羅公遠中秋夜侍玄宗玩月取拄杖化為銀橋請上同登至大城闕曰此月宮也見

仙妹數百歌舞及回却步其橋隨步而滅明皇雜錄云

中秋夕葉靜能邀上遊月宮及至寒凜特異上不能禁靜能出二丹上服之寒退又云是夕上與太真及葉靜

能遊月宮見龍樓雉堞金闕玉扉照耀後西川奏其夕有天樂過以上諸書或言同申天師或言同羅公遠或

言同葉靜能語不相字事不經見定屬子虛烏有之事此不過後人好異喜新妄相記載以尊崇異術耳怪異

錄云明皇是夕夢游月宮聞上清之樂因以玉笛製紫雲回之曲子未讀怪異錄心疑其事而無說以破之及

見夢遊二字一旦豁然如夢方覺此一夢字真可破千古之疑

古之疑

龍從火裏出

蘇文忠云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心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焰未有復返於薪者也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勢必從水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所謂龍從火裏出也

符水呪病

符水呪病最為妖術轉相誑誘往往為國家之禍愚民無知動為所惑甚至大吏亦為所迷不可不察也昔漢靈帝時有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

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徒衆十餘萬皆著黃巾爲幟其原皆起於符水呪病近世朱神仙亦張之流幸斬於武昌是後此風稍息伏讀律文有曰凡假托邪神書符呪水托驚禱聖一應左道亂政之術爲首者絞爲從者流可謂嚴切而愚民好怪是在有司時爲覺察耳

漸耳

酉陽雜俎曰俗于門上畫虎頭書灑字謂陰司鬼名可息瘡癘也段成式曰儼逐疫鬼立桃人滄耳蓋滄耳卽灑也曜仙曰裴漸隱居伊水時有道士李君善視鬼見漸於伊水上寓書博陵崔公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然

新錄

卷十

則漸耳卽裴漸也語皆荒唐不足信

金丹

山家清事云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抵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于一身而復於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三峰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道蓋自古來未有貪財好

色之神仙也

燒煉 佛臍丹書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貪婪而好講爐火有方士每稱帝命以動之饗其財無算瑯有玉縑環方士令獻於玉帝因竊之而去時人爲詩笑之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縑環明弘治閒中官李廣以燒丹被寵謝文正公上疏曰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至于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沁竟亦何益今世清龍虎宮神藥祖師皆聞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云云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憩一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于佛臍中銜一書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火往救非火也因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卽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人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簣矣或謂明道不過欲證此理棠謂不然夫佛臍安得有丹書卽有丹書明道亦不如法燒鍊數月此乃後人借名以神其術不足信也

五禽八禽

五禽戲出自華陀云吾有術焉為五禽戲體中不佳便為一禽之戲 虎 鹿 猿 熊 鳥王周詩消閒信五禽道經又有熊經鳥申鳧浴猿躩鴟視虎顧鵠息龜縮謂之八禽

布氣

東坡云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而溫也若之蓋嘗遇得道異人于華嶽下云

天地閒一賊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仙之說有之曰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閒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術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閒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天下豈有仙人

秦皇漢武極好神仙後世言神仙者不絕其流禍實惟二人攷漢武即位至年七十方罷諸方士每對羣臣歎曰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

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棠歎世之愚惑者燒金鍊藥垂白不休及至老死仍不覺悟故舉好神仙之最久無如武帝而其末年乃曰天下豈有仙人因將此語摘出用以警世使久好者如武帝亦復如此其亦可以廢然自返也夫

召鶴

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煙直上天召鶴得盤旋其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譙星辰燒之甚為第一度錄燒之功力極驗然則今日道士之設醮請鶴皆香所致也

戶樞不朽

華陀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為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得一禽之戲子謂今人富貴之後動必乘輿血脈何得流通飲食何得消化是以往往得病戶樞不朽四字非良醫不能有此語

青姑白姑血姑

抱朴子云欲得長生腸中清欲得不死腸無屎○凡人
身有三尸蟲常以庚申日上告天帝記人罪過上尸好
寶物中尸好五味下尸好色慾一名彭倨一名彭質一
名彭矯此三尸狀如小兒長三四寸人既死遂出作鬼
如人生時形象衣服長短親人見之謂是亡人實非亡
人靈也欲得去尸成道必制聲色名利飲食尸能千變
萬化隨欲而歸令人者患日深制之法在庚申日夕不
眠以守之令不得訴天帝三守庚申三尸振挾七守庚
申三尸長絕太玄鑊湯煮而死矣令爾精神安令五藏
恬和不復搔擾上尸一名青姑中尸一名白姑下尸一
名血姑彭爲尸之姓又三花聚頂精也氣也神也

三魂七魄

性理大全云魂爲木魄爲金是金木之數也洛書九宮
之位三居於東東爲木主藏魂者肝也七居於西西爲
金主藏魄者肺也太微靈書云人有三魂一曰爽靈二
曰胎光三曰幽精常呼念其名則魂安人身也第一魂
名尸拘二名伏矢三名崔陰四名吞賊五名蜚毒六名
除穢七名臭肺此七魄之名身中之濁鬼也

杏核丹

杏核丹取白花益母草去泥沙不用水洗不見鐵器用

石杵白搗汁三宮碗硫黃去黑脚淨三兩研極細末同
汁入沙罐煮乾添汁儘汁三碗煮乾須初伏時烈日
曝晒夜向月露無月不必露防夜雨儘三伏四十日內
好天晒露爲度每用杏核一枚磨破尖頭挖去杏仁入
水銀一錢再入製硫一分削小薄片降香掩口青布線
十字紮好外鹽泥糊裹如胡桃大記如向上陰乾鍊用
大香爐盛熟灰按一窩放末香一把又按一小窩安放
泥裹杏核再用末香掩蓋手按微緊鬆撒一尖發火尖
上上下下計末香三合香燃煙盡灰冷取出得銀一錢可
見鹽池稍關任意傾瀉

煉丹務須僻靜之處忌雞犬生人煉之人必須澄心靜慮

煉丹務須僻靜之處忌雞犬生人煉之人必須澄心靜慮
慮母生二念守候丹爐稍不如式其丹即飛
每日取辰巳午未四陽時餘時不煉

急急如律令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
李善注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呂延濟謂賞賜一
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槩皆近之今道家符呪類
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爲
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其說怪誕
不足信竊謂急急如律令本符錄中不經之言唐詩中

川之見寒山子集中古文中用之見於昌黎祭江龍文可知此語相傳其來已久登列詩文則爲怪事咄咄昌黎何亦兒戲如此也

彼家我家

見聞錄云徐文貞公於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本日寅時奉肅皇帝密諭云汝茲所對敷以衷言夫神仙笑法官正以已之神未靈却乃自生謗怨且太上修積不知多少歲月彼仙者先將已鍊成了後呼喚風雨此係秘端汝克知之曰不肖輕用若次又費去是不惜命何謂修仙又修仙專在二氣親乃能結胎我自去秋二氣

一御至今十數月未幸一御繼因左患益加懼懷然果盈宇宙不過二氣外無一竅也題臣適以修煉之士不肖輕用神氣上奏伏蒙密諭臣恭捧讀仰惟皇上於修仙之道已深造其精微如臣臆說不足論也但此義在道德經所謂蓄心印經所謂存守蓋已先發之惟神仙者知而能行衆人不能行耳其二氣親之功夫臣愚昧不能通曉然觀參同契所論似只是煉自己身中陰陽二氣使交媾凝聚至于益加懼懷此則修仙之真基且目下于却疾便可取效者也謹具題以聞本日申時奉說汝謂果懼懷則是却病之本也然金石燥有害草品

止可療常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也至于身中已煉此又絕難亦是成事之者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家方可爲仙修玄聖榔梅歌云大道不離夫與妻焉非二氣決不能成大道也至於我之左患非止病後夫腠理有乘害者所以服藥貼膏只拔去寒邪而受害仍資符水云題伏蒙聖說臣恭捧讀皇上謂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此至言也身中已煉委爲絕難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家仰惟聖見允當但此工夫亦甚不易蓋對景難于忘情急流難于把舵須直有入火不焚入水不濡手段乃能之

此玄聖榔梅歌之云所以惟玄聖能行之也蒙諭左

有乘害者仍資符水云臣謹以仰悉今不知各處所進及中剛等所書孰最靈驗臣無任瞻繫之至謹具題以聞本日亥時奉答汝問中剛等書符某有驗竝無一奇不過依式畫成且如道士既不事父母不贍妻子何不專心教法曰我是清微一篆無能曰我是靈寶一事不知徒以吟詠爲上道法不知齋法不講今惟幾個法士略可耳太上戒律初不同釋後世一法繩之至如仙妙委第一難對景無心故曰仙人鐵心釐失斤悞怕人汝謂亦甚不易是矣禮部之諭可語于春芳常例二字指

年終說的非開常題伏蒙答論臣恭捧讀始知今之道士其有名無實如此然亦豈特道士哉翰林官之于文章中書官之于字太醫院之于醫皆此類耳蒙論仙妙委第一難臣以爲不難則亦不足以爲仙妙惟知其難而慎持之庶可免釐失斤悞也蒙論可語於春芳常例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開常臣謹欽遵俟春芳明早來領論語之謹具題以聞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酉時奉密汝以我密論切身大事重謝然宮中無一老成女子內侍未宜論此等今三瑞俱二數我自忽感父天恩示非二炁外皆他物也金丹亦虛名和資卽金丹也

我自壬戌秋御三氏至昨四月十一日方一御者宏惠大得益自飲燒酒回煖活落未有力昨因得彼真氣遂通健已安七分多天恩可不深感也夫以恣淫貪色喪命之具他每名曰修補何曾分補而兩失焉題臣適奉論以事關聖躬具謝茲又奉密論荷蒙皇上俯鑒下情臣益不勝感激之至臣惟仙之與凡其懸絕不啻天壤然其辨却只毫釐皇上以仙行求仙是以兩得而世人以欲心求仙是以兩失此豈可以竝論哉臣曾蒙賜諭云仙人鐵心釐失斤悞怕人臣已仰知皇上之于仙修有真見有定力矣臣不勝欽服謹具題以聞右皆肅宗

手札下徐文貞公公亦密對不刻文集中味語意肅皇帝志在長生半爲房中之術所誤文貞委曲條答雅寓規諷世以爲文貞贊玄不知公之苦心如此棠按儒釋道俗謂之三教而談房術者亦揚揚然以有道自居道乎道乎吾末如之何也已

改元

前代以符應改元此乃最陋之政漢武四十餘年改元十一宋仁宗亦四十餘年改元者九武氏在位二十二年改元十七至明朝惟於卽位踰年方改年號以爲人無二始帝無元年真萬古不易之論

三教

白虎通曰王者設三教何將欲反正道也三正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授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此三代之教也漢自桓帝設華蓋以祀老子浮屠至晉其教始盛元帝東遷三教峙立而夏商周三教之名人皆不知反以儒釋道爲三教也

忠質文

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此其大較也然忠

之時何嘗無質何嘗無文質之時何嘗無文何嘗無忠
文之時何嘗無忠何嘗無質若必以忠質文劃分三代
則是膠柱刻舟之見而非精于論古也即周言周以
忠厚開基忠則其顯焉者也禮儀威儀其文也先進禮
樂其質也若以文勝屬周抑知周亦監于二代乎老泉
謂風俗之變由忠質至文其勢至便乃望文而反之忠
也如移江而行之山也誠若是則自周至秦漢以迄于
宋老泉之意以為無忠矣無質矣然則乃謂之文乎不
謂之文乎彼以為周末文勝也夫成康之後甫及百年
諸侯叛亂朝賀之儀亦缺矣何從有文且天子下堂而

知新錄

卷十

其

見諸侯可謂不文之甚者而安得名之曰文也即以漢
言之綿葛為禮文也露臺惜費質也除去肉刑忠也蓋
忠質文三者互用如循環而不能輻輳者也一人之身
先後用之父子之間前後見之或自改其向日之非或
子易其父之不及忠也質也文也雖皆偏于方隅之見
不合于大中至正之歸然非不忠不質不文者所能比
方焉者也且天下豈無不忠不質不文之時哉即三代
豈無不忠不質不文之人哉昏暴之君不廷之臣皆是
也主移風俗者因其不忠而勵之以忠因其不質而勵
之以質因其不文而勵之以文又復因其時勢之趨向

而矯正之使之不即於偏則得矣若以老泉謂文之後
不能復有忠質則是輕於論後世而竝謬於論三代也
是不可以不辯

王者不臣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不臣三何也謂三王之後妻之父
母夷狄也不臣三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
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
在位不臣丹朱也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
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于無窮故不
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于子雖為王后

知新錄

卷十

其

不不加于父母加王何王者不臣也太諫宋三世因要
于國中謂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

故不臣也尚書大傳曰正邦所不

加即君子所不臣也又白虎通王者有暫不臣者五謂
祭尸受授之師將師用兵三老五更世為諸侯有暫不
臣也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受授之師者尊
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故禮學記曰當其為師
則不臣也當其為尸則不臣也不臣將師用兵者重土
眾為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
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不臣三老五更

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棠謂前之三不臣在前代後人以客禮待之此仍存忠厚之意至于后之父母則大不宜后雖與君匹敵然其權總在於君使以女爲后而使王者不臣則驕泰僭妄之禍頃刻至矣曹瞞王莽以后父自尊國事至不可問至于夷狄不臣非不臣也如不來王則亦不臣之而已後之五暫不臣者尸不臣師不臣三老五更不臣固也至于將帥不臣此款最妙歷觀往古用兵爲內臣掣肘轉勝爲敗多矣如漢高用韓信任其施爲亦可

知錄

卷十

六

見暫不臣之妙術獨世爲諸侯亦有暫不臣之時此語亦當斟酌夫待之有禮小有過寬恕之可也若以爲世爲諸侯而亦以暫不臣之禮施之吾恐今之不臣者君之暫也他日竟不臣者諸侯之常也細看春秋時便知

封禪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之語以爲古封禪有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于齊魯陋儒之說詩書不載非實事當以文中子之言爲正

絕地天通

呂刑王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呂祖謙曰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于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不正也舜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云丘瓊山曰後世不信人道而信鬼道不行正術而行邪術棄經典之所載而信異端之所爲蚩蚩之民心無所立而邪俗之徒協之以福害誘之以福利如漢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世

知錄

卷十

六

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是則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棠謂今世之扶鸞降聖追魂攝魄等術極宜申令禁止使民心不致惑亂不求無望之福精白乃心絕去覲覲亦教化之一端也

兵刑合一

後代有兵部又有刑部在虞九官惟言刑不言兵兵蓋在刑中帝典曰臯陶蠻夷滑夏寇賊奸宄汝作士黃琮曰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

官合為一而兵刑分為二故蠻夷滑夏亦以命皇陶也
棠按漢書志刑罰而不志兵亦是雜兵於刑罰而言也
所謂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作五刑大刑用
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以甲兵為
大刑是甲兵特為刑中之大者耳所言鋸與鑽鑿等件
當是肉刑所用又按仲康命胤侯掌六師兵司之設當
在有夏之世周之時兵出于農至秦漢兵農遂分至于
今不變然則兵柄之重在後世尤為切務也哉

六官

六官惟太宰宗伯不言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以
太宰總御百官宗伯祭祀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鄉飲

禮記曰鄉飲之義主人拜迎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
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
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
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崇敬則不慢
不慢不爭則遠于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呂
大臨曰因鄉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
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眾以禮賓之
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

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黨正因蜡飲酒亦
此禮故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大比賓與賢能三
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
鄭玄曰正齒位者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
十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豆九十六豆是也農隙之時
敬民尊長養老以見孝弟之道棠按今所存者獨鄉大
夫飲國中賢者一條而已按禮記鄉飲酒三條皆主賢
者能者而蜡飲則云正齒位明太祖詔曰鄉飲酒禮敘
長幼論賢良是尚賢兼尚齒也且又曰別奸頑異罪人
註者不發覺全家移出化外此禮在明何其盛哉然因
時苟且為守者不能選擇執法者又未有移出化外之
事虛文應事徒托之空言可歎也

重本抑末

國之本在民民以食為天故歷朝皆重農明制農民許
著紬紗商賈止許絹布農民之家有一人商賈亦不許
著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商賈不許重本抑末由來
遠矣然農民餬口不給那得問及紬紗又明制教坊司
伶人服綠色良家帶用絹布女妓無帶伶人婦不帶冠
子不穿褶子所以賤之如此今 國家服色制度井井
不紊而有司不克遵行似于尊卑一體商賈尊于大官

農民賤過重僕本末不講安能還朴返淳此亦在位者所宜加意也

兄弟不相為後

日知錄云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如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徐邈亦云若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

卷十

禮

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世不得復入太廟禮官舊史亦但言禮儀使不載其名曰昔晉元明之世

已遷豫章穎川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穎川府君宣帝之祖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江左升懷帝又遷穎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後皆復祔元帝時已遷豫章穎川尋從溫嶠議復故明帝崩又遷穎川簡文帝立復故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

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開元初奉中宗別廟禮升睿宗為第七室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

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

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公謂惠公與莊公當同

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祫如此則廟中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

鄭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為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為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為後人之臆見也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為後王之式矣

舍孫立子

禮

卷十

禮

周公成王命誅武庚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戴

愛之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為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是也又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

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于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

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棠謂明太祖使立成祖而不立建文亦必無當日殺戮之慘惜當日無敢以此言進者

用宗室

日知錄曰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為宰輔
 出居牧伯者無代不有漢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
 位者舉茂才劉辟疆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疆守長
 樂衛尉孝平元始元年詔宗室為吏舉廉佐史補四百
 石師古曰言宗室為史者皆令舉廉各從本唐玄宗開
 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
 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五從弟
 雜陽尉遇六從弟酸棗丞良五從弟武進尉肅五從姪
 鄭縣尉瞻五從姪前宋州參軍承嗣皆授臺省官陝

知新錄 卷十

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
 疏四從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見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
 致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于德常縣右職以勸其從
 先委宗卿精為內舉量能考行歷在踰時名數則多升
 聞益寡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于臺門
 將觀志于七子冀藉名于八人書不云乎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與違道漫常義無私于王法
 修身效節恩豈薄于他人期于帥先勵我風俗深宜自
 勉以副明言天寶三年正月詔皇五等以下親及九廟
 子孫有材學政理委宗正寺揀擇聞薦憲宗元和二年德

宗貞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號王則之為左金
 吾大將軍謂宰臣曰朕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
 才行者獎拔之昭宗乾寧三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
 嗣薛王知柔兼戶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
 使制曰支度牢籠之務弛張經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
 成績僉曰叔父膺子簡求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
 之世有宰相十一人鄭王房有林甫回鄭王房有程石
王房有適之吳王房有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舉
峴惠宣太子房有如柔與勉宋子京以為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
 道惟本朝不立此格於是為宗屬者大抵皆溺於富貴

知新錄 卷十

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游手逐食靡事不為
 名曰天枝實為棄物宋時凡宗室之不肖者俗呼為廢撒太尉曹回所謂今
 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或比國數人或兄弟竝據
 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六代論正有明當日之
 事也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未
 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
 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晚矣然則親賢竝用
 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其不可察乎明宗室自
 天啓二年開科得進士一人朱慎荃列名奄案為宗人
 羞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惟朱統錦起家庶吉士官至

南京國子監祭酒而其始館選時尙有以宗生爲疑吏部尙書王永光曰旣可以中翰卽可以庶常遂取之其
他換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略無聞此皆平昔不教
不學之所致也金史密國公璿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
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璿已臥疾求入見哀宗
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璿奏曰聞訛可曹王名欲出
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
慰之曰南渡後宣宗遷汴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
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
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

新錄

卷十

十一

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尊宗
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于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
明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
愍王子故庶人尙炆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于
軍民之家自擇婚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
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
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嗚呼閔管蔡之
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興懲吳
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于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此
西漢之所以亡也杖杜作而晉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

爲後王之殷鑒矣

登聞鼓

古者設諫鼓立榜木將以達下情也周禮太僕建路鼓
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鄭注窮謂窮而失職者來
擊此鼓以達于王此則登聞鼓之由來也登聞鼓起于
魏晉間事見世說

黃麻白麻

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以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
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
紙所以有白麻黃麻之異然唐書稱敕書爲白麻者甚

知新錄

卷十

十一

多又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青黃白皆以
紙命名也

正始

正始年號起於魏之少帝維時名士風流盛于雒下王
弼何晏之徒以莊老爲宗蔑棄禮法自此而後競相祖
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
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莫不崇
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
祖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
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

始中人南齊書袁粲言于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為後人企慕如此然而國亡於上教淪於下放達遺譏清言誤國謂非正始之為害乎

世臣

孟子論故國必曰有世臣之請古者有世臣無世官如伊尹伊陟巫咸巫賢皆是世臣世官春秋時變局也如魯三家晉六卿強大不可制君弱臣橫國非其國矣

諫坡

唐制自諫議大夫進遷始為給事中而龍道中兩省供奉官之立班也諫議在給事中之上裴吉為諫議供奉班中共諫之曰饒你上坡却須下坡言遷為給事則在下也故世呼諫議為諫坡蓋含元殿前龍尾道坡坨甚高人主左右侍奉宣傳應對不可暫闕每御含元殿宰相及兩省于未索扇之前則立欄檻之前及扇開使侍立于香案之前以便應對故皆在坡上

鐵券

鐵券形如瓦高尺餘闊二尺券詞黃金鑲嵌唐賜與錢鏐王者中有云長河有似帶之期太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免卿九死子孫三死或犯

常刑有司不得加責錢謝表云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川之誓鑄金作字指日成文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囑念皆曰必恕必容而臣子為心豈敢傷恩傷愛謹當日慎一日垂戒子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云云又有謂鏐後名其居曰殿改元官屬稱臣禪月貫休以詩投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錢愛之教改十四為四十休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遂飄然入蜀觀此則武肅未嘗不踰越也

革殉葬

殉葬本戎狄之俗秦武公始用之按史記武公卒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黃鳥之詩所以作也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嗚呼秦之不仁亦甚矣漢武帝時多取好女數千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用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于園陵大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宣帝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班固謂眾庶葬埋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大臣循故事之罪自後相沿及明天順帝臨終遺命勿以嬪御殉葬按明朝自洪武來皆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薨猶然迨英宗方

始革去自後累朝從之嗚呼英宗可謂仁君也然英宗在正統間行事與天順間絕不相侔由於北狩之後人情險阻莫不備嘗故復位之後克行仁政如此

去揭帖

今世與人爭訟每每命訟師作揭帖顛倒是非簧鼓惑眾此二字在明朝臣下密啓亦名曰揭帖泰陵卽位諭劉東山曰事有當行罷者卿可揭帖啓朕公對不敢又曰臣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法祖宗事可否外付府部內諮內閣可也如用揭上下俱有弊

知新錄

卷十

妻

天子爲人臣作碑文

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宋太祖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神宗作韓魏公神道碑

不禁中表聯姻

中表婚姻古無禁例在昔劉范鄭王潘楊朱陳皆世爲婚媾如晉太子圉娶懷羸蜀費觀娶劉璋女溫嶠娶姑女爲繼程之才娶老蘇女此皆姪娶姑女者也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姪其從姑鍾瑾之母乃李膺之姑膺以妹妻之張鎰以女倩娘妻外甥王宙劉振

以女無雙妻外甥王仙客此皆甥娶舅女也明初嚴禁有已聘見絕有已婚復奪婚姻之訟終歲不已朱文恪公上疏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以姑舅之子若女竝兩姨之子若女法不得爲婚姻以致讐家訟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婚者有禁若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無尊卑之嫌古人不以爲非禮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于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王謝崔盧潘楊朱陳皆世

知新錄

卷十

妻

爲婚媾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盥之女待制夫人卽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也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

留中不下

今世本章有留中不下者此四字漢時已然諸臣請定三皇子位文稿詳明在史記三皇世家內

招安

治盜賊固用招安然首惡不可赦若有歸順卽俾之以官則人孰不樂爲賊乎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

將相奇謀只是招招安之害其來久矣元末凡有賊即招安不加之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羣不逞之徒紛紛相繼而起而元亡矣宋秦觀之言最為中窾曰平盜賊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蓋招降與窮治是矣凡盜賊中必有梟傑者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標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往往窮支黨而治之道舊之民見彼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鋼金木索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死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棠謂秦之所謂弊端一則過於寬一則過於嚴王者治盜賊要威惠並用則天下人心悅服矣

英宗節儉

明英宗嘗謂李文達公曰朕願飲食衣服隨時無所揀擇今雖穿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頓首曰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宋文憲公濂蒙太祖寵眷殊衆而公居恒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棠謂帝王公卿不必如此尙

且如此今人綺麗相習動輒輕賤布衣豈不為有識者所笑夫儉美德也況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又非一儉字足以盡之

明太祖拜褥用布心

明太祖拜褥心用布蓋以足所履處不可用紵絲綾絹若今世並紵絲綾絹亦鄙賤而不用不必天子即庶民之家亦用裝花與錦在在皆然是皆不知節儉所以富貴之家不數年便中落竟坐奢侈之病前明太祖創業一統錦衣玉食何所不可而于拜褥中心愛惜如此棠為特書大書使人知所效法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立高岡無處平地

成祖時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番諸部屬其約束黃淮曰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為一則難圖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陳明卿評曰立高岡者無立平地者亦少今人只一味行險僥倖耳棠謂黃語固見透事情而成祖立高岡一語足為千古處事之祕訣凡遇事物之來必雖置身於事物之表然後事之前後左右莫不洞悉事之成敗始終無不燭照非特歷事即作詩文亦然此語開發人不少也

拔山拔河

王棠曰讀楚重瞳力拔山句嘗念山何可拔以為造語新異及讀景龍文館記云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為拔河之勢以大麻繩繫十餘小索以力弱為輸時七相二駙馬為東朋三相五將為西朋韋巨源唐休璟以年老隨繩而踏不能起帝以為笑樂不識當時何故取拔河二字然人主治天下當用德不當用力拔山拔河徒資後人笑柄也

為父母贖男女

昔有大中丞為閩撫時凡貧民男女自賣者令官吏捐資以原價贖還其父母此最難行之事按唐太宗會遺

魏新錄

卷十

唐

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棠謂此事在帝王或可行且非博施安能濟眾兼恐紛擾累民非徒無益也若謂見人賣子女動惻隱之心為之蠲助此盛德事有何不可假如二三歲已鬻于人至十七八歲以原價取贖或已經婚配強使分析此則強橫之舉非特有傷盛德矣而無知之徒亦可於此假借也

慈幼局

宋淳祐七年創慈幼局乳遺弃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為倩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令棠按此為宋時

創舉近日維揚商家有育嬰堂歷年全活莫計其數此真盛德之舉也

百工

考工記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新民器謂之百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

魏新錄

卷十

百

材水火之材不能自為材以此六材運用成之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禮記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玄謂土工陶旒也金工築冶皂栗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韠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棠謂考工記與曲禮六工名稍異而意則同獨草工設色之工不相合先儒謂禮記所云為殷制則草工尚質設色尚文其殷與周之所以不同歟

皇伯考

魏孝莊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

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
考臨淮王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
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于光武疏為絕服猶身
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于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
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
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文受
寄自茲而降世秉盛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
文祖宣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
子一例義彰舊典裕禘失序致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
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贊稱臣穆皇后稟
知新錄 卷十 美

明朝世次

洪武二十四子東宮與親王位下各擬二十字一字為
一世臨時擇選一字配以為雙名文祖之下以高瞻祁
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靜迪先猷是也洪熙

諱高熾宣德諱瞻基正統諱祁鎮景泰諱祁鈺成化諱
見深弘治諱佑樞正德諱厚照嘉靖諱厚煉隆慶諱載
堯萬曆諱翊鈞太昌諱常洛天啓諱由校崇禎諱由檢
弘光諱由松攷永樂支下二十字為帝者凡十餘人為
代者只十世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終

姪日沐 孫 燦正字

知新錄 卷十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一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莘野吳 蘭芳友

雉臯姜 畊自芸

洪源洪 鉞孝儀

洪源洪 鶴奇西亭 叅校

創業之君不利長子

海陽程于止云自古創業之君不利於長子

高辛氏顓頊長子帝摯不善崩弟堯代立

堯長子丹朱不得立立舜

舜長子不待立立禹

湯長子太丁未立而卒

周太王長子太伯未立

文王長子伯邑考不得立

秦始皇長子扶蘇不得立

漢高帝長子惠帝立而絕

光武長子東海王不得立立明帝

魏武長子曹昂戰沒立文帝

孫堅長子策無後立權

孫權長子和不得立立休

山東省立
圖書館
收海源閣
書籍之章

司馬懿長子師無子立司馬昭

宋武長子義符廢立文帝

劉淵長子和廢四子聰代

劉曜長子胤前沒虜

符健長子萇戰死立次子

石勒子弘為虎廢

石虎子邃宣俱僂

慕容儁前子死立次子

慕容垂長子令被殺立次子

蕭高祖長子武帝立一世而絕從子繼立

知新錄 卷十一

梁武帝長子昭明早逝次子簡文帝

陳武帝長子死於江從子蒨立

北齊神武長子澄弒次子洋立

周文長子立而廢少子武帝立

隋高祖長子勇廢次煬帝立

唐高祖長子建成僂次子太宗立

梁太祖晃長子友文墜馬死少子友貞立

後唐太祖克用長子落陣亡少子存勗立

明帝長子從勞僂從厚立

揚行密長子涯廢次子立

南唐徐溫長子知訓以亂死義子知誥立

蜀王建長子元膺僂次子衍立

南漢劉隱闕王潮子俱不立立弟

孟知祥公主子在唐不得立立景

宋太祖長子德昭自殺弟太宗立

宋太宗亦自作創始長子元佑不得立立真宗

契丹阿保機子東丹王不得立立次子德光

金阿骨打子蒲盧虎不得立立弟吳乞買

元太祖長子先沒立次子憲宗

元世祖長子先歿

知新錄 卷十

明高皇長子懿文太子先歿

自古及今創業之主其為嫡長子而得傳位及後人

者僅禹子啓也亦異矣

布衣天子

明英宗嘗曰朕願節儉朕即布衣天下未嘗不以朕為

天子也棠謂天子心在生民錦衣玉食不以爲過安得

下同於黎庶然其語自可傳

立皇帝

四川巡撫林見素上疏言劉瑾逆謀中有云自古姦邪

弑逆之賊如趙高石顯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程弘志

劉堯明宗愛蘇佐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

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今

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未皇帝劉皇帝又曰

坐皇帝立皇帝陛下不視朝劉瑾西南向坐鴻臚寺

唱各官叩頭而題奏下某部某敕某酒飯皆其言語各

官起鴻臚寺喝向東作揖故謂劉瑾爲立皇帝也疏中

言瑾滔天之罪令人髮指而寫立皇帝之形容如在目

前彼甘爲瑾羽翼者獨何心哉

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 大慶法王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

知新錄 卷十七

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明正德帝自稱爲威武大將

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訝少卿黃鞏上疏諫

曰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

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

康陵又好佛自稱爲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皆欲切諫內

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

法王與聖旨等禮部尙書傅珪伴爲不知執奏爲大慶

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棠思名

之不正莫如明正德帝不親正臣喜近宵小遊幸經年

海宇騷動而天下得以晏然不致改步亦數君子維持

之力也昔明皇吹笛下鶴語侍人奉上帝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宋徽宗詔道錄院略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西胡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策朕爲教主道君皇帝直是前後一轍

撒金錢

明景泰時開經筵諸臣講畢命中官撒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褻嫫名臣錄云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學士一日宣廟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以袖中餘錢賜之則金錢故事其來久矣棠謂學士賜金錢誠國家之美事撒之於地以賜則近於賜內侍矣咄咄時勉正立不阿誠不可及也已

禁說謊

說俗說字按說音荒妄語也說文云夢語也亦作荒上聲故語言無根者皆謂之說謊明太祖最恨人說謊卽位之後於午門外立一紅牌上書官員人等說謊者斬八字可知爲人立身最要誠實故明太祖刻之於木如此明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又置鐵牌立於宮門上鑄

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視官員說謊所繫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鑄王振弄權鐵鑄之牌便不知所在所立紅牌明末仍存事見皇明資治通紀

青瑣

漢給事朝夕入青瑣門拜青瑣者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爲連瑣文而青塗也故給事所拜在此門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青名曰青瑣天子制也後世有格子門飾以紅卽爲朱縷塗以青卽曰青瑣門格再重當是兩板相合對縷成文使中空而以紗帛漫幕其內是爲夾格也漢世已皆楷

知新錄

卷十一

用不復知爲漢初天子之制此雍錄中語也棠按夾格今隨在有之

南牙北門

四字本指南北禁軍言也宇文士及謂太宗曰南衙羣臣面折陛下此則指朝臣之預正衙者德宗初張涉薛邕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動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此非欺乎此南牙北司之分也

銅人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見於臨洮始皇以爲已瑞銷天下兵器

作金人十二以象之三輔舊事曰鑄金狄立阿房殿前
 師古曰卽翁仲也黃圖曰金人十二立於宮門坐高三
 丈或云坐或云立所言立者猶言設此金也黃圖言坐
 爲是金人之外更有一臺三尺董卓鑄爲錢其先漢興
 自阿房移置長樂宮大夏殿大夏殿者始皇所造漢魏
 春秋曰漢明帝鑄翁仲坐司徒府前其意本之秦亦坐
 而不立矣英雄記曰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董
 卓而銅人毀天下大亂有以也魏明帝欲徙洛陽載至
 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霸城漢蒯子訓傳曰人有于長
 安東霸城見子訓與一老公共摩挲銅人曰適見鑄此
 知新錄 卷十一

已近五百年按子訓生於漢末金人在長樂未至霸城又漢武帝於建章
 泉所鑄者人既持盤盤又加杯是爲捧盤金人廟記曰
 漢武帝卽建章作神明臺上有承露盤和玉屑服之以
 求仙三輔故事云盤高二十丈長安記曰仙人掌大七
 圍以銅爲之魏文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注
 因留於霸城故長吉有金銅仙人辭漢歌此漢世建章
 之銅人也黃圖曰甘泉宮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掌
 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龍鳳隨
 風雨飛去此則甘泉之銅人也班固西都賦曰抗仙掌
 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塵之混濁鮮顛氣之滄英

張衡西京賦曰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
 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凡此皆賦武帝所鑄也武帝又
 鑄銅物於上林則有飛廉觀飛廉神禽也建章則有鳳
 闕所謂上觚稜而棲金爵是也龍樓門則有銅龍金馬
 門則有銅馬栢梁臺則有銅柱黃圖曰漢明帝五年至
 長安取諸物置之西門以爲平樂觀董卓悉銷以爲錢
 細考前後當是漢明帝移徙非魏明帝也魏明帝鑄翁
 仲則不謬

入閣

大典宣政之左有東上閣右有西上閣入閣者由此而
 入也兩儀殿左右有東西閣門而兩廊下亦有日華月
 華門其日閣者卽內殿也非真有閣也若求閣以應古

語則誤也歐陽文忠五代史李琪傳曰唐末喪亂朝廷
 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
 入正衙者聞傳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日至便殿而侍
 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乃詔羣臣五日一
 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曰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
 不可能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
 臣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
 則御便殿以見羣臣日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

仗紫宸便殿也謂之入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其皆不能正也歐文載入閣之制甚明然亦有可疑者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

知新錄

卷十

七

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則貞觀中已有入閣之制不待開元間退御紫宸受朝乃云入閣也又德宗制自今後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羣臣相見是則德宗五月朔旦未嘗退避宣政也元宗時優人以伎術得服緋而設說以求賜魚者元宗曰魚袋者五品以上入閣則合符汝則不可也故武后時崔神慶上疏曰今五品以上佩龜者爲別敕宣召恐有詐妄故內出龜合然後應命又六典曰魚符以備別敕宣召則是時宣敕不於正殿而於便殿已云入閣矣則是入閣之語已先乎開元矣按宋庠之論曰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閣

及其叔世務從簡易正衙立仗遂廢其後或有行者人所罕見乃復謂之成禮不知庠之所語何所據予又卽庠語而細推之其鋪陳入閣次第自含元以至宣政紫宸皆在大明宮中者東內也其喚仗入閣與歐公同而太宗時已有入閣之名則庠之言亦遂不嘗語及也予案六典西內太極殿卽朔望受朝之所蓋正殿也太極殿之北有兩儀殿卽常日視朝之所也太極殿兩廡已有東西二上閣則是兩閣皆有門可入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也是太宗時已有入閣之制予又有疑者通典敘述隋制有曰隋文帝欲斬大理吏來曠少卿趙綽

知新錄

卷十

七

固爭帝乃拂衣入閣綽又矯言欲理他事帝命尉入閣綽曰臣本無它事而謬言求入死罪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酒據此言卽是隋時已有入閣之名唐初仍之而已旣曰拂衣入閣則閣在殿內故曰謬言求入也旣已入閣而獻皇后在坐則是深在宮中也因其語以想其制則是人主燕坐之地皆可名閣也歐宋二公所指唐世之謂閣者其在東內則爲紫宸其在西內則爲太極而往古之謂便殿者皆閣也縣甫本唐實錄舊語而記諫官隨大臣奏事不言入閣但言入內是內殿皆可命爲入閣也本朝宮殿不與唐制相應如紫宸殿自在太

極殿東偏不可與唐制參論又唐會要天祐二年敕自今月五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閣門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閣門則天時此制遂廢蓋東立者隨東仗而入西立者隨西仗而入兩閣皆是百官分入趨朝之路無由兩班並入東閣而西閣獨否此可想天祐間殊失入閣之制語出雍錄

兩廂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廂師古曰正官之東西室皆曰廂廂言似廂篋之形鼂錯傳吳楚反景帝問袁盎計安出盎請屏人錯趨避東廂按此則正殿兩旁皆廂也

知新錄

卷十一

十一

之有廂即其義也詩曰東有牽牛不可以服箱箱即廂也叔孫通傳著長樂朝儀百官班定皇帝輦出房房即廂也唐志元日大朝會皇帝步出西序門扇合升御座扇開夫唐之出序即漢之出房也相如傳青龍吻轆於東箱象輿蜿蟬於西清師古曰西清西箱清淨之殿也上文皆謂殿旁之房也宋世名爲朵殿取花枝旁出爲義如書之翼室以鳥翼爲室也皆從東西廂展轉而立名也語出雍錄

累恩

程大昌云鏤木爲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爲方空或

爲連鎖其壯扶疎故曰累恩讀如浮思浮思者猶曰髮鬚也隨所在而附著在宮闕則爲闕上累恩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奏是也在陵垣則爲陵上累恩王莽去陵上累恩而曰使人無復思漢也禮經疏屏亦其物也疏者刻爲雲氣虫獸而中空玲瓏也又有網戶刻爲連文相綴屬其形如網也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是也後世因此遂有直織絲網而張簷窗以護禽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列斷累恩而去是也元微之詩藥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乙池自注云網索在太乙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大約以索挂網遮護飛雀也

知新錄

卷十一

十一

累恩之制今世門屏鏤明格子亦是其遺意也

馳道

秦本紀注曰馳道天子道也漢甘泉去長安三百里而馳道亦綿亘其間也漢令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不如令沒入其車馬故江充爲直指使自公主以及太子家使凡行馳道者嘗用此法取其車馬沒入之則馳道有禁尚矣班固西都賦云披三條之廣路漢紀云成帝爲太子當處桂宮適被急召出龍樓不敢橫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程大昌曰龍樓門桂宮之門也作室門未央宮之別門也桂宮南面有龍樓

門未央北面有作室門兩門相對不敢對趨馳道故必迂回避礙望西趨南至直城門遂可自馳道外至此法不應避故曰得絕也其曰還入作室門者言初時可以取徑法不得行必如此而後可入故曰還入也棠按街衢有門之地即可橫絕可以徑行若謂中有馳道不許妄行則是街衢之相爲東西者皆不可通矣長安三百里皆能禁之乎總以有門之地來往不禁過門則有禁矣龍樓與作室對峙馳道在中故不敢橫絕此漢浴秦之厲禁後世則不然矣

屈膝

新錄

卷十一

窗戶上環紐卽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梁簡文帝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行在所

襄十四年會於向云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注行之所在亦設朝位魏了翁曰按此如孟子所謂朝廷棠按後世駐驛之所皆曰行在所其義本諸傳注

輦

古無所謂輦春秋左傳曰大路昭其儉也杜預曰大路祀天車也按路之大者以木爲之周時有玉路有繁纓

以爲之文飾有鸞和以爲之音節古時以木爲之車至商時有輅之名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故孔子有乘殷之輅之說也秦用金根車用金而飾又謂之輦以爲人君之乘後世相沿遂以人君所乘爲輦古人以人牽車秦始皇去其輪而昇之以人代畜後世平民用輿其端實兆於此

鹵簿

三輔黃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侯奉引大將軍驂乘大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

新錄

卷十一

以前皆爲省中備千乘萬騎祠天於甘泉備之葉燾得曰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簿也甲楯之別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按晉人凡用兵爲大將皆稱鹵簿又不專在天子也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官道路有鹵簿鼓吹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號衛內五衛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羽仗五曰散手仗又天子將出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侍中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諸位以次陳殿庭既外辨太僕卿升執轡乘輿以出天子升路太僕

卿綬綬黃門侍郎前奏請發鸞駕動警蹕鼓傳音玉金象木革五路皆有副車有指南記里鼓等十二乘輿有相風行漏腰輿輦有大輦方輦小輦以旗計者二十有七有青龍白虎辟邪應龍之類以隊計者七有青游朱雀步甲持鉞之目以兵計者自金吾果毅飲飛至衙門左右廂凡大駕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為二十四隊列為二百十四行仗則有黃麾仗細仗儀刀仗及仗衛則有親勳翊衛散手衛儀物有曲直華蓋六寶香燈大繖雉尾障扇花蓋朱畫團扇之屬戎器有鉞戟弓箭橫刀櫟稍儀刀班劍黃鉞楯積弩黑蓋甲之屬服飾有平巾幘緋緗備大口袴朱綠綬綬紛武弁朱衣革帶赤綦襖紫緹帶之屬鼓吹有柁鼓金鉦大鼓長鳴鑣鼓太橫吹笛簫觱篥大角之屬凡五部七十五曲宋志宋初因唐五代之舊其殿廷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受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日大駕郊祀天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用之周必大曰宋承五季搶攘之後鹵簿踳駁為甚

知新錄 卷十 樂

於是知制誥范質張昭等正其繆鑿參定典氏已而禮儀使陶穀奏言金吾諸衛將軍暨押仗導駕等官服皆以紫於禮未稱請按開元禮咸用繡袍至若執仗之士舊服五色請以黑為先而青赤黃白以次分列用協五行相生之序凡馬步儀仗總萬有一千二百二十有二人悉以紵絕繡文代采畫之服稽諸會要始造於乾德四年而告備於開寶三年越明年謁款園丘實始用之想夫櫟稍前驅五路增副里以鼓記車以南指雞翹豹尾天矯婀娜公卿執事前導後陪細仗大角壯其容臆蓋繖扇備其飾此治世之鉅典華夏之偉觀也丘氏自

知新錄 卷十一 樂

此宋朝儀仗之制其用人之數大駕鹵簿總用二萬六千一人法駕三分減一鸞駕又減半黃麾仗又減於鸞駕

班劍儀刀

班劍儀刀皆木為之漢朝服帶劍自東晉多虞皆以木代宋齊謂之象劍設朝列班之劍也儀刀者備威儀也

鳴鞭

鳴鞭之制唐及五代始有秦漢未聞考周官條狼氏報鞭趨辟則唐制亦其遺法也

曲蓋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十 樂 2. 知新錄

古今注曰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

諺門

今謂山門為諺門

宋時東華門直北西與內東門相直時謂之諺門而無榜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諺門曲榭者是也薛綜注諺曲屈斜行集韻諺字或作移以為宮室相連之稱棠按今府縣衙門有正門有旁門旁門即諺門也自漢以來相傳最久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義故記之

蚩尾

今宮殿鴟尾之鴟非鴟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栢梁殿悉有火災乃飾以蚩尾蚩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

天子殿前松樹藥樹

唐以前殿庭皆植松入閣賜對官每立東階松樹下殿門之外復有藥樹晉魏以來凡入殿奏事官先有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許入謂之監搜御史元微之詩曰松間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宋時始不監搜

平天冠

古冕有十二旒旒十二玉前後共用玉二百八十八宋

時冕中貴人呼為平天冠共用北珠百四十五顆麻珠四千五百九十顆調珠八千六十四顆或用玉或用珠冕冠可為至重

平天冠俗稱也漢官儀天子冠通天冠蓋取至誠上通於天之意通典宋加於上為平天冕前圓後方垂十二旒其上平正故謂之平天也

賜孔雀翎

分甘餘話 本朝侍衛皆於冠上帶孔雀翎以目暈之多寡為品之等級武臣提督及總兵官亦有一賜者後文臣督撫亦或蒙 賜得之以為榮

離宮

天子之居為正宮其外皆離宮漢都長安若未央則其創為至長樂則因秦而加葺兩宮初成朝諸侯乃至長樂高帝登假亦在長樂則長樂既為居又受朝無異正宮矣自惠以後人主皆居未央而長樂奉母后則長樂亦命為離宮而未央為正宮矣甘泉在長安三百里外方士輩多云古帝王之所嘗都故武帝立朝邸其上藩侯夷曾有來朝亦皆受之於此若常制則類以五月往八月還蓋避暑耳他如建章桂宮皆離宮矣黃圖曰漢畿千里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班固西都賦曰前乘

秦嶺後越九峻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秦離宮三百漢武往往修治黃山長揚步壽之類秦有之漢亦有之為此故也見雍錄

阿房

始皇三十五年渡渭南立上林苑中建阿房名其用則曰朝名其方則曰前殿言其高廣之制則曰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庭中可容十萬人記其緜亘則閭道八十里直抵驪山人行橋上車行橋下也然而名為朝宮而朝者來自何方則所不載獨有磁石門以磁石累門期以吸脅胡人隱刃名曰却胡門此即北入之

新錄

卷十一

七

門也求其地則在鎬水趨渭之處黃圖宮秦惠文王所造史記云始皇也然考首末始皇之世尚未竟功二世曰先帝為咸陽故廷小故營阿房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阿房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如始皇二世既復舉役而周章百萬之軍已至乃赦驪山徒使往擊之阿房名義不一漢書又有阿城之名師古曰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山阿為房也又曰以其近咸陽未有名故且號阿房阿近也史記阿房未成宮成欲更擇令名名之故天下謂之阿房宮諸說惟史記之

說為近也二世固曰先帝營阿房室堂未成則與史記合夫四阿皆有房而中無室堂八十里閭道則是四阿之房矣長安志曰阿房三面有牆南面無牆周五十里崇八尺此即阿房屋已不存而餘牆尚存者也漢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入之上林則單稱阿城不稱阿房是或楚火後屋不存而城在也唐高祖取長安太宗自阿城入則阿城轉為地名矣杜牧賦中可疑曰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按自渭水直抵南僅可百里橫計則自鄠杜以至澆水亦無百里安得云三百餘里又曰王子皇孫輦來於秦為秦宮人有不得見三十六年始

新錄

卷十一

七

二十六年初并六國安得三十六年此又誤也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入亦未得居也安得有脂水可棄而漲渭以賦也其曰上可坐萬人下可建立五丈旗乃其立模期使及此始皇未嘗於此受朝也而牧援渭北所載之事以實渭南豈非誤歟

西京宮殿

顧寧人曰漢西京宮殿甚多讀史殊不易曉三輔皇圖敘次頗悉以長樂未央建章北宮甘泉宮為綱而以其中宮室臺殿為目甚得體要但其無所附麗者悉入北宮及甘泉宮下則舛矣今當以明光宮太子宮二宮別

爲一條爲長安城內諸宮永信宮中安宮養德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宮異名長門宮鈎弋宮儲元宮宣曲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外離宮昭臺宮大臺宮扶荔宮蒲萄宮別爲一條爲上林苑內離宮宜春宮五柞宮集靈宮鼎湖宮思子宮黃山宮池陽宮步壽宮萬歲宮梁山宮回中宮首山宮別爲一條爲各郡縣離宮別有明光宮不知其地附列於後而梁山宮當并入秦梁山宮下則區分各當矣

歷代都雍總論

雍錄云漢隋唐皆都渭南雖位置遷改而相去不踰二

知新錄

卷十一

七

三十里周秦自初興以至遷滅屢東屢西紛紜不一於是立渭爲經而取都地列於渭旁則如指諸掌渭之源出隴西鳥鼠同穴山稍東則受秦水秦水者天水郡水也秦始封於此也故曰西垂又東則大散關水入之又東爲陳倉縣秦文公於此得寶雞故名縣及至武功縣則受斜水矣褒斜二水介衙嶺而分南北此之斜卽仁水之北派斜逕武功而東入於渭也又東爲鞏縣卽后稷始封之鞏卽郃也所謂有郃家室者是也又東逕雍縣鳳翔府大興縣秦惠公之故居祈年橐泉皆在是也又東爲雍縣城南則秦德公居焉秦漢五時皆在其地又東

合漆水爲岐水大王立都渭北而兼跨周原故合兩地而稱岐周也又東逕槐里縣南卽周懿王所都也古名大丘則爲畜牧之地耳至秦改名廢丘以示周世不復興也項羽所立三秦此爲雍王張邯之國也廢丘對東則澇水自此入渭矣而秦之上林包澇水而對廢丘故水經謂爲上林故地也其曰故者秦舊也以別於漢武之所廣也渭又東則受豐水豐水卽周文王所都也又東北行則漢便門橋橫亘其上此時渭方自西南來未全折東故便門橋得以橫絕而徑達與平也又東則爲鎬水鎬卽周武王所都蓋與豐都東西對立又東逕磁

知新錄

卷十一

七

石門阿房之西門也又東逕漢渭城之南則秦咸陽矣秦咸陽孝公所都也在漢長安西北角故漢書紀高帝項羽自霸上而入秦都皆曰西上咸陽也漢都長安其城在渭之南面咸陽之東南也隋都亦在長安實漢城東南十三里隋文名其爲大興唐高祖因之遂以爲都宮朝城市悉用隋制第易名而已唐都城先統於雍州京兆府最後始名上都也高宗時於大興城之東北別建大明宮故號東內而大興遂名西內也西內卽唐太極宮也別有興慶在太極東角又名南內也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言雍州之境西南則包黑水而東距吳

河也冀河龍門河也堯都冀州龍門河正在其西故曰西河也黑水遠矣在唐為小勃律以及交廣皆是若流沙則又出葱嶺之西也五代帝都在禹貢雍州之境纔十之二三而予全舉雍名如堯都平陽而遂該括全冀名以冀方非失實也秦嘗名其都為雍縣唐嘗名其州為雍州皆本禹貢也雍壅也四面有山壅塞為固也

潘岳關中記曰秦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子午關為界二關之間是為關中此說未盡也函關秦所立矣而鳳州之散關隴西之隴關商州之武關原州之蕭關藍州之嶢關其名皆已先秦而出秦又自命其國土為關中則

知新錄 卷十一

凡地在四關之內者當繫關以為之名也若專指函谷一關則不該矣故顏師古曰自函谷以西總名關中三輔皇圖曰三輔者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中是為三輔郡皆有都尉又曰京兆在故城南冠里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扶風在夕陽街北此其麻治之所也唐通以關內道為畿內而中置京兆府立尹以治之城中立兩縣一隸萬年一隸長安亦倣漢意也 武帝思子宮在湖湖渭南也萬歲宮在汾陰汾陰河東也 岐周在鳳翔府西五十里鳳翔府東至唐都三百一十里渭水至雍州

岐陽縣與漆水杜水三者合會為一而岐水本名未改太王所邑在岐水之北岐山之南古語山南為陽水北為陽故詩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而後世又名其地為岐陽蓋山水皆可名陽也岐水之南有周原焉詩所謂周原膺膺是也太王初基在岐後跨渭而南兼有周原始改號周故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也水經曰岐水南五十里有邵亭邵公采邑又有周城周公采邑 史記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崇國在秦晉之間蓋龍門河之西也伐崇之後即遷都於豐豐水西有豐宮長安志曰其宮今在鄠縣靈臺靈沼靈圃皆屬其地靈臺遺址

知新錄 卷十一

貞觀時尚在故魏王泰括地志曰辟雍靈沼今悉無據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也武王繼文雖改邑於鎬而豐都元不移徙如伐商作洛大事皆步自宗周而往以其事告於豐廟不敢專也鄠在豐東二十五里故可步往也徐廣三輔錄左傳曰康有鄠宮之朝是亦循武王宗豐之意也 鎬水出鎬池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水經注曰鎬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武王自豐徙都於此相去二十五里鎬京亦名宗周諸家皆言自漢武帝穿昆明後鎬京故基淪入於池無復可究獨梁載言十道志曰鎬池一名元趾在昆明池北始皇毀之

詩曰彪池北流浸彼稻田則似別有彪池也水經曰郭水北流與彪合池也王公所傳則異曰彪流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又平陰道中山寇反壁日以遺鎬池君者指武王都鎬而言之蓋借伐紂之義以警秦也 秦都咸陽在府西徼北四十里本杜縣地至唐咸陽縣則在秦都之西二十二里名雖襲秦地非故處古語山南曰陽水北曰陽陽日也日出天東躔景斜射凡山之南面水之北厓皆先受照秦之所都蓋舉其義則在九峻山之南渭水之北名爲咸陽不爽矣若細推求則秦之朝宮苑殿固在渭北而秦都實跨渭水兼踞渭南不得名

新錄 卷十一

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則冀闕也者亦其寫放宮室之一歟 漢長安城在龍首山上周豐鎬之東北也龍首山來自樊川其初由南向北行至渭濱而始折轉向東漢之未央據其折東高處爲之張衡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抗者引而高之之謂也三秦記曰舊傳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成迹也唐大明宮亦就其趨東之隴以爲之址故正殿之名含元者高於平地四十尺其北行之勢垂坡東爲平原卽龍首原原有六坡隱起平地隋包據六坡爲都城名曰大興大興殿所據卽東垂之坡自北而南第二坡也唐高祖太宗建都因隋之舊特易名耳至高宗至龍首山東北角別爲大明宮 又有含元殿又北有宣政殿又北有紫宸殿此三殿南北相沓皆在山上至紫宸又北爲蓬萊則山勢盡矣故可引水以爲蓬萊山池此其大略也 漢高帝都長安因其縣有長安鄉而取之以名也地爲秦興樂宮卽長樂宮高帝改修而居之本秦之離宮亦不爲城張衡西京賦曰繚垣繚繚四百餘里華清宮繚垣周乎麗山是其例也唐之禁苑極爲廣袤亦僅有垣墻而已 漢書元鼎元年起栢梁臺三輔舊事云以香栢爲之香聞數十里三秦記曰上有銅鳳名鳳闕漢武

新錄 卷十一

作臺詔羣臣二千石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名栢梁體

黃圖曰長楊宮在整屋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漢修

飾之宮有垂楊因名五柞宮與長楊相去八里因有五

柞樹故名中間有青梧觀以梧名射熊館即長楊宮門

也黃圖曰長楊宮門曰射熊館秦漢遊獵之所也漢書

曰武帝好自擊熊相如從至上林上疏諫元帝亦幸長

楊成帝大誇胡人以多禽獸載檻車輪長楊射熊館令

胡人手自搏之楊雄上長楊賦合此數者言之乃知長

楊在上林苑中而射熊館乃在宮門之臺上搏獸射熊

必在此館為其館在門上凡獸可前人力可及也是故

言長楊宮必及射熊也 未央在漢城西隅而長樂亦

在東隅也元和志則曰兩宮相距中間正隔一里此

里即武庫樗里子墓介乎其中黃圖曰長安城經緯皆

三十二里則城中四面縱廣三十二里又曰未央周回

二十八里團三徑一則每當九里而贏也長樂周回二

十里用三一法度之則每面亦當七里近也兩宮橫亘

城之自為十六里其在都城之內東西自占半城矣

賈誼傳上方受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也武帝為

竇大主置酒宣室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

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晉灼曰

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殿在前殿之側齋則居之

淮南子曰武王殺紂於宣室漢亦用古也耶 漢書章

邯使長史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

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司馬司馬主武事

故宮之外門為司馬門應劭曰司馬門者宮內門也司

馬主兵禁之意師古曰衛尉入屯衛候司馬主衛士每

面各二司馬故四面八司馬也太公與梁王共車入朝

不下司馬門釋之劾奏之如淳曰宮衛令諸衛出入殿

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司馬門內則

為禁中孝元后父名禁避諱改禁為省中 黃山宮在

槐里縣南漢惠帝二年起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西至

黃山宮 元和志曰秦回中宮在鳳翔府大興縣西孝

文十四年匈奴入蕭關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

武帝四年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出蕭關應劭曰回中在

安定平高有險阻子按應顏謂在安定良是匈奴所燒

之宮不在雍亦不在甘泉若在雍境則雍縣已被兵豈

僅有覘報而已孟康曰此地有山險武帝宮也孟康之

說不是文帝時回中之宮已為匈奴所殺豈武帝另修

有宮也耶 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秦葬皇子起冢於

陂之上故曰皇子陂隋文帝改為永安陵杜甫詩天寒

皇子陂或書皇為黃誤 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武帝欲通西域為昆明之所閉隔聞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鑿此池習水戰期以伐之中有樓船上建樓櫓又有戈船上施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旒葆靡蓋照燭涯涘其始鑿也因以習戰久之乃為遊玩之地耳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志曰今為民田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塢武帝穿昆明池所造石闕堰縣西南三十二里昆水用此堰也唐初堰未廢中宗時安樂公主為請昆明為已有帝以民資蒲魚不可其請則是圖經之作當在文宗之後也 封禪

知新錄 卷十下 乘

書曰霸澹長水澧澆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祀郊祀志曰文帝出長門亭若見五人於道遂立五帝壇如淳曰長門亭名也亭以門為名而非城門之門也亦如鴻門之類然則門之取名長也其取之長水之義歟竇太主獻長門園武帝以為長門宮陳皇后以妒廢處於此司馬相如作賦者是也後因姚萇據有長安人以萇諱改長水為荆溪水而圖經又謂長安城門無名長門者不知長門乃亭名非必有門也未次道既辨之而韋述所著兩存不廢故見者難於遽明也 漢承明殿曲臺殿皆在未央宮中側有宣室殿故諸臣待

承明應劭曰曲臺秦皇所置漢書大射於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漢書又云成帝行幸曲臺張晏曰曲臺在長安臺臨道上如此則不在宮中深邃之地矣 桂宮有明光殿神明臺蓬萊山在未央北北宮有壽宮有明光宮太子宫明光宮有三一在北宮南與長樂相連者武帝大初四年起即王商之所指借欲以避暑者也別有明光宮在甘泉宮中亦武帝所造燕趙美女三千充之至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則近明光殿建禮門內得神仙門神仙門內得明光殿省中省中皆胡粉塗壁以丹漆地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雞舌香奏

知新錄 卷十下 乘

事此之明光殿約其方向必在未央正宮殿中不與北宮甘泉設為奇玩者比則臣下奏事之地也建禮門神仙門明光殿此三名呂圖及長安志皆無惟長安志有神仙殿而無神仙門至歷代宮名之書則於後漢門名有建禮豈此之所載明光者東都之殿耶 唐貞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帝奉觴上壽曰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漢至貞觀幾八百年離亂甚多理自不存又劉聖公傳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又按石虎建武十一年發梁雍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又隋文帝移都大興因其遺址

增修宮側未央池漢武庫又樗里子之墓用是推之則雖多更喪亂必謂高帝遺迹可慕故葺治此不廢絕之因也建章宮為王莽所毀取其材以立九廟唐敬宗寶曆二年修未央宮掘地得白玉牀其長六尺武宗因游畋至未央宮見其遺址詔葺之總三百四十有九間作正殿曰通光東曰韶芳亭西曰凝思亭立端門其內揭未央宮名命翰林學士裴素撰記按長安志未央自有通光殿此亦采舊名也 大興立名傳者不一或曰隋文帝封大興見長安記或曰宮之太極殿本大興村故名或曰隋文夢洪水浸沒都城故改營大興洪水者高帝名

知新錄

卷十

十一

十一

淵故也見通鑑兩京道里記曰煬帝夢太子勇領徒持兵問楊廣何在帝遂幸洛陽終身不敢留長安然韋述謂本大興村立名其說近之蓋嘗有僧坐大木曰此後當為宮殿也大木即在大興殿基上亦如漢高帝因長安鄉名而立為都名也 唐有浴室殿在紫宸殿東石林葉氏曰學士院北屏者浴室之南便於應召長安志有浴室門浴室殿浴室院 溫泉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在麗山西北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處即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并植松栢千餘株貞觀十八年詔闔立德營建宮殿御湯名湯泉宮太

宗臨幸製碑天寶六載改為華清宮於驪山上益治湯井為池臺殿環列山谷天寶四載置會昌縣即於湯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華清宮東北向正門曰津陽門東西曰開陽門西面曰望京門南面曰望京門津陽門之東曰瑤光樓南曰飛霜殿御湯九龍殿亦名蓮花湯七聖殿宜春亭重明閣四聖殿長生殿集靈臺朝元閣老君殿玉石為老君鍾樓明珠殿筓殿觀風樓鬪雞殿按歌臺毬場連理木飲鹿槽丹霞泉羯鼓樓祿山亂後罕復遊幸唐末遂皆隳廢溫泉在驪山與帝都密通自秦漢隋唐皆常遊幸惟玄宗特侈即山建宮百司各有寓止

知新錄

卷十

十一

自十月往至歲盡還宮又緣楊妃之故其奢蕩特為章著大抵宮殿包裹麗山一山而繚牆周徧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白居易作歌以為後鑒然詩不得其實華清宮本太宗溫泉宮也天寶六載始名華清而楊妃入宮以太真得幸已在三載則華清未名而妃已先幸今云春寒賜浴華清池始是初承恩幸時此已誤矣又曰七月七日長生殿此地乃齊宿禮神之所本非寢殿又未嘗七月至驪山則白歌皆不審也杜牧詩亦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元宗亦未嘗六七月幸華清進荔枝亦不在幸山時案白長恨歌以

一第1146 丹黃參四庫全書第 1 反正小

陳鴻所傳驪山事爲敘則白詩皆鴻所傳而爲之蓋王質夫用鴻勸白爲之而鴻亦謂得之傳聞非元宗本紀所載也然事有不必執泥者觀風殿有複道可以潛通大明則微行閒出亦不必專在十月也唐記有荔枝香曲曰貴妃生日譙長生殿南方適進荔枝因以名曲則荔枝熟時亦自可幸驪山也 高祖初荆蓬萊宮至上元二年延英殿當御座生玉芝則是初有大明卽有延英殿顧召對宰臣則始於代宗代宗以苗晉卿年老蹇甚聽入閣不趨爲御延英此優禮也按六典宣政殿西上閣門之西卽爲延英門門左卽延英殿故陽城欲救知新錄

卷十一

延英門請對勿令正衙奏事則羣臣皆得乞對延英獻宗時元稹爲拾遺乞於延英訪問也其後諸州刺史遇延英卽入陛辭則是外官亦得詣延英矣元和四年御史臺奏延英開日郡臣不得前知云則是凡開延英初無定日御宣政殿臨時奏請也錢希白之言曰此內有公事商量卽降宣付閣門開延英閣門翻宣申中書並榜正衙門則臨時不可預擬其日矣至天祐元年詔今後每月許一五九開延英如有公事中書門下具牒中奏請開延英不計日數前此未有也若宰臣奏開延英其來已久韓暉爲御史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未嘗知新錄

卷十一

大明宮有螭頭為其據高而道峻故兩旁有石扶欄欄有石柱其上壓頂石則刻蟠以文之王仁裕自蜀入洛過長安記其所見曰舍元殿前玉階三級第一級可高二丈許每出一石螭頭東西鱗次一一皆存猶不傾墊第二第三級各高五尺蓮花石頂亦存階兩面龍尾道各六七十步方達第一級花磚微有虧損予詳其說而詳其制蓋舍元殿南疏階升殿凡為之大層自下而上其下兩層皆培土鋪磚為坡陀斜道不疏小級其鋪磚處逶迤屈曲凡七其轉故自丹鳳門北望則如龍行而垂其尾其義亦因龍首山而為之名也其培土處合為

知新錄

卷十一

十一

一階而階上所鋪磚道則分而為兩可以引班對上故仁裕曰階兩面龍尾道各六七十步也其兩畔亦有石欄石欄柱之頂止刻蓮花不刻螭頭矣此兩層之上又有一大層則仁裕之謂第一級矣與殿墀相接高二丈制度不同下兩層列不為級謂之小級兩旁扶欄有石柱壓柱橫石即刻螭首左右二史所立則直第二螭也此皆舍元之制而宣政紫宸唐志未載其制唐志曰天子御正殿起居即舍人分左右立有命則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夫正殿宣政殿也既曰俯陛則是命出墀上人立墀下又曰若仗在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第二螭

首和墨濡筆即坳處夫內閣者紫宸殿也第二螭首者紫宸前自上而下第二小闕橫頂之飾也坳處即闕石之窪陷而確不盡平者也唐之三殿合二者而求之紫宸之螭首志已明載而二史之在宣政又云俯陛乃可聽命則陛峻必有石螭自可因事想制矣唐制每遇朝日左右史皆入分立赤墀之下李肇國史補曰兩省詭起居為螭頭以其立近石螭也張次宗傳文宗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韋絢初除右史中謝置筆札於玉階欄楯之石趨而書辭拜舞焉蓋二殿也者南北相垂先舍元次宣政又次紫宸皆在龍首山上古記龍首山近謂

知新錄

卷十一

十一

處高三十丈今舍元殿墀高於平地四十尺則四丈耳是舍英雖高未據極也故其後為宣政為紫宸地轉北則階愈高升殿不能不為峻道此螭頭不待察而知必有也又北為蓬萊殿又有蓬萊池其禁苑又在東內苑之北東內苑有龍首池池上有龍首殿謂此水從龍首來故名也龍首渠在平池池亦當在平地不在山上矣大明宮地太極宮之後苑東北面射殿也地在龍首山上太宗初於其地營永安宮以備太上皇清暑九年正月雖常改名大明宮太上皇仍居大安不曾徙入龍翔二年高宗染風痺惡太極宮卑下故就修大明宮改

名蓬萊宮取殿後蓬萊池爲名至三年四月移仗御蓬
萊宮之舍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改咸亨元年改蓬
萊宮爲含元殿長安五年又改爲大明宮宮南端門名
丹鳳則在平地矣門北三殿相沓皆在山上平紫宸又
北則爲蓬萊殿北有池亦名蓬萊池則在龍首山北平
地矣六典曰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其西接宮城之東
北隅夫其宮城正西乃與大明宮之東北相接則凡大
明一宮皆在太極宮之東北也故長安志敘載其地比
太極宮承天門則退北三坊取此三坊地而中析之以
爲六坊中六坊地以爲丹鳳中門正街西有橫街可以
知新錄 卷十一

龍首渠水自城南而注入於此則可見其不在山上矣
惟其三面皆低而大明之基獨高故長安志曰大明宮
北據高原南望爽塏望終南如指掌在京坊市可俯而
窺也未央本亦高不減大明惟其取土爲城故殿基稍
低三秦記曰長安城池皆黑壤今城赤如火堅如石關
中記曰取山土以爲城也括地志曰山首在長安故城
中自漢築長安城及營宮殿咸以堙平其餘卽今宮城
太倉以東也按括地志太宗子魏王泰所爲也作志之
時唐止有西內卽太極未有東內其謂餘山之在太倉以
東者其後大明宮據以爲基也說皆相應也若太極宮
知新錄 卷十一

達於承天南卽朱雀正街矣其餘百司庶府居民第宅
悉仍大興都城之舊無所更易故東內大明宮雖曰初
營而朝市仍隋舊無所增移也龍首山首枕渭之南
岍尾達樊川首高尾下在漢長安城南逶迤而北至建
章宮上下乃始折北而趨東漢世未央宮在折北向東
之地其基已高故宮殿皆出長安城上張衡曰疏龍首
以抗殿也未央又東龍首愈增高而唐大明宮尤在高
處故含元殿基高於平地四丈含元之北爲宣政宣政
之北爲紫宸地每退北輒又加高至紫宸則極矣其北
遂爲蓬萊殿殿有池則平地矣大明之東有苑苑有池

在南舍山而就平地也宜春之苑漢史凡三見其實
只兩耳曰苑者地在下杜曰宜春宮者卽下杜苑中宮
也皆秦創也曰宜春觀者則在鄠縣漢武帝之所造也
東方朔傳曰武帝東遊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
城東南卽唐曲江也子嬰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相如
從武帝獵長楊還過宜春奏賦以哀二世其賦曰臨曲
江之陘州望南山之參差又云弔二世持身之不謹兮
墓蕪穢而不脩按此則二世之所葬相如之所取賦漢
之曲州唐之曲江皆在下杜之宜春也其苑與宮秦創

而唐因之也至於宜春觀乃秦上林故地水經曰澇水
逕漢宜春合漢陂入渭說者誤合為一則失之遠矣
曲江本秦之隄州至漢為宜帝樂遊廟亦名樂遊苑亦
名樂遊原地最高四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暹以地高
不便故鑿之為池以厭勝之又引黃渠水穿城而入故
隋世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劉餗小說曰園本曲江
文帝惡其名曲改名芙蓉韓愈詩曰曲江千頃 荷淨
平鋪紅葉蓋明鏡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後賜寧
申岐薛王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
即此被褱帘幕雲布車馬填塞詞人樂飲歌詩南即紫

知新錄

卷十一

雲樓西即杏園慈恩寺花苒環周煙水明媚先是鄭注
言秦中有災宜以土工厭之如濬昆明曲江二池文帝
又讀杜甫詩江頭宮殿鎖千門遂思復昇平事而加修
狃焉漢武帝時周回六里唐周七占地三十頃又加
展拓矣 五味陂在鄠縣西五里源出終南山有五味
陂其魚甚美因加水為漢陂杜甫賦漢陂有日水面月
出藍田湖是也 漢都城在長安鄉鄉在渭水之南桂
縣地也隋唐都城在龍首原原蓋漢都城東南十三里
也隋正宮及殿皆名大興至唐改名太極也宮北有內
苑有禁苑而宮居都城之北內苑又居宮北禁苑又居

內苑之北也禁苑廣西面全包漢之都城東抵霸水其
西南兩面攙出太極宮前與承天門相齊承天門之西
南排立三門昔禁苑之門曰光化曰芳林曰景耀皆南
向此西內太極宮及宮北內苑禁苑地望之詳也高宗
即太極宮東北取苑地是大明宮其廣袤亦及五里五
里之東向有餘地可以為苑故大明東面有東內苑苑
中有龍首殿龍首池也此內東苑者包大明宮之東面
而向南直出與大明宮城之丹鳳門相齊其苑之南亦
有三門延政門在正南太和門在東左銀臺門在北此
苑之北亦抵禁苑是漢唐三宮之別而唐世三苑之分

知新錄

卷十一

單

也 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皇城又內
一重名宣城亦名子城子城之內入殿者為殿門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二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古欽曹志宏浚源

潭濱黃宗義蓮坡

洪源洪慎行若山

新安汪德齡汝錫 參校

汴梁宮

廉訪使楊文憲公煥 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常作汴故宮

記云已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史宴於廢宮之長

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為纂其大槩云皇城南門外南薰

知新錄 卷十二

南城之北新城門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

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

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

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

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

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

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

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

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

德殿隆德之右曰東上閣門左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

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

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

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

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

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西曰涼

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

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

錫神運萬歲峰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

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湧翠峰峰之

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

知新錄 卷十二

曰蓬萊殿長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州殿長生之

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門東曰尚食局

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

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秘書監

秘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

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

曰拱衛門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

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

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

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

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
 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太
 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竝小東華與正東華
 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
 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官苑司官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
 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撤合局嘉瑞
 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竝
 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
 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竝不錄
 觀其制度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珠璣華麗之室即無也公又有錄汴梁宮人五言絕句
 一十九首今記其一二於此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
 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又一首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
 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錢

南渡宮殿

陳隨應南渡宮門記云杭州治舊錢王宮也紹興因以
 為行宮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
 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瑞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朶
 殿接脩廊為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
 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廚天章等閣廊回路

轉眾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出拱殿
 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修廣各丈
 五朵殿四兩廊各二十四殿門三間內龍墀折檻殿後
 擁舍七間為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殿隨時易名
 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
 武舉及第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
 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芙蓉環朱闌二里
 至外宮門節堂後為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
 外密子入內宮門右為贊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
 扁新益外為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疑

知新錄 卷二十二

華殿瞻策堂環以竹左寢右齊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
 楹左彙齋太子門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已堂重簷
 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
 修廊右博雅樓十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
 出秋千對揚春亭清畫亭前芙蓉後木樨五質亭梅繞
 之由繹已堂過錦膳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
 苑梅千樹曰梅岡亭曰冰乳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
 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
 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祐聖祠曰慶和泗州曰慈
 濟鍾呂曰得真橋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

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爲翠寒
堂不施丹雘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
嵬爲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吳知古掌林修每三茅
觀鍾鳴觀堂之鍾應之則駕輿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
履鳥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惟石夾列
獻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淡杳豁然平朗翬飛翼拱凌
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正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
古紫宸等殿木圍卽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
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蟻聚焉又東過閣子庫廡思
殿儀鸞修內人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此上二記宋
之宮闕槩可見矣

元季宮殿

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師以爲天下本右掖太行左注滄
海撫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翔方峙萬歲山浚太液水
派玉泉通金水縈畿帶海負山引河壯哉帝居擇此天
府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門正南曰麗正
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
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
曰和美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大內南臨麗正
則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閣宮城周回九里三十步東

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丈甍甃至
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時動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卽工
分六門正南曰崇天十二間五門東西一百八十七尺
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左右各樓二朵樓登門兩斜
廡門闕上兩觀皆三朵樓連朵樓東西廡各五間西朵
樓之西有塗金銅幡竿附宮城南面有宿衛有廬凡諸
宮門皆金鋪朱戶丹楹藻繪彤壁琉璃瓦飾簷脊崇天
之左曰星拱三間一門東西五十五尺深四十五尺高
五十尺崇天之右曰雲從制度如星拱東曰東華七間
三門東西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華
制度如東華北曰厚載五間一門東西八十七尺深高
如西華角樓四據宮城之西隅皆三朵樓琉璃瓦飾簷
脊直崇天門有白玉石橋三虹上分三道中爲御道鑄
百花蟠龍星拱南脊御膳亭亭東有拱辰堂蓋百官會
集之所東南角樓東差北有生料庫庫東爲柴場夾垣
東北隅有羊園西南角樓南紅門外留守司在焉西華
南有儀鸞局西有鷹房厚殿北爲御苑外周垣紅門十
有五內苑紅門五御苑紅門四此兩垣之內也大明門
在崇天門內大明殿之正門也七間三門東西一百二
十尺深四十四尺重簷日精門在大明門左月華門在

大明門右皆三間一門大殿乃登極正旦壽節會朝之正衙也十一間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三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間深二百四十尺廣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寢室五間東西夾六間後連香閣三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青花石礎白玉石圓礪文石甃地上籍重茵丹楹金飾龍繞其上四面朱瑣窓藻井間金繪飾燕石重陛朱闌塗金銅飛雕冒中設七寶雲龍御榻白蓋金縷繡並設后位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前置燈漏貯水運機小偶人當時刻捧牌而出木質銀裹漆窰一金雲龍蜿蜒繞之高一丈七尺貯酒可

知新錄 卷十一

五十餘石雕象酒卓一長八尺闊七尺二寸玉窰一玉編磬一巨笙一玉笙玉筵篔簹咸備於前前懸繡緣朱簾至冬月大殿則黃猫皮壁帳黑貂褥香閣則銀鼠皮壁帳黑貂煖帳凡諸宮殿乘輿所臨御者皆丹楹朱瑣窓間金藻繪設御榻褥咸備屋之簷脊皆飾琉璃瓦文思殿在大明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紫檀殿在大明寢殿西制度如文思皆以紫檀香木為之縷花龍涎香間白玉飾壁草色髹綠其皮為地衣寶雲殿在寢殿後五間東西五十六尺深六十三尺高三十尺鳳儀門在東廡中三間一門東西一百尺

深六十尺高如其深門之外有庖人之室稍南有酒人之室麟瑞門在西廡中制度如鳳儀門之外有內藏庫二十所所為七間鍾樓又名文樓在鳳儀南鼓樓又名武樓在麟瑞南皆五間高七十五尺嘉慶門在後廡寶雲殿東景福門在後廡寶雲殿西皆三間一門周廡一百二十間高三十五尺四隅角樓四間重簷凡諸宮周廡並用丹楹彤壁藻繪琉璃瓦飾簷脊延春門在寶雲殿後延春閣之正門也五間三門東西七十七尺重簷懿範門在延春左嘉則門在延春右皆三間一門延春閣在間東西一百五十尺深九十尺高三百尺

屋在廊七間廣四十五尺深一百四十五尺高五十五尺寢殿七間東西夾四間後香閣一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七十五尺高如其深重簷文石甃地藉花毳褥簷帷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銅冒楯塗金雕翔其上閣上御榻二柱廊中設小山屏床皆楠木為之而飾以金寢殿楠木御榻東夾紫檀御榻壁皆張素畫飛龍舞鳳西夾事佛像香閣楠木寢床金縷褥黑貂壁帳慈福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明仁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慈福景耀門在左廡中三間一門高三十尺清灑門在右廡中制

度如景耀鐘樓在景耀南鼓樓在清灑南各高七十五尺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玉德殿在清灑外七間東西一百尺深四十九尺高四十尺飾以白玉甃以文石中設佛像東香殿在玉德殿東西香殿在玉德殿西宸慶殿在玉德殿後九間東西一百三十尺深四十尺高如其深中設御榻簾帷衾褥咸備前列朱闌左右闌二紅門後山字門三間東更衣殿在宸慶殿東五間高三十尺西更衣殿在宸慶殿西制度如東殿隆福殿在大內之西興聖之前南紅門三東西紅門宮各一繚以磚垣南紅門一東紅門一後紅門一光天門光天殿正門也五間三門高三十二尺重簷崇華門在光天門左膺福門在光天門右各三間一門光天殿七間東西九十八尺深五十五尺高七十尺柱廊七間深九十八尺高五十八尺五寸重簷藻井瑣窗文石甃地藉花毳榻懸朱簾重陞朱闌塗金雕冒楯正殿縷金雲龍樟木御榻從臣坐床重列前兩傍寢殿亦設御榻衾褥咸備青陽門在左廡中明暉門在右廡中各三間一門翥鳳樓在青陽南三間高四十五尺驂龍樓在明暉南制度如翥鳳後有牧人宿衛之室壽昌殿又曰東煖殿在寢

殿東三間前後軒重簷嘉禧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壽昌中位佛像傍設御榻針線殿在寢殿後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侍女直廬五所在針線殿後又有侍女室七十二間直廬後及左右浴室一區在宮垣東北隅文德殿在明暉外又曰楠木殿皆楠木爲之三間前後軒一間盞頂殿五間在光天殿西北角樓西後有盞頂小殿香殿在宮垣西北隅三間前軒一間前寢殿三間柱廊三間後寢殿三間東西夾二間文宸庫在宮垣西南隅酒房在宮垣東垣隅內庖在酒房之北興聖宮在大內之西北萬壽山之正西周以磚垣南關紅門三東西紅門各一北紅門一南紅門外兩傍附垣有宿衛直廬凡四十間東西門外各三間南門前夾垣內有省院臺百司官侍直板屋北門外有窰花室五間東夾垣外有宦人之室十七間凌室六間酒房六間東北西門外碁置衛士直宿之舍二十一所所爲一間外夾垣東紅門之直儀天殿弔橋西紅門一達徽政院門內差北有盞頂房二各三間又北有屋二所各三間差南有庫一所及屋三間北紅門外有臨街門一所三間此夾垣之北門也興聖門與聖殿之北門也五間三門重簷東西七十四尺明華門在興聖門左肅

章門在興聖門右各三間一門興聖殿七間東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柱廊六間深九十四尺寢殿五間兩夾各三間後香閣三間深七十七尺正殿四面朱縣瑣窗文石甃地藉以毳褥中設展屏榻張白蓋簾帷皆線繡爲之諸王百寮宿衛官侍宴牀重列左右其柱廊寢殿亦各設御榻褥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塗金冒楯覆以白磁瓦碧琉璃飾其簷脊弘慶門在東廡中宣則門在西廡中各三間一門凝暉樓在弘慶南五間東西六十七尺延顯樓在宣則南制度如凝暉嘉德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各三間重簷寶慈殿在寢殿西制度同

嘉德山字門在興聖宮後延華閣之正門也正一間兩夾各一間重簷一門脊置金寶瓶又獨脚門二周閣以紅板垣延華閣五間方七十九尺二寸重阿十字脊白琉璃瓦覆青琉璃瓦飾以簷脊立金寶瓶單陛御榻從臣坐床咸具東西殿在延華閣西左右各五間前軒一間圓亭在延華閣後芳碧亭在延華閣後圓亭東三間重簷十字脊覆以青琉璃瓦飾以綠琉璃瓦脊置金寶瓶徽青亭在圓亭西制度同芳碧亭浴室在延華閣東南隅東殿後傍有盞頂井亭二間又有盞頂房三間畏吾兒殿在延華閣右六間傍有窰花半屋八間木香亭

在畏吾兒殿後東盞頂殿在延華殿東版垣外正殿五間前軒三間東西六十五尺深三十九尺柱廊二間深二十六尺寢殿三間東西四十八尺前宛轉置花朱闌八十五扇殿之傍有盞頂房三間庖室二間面陽盞頂房三間妃嬪庫房一間縫紉女庫房三間紅門一盞頂之制三椽其頂若筍之平故名西盞頂殿在延華閣西版垣之外制度同東殿東殿之傍有庖室三間好事房二各三間獨脚門二紅門一妃嬪院四二在東盞頂殿後二東西盞頂殿後各正室三間東西夾四間前軒三間後有三椽半屋二間侍女室八十三間半在西東妃嬪院左西向半在西妃嬪院右東向室後各有三椽半屋二十五間東盞頂殿紅門外有屋三間盞頂軒一間後有盞頂房一間庖室一區在凝暉樓後正屋五間前軒一間後披屋三間又有盞頂房一間盞頂井亭一間周以土垣前闢紅門酒房在宮垣東南隅庖室南正屋五間前盞頂軒三間南北房各三間西北隅盞頂房三間紅門一土垣四周之學士院在閣後四盞頂殿門外之西偏三間生料庫在學士院南又南爲鞍轡庫又南爲軍器庫又南爲庖人牧人宿衛之室藏珍庫在宮垣西南隅制度如酒室惟多盞頂半屋三間庖室三間萬

壽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繕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疊玲瓏石爲之峰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至其後轉機運漑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出東西流入於太液池山前有白玉石橋長二百餘尺直儀天殿後橋之北有玲瓏石擁木門五門皆爲石色內有隙地對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床左右皆有登山之徑縈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山之東有石橋長七十六尺濶四十一尺半爲石渠以載金水而流於山後以汲於山頂也又東爲圓臺狀如禽在焉廣寒殿在山頂七間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瑣窗板密其裏編綴金紅雲而蟠龍矯蹇于丹楹之上中有小玉殿內設金嵌玉龍御榻左右列從臣坐牀前架黑玉酒瓮一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於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又有玉假山一峰玉響鐵一縣殿之後有小石笋二內出石龍首以嚙所引金水西北有廁堂一間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間高三十八尺金露亭在廣寒殿東其制圓九柱高二十四尺尖頂上置琉璃珠亭

後有銅幡竿玉虹亭在廣寒殿西制度同金露方壺亭在荷葉殿後高三十八尺重屋八面重屋無梯自金露亭前複道登焉又曰線珠亭瀛洲亭在溫石浴室後制度同方壺玉紅亭前仍有登重屋複道亦曰線珠亭荷葉殿在方壺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三十尺方頂中置琉璃珠溫石浴室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二十三尺方頂中間置塗金寶瓶圓亭又曰膳粉亭在荷葉稍西蓋后妃添妝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東差北三間東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西北制度如介福馬潼室在介福前三間牧人之室在延和前三間庖室在馬潼前東浴室更衣殿在山東平地三間兩夾太液池在大內西周若干里植芙蓉儀天殿在池中圓坻上當萬壽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圍七十尺重簷圓頂蓋圓臺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茵中設御榻周闢瑣窗東西門各一間西北廁堂一間臺西向列甃塼龕以居宿衛之士東爲木橋長一百二十尺濶二十二尺通大內之夾垣西爲木弔橋長四百七十尺濶如東橋中闕之立柱架梁於二舟以當其空至車駕行幸上都則留守官移舟斷橋以禁往來是橋通輿聖宮之夾垣後有白玉石橋乃萬壽山之道也犀山臺在儀天殿前水中

上置木芍藥隆福宮西御苑在隆福宮西先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間兩夾二間柱廊三間龜頭屋三間丹楹瑣窗間金藻繪玉石礎琉璃瓦殿後有石臺山後闢紅門並立紅門三三門之外有太子幹耳朶荷葉殿殿在香殿左右各三間圓殿在山前圓頂上置塗金寶珠重簷後有流杯池池東西流水圓亭二圓殿有廡以連之歇山殿在圓殿前五間柱廊二各三間東西亭二在歇山後左右十字脊東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直東西亭之南九柱重簷亭之後各有侍女房三所所為三間東房西向西房東向前闢紅門三門內立石以屏內外外築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棕毛殿在假山東偏三間後盃頂殿三間前啓紅門立垣以區分之儀鸞局在三紅門外西南隅正屋三間東西屋三間前開一門史官虞集曰嘗觀紀藉所載秦漢隋唐之宮闕其宏麗可怖也高者七八十丈廣者二三十里而離宮別館綿延聯絡彌山跨谷多或至數百所嘻真木妖哉由余有言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苦人矣由余當秦穆之時為是言俾見後世之侈何如也雖然紫宮著乎玄象得無棟宇有等差之辨而茅茨之簡又烏足以重威於四海乎集佐修經世大典將作所疏宮

闕制度為詳於是知大徑庭于古也云
 明南京北京宮殿
 朱國禎曰南京宮殿作於吳元年先十二月甲子日興工所司進圖悉去雕琢奇麗者門曰奉天三殿曰奉天曰華蓋曰謹身兩宮曰乾清坤寧四門曰午門曰東華西華立武大略已定登極前一月御新宮以即位祭告上帝十年改作大內午門添兩觀中三門東西為左右掖門奉天門之左右為東西角門奉天殿之左右曰中左中右兩廡之間左文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右順及文華武英二殿至二十五年改建大內添承橋又建端門承天門樓各五間及長安東西二門而西宮則上燕居之所也太祖集諸地師數萬人卜築大內填燕尾湖為之雖決於劉基實上內斷基不敢盡言也二十五年後知其悞乃為文祭光祿寺電神云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鑑朕此心福其子孫云云此真大聖人心腸故文皇北都享國長久文皇初封於燕以元故宮為府即今之西苑也靖難後就其地亦建奉天諸殿十五年改建大內于東去舊宮可一里悉

如南京之製而弘敞過之卽今之三殿正朝大內也此得地脈盡處前挹九河後拱萬山正中表宅水隨龍下自辛而庚環注皇城繞巽而出又五十里合於潞河余過西華門馬足恰恰有聲俯視見石骨黑南北可數十丈此真龍過脈處出西直門高粱橋一帶望之隱隱隆隆可七十里天造地設至我明始開天壽山又足以配帝王萬萬世之傳寧有極哉既遷大內東華門之外逼近民居喧囂之聲至徹禁御未暇經理又殿成卽遇災以奉天門爲常朝之所故諸宮闕及各衙門皆未備至宣德七年始加恢擴移東華門於河之東遷民居於西

新錄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日上諭以永樂殿災尚有門代今滿區一空禁地可乎殿庭無不復之理當仰承仁愛母實直爲忠於是禮工二部言正朝重地亟宜修復但事體重大工費浩煩容臣等會同勘議上曰當先作朝門并午樓爲是殿堂卽隨次爲之明年七月大朝門等工成四十一年九月三殿成時上性嚴急諸臣竭力從事隨宜參酌須彌座缺壞者補之柱小者束之短者梁之始得集事旣成工部請額諭曰朝殿太祖名之成祖因之今只仍祖定惟天字當出奉字上敬天作基可也於是部臣謂當爲橫匾天字居中兩傍稍下相對上復以爲不雅取洪範義改奉天殿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華蓋殿爲中極殿殿爲建極仍直匾順書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歸極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曰宣治又改乾清右小閣曰道心旁左門曰仁蕩右曰義平攷太祖以奉天名殿此自來所無其名之正亦自來所不及方幸汴梁卽築奉天臺今在藩司治後蓋太祖心與天合故念念在茲不敢忘世宗旣改大禮志羣臣力爭遂改郊改廟一切變易從新并改殿名大臣隨聲附和舉朝皆震懼不敢言穆廟立應詔陳言者每每有復殿名一欸時亦不從今劫灰已久未暇議及日後

工完聖明深念祖德仍奉天之舊可也兩宮之災則正德九年與萬曆二十年各一次旋即葺復而今新宮尤偉蓋工部以殿材移用故也若在世廟時亦必易名矣南城在大內東南英皇自北歸居之其中翔鳳等殿石欄于景皇帝方建隆福寺命內官悉取去爲用又聽奸人言伐四圍樹木英皇甚不樂既復辟悉下內官陳謹等四十五人於獄令鎖項修補完備各降其職尋增置各殿三年十一月告成正殿曰龍德南門曰丹鳳殿後鑿石爲橋其後疊石爲山曰秀巖山頂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又其後曰圓殿引水環之左右列以亭館維植奇花異木其中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宴賞世廟中復臨幸余備史官丁酉八月遊其中得悉勝概石橋通體皆盤雲龍勢躍躍欲動東爲離宮者五大門及殿皆南向每宮殿後一小池跨以橋池之前後爲石壇者四植以栝松最後一殿供佛甚奇古左右圍廊與後殿相接其制一律想做大內式爲之太祖欽定所謂盡去雕鏤存樸素者梳粧臺大內後苑山石宣宗廣寒殿記詳矣倘有所謂梳粧臺者相傳起于遼之蕭后考之遼史望氣者言女直有天子氣甚旺遣使跡所自起乃小石山玲瓏奇特時女直方臣于遼遼多所需索因請

此山自行輦取許之乃大發人夫鑿而載之鑿之夜山鳥皆悲鳴卽以其石築臺此臺與山之所自起也其後益以艮嶽當是金完顏亮以前事宣皇止以艮嶽立論當時閣臣宜密奏補所未足而竟寂寂豈畏宣皇英明不敢言抑原昧其來歷故然耶

棠書秦漢隋唐宮殿及汴梁南渡宮殿隨又錄虞伯生元季宮殿茲補錄朱國禎所論明南北宮殿用成一書嗚呼永黍興懷古今一致安用是喃喃哉不知按圖索駿駿固難求以跡思名事皆陳列懷古者讀其書神遊其境不致歎憑弔之無由是則予纂輯之意云耳

仲長統論大位

仲長統曰夫人待君子然後化成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任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旣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者未必不由此也誠哉至言今世居大位徒藉清高之名而庶務不理者多也開虛僞之名五字人或知之

地之性五字人見不到此真伐毛洗髓之論士君子不素位而妄言清高者當亦廢然而近矣

量如天地

人識量福淺皆由未學若能知得道體量界自然宏大人識量福淺皆由未學若能知得道體量界自然宏大人識量福淺皆由未學若能知得道體量界自然宏大程氏遺書最說得好云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有天地之量斗筲之量固不足算如鍾鼎江河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鄧艾年七十位三公處得甚好及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破符堅報至不喜歸折屐齒終強不得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不同其為酒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益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只是識量不足也

相度

讀書鏡云李沆為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抵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非信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於馬上踉蹌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為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為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才德而獨知難能者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才德而獨於輔臣又責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也婦道也地欲而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蝦蟇禪一跳即倒耳

美則歸君

晏子之使魯也景公與大臺之役晏子歸而諫止其君矣出而鞭朴其役夫速臺成焉聲譽歸之君災禍歸之身君子所以歎也子罕之相宋也爵賞君行之刑戮身行之君當其美臣受其惡宋君所以歎也是以子路治蒲簞食壺漿以饋饑者夫子使子路止之非止出之行仁也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將焉用之

秤停

劉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見馮當世言及熙寧初與陳揚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揚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亦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即惠穆公也此出宋趙善瑋自警編棠謂諸葛公云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低昂秤停云者即無低昂之謂也秤非停不見其平停非秤不得其要此二字捨一不得也或曰停調停也作調停解更有作用在棠思既能如秤又能調停非有經有權者不能為人如武侯可矣

厚德

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邵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范蜀公榮求盧公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為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涑水記聞王太尉薦寇萊公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曰卿稱其美

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儉德化人

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隍為當時第一即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見聞靡然自化不可勝紀昔公儀休為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下民爭利益其儉德清望足以動人如此

大耐官職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

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太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何如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爲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文正寬厚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

知新錄

卷十一

十一

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饗人私食公曰盡一斤可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

雅量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復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

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傍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裘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大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日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則識進則量進曰

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棠謂間氣與正氣不同伊川謂魏公是間氣可知仍有不足在

夏忠靖公器宇靚深閼廓不見涯涘嘗有從吏污公金織賜衣懼而逃者公曰污可浣何懼爲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是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于王子明韓稚圭之度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薛文清公曰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內集呂正獻掌記曾宐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彙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謨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漸漬逮乎數世乃爲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達賢錄棠未見元朝之書當不至湮沒無聞有志之士務爲搜訪以廣其傳亦培養人材之一助

戒更革

劉元城論本朝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沆之所云大似失言然有深意沆嘗云祖宗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趙韓王爲相置二大甕於座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卽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一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法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

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不看詳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時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磨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知揅歎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于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見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誣乎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

老成人

元人爲宰相須福德才量四者兼備之說誠亦前人所未道也然君子所務亦惟曰德才量而已而福不與焉史漸曰忠厚近迂濶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老臣舊德功業已見于時聞望以孚於衆商功利

謀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廊廟天下想聞其風
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勵偷如太山喬嶽初無運動之
勞而功之及人厚矣蕩之什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謝枋得曰三代以上國有大事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
國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無
侮老成人盤庚所與也曰汝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周
王所以訓也棠攷國家不可一日無老成人昔李固謂
樊英黃瓊楊厚等免歸一日朝會諸侍中竝皆年少無
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爲可歎息如固之奏此豈少年
浮薄者之所能測識哉至於庶民之家以老成爲遲鈍
往往相與忽之是以風俗日趨於下流而莫之救矣

愛名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
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
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
去矣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循吏行事本人情而不泥乎大法於訓誨之中每存寬
厚之意漢卓茂之所言所行者是也昔卓茂爲密令勞
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

欺之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
亭長爲從女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
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
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
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之
所責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
致餽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
威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
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
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茂笑曰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
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
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忍辱負重

孫權以陸遜爲鎮西將軍諸將不相聽從遜按劍曰主
上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
負重故也棠按忍辱二字是立身大本領古來能忍辱
者成大事不能忍辱者債事屈指敷陳不可枚舉蓋能
忍辱方能負重非徒忍辱而不負重者可得而籍口也

經理流民

成化初年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昔同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盧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荆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

卷十一

雜

雜

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右都御史李賓淡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蒞其事傑受命馳至徧歷諸郡縣溪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原附籍為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設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郎津之地置郎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

州之地為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於鄖陽以為保障之計經畫已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而好德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稅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鄖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其在總督三才上悉從之擢道宏為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進傑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上卒漢南諸郡縣之民間之莫不流涕皆為立祠焉傑山西陽城人湖廣通志曾氏熙曰惟荆襄迤西多長山大谷土壤腴沃物產富穰寒者易以為衣饑者易以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趨之往歲流民潛聚去而復來固其所也為政者奈何違天地之利而拂民之性乎原公置立州縣安集流移亦惟因其利而利之順其性而導之耳昔周公蒞殷頑民遷於濟邑戒長民者不忌於凶德君陳繼治之未嘗忿嫉於頑比年以來山嵐屯

聚新附土著之民莫不相生相養安於無事之天非獨
流民與州縣之利實國家萬世之利也按流民之患自
古有之而制置之術莫不善於西晉莫善於原子英此
舉西晉流民失處遂致李特據有已蜀首亂天下成化
劉千斤李胡子之亂流逋百萬其不爲西晉者毫髮昔
江統徒戎論不庸於時識者至今爲恨周文安流民說
獲用於君相如響斯應又得原子英以推行之遂臻保
釐安集之效子孫黎民永孚於休鴻雁之什周宣王不
得專美矣究一時明良聽言惟賢籌國安民之美深可
爲世法故著之

收豪傑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然則盜賊之
內豈無豪傑蓋此輩平時不能於制科取功名又不甘
鬱鬱牖下遇竊發之徒便爾出身入夥此其間不先有
以安之則釀禍必熾若在太平之日自可無虞若在擾
攘之會不可置而不問也旨哉富蘇秦三公之言也富
弼言於仁宗曰訪得多有凶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
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仕進無路
心常快快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
藝因此張大胸膽遂生權謀每遇災祥便有竊議自負

所圖甚大茂視州縣既不應舉又不別營進身往往晦
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此輩散在民間
實多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靡之使所謀不成
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
逸薦於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蘇軾言於仁宗曰夫
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
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臣願特爲京東西
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
取人故得士爲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
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
鯢鯢爲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其選士人

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才
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
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
之黨可得而籠取也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於神
宗曰揚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成作敵而班固
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
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
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
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

切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魯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從秦觀曰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所可浚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

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蹄躡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浚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惟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棠謂國家處擾攘之日誠如三公之言也先事預防收攬豪傑則黃巢張士誠可不取私鹽張榮亦必不爲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吳昊亦不爲夏人所_用黃師宓亦不立儂氏之謀徐伯祥亦不引交人入寇矣

吏事

張芸叟云初遊京師見歐陽公多談吏事疑之曰學者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

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臨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乃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此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居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亦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

知新錄 卷十三

卷十三

卷十三

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棠見今之負文名者喜言文章恥言政事故舉昔之名賢以相勸勉潤身及物非是兩途不可不淡致意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二終

姪日午孫

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三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錫山王 賚傳巖

新安汪 說方宜

梅莊吳瞻麓錄檢

古欵朱 珣與白 泰校

禮樂因時而變

莊子言先王之迹若芻狗又言三皇五帝之禮樂法度猶粗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夫禮樂法度應時而變者也其言初以為創論然看自活及公更華家二

知新錄 卷十三

卷十三

卷十三

如三禮之冠昏喪祭樂之源流法度之屢變在洽於古者乎應時而變四字真千古不易之論莊子言雖洋洋放恣而洞達世務識力直越時流後人泥古以非今真不知明夷之學者然又不是鄉愿一流世務至變而此心有不變者存總要曉得源頭方為有本之學

先賢論政

續自警編云袁安為河南尹政尚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人嘗稱曰凡學士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所不忍為也安後世為上公史稱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和公衍嘗言今之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書之章

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杜之所存足以繼邵公矣韓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擡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韓之言又即袁之所言者也范文正公初為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良取簿視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

知新錄 卷十三

富公曰范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遂罷之韓忠獻公執政用監司或非其人崔公孺曰公居陶鎔地宜造化為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改容謝焉執政誠有袁杜韓之仁恕又當知范公之所當去與公孺之所論者而後可

忠臣不避好名之嫌

宋田況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為非意在遵守常法況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自致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光昭宇

宙不能隱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為恢闕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可得耶夫為人上者志於有為名非所當嫌也薛季宣未除大理正時言近時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惟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失上之取下亦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於盡忠亦決不為不忠之事陳垣為太常博士嘗屢以書告丞相史彌遠欲其警悔修飾彌遠召垣問曰吾甥殆好名耶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張君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至於巧者不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特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是則好名非忠臣而忠臣不可避好名之嫌也為人上者其有鑒於此乎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於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鳩毒是則好名歸過雖其自為者之非而為人上者不可以見疑也言者其又可逆億其君之厭惡而自

知新錄 卷十三

沮乎范純仁貶武安軍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昔張子孝矜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則誠詐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善乎先儒謂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者意蓋如此朱子嘗爲門人述胡安國言朱子發雖脩謹皆是僞爲范濟美應云子發誠爲詐如公却是至誠文定知新錄

知新錄

卷十三

四

立身自有本末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少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三公而毀其高節耶蕭引陳後主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囑引皆不許族子密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

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棠謂今人能守此八字省却多少葛藤一有艷羨便爾攀炎逐熱蠅營狗苟無所不爲直抵於身名兩敗此顧愷之之定命論爲能獨見其微也

曾南豐引格言

曾南豐耳目志曰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以爲劉高尚道人語劉卞功字子民濱州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辟致問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嘗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百姓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夫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於王安石之事乎

知新錄

卷十三

四

王梅溪真西山論屬邑詩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

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袍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吹散作十分春二詩真有萬物一體之意今日令尹與邑宰會飲可亦有此懷抱否

四事箴

律已以廉

真西山曰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

知新錄 卷十三

王暉軒曰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有一毫之點汚即為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真西山曰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王暉軒曰古者於民饑溺猶已饑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嗚呼入室笑語飲醴嗜肥出則敲朴曾痛痒之不知

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為君子

存心以公

真西山曰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王暉軒曰厚嫺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大道康莊偏見室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生暗

蒞事以勤

真西山曰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王暉軒曰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與顆粟皆民力乎爾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論廉

古之以廉課吏治非獨苞苴不事已也周禮以六計弊

吏治必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兼此六者則廉始全廉善廉敬廉正廉之仁也廉能廉法廉辨廉之公與勤也舉一廉而仁與公與勤皆在其中自後世清介之士以廉視廉而不知善也能也敬也正也法也辨也不在廉之外也惟守一廉作威任性視人民如草芥置情理而不問囂囂焉以廉鳴於世此所以流於刻薄寡恩而不之悟也故棠以王臞軒四箴表褻於世叅之以周禮六計使人知四事箴雖曰四事其實一廉足以盡之彼徒以不要錢爲廉而不留心於善能敬正法辨以爲廉其於吏治失之遠也

知新錄 卷十三

不要錢

揚州太守某極清而無爲有稱其清於李督撫者李問狀曰只飲揚州一口水李曰吾今令善雕一木偶人坐揚州堂上連一口水不飲不更清乎遂論調映碧先生曰督撫必李三才也棠謂爲大吏全貴有才德有德以感化人有才以理衆務方於地方上培養許多衆務元氣方於朝廷間鼓舞多少人材正不必以不要錢三字橫在心頭便任性大膽做去蓋一任性必行人不可行之事其勢必流於偏執往往不可挽回其爲害有甚於貪吏故予論大吏全在有德有才上講究徒恃清無益

也漢張湯何曾要錢然言其人未有不切齒者此其故可思也揚州太守清而無爲猶筭好一邊李督撫論調者想亦在才德上講究也太守事見湧幢小品

忠介清正

謝肇淛云近代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似詐者疾病之日人往伺之臥草薦上無席無帳以婦人裙蔽之二品之祿豈不能損數環置一布帳乎不然直福薄耳唐盧懷慎妻子凍餓門不施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嶠爲相臥布被青純帳則安明皇賜以茵褥錦綺則通夕不寐或亦海忠介之類忠介身後誠無餘財近來劾顰者家藏餘鏹而外爲織嗇之態欲併名與利旨襲取之視海公不啻天壤也王棠曰伯夷清易柳下和難清是絕俗一路和而不失正非大力量不能也黃叔度若干頃陂澄不清滄不濁滄之不濁易耳澄之不清此地位難到也

治天下匠

文武殊途儒釋異教若人主重武重釋使守正不阿者無權術以處之措詞之間稍有不善必至拂人主之意不但無益而且有害者多矣昔元太祖時有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得幸託王晉卿曰本朝尙武明公欲以文

進何也王曰治弓尚須弓匠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
太祖聞之喜此妙在以一匠字卑夏人而亦以一匠字
卑自己先使夏人不致有操戈之怒而治天下與治弓
懸殊之隔已卓然明白於天下此太祖之所以喜也元
世祖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廉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
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此孔子之
戒也上喜此妙以戒字尊釋氏而即以戒字自尊使人
君必有何戒之問而為臣為子忠孝之大節即炳彰於
天下此世祖之所以喜也然此二事非一匠字一戒字
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可知經權權字不可不講

知新錄 卷十一

許劉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諱衡中統元年應召
赴都道謁劉文清公諱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母乃太速乎
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間徵劉先生以為贊善大
夫未幾辭去又召為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
不如此則道不尊王棠曰兩家都有是處都有不是處

講師三昧

東坡嘗謂李廌曰范淳夫講說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
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
得講師三昧也

黃白異議

三國志曹公今日昔直不疑無兒世人謂之盜嫂弟五
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搗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
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民罔君者
也三國志註魏略曰王脩為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
云云又晉書云此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徵按黃白黑白
皂白其意相同今刻朝廷有論黑白大臣其義益取諸
此

諫論

臣事君以諫名此臣道之末焉者也夫君臣有魚水之
知新錄 卷十一

樂不在其能諫之名而在操能諫之實不在有諫諍之
迹而在泯強諫之形君於臣素有以洞悉其心臣於君
亦有以周知其隱彼此相悟於無心亦相通乎情愫即
或溺於情欲之私偶有不可告語之處一見偉人碩德
之容而畔道之機已潛消默化而不自覺此固臣子未
諫之前而人君素有以知其實者然也孟子曰惟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此之謂也至於諫則以口舌爭聽而
從者十不得一不聽而誅戮貶斥相隨者往往八九嗚
呼此又在諫之不得其位與諫之不得其時諫之不得
其人也故善諫者度其位審其時論其人舍是則不諫

譬日蝕在天觀之在人童子曰日何不全瞽者曰日安有不全老者曰日全不全予視之老者昏矇矇仰而眇日五色炫然日背盡裂而不得不全之數謂童子曰爾胡妄舉而扶之夫童子固當扶也彼不論日月之相蔽度數之牽纏而舉至全者而曰不全扶之誠是也雖然爲瞽者難爲老者不益難乎在童子則論非其人在瞽者則論非其位而在老者則可謂不得其時矣若人君則不然眼如黑豆若瞽者觀事昏憤如老者彼不揣時不度勢疎且逃之小臣言人之不敢言行人之不肯行而究又不得肯綮之所在其遭誅戮有甚於受戮之

知新錄

卷十三

童子也庸何疑乎必也據可與言之位而諫者與受諫者非瞽目之人得大有爲之時而言者與聽言者非老朽之質有童子論日之情而又能實疏其日蝕之理三者合而諫道行乎其間矣且夫人君之喜怒如風雨之驟至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彼以至尊而臨其臣下謂惟我意所欲爲一旦遭逆鱗之舉固拂然怒况人君舉動乖張彼亦未嘗不自知其非也往往處於驕佚之地勢位薰心包荒自昧以爲天下之人其庶幾不審吾之失德也其臣子或有發其隱衷反以爲沽名爲市美爲彰君之過不然者人不及知人不及言而彼何言之鑿鑿

若是也夫如是者身危且姦佞盈廷日左右於君前無一道德之事而諫臣欲以驅奸逐佞冀人君之一悟君卽縱不殺我爲左右者何肯須臾忘也此則論人論位論時之不可不急講也明矣老泉之言曰以蘇張之說佐以比干之心方可謂之諫臣予曰不然蘇張乃戰國小臣之事若大臣者危言正行以道爲行止可則進不可則退倘屈其心爲詭詞譏說以傾人主口有短長腹多鱗甲此豈大臣之謂哉夫言行者人之所視爲坊表者也操術不正而曰能以比干爲心吾不信也爲大臣者具可諫之位而不遇可諫之時不遇可諫之人倖倖然強言直諫則是以身爲試耳死而無益又不若明哲之爲得當矣雖然君臣之際亦難言耳相悟以言不若相悟於無言操能諫之實又能泯其強諫之形則得矣于是以謂諫爲臣道之末焉者此也

解怒不可觸怒

餘冬序錄云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翟璜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璜趨出次至任座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璜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璜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怒

知新錄

卷十三

中期徐行去人爲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
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
成有一縣後二日司空段喬執其吏囚之囚者之子走
告封人子高子高見喬自扶上城曰美哉城此大功矣
子有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以罪戮者未之有
也子高出喬夜解其吏之囚者而出之夫善救人者必
先解人之怒而示之以其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而自
行也若此者非夫善救人者耶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
寶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乃天下壯士非有大惡
不當誅而蚡盛毀夫所爲橫恣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
短上使簿責嬰悉論灌夫支屬嬰棄市宣帝以蓋寬饒
怨謗下吏議鄭昌上書頌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
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
義之節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直道而行多仇
少與臣幸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言上不聽寬饒自刎
北闕下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是委曲順其意慨彼不
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說彼不是
我却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寶嬰乃言夫
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
藿不採故二人卒不免死吳張溫被斥還郡將軍駱統

表理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辯
卓礫冠郡偉燿耀世世人未有及者論才可惜言罪可
恕孫權不納裴松之以爲權既疾溫名盛而統方驟言
其美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此皆不善救人者
霍光以車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下王平
徐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言丞相素
有守持而爲奸言於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言
愚以爲丞相故用事不可棄光於是不及千秋史臣謂
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唐穆宗時崔發毆
毆中人囚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勃張仲方倫申救
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毆中人誠大不恭然
其母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
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恭亦
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逢
吉之言委曲正如延年救千秋者吳曾云止罵所以助
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
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具驗之矣
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
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
色動人詢其故不答其後子山見之云宜吾見之吐舌

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正是激宣帝之怒耳寬饒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再許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春茲錄以告諸思進言而救人者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念不可妄發人能以此語存諸心庶幾所宅者厚而其發也不薄矣

人臣不宜私結親王

私結親王律有明禁走傍徑者不知利害往往自蹈危機此皆不知義之所在今書數事備觀覽焉宋英宗時王廣淵入集賢院司馬溫公言廣淵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卽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錢穀私有求假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元世祖每稱塞陞旃之能不忽木問

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不忽木曰是所謂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之曰卿止朕失言元世祖欲定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卽以成宗對成宗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世祖遣奉皇太子寶於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卽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惟卿雖召不至乃知卿得大臣體

倉卒用智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高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譴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尙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許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亭壞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智也小如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之擊甕

亦皆於倉卒之中有通變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
 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
 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
 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
 善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在長沙欲於後
 庭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
 難辦幼乃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貨簷前瓦二十片
 限兩日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
 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
 亟遣巡尉領兵迎敵眾皆以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
 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
 買飯人皆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
 行於是士卒皆飽一戰破寇

正德中秦藩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及倖
 宦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
 謂不可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弗拒大學士楊廷和當
 草制私念草制恐遺後虞不草恐忤上不可測遂引疾
 蔣冕亦繼引疾梁文康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耶於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甚急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
 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

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社稷今王
 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母收聚姦人母
 多養士馬母聽狂人導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
 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問若
 是其可慮其勿與事遂寢公不顯言而托詞悟主有回
 天之力焉

三原王公恕一日出朝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
 僚諮之婁駕部曰昔張忠定行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
 言即回戒閹人謝賓客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婁駕部
 語之婁不答公乃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
 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
 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子於倉卒中即能舉忠定
 事為告恕不能及也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罵曰隸也不力
 門者出之晉王欽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
 囊自隨津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
 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
 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在此追者不
 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此皆臨事免厄此上皆續
 自警編所載棠謂臨事用智跡近於詐君子所不尚然

知新錄

卷十三

知新錄

卷十三

使無術以自解直爲人魚肉耳有經亦貴有權有識者
會心當自不遠也

偽書遺害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
州初上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
傳言有異議者指蔡公爲一人及上卽位始親政每語
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
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爲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
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爲鑒也
臣脩亦啟曰或聞蔡襄文字尙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

知新錄

卷十三

上曰文字卽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
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
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
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
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
還朝有疾忌臣者乃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
以激怒羣閣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
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何
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
蔡襄豈有此命

錢唐以身衛道

尙書象山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未隱遁山谷年將六
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敷陳王道先獻一詩其詩曰大
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龍飛在天雨如膏大
地山河真氣象山人昔住海東山山形如象山色丹丹
山之南有白日山人隱遁山林間一朝雲氣蔽白日天
昏地暗人變顏人人變顏心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
人名不掛唇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吳江江上吳山青吳
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鐵杖麻鞋見天子天
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聖旨致君堯舜端有時山
知新錄 卷十三

陸納率素温公真率

中事業當如此詩既稱旨授刑部尙書明年己酉孟冬
洪武讀孟子節文欲去其配饗卽上疏諫先是有旨來
諫者當射殺之唐置棺袒胸堂受射洪武見其諫甚切
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饗得不廢後人贊曰引棺絕粒
箭當胸誓死扶持亞聖公仁義七篇文莫盡晷旒千載
繪成龍批鱗既奮回天力沒齒終成衛道功那得洪恩
徧寰宇泮宮東畔置祠宮按洪武時命脩孟子節文凡
不以尊君爲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爲輕之類皆刪
去名孟子節文

續自警編云晉陸納為吳興太守至姑熟辭桓温因問
温公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
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
足言後伺温間曰外有微禮得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
展下情温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彘在坐及受酒惟一
斗鹿肉一梓客至驚愕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
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温及賓客並嘆其
率素此事吾於奉已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飲饌務
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
碟深杯大瓢祇以厭飲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

知新錄

卷之三

馬温公言其先公為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
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有止
於脯醢菜羹器用甕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相非也
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
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
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
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夫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
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
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
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庾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

屢宜從簡為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
樂為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復古之意此又見之
今人盡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
以貽諸同志者

治蛙聲

大德間仁宗在潛邸奉太后駐懷孟苦羣蛙喧終夕無
寐翼日太后傳旨喻之曰吾母子方憤蛙忍惱人耶自
後毋鳴至今人云此地有蛙而不鳴又傳天師有符能
止蛙鳴棠按周禮蠲氏掌去蠹龜焚牡鞠菊不華者以灰洒
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虫無聲注蠲蛙也蠹漆

知新錄

卷之三

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瓦鼓也以焚石投之若欲
殺其神則以牡樺榆木也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神龍罔象也
淵為陵注云投使驚去攻之以火應以陽聲
又土性沉克水也以榆木為幹縱橫以象齒貫之所謂
午貫也水神感其氣而死淵雖深必有陵矣此說載之
周禮若果有驗凡 駐蹕於水虫有聲之處職事者亦
當留意也金華宋景濂謂許遜鑄鐵柱以鎮蛟穴即沈
牡樺象齒之意予謂蛟性畏鐵各從其所惡而驅之實
同一意也

脫屣上殿

輟耕錄云古人舄屨履至階必脫唯著鞵而入禮戶外有二屨是脫屨而入者也漢賜劍履上殿是不賜則不敢著屨而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去納結也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履而入者也王喬入朝雙舄化鳥先至是脫舄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所以著鞵爲宜況鞵又從韋乎又按鄉飲酒云脫履揖讓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履坐則脫履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履矣夫降而脫履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與主酬酢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屨復升於階酬酢之禮畢又降而脫履

知新錄

卷十三

復升於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略也

棠按左傳衛侯輒爲靈臺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躡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殺也吐也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林注古者見君解鞵是衛侯惡其不解鞵以爲無禮也輟耕錄只言脫履未及解鞵故併附之

宋時宰相書名不書姓

宋誥勅惟宰相書名不書姓唐誥勅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

諾字

世說王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潘遠紀聞云凡諸侯賤奏皆批曰諾齊高帝使江夏王學鳳尾諾蓋諾字有尾若鳳也

閹人寺人

日知錄曰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

中官阿丑

成化時太監汪直擅權有中官阿丑善恢諧每於上前作院本有東方朔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伴曰某官至酗酒如故又一人曰駕至醉人酗酒一人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避帖然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者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時王鉞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一人持雙斧踰牆而

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
陳鉞上微哂焉時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官兵治
私第丑在上前作儒生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
曰八千兵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家
蓋房子矣又嘗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為探人先
得一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不用一
人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得一人
問其姓名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諸如
此類亦衰世諫道之一助也事出皇明通紀

君臣逸樂

南齊王儉傳載高祖曲宴羣臣人各效伎藝褚淵彈琵琶
王僧虔彈琴沈季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儉
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聖
德事吾何以堪之唐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為樂
張錫為談客娘舞宋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麈杜元琰
誦婆羅門呪李行吉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
郭山暉誦古詩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
之語止之夫齊為開業之君以將相而下同於伶優此
齊德之不長也唐之君臣狂縱至於如此夫安得不啟
亂哉續自警編云李嶠身為輔相不以諫而反以郭山

暉所誦為諱其用心是何等狗彘也棠謂南齊與唐二
事相類一王儉一郭山暉能於極委靡中誦賦誦詩當
其時者罔不謂俗物來敗人意而君臣荒樂勢不可遏
得此二人詎非狂瀾之砥柱哉

有所挾

姦賊之臣多有所挾如許敬宗李義甫為相則挾武后
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禍國崔嗣柳璨之為相則挾
朱温以制其君而朱温因之以篡位至若秦檜自北庭
回主和戎之議則於誓書明言毋得擅易宰相此又挾
讐怨以要其君也此見宋學士真西山語棠謂誓書明
言毋得擅易宰相即此一語迄今猶令人捧腹也

大無工十空經

鄭思肖字所南惡子昂受元聘與之絕疾亟時囑友唐
東嶼書一牌位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
七十八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嘗著大無工十空
經空字去工加十則宋字也其實大宋經三字造語奇
澀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書此後當
有巨眼識之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為人補鍋至

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夔有欲學補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而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嘗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決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之峨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

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雪菴和尚

雪菴和尚名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法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柏灘灘水清映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經乾卦也景賢曰

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乃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密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

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間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於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官員額數

皇明資治通紀洪武初錦衣衛官二百一十一員至正德末年增至一千七百餘員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數臣博考前古光武中興鑒前世官冗之弊裁省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

武官一萬八千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明成化弘治時武職已八萬合文職計共十萬矣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供億日乏所以民用益困也棠按裁冗員是經國要務省一官卽省民一害此語良然

元朝官制

草木子曰元太祖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祖常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此其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謂之臺綱庚申帝御極為相者皆用其弟為御史殊失養猫捕鼠畜狗防姦之意

新錄 卷十三 六部尚書

明太祖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蓋得周公六官之意自周後明前無有所謂六部者按六官乃天地春夏秋冬也今之吏戶禮兵刑工是也其中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之分四部皆言司而吏部言冢宰禮部言宗伯獨不言司何也鄭玄曰司者各能一官冢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棠推宗伯之職不獨祭祀鬼神鄭特主其重者言之祖宗之禮天地山川之禮皆可以鬼神二字包之如天子禮非臣下所得而主而禮之有宗不得舍此而他

有作為故宗伯之職除冢宰之外此職為重 本朝吏禮二部屬官選用亦與他部不同

六部異名

梁鵠為選部尚書故今稱吏部為選部又詮部吏部之屬 戶部又稱農部魏有農部郎中魏有左人右人後又稱戶部為人部又民部版部皆戶部之屬 禮部內有祠部膳部 兵部之屬有庫部駕部 刑部天寶初改為憲部其屬有比部 工部之屬有水部虞部 蕭穎士子為金部有直諫之風金部卽戶部掌庫藏財其小儀中儀

新錄 卷十三 小儀中儀

唐人禮部員外謂之中儀主事謂之小儀鄭谷寄人詩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

經筵侍講不坐

石林燕語云唐制宰相對正衙皆立而不奏事開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蓋以論事難於久立宋朝范魯公為相當禪代之際務從謙畏始請皆立則今經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師尊之亦以講讀難久立故也太宗幸國子監召李覺講賜坐太祖召王昭素講便殿賜坐此一特恩非講官例也乾興後始立熙寧後呂申公王荆公吳冲卿等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

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等以為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侍讀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分為二申公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當講時則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執金吾

金吾鳥名也漢武帝更中尉名為執金吾師古曰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辟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洗馬

洗馬原先馬二字前漢書太子太傅屬官有先馬國語勾踐親為夫差先馬先先之也去聲今韻書作蘇典反上聲字又作洗

九寺

漢以來九卿所治之府謂之九寺後魏始有三府九寺之稱初不連官號以官名寺自北齊始蘇氏演義曰寺者司也官有所司存許慎曰寺從又從寸掌法度之所又者手象如手持尺寸以度其典章耳

崇禎四十二相

崇禎朝用人不一一朝共四十二相何其多也

周道發 何如寵 温體仁 錢象坤 鄭以偉

張至發 程國祥 徐光啟 吳宗達 李標

成基命 錢龍錫 謝陞 黃士俊 蔡國用

楊嗣昌 范景文 周延儒 吳姓 劉鴻訓

王應熊 魏照乘 錢士升 林鉞 賀逢聖

孔貞運 姚明恭 范復粹 薛觀 劉宇亮

何吾騶 文震孟 方逢年 傅冠 蔣德璟

方岳貢 張四知 陳演 黃景昉 丘瑜

李建泰 魏藻德

巡撫

知新錄 卷二十三

明制每年遣御史一員以巡按其地今巡按革去獨以御史為巡撫查御史監察郡縣起於秦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後又置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史不復用監成帝更為州牧未幾復為刺史唐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又改觀察使有兵戎之地則置節度使宋初置轉運使是監察御史部刺史州牧巡察使按察使採訪處置使觀察使節度使轉運使雖異名而同一官也今轉運使專司鹽務按察使專司刑名而皆屬巡撫右副都御史之下至於州牧刺史為知府之通稱而知州亦妄稱州牧則後世相傳之謬矣

布政

布政起於明時司設布政參政參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臨邊則專命大臣有事分遣大臣以巡撫無事則不設巡撫惟責任於布政今巡撫則久任於外布政惟征收丁糧此外無所責成絕無承流宣化之意矣

五經博士

漢人有專門之學故漢武置五經博士凡有疑義博士得以敷陳經術後世有其名無其實

御史風聞言事

知新錄 卷三十一 御史風聞言事 凡事在隱微關係社稷形狀未著一發則事不可支蘇子瞻所謂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故貴於風聞言事也若捕風捉影吹毛吹疵以此邀名其害不小故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者悉不斷理誠哉仁人之心也棠按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起於武則天此最不善後世遵行為故事其遺害不淺也

喉唇

尚書乃喉舌前人皆用作喉唇文選沈約碑獻替帷辰實掌喉唇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唇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唇宋孝武曲水聯

句臣偃曰喉唇廢職方思讓裴子并云張吏部有喉唇之任作喉唇用者極多不能悉載

官銜

官銜之名當時選曹務存資歷開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如馬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知政

今之知府知縣考之前代有帶學士銜出知某府事者知新錄 卷三十一 知政 此知字春秋時已有之襄二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注曰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遜之傳內知政字非一襄二十年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注曰不使知王政後世官制上加知字本此今泛曰知府知縣殊失命名之意也

明拔府縣品秩

明太祖實錄縣以稅糧之多寡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縣知縣從六品中縣知縣正七品下縣知縣從七品府亦以糧多寡分三等上府秩從三品中府秩正四品下府秩從四品是以明初有三品知府六品知縣今品秩不

分稅糧十萬石與三萬石以下之縣無異此亦當宜釐正也

黃堂

郡志云吳郡平江太守所居之堂即春申君之子為侯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黃故名黃堂

知縣

茂宰是縣令因卓茂為令故曰茂宰也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知猶管也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為武功尉作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後其初

知縣錄

卷十三

知縣錄

卷十三

知縣錄

卷十三

知縣錄

卷十三

知縣錄

卷十三

尚帶一權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至於普設知縣則起自宋初以五代縣令素皆昏老無能不任驅策天下之邑率皆不治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為知縣結銜曰以某官知某縣事今則直云某縣知縣文複而義舛矣

髯須主簿

古今注羊名髯須主簿李京為眉山主簿其制略云旌其忠盡之心委以髯須之職是以羊相戲也

教官

教官之職將以表率多士乃猥以資格不論賢否望其

稱職是南轅而北轍也昔胡安定振興人才後世稱之然其人不見得或即於其邑之經明行修者而董其職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或於其中擇為眾所親敬者而為之其鼓舞必不同於庸沓之流乃有捐納一輩年紀極小學問全無公然以博士之名作人師範為其弟子無不遠過於師此何以起人之觀瞻也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元仁宗時虞集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以資格授而加之諸生之上名之日師有司

知新錄

卷十三

知新錄

卷十三

知新錄

卷十三

知新錄

卷十三

知新錄

弗信也生徒弗信也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為成德之君子身師尊之以教於郡邑如以資格授之則耄鄙之夫以學官為餽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實廢矣朱子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為之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此上數條言皆可採若以不識字者漫為師長殊失古人尊師重道之旨矣

吏曹用孤貧有志行者

江南為富庶之地官茲土者非必盡賄賂公行也其源皆出於吏曹而此吏曹者其先家業充足為無知魚肉侵漁不得已借吏曹為避風雨之計始其後舞弄文法

詐偽蜂起挾官害民牢結膠固而不可破挽回世局必
須如漢第五倫其人方能使耳目一新另開生面五倫
遷蜀郡太守蜀吏富實掾史家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
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
曹任於是爭昧抑絕文職修理

五房

今世書吏有吏戶禮兵刑工六房宋熙寧詔中書五房
皆以士人爲之以呂微仲爲都檢正孫巨源吏房李邦
直禮房曾子宣戶房李奉世刑房棠按獨無工房豈於
周禮一書缺冬官而散見於他官者

知新錄

卷十三

三

才力不及

明季成化前考察天下官員其沙汰之名有曰老疾曰
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四者而已吏部尙書李裕奏
言謂遲鈍似軟偏急似酷二者於老疾不同而復無所
屬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爲五朝廷從之自後遂
爲定制今 本朝八法有才力不及一項實自李裕始
也

鬻爵

秦始皇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漢文帝時從晁
錯之說令民納粟得以拜爵除罪後漢武帝成帝安帝

皆賣爵爲荒旱也靈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十萬四
百石四百萬石又私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此則藏
之於庫矣唐肅宗時納錢百千與明經出身不識文字
加三十千此又賣科第矣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
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餘一
切住罷後世則納粟捐馬得以補國子生鬻及學校竟
有爲令而不知字者其作弊實始於秦

告身

告身卽後世劄付之類唐肅宗時庫無蓄積專以官爵
賞功諸將皆給空名告身有至開府特進者爵輕貨重

知新錄

卷十三

三

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應募入官一切衣金紫自
古名器之濫未有如唐肅宗者

納馬納粟

納馬納粟得入國學此弊漢唐已然然維持風教首當
革除有心國是者自宜深致意也明季謝鐸疏曰科貢
所以清入仕之途選之科貢尤恐未精奈何大開捷徑
如納馬納粟之徒若謂有資國用殊不知得其利者木
十一而受其害者幾千百今日之納馬納粟卽他日鬻
爵賣官此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必有以此策
進者如再行則明倫之堂爲錢穀交易之地臣願深察

晉書南陽王模為公師藩等所攻廣平太守丁邵率眾救模模感邵德敕國人為邵生立碑唐彬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為立碑作頌唐武后聖曆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敕旨州得擅立碑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於府府以狀考於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舊唐書鄭瀚傳改考士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

知新錄 卷十四

刊石紀德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識是唐時頌官長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宋史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詔諸道長貳有異政請立碑者委參軍驗實以聞冊府元龜宋璟為相奏言臣伏見詔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璟嘗為廣州都督夫碑所以頌德紀功臣在郡日課無所稱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廣府即停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為前刺史孟溫禮樹碑因是亦命罷之張籍送裴相公赴鎮太原詩明年塞北清蕃落應建生祠請立碑

今則不必請旨貪污之吏無不有碑不及唐宋遠矣然隨立隨毀徒為有識訕笑廣平不欲成彼諂諛可云善舉為人頌德政者能無面帶十重甲乎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此就一人之所處而言之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此就男女而統論之何以不言朋友也晏子善與人交視交道易故不以交道垂訓也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

知新錄 卷十四

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惟兄弟夫婦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于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猶當守以正此三者乃三綱也所謂君綱父綱夫綱是也自古無兄綱姑綱朋友綱之類故五教不列姑婦蓋婦人不能自主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故不立綱至于兄弟朋友彼此相去不遠不立綱也

養道教藝

師以三德教國子又教以三行此學校之譽髦所以不
同也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
馭六書九數又教之六儀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
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朱子曰五禮吉凶軍
賓嘉六樂雲門大韶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五射白矢參
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
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等是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
廣商功均輸贏胸方程勾股吳微曰祭容穆穆皇皇賓
容嚴恪莊矜朝容濟濟翔翔喪容纍纍顛顛軍容暨暨
路路車容匪匪翼翼養以道則表裏俱善矣又有大胥
知新錄 卷十四 四

教由樂始

致諸子入學舍采合舞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徵
未至令其有為觸罰其不敬者撻其怠慢者夫如是安得不成
就人材哉
六樂保氏已教之矣而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
之學政五帝以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以樂語
教國子以樂舞教國子即六代之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
此知五帝之教無不自樂始所以舜命典樂必兼教胄
子之事成周以掌樂之官司之古人陶冶之功最深也
舜與周皆樂官兼教導之事漢太常典樂兼教育之任

亦此意然六代之樂已失其故矣不獨漢時後世教胄
子皆無陶冶之功不過章句訓詁之學人才不能及古
實由于此

三安

大學之教也先學安弦安詩安禮有是三安而後能樂
學是以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樂能親師信
友而始終不渝看游字聖人未嘗禁玩物適情中可以
養心未嘗不悟道妙而且不致于苦後世教人徒事佔
估視畢簡也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
其才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而不知其益也是以業雖
終而去之必速

知新錄

卷十四

五

句讀 句投

示兒編云句讀字白漢有之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修
火禁凡邦之事蹕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邦之事蹕若
今之衛士填街蹕也鄭康成注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句
絕讀徐音豆韓退之師說云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
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馬融笛賦云觀法于節奏察
度于句投注投徒關切句投猶章句也其字畫異而音
訓同也

養蒙

易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童稚之時人欲未起不知所以養之則踰閑越德無所不至是以商之三風十愆先具訓於蒙士周之正事彝酒豫誥教于小子穆王以聽言格命告于幼子童孫古昔聖王無不以蒙養為兢兢然非師無以養養蒙之師顧不重哉蒙不養無以成人養非師無以成德

師友

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相任得民大司徒以本俗六

知新錄

卷十四

師友

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太宰司徒皆重師儒朋友可知師儒朋友不可輕看然古之師友其權發之于上故師友之權重後世師友只以功名為念除制科之外所謂養道教藝如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六儀之類絕口不言師友之道雖未絕而師友之權甚輕幸賴一二老成淑德相與講學以傳程朱之業使孔孟源流不至渙散而世之人率姍笑之吁古之師友朝廷重之今之師友鄉黨棄之此學問之所以不古若也
論衡以錢喻學東坡以錢喻意

王充論衡云手無錢而之市決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

無學亦猶手中無錢東坡誨葛延之作文法曰人之所須取之於市而充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與充語同

舜孝

舜之事親千古第一孟子推舜之心以為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故必至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豫章羅從彥曰只為天下無不是

知新錄

卷十四

舜孝

底父母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常始於見其親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已而不非其親仁人孝子之心怨親而不反諸已亂臣賊子之志或謂孟子言舜亦曰怨慕何也曰不然人只知怨之為怨不知舜之怨是憂惟順于父母足以解憂故怨適以成其慕也

就度譽究畜

援神契舊唐書禮志曰天子孝曰就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

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邴原論君父

魏略曰太子爲五官中郎將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紛或父或君邴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于原原惇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棠按原之此論古今不易之理帝舜竊父而逃以天子之尊而不易其親則從親建論宜矣又灼艾集云鄭克敬嘗奉使復命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曰今日臣父歿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如鄭公者真可謂識得源頭者矣

望南雲

陸機思親賦指南雲而寄欽陸雲賦云眷南雲以興悲江總詩心逐南雲去令人知望雲爲思親不知望南雲

亦思親也

趙苞

程子云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滅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棠觀程子之論知凡游移于君親二者之間皆非也故特標出使人知親重於君孟子論舜爲天子一節已先程子言之矣

尊親論

五帝三王之事其各書紀載類多浮夸不根大抵古人好以神道設教而後世之踵事增華者往往以偏隅之臆見竄名曩哲不知日復一日訛以傳訛遂使古昔之大聖皆污蟻于俗儒之口此不可以不辨即如父母之生子或見于瑞應或見于夢徵然必世緒相承未有舍父而獨言母者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此言母不言父也女登爲少典正妃游華山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尚羊生炎帝此言龍感也河圖握拒云地祇之女附寶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黃帝此言星感也春秋元命包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

意感生少昊氏此言夢與星接感生也世紀云蜀山氏女景僕為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瑤光之星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于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此言星感也宋符瑞志云堯母慶都出觀三河有赤龍負圖陰風四合赤龍與慶都婚有娠生堯此言龍婚也世紀云瞽瞍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此言虹感也吳越春秋云鯀娶有莘之女名曰女嬉于砥山得蕙苾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妊剖背而產禹帝王紀云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加上禹此言流星又言蕙苾也河圖又云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湯金樓子云成湯母感狼

知新錄

卷十四

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此雖氣感星感龍感之不同于父總無與也至於姜源履大人跡如有人道有身而生棄太任夢長人感已而生文王皆于父無與此皆前代帝王之生星分恭布如此其一轍也但不知所感之時何人言之何人見之使他人代言之則感於何生使已言之聞聞之耻古今一致何得帝王之母與龍感與虹感與星感與氣感與人感與跡感皆不自秘密而言之津津若是更奇者此若是其感也彼亦若是其感也置夫道而不言置父道而不問予捲卷為思之子之于父不可忘也妻之于夫不可置也感之一字不可以告人

也聖人之言不可侮而況五帝三王之母何可戲也此必周末秦漢之際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為惜帝王之不作標曩昔之神奇又或獻諛之臣揚扞失實一人造之眾人迎而和之成一家言流傳各異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五帝三王為人倫之至極豈容此無父之論哉予故著其說摘其疵以告天下後世著述亂倫之輩曰有父在

文帝母薄姬召欲幸之對曰昨夜夢青龍據妾胷上曰我是也是貴徵吾為感之一御而生文帝大抵三王五帝事想亦如此後之神其說者遂離其根可歎

知新錄

卷十四

也故竝書于文之末幅用補証千古之疑自評

孝行旌異議

續自警編云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垂涕瘞之文帝救旌其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中生之恭君子弗為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廢不忍君子羨之況子孫乎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于泯矣其孝

可以訓乎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倖于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敕旌世通門為孝行非可以為法也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汪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于岱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常進善藥至于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間有割肝之舉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祊乏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事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

母病醫治不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明太祖之識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棠謂此議極正故特表而出之

孝字即古學字

楊慈湖訓學文曰按學古字為孝孝即今學字一字而兩音者固多蓋古所以以孝為孝音又為學音者予以見古人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時有古今學無古今于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之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草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棠謂孝與學字有別孝字作孛者從子諧父去聲為孛而小篆謂從老省作孝說文孛專訓倣效誤也朱謀埠以孛為古做字韻會教作效以孛為教本字亦非然楊慈湖以孝即學之訓亦有不可磨滅者

不祥

家語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為俗之不祥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肖事長賤而不肖事貴不
肖而不肖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武王勝殷得二俘而
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
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
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
拜之棠按古人論妖祥在根本上說今人論妖祥在事
物上說

訓子邀恩

國家旌表例止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而已至於父之訓
子亦得邀朝廷恩眷此在昔先民所未有也今攷洪武
間有王某康熙間有于某皆特膺盛典誠為遭逢之獨
異故將二人事實備著於後續自警編云王軫嘉興人
五倫書已載其家書事示勸萬世今恭錄詔文次謝表
終家書焉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羣雄攘
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度
之嚴奸弊疊興御史臺管勾宇文桂因事被聞囊中所
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是浙右儒吏獎譽之言或是
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

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
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賊私干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
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賊吏
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羶噫若是者豈非
慈父之失教于平日者邪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
邪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
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勾宇文桂轉達平涼子之任所
書未發朕偶獲見之書中語切發以忠孝子之賢
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為人父者如此誰能出
其在哉勸善懲惡實有國之善治其令

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山椒玉筋絹
十疋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
弓兵不須再役洪武四年閏三月日布衣臣王某言伏
蒙聖恩賜臣詔書竝銀絹椒藥謹上表稱謝者伏以聖
明御極自慚無補于涓埃詔命臨門忽沐分霑于雨露
輝生蓬華歡動鄉閭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惟皇帝
陛下德厚道高功崇業廣智勇天錫聖敬日躋任賢使
能與堯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天地之德無私端居
九重之中明見萬里之外伏念臣性資愚陋學術迂疎
分甘老子山林名敢求于簪紱教子乏義方之訓承恩

忝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選掄之重安書寄遠勉加
忠孝之全俾恪守于廉勤庶少酬于知遇何冀上聞于
天闕過承下逮于星輶白金光照于璽書黃絹春生于
筐篚芳椒助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之餘遽拜駢蕃之
賜征徭特免喜懼交臻臣瞻仰清光鈞陶聖化心同犬
馬願據報効之誠景迫桑榆忻睹太平之盛謹奉表稱
謝以聞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洪武四年閏三
月日布衣臣王某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別後至
今年凡四得書鎮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
何人必浮沉矣三月十一日汝兄會朶至剛于德清書

德清書

中簡略不知從者及同遊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任
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箇黃冊里長及歸
安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
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
但辦什物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
中上下俱無事儻欲挈家雖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
來取恐川途迢遞或轉遷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
一老景侵尋儻則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
以盡餘年若宛轉仕途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
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關支則不

必也凡事須要清心潔己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
常慎勿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
正當以此言爲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
爲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卽以性理之
書及羣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
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爲法不可縱恣忠定之事
律許則行否則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儻有的便可買附
子一二枚川椒一二升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覲也臨川
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痘疹爲憂耳浙西米價極
廉白者一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道路遠作書不能

德清書

詳盡洪武年月日付書男軫康熙間誥授光祿大夫
等阿達哈哈番襲職四次加三級致仕封光祿大夫都
察院左都御史鑲紅旗漢軍都統加四級從翁于公子
總河之繼父也居常善教子 天子褒嘉寵錫徧諭八
旗命教子當如于某從翁歿子曾代友作祭文云翁
年過甲子未有嗣謂再從弟曰髮如霜吾老矣可悲也
以猶子爲繼爾意若之何當是時太翁之意已有屬矣
弟以他子對太翁曰某某爾家嗣也無繼我理然吾見
是兒頭角崢嶸一加磨礪道正言行正事他日阿兄未
竟之志庶幾教此子以表見于天下吾之光爾之光吾

族光矣弟唯唯時河憲年三十太翁教與孺子無異河
憲自為令為牧為守為觀察督理下河巡撫直隸加宮
保擢都憲以及督河道也受賜白金黃鞵靴緞貂馬羊
兔種種而御書卷御袍褂親射雉兔之賜優禮有加焉
太翁不啻身親其事娓娓數千言郵書督誨不少倦河
憲在日月之際得膺天眷隆渥之所由來夫非太翁之
教不若是當為撫軍時賜馬太翁曰執鞭恐後攬轡澄
清在此行也賜甲第京師又曰登其堂戴高履厚在在
皆君恩顧名思義觸物引譬類如此太翁一生為人家
國不異視以為報國即是承家 天子悉公意傳至乾
清門賜貂裘披領朝服命以所賜物徧示八旗曰發于
當如于某一時都下傳為異數共詫歎亘古所無也如
太翁者言行灼灼在人耳目足可為人矜式乃歲華之
不留任三花之盡落瞻仰者何能不致恨于無窮乎雖
然教子者自古迄今實繁有人然聞之當寧特加獎借
飾論中外使人人做法者斯則太翁所獨也嗚呼太翁
之教子自足千古矣棠按古今善教子者不可更僕數
而二人獨問之 朝廷此非遭逢之至倖乎王以家書
邀主知予以繼父邀 帝眷意外之遇先後同揆是不
可以無傳也

鬪罵

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化使然也正
人君子此二字皆用不著所重在自修不在責人惡言
入耳唾面自乾皆是犯而不校的道理昔周四罵人人
亦不怒此一種不易到亦不宜學至于鬪字是武夫所
為糾糾之態文人所當首戒灌夫罵坐且不可況鬪乎
割肝割股

真西山到任極崇風教有黃章取肝救母吳祥取肝救
父各行支賞承信郎周宗強割股療親疾用旗幟送歸
家進士呂洙女良子割股救父隨卽痊愈立懿孝坊自

為之記棠謂如此等事明太祖處之得宜也自警編云

洪武時民有禱母病愈殺子以祭岱嶽者上怒逮充治
杖戍命禮部定議自今臥冰割股不在旌表之例著為
令宣德時有割肝女者上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割股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已有
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
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繼子

無子繼嗣不得用異姓必先同父同祖次及大功小功
總麻如無許擇立又必名分相當不得亂其昭穆陳淳

曰神不享非類民不祀非族後世理義不明多取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絕矣春秋郈子取莒公子爲後故孔子書曰莒人滅郈非莒人之滅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此論極爲切當蓋宗族共一氣脈可以感通然則繼嗣者其可舍宗族而他謀乎按莒乃郈之外甥

家事治

齊家治國古人原是一串說家不治安能治人子木問范武子之德于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子未歸以語玉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今士大夫家事不治者多矣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居家理則家事治意此六字殊不易言

同居

史記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漢桓帝時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當世猶知以分居爲恥也今人子壯則分居又無秦法倍賦之事恬然不以爲恥此世風之弊也唐肅宗時百姓別籍異財虧敗名教達者有禁宋太祖詔荆蜀不許民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得別財異居太宗眞宗皆有

嚴禁教民厚俗之意真可爲法也

兄弟相殘

許荆爲桂陽太守民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訟荆對之歎曰吾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

蘇瓊爲清河太守有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召而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而失兄弟如何因下淚普明兄弟叩頭引咎遂復歡好古今兄弟構釁者指不勝屈書此二事以二家能改過敦倫而許蘇又能行其教化皆有足欽者焉

新安離別

徽郡好離家動經數十年不歸讀晉司馬晞傳有云晞未敗時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晞果徙新安則知此風自晉已然蓋新安居萬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經營四方絕無治生之策矣

干祿

干祿二字聖人雖不言而早麓之詩詠文王之德有云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豈弟樂易也在文王干祿原無害但要干祿中有樂易方是文王之干祿不是世人之干祿也次章言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注言盛德必享于祿

壽而福澤不降于淫人今世干祿之輩大約皆詩注之所謂淫人能於干祿豈弟四字思之便許他干祿不妨

趨時

淮原道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掇非爭其先也爭得其時也故聖人不貴尺之寶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鹽鐵折刺云沐浴霽雨梳櫛扶風禹蹙洪水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史記云吾聞時難得而易失也客寢處安殆非就封者也故太公夜衣而行犁明至國有求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孟子云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可知時不

新錄 卷十四

可失人有可為之時而悠悠忽忽以自擯棄何哉

言行

夫子言必信行必果為小人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為大人其論互相發明言行固當信果然必于信果則于道反有所害如苟息必死夷卓之難是言必信矣子路死孔惺之難是行必果矣

懸錢斷塊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五十每月朔取錢一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日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

用不盡之錢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是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姜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葢鹽風味矣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千錢泰然曰何用許多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太守乃敢食肉定非廉吏自爾見疎韓忠獻公儷布衣時與

李康靖公若谷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事見莊敏遺事夫太守禮門客雖猪肉亦不常食今人學問不及古人又不肯自安淡泊貪一時口腹之樂日復一日至于薪米亦不能措辦此自貽伊戚也因書前賢懸錢斷塊諸事以為處貧之一助

造物忌名

白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

陳搏嘗戒種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
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故晚節果以侈
飾遂喪令聞棠謂侈飾自宜敗名即貧賤之名造物亦
不輕與請看前代得名者非困乏即壽夭如樂天者真
世不多見者也然又無子可見造物寧與人富貴必不
與人名

能言鸚鵡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
道直能言鸚鵡也朱文公云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
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
知新錄

缺陷世界

丞相李沆厭榮利所居甚陋堂前藥闌壞亦不問夫人
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不言夫人曰藥闌壞亦不問
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
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為缺陷世界我
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足邪終不聽噫人能如此存
心安有爭競之念世界自缺陷如先生者謂之圓滿可
也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升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
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
此二字況于人乎棠謂今人不能自立者皆在于不簡
不易不簡則緒多不易則苛刻緒多則耗精耗財如蠶
自縛何時有舒展之日苛刻則舍易求難失其本性緣
木求魚終無實效不但責人難即自處亦無退步然欲
用此二字必先要有識力有識力又在見理明

勤謹和緩

劉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李曰若谷
知新錄
守官以來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或應聲曰勤謹和緩
聞命矣緩之一字某實未達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
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是忙後錯了

忍

張無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于
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
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或又問當官臨事之法
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
猾吏奸民窺侍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于己甚害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

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
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
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為世人法非空言也王
沂公會嘗云喫得酸醋三十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
事也

韓魏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

尹和靖曰莫大之禍皆起須臾之不忍

或問呂榮陽公希哲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

上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

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

知新錄

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學須反已若人不是必與之較自已先不是了大舜待

弟象總不見象之不是是以能感化得他若必事事責

象象是傲人如何肯相下莊子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

之命也惟有德者能之誌公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

處安脚淵明詩云怒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

競事過心清涼人能涉世皆如此作想方是善討便宜

清高

風俗通潁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水中後漢書范丹

嘗有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還之里中芻僮

更相怒曰言爾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吾菜乎范
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飽遂棄錢而
歸典略程堅清潔居貧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
相謂曰女非程謀伯乎何為不食人食沐德信嘗過姊
姊為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城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
食答曰否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漢書韓康伯採
藥名山賣于長安市中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
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
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
中棠謂黃之飲馬投錢過于立異范沐于姊或留錢或

知新錄

不食亦過于清矯程之不食人食又勝于范沐然皆是

好名之士韓不二價名根未除便在于此避名入山斯

得矣

戒貪得

金藏于土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積金之多則生意斬
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且貪其金以成富不顧民
窮盜起天下瓦解則所積之金必不能獨守也況金乃
用世之物流行于天地之間不可積積則必生奇禍是
以倉庫盈滿則為盜賊之媒良田美宅子女玉帛之多
則起奸臣豪室兼併之欲更有恃其富盛自入于法以

取滅亡者蓋一以貪爲心則精神思慮盡惑于利欲之中日以消耗其清明之氣雖有子孫亦必癡愚理也且至絕命之時空手而去積金何益哉莫若去其貪心一惟造蒼生之福則克昌厥後身亦不罹災禍矣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亂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李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邪玄慙而止唐嗣曹王臯將市取張柬之襄陽園

知新錄

卷十四

七

固馬彝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嚮乎臯謝之二公遺業後人思其功德得以暫保與李贊皇之泣告便有天壤之隔矣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地身後不能留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唐魏徵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爲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爲集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屋爲子孫計也宋人記趙韓王宅園經畫造作侔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扇

鑰爲常歲時惟廝養擁畚負鋤者于其間而已夫人生于天地間寓也所寓勢不得久而又不能安其所寓人生亦何苦求飾所寓爲哉

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郡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俸賜之餘宜以賜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此上諸事續自

知新錄

卷十四

七

警編已載棠曾爲四兄作壽序述四兄之言曰吾自丑十之後淡然漠然與造化相忘于無言子雖貧賤而心常逸世人雖居尊席厚而心常勞且天地之江山未嘗謂我貧也而吝而不與之游四時之花月未嘗謂我賤也而吝而不與之賞名卿巨室之園林彼不暇游而嘗供寒士之辰先賢名下之墨寶人不及知而最娛我輩之情我竊造物之無窮者多矣況神可爲馬尻可爲輿無更駕之勞有自然之趣必規規焉鰓鰓焉攀援歆羨以自役其心志亦殊覺多事矣蘇子不云乎是身如虛空萬物皆我儲我抱此志而已他又何知焉數語與前

賢論議相符故于戒貪得之後牽連及之

耳視目食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耳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出溫公集

不妄語三字一個信字

張忠定公詠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個信五年方得成元城

知新錄 卷十四

劉忠定公力行不妄語三字至于七年而後成一張忠定一劉忠定或五年或七年可見力行之難原不易也

束修束脩

束修者謂束帶修飾也漢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蓋言束帶修飾之禮猶云曉得穿衣時便以成人自厲不自甘于菲薄也修字從彡解治飾也與束脩不同束脩之問不出境與自行束脩以上則指脯贄也脩字從肉解以脯為贄也

瓜牛廬

焦先字孝然自作一瓜牛廬楊沛字孔渠亦作瓜牛廬皆三國人松之謂瓜當作蝸先等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蝸牛廬

寬于一天下

杜牧贈宣州元處士云蓬蒿三畝居寬于一天下潘興嗣逍遙亭用其語云寬于一天下原憲惟桑樞棠謂寬于一天下五字可為匾額華門圭竇之間心胸能爾許大便不為境所窘矣

矯廉失義

柳子廉過姊飲而默置錢也范史雲看姊病設食而留

知新錄 卷十四

善

錢去也沐德休過姊為具餐而望然去之論主道則沐姊賢而郝范否乎不能具賓禮也論弟道則郝范廉而德休潔乎弗能盡悌道也然以一飯而使弟留錢以一飯而必不受之為潔以姊之親而弗為一飯之留三氏者皆孟氏之所謂甥也

酬幣侑幣

詩幣帛篚篚注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昭五年楚薳啓疆曰宴有好貨饗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注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

無孰食爲殮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賓至逆勞之于郊去則贈之貨賄棠案今日餽贈之禮人亦知之至于送酒勸飽有幣不但無其事其命名之義亦鮮有知之者

借物寓意

公孫弘舉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繹倍繹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纓倍纓爲襪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

新錄

卷十四

之立功勲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襪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故贈君撲滿一枚又曰勉作功名以俟嘉譽後漢漢陽太守龐參候郡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以筵一大本水一盤致于廳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筵一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魏郡太守陳異敦賢下士嘗詣郡人尹方方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

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也洗盤者欲吾清如水也抱小兒者欲吾之愛民如赤子也因遂行其志焉前一事借物寓言後二事借事寓意古人規勸托物留連或致意于事跡之中或相感于不言之外不似後代一味諂譽而已

撲滿

撲滿今隨在有之俗謂之悶葫蘆土器用爲藏錢之具錢可入不可出滿則碎其器而錢始出焉漢公孫弘爲賢良國人鄒長倩贈撲滿一枚云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有入竅而無出竅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散者將有撲滿之患撲滿二字取名甚奇亦甚確警戒愚頑正復不少不僅高明鬼瞰而已

磨堯鞭

磨堯堅秦人座右三字銘謂謹言也鄧州西有穀城城門石人刊其腹云磨堯鞭慎莫言李敢立書于坐隅曰摩堯堅宋學士作箴亦曰摩堯堅摩字磨字堅字鞭字各有不同予謂當以磨堯堅爲正

欬器

孔子觀于魯有欬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欬器者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

覆虛而歎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真德秀曰敬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有之所謂宥坐之器也天下之理至于中而止故列聖相傳以中為大法而製器亦象焉日陳于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也棠謂挹水注欷器之中人人知之挹水而損之則人不知也後世之失德者皆不知挹而損之道故特表而出之

布衾

范太史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于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于物澹無所好惟于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湍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

師公之儉云范太史集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縑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旋臻取易舍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通志論

交道之所以難者不難于二人而難于一人或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二人也同聲同氣方有相應相求之感言一人者何居曰易之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是必九五求六二而後六二能應于上也又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夫天下之志百人千人萬人不等也而夫子繫辭斷之以二人此二人者其一我也其一人也人者天下也百人千人萬人不等而為人一人也人之志不得通我為通之天下之志不得通我為通之有能代我通天下之志我則任人以通之總而論之人也合我而論之二人也而其權歸之君子故子曰二人者一人也其在古昔帝王得良弼相與以有成者皆合于易之所謂同人于野也然此在上位而為君子者也若處下位則世之所稱管鮑者為巨擘矣管鮑之交世人率竝稱之

子則謂爲管子易爲鮑子難何也管子才人未知之縱使知之見其分財自與跡近于貪謀事困窮跡近于慝三仕三逐跡近于不肖三戰三走跡近于怯幽囚受辱跡近于無恥乃鮑子知其貧知其不利知其不遭時知其有老母知其能顯名此則鮑子之獨照也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管之頌鮑真感恩刺骨之言鮑之頌管槩未之見可知管之志鮑能通之鮑之志管未能通之也于是慨歎古今天下大矣彼管子之志何代蔑有能略其跡而鑒其微未聞有繼鮑子之高踪者相士之輝不揚奇人之色未耀困阨時廢貞素縹緲不見顯者何可涯量嗚呼悲矣若鮑子者目在志則不謂與日月爭光也哉此則在下位之爲君子也柔故曰交道之難不難于二人而難于一人者此之謂也

朋友忠告

鄒浩元符中爲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田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沃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哉東坡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癩癩疾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味其言是何等胸次畫之所

言卽坡公之言也坡公可謂善處憂患者矣繼鄒謫新州者紹興中有胡邦衡或問朱子胡在新州十七八年何爲不死朱子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志完之行畫又有言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尺竿頭更進之力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檄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爲翰林學士客皆往賀羅頌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爲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素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爲者皆置度外蓋卽畫之所以勸志完者邦衡之行朱子謂李彌遜乃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

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春又記宋人雜錄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守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遠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皆餘事則是李亦未嘗無奉策邦衡之言也觀諸公所言皆得忠告至意出餘冬序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五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江都郭嗣齡述堂

閩門張 潛果園

澂潭程御龍翼山

小溪項道昕脩渠 叅校

假人書千人澤

有士人贗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

與三千緡因回書曹四兵送之

禮樂之禮樂也其言不以為創論然看自書及公更不一

如三禮之冠昏喪祭樂之源流法度之屢變有一合於

古者乎應時而變四字真千古不易之論莊子言雖洋

洋放恣而洞達世務識力直越時流後人泥古以非今

真不知明夷之學者然又不是鄉愿一流世務至變而

此心有不變者存總要曉得源頭方為有本之學

先賢論政

續自警編云袁安為河南尹政尚嚴明然未嘗以賊罪

鞠人嘗稱曰凡學士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

於聖世吾所不忍為也安後世為上公史稱其仁心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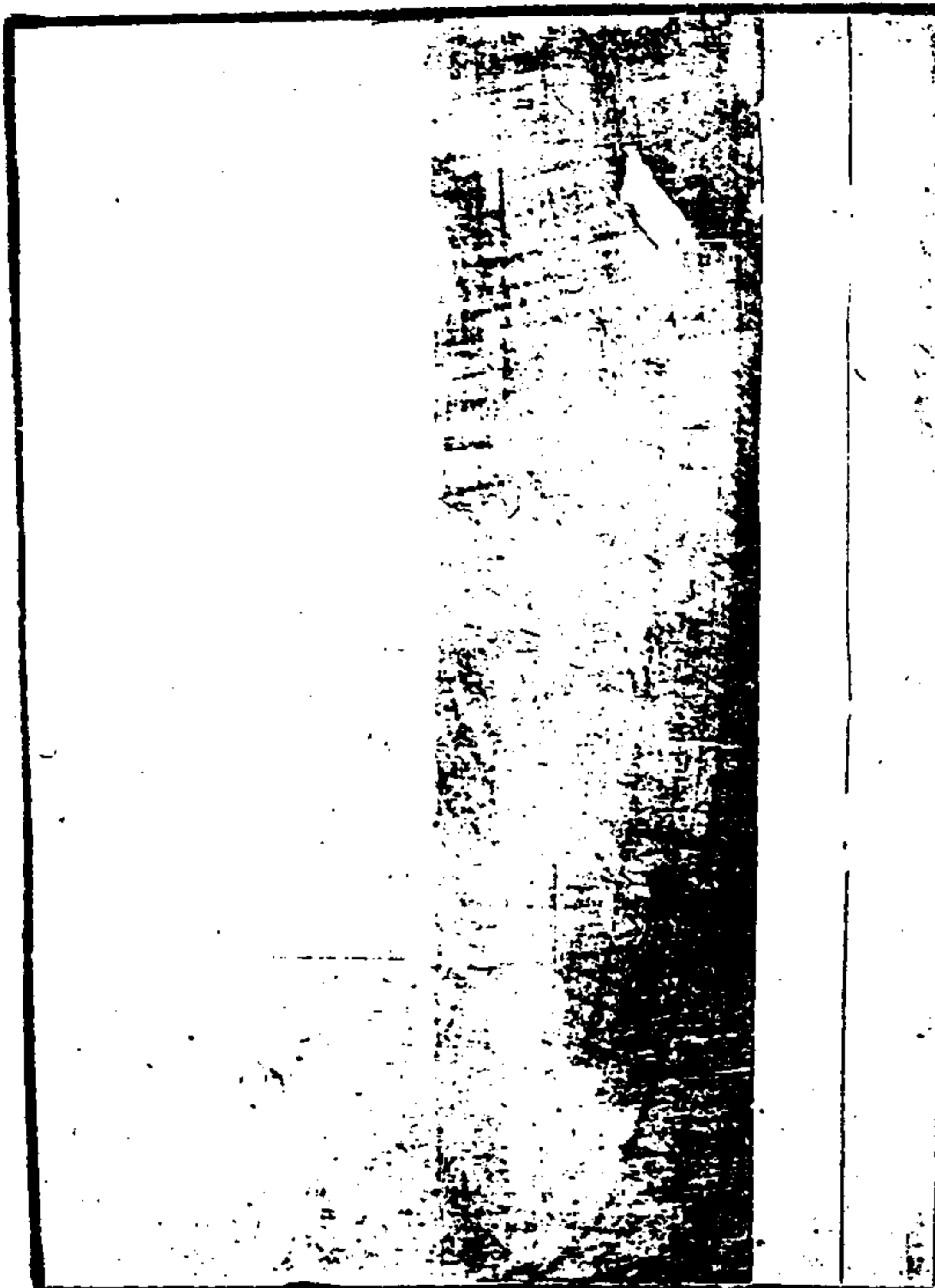
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祁公衍嘗言今之

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四終 從姪日葵 孫 燦 正字

知新錄 卷十四

正字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海源閣書籍之章

賊孫明復皇皇干人固是不得已倘干之不已便成一乞客矣晉人有嗜利者或語之曰足當自己予正恐乞客之不知足而不已也然在上位者當如韓魏公與文正公而在下位者則不可假人書並汲汲道路干人不已也

子畏虛心

唐子畏長於文衡山自請北面隅坐其書云非面伏乃心服也項它七歲爲孔子師子路長孔子十歲詩與畫寅得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北面而走矣寅長於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爲師求一俯首以消其渣滓之心非微微爲異亦使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規矩丰度徵仲不可辭也袁郎中嘆曰真心真話誰謂子畏徒狂哉

非木非石無思無爲

袁和叔曰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此語蘇子由曰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者也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曰貴真空不貴頑空頑然無知木石

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爲日星滄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棠嘆一生妄思妄爲究之與木石無異因書此八字懸於座右用以自儆更與同志共勉焉

道三箇好

龍州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蓋好佞惡直人之常情直言賈禍在昔不免故萬事道好不特司馬德操爲然卽夫子亦有危行言孫之說真西山喜誦亦有感而然也

士有五瘴

宋梅摯官嶺表有云士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囊此貨財之瘴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疾疾者殞雖在輦下亦不能免何但遠方而已哉鄒浩謫新州其友田畫迎諸路浩出涕畫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東坡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

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合三公之論觀之田與蘇胸次通達善處憂患而梅推勘入裏更得治瘴之源頭

唐制舉科

唐時取士制科不一有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詞擅文律科岳牧舉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科深思遠慮科奇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侔伊呂科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倫屠釣科良材異等科文史兼優科文儒異第科博學通議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邊科臯澤自舉科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帥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諫主文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深科高蹈丘園科軍謀越眾科博通文典達於教心科諳洞韜略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正直可稱堪任縣令科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通墳典達於禮教科詳明正術可

以理人科才識充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以從政科軍謀宏遠材任將相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詳明吏禮達於教化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立名凡八十有餘僅目為詞賦取士則非也揚升庵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葉石林立論亦然皆非也詩之盛衰係於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况唐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皆非省題詩也石林升菴輩皆未考唐之科額不同如此

知新錄 卷之五 王文恪公制科議

王文恪公制科議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如有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於古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

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前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通則策論無矣乎習矣近來頗尙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變矣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於學問而精神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埃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

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埃易也

武舉

武舉起於武后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槊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唐選舉志云武舉選用法不足道然郭子儀大勲亦自武舉異等中出可槩言不足道乎宋孝宗時始命武舉廷試依文舉給黃牒榜首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又唐人選武將不但用武臣亦於文吏中求今

本朝於康熙甲午科選士亦許文員應武舉試亦此意也又武學在宋仁宗時富弼已言之至神宗時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今則文武生員共一學矣

生員數目

郡縣有學始於北魏獻文時而生徒亦有定數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上州六十中州五十下州四十京縣五十上縣四十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下縣二十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明朝府縣廩膳四十州

學三十縣學二十增廣不拘數特人才當養不宜拘於定數如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里數至七百里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一二里生徒之數如一似不均

本朝分上中下彷彿唐制焉

科場字號

今日科場字號用千字文宋時亦有字號皆臨時另造字號皆字學所不經見者嘉祐中溫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敢諫科試卷內有匣毡兩號詞理高絕而毡字號對事與所出差舛因以匣字號為第一毡字號為第四初考官以為不當朝廷又差官重定後從初考官毡字號遂不入格溫公抗議爭之朝廷遂降一等收錄乃蘇子由卷匣字毡字人所未見其他字號當亦皆如此類耳

搜檢夾帶

搜檢一事在唐已然夾帶之徒於今為盛予謂讀書者必先立品而待士子者亦宜有禮節以重其事而後可以養其廉恥而為道義之歸必若露體搜檢夾帶是士子一出即受辱矣善乎李揆之立論也唐開元末李揆擢進士第當時主司多不考實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揆

謂藝不至者雖在文史之圃亦不能摘詞請於廷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書本於牀而引貢士而謂之日國家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予謂李揆其探源之論士之夾帶有司之搜檢皆求末不求本者可嘆也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檢之法雖嚴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移刺履傳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蓋世宗初年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從之棠謂此舉亦屬兒戲科場大事非開浴室真可軒渠一笑也

倩人

知新錄 卷十五

今之考試常倩人代筆此二字見之三國志陳思王植年十餘歲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

庭筠為人作文

凡人有才思不自用以取功名而為人場中捉筆其人功名必不利按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溫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按溫集有開成五年書懷百韻詩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又云欲就欺人事何能遣鬼誅開成在大中之前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已如此豈少年

卽有爲人所指摘耶本末如此宜乎功名之偃蹇也

匿年

今世考試有已冠未冠二項乃有已冠而仍作未冠者謂之匿年按魏志司馬朗年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捐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按此則匿年之說其來已久

糊名

糊名之制起於宋時陳彭年其弊延至於今日如謄錄彌封一切之制隄防關節未爲不是然就文衡論以得

一日之才情兼取雖嚴難悉生平之實行冊府元龜

唐憲宗元和二年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迹涉疎狂兼屬禮教或曾爲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並不得申送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現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官及司功並貶降則是唐時考試兼務實行不僅於文詞也考唐吏部試選人亦糊名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爲非委任之方罷之此則糊名曾用之選人而未嘗用之於貢舉也是以才如温庭筠以士行被黜詩如羅隱以譏諷不第皆以文行互論也宋白傳陳彭年初舉進士輕俊喜

謗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

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山堂考索王旦傳陳

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且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

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惶恐而退是時范仲淹蘇頌並

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先考素行以漸復兩漢選

舉之舊本傳惜乎柄國政者未及施行而流弊相延不已

也畫邊錄云彭年子彥博守汀州以贓敗杖脊流海島

其孫遠兄弟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此則天之報

施不爽耳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頗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

有交朋之厚者爲之薦達謂之通榜故其取也畏於

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弟

子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

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

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

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

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

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據言此

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

沈杞張弘登科記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

作弘

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貞元八年陸登第公與焉所與及第者皆赫然而聲原其所以亦繇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修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起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進士三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新修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三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

巡鋪

宋太宗時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廊下察視勿容私相教授此巡鋪之始也又真宗時命喬希顏等始為巡試鋪又仁宗時始有巡鋪官今時謂巡風是也

關節

杜陽雜編云元載姬薛瑤英載惑之薛之父宗本兄從義以構賄賂號為關節

看榜 南宮

長安志尚書省之南有吏部選院亦曰南院選人看榜之所也唐世選法與後世異每遇選時別出本曹治廡之外於南院舉選事正舉時選門閉防請托也黜陟既定即曰選門開院外另有列榜之所告以留黜也故其所亦謂之看榜禮部亦附尚書省省前一坊別有南院即貢院也長安志曰四方貢舉所會後世用淡墨書進士榜又列四字曰禮部貢院亦唐之遺制也有詩曰本到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則以貢院為南宮也其列榜之地亦謂之看榜又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用淡墨說者曰名第者陰注陽受用淡墨示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仙放榜於蕊珠宮故曰蕊榜又張洎賈郎中談錄云賈君常問放舉人榜貢院字用淡墨書何也對曰聞諸祖父說李紆侍郎將放舉人命筆吏書吏暴卒令史王昶終其事昶被酒揮染不能加墨逮明張榜始覺無及矣一榜之內字有二體自後因模法之遂成故事摭言曰書時用黃紙四張以毡筆淡墨書之

五經中式

崇禎甲戌科福建顏茂猷作五經全卷禮部左侍郎林鈺具疏奉旨准與謄錄時文文肅領易力請中式正主

考溫體仁堅拒不允亦具疏奏請奉旨准列正榜前一名茂猷遂在會元李王用之前以後丁丑楊重熙癸未馮元颺譚貞默等皆以五經中式
本朝順治乙酉法若貞以五經疏請奉旨准作舉人康熙戊辰查嗣韓林文英亦五經奉旨賜進士壬午有莊令輿俞長策二人亦疏請特賜舉人遂有旨以後願作五經文字者聽自後五經中而掄元者多矣癸巳萬壽各省定額外另加中五經者二人

燒尾

燒尾之說見於唐書俗謂虎豹變人惟尾不化必欲焚燒之乃能成人如人之拜官必集餽燕客乃能成其榮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於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為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此以獻食天子為燒尾也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令於興慶池燒尾此則天子賜食臣下為燒尾也又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治酒饌音樂宴之為燒尾此則親朋慰賀為燒尾也燒尾二字命名甚奇
同歲即同年

今之同榜者謂之同年漢晉時謂之同歲後漢書李固傳云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為廣

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孝廉柳敏碑云縣長同歲健為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唐時謂之同年唐憲宗謂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明季則私恩結而朋黨興矣

門生天子

唐時風俗之敝楊復恭謂昭宗為門生天子見日知錄

門生報恩

後漢書樊儵傳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謂年少能有為報恩之日長也此近日陋習不謂當時已然

甲科

杜氏通典進士有甲乙二科武德以來第進士惟乙科舊唐書玄宗親試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玄宗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為之首登乙科者三十餘人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按甲乙丙三科見於漢書儒林傳歲課博士弟子甲

科四十八乙科二十人丙科四十人今世不分甲乙丙皆曰甲科棠謂一甲進士為甲科二甲進士為乙科三甲進士為丙科則與古人相合矣

孝廉

漢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元朔元年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棠謂此舉後世亦當行名曰孝廉不孝不廉者不得入也不舉有罰則士之興起者多矣

進士

古者鄉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於選士之秀者而升學曰俊士此二者皆謂之造士由選士而為造士用之為鄉遂吏由俊士而為造士大樂正論其秀穎者升諸大司馬是謂之進士司馬辨論官材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後世進士之名其原蓋出於此而置進士科則始於隋煬帝大業元年始

前進士

曲江有慈恩寺進士及第謂之前進士列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大譙於曲江亭謂之曲江宴或曰及第後遇

未及第時題名即添前字故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其相推尚如此棠按進士及第則添前字是為進士時已題名矣蓋唐時為進士而不及第者多也今日稱官銜必曰前進士某此自唐已然唐韓儀記知聞近過關試詩云短行軸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

進士題名碑

進士題名碑舊建於國子監大成門東吳鱗潭先生為祭酒時稽考舊碑明永樂至崇禎凡七十八科碑僅存三之二

本朝制科始丙戌碑亦列焉厥後十七科未之繼也祭酒謀於朝伐石鳩工豎之又令吏掘地徧索舊碑不見一日宮牆傾羣吏譁曰永樂碑得矣於是前後井井用全一代之制又於啓聖祠中得元碑三一為正泰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列三榜皆有正副一為至正題名記蒙古色目為一榜狀元朶列圖漢人南人為一榜狀元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為至正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有正副夫八比取士士不由進士者率無由顯達於時此題名碑之不可不立也乃立而復湮沒非吳公整

頓後將何考焉按元朝氏族蒙古有七十二種色目有三十一種金人有三十一種漢人有八種高麗女直契丹渤海皆在漢人內

四甲五甲

偶見宋寶祐四年登科錄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有六百零一人賜開宴立題名碑凡有五甲查文信公為一甲之首計二十一人謝枋得為二甲之首治賦兼易凡四十人陸秀夫治賦是二甲二十七三甲凡七十三人四甲凡二百四十八人徽州黟縣有奚雷發歙縣有陸夢發字大約婺源有俞士于五甲凡三

十三人歙縣有黃雷利住休寧有治賦海春秋治詩書

治易治周禮不等今時人言進士至三甲止矣抑知宋世有四甲進士五甲進士乎

朱晦菴先生同年錄

宋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敕差知貢舉邊知白同知貢舉周執羔丞俊及叅詳點檢試卷等官十八十九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四日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八人釋褐四月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四

月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敘同年五月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國公五月日立題名石刻於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於禮部貢院

第一甲十人

王佐初奏董德元第一陳孺次之王佐又次之揭榜之日朝典以有官遜王佐居首

董德元初以有官遜佐而恩例有加故特赦有還以厚勤勞事帝王代拜南郊誰是主山河空屬狀元郎

陳孺以下至何欽承凡十人

第二甲十九人

第三甲三十七人

第四甲一百二十二

第五甲一百四十二人

晦菴先生居是甲第九十名又特奏名一人俞舜凱

宋制科分五等

宋石林燕語云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二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大直為考官胡武平所駁欲出落復降為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

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棠所見登科錄凡二本一甲二甲皆具名字豈自子瞻之後上二等不虛其位乎宋登科錄獨朱紫陽文相國二錄今仍存詎非以人重乎

殿試

起於武則天

滿狀元漢狀元

順治中滿人漢人分爲二榜壬辰滿狀元麻勒吉漢狀元鄒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康熙庚戌科以後則滿漢人同一榜皆試漢文矣語出分

狀元

葛立方云今之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此皇城側唱狀元莫知其端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作詩云春來無處不聞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呼狀元舊矣武林舊事云宋理宗時狀元等三人賜酒食五盞餘人各賜泡飯朝謝之後拜黃甲敘同年擇榜中年長一人狀元拜之後擇年少者一人拜狀元今按此禮不行久矣

榜眼

榜眼二字初不知何所起宋史陳思讓傳思讓之孫若

拙以進士甲第爲京東轉運使拜刑部郎中知潭州若拙不願遠適太宗怒黜知處州移知潭州勤政治然寡學術時人以第二人爲榜眼若拙素無文故人謂之瞎眼榜云可知榜眼二字起於宋初

探花

揮塵錄云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邁十八歲昭邁之子杲卿杲卿之子士廉三世皆以是年爲探花郎秦中記云唐世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按此則少年得售者謂之探花非指第三人及第爲探花也唐近事云進士榜出便期集院狀元請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二人第二部也常宴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今世探花亦無探花之事亦不復主茶但空其名而已

庶吉士

永樂癸未登會聚榜進士第所取四百七十三人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入文淵閣燕閒之頃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庶吉士之選起於此

翰林院

玄宗時初制翰林待詔後又制翰林供奉分掌制誥後改供奉為學士後宋制亦如之乘輿行幸兼備顧問有所獻納或對或奏唐玄宗又置侍讀侍講真宗又置翰林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唐又置史館修撰掌修國史宋脩纂國史又置編修官檢討官無所謂翰林院明代皆入於翰林院內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禮漢有太史公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成周有左史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有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史官之分名也明季國史用修撰編修檢討而以太臣為之總裁

本朝起居注朝廷論才優用亦給於翰林院

翰林不由科第入

明制翰林必由科第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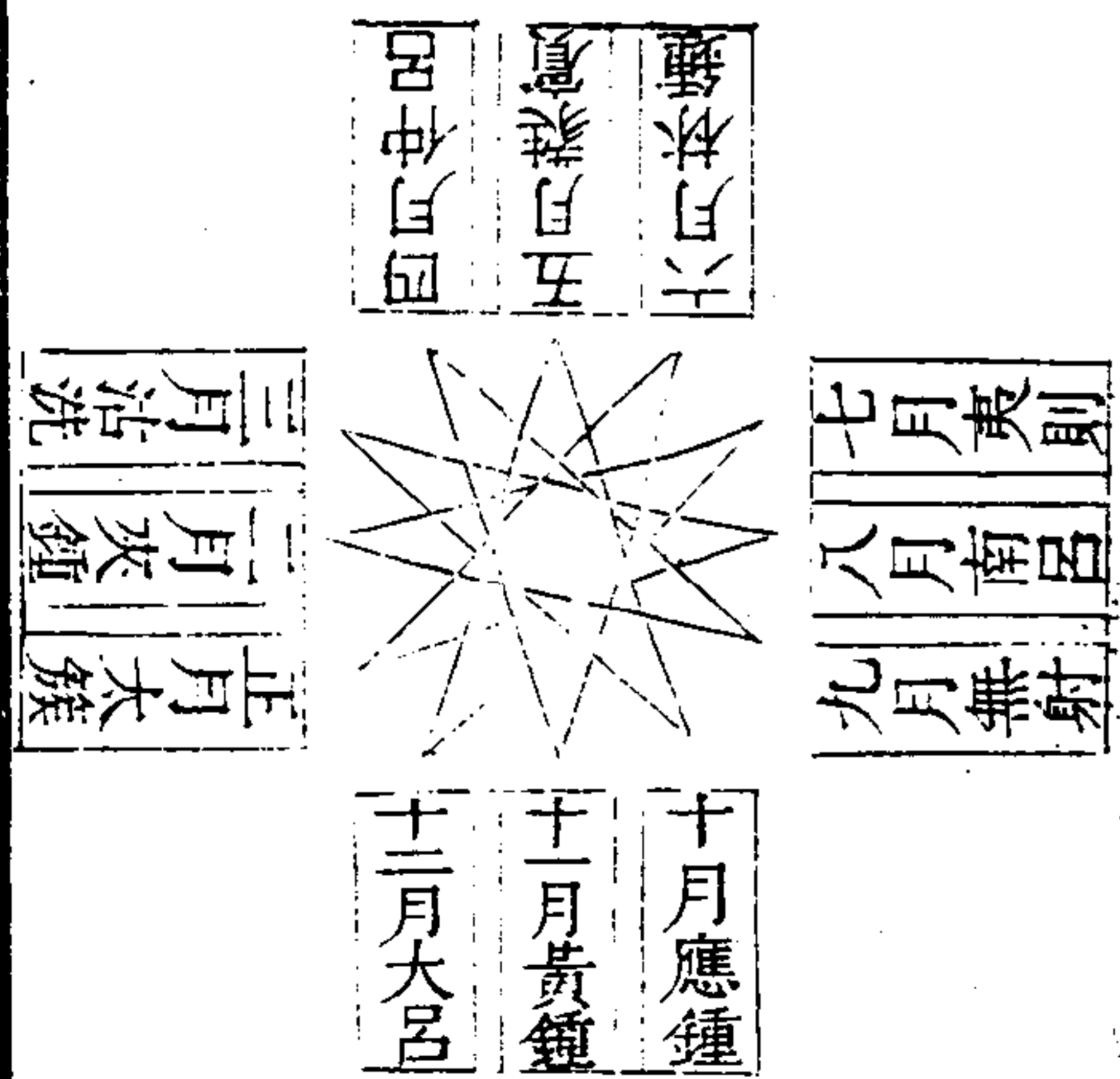
本朝不由科第賜入翰林者指不勝屈按宋時熙寧間韓維以賜出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彥振以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可知額外恩榮在宋已有此事

翰林告假

按廖道南詞林記謂宜依祖宗時故事入禁中侍燕間承顧問上以儲材蓄德為教則下必以涵養進修自勗

不惟人才造就而君德贊輔亦攸賴焉不然其流弊必至如弘治中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之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回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曆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亭上勘醫書

律呂相生圖



太師註曰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賈釋云黃鍾在子一陽爻生為初九林鍾在未二陰爻生得為初六者以陰故退位在未故曰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也林鍾又上生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沽洗之九三沽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謂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異位謂若林鍾上生太簇之九三於第一為異位是象母子也但律初生者為夫婦呂所生者為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律呂說

聲律之道與陰陽合其氣與歲時合其變化與天地合其德何以言之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日謂甲巳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

宮辰謂子為黃鍾丑為大呂寅為太簇卯為夾鍾辰為沽洗巳為中呂午為蕤賓未為林鍾申為夷則酉為南呂戌為無射亥為應鍾淮南子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則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天地之道也所謂與歲時合其變化者此之謂也唐六典云協律郎掌和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陽為六律所以統氣類物仲冬為黃鍾孟春為太簇季春為姑洗仲夏為蕤賓孟秋為夷則季秋為無射陰為六呂所以振陽宣氣季冬為大呂仲春為夾鍾孟夏為仲呂季夏為林鍾仲秋為南呂孟冬為應鍾凡律管之數起於九以九相乘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角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以為角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還相為宮以生其氣焉漢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京房受學於焦延壽云六十律相生之法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月令章句曰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

後以放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以別聲之清濁焉所謂與陰陽合其氣者此之謂也夫能與陰陽合其氣歲時合其變化豈非與天地合其德乎故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槩於六律聲有清濁故協以宮商形有長短故檢以丈尺器有大小故定以斛斗質有輕重故平以鈞石是以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正而十二律定矣十二律定而萬物之根本立矣十州記云武帝時月氏國王遣使獻書曰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聞浮國將有好道之君矣按此則知律呂之學外國亦所深誦律呂之效遐方亦能感應則律呂誠不可不急講也

樂

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詩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夫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可見禮樂樂字士君子自少至老終身不去朱子云樂有五音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蝸其渣滓義精仁熟而自和順道德程子曰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樂之一字不講已久周之末季人已不復言樂棠謂漢興至於今其中士君子即砥

節礪行於先王禮樂教士之典全不置念故人之邪穢渣滓皆不能蕩滌消融性情偏執不能得中和之氣故學校雖設不能化人皆由於禮樂樂字數千年無一人言及也且今之樂皆鄭衛之音不能養其耳徒能亂其耳不能養其目徒能炫其目不能養其性情徒能荒其性情不能養其血脉徒能耗其精神

楊廉論元聲書

李公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同十一月黃鍾減九分所增九分所減亦皆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大呂林鍾固宜加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

高文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大簇減三分奇大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所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二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李書之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欽

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制中氣之交亦有定制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子豈非一定之法哉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而本朝乃勝國之書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不得其傳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不得其傳此二人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為之律呂算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為之級算舉例然不迺為王家註

脚亦終於聚鐵成錯耳李鮑二書獻之闕下其所係細故哉云云

棠按李教授文利有律呂元聲書文中言李公當即其人鮑希止有天心復要一書不知持論與今西洋者何如容再參之

樂辨

樂之為道五音俱備考之於周禮參之以註疏又詳載其宋儒之議論有謂五音之有緯者則棄而不用其說紛紛僉是臆度故為反覆詳辨載之於篇以備論樂者一考証焉周禮一書多出於漢儒手稍得傳聞即傳會

之按大司樂所載大祭樂如奏於圜丘者圜鍾爲宮黃
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此不言商也奏於方澤者
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不言商也
奏於宗廟者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
此不言商也止用宮角徵羽四音考文帝時得魏文侯
樂人竇公年一百八十兩目皆盲獻其書乃周官之大
司樂其樂之旋宮不相管攝太簇爲徵又復重出數百
年之簡編出於瞽人之手其爲殘闕錯亂不必言矣鄭
氏注曰祭尙柔商屬金剛也故不用商先儒爲之說曰
周以木德王商之金能剋木故諱不用商宋儒又言鬼
神畏銅商屬銅故聲之屬商律者不用樂志諸書考
有正聲有子聲有變聲正聲者本宮之聲也子聲者正
聲之半也太簇在少商調卽黃鍾之商也用其半故謂
之子聲故謂之少商圜丘方澤宗廟三處之樂皆就其
本聲而未言及子聲變聲也詳其子聲則知商聲未嘗
不用也熊朋來謂大司樂未嘗無商而闕商音者不用
於起調與畢曲也棠謂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黃鍾一
均以祀天神太簇以下五均以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
饗祖妣蓋調五聲兼八音而有之鄭氏泥於圜鍾爲宮
以下三段降神之樂只有宮角徵羽四聲而無商音與

上祀樂不同是以後儒又傳會五德不知此乃圜丘方
澤及禘祫三大祀降神之樂也降神之後方合樂而奏
故此圜鍾爲宮三段有六變八變九變若他祀樂則無
此數註中所謂以聲類求之是也且降神之樂與
六樂不同圜鍾得房心之氣是爲大辰帝之明堂故首
奏之以降天神函鍾與鬼之分是爲天社坤之門戶故
首奏以出地祇黃鍾虛危之宮是爲宗廟故首奏以逐
人鬼各以其類以合神明之德卽鼓鼗孤竹雲和之類
亦與八音稍殊原爲降神而作也推之旋宮相生次第
原不相合朱晦翁亦嘗非之而未明言其故嘗推旋宮
圖起黃鍾宮至夾鍾爲羽凡五十五律而調畢奏一闕
復起宮音以七聲按之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羽上生宮
音調不諧故黃鍾以應鍾爲變宮收之上生無射之宮
然則起調以羽入調以宮或亦貞元相生之序乎或謂
聲氣之生出於人心三大祀者天陽爲健純粹以精數
奇而圓其知大始圓鍾陰律以帝之明堂奏之以導和
氣次黃鍾太簇姑洗居子寅辰始於一陽極於三陽陽
明用事相間各一律律遞減寸吹之而和調俱含宮象
天德也地道柔剛含弘光大數偶而方萬物資生林鍾
得坤之本位生南呂南呂陽八而上生姑洗四維之氣

已備以姑洗律長於南呂故生而先用法地道也人者
參天兩地兼陰兼陽相得有合順物成章黃鍾起於虛
危其位屬子子與丑合間以大呂太簇寅氣寅與丑合
和以應鍾黃鍾律之始應鍾律之終四德無所不統立
人道也合三樂凡十二律以足十二辰之數圓鍾六變
一天之始五天之中也函鍾八變二地之始六地之中
也黃鍾九變人參三才三三而九也春既四律故音取
四聲而無商聲其實奏曲時五音及變聲子聲高下相
從當無不備否則不成律矣鄭氏謂不用商以祭尙柔
先儒謂周以木德恐商金尅木又謂鬼神畏銅皆為不
知新錄 卷十五

根之論熊朋來謂唐以土德王不知去角而仍闕商未
亦循周闕商此皆偏五德之說而不明制樂之本也近
代俗樂無徵調此亦如謂大司樂之無商皆偏於一隅
也古人謂之旋宮旋宮者潛宮也以遞相生為旋其實
太和元氣潛行於十二辰之內黃鍾潛行於十二律之
中無時間斷唯是管長聲濁高下難諧故有半聲變聲
以合其節使不用變聲半聲則何足見聲音之變化故
必合子聲變聲乃足以成律也周之樂縱不言商而商
音實寓於子聲變聲之中可嘆後代皆謂周棄商而不
用豈非周禮之誤鄭註誤而後代誤以益誤也耶或謂

周以木德王故祭用黃鍾之羽起調祭地用太簇之羽
起調即宗廟亦用黃鍾之羽起調羽水也水能生木起
調皆水又謂古制樂起調於宮宮者十二律之宮也黃
鍾者君律也羽柔物君弱臣強已兆於此後代亦宮聲
起羽沈存中曰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則不必避予謂
周用羽而君弱後代何以仍用乎且周伐殷時有火自
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赤色先儒又謂周以火德
王則是周又不獨以木德王矣或謂周之樂歌載於三
百篇以四聲等子韻合之則宮商徵羽而無角聲以沈
約四聲論之則五音有平上入而無去聲朱晦翁言三

百篇中可被管絃者止有數章則當日之取音必別有
說昔賈牟賈問樂於孔子孔子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在
周已失况於今日且當日樂器與取音未必與今相合
惟有尙書聲依永律和聲六字最為緊要歌咏樂章安
能盡協宮商歌者自當隨律高下故貴於憑律以和其
聲此半聲變聲所不能無也總之織緯之言在周未聞
五德之說實無足據不用商必用羽此皆昧於樂理非
通方之見也予合前賢議論而為之折衷於此
七始七律七音
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

也古之神瞽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資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咏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敬越也元間大呂陽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太元經曰六始爲律六間爲呂注陽爲

知新錄

卷十五

書

始陰爲間子爲律丑爲呂也是律只有六卽始只有六也安得有七始七律哉晏子曰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又有七音之說按武王伐紂自午至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因謂之七音也後周明帝時裴敬上書以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及武帝讀史書見武王作七始又欲廢八懸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首長孫紹遠奏曰天子懸八百王共軌下逮

周武甫脩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竟廢八懸七紹遠疾中與齊樹書云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且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用林鍾爲首是政出私門也云云按周武以木德王故祭天用黃鍾之羽起調祭地用太簇之羽起調卽家廟亦用黃鍾之羽起調或謂起調於宮宮者十二律之君也羽柔物君弱臣強已兆於此是七音七律七始始用於周而後代因之也然裴敬謂大舜欲聞七始則始之說非徒

知新錄

卷十五

註

不起於周實起於舜之前故舜欲聞之也昔賈牟賈問樂於孔子孔子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夫在周已失其傳而况今日哉

七音

蔡元定曰宮與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安世房中歌所謂七始華始是也尙書大傳曰七始者黃鍾之外七音皆可旋爲宮始也棠按五聲者正聲也二變聲不比於正聲但可以濟五聲

之所不及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不可以成樂也

舞

朱嘉徵曰舞之不傳蓋久矣鄭漁仲通志謂與六笙同無聲歌當時工師以譜奏相授者近是傳武仲舞賦序歌以咏言舞以盡意咸池天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考六藝之文舞有二名曰雅舞曰雜舞孔文舉表云激楚陽阿至妙之容夫舞者容也容以象德故揖讓者先文舞征伐者先武舞吳季子觀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招箭曰德至矣哉雲門而下其名存其容亡獨大武之制

知新錄

卷十五

可考武始而北出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樂記曰武王之事也隋制雅樂其舞亦六成云是謂雅舞只朝廷用之周禮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宴私亦用之梁武帝嘗報沈約書鞞鐸巾拂古之遺風上世樂飲酒酣必自起舞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起舞是也復以舞相屬所屬者代起舞漢灌夫起舞以屬田蚡晉謝安起舞以屬桓嗣是也是謂雜舞上下宴通用之周用六代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內惟大濩大武為武舞其餘皆文舞又有六舞以教國子曰帔舞羽舞皇舞主祭祀旄舞干舞此兵舞也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秦本紀改大

武舞為五行漢制雅舞文武二舞也太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太宗廟奏昭德之舞世宗廟奏盛德之舞三舞無歌光武帝廟奏文始五行五德之舞東平王蒼獻其辭魏受禪改武德舞為武頌文始舞為大韶五行舞為大武仍其初名魏武廟奏武始舞文始廟奏咸熙舞烈祖廟奏章斌舞三舞無辭所傳者昭武舞歌蓋改漢巴渝舞也四篇述魏德並於太祖廟奏之王粲辭雲翹育命之舞漢迎氣於五郊也魏改雲翹舞為鳳翔育命舞為靈應無曲辭雜舞者公莫巴渝鞞舞鞞舞舞拂舞白紵也初見於方俗後寢陳於殿廷又周有纓樂

知新錄

卷十五

散樂秦漢宴會所奏率非雅舞魏晉流風並以四舞用之宴享宋武帝以雜舞合之鐘石後魏北齊參以戎伎從此諸舞彌盛抑彌衰矣隋世去鞞拂人無所持近於人舞妖冶登堂非復教國子人舞之意矣古六舞皆雅舞無辭雅舞有歌辭自東漢武德舞始雜舞古亦無歌辭雜舞之有歌辭自聖人制禮樂篇見鐸舞公莫舞歌見巾舞淮南王篇見拂舞蓋西漢始也巴渝鞞舞有辭自魏始拂舞白紵自晉始或曰江左古辭也

舞說

舞樂之興始於黃帝而山海經不根之論則以為天與

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眼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又曰帝俊八子是始爲舞孟頫引教坊記云昔陰康氏
次葛天氏元氣肇分天沴未弭民多重腿之疾思以通
利關節是始制舞是謂舞出於陰康氏也呂氏春秋曰
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則多壅闕故爲作舞以宣導之
是謂舞出於陶唐氏也周用六代之樂越取黃帝以謂
始舞而周禮六舞五曰人舞注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
祀星辰則舞之卽今世之舞也棠謂舞之所始折衷於
周當自黃帝獨孟頫所引呂氏所論皆以爲弭疾宣導
之助是舞爲驅疾如藥石之祛疾也於乎何有且民

知新錄 卷十五

有疾民自舞之已有疾已自舞之已已之疾不能已民
之疾已民之疾不能已已之疾於樂更何與焉不知樂
之器有鍾管鼓磬羽籥干戚之不同而樂之文亦有屈
伸俯仰綴兆舒疾之各異樂之文者舞是也一耀於目
一觸於耳其爲宣導通利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可知
已民之疾卽可已已之疾已已之疾卽可通爲已民之
疾相感於微有潛消默化而不自覺者此神之至和之
至也今樂之器非復古昔而樂之文亦多有不同是無
舞則無樂無文則無舞問有舞者問其器則有不明不
備之感問其文又暗於象德象功之儀聞孔廟有舞字

之說此事在唐已然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
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然
舞太平萬歲四字亦非古意也乃梨園之輩以手袖爲
威儀此則周禮六舞之一所謂祀星辰則用之者吾不
知後世何以獨取此也

知新錄 卷十五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六

豐山王棠勿翦氏彙訂

瀘州先著遷甫

岑川程夢星泮江

江都程式莊高崢

新安江瑞天玉 叅校

舞字

嘗聞孔廟祭丁時奏樂舞大哉孔子四字初謂事不經以爲近於兒戲後讀唐人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在

知新錄

卷十六

當中因知唐人舞樂舞出太平萬歲四字則知舞字之制其來已久不獨孔廟然也

舞金梳

唐張祐詩春風南內百花時道唱梁州急遍吹揚手便拈金梳舞上皇驚笑悖拏兒此悖拏兒唱急調手舞金梳將以進酒也在晉魏時飲酒亦有用杯盤起舞者晉書云晉世寧舞杯盤魏子建妾薄命云主人起舞盃盤然則舞金梳卽舞盃盤舞杯盤之意

音樂

吳下能音樂者王侯家競相徵聘亦有由此得官者勢

焯赫赫卽清廉大吏亦莫可誰何此亦世風之弊也昔漢元帝子定陶共王能知音帝數稱其材史丹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鼗之間則是陳應李微高子匡衡可相國也陳應李微當時知音者匡衡元帝相也棠謂今日之敏而好學溫故知新者皆糠粒不飽如陳應李微一輩罔不得時而駕此亦音樂極盛之會也安得史丹輩建論朝端使知論材在此不在彼則有裨世教關係不少也

季札不知樂

季札觀樂人皆謂能聽聲以察時政故知其興衰也子謂不然夫文王化行南國故周南召南咸被其化何以云猶未也邶鄘爲衛所滅故二國被康叔之化乃未幾邶鄘皆爲楚所得札未知也至於齊誦美太公稱其國未可量乃呂太公之地未幾而爲田太公所得札未知也至於晉爲三家分其地札雖有萃於三族之語而聽樂云何憂之遠也子謂不然使晉能憂遠國不敗矣至於鄭謂其先王乃齊晉亡而鄭猶存亡者不亡矣魏爲晉獻所滅札又曰以德輔此則明王也明者不明矣若夫秦聲只稱其大而季札觀樂後秦日盛一日至秦始皇凡三百四十年至于一統札未知也且各國之聲皆

知新錄

卷十六

有美哉二字或至矣哉思淡哉廣哉一句至秦獨無夫
三百年富強之國中原鮮有敵者豈美出鄭衛下乎此
又所不可解者歌王歌商歌小雅歌頌札只論其大槩
不涉時政獨歌陳札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後果爲楚所
滅余因前輩謂札觀樂預知興亡故著論於此孫明復
文王論
以舊有賦三字謂季札不知樂若文王猶
有憾則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語有灼見

閔蔡審音

孔子晝息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聞夫
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
欲心之所爲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爲施也夫子何感若

知新錄

卷十六

十一

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向見狸方取鼠
欲其得之故爲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以閔子
夫子曰可以聽音矣後漢蔡邕在陳留隣人有以酒食
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容彈琴於屏邕至門前聽之曰
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人告主人自追
問其故莫不撫然彈琴者曰向見螿蝦方向蟬蟬將去
而未飛螿蝦爲之一前一却吾恐螿蝦之失蟬也此豈
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嗚呼意存於
中而音形於外薛敬軒曰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羸豕
而知踴躅之有孚故凡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

樂

匏土二音

舊唐書云笙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今之笙
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宋葉少蘊避暑錄云大樂
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墳亦木爲之
元史又云匏以竹爲之夫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
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
之樂匏土棄而不用八音於是乎僅有六矣元熊朋來
五經說曰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稱是所重
在匏也古者造笙必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竹漢太學槐

知新錄

卷十六

四

市各持方物列磬懸匏八音之匏於卦爲艮於風爲融
於氣爲立春匏音啾以立清闕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
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者鮮矣爲禮樂之官者尚申
請而改正之

琴

范仲淹問琴理於遵度答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是
矣通雅曰敫泛琴聲也樂書曰絃合聲以作主暉分律
以配臣九歎有彈緯揚升庵謂緯卽徽徽卽暉也志林
曰嵇康琴賦云間遼故音輝絃長故微鳴所謂擊琴俗
六故聲敫音鮮見羯鼓錄兩絃之間遠則有敫故曰間

遠絃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絃虛而不按乃可按故曰絃長而微鳴也吳曾引晁無咎云浮雲柳絮為泛聲輕非絲重非木也喧歌百鳥羣忽見孤鳳凰為泛聲中三指聲也胡元瑞曰琴譜有疊蠲謂二指後先齊下也崇合諸說知古之所謂泛聲即通雅所謂放穉康所謂痺是矣按痺勞也說文勞病也以痺形容琴聲淡得琴理而泛聲之說或以為浮雲柳絮或以為間遠絃鳴又以兩絃之間遠則有放則此移聲遠引相連貫處皆謂之泛聲也喧歌百鳥鳴忽見孤鳳皇泛聲中寄指聲是獨響者為鳳皇鳴浮雲柳絮者為泛聲也今世謂虛指者為泛聲是皆不知放癩之義矣

月琴

武后時蜀人崩朗於古墓中得銅器似琵琶而圓時人莫識之元行冲曰此阮咸所造命匠人以木為之行冲以其形似月聲合琴名月琴杜祐以為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同因謂之阮琴臞仙曰蓋咸一人之物也自南宋之後不復有聞矣今僅千載而無傳焉予因見竹林七賢圖繪因相其形出一已之制度而製之名曰臞仙月琴臞仙者嘉靖年間親王也

瑟

古人無故不去琴瑟韓非子外儲說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鼓瑟乎曰不也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棠撥古人言琴必言瑟又何以稱焉漢郊祀志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已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忍禮圖舊云雅瑟二十五絃常用者十九絃頌瑟亦二十五

五十絃

五十絃之說按漢書郊祀志有五十絃之文東坡云其絃五十其柱如之要亦有所本按錦瑟出周禮樂器圖雅瑟二十五絃頌瑟二十五絃飾以寶玉曰寶瑟繪文如錦曰錦瑟

鼓

鼓之為道其應無窮小擊則聲小大擊則聲大不撞不鳴鳴之理未嘗不具也管子云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停音張房司空注云險易猶否太言天地否太應德而至如抱鼓然棠謂擊鼓小道耳管仲於中看出天地可見古人往往於事物上觀理又攷三禮圖古人於鼓之布置大小多少尺寸皆有不同夏后氏謂之鼓足鼓有足也周人縣鼓而建鼓用木貫之用殷法也

所用也又有鼗鼓賓至搖之使奏樂也又有雷鼓貫八面懸之祀天神靈鼓貫六面懸之祭地祇路鼓四面享宗廟又鼗鼓軍旅用鼗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此上諸鼓或立木或架其大小尺寸布置總不同於今之所用也

鼓一通角一疊

鼓三百三十三搥為一通角十二聲為一疊

鼓吹

鼓吹軍中之樂也非軍功不用陳蔡徵為吏部尚書啓後王借鼓吹後王謂有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王弁

知新錄 卷十六

州觚不觚錄言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人鼓

吹嘉靖後巡撫乃放而行之今則士庶人皆用矣

琵琶

推手向前曰琵琶却手向後曰琵琶一說自下而上曰琵琶自上而謂下曰琵琶漢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之遠思慕故國使知音者載琴瑟箏筑空侯之屬作馬上之樂名琵琶又蔡文姬十八拍云琵琶出自胡中緣琴翻出皆未言及明妃後人賦昭君如老杜千載琵琶作胡語皆以為明妃事用之矣古用鴟雞筋為絃石為槽鐵撥高麗以蛇皮為槽木為面象牙為捍今之製同高麗

東坡詩轉關漢索動有神蔡寬夫詩話曰轉關六么言聲調間婉也漢索謂音節繁促也其琵琶字作婆韻琵琶字作匹讀則見於白樂天小庭見月詩菱角執笙簧谷兒挾琵琶音婆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又云忽聞水上琵琶聲琵琶音匹類說云呂與鍾離會武夷山謝英妃撫長離呂阿香曼圓腹注長離畢策也圓腹琵琶也

樂府雜錄真元中教坊康崑崙彈琵琶為第一手而莊嚴寺僧善本者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奏且誨崑崙彈一調子聽之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善本俗姓段臣小年初學琵琶於隆慶寺

知新錄 卷十六

處授一品該調子後仍易數師段精鑿之妙如此良奏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盡段之藝

琵琶亦作枇杷

樂器琵琶漢劉然釋枇杷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杷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昔人謂千文枇杷二字不可分開引此則可分矣然予謂枇杷當有從手從木之分

笛

笛同遂周禮笙師註杜子春云遂乃今時所吹五孔竹

遂三禮圖橫設而有五孔後乃增為六又增為七舊字
彙分笛遂為二誤也按簫竹管也陸氏曰長三尺詩左
手執簫是也似笛以和衆聲今十番先吹笛而後衆樂
隨之亦古人吹簫之意又簫以竹為之長一尺四寸圍
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詩仲氏吹
簫是也古人笛與簫簾有分今則混而為一矣

抵技

抵技手循笛孔也馬融長笛賦抵技抑隱行入諸變按
拏梭遞遞相乘遭俗本譌作笈笈當從手不當從竹

打十番

知新錄 卷十六

王大將軍敦在武帝前時其言伎藝事王自言知打鼓
吹於是振袖而思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宛若
無人鼓吹是軍前所需有鼓亦有吹者如今之十番人
執一器而曰打十番者亦以打鼓統之也故知打鼓吹
即打十番之由起

簫

簫編小竹管為之管長短不齊象鳳之尾故曰鳳簫郭
璞謂簫一名籟莊子人籟則比竹是也臨川王氏曰簫
大者二十四管長一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一尺二寸
今二十四管之簫與十六管之簫樂器中備者甚少獨

吹洞簫洞簫者簫之無底者也簫之名則是而簫之制
則非矣又筍韶舜樂書作簫韶先儒謂即簫管之簫

拍板

度曲有拍板通雅曰拍板今拍之始也本無譜唐明皇
遣黃幡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以進上問之曰但有
耳道無節奏也韓文曰樂句即拍板也研北雜志曰趙
氏獨子固未仕元醉歌樂府執紅牙以節曲牙即板也

頭管

策頭管是也一名邁又笳管一名感策以竹為管以蘆
為首宋太宗時三大宴升座進酒庭中吹感策以衆樂

知新錄 卷十六

和之故教坊謂之頭管也以其首吹故曰頭也今世十
番以笛先起然後衆樂隨之亦當日頭管之意也唐九
部夷樂有漆感策胡部安國樂有雙感策銀字感策又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邁註邁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為邁

唆哪

近樂器中有鎖唎音納而正德時詞曲作唆哪蓋皆後起
之名故字體隨人所書也資治通紀論曰正德間劉瑾
雖伏誅而宦官之勢猶不已往來如織覆害人民呵列
武夫吹打號頭故楚人王西樓作一詞曲以譏之曰喇
叭唆哪曲兒小腔兒大眼見他吹翻了這家吹壞了那

一第... 丹... 書...

家蓋言百姓之家致於困窮皆此宦豎往來之故也

談段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諱詞說金有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元朝院本雜劇始分而二之院本則五人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屨履巾裹傳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為戲又有談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談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王棠曰今世有爨段二字疑起於此

胡部

新錄

卷十六

七

唐禮樂記曰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始分雅俗二部入俗樂二十八詞是也又有曲出於胡部此名胡部之始也筆談曰外國之聲前自別為四夷樂唐玄宗之時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為宴樂

胡部諸調

筆談曰宮商角為正聲徵羽為變聲加變徵則從變之聲已瀆矣隋鄭譯始調具之均展轉相生為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竝創為新聲自後有犯聲側聲正煞寄煞偏字旁字從半字之法然則今胡部諸調皆源

於鄭譯

曲調餘聲

曲調餘聲按樂府有所思一首有妃呼豨三字是也而樂府內如伊那阿收中吾羊無奴等句皆是餘音後世紛紛不一而足也

六么

通雅曰丁度云么乃詞令名有六么詞正字通云六么本於骰子之小點又讀書通云舞曲有六么東坡詩連娟六么趁蹋踑杳杳三疊滎陽關琵琶曲有六么樂工進曲錄其要者後轉為綠腰六么云

新錄

卷十六

七

又東坡詩轉關六么動有神蔡寬未曰轉關六么句言琵琶聲調閒婉也

合生

合生即院本雜劇也唐書武一平傳曰中宗宴殿上胡人襪子何懿唱合生而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曰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賢歌詠舞蹈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按此則知唐玄宗黎園之戲又本於此

都盧

漢時有都盧巴俞角觝之戲西域傳云巴俞二洲名都

盧乃戲伎之名體輕善緣高有跟挂腹旋之名按今歌舞有時腰着地旋轉如飛當即腹旋之遺法也又梁羊侃妾孫荆玉能反腰貼地銜席上之珍今演劇扮歌舞皆能反腰貼地

歌

元人謂歌之節奏有停聲有待拍有偷吹有拽捧字真句篤依腔貼調又能抑揚頓挫頂疊梁換紫行牽結敦拖嗚咽推欵九轉搖欠漫透方為絕技棠謂古之善唱者昔人推韓秦娥沈古之石存符想亦不能過是也

鮑老

魁樞本喪家樂漢時嘉會用之唐時窟儻子唐戲之首舞也即傀儡是也漢高困平城陳平秘計造木偶人用機關舞於陣間樂家翻為戲類氏家訓曰古有禿人名郭好恢諧戲謔今云傀儡郭郎有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舞更郎當袖轉長

雲韶班

演戲而以班名自宋雲韶班起考宋教坊外又有鈞容直雲韶班二樂宋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闈官聰慧者八十八人使學於教坊初賜名簫韶部後改名雲韶班鈞容

直軍樂也在軍中善樂者初名引龍直以備行幸驛導淳化中改為鈞容直後世總稱為班也

淨旦末丑

懷鉛錄云古梨園傳粉墨者謂之參軍亦謂之葩葩音靜廣韻葩妝飾也今傳粉墨謂之淨蓋葩之訛也扮婦人者謂之狃音旦又音達又與獺通南華經云獺徧狃以為妻束廣微云獺以獺為婦蓋喻婦人意遂省作旦也蒼鵲謂之末者末北方國名周禮四彝之樂有鞮東都賦云僣侏兜離罔不畢集蓋優人作外國裝束者也一日末泥蓋倡家隱語如爆炭崖公之類省作末又云

末泥色王張引戲分付副末色打諢又都城絕勝雜扮或名雜旺又名鈕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多是借裝為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今之丑脚蓋鈕元子之省文古杭夢遊錄作雜班扭元子拔和

雜劇三甲

白水潛夫武林舊事宋雜劇三甲內有戲頭有引頭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少不過五人多不過八人按今世有生有外有丑宋時末則今日之生也

宋教坊

武林舊事云宋聖節祇應人有雜劇色十五人歌板色一人拍板色三人簫色三人箏色六人琵琶色五人嵇琴色三人笙色十四人箏色三十二人笛色四十八人方響色六人杖鼓色十人大鼓色四人舞旋色一人又有弄傀儡六人雜手藝九人女厮撲十人築毬軍二十四人百戲二十六人百禽鳴二人棠按色者色目也即今之名目也歌板杖鼓板與拍板有別簫用三人而笛用四十八人重笛音之清也方響即今之雲鑼箏即今之頭管杖鼓小鼓不同於大鼓女厮撲扮女人相撲當即白打之類百禽鳴能為百鳥音如今雜揚郭猶院之類

乾淳教坊樂部

樂部有雜劇色歌板色拍板色琵琶色簫色嵇琴色箏色笙色箏色笛色方響色杖鼓色大鼓色舞旋色等名而每色內除歌板色外又有衙前教坊前鈞容直和顧等人和顧之名不解其義然當時又有謂之振和者當是和顧中之尤者也然總不離音樂者近是

唱情

杭州錢書玉善聲每一演劇同人無不移情蓋其行止動靜無非情無非曲有難以語言詮者樂天問楊瓊一

首云古人唱歌兼唱情今日唱歌惟唱聲欲說向君君不會試將此語問楊瓊子謂楊生不得見今之會此意者其惟書玉乎

唱楊花

今有唱楊花者其事見北史時有楊花者本名白華胡太后幸之華懼禍遁去太后思之作楊白華歌使宮人連臂踏歌之柳子厚有楊白花詩

吳越聲邪

音律今日以吳越為勝而越稍遜於吳所謬者以上音說白未免潔玉遺點耳白樂天云吳越聲邪無法用莫教偷入管絃中誠哉是言今可恨不但偷入管絃正明演入詞曲此則鄭聲之尤者

西廂疑義

風欠酸丁

文魔秀士風欠酸丁欠有音要遂使人不知其義蕭淑蘭劇云改不了強文撒醋饑寒臉斷不了詩云子曰酸風欠棠謂欠作欠伸之欠亦可

葫蘆提

葫蘆提糊塗也宋太祖惡陶穀草詔乃日只是檢書本依樣畫葫蘆耳後人以爲葫蘆提本此遂易前因

張生寄書有云夫人以恩成怨遂易前因查因字與姻通用逸雅姻因也南史王元規傳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敢輒婚非類此以因為姻張生書以姻為因

縫口

縫口撮合山縫合唇撮合山媒人渾名縫口縫合唇立想皆妙

送窻

怒時節把書生來送窻歡時節把侍妾來逼臨送窻跌窻擲窻顛暗擲躓皆言其苦也

大小車

量着這大小車如何載得起大小非謂車之大小謂車之多少也藍采和劇出來的偌大小年紀北人鄉語蓋然如邵康節云程明道兄弟大小聰明是也俗本不知改之可笑

顛不刺

顛不刺的見萬千不刺北人觀語顛即顛倒猶言沒頭緒也不刺二字隨字可襯如舉案齊眉劇破不刺碗兒是也萬曆四年張江陵當國將太祖南京所藏寶玩取上京師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為寶也著西廂劇文以顛不刺為美女

之名不知何據見金陵瑣事

打當

打當去聲即打點也

周方

周方周旋方便也

惹的心漾

惹的心漾心蕩也元詞花柳中使人心漾

既不沙

既不沙猶云若不然而如勘頭中劇既不沙怎無個收拾慈悲黃梁夢劇既不沙可怎生蝶翅舞鸞

湯他一湯

湯去聲金線劇休想我指尖兒湯着你皮肉湯作蕩便不是今俗亦有此語

四星

今夜凄凉有四星舊謂二分半為一星四星十分也徐天池云製秤之法末稍存四星隱語下稍也兩世姻緣劇我比卓文君有了上稍沒有四星可証

金粉

西廂記看消了六朝金粉漸減了三楚精神看消諸本妄改作香銷王伯良又改作消疎漸減諸本妄改作清

滅徐天池又改作玉滅皆不是王本改金粉為臙粉謂金粉無出唐顧瓊詞金粉小屏猶未掩安得無出耶

鶻伶淥老

西廂鶻伶淥老不尋常北詞伶俐謂之鶻伶或作胡伶或作鶻鶻或作鶻伶淥老謂眼也亦作睺老亦作六老老是襪字如身為軀老手為爪老是也鶻伶二字不啻指眼隨在可用如宋方壺詞鶻伶惜惺惺王和卿詞假聰明逞胡伶是也

男寵

柔曼之傾意非獨女色亦有男寵焉自晉太康之後男

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以至夫婦離絕多

生怨曠王義方彈李義甫疏云義甫善柔成性狡猾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遂階通達而沈約懺悔文云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實生死牢奔未易洗按今日之嗜男色者能如休文之悔者少矣今日之為男寵者不但多金且致高位今昔皆然良可嘆

簡閱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王昭禹

曰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芟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此所謂

簡其能也棠按禮有六禮軍禮其一也丘氏曰軍禮有五王安石謂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為終竊以為有大師之禮以用其衆有大均之禮以恤其終然無大田之禮以簡擇之則亦無以別其材力之強弱技藝之能否心志之離合而致之用焉故必有大田之禮以簡其能然後知其力而任之而以興大役合其志而一之而以建大封是知五禮皆不可無而大田之禮尤為其切要者也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謂振其衆以旗致民

列陳平其列如戰之陳音陣辨鼓鐸鈜鏡之用以教坐作

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吳澂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先王因四時之田以教民戰而春日振旅者取兵入之義以收其衆而使之就農也以旗致民謂植旗而期民於其下也鐸鈜鏡皆似磬而大小異鐸其至大者鐸以通鼓鐸以節鼓鏡以止鼓丘濬曰守國之備全在素有以教之因蒐狩而習之因祭而行獵用獸以試術目熟旌旗耳熟號令坐以待作以起進而前退而後疾而趨走徐而緩行分疏而散開急數而屢進聞鼓

而興聽金而止一旦用以田獵者而施於行陣用以殺獸者而施之敵人必不倉皇失措也

中夏教芟舍草止如振旅之陳羣吏擷數釋車兵徒步

讀書述事契合驗辨號名之用帥謂將軍以門名縣鄙

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

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

丘葵曰帥六軍之帥也門所居之門公邑間田謂之縣

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鄉野謂六遂芟舍之

教乃寨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

寢月固無見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警之

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

號名為尚而號名又必外假也所以防姦細及間諜等

事丘濬曰所謂擷車徒讀書契如今之人按簿籍以點

名也觀其所謂辨軍之夜事可見古人教戰不徒教其

畫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此所以舉

無廢事而兵無敗陳也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

諸侯載旂交龍軍吏載旗熊虎師都謂孤卿載旛通帛

鄉遂載物雜帛郊野載旒龜蛇百官載旗鳥隼各書其

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彌田如蒐田之灋吳

澂曰禮春夏不興師秋乃出兵之時也陳旗物所以作戰也辨其用者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前期先大閱羣吏謂都師戒衆庶

修戰灋虞人山澤萊所田之野為表除去田田之日司

馬建旗於後表第一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鑼鏡各帥

其民而致致之大質明天正弊什旗誅後至者什旗而

誅陳乃陳列車兵徒步如戰之陳皆坐使坐羣吏聽誓於

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

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車徒皆作起

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二乃止三鼓掩其口

羣吏弊旗及什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

鼓進鳴鑼車驟聚足徒趨及表第三乃止坐作如初乃

鼓車馳央圍徒走也及表第四乃止鼓戒三闕鼓以三

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鏡且卻及表退至第乃止坐

作如初遂以狩田吳澂曰仲冬農暇故教大閱以簡車

馬習戰陳尤詳於三時萊所田之野謂芟除田野以便

馳驅也表所以正行列者於百步而立一表三表則三

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總三百五十步左右之

廣當容三軍其步數隨軍多少可矣建旗後表之中謂

第四表之中央也質明弊旗謂期象之至須早故明以

仆旗後至者誅皆坐以當聽誓也陳前謂南面鄉表也
中軍爲中軍將也令鼓者鼓以作士氣也鼓人師帥旅
帥也司馬謂兩司馬振鐸以作衆也及表乃止謂自後
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攬鐸者掩鐸之口而振之所
以止行息氣也又二鼓而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謂自第
二表前至第三表也又三鼓車馳而徒走及表乃止謂
自第三表前至四表也鼓戒謂戒攻敵也每鼓一闕則
車一轉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敵服矣鳴鏡且却謂軍退
則卒長鳴鏡以和衆鼓及表乃止謂自前表至後表而
止也棠按大閱之名獨歸之冬者以春爲務農非治兵
之時故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教振旅不亂用其衆
也夏以芟止爲義而教以夜戰之事秋以治兵而教以
晝戰之事冬則農事已隙舉春夏秋三時之所教而並
舉焉故謂之大閱也春所辨在鼓鐸鐃鏡夏所辨者在
號名秋所辨者在旗物三者缺一不可三時各習其一
故冬大閱皆合而行之合則貫通不致錯亂此先王教
閱之法不全於後世也

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彌殺也以殺爲名順秋
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四時講
武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謂始治其事入曰振旅謂禮
畢整容而還也歸而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林堯叟曰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
章明貴賤謂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
人之貴賤辨等列謂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
是也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
殿師之義皆所謂順也棠按周禮與左氏可以互相發
明左氏言三年而治兵此杜預所謂三年大習也周禮
中秋教治兵本秋彌也而教者乃治兵之事當成周時
田獵之禮每年四舉不曰田實而曰軍實正所以習戰
也及說到昭文章順少長習威儀等項可知教習武事
關係不小非僅從禽爲樂而已

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
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
以鹿麕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
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肆兵習戰陳之儀斬牲
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
之丘濬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

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陳進退名曰乘之而東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卽八陳演之爲八八六十四也所謂龜劉卽武帝時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賡也賡音劉劉殺也蓋欲習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爲禮也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塲四出立五表又別墀地於北廂南向爲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墀地建旗爲和門如方色都墀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戰隊之法凡教爲陳少者在前列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在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爲後行旗隊卽跪旗舉卽起聲鼓卽進鳴金卽止講武之日皇帝乘革輅至墀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都墀北和門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於大次四方觀者立於都墀騎士仗外四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

以誓詞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反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陳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陳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陳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陳以應之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陳以應之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三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陳先鼓而爲直陳然後變從餘陳之法五陳畢兩軍俱爲直陳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投旅侍中奏禮畢乃還棠按此五行陳也用五方之色而所謂方圓曲直銳李靖謂實因地形使然非必謂銳陳以曲陳應之圓

陳以直陳應之方陳以銳陳應之曲陳以圍陳應之也然彼此相制亦不外是周禮夏官教振旅司馬以旗致平列陳如戰之陳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蓋一歲四舉唐制天子惟仲冬一舉季冬則府軍教閱宋太祖太宗亦為講校雖歷代相承不廢而所謂一歲四舉三年治兵之說皆不能行竝因田獵以講武事皆非古人順少長習威儀之意且所謂九軍八陳六花之遺法亦無有能道之者蓋其演武無軍實可數皆是虛文應事至於田獵不拘時日亦無古人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說有心國是者當亦於周

禮一留意焉

兵法言左右

兵法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此古今用兵之要無度無局便不能軍矣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左拒祭仲足為右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五承彌縫車戰五人為伍杜預曰司馬法二十五乘為偏此亦言左右也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於楮丘鄭翻華氏願為鶴其御願為鵝此意亦言左右也范蠡曰凡陳之道益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此言左右也宣公十有

二年為敖為宰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是則前後左右竝中軍也桓公八年楚子伐隋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携矣是亦言左右也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樂武子曰楚軍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註十五乘為一廣此則車戰分左右也司馬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乘副李靖曰楚子乘廣挾轅而戰皆周制也特用一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二十五人為一申凡三申共七十五人陳祥道曰陽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足以衝突止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皆人也偏則車也杜預注云有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尤大者二十五乘之偏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成公七年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是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

軍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也古者戰車大約左右皆如此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增十人也共車必克困諸扼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為行五乘為三位為五陳即兩伍專參偏也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又兩甄陳名左傳將獵為兩甄置左右司馬註兩甄猶兩翼甄音堅李靖曰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此荀吳之舊法也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乘車而出也臣西討數千里此制未敢易蓋古法信可重也按李靖六花戰而言不易古法可知古人變化總不離前後左右也攷左拒右拒左北右牡左轅右轅左廣右廣左角右角左甄右甄左翼右翼即今之左營右營皆是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之遺意耳

陳法

通典黃帝制陳法
周禮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平列陳如戰之陳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中冬教大閱如戰之陳
司馬穰苴八陳 諸葛亮八陳圖
李靖六花陳
李靖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馬五為陳法四為間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此李靖之論黃帝兵法也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八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八陳各減一人以為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蘇軾曰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

爲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陳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陳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丘氏曰兵者有四正四奇皆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是曰八陳故以正合爲奇勝也大抵穰苴之法卽古司馬之法其隊伍營壘坐作進退之度皆有所本世謂之穰苴陳法陳法者所以訓齊士卒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也此蘇氏丘氏之論穰苴兵法也杜牧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夔州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

行爲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端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用六數司馬懿四十萬步騎不敢決戰知其能也朱熹曰陳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機文雖未必出於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丘濬曰亮生致孟獲七縱七擒獲觀營陳嘆曰公天威也司馬懿行營壘嘆曰天下奇材晉桓玄見魚復平沙上壘石八爲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筵謂爲常山蛇勢說者謂玄妄言嗚呼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

妄說蘇氏之言有自哉此杜朱丘三人之論八陳也棠謂諸葛八陳出斜谷兵少用六數亦本之司馬穰苴可八陳亦可爲六陳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此李靖之六花陳也宋仁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造八陳圖此卽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漢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亂通知其法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知曉之大抵八陳卽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卽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圖爲體方陳者內圖而外方圓陳則內外皆圖矣故以圖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侯軍各一軍爲二虞侯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言之則營爲止陳爲奇也此宋仁宗總

論黃帝諸葛與李靖之陳法也棠攷古人出師必立營
陳無營則止無以自守無陳則出無以應敵周禮大司
馬有四時之教今周之制不能詳悉兵家所傳雖有書
恐亦未必盡能得黃帝武侯李衛公之舊法然其立言
則亦有本也蔡元定言譬如十分雄壯之人與一四五
分力人爭打雄壯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識相打法
對副雄壯之人更不費力故識得陳法討幾許便宜朱
子論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又言握機文
未必風后所作蘇氏論八陳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
訣說者又謂李靖與太宗論六花等語乃宋阮逸假托
而作可知全恃舊兵法而胸中無主宰則徒為紙上之
浮言是所謂趙括徒能讀父書也張巡不用古兵法不
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至於臨機用變又不可執一
論耳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八者乃八陳之名李靖曰古人祕藏兵法故詭設八名
爾八陳本一也分而為八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
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後誤傳詭設物象何
止八而已乎五行陳本因五方色立名方圓曲直銳實
因地形使然朱子曰八陳每軍皆有用處天衡地軸龍

飛虎翼蛇鳥風雲之數各為一陳有專於戰鬥者有專
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
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陳圖夫八
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八陳所以定位也衡抗
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籌物也虎張翼以
進蛇向敵而幡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棠按龍
虎鳥蛇即古人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之意孔
穎達謂此明軍行象天而作八陳法朱立青白四方宿
名中立北斗以斗未能指十二月軍行之旌旗法之象
天之怒也則八陳之風雲天地龍虎鳥蛇其亦法天之
意也歟

戰車

鴻濛之世渾厚敦龐至蚩尤強暴黃帝與之戰於涿鹿
之野始開後世戰鬪之端其時用戰車與否不可得而
詳也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蔡沈謂有戎
車必有革車戎車即馳車所謂戰車也革車即輜車所
謂藏器械財貨衣裝之車二車謂之兩陳櫟謂一虎賁
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戎車合虎賁共三萬人
也詩六月宣王北伐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秦風小戎倭
也收斂元戎乃兵車之大者車縵輪馬披甲衡軛之上

皆有劍戟所謂陷軍之車朱子以為車之前鋒小戎亦戰車較元戎差小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平地任載則軫深八尺小戎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後收也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輿後橫大四尺謂之一等戈秘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著戈于車斜倚也崇高也于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于戈四尺謂之三等爰長尋八尺有日尋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倍尋日尋崇于爰四尺謂之五等舊近也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之數棠按爰戟矛皆插車之旁六等總算一車之高下也車軫四尺戈之秘有六尺六寸宜高于車軫六尺六寸

又有副車以備不測棠攷考工記與司馬法有以車中戰者有以車外戰者車之制度雖同而用時有不同者故周禮中車所掌建太白殷之名以即戎車僕所掌乃五戎之副是以有戎車之萃猶副也廣車之萃闕車布闕之車萃萃萃猶屏也隱蔽之車也車之萃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之萃所謂萃者有一戰車又有一副車以備不虞也戎車乃元戎廣車乃橫乘之車楚人二廣本此萃車兵在車中而戰者輕車則輕捷爭先者此棠所謂車雖一而用有不同也馬端臨曰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至戎狄之侵中國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慄疾遂至舍車而用徒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敵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棠攷古者車制每一乘用四馬駕人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二十五為一甲凡三甲用七十五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綬此利於守而不利於戰當列國之時車戰已非古制至秦漢之時則不復用雖衛青有武剛車晉馬隆有偏箱車亦不過為載物之具而已堂堂正正四字實不能言掩人不備以

ZW 21181000819013

S
Z121.5
156(1146)

奇取勝便為兵家要訣蓋罷候置守之後天下一家車戰二字不但不能言亦不必言矣宋真宗時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脩不虞何況當虜之戰陳禦突騎之輕標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乘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乘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陳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出兵擊之不懼胡騎之陵突也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裕中有章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費懷信萬全車李綱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電擊車然皆不見用李綱所言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頌京東西路製造而教習之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為陳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按李綱之策平原曠野可用邊塞之間則有

不宜又魏勝創為如意戰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禦箭鏃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礮車在陳中施火石礮亦二百步兩陳相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礮近陳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陳則出騎兵兩嚮掩擊拔陳追襲少却入陳間稍憇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按此皆以意為之非復古戰車之制然苟宜於戰陳司馬亦宜採擇焉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六終 姪孫輝祖 孫 燦 正字